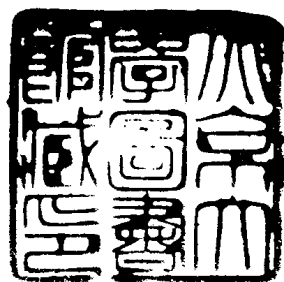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2013/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七五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五華纂訂四書大全四十六卷(二)

〔清〕孫見龍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三年五華書院刻本

.....一

五華纂訂四書大全四十六

卷(二)

〔清〕孫見龍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三年五華書

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華纂訂

四書大全十四卷》提要

五華纂訂論語大全卷之十三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困困先之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爲他勤勞如循行所兩勤農課桑之類爾爾同勞字既有兩皆有兩說否曰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須是自家與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是言風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書院藏本

請益曰無倦

無占本

說於桑田古人冀星而出冀星而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說得人。問勞之恐是以言語動勉他曰如此說不盡得爲政之理若以言語動勉亦不甚要緊是淺近事聖人不用說亦不見得無他底意思勞是勤於事勤於事時便有他底意思所以教他勞更放下行字與事字最好或問愛之能勿勞乎有兩箇勞字曰遣箇勞是使他勞雙案偶氏註以先爲先其行勞爲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目農戰師役之類是也行事雖分說其實是一意故註曰道猶引先之勞之教俱舉矣爾爾先即謂之以德意故註曰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此是根本切要道理古先帝王皆如是漢唐宋之治不能如古正少此耳民事未了以循行勸課說使民農戰師役說恐未是問勸課先勞無時不勞無處不勞先之於民先之於事勞於處常勞於處變要之先勞不專爲民而爲民自家該盡的道理若云我先而民不敢後我勞而民不敢逆尙落二層迂備夏曰先取倍率意勞取精勤意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四

書院藏本

義則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耳。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教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幸。况天下乎？

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幸。况天下乎？

見識未極，開闢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錮之極，則可喪邦矣。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舉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與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道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程子之意，非謂仲弓有固權而思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程子之意，非謂仲弓有固權而思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

天下之耳目，目故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含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程子有同，既立則實有所歸，然當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與姦人為無小過，張商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教，則賢者避罪

不教而此等人出矣。新妄陳氏各親其親，及人不獨親其親，二句本出禮運。程子引以為警者，曰：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與氏仲弓之貢子路，冉有皆事季氏，仲弓貢夫子，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冉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後劣矣。惜乎子路不能如閔子之辭，而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康子不得而知也。嗟乎！若淵德者，其孔門之冠絕者乎？蒙引

程子以在公私之間一句，只是以用心之大小為公私。國書關義舉所不知，不必是訪求幽遠，即我眼前耳目所及者，知無不用。用無不盡，其才則以人而人，人之所知皆我知，故若力都

在舉字舉不是一選取便了，亦不是舉一人便了，只是現前人皆才，都使無一不用，不盡之弊乃得。程子舉人論舉重者，舉賢才不盡知若絲之微，則以防人欺蔽為急。真有天淵矣。

季安曰：人各含諸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含諸。程子相先有以在爾之不足，失諸爾所知，非謂但盡己之能而餘之也。也。注武曾曰：程子以人各親其親，喻人各舉其所知者，近也。人其含諸，喻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遠也。程子者，按而用之也。其權當自幸，操人其含諸者，恐只是人各以其所知者告之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五

書院藏本

宰而宰之，從而舉之。耳人字所指甚廣。一介之士，苟有所知，亦在其中。彼其人豈有用人之權，而謂其能自舉所知耶？然東說皆主程子之解，更當詳之。○按諸經云：問程子謂舉仲弓與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大小。以此知舉取諸人以為善，所以為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手，已者，真成小人之私矣。曰：於此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間謂云：愚謂起處數語，論取諸人與出於己，用心之大小，最精，不可刪去。○問：程子謂舉仲弓與聖人有感應之理，然此處卻不重夫子問仲弓，而舉之乃平澤說。教其隨所知而舉之，其所不知亦必有人知而舉之，乃平澤說去。非謂我以舉人皆感而舉賢才也。若以風示立言，便隔一層。○問：程子謂賢才，是天下公共賢才，則與舉亦天下公共賢才，我知我舉，不必問人知人舉，無預於我。然大公不涉一毫偏私，纔是聖人心事。倡

為季氏宰，則是家臣之長矣。正不為魯察，以為能而於繁瑣細碎處見長也。故夫子只教以總大綱，發大體，而一處以至公之心，下節爾知爾舉人知人舉，亦是此意。○玩註中說賢才處云：有司皆得其人，庶幾書亦謂舉賢才有司，中亦有上

下。程氏又謂惟庸人無小過，若小過不教，則賢才避罪，不舉。據此則上節三平自是正解，而或以先有司中說，或以舉賢才中說，亦是題中所有之意，不必太拘。○末二句諸家多從程子解，然說來似不甚著緊要。安漢武曹兩先生之論，覺有意味。且如此說，則舉賢三句，意亦得。臨錄當更詳之。見龍記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轅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景國二字屬衛，不屬孔子。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可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爾其祖名黃系矣。抄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黃

書院藏本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書院藏本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
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
中。○國子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面
都無道理了說其體樂。凡事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
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所不和如此刑罰安得
不顛倒調條問此是體樂之實還是用樂之文曰實與文原相
聲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離那形說影不得。○事不成是說那
事做不成體樂不興是和這理也沒了事只是說他做出底禮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十

書院藏本

若有之弊心則之止亡人之于觀在乃立專習體執術太王
於威爾子焉胡氏說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居之即謀逐之此
豈近人情意夫子果仕衛必以父子大倫明告出公使自去
就而後立則之事可議也曰此說得之但聖人之權亦必有非
常情所可測度者。問胡氏是論孔子為政正名合當如此說
若衛桓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背
北面無父之人若桓有意改過遷善則夫子須先與衛約如此
彼方與他做若桓不能然則夫子決不為之臣矣。子路為人
祖於精微處多未達合下仕衛便不是了孔聖即出公之意他
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理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宜
其以正名為迂也諸錄問胡氏云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居之
也如何微得此等事曰據事理言之合當如此做耳使孔子仕
衛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聽則去之耳。問論道理固
是去職使人自拒則職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制職勢足以
壓衛聖人如何請於天子請於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
是晉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合如此聖人出來須能使晉不為
衛助則如諸討衛常之事也只是據道理不論事情曰這一兩
件大事可憐聖人做不透若微得透便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興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士

書院藏本

不可苟此事若苟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則謂不中而
會皆苟矣。國語故君子節要提超名之二字。言以別名言無
所苟即作兩名無所苟非特重言字也。國語不有獨事言者蓋
言乃各所由達而行所由出也。然正名意即藏在內而已矣。見
得一正名便都了。該得禮樂刑政等事。四書講義名之可言
正。上兩節名必可言。故無不正不順之患。言必可行。故無不
順不成之患。禮樂刑罰之興中色在事。成中可行。即指事成以
下諸句總結於其言不順便是正名。不是重言字也。聖人達
能正名。則為魯政不能正。只有我不為。故孔子貢曰。夫子不為
也。聖人於魯未就成化。定公季桓子不受女樂。安能使魯天
奔迎其父而致國。又能使魯成化於子而不受女樂。使魯臣可
姓必欲親為君。可矣。請於天子方伯如陽明之由說哉。陽明又
云。豈有人致聖。豈得待我為政。我就先廢他。豈人情天理如其
言。是聖人都只拘泥世法。不過於這上面裝點。周旋。然則此
後必當全無。然則必將廢魯乎。胡傳立鄧之說。亦屬虛
妄。未必要意如何。要之。名之必不可苟。苟乃所謂天理人情也。
聖人正名之說。正不為苟。君之旨。非為衛君而委曲為之。正名
也。子路問曰。以觀聖意。夫子直爾其不可耳。則勉胡氏立鄧
之說。朱子以爲。與國語約。夫朱子所載。語類一段。則是為政
於魯之事。非入章正意。若魯為魯。世卿一段。則是。朱子立
而孔子為政於魯之事。亦非正意。○無所苟。語氣非一。正名而
無事。若謂。無假借。樹。之。法。與。因。之。曰。必。其。可。言。者。斯。言。
之。正。其。慎。於。名。也。就。指。名。之。時。說。必。其。可。行。者。斯。言。之。正。其。慎。
於。言。也。就。指。言。之。時。說。若。說。使。其。後。可。行。則。於。正。名。意。不
緊。切。而。試。問。曰。集。計。如。云。名。實。義。次。云。名。不。當。其。實。又。云。無。以
考。其。實。此。則。引。程。子。各。實。相。須。之。說。所謂。實。者。名。之。實。也。衛。無
之。於。魯。公。實。則。祖。也。其。於。衛。則。實。則。父。也。因。實。字。皆。一。樣。解。蓋
以。祖。為。公。實。則。祖。也。不。當。其。實。則。不。當。其。實。則。不。當。其。實。則。不。當。
矣。此。可。見。名。實。之。相。須。也。此。可。見。名。之。不。可。苟。也。存。疑。謂。名。實
相。須。句。只。在。正。名。內。正。是。此。意。誠。為。得。解。若。以。名。實。相。須。實。字
指。事。不。成。禮。樂。不。興。則。謂。不。中。言。便。與。前。三。節。實。字。不。同。恐。非
程。子。本。意。○朱子謂。衛君。請。惟。有。是。而。去。之。一。著。其。論。聖。人
於。衛。則。謂。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豈。迷。而。去。之。其。名。方。正
然。衛。君。必。不。肯。南。面。正。名。之。論。必。不。能。行。聖。人。惟。有。失。然。不。出
爲。政。而。已。若。謂。聖。人。仕。衛。即。欲。逐。桓。必。無。是。理。也。自。謂。聖。人。仕

觀能感格他父子亦恐未必然也。胡氏之說只是論其理當如此若孔子用於魯及他國或用於衛則未立之前皆可行此倘既已事親則此說萬萬不可行矣夫胡氏此說既不可行於事親之後又不得以聖人爲成感解於心進而求之則其既仕於國各處不可得而正也此聖人所以決然不仕於國也則雖曰此字語脈從上五則字生來名一不正其害如此則其甚大可見名是斷不可不正底所以君子名之必使當其實而可言之必使有以考實而可行兩句說只一套事不可平對也可言可行只是各實不素二必字與必也必字相應無所苟正可言可行之根不放句所以言順事成無所不宜子路以正名爲迂便是苟且意思故以此破之。須玩兩可字名不正何嘗不言言不順何嘗不行但不可耳可在道理不在時勢與也。

通章重必也。正名。各不正。二節推不正之害而極言之。是反說末節方正說各之當正言無所苟仍微轉必也句來反覆只是一意。未節兩必字正與前二節數則字相呼應。見龍記。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主 書院藏本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外不足治人是濟其事衛安陳氏謂吾不如雖不顯聞之已婉拒之矣。衛安陳氏之事何必請學請學於夫子而欲專治而精之也其區區於小人之事明矣故夫子以老農老圃答之退之而實斥之也。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猶室陳氏問古之聖賢欲習農圃事何聖人深斥樊遲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者何事新安陳氏曰此小人是位而而言者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之上推賢而對言之南軒曰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止本此意。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

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大反焉。於度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穡織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符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掘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二不意有在也。一種說話如許行君民並耕。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主 書院藏本

之說之類。則樊氏實而爲農圃之事亦未爲過樊遲之志亦豈有爲許行之說者而遽之與。故夫子以大人之事告之。則謂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雙峯陳氏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之而爲之耕稼豈必自耕稼哉。蓋引此好禮只就本身說與上好禮則民易使不同彼陳氏謂兼義了。用情猶云以實也。請致其誠於我也。按禮義信五件事其三不及仁智者禮義信皆仁者之事智則知斯三者弗去是也。自上好禮至焉用稼圃是吾不如老農何內之意。說吾不如老農便有許多意了。故拒之。楊氏曰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極妙。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不可說魯東郭西越南黃北只是大概說與天下歸仁同類。焉用稼圃非推不爲自不用爲孔子是說不用爲道理故曰焉用。此章是教以學大人之事是未仕時說若說進已仕又請學稼圃似不近情。翼註三好字照二學字三上字對小字。禮義信代稼圃字。禮義信俱兼本之身心而進之政事者言。說禮全要扣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若只講上下感應話頭便顯奴才主禮自執度上言不單指客我義自舉動止言不單指用舍信自精神止言不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子路

五

書院藏本

子曰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
好半便是微內微外微終之學要得大字意
此章著眼在上好二字上中心有專嗜而何泰乎維學之紛
如彼來盡所云不如老農老圃者豈真謂稼圃之難學哉亦
謂上既為其所好而自下自代之為稼圃者正無用此區
區稼圃為耳○三則字三莫不字見
上底下應之神速而用通 見龍記

為使主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
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
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
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程子今人不曾讀書
政能專對始是誦詩末讀二南時一似面端到詩後便不面端
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是此法朱子問誦詩何以見其必達於
政曰其中所被可見如小夫寒賤問老之問王卿仲之事君子
平日耳目所不曾見問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
以修德於已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問所冀之義是誦讀而
誦誦之如是為善如是為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此是合德
成事此是不合德底事施以治人如是而富貴如是而貧賤莫
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誦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子路

五

書院藏本

如何使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是於對言辭之問委
曲和平因情合事理之正則有正音原於人情其於事物之理
莫不具其情其合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
情背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衰政治之失故誦詩而有得
則可以達於政矣詩之言溫厚則不至於薄和平則不至於
長於風諭則人易曉故誦詩而有得則能言言善變變善變
人情人情有奸有惡誦詩有得則知人情所好者在甚處所惡
者在甚處得之於心施之於政必能順民所好而避其所惡其
政無不善矣是之謂達詩之言辭多宛曲風諭而不直致使者
所以傳君命措辭最難委靡則流於弱而取侮於人峻剛直
則又恐激怒而貽禍於國若能善其辭命婉正得體不辱君命
非誦詩而有得於詩人命辭之體者不能也春秋諸國往來多
尚辭令故夫子並指此為讀書之要國專對曰使有正有介正
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家介之助是謂
達事對達事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慮要如此誦詩有得則左右
逢原自然有此效驗以誦詩為字只為助辭爾爾詩有得則三
言兩語人無不讀者也而達於政能專對者何其少耶曰亦視其
所以讀之者何如耳為人耶為人耶為己耶為己耶則其

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必心於心決於而貫通體之
於身切實而專對則亦矣不能之足思也厚薄焉氏讀書必明
其理明理必達諸用讀書不明其理而誦之未學也明理不達
諸川章句之腐儒也子則詩曉年而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子
之則去者無幾特獲正之以係於風雅頌之末云耳厚薄焉氏
習溫柔敦厚之教者必能為恭為孝為弟之政必能為溫厚和平
之言要之三百篇固多易三百八十四又書五十八篇禮三千
三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窮經而不達致用者多
而不行不當行而行或行之而義處不當皆不達也非謂不曉知
而已就行上說○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亦於所
義之物理人情上驗見得○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且
有以得其所所以然而其施之政事從其得且盛者不從其失且
衰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故宜其達也○固寬緩溫厚和平長於
風氣溫厚似風心者矣故宜其達也○固寬緩溫厚和平長於
心氣說為是觀與開章註曰心氣和平不可見○雙峯杜高層
說須求將以致用致方完○不必看坡誦字但誦必能明之而
後可謂之誦必能行之而後可謂之誦若不能明不能行則亦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年

書院藏本

盛所未聞也。孫盛古者教人有禮樂。勤客周旋。皆要合他節。奏
 使性惡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性情
 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記兩冊文字教他讀。云食不足則
 不服治。禮義而飽。饒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之。南軒
 張氏庶矣。則當富之富矣。則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
 之爲有序也。慶源補氏父生師教。皆治爲三事。庶富教是也。慶
 源說氏制田里。薄賦歛。立學校。同禮義。各是兩事。相因田里是
 富之之原。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
 雖制而不薄賦歛。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之
 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
 設而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目。而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
 所以南兩相因。皆不可廢。仁山金氏富之實事。田耕出粟。穀以
 養其口。里始出布帛。以養其體。薄賦則省其兵役。薄歛則不多
 征稅。教之實事。立學校。明禮義。制田則盡井。授田一夫百畝。以
 出穀粟。制里則有在田在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古
 者二十五家爲閭。而有墾五百家爲黨。而有序。迷則有序。國則
 有學。新安陳氏庶而不富。則民雖繁其生而不厚。其生富而則
 教則民雖厚其生而無以善其生。庶而富則民生厚富而教則

民德正。此帝王作之君師之事也。後世庶而富之者已少。况富
 而教之者乎。慶源立學校兼鄉學。國學所謂家有塾。黨有庠。術
 有序。國有學也。明禮義不止孝弟。亦不止五倫。大司徒以鄉
 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
 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禮義也。禮義二字相連。說禮必
 有義。猶云道理。蓋禮說禮義。便不止孝弟五倫矣。易曰有上下
 然後理義有所歸是也。五倫舉其大綱。言孝弟尤其重者也。
 所以生之耶。父生師教。若治是民生於三之義。而非寄以三事
 之意矣。國書釋地。據陳州之禮書。言古者建國必立三鄉。鄉飲
 酒。必立三賓。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
 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自續漢志以德行年高者。
 一爲老。二爲更。失之。鄭氏以爲此三代之制。誤矣。余謂蔡邕明
 言三老三人。五更五人。意古者三老五更。或如設四輔及三公。
 不必備。惟其人傳手漢逐以各一人當之。云四輔講義富之必
 要從庶講出。教之必要從富講出。庶字以必須富。何以必須
 教庶難富。亦易富。難教亦易教。富庶合如何教。富合如何此
 字甚有精理。正宜切實洗發。而既字加字。難詞而難自不同。

立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主

書院藏本

上既字是現成其案故加字宜從自然說入下既字是商量注
制上盛景故加字要從王道次第說盡○或如字宜玩因產而
謀加以富富字累從庶字發論因富而謀加以教教字累從富
字發論如此方是加庶加富之道方是富日間答意思若及論
道理即不應亦應使富即未富亦不可無教如好事治不足繼
事治有餘切謀其身復謀其心等語未為不是得不是本章精
我也○庶則不可不富富則不可不教意因富而發然庶而又
富則其為庶益善富而又教則其為富益善此加字之意也亦
不可有疎漏○夫子時去先王未遠井田之制猶存學校中亦
未嘗有異氏之學也故只言富之教而已至孟子時便不得
如此直捷欲行井田必先正經界欲復學校必先興學富之
教之必先辨所以富所以教之具此世變不同也○劉向說
教之盛必擬自上富之標不擬自下則庶者必快奇固以謀利
君子待豪要以志取而愈富愈不可言矣教之盛不擬自上則
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相勝人用人與小人之字則生甫曰兩之字有
教愈多而俗愈敗矣須看聖人用兩之字則生甫曰兩之字有
貴望富事意在劉大山曰人衆則生財之力廣不患寡而何至
於患貧家給財從善之勢既既為農而皆可以為士○劉向曰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子路
三 書院藏本

胡氏外註補天子公卿明行於上一句大有本俱富與先之勞
之章參看所以制所以薄所以立所以明都資重在上者說
王道大篇不外富教聖賢車中寶確計應周詳深精如楊○
庶哉一嘆欣幸之意少感傷之意多紛紛搜搜目前雖有庶
之形而君若相竟不歸於善處此庶之方其能長保此庶乎
矣哉二字含著無限懷思○庶哉句內已藏有下兩節意特
因冉有之問而發之耳○既字又字兩問然有深意已然者
未可待富先事而預謀將然者不可異貴因時而增美○兩
之字要看富教在民而所以富之教之者其機
則操之在上聽民之自為計則非矣○見龍記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

尹氏曰孔子嘆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

衛靈公不能用而發○宋王聖人為政一年之間想已前不好展

申○申申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壯教行民

服聖人須許多不好處。聖人之道。久遠矣。自三代而下。方可有
成也。我輩如調運久遠之人。豈有且久德耶。之理可者。典
義起事。故雖新紀綱次第。若至三年。則治定功成。化行
俗美。所謂至道也。南軒謂此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
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少
南氏因循不用已。而首又論善人王者之功。此所謂先後利
無序亦有一時之言。而併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
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定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
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送歸。魯使繼及焉。司
寇則孟孫弗備。男女行者別於塗。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
聽之。至三年之久。哉。南軒謂此夫子言用我者。一爲衛不能
用。一爲魯不能用。卽此亦可見魯衛之政。兄弟矣。南軒謂此期
月而可。謂典義起事。或曰。紀綱粗布者。非也。紀綱布方是。便可不
是。紀綱備可。卽謂可也。如農夫治田之功。已備有成。如農人之
有秋。國之治。夫子曰。生民。豈敢切於中。故不覺發嘆。不覺
爲此。此語。功當。卽使知用已也。言外要見久固之民。易於
爲治。意固也。南軒云。子云。善人。世如調運久病之人。云云。愚按此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上平聲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
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
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
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程子曰。善人爲邦。如何勝殘去殺。曰。只
人室之人也。保其同民。化於善。不用刑殺。乃聖人事。善人未易
至此。曰。聖人比善人。自不同。較斯來。動斯和。後不怒。利不庸。民
日遷善。而不知謂爲此。聖人善人。未便得如此。然他數百年
工夫。積累到此。自是亦能使人興於善。不陷刑辟。如文景幾
刑措。豈不勝殘去殺。如漢許參。簡良也。便有功效。如陳太師。奉
魯恭。只憑令也。能如此。則半使民勝殘。是聖人之善。足以勝其殘
暴。夫教是民。無極。大罪。不可不用刑殺。惟能勝殘。所以可去殺
謂之亦可。善人爲邦。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其極功。只到得此
地位。以上便去不得。新安陳氏註。尹氏說。上二句說本章下二
句。歷然說下章。聖人。卽王。不待百年。而一化不止。此卽上
所說已欲善而民興矣。○宋句須發善人。皆有可以勝殘去殺。卽
之故。是贊善人。非贊言。是微想語。非發信語。說此章。只爲當
時尙成。厚而直。故以善人爲邦。化於善。動人注意。曰。王道非
貴。之術。非真且久之功。云耳。善人百年。兩意俱重。○南軒
說。按一字。神味。非不盡。南軒大息之聲。同。雖錄以此。推之。則前章
亦用我。期月三年。俱重。後章。則王者。必世。俱重。合看。則見善人
聖人。王者。雖分淺深。而德之引贊。實之漸。非旦夕之功。○古語
二句。原是贊善人。雖善人無期月三年之力。量然二語。不是貶
化。後章。北門子。善人。不足。優柔。和易。水弱。民玩。尤原。須。善。出。極。大
經。論。大。論。教。化。在。百。年。中。消。治。然。善。方。是。在。武。善。曰。誠。美。句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洽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補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決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

五華集訂犬全

下諭子路

書院藏本

所謂仁也。此非積久行以能致。宋子自巳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波濤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箇道理。沒透徹。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體。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體也。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足以當之。而桓桓氏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非吾人所能及矣。顧心經曰。三年有成。聖人之效。百年勝殘。至善人之效。此世而後。仁則聖效之大成。聖則仁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覺。徹底意思。與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須衆民以仁。庶民以義。節民以禮。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液周浹。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一不養。痺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罔是黎民於變。凡屋可封。然苗頑未化。格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格。然後東漸西被。別南暨聲教。無處不貫。徹方是堯舜政治之仁。周舉別氏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於死也。仁如人元氣渾全。而白無疾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液。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公遷宋氏三年有男知方。是勇於義者。作爲之效。三年而可

五華集詩大全

下論子路

璽

書院藏本

使足民是家亦能者作爲之故五年七年而爲政於天下是師
丈士者作爲之故皆非善人可能也此皆以政成遲速之效言
之爾則仁字究竟是主王者言故曰教化決蓋此仁字是其布
之天下者也○教化決無兼教義意故曰漸民以仁庠序以義
云云決者貫通融浹無一處不透徹也○說約班固推其作爲次
第謂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民間衣食足而知榮辱康進生
而爭訟息所謂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
日登再登日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九年食然
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由此道也因勉
鑄引証云仁不兼教義然所以至此者亦必有賴於教化故
士取進固之說○朱子召南注有薰蒸透徹說波周遍八字最
可想見此章仁字尤景淡肌論體是謂透徹東漸西被是謂周
遍然曰薰蒸曰融浹則非驟能如此若論其實際則漸仁摩義
節流和樂是也○安瀾曰自荀有川我者至此三章皆就當日
時勢言之而約畧其得效之久近耳○簡階侯曰須看仁字是何
物化舉天下之人薰蒸實徹至於論教化體無一人一事之不
仁豈是容易到底地位無王者固不能仁卽有王者亦豈一蹴
而仁如有與必字而後字緊相呼應如有自仁字轉出不從當

時時勢
想必也
時時勢
想必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子路

聖 書院藏本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梁子問此章與第六章其身正云云何異而復出之曰晁氏以
此章專爲臣而發理或然也○變審純氏從政與爲政不同爲政
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爲大夫而發在經上章
其身正不令而行通君臣而言此章從政專自爲臣者言○劉
氏曰此章專爲大夫而發所謂正其身者守法循紀是也○王
氏曰此章正已而物正者也上正其君下正其民皆是也
觀從政二字則自應專主大夫說正身二字亦須緊貼大
夫義接不到天子諸侯方是正人亦兼上下言 見龍記

再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

吾其與聞之

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
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
政豈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
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
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
之對畧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敦冉有之意深矣唐書
傳文德皇后既葬帝御苑中作詩觀以望昭陵引數同升殿熟
視曰臣昏庸不能見帝指示之發曰臣以為陛下聖獻昭陵殿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美

書院藏本

則臣固見之矣帝位而發觀澤則謂臣見君曰朝其延謂之
朝廷季氏專魯之政其臣之見季氏亦曰朝辭禮之稱也便氏
政事泛言之則通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政私
家之事曰事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
事必與共謀蓋詢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而冉有仕季氏
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而深譏之可謂微而顯
婉而嚴矣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反魯年六十九明年為魯老之
年左傳哀公十二年春川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為國老待
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魯則家臣見大夫亦曰朝大凡以
臣見君皆曰朝家臣之與大夫自是君臣厚意之說欠藉考
夫子明知冉有所議是國政乃陽為不知而以為家事事雖微明
知太宗所指是昭陵乃陽為不知而以為獻陵夫子欲冉有知
國政不當私議於家魏徵太宗不當望昭陵而望獻陵大畧同
也魏徵國事不當議於私門恬然不以為怪求亦恬然不以為
怪此恬然之意不可不察故夫子故意顯白言之不獨警季氏
居內有亦欲使此意之不助於天地間耳是謂正名分之意此
便是作春秋心事四書講義冉有差處在有政何夫子數冉有
抑季氏亦只在此處辨正非謂冉子不達朝聘朝必不可晏也

先退朝是記者筆不是冉子無何可作罪案乎司馬吉曰正名
分者正政之名則為君之分正正事之名則為臣之分正此便
是作春秋心事

政則謀之公朝事則議之私室古之制也公室之事乃與其
宰私議於家季氏專魯無君之罪固不可逃而冉有亦難辭
其過矣夫子曰其事也又曰如政則吾嘗與聞
所以警季氏而為有者不已切乎見龍記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與此此幾字與下文支兩不幾字同幾字則定公問一言
與喪夫邦之與喪必漸積而後能豈有一言便能興喪故曰言
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能因一言而知所謹則可以興因一言
而忘所欲則可以喪雖致時之問有無暇好事無暇不好事情
累將去乃能興喪而實皆因一言以致之故曰不幾乎一言而
可以興邦乎不幾乎一言而可以喪邦乎聖人語意雖寬而語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老

書院藏本

氣貫雲霓以貴定
公言興喪之問也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魏徵君臣二句本平說夫子引之則止取上一
句重必稱臣盡職
毫無虧歉方是為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
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
臣也不可拈及為
臣也豈不易一句

曰一言而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

予無樂乎爲君雖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

言他無所樂唯樂此耳是君之自言而時人違之二句要寫樂主不知爲難光於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特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謏諂而諛之人至矣那未必遽與喪也而與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謏諂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謝氏爲近承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元 書院藏本

以爲微近與不微之衣同與若是其義之幾不協微則其文義皆不可斷故不可從也謝氏說邦未必遽與喪則似以幾爲近又曰與喪之源分於此非微微者不足以知之則又似謂微終取之者豈以其大旨有所發明歟蓋謝氏重人說語其平無些子高微謂一言便能與喪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與喪亦不可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足爲善而莫之違猶可故又分兩段說一輕一重謝氏附附益不令分毫有傷與氏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說茲樂業以婦已之人爲可畏王予之徒庶其小校傳或可與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相子又助成之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用夫子而不克終也蓋此舉一言與邦一有喪邦事有少異一言與邦者因此而知爲君之難也一言喪邦是自言如此則隱匿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李湛則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此是一言喪邦又如王安石祖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亦是喪邦又曰天下之大無難於上之心人主實坐其難安之勢而常臨乎易退之機與喪之分總以心之發跡爲之也知者知之愚者喪之愚者一也如其善二句是放寬一步退起下句不重不著上

與邦喪邦其禍福關於宗廟社稷之大而事幾決於俄頃片念之間然於此樂處見之雖則無害于爲不之樂矣樂則不解有爲君之難矣若君則臣儼而不敢就樂業自日登於墜感其德則臣治而德澤洽焉自日即於危亡一言之異與喪分焉精定公未之悟也 見說記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爾曉曰來夫子答葉公問政專言其效與答康子子夏等不同曰此須有施爲之次第葉公老成必能曉解也。近者說而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爾朝爾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然未有澤不及於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爾曉曰此非有意於求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元 書院藏本

其說且來也有意於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所當行而求其效如此乃所謂政矣與氏問此章言其效而不言其所以致之何也曰葉公楚名臣或不待贊言使其再問夫子必更有說夫子入楚接與章安讓之葉公雖能問而不能相與反觀也豈不備矣新安陳氏近說遠來皆政之驗非斯於民而求說也失人心之事不行而所行皆不順民心之事近者自說矣遠者聞其風即聞近者之風也葉公問政夫子不告以施爲之方乃告以爲政之效蓋有是效必有所以致是效者近者之說非偶說也必有以致其說遠者之來非自來也必有以致其來者所爲不令天理不順民心其能如是近說遠來之效乎。爾其風不必俟新安謂問近者說之風也爾其字同近者得被其澤遠者不得被其澤只是問其風而已。兩句平說然風言近說遠者說之風乃是爲政者之風天下之國各有風上遠者聞風豈能舍其君而求說哉此特言其得民心如言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耳吳仲殊謂不可就一邑說者正爲此也爾曉曰遠近只就楚之境內境外言是時楚內經白公之難外經子常之敗近則百姓未親遠則屬國難叛故告之尹孔始曰近說而

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然則
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誠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朱子發於外者比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
然主於中者卻是本○敬專言如修己以敬偏言是主事○自
誠身而言則恭敬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問如何難之夷
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
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是這箇道理
○胡氏說三者先後雖無明證看來如此若未嘗先以恭敬忠
則所謂立難者何從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其發於外者教之
語錄聖人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遷善則
心不放也如此之類○問難之夷狄二句曰上三句敬善下一
句方懂得緊關頭子善云若居處接執事敬與人忠時私心便
無着處曰若無私心當體便是道理○齊濟氏居處指幽獨而
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
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
無時而不然則流行而不間斷仁之爲道執外乎此○慶源輔氏

下論子路

書院藏本

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數言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
辟益於一身遠而治平乎天下亦不外此意軒蔡氏諸子問仁
而所答各異因其所秉之資而發也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因
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聖人教人猶化工之於物各付物復心程
氏徹上徹下是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雙峯饒氏無事時此心
無所作爲只可於容貌上著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
心若不在事上爲事而恭所以著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
人猶已不可容些欺侮所以著箇忠○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
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
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此而無所
欺僞則仁便在與入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
便無間斷○即此三者便是先難的事至於愛人又是從恭敬
忠上發出來陳氏敬工夫涵養恭氣象濶大敬意思卑屈恭意
思尊嚴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
恭不是二物如影影然未有內不敬而能恭者亦未有外能
恭而內無敬者○徹上徹下謂凡聖皆是此理小則樊遲可用
大則堯舜不過新安陳氏此與答件弓問仁章高恭有後以敬
知言此以恭敬忠言蓋居處恭靜時敬也執事敬動時敬也忠

知恕之體。恕即忠之用也。一而已矣。動靜皆敬。表裏忠恕。又龍
 持守而無間斷。則私意何所容。而仁豈外是哉。陷理無往而
 不在。居處有居處之理。執事有執事之理。與人有人之理。恭
 敬忠。則心字而理得。所以爲仁。朱引曰。隨在而盡其理。恐未是。
 蓋恭敬忠。未是理。乃所以求理者也。恭敬並有。則恭主容敬
 主事。若單言恭。則該得敬。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得
 恭。修己以敬是也。○居處恭。持身之敬也。程子所謂整齊嚴肅
 是也。執事敬。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是。就事上說。卽道子秉章敬
 事之敬也。忠該得信。爲人謀而不忠。此忠也。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此忠也。○註曰。敬主事。又曰。敬主乎中者。雖外面敬。則在
 心。心爲乎事也。○此言存心之功。上三句是存心。下一句是
 常存此心。一氣說下。○困勉錄居處三句以動靜人已分。有但須
 謹云。居處時非不敬。然恭敬切執事時非不恭敬。敬切與人
 時非不恭。且敬然忠。較切次量不欲。以居處專指南獨處。又
 謂執事與人。不分二時。俱可不必。○問。敬是主一。如接事時。便
 一心在事上。王陽明云。如此。則飲酒時。便一心在酒上。臨別時。
 便一心在財上。成其居敬工夫。蓋一是天理。主一。只一心在天
 理上。朱子云。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

下論子路

重刊

所謂收只是喚醒。潭溪生云。常黨所記多恭敬之事。辟敬辭。曰居處三句。是存吾心之天。即膝謨天之明命也。周時侯曰。自居處而執事。自執事而與人。件件舉存此心。無一毫疎慢。便是全體之夷狄。不可棄時。時操存此心。無一息間斷。便是不息。故云徹上徹下之道。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

朱子行已有恥則不辱
其身使能盡職則不辱

君命國體固氏志存於顯才見於顯且志易非而才難操故常人之志患在於無所不爲而其才則患在無所能爲行已有恥是其志有所不爲也使不辱命是其才足以有爲也惟其志有所不爲然後其才足以有爲變舉饒因有恥士之行不辱命主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村也故可以爲士劉安陳氏不獨貴於能言蓋以行已有恥爲本也劉引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使於四方能事對者能言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有爲之才也不獨以能言見貴於不辱君命也新安陳說非是附題行已有恥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事皆恥而不爲也才足以有爲不止於使事此特舉一事而言耳闕此章重行已有恥一句準弟信果俱行已有恥中事斗智不足算亦是行已處有虧即有他才能亦不足數所不辱凡威儀進退言語處以及守節不屈皆是國體重行已句因是然首節自應平說下三節方見重行已意。吳因之云就行上看出他一箇恥心也不是空抱恥心也與有所不爲有虧彼單就不漸漸說此恥已之不爲聖賢有許大作用在按因之此說亦覺穿鑿支離只作有所不爲

下論

美
書院藏本

看自妙。○不辱不止在應對亦在德望素著上。且有招不來麾
不去之節。○使不辱命如孔道輔之使契丹斥其侮慢先聖。又
加解楊之致宋命。蘇由之錫楚師陸賈之使南越富弼之使契
丹顏真卿之宜慰李希烈。董武之於匈奴。洪皓張邵朱弁之於
金。○譚榮生謂說者見由賜一輩問答之言。知夫子救其失而
不知夫子長其善。如使於四方。句只作長其善說。亦妙。○困勉
猶滄柱石。有恥主不當爲一邊說。然當爲而不能爲亦屬可恥。
意本蒙引。愚謂只主不當爲一邊爲是不必支離蒙引亦無此
說。○或謂行已有恥是一等士品。若將有不爲講作捐者一流
便不見聖賢身分。愚謂此說本因之亦屬支離。下面自有才足
有爲一層在。何必將此句擡高。○計講義三句雖分志才然使
於四方不辱君命卽在行已有恥中。出來有恥固不是一味塗
躁廉介若講到精微處便是動必合禮。內肯不疚也只先得一
箇有恥。以此而使於四方豈有辱命之羞乎。天下固有能有恥
而未必不辱命者。須知其於本原之地必有未盡精微說說故
也。後世惟不知此義將體用打作兩截。遂有有體無用有用無
體之論。夫體猶火也。用卽火之光也。天下豈有有火而無光者。
大光或有虧損必其火之本體晦昧故耳。○註小志才分斷確

不可易。特文將志字換作節字。便不可過。且如趙子所之厄於清海。節會公之死於希烈。可得謂之辱君命乎。然可得謂之非節乎。且可得謂之無才乎。以是知志字不可換作節字也。惟士之已任重道遠。無所不備。所以要收束精氣。振作刻勵。莊忠肅曰。所以能不辱者。必有處事變通之才。而不失義理之正。誠能動物於未言之先。周知乎四方之故。而能盡乎物我之情。然後足以外通。隨好內安。社稷如是。然後可以不辱君命。故曰其才足以有爲者也。此蓋因子貢有專對之長。而勉其所未至。顧介眉曰。常人之恥恥在事後。君子之恥恥在事前。常人之恥恥自外至。君子之恥恥自內生。李倚雲曰。論其全當本末兼優。論所重當先本後末。有恥只在心裏說。卽至所行無一可恥。而有恥之心。正自刻刻不懈。

下論子路

憲
書院藏本

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東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有孝弟爲本立故爲其次宋子孝弟豈不
人未以爲士之上者此外無才可見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
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使峯饒氏行已有恥

是事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爲士之次而繼宗族亦可曰稱弟鄉黨亦可曰稱孝此言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互言也僭擬宗族鄉黨見問必眞故取以爲據因絕筵此只是衆人之孝弟非所謂孝弟之至過於神明者○問時侯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是孝弟之實積於中而著於外本領自不可及但本立而才不足故以爲其次耳雖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分星正有未盡然不得於宗族鄉黨之稱說他欠缺處

行去聲 𤣥

果必行也。硬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徐子）硬硬小人。亦可爲主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其所守雖現。則於信。

可謂士矣故曰何足算也何足算者言不可列於等級之內

這人圖熟識體之類便可知矣。南軒張氏中行謂中道土行者。
勉齋黃氏孔子之門從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夫子猶冀山行。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早

書院藏本

之難得也。狂狷而與之蓋進退之難如此。狂狷雖不同其力量皆足以進道者也。今詩不逮之資而慙慙以進於學是皆夫子之所棄也。嗣氏道猶路也。故行亦道也。費望憤氏行不捨非全然行不顧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這五七分蓋那十分不過耳。○或解註激厲裁抑以爲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捨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之使之備而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改而及中如此則皆進道矣。○狂狷自是病處聖人所以取之者以狂者有進取之志狷者不爲非理之事雖有病處亦有好處尚可教以中道若徒譴厚者只是恤事底人聲不爲惡亦不足與爲善反不若狂狷之可取也。○安國氏進取進而有所爲以取於善也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不知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厲之德狂者力行以改之而其見不肖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決則中道處可得矣。○此章言中行狂狷雖據現在而言其實都是指資質上做出底不然知行不過面中行丁聖人又何用俾他進蓋所云皆是資質如剛毅木訥近仁亦如此照看自見。○此中行只就資質言其無狂狷二者之病耳非謂依乎中庸也。孔子得是人而與之則可至於栽培仁熟從容中道之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此二句是就他好處言其有所以取於狂狷之意者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爲是行之過。○進取即志極高也。有所不爲即守有餘也。○只有其好處而不好處自見於言外。○人都把註中徒得讀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一句經畧看了不知此句自處他不得要仔細看。○狂狷自是病痛字面似不若讀厚者。○蓋過然狂者狷者各有好處可成就彼讀厚者雖無過可乘其實不足以有爲故聖人畧之而獨有取於狂狷。○費望憤氏者不是懸空妄想只從地說大話他資質於此道已見合其志意襟懷直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概此樣人品造就裁成下來於斯道便提當得起狷者雖是規模宏闊然卻有所不爲視世間不緊的事斬斷截截真是不使加身使涵養擴充一步便可撐持得住夫子所以思之也。○對看必也二字若不是這般人決然與他不得狂狷可與談他是不染世情的人世人多患此狂者獨進取聖人都無所不爲狷者獨有所不爲何等力量遠便是中行的派他如索卦世情的人與此道無分何處講盡玩必也二字聖人意思中已有許多細原流俗必不可者在。○何勉然看來註並講謹厚之士亦不足一等其最高音便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聖

書院藏本

是善人。劉勰曰：謹愿之士，與狷者不為不善，亦較相似。但狷者氣魄大，操世舞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抱拘謹謝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平已謹厚者，沒平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者為狷，此舉不明之過也。劉勰曰：或疑夫子以中行不得而思狂狷，然不聞狂狷傳望人之過何也？曰：孔門惟顏子一人為中行之資，問冉之德行亦近之，其餘皆狂狷也。曾點固以狂稱，而子貢子路子張之屬亦起於狂者也。原憲固以狷稱，而曾子子夏之屬亦起於狷者也。特錄夫子裁之以中行，不以狂狷成名耳。何以知賜之狂，賜也達達者必負豪志，豈非狂然夫子嘗裁其賤人而不受金，亦抱狷者之守，何以知參之狷，參也魯者必謹廉，固豈非狷然子貢嘗揭其賤人，常以言帶狂者之風，然則下中行一等二子，其最高乎？徐自頃曰：兩者俱有不可一世意。李安溪曰：必也狂狷乎？此句語意當云：味意中便恐有似中行而非中行者，故言既不得中行而與，則無寧狂狷耳。阮武曹曰：接語類云：問善人胡為亦不及狷者，曰：善人以狷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特進，循規矩則有餘，責之以狂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云：愚謂超處數語論善人不及狂狷，最為要緊。何故刪去？明倫彙編曰：中行狂狷，雖是他本來資質，如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子路

聖 書院藏本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聖

書院藏本

尸命工祝承致多福於爾孝孫之承言奉而進之也象別無恆
謂無常心也常心人所固有之善心也南齊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之謂也與世恆字要看得深據易辭恆字
是恆德卽孟子所謂恆心也一切浮念皆無常唯真心有常故
名曰恆表自本有德也守之不固謂敗壞於富貴易志於功名
或承之蓋君厭之民鄙之也因龜鑑說統謂上下相承只是一
意承齊之不可作便是可蓋處境新安晚還當作兩
載吳興之曰由凡事不可爲而推極於蓋尋不可免

子曰不占而巳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畧通

不符占筮而信然矣。○此章謂無恆者雖處役不可爲主。蓋等
不可免以見人夫不可無恆也。字尚雲曰不占必作不說其占
謂方輿而已矣。福氣相協與上引恆卦爻辭相通但不可混
然占此爻辭只當作玩其義說故朱子謂只是不讀書之意
萬授一云上述方言以示勸下述經訓以示戒主對說吳因
之云由凡事不可爲而推極於羞辱不可免是截中峇帶串
說說統則云上下相承只是一意巫醫之不可作便是可羞
處萬吳二說立解自明然不如說統講得更融洽。不占句
朱子謂只是不讀書之意自宜從胡氏不玩其占講大全張
陳二說與朱子不合只可備一解耳。善失二字尚雲說最
好存疑之解尚嫌
粘滯 見說記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朱子：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實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子路

盟

書院藏本

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轍。如韓富范公上薦議論不同。或至失色。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會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無不至。亦足以覺聖言之不可易矣。○君子之心。是大家都以理會。這一箇公底道理。故常和易。不可以苟同。小人是遠隨私意。故難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微已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分爭。而不和也。語錄和是公底。同阿是私底。如周而不比。亦然。則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則同一事。而有公私。衛新張氏和者和於理。同者同。其私和於理。則不苟。同其私。則不能和。勉齋黃氏和之與阿公私而已。公則親人。費已。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觀。何同之有。私則吾輩泥所以常同。聖賢克。所以不和。勉齋輔氏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和。便半院氏論中。小人有人數樣。硬硬然。小人是其器量淺狹。故謂之小人。小人哉。樊須也。是以其所務者。小事。故謂之小人。毋為小人。倘以其所業雖止。而用心則私。此是儒者中之小人。至於小人比而不周。驕而不恭。同而不和。與夫窮斯盡長威威之類。是指其心術全然不好。底故。每每對君上反說。周獨氏和如和。莫異味。而相謂為一也。同如雷詩。電

書院藏本

豐院藏本

75-23

如惡非
去聲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吳

書院藏本

狡猾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爲君子。則不善者何者。惡之耶。夏崇饒氏子貢以爲賢者必爲鄉人所好。今鄉人皆好。還可爲賢乎。夫子見有若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不免媚世以取譽。故謂鄉人皆好。未可據以爲賢。子貢又問。鄉人皆惡。還可爲賢乎。夫子又見有功而不逞。弟長而無違焉。爲鄉黨所不齒者。亦豈可以鄉人皆惡而遽謂之賢乎。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則以類從類。不善者惡之。則其志行不苟。同於流俗。可以見其必爲賢者無疑也。厚齋馮氏子貢方人。故所問如此。夫人自幼及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好惡無異辭。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唯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矣。惟惡一鄉之人。有善有惡。若皆好之。焉知無苟合之行。若皆惡之。焉知無可好之實。故皆求可以決其龜。漢註善者好其同類。不善者惡其異類。合之。則此一人之有善無惡。可知。說錢兩何如。俱就「好一邊」。說錢善惡。此是就子貢鄉人好惡之論上。作轉語。不如二字。是隨文改義。非謂觀人之法。定取必於鄉人好惡也。固勉錢大。全蔡氏說。最得望人言外之意。推而善之。則有善者好之。而不必爲君子。加司馬溫公之於蔡京。善者惡之。而不必爲小人。如

法也 見禮記

五庫集大全

下論子路

毳

書院藏本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其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公故難說小人
之心私而刻私故易說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朱子君
多勞擾故易事小人便些些便宜人便從那僻僻處去奉承易說南軒張氏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
說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與
人爲善而取之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徇於一己之
私而已故順已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已則忌而惟欲責其
全也此公私之分也處淵補氏君子持已之道甚嚴而待人之
心甚恕小人治已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
理小人說人之難已君子貴重人才雖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

書院藏本

見前記

書院藏本

經 175—26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書院藏本

龍記

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行與法為本末新要陳氏即以
務農為本又是一意存儲教之孝弟忠信之行義其心也教
之務農其生也教之講武其義也民知親其上也其長也
承三意下章以不教民戰所謂教亦足如此四書講義亦可以
是急辭非緩辭也人言武治足以速強而不知善教七年亦可
以即戎下對當時諸兵皆上距帝王盛德無敵中間取善人
施功教亦字精神益滿○若說善人急中先有即戎意在即人
勾踐之生來教訓吳起之說雖誤持皆殘忍之所為若說善人
全無即戎意則又徐假宋襄之故亡也須兩邊打破寫出亦可
道理都見王政設施與後世心術天懸地隔季教侯言即戎
者見成教之效非專為即戎而教也若桓文之節制乃是為戰
而教非善人之教也李安溪引別處說善人地位處便要分別
得斟酌如此章及湯武去殺章正是說他好處何暇替他稱
本領見時文有纏住善人說他領美未學者又有把即戎兩字
僅說可以因困自存者自謂體認之至不知先差口氣也如春
秋職國時候假仁假義猶足以誘真偽得善人為邦又烏能量
其所至乎亦史曰教民原非為即戎計而後可孝弟忠信則
即教之以孝弟忠信及務農非為即戎而後教之以講武則

金鼓旗物生作進退亦在所教矣集註先只云教之以孝弟忠
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蓋必如此乃完備耳按語錄內此與聖
人云云兩地人恐皆當作善人季當雲曰教之務農便如所謂
足食教以講武便如所謂足兵教以孝弟忠信便如所謂民信
此自是為政分內事何嘗定要即戎
然到七年後教成之效自如此耳

兵內焉有善人之所不忍言善人豈專為即戎教民哉而亦
可知矣言講武則民有勇務農則民足食明孝弟忠信則民
知方止德厚生安修文事武備兼舉善氣薰陶七年已久而
即戎何不可之有○安溪先生之論最精饒雙峯蔡虛齋謂
亦可者僅可之辭且謂善人教民亦未必便是節制之兵大
謬○教字中自須兼孝弟忠信務農講武說然語錄之論正
自有理恐意以務農講武說起而歸重
到孝弟忠信上似更合題目 見龍記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路

書院藏本

龍記

自不用教了孔子却見春秋時公會戰故特說用教之以孝弟
忠信也謂齊桓氏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
有教其上下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
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厚齋馮氏孟子不教民
而用之謂之殃民蓋本諸此吳氏曰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
老而有道德者為之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
坐於里門子弟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歲皆入教學立
春而就學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其三時修農一時
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新安陳氏
此章與上章上必一時之言此者以類相從乃承上章之意而
反言之也梁引此二章教民兼務農講武至孟子不教民而用
之謂之殃民則只言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蓋講武之法戰
國之君自不缺也五武曹曰按善人教民七年章註先只云教
以孝弟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愚謂既添入講武則戰法亦
必用教可見此條只說教以孝弟忠信尚未
完備也然此條所云亦可備一說故錄之
春秋末年諸國皆樂於戰而輕用其民受乎困辱以兵
故發此與上章連類而記亦有深意總以數世之無善人

嘉興徐起元瀛南
武進呂春澤如 校字

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啻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程子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爲原意。可以爲難。此著意告原意處。欲他有所啓發。他不能再問也。如子貢便曉得聖人意。如曰。女以予爲多學云云。對曰。然。便問曰。非。然。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意則不能。若無克伐怨欲爲仁。由已。惟據予而上能之。朱子克伐怨欲只是自執道理。是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看得大底道理。要求勝彼甚麼。要矜誇做甚麼。求仁而得仁。怨隨甚麼。耳目口鼻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小小病。求都如水消凍得無有痕迹矣。若只落在胸中不行畢。竟是有遺物在。

身不見於外面其體固不平之意乃日關差於胸中則夫所謂
仁者亦且殫飛殫害而不能以自育矣必也絕其萌芽憂其根
本不使少有毫髮而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嗚呼非
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問欲判無欲田地莫只是剷除
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剷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
是常剷去之纔發便剷自到熟處○禁止不使之行則要行之
心未忘克已復禮便扣那要行之心都除卻此克已與克伐怨
欲不行所以氣製剷別也○克已是拔去病根不行是捺在道
裏且教它出然這病根在這裏譬如捉賊克已便是閉門趕出
去索性與他打殺了便是一頭事了不行是閉了門藏在裏面
教他且不得出來作過漸漸深些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
其私欲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
欲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也○淵源藪氏惡兩
問夫子答之皆是因其所已能而進之以其所未能○惠之所
以賃能其對固以其循介力守而至於不能復有所問則亦以
循介之利之也○雙峯張氏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
一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積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察克
已此勇猛決去法也○劉氏制其欲而不行與顏子四勿若相似

無私之謂仁。勝私之爲仁。有私而勉禁於外。以拒之。雖愈於
發私。而不知檢者。而終不得謂之仁。○察其支流者。未必能
絕其本源。削其枝葉者。未必能按其本根。防之於外者。未必
不決之於內。強遏之於平日者。未必不潰發於俄頃。縱終於
不決不發。而私意潛藏隱伏。於方寸之中。天人交戰。相持而
與之爭勝。不勝未可知也。詎得以克伐怨欲之不行爲仁哉。
○可以爲難言。其用力已勞。加功已苦也。仁則吾不知言其
尚未能剛斷果決。以絕其私之萌。而義從容以化其私之擾
也。○可以爲難句。困勉錄自是正解。然王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朱子問張子棲居說口有爲而重遷者有所繫而不去乎此也無爲而輕遷者無所繫而有慕乎彼也有繫于此者回懷居也有慕乎彼者亦懷居也然夫子之言則未謂大有爲而重遷者耳張子蓋推言之也

書影本

○遷居補氏說者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爲士者正道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之所當爲者必不能知所徙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尙足以爲士哉關氏居以爲居事亦可然居室所該者欲聖人既斷其不足爲士則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爲意所便安皆是蓋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趨利背義往往有之安得謂士○宰胡氏懷若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上者斷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嘗所謂安上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隱其身之所便以爲安有所執著其累也人新安陳氏君子當安而能遷私意戀著是苟安也若是則如輔氏所謂於義所當爲者必不能徙矣○陳弘士面懷居則不求義之安而惟徇情之安矣何足爲士不必又推一重言趨利背義將無不爲方爲不足爲士○懷居亦懷土也但自小人言之則爲溺於姑處之安自君子言之只是意所便安處有不能斷然舍去之意○此章蓋謂當時之士周行列國或於其國義不當爾乃有所顧戀而不能便去所謂棄選者也故爲此言夫於所居有所顧戀凡聲色耳目之欲皆在其中矣或者乃以意所便安處爲泛言不指居處者亦非也但以專懷室室則不是存疑意所便安所在皆謂之居

居字詰詞意反復安房包清餘韻字彙繁夥然此類是
彼二意繫想是正意兼是餘意次句蒙引存疑謂卽此見
利而不思義則欲而不明理便不足以爲士不必如韓氏再
推一層愚謂蒙存所解自是不足正而然輔氏云云亦須於
說完正面後作兼說抽出不足意方爲該備耳 見龍記

監製：陳國富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險重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
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案
漢氏云危非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云
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稍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
爾○問高峻卑順如何曰高峻不是大言炎炎只是侃直居各
卑順有舍容異順之意南軒張氏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信
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制於卑自世人觀之則見其高特耳靈源
補述行以持身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或有當孫之時陳氏
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詭譎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靈
峯饒氏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者爲國無道至死不
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言足以
害國安陳氏謂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致
害保身之道也策引危行言孫推在下位之上言若居其位者
自不容言孫只宜去其位耳周勉錄訓墨云君子立身持身

之外。或托以繫暴而附於仁之。
中故夫子發此論也。一見龍記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善射。羿。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

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

寒浞。又殺羿而伐之。春秋傳作。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

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

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稷

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憲問

士

書院藏本

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
出而贊美之。左傳。襄公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
事。而淫於原獸。用寒浞以爲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
其民。而廣羿於國。樹之以詐。應以取其國家。羿歸自田。家衆殺而
烹之。靡奔有葛氏。淫夏臣浞。因羿而生。浞及姪。特其寢惡。詐
而。而不德於民。使浞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靡自有葛氏。收二
國之遺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浞。后村滅斟。莊行少康子
有窮。淫。子開。天子不答。曰。適言可取。不應全然不答。疑其
實有貶。當世而會。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耳。謂南宮
爲善。則福報爲惡。則禍報。其應一一不差。是其理必如此。抑氣
類相感。自如此耶。曰。善惡各以氣類相感。而得其應。便是理合
如此。南宮适。張氏方是時。天下以力相尚。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
言。謂力不可恃。而德之爲尊也。夫子不答。以其有再提之言。爲
之。則。是。已。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
之意也。言。再提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
南宮适。亦知言。故。南宮适。適。素。雅。言。而。以。此。贊。美。於。夫。子。其

所以閱世傳傳。尊尚聖人之意。備見於言外。夫子不答。於出而

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周矣。以。南宮适。是時。田恒

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就非欲爲。羿。與。羿。者。則。南宮适。此。意

意味極深。註。權力二字。正指三家。言。三家權力盛。而無君之

意。故。以。羿。比。之。夫子。有。德。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家。無。君。必

至於亡。夫子有德如此。此。與。日。造物。必有。以。處。之。而。使。之。得。位。故

微其詞。以形容之。孔子。以其。以。再。提。比。已。已。答。又。以。羿。比。此

三家。愈。難。答。所以。不。答。是。孟。子。兄。亦。是。三。家。子。孫。乃。有。此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憲問

三

書院藏本

代夏政。若如朱子註。驥。父。歸。次。於。窮。石。今。云。窮。石。山。名。在。張
掖。即。后。羿。之。國。則。去。夏。都。三。千。里。遠。在。西。北。天。一。隅。豈。特。其。僻
豈。能。及。夏。朱。子。蓋。見。王。是。引。淮南。言。窮。水。出。於。窮。石。入。流。於。沙
海。會。此。窮。石。爲。后。羿。所。遷。不。知。當。別。有。窮。石。爲。國。名。者。但。不
可。考。論。語。集。註。羿。有。窮。之。君。與。孔。安。國。註。同。只。渾。論。言。之。得。之
矣。南宮适。君子。二句。依。註。一。直。說。惟。向。德。所以。爲。君。子。也。南宮
適。南宮氏。以。虛。無。之。說。網。羅。高。一。層。人。以。果。報。之。說。網。羅。低。一
層。人。若。此。節。書。看。得。不。好。則。二。病。俱。有。羿。不。得。其。死。再。提。有
天下。若。講。得。針。針。寸。寸。量。便。如。功。過。格。成。應。篇。相。似。孝。順。父。母。也
算。幾。功。螺。蚌。放。生。也。記。一。善。道。意。思。熟。則。舉。善。念。便。是。惡。善。根
種。也。於是。是。聰。明。人。即。從。此。中。翻。出。一。種。意。思。來。善。善。惡。惡。根
種。之。說。而。歸。之。無。有。莊。子。所。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
人。事。可。不。修。矣。若。不。答。是。出。之。意。看。得。如。一。重。公。案。相。似。便。差
人。那。裏。去。也。須。實。實。出。行。法。俟。命。之。意。正。而。不。以。利。道。不。計
功。蓋。子。之。後。至。若。朱。子。始。發。明。之。今。人。不。知。此。意。而。以。爲。不。答
人。心。之。反。語。耶。南宮适。言。其。德。業。非。若。其。言。不。知。此。意。而。以。爲
時。解。有。以。福。善。禍。淫。之。理。不。可。知。言。者。不。知。福。善。禍。淫。之。理。不
只。主。理。言。不。必。主。事。言。何。不。可。知。之。有。只。依。註。爲。是。須。知。此。節

只重向意不重不答意又有謂其理固然不必答者亦未是
○適之言近於激揚揚清一濁若從而廣議之非定哀多微詞
意矣其流弊必如東漢之黨禍此夫子所深懼也故不答然竟
置而不言學者誤以為善惡不可分明將為蘇氏之說於是又
夫子之所深懼也故侯其出而贊之聖人一言一默無非至教
如此而武嘗曰按夫子不答之故語類有一條問語云亦有德
如禹稷而有不天下者亦有惡如桀而得其死者凡事應之
必然有時而或不然而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答蓋此即所謂
善禍淫之理不可知也語類又有一條云聖人不答也是無可
說蓋把他做不好又說得是把他做好又無可說只得不答而
已此亦其理固然不必答之意也語類又有謂此意善言拙
人非其論正如仲尼賢於魯而夫子不答魯問得此三說皆
不若不敢承當之說為穩○呂氏主福善禍淫未必然之說然
其論卻精何則曰此題前輩以太發越為嫌者但謂不可說
出南宮氏以昇昇比當世再提比孔子豈知常下之云耶至若
長府一章問子直云何必改作夫子直云言必有中而答下乃
云不得入魯事然則何必改與必有
中者又何事也此種解說最誤人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意問

三

書院藏本

不答有數說朱子謂適有取當世而尊夫子之意故不敢承
當自是正辭蒙引則謂適本似問又似非問故夫子可答亦
可不答謂我則謂聖人正誼不諱抑若專講福善禍淫則天
道亦有時而難測語類又謂適之論自好但理有固然亦不
必再說此數說講來亦俱有理正宜推闡盡致不必拘於困
勉錄之說也○夫子稱之曰君子則適為有德之君可知矣
而又美之以尚德則所謂崇善而謹力者
其點有契於聖心更可知矣 見龍記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人而仁者也 夫音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
也○宋氏謂君子譬如他自衣物雖有一點黑點是照管不到處小人

譬如純黑底物雖有一兩點白處而當不得自當室陳氏君
子容有不仁處此特君子之過蓋千百之一二若小人本心既
喪天理已自無有何得更有仁在已自頑痺如鐵石亦無醒覺
之理豈有小人之不仁也此君子小人指心術而言君子在
心雖正猶有私意間發之時小人本心既無縱有隙光暫見來

不勝其他蛇之毒此章深惜小人之喪失本心也○雙峯鍾氏仁
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所聞斷便是不仁君子之
心雖純是天理或少有所聞斷便是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
些天理形見終為物欲所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小
人而仁者也○軒渠氏此大學誠意章事與此處辭仁非聖
人不能盡小人也○華有天理未盡者亦不得以仁稱之勉君
子而勉小人也○語類無私心而合天理方得謂仁小人立心制
行專在於私那得有此縱有一點明處亦天理未盡偶然發見
其本心則非也故曰未有一小人而仁者也○君子有不仁之時
小人能仁之理總以見仁之難蓋其此不仁與仁字俱以
一念言不以全體言在案使小人不仁而仁字俱以
然善念乍動而納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故雖行好事而盡
是私心真未有一息之仁也○語類錄小人不必說到假仁
即使真心發見亦隨見隨滅故曰未有一小人而仁者也○
至於小一流入於小人途有江河不返之勢通章總見從仁而
仁字難立心制行極完然其未句曰其本心則非也若改爲
見龍記尤明顯理陽曰有矣夫三字自觀人者言則為寬諒自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意問

古

書院藏本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修己者言則為危詞○周時侯曰如人通身活一塊死即是不仁
通身死一塊活如何是仁仁則其全體周流而無一息之閒者
也
由赤輩之日月至焉者固是君子而未仁即回之三月不遑
或不無一息之閒亦尚是君子而未仁○小人豈無乍見猶
子惻隱偶動乎旦清明天良復萌之時然不俄頃而已斷滅
消亡故語之曰未有一小人而仁○君子小人之未仁與仁固
以一念言然一念亦從全體來君子一念之未仁實亦全
體之偶疎小人無一念之仁亦因全體之喪失 見龍記

蘇氏曰愛而勿勞勞之愛也忠而勿誨誨之忠也愛而知
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詩大雅
匪教匪誨時惟婦寺刺由玉嬖嬖嬖任奄人以致亂之詩寺奄
人也○東漢楊賜傳彪子修為操所殺操見彪曰公何瘦之甚

主
書院藏本

潤色之

裨諲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稿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澗色。饒

夫

不有其已也故世叔討論而神湛不以爲教子產調色而子羽
不以爲養後世爲命者反是此辭命所以有愧於古也少微伯
氏子產獻入陳之捷於晉晉人問入陳之罪子產對焉士莊伯
不能詰趙文子以爲辭順而受之子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
不爲功慎辭辭辭命之常慎可知矣陳國氏神湛想是素善
造謀故使之草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行人之官
熟於應對故又使之修飾當時子產當國事皆由之然不自用
已見直待介子子產了卻調色之合四子之長則全美矣
氏鄭以小國介子子產是爭奪之衝自鄭公十二年用子產爲卿
又十年授之以政子產知辭命之不善無以交鄰事大解紛息
爭也故用是三人者草創討論修飾之既成乃從而調色是以
應對諸侯鮮有敗事歷定襄獻公凡五十年間得免兵禍辭命
之有益於人國如此哉許建草創是起稿規模而架都是此時
立討論是搜尋典故講論義理看合與否討論則典故已合義
理都當了然詞語恐未序常或有處太煩或有處太簡又從而
修飾之修是去其太煩飾是添其太簡修飾則煩簡得宜詞語
都停當了文采或未可觀也又從而調色之調色是加以文采
只是易其句讀更其字面化其陳而使之新易其俚而使之雅

更其知而使之細如是則文采可觀矣則書稱地又續憶王源
其親左傳來問鄭有七傳謂平氏國氏民氏游氏豐氏
印氏也又有若氏雖穆公子以非卿故不在七穆之列行人子
羽爲公孫揮池若公孫輒公孫策公孫舍之見襄九年傳者皆
穆公之孫故稱公孫然則子羽亦當爲某公之孫不可考乎余
曰杜元凱以公孫揮爲穆人見世故謂因笑公孫孫孫於四國
大夫之族姓而不能傳已之族姓流傳於後亦一異因書讀
當時如齊之晏子魯之臧孫諸之文子晉之士句呂相考以諸
令問然皆一時一事之得失據則惟相此以立國存亡係之與
他國之命異故夫子特表之注作王帛兵戎重辭命蓋不若
痛哉矣個個則以事勝論則以理勝修則片言扼要飾則
累牒不窮願諸國得神謀而其謀定得世叔而其義明得子
羽而其辭達得子產而其文昭爲計也則以審神謀不待而專
其見世叔不得而移其辭子羽不得而私其笑子產不得而擅
其文爲國也而面同宜乎命出而曰鄭有人也范紫登曰草謂
略鄭大意則謂造立制體字句要曰此章見鄭國之命更四費
國之命所可及故夫子稱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憲問 七 書院藏本

春秋時列國多而諸命而鄭介兩大之問辭命稍一不愜更
易滋疑發中制而爲之以討論討論而加之以修飾修飾而
終之以潤色四子各展所長庶幾無遺憾矣和衷共濟意自
不可少若側重子產說本馬氏作條波則可不免竟主此立
龍記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
人若舉其重而言也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
其大莫如猛夫大烈民望而畏之故鄭死焉水竭弱民而取
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
多盜取人於崔荷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法
兵以政獲荷之盜殺殺之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
愛也子產心主於寬雖說政尚嚴猛其寬乃是要用之以
濟寬耳所以爲惠人鄭氏子產爲政雖汰後崇恭儉作封疆

則書情幣爭要皆以豐財足用禁奸保民其用止雖茶爲政雖
政禮記以爲能食民而不敢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
所未及也也蓋胡氏子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而言之孟子所謂
惠而不知爲政不過以其乘與濟大之一事而言而其愛人之
心固可知矣夫則書讀此意發揮得盡便是不可及易處實則
惠而不知爲政始於四十餘年或問其人子曰惠非無說也蓋鄭
之行惠與也國異子產之行惠與他相異向
非明足以察勇足以斷則仁亦不足以守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
不能準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
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左傳昭公二十
六年楚平王卒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憲問 六 書院藏本

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子西弱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
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國有外憂不可不備也王
有過則不可辭也故親速驢不立子西泰將來討是速召驢也驢
謂不辭我受其害昭吾以天下吾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
尹令尹驢乃立昭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令尹子
西喜曰乃今可爲也於是遷都於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漸
安陳氏夫子非以私外之樂注提此見其不知人不能爲國進
大才耳吳氏當時自子西而鄭則夏楚宜申公子申也國夏未
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則夫又遠皆宜所不論焉公
子申與孔氏同時就約自公勝之亂在孔子卒之後故曰其後
又曰其人可知蓋引其終以証孔子之言不可入語氣也則驢
雖聖人猶人苟有一長未嘗不嘉嘆而進之不學無術之人則
深鄙焉李氏謂曰不能準僭王之號見他大綱便錯了且昭王
用孔子則又嚴賢此皆心術不正處其後卒召白公以致亂則
功不足以償其罪矣
是也本末者無足觀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子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易。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則設身際其難者而怨更可知矣
處貧富者其共勉之見龍記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康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南朝用人之方。貴於處之得其當而已。則此趙魏晉卿執國之政而家大如此。故勢尊爲家臣之長者。苟能正已。則居其位有餘矣。滕薛雖諸侯。孟子言滕絕長。補每將五十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此。非才智過人。不足以勝。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憲問

圭

書院藏本

其任。孟子曰。孔子不器。又曰。其使人器之。則公綽亦器也。而孔子器之者。豈非以公綽爲魯大夫。想不器故哉。孟子謂此可爲趙魏老。則固小如何。政繁曰。困於事大。固如朝聘會盟征伐貢賦之類。應接不暇。問何爲如此。曰。上無王綱。大吏小強。役窮。故至此。○安陳氏曰。下章公綽不使康則不貪欲也。而恬淡不踐也。惟其康靜寡欲。所以優爲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爲滕薛大夫。○用遠其才之所長而納之於其所短。是之謂枉。屈也。家老以尊爲重。大夫以才爲任。才望二字。是此章之骨子。用能舞辭。乃山云。此章分明。識魯失官人之道。翼註亦有誤。公綽任職不稱之意。當謂公爲是。高中玄云。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人各有其才。公綽正康靜而短於才。若使使家老。就是趙魏大夫。而優況小於趙魏者乎。若使使大夫。即滕薛且不可況大於滕薛者乎。以其優於家老也。而即使爲大夫。必至於廢事。以其不可爲大夫也。而亦不使爲家老。必至於廢人。觀魯之意。隱然可想。按此章。老大夫字。是實字。趙魏滕薛。俱活看。中玄得之。試中大。家勢重。并國小。政繁。只是順文解釋。非肯定趙魏滕薛也。亦要活看。便無牽引謂得也。是國小政繁者。與滕薛一樣。看更無分別。則呆矣。

○康靜自應清。短於才。自短於才。非康靜便是短於才也。世之所謂短於才者。只是指康靜耳。所謂才者。只是指不靜不康耳。可嘆。陳氏曰。言此之時。化家爲國之光。成矣。故才者。之士不任。於私。初爲公。而分製。其務之事。將作。誠得清靜之人。不助其成。謀則大。固可以不減。當此之時。并利。衆小之勢。見矣。故家之臣。力於其責。猶則小國。何以教士。○周禮。曰。本。是言公綽不可爲大夫。御帶他長。處說。可見聖人於人。瑕瑜不掩。處此章有兩說。一說是。謂公綽官不稱職。意一說是。見魯失用人之道。意。按。書。先生。謂。當。按。想。謂。運。事。魯。失。用。人。之。道。一。邊。趙。魏。尚。優。况。小。於。趙。魏。者。滕。薛。尚。不。可。况。大。於。滕。薛。者。隱。然。見。秉。政。者。之。明。遠。其。才。耳。然。神。不。得。明。斥。魯。事。夫。子。口。中。只。作。問。問。詳。論。是。是。○按。陳。子。所。論。竟。將。趙。魏。滕。薛。四。字。看。無。矣。諸。論。雖。佳。恐。終。非。正。解。而。同。人。卒。皆。諸。公。皆。極。稱。之。以。爲。得。夫。子。當。日。微。言。武。仲。亦。謂。其。論。頗。有。關。係。故。附。錄。於。此。聊。以。備。一。說。耳。見。龍。記。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憲問

圭

書院藏本

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知法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臧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陳氏曰。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微。而共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成人道。不足以語此。○陳子問四子之事。曰。武仲左比。詳矣。公綽康靜。外他無。齊伐魯。莊子赴闕。三費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後十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夫子曰。當謂之矣。○知而不能不欲。則不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意問

三

書院藏本

能守其知不欲而無勇則無以決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於
焉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有是四者而又文以禮
樂始能取四子之所去四子之所去也此方謂亦可以為成
人則猶未至於形之也也同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此
日聖人天理渾全不待延項奏合之洪氏謂特以四子為言者
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十人再求又朋友也其近而易
知者耳胡氏謂言十莊子蓋以況子路耳言有是一能而不
兼衆子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以為成人矣胡氏四子
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合乎道又
須文之以禮樂禮以節之則其偏倚而害於道者去矣樂以和
其乖戾矯激者消矣此所以中正和樂渾然而至至於成人
也則則幾事都有節制和之以樂則中心和平而所發者中節
之勇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全皆有一善成名之迹至於
武仲之愛君公綽之不可為勝薛大夫莊子輕死敵而不終於
孝冉有為季氏聚斂皆有偏倚學推之非文以禮樂未見其
渾然粹然也新安陳氏簡以禮則中正而無偏倚和以樂則和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意問

三

書院藏本

之文也此言樂此五句釋若誠武仲四句而又節之四句釋
文之一句則才全二句承四子之長來中正二句承又節之四
句末總說到而其為人也可見矣明末句也四句釋地今泗水
縣子路即其邑人同鄉細知康勇然有從大資來有從學問來
國聯仲曰文之樂不與文言檢束身心無斯須不謹不敬涵養
德性無斯須不和不樂此以禮樂之本文之也以節文度數
共履路以五聲十二律融其清濁此以禮樂之文文之也皆學
也四子之長未能純粹文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化其所短所謂
主善為師而格於克一德曰禮曰樂四者知行之事文以禮樂以
莊敬和樂而存養之功也國國曰始能取四子之所長以下
乃另是一條其原文云問文之以禮樂曰此一句最重上面四
人所長且把做箇樞子惟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
而去四子之所短云云愚謂朱子歸重文之以禮樂句玩此方
知此節主禮乃將此要緊語刪去何也○用勉錄謂註才全德
備二句承四子之長來中正和樂二句承文之以禮樂來才全德
自明樂引謂才全德備四句俱承文之以禮樂來恐未是愚
朱子謂文之以禮樂句最重惟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所長

亦可以為成人矣要平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智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再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應問

章

書院藏本

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蓋亞夫問子路成人章曰。這一之成人者。以下。胡氏以為是子路之言。恐此誤。却是蓋聖人不應只說向下去。且見利思義。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三句自是子路已了得底事。亦不應只說蓋聖人。蓋子路以其所能而自言。故胡氏以為有終身誦之之固也。亞夫云。若如此。夫子安得無言以繼之。曰。恐是他退後說也。未可知。揚尹叔問今之成人以下。是孔子言。抑子路言。曰。做子路說方顯此言。亦似子路模樣。然子路因甚如此說。畢竟亦未見得又對公綽不說等。可以事證否。曰。亦不必證。此只是集眾善而為之。兼體用本末而言。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知為忠信之人。在今日論之。亦可為成人。此亦想狂狷之意耳。原原極其註非正也。何亦舉武仲要君一事。以例其餘耳。人之資稟。雖善然亦不能無。

獨學以成之。然後場於中正而無疵也。復據此忠信指授命。信指久要約了。思義一句。蓋取與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隨。其為子路之言。則此子路所已說。夫子方進子路於成人之。蓋以子路之所知者。使之勉。勉集長。益其所未至。耳。非謂成人之道盡於是也。子路猶以為此古之成人之道。結今之世。有不必盡然者。謂誠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雖無禮樂。亦云可矣。是三者蓋子路之所優為。抑以自許也。惟其自許如此。故蓋下之役。卒以身殉。終不能明君臣之大義。以能文之以禮樂。故也。胡氏曰。使子路能行夫子之言。始於知以言義。終於胡氏以後。一節為子路之言。蓋是胡氏之意。而不足句。總言之。也不可分。康勇為德。知義為才。見利思義。則公綽之賢矣。見危授命。則亦莊子之勇矣。則兼其才智禮樂。有智未備。是欠了武仲之知。亦未易能也。故亦可以為成人。對。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應問

美

書院藏本

人而言。下亦可以為成人。對上文而言。胡氏以後。節為子路之言。較是。但有一疑。子路當日既如此云。夫子安得無說。何如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便云。是道也。何足以減此。却寂然為命。皆實心為善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忠信尤明白。則見字一。不忘字。要玩利害。未見人多。義命自安。一當其前。不覺畏。如要之。曰。人多。嫌其期許。遲之既久。不覺頓忘。此皆不覺處。有激。子路進取處。胡氏曰。是薄之之詞。此中有折子路道理。亦無古今。只因今之風俗。曰。下名節。曰。衣故指此等。為異人。奇士也。在武仲門說。說云。此節不重。無才智上。只應上。文禮樂。說下。言此之時。辭說。說云。此節不重。無才智上。只應上。文禮樂。只有一。段忠信。為德的人。亦可為成人。全要在。今字上。發出。聖人節取。意。思。謂此。與本註。才智禮樂。求備。意。小。有。不。同。然。亦。可。傳一。說。存。之。末。節。乃。子。路。所。能。夫。子。進。子。路。於。成。人。之。境。豈肯。取。其。所。已。能。者。而。更。進。之。先。謂。粉。粉。之。疑。在。此。重。思。白。作。說。下。節。應。見。得。如。前。所。云。方。可。為。成。人。便。不。是。重。思。白。作。說。所。已。能。話。最。得。顯。白。若。認。無。何。必。然。何。將。下。節。與。上。分。開。說。

便是重笑子路所已能。然則笑曰。今之成人以下。胡氏以爲子路之言。朱子疑之。然終不以聖人口氣亦謂之可也。朱子謂上傳文之以禮樂。何最重。蓋即取子之長而不澤之。以中和終不免偏倚。故雖而人。則山下。則上。下節云。則全無文之之功。即四子之長。亦止謂其半也。○下節若作子路說。則夫子不應少無一語。若作夫子說。則未似聖人語氣。聘侯謂宜刪。疑良是。○註中才全德備四句。因勉錄謝分。實若誠武仲之知。五句。蒙引武曹謂以頂文之句。勉按渾然句已就。到文之上。至才全德備四句。自蒙上四句。就求中正和樂四字。正說文之句。終然句已從文之句。轉到末句上。如此看。似較安然。前二說亦俱可用。見龍記。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嚴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國風。○因凡事之因。後而中理。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同

卷

書院藏本

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也。此文子所以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衛。○安。○陳。○氏。○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情。○風。○此實見其靜。非輕薄。○衛。○陳。○氏。○在。○立。○朝。○處。○世。○上。○論。○其。○性。○格。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微。○疑。○豈。○其。○然。○乎。○深。○疑。○之。○益。○疑。

之也。○朱子問疑之何也。曰。吳氏云。文子請事。公史。公史曰。子。○若。○貴。○禍。○必。○及。○矣。○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惟。○其。○人。○不。○厭。○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蓋。○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國。○方。○七。○十。○里。○民。○猶。○以。○爲。○小。○相。○似。○公。○叔。○文。○子。○當。○時。○人。○稱。○之。○已。○過。○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御。○舞。○若。○其。○能。○若。○此。○只。○是。○一。○偏。○之。○行。○公。○明。○賈。○說。○以。○告。○者。○過。○抑。○說。○時。○言。○樂。○笑。○取。○似。○乎。○易。○卻。○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南。○軒。○謂。○因。○文。○子。○意。○者。○簡。○然。○厚。○重。○之。○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如。○賈。○所。○言。○非。○相。○順。○積。○中。○發。○於。○中。○節。○者。○不。○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爲。○之。○疑。○詞。○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詞。○氣。○含。○宏。○忠。○厚。○如。○此。○便。○與。○陳。○氏。○同。○時。○樂。○義。○與。○陳。○氏。○相。○去。○幾。○何。○曰。○康。○靜。○是。○氣。○質。○好。○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發。○出。○底。○實。○所。○謂。○非。○仁。○然。○義。○精。○者。○不。○能。○文。○子。○氣。○質。○善。○美。○未。○必。○能。○此。○也。○○因。○因。○其。○主。○曰。○夫。○子。○意。○猶。○對。○諸。○伯。○玉。○使。○者。○然。○賈。○稱。○文。○子。○之。○賢。○人。○反。○得。○以。○疑。○之。○蓋。○伯。○玉。○使。○者。○但。○爲。○陳。○氏。○以。○對。○益。○以。○彰。○其。○主。○之。○美。○爲。○辭。○令。○者。○亦。○可。○以。○觀。○矣。○○南。○軒。○曰。○他。○處。○然。○後。○是。○者。○力。○之。○詞。○此。○乃。○言。○從。○時。○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同

天

書院藏本

笑從樂生。取從義生之謂。不言不笑不取。頗爲當時所驚異。殊不知偏嗜之行。不足尚也。若時言樂笑取。說求似甚平常。然惟時中之聖。方克到此。夫子不敢遽疑。亦不欲遽信。詞氣委婉。非聖人不能。○石。○贊。○先生。○云。○言。○笑。○取。○人。○所。○不。○能。○無。○言。○笑。○取。○之。○節。○非。○聖。○人。○不。○能。○中。○講。○得。○最。○明。○了。○見。○龍。○記。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乎。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諭

无

書院藏本

以好知而不好學之故也。變峯饒氏武仲只當講後不當據呂
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也。也使武仲講後果以防爲言則要君
之迹彰而易見惟不以防爲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知
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爲春秋誅意之法
也。論求仲曰此是夫子推見至隱若說得
武仲太狠則人人知其要君矣此意要會
武仲求請立後詞頗卑渾且未若以防爲言故魯人既從其
請而當時亦無有議之者詎知其自知如防明條有挾而求
不然何用據其封邑而後請之耶夫子深知其隱而顯以斤
之雖曰二句斷案森嚴亦所以垂戒萬世之爲人臣者也
見龍
記

子曰晉文公諡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諡。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諱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諭

三

書院藏本

之園子紀日子王無禮故君敗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日定人之謂禮帶一言而定三國表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驕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殺而擊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者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樂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穀以中軍公族衝擊之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晉館舍也謂食楚君之穀三日也諸饒晉文用兵便是戰國孫吳氣習調劑桓公發本分些文公所爲事卻多有曲折處左傳所載可見蓋不特天王待河陽一事而已源補桓公責楚以包茅不貢及昭王不復二事進次而不遂戰既服而與之盟是仗義執言不由說道也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終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是伐衛以致楚陰謀以取勝也就霸者中論桓文事則文話而不正桓正而不滿若較之王者表裏無疵粹然一出於正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衛氏二公之伯皆以陽楚楚界莫大於魯王孫又孔子爲春秋書齊曰侵蔡蔡亦遂伐楚而於晉雖書曰及楚戰於城濮則晉之有數於晉齊致討也亦已著矣新安陳氏註引二事以著其實又卽二事以推其餘二公心

不正論其彼善於此則桓稍優於文耳。晉文固誠齊桓亦非。純於正者粹然一出於正其惟王道乎存疑而不正正而不。論其就其行善言也若其心則皆不傳。爲正故云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則註晉文之誠如圖宋則伐曹衛以致其救城濮則。拘桓春以激其怒之會以臣而召君。泉之會以下而凌十。之類桓公之正如次阻則責以王祭不與。召陵則退師以禮其。使齊止之會明王祭而母之會通王貢之。類吳因之日晉文時。人多議桓假仁仗義。據圖不叩。再叩故步。性則諂若齊桓時人。心傳思王仁義遠就誠得故能用正。文之從者多。因利乘便。之徒齊之仲父主。私攜懷遠之譽皆所以用諸用正之故至早。而桓公先晉文而及齊桓題故。非板板論矣。蓋爲晉文而發。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假則安有正者。齊桓創霸其初起時。尙存近正之舉固未暇深究其心之何如也。若晉文則純乎。譎矣。春秋時初文並稱故。見龍記。夫子取而論之。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桓友召帝部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憲問

三

書院藏本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因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桓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左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母弟日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履禮秩如適襄公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知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然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爾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齊侯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日子糾殺也請君討之管召忽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質存忽死之管仲請因鮑叔牙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日管夷吾治於魯使桓公之程子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

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糾則曰糾不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糾非若之詞子也公殺莊註四家皆言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齊齊人取子糾殺之齊齊人大常與魯盟於既既納糾以爲齊又殺之故書子是罪魯也。則曰開註謂忍心害理不得爲仁忍是殘忍之忍忍心也。變通輔氏忠君謂不顧糾難事仇謂相桓忍心謂心所當務而忍之使不爲害理謂理所當然而佛之使不然而忘君事仇即忍心害理也。變通輔氏問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何也。日始以糾之爲非故無子以明其不當殺終以殺之爲非故稱子以明其不當殺季僖雲日桓桓從不死來子路只責重不死事仇之意即包在忘君中子路認定見危授命一段道理皆仲雖不事仇只當下不死已是忍心害理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管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憲問

三

書院藏本

亡言誰如其仁者又專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日世世子孫無疆管也載在盟牒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爾經其時而回救其災昭舊職也。則曰管仲不怨其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則其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說亦無也。則曰九之爲糾展喜之謂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說也說者不皆直以爲九合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美而爲之說日兵黨之會九除則兵車之會也公殺以來皆爲是說可謂鑿矣。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于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于不死仲之可以不死正以小自見而子糾弟耳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死也。亦未嘗嘗義而功存足爲仲子仲之生而能忍之也。仁之一字以德而論則必心無私而事當訂德之如何也。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則顯子三乃之後誠

遠之。○漢高祖唐太宗宋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甚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豈非仁人之功耶仲之功亦猶是也虞淵雖內仁者天理渾然無一息之不存無一物之不盡皆仲之於德其遠闕者多矣何足語此然使桓公糾合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不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澤及人是亦仁者之功矣仲之有以仁心術之精微言者非大賢以上之安仁不足當之有好事功之顯著言者如仲有仁者之功亦足以爲仁矣子路好勇死非所難而處死爲難故夫子不非仲不死節之義反及仲有及人之仁亦所以曉子路而饒之也○仲子路以管仲爲未仁以其志若事仇也夫子以管仲爲如其仁以其相桓公爲諸侯也子路之疑管仲者在彼夫子之取管仲者在此子路之疑者說其過而忘其功也夫子之取管仲者錄其功而不計其過也蓋其過小其功大也忘其過一節則夫子始置不論其未肯爲解釋也下章亦如此○不以兵車一句最重如其仁誠承他說如其仁不依蔡氏以召忽來比只說爲正○仲子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夫子稱其仁以愛之施言子路所疑是心術聖人所許是事功○國淵雖內九合是桓公之志然彼只知以

子路以召忽律管仲而責其不死乃夫子則獨得其利澤及人之功蓋其佐桓之功自不可沒也如其仁二句正對針未仁句至其當死與不當死則夫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愛桓輔弼子路勇者也故有不死爲未仁子貢知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爲猶可而以其相桓爲已甚而非仁○仲則看來二子亦有意見當時人只爲管仲功高取之萬口雷同而二子獨疑之便見聖門意思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

被髮左衽又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魯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

也衽衿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仲子路子貢之事則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微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而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時楚勢最盛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爲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仲則謂仲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其矣○仲則謂仲子路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乎吾與子弁見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功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夫子稱仲之仁至於被髮左衽則仲之功大矣○仲則謂仲子路疑其未仁正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雖輕在不死而重之又相事竟而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之疑而重許管仲之仁也但管仲之仁未嘗有本領工夫故與聖門之仁不同○仲民到句承匡天下而申言之勿以當時後世平對黃氏曰抄註云

新與佐同長也。愚謂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主謂之伯此據其定位而名也。以魯方與而為天下所歸則王聖稱而為子王。致不稱而諸侯之長自號齊其諸侯則伯登轉而為諸侯有為之稱也。正音為諸字轉為勳字。商周之初諸侯猶未強大故有後易以與周諸侯強大後德齊莫能拒一管仲輔齊魯能以智力總率之使之尊周廢夷其濟世之功亦不少故夫子稱之若孟子之言則又存焉世之常道。爾則前一節稱其功後一節不責其死稱其功以見其仁不責其死以見其無害於仁不可以上節為答又相下節為答不責其死是其相相相孔子所說是就他功說非正答其又相之問也。下節只承上節說非另答箇不能死也。正經答不能死又相之意思全在下節歸結如上文答子路只述其功而不必死之意自在其中矣。管子雖有尊周室之功然其實不能使諸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吾為東周之意正不然。爾則川曰周不尊則無君臣之分此此臣天下之責。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同

聖

書院藏本

諒小信也。經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敬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

先有罪而後有功。輔之宗則不以相掛可也。前漢淮南厲王長

不用義法。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上令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若書王珪傳建成為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甚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薄昭。太子已誅。太宗召為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世民伐兵於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王洸微曰。爾則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宋子問曰。子可也。亦可也。二說曰。前說非是。可也。自免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問孟子。子可以死。可以無死。始見其可死。後無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為不可矣。曰。自是此意。同。程子曰。以釋耶之言。蓋桓公為兄。信乎。曰。有釋耶公殺兄以爭國。其害固在釋耶之前矣。亦未有以知其必殺桓公。孔子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所以救之功。管仲以人義責之。則其功所以不及人者。求可以進取而絕之。也是以重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同

美

書院藏本

其所不屬責者。而獨以其不可恥者稱之。稱之固若與之而其所以為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則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掩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曰然則程子非與。曰彼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曲加意焉。其所以微顯爾爾。建立民彝之意。至深遠。學者當熟考而深求之。未可以申然議也。程子曰。糾或曰。糾公伐齊。糾子糾。糾小白。入於齊。先儒或以子糾為兄。或以小白為兄。何也。曰各有其說。而末可以片言決也。謂子糾為兄者。公殺之。意而孫氏吳氏邦衡劉氏辛老。東萊諸儒宗之。謂小白為兄者。程子之說。而康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氏諸儒謂子糾為兄者。以春秋舊法有子字故也。若經緯理者也。然程子則謂公殺之。糾無子字。而小白為兄。原程子意。不特以公殺無子字。亦以論語孔子贊管仲之仁。之舉。程子之意。但程子於管仲之事。以大義推之。而知其為兄耳。非有所據也。今以春秋所書。糾小白入於齊。與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觀之。則子糾為兄之說。似亦有理。蓋糾小白入於齊。有暴立之辭。齊人只子糾殺之。三傳司有子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問

書

書院藏本

字固不可以公殺前無子午為疑也至程子引薄昭之言以證
 小白之為兄而朱子又疑薄昭之言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
 固在薄昭之前則朱子疑亦不無疑於其間也况朱
 子於集註論王珪後事則曰功過不相掩今以子糾為兄而
 小白殺之正與太宗殺建成相類管仲之事小白正與王珪之
 事太宗相類豈論語特取其功而存其過則正其義如朱子所謂
 功過不相掩者與是以不得不兼取程子孫氏諸儒之說以俟
 知者也或又曰程子不特於論語稱桓公為兄而已正於春秋
 之經稱之也其言曰桓公兄而子糾必死桓公死則桓公當立此
 以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
 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糾則公殺并註四家皆書
 糾糾左氏獨言子糾糾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書
 與魯盟於既納糾糾以爲君又殺之書子糾殺之者齊大夫書
 以大義推測小白之爲兄猶可也以此論知小白之爲兄則益
 疑矣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文公伐齊之書非子糾不
 當有齊而不當齊也於小白書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
 名則小白書齊因其書法而非小白當有齊而書齊也且春秋
 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果于也雖不直書于也非于也雖直書

不齊于也烏有與魯盟於既而特加子字之理蓋春秋傳
 爲程子未成之書非易得成書之比宜其有未定之說亦程子
 所謂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宜辨也爾氏管仲相桓公以下
 答子貢所謂又相之豈若區夫以下答子貢所謂不能死曰糾
 與魯盟於既納糾糾以爲君未成爲君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仲
 與魯則成爲君臣矣區夫之子毛及僕從文公在齊而曰今臣
 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毛僕爲重耳之臣而仲與魯不得
 爲糾之臣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漢晉以下子諸王與其
 臣皆定君臣之分蓋自古相傳如此也又謂桓兄糾弟此亦強
 爲之說○論至於魯則空區天下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
 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固在也遂謂之無異非也
 國之亂也春秋時凡公子在外各求納其傳與其臣僕忠爲之
 奉之出亡何也亡公子在外各求納其傳與其臣僕忠爲之
 謀人亦何也管仲召爲子糾之傅非齊之家相侯之執政大臣
 其義但當事糾召安得責以爲先君故程子其可者定集
 援立惟我所與廢共况地叔牙先奉小白奔莒矣故管召但有
 從亡之義無主謀廢立之責不爲於此時責其非也况謂之傅
 則必先君命之矣豈可遂乎夫子詩管仲之功別有大義若仲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問

天

書院藏本

無此功即罪莫大矣子路子貢之論未嘗非正也○聖人論管
 仲只許其功蓋未嘗一言及於糾白之是非也故程子曰管仲
 不死其功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食生惜死
 雖匹夫匹婦之說亦無也朱子曰仲之忠未必不可出於求生然
 其時義利有可生之理未至於害仁耳又云召忽之功無足稱
 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與仲并
 子仲之生而召忽之死也此三條最分明所謂匹夫匹婦之說
 亦以其後之功較之則此三條最分明所謂匹夫匹婦之說
 不死又過於死也非指當時原不可死死即匹夫匹婦之說也
 論者於此皆未識多欲曲爲不死出脫即程子兄弟之說愚猶
 以爲多此一節然其義正大今人每云爲仲從亡與委費之臣
 不同又云是信公之臣非公之臣故原可不死則尤爲
 客理如此則王珪雖微高祖尚在亦君臣未定高祖命太宗
 爲太子即王珪知有唐而已又何以有罪律之乎○子路子貢
 兩章發得皆實其失節而夫子兩答皆只稱許其功而未嘗出
 不置待後儒發明矣明矣明矣明矣明矣明矣明矣明矣明矣
 言周人之書皆以糾兄相弟則此事未足據以爲斷且非糾長

而無先君之命則皆不當立者何論兄弟哉愚意君臣之分有
 定者有未定者當齊之亂庶孽交爭則桓糾皆非君也輔之者
 既無先君之命意如戰國之爲賓客者耳則管召亦未爲臣也
 既未正其君臣之義故死之徒可云諒不死者未可以背君失
 節之罪加之則其事在不論之列而已矣亦史曰要打到相
 上區夫區婦與相字對其知之與區夫區婦亦史曰要打到相
 子貢之問與子路意同而子貢更重在又相邊夫子答以一
 匡天下而更推判被髮左衽則其相桓桓之大功誠有不可沒
 者故又以區夫區婦之說相形見能成大功者不必再以小
 節深責之也○春秋時若非齊桓魯昭則已變爲戰國
 矣此其功不小要之皆管仲之力故夫子屢有褒焉而不苛
 求其不死此亦輕重之權衡也○諸家論管仲之不死處亦
 各有見今並存之○糾與相皆非嫡長恐
 其建威已立爲大子者有別 見說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僑士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陳氏則不

公則不私。昔春秋書法。國地雖為家臣。俱也。為大夫。皆亦俱也。下。傳。有。曰。百。冠。以。公。服。文。子。亦。為。可以。為。文。句。伏。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見孔何以謂之。○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洪氏其才德足以為大夫。而薦之。同列無嫌焉。成章也。彼錫民爵位。特其達耳。後。聖。補。因。知。人。智。也。忘已。公也。事君。忠也。有是三者。則理順。章成。而然。可。觀。矣。安得不謂之文哉。然文王之文。舉全體而言。此與孔文子之文。取一事而言。實。然。然。今。之。所。謂。諡。法。未。必。果。出。周。公。恐。後。人。因。聖。傳。所。有。而。附。會。之。如。錫。民。爵。位。之。文。直。無。意。義。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為。如。此。是。亦。無。愧。於。文。之。諡。矣。非。指。此。為。文。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憲問 堯 書院藏本

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御。是。說。所以。為。文。之。義。傳。齊。國。因。文。子。卒。其。子。請。諡。以。自。奉。文。子。終。以。其。孫。列。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諡。以。文。初。不。為。然。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諡。耳。新。安。陳。氏。說。者。以。文。子。得。諡。之。故。見。諸。禮。弓。夫。子。聞。其。與。家。臣。同。升。諸。公。是。文。子。為。侯。時。非。身。後。也。○法。錫。民。爵。位。曰。文。蓋。後。人。用。孔。子。之。意。以。為。諡。爾。此。論。過。也。蓋。孔。子。於。其。既。諡。之。後。爾。其。嘗。有。此。為。賢。之。美。事。故。稱。此。一。事。謂。可以。無。愧。於。文。之。諡。爾。豈。可。於。其。人。之。身。存。而。預。諡。其。諡。哉。然。則。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說。言。順。理。而。有。可。觀。也。○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若。侯。之。賢。理。所。當。薦。而。薦。之。是。為。順。理。而。成。章。矣。謂。之。文。子。不。亦。宜。乎。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洪。氏。註。文。子。三。善。總。是。不。出。文。公。聖。理。二。字。不。可。謂。孔。子。以。其。有。是。三。善。而。諡。之。云。云。松。陽。陳。氏。謂。錫。民。爵。位。即。是。知。人。善。任。推。賢。讓。賢。何。等。暗。昧。忘。分。為。貴。何。等。光。明。故。曰。文。順。理。成。章。四。字。須。從。上。節。勸。出。為。貴。為。國。天。理。之。至。公。但。向。居。已。下。者。而。一。旦。與。已。同。列。心。必。有。所。不。甘。而。又。恐。以。人。之。

長形已之短此同升之所以難也然此皆是一片私心則於理必有大拂處文子反足可謂順理矣同升則豈忘分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康子承之曰夫如是夫如是三子有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喪失位也。○洪氏大。概。謂。其。勢。倫。不。敘。紀。綱。不。張。也。此。一。句。如。蓋。子。道。性。善。二。句。一。條。皆。大。約。之。辭。其。中。云。云。最。多。故。道。二。字。○喪。失。位。如。見。發。出。進。之。類。與。亡。國。不。同。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憲問

堯 書院藏本

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洪氏大。概。謂。之。篇。競。強。也。言。其。強。於。用。衛。靈。公。之。無。道。所。用。得。其。才。猶。足。無。喪。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就。能。無。憂。○鄒。氏。因。即。敏。學。好。問。者。曾。問。與。道。者。既。即。以。使。免。於。今。世。者。如。國。幾。矣。賈。之。竊。權。賊。之。皆。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所。長。用。之。使。各。得。以。盡。其。所。長。耳。○鄒。氏。因。子。適。衛。者。亦。蓋。有。奉。奉。之。意。焉。亦。以。衛。靈。公。用。人。或。可。有。為。耳。○洪。氏。因。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於。鄰。國。不。至。於。起。釁。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遠。豆。禘。祫。往。往。肥。腍。神。人。皆。說。尤。繫。屬。人。心。之。本。也。三。者。皆。國。之。大。本。故。得。其。人。亦。可。無。憂。○鄒。氏。因。謂。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幸。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為。法。但。欲。當。其。才。耳。○洪。氏。因。仲。叔。圉。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實。以。德。言。其。才。可用。只。取。其。能。也。○賓。客。二。字。如。何。分。客。似。不。論。賈。賈。尚。能。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者不難哉而軒張氏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作則如其爲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不逮而仁者之旨必切斷安陳氏經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此有爲而言獨引有爲爲之志者必不敢有易之之心不敢有易之之心必不至大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意問

五

書院藏本

言無當矣。註云：不自度其能否，縱自度其能者，亦自不敢易如孔子猶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谷濯此專爲大言者發。重不怍二字與謹言、敏行等意無涉。四書講義爲之也難，只由言之太易，後不得戢耳。然但謂不能其言，是尙有欲爲之心，特因言時好爲苟難，後來不克相副，猶未是大言不慙一種人也。言之不怍者，專是欺世爲人，方其開口時，本無必爲之志，只揀好聽說話，傳着說去，其不量度能否，難易亦由，無必爲之志所成，所以不能謂之大言，而謂之不怍者，其本無此意，而漫以欺人，其羞恥之心已亡也。困勉錄由勇生怍，怍復生勇，三意須相足。○凡人志於爲者，必顧自己造詣力量，時勢事機，決不敢妄發一言，言之不怍，以爲已能，不是輕言苟且，卽是大言欺世之人，爲難卽在，不若時見得非爲之後，方見其難。○註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是逆推其言之前，欲踐其言，豈不難哉？是正前爲之也難句，是預料其言之後，然却是預料，不是到爲之後難。其難詳前史曰：恥躬不逮，恥在言前，此之不怍，正在言時。劉聘候曰：爲之也難，固在末路言之難踐，卽在言時則字語氣甚緊，爲之之字卽不怍之言也。故註云：踐其言，聖人不說他不爲，欲說他難爲，其實爲之也難，只坐無必爲之志而已。

註中無必爲之志五字講得難字最醒卻全在不作二字看出古來寡廉鮮恥之人羞惡之心已喪但知大言可以欺人其初原非志在有爲正不待其後之不能踐言而始知公也 見前記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伋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伋簡公棹公陽生子壬也時從其父奔在魯則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服饋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註卽禪也庚辰就公於鄆州甲午執之孔止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仇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桓欲齊君民之不與者中以當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予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引崔子弑齊君陳成子殺簡公此皆記者之詞如春秋法則名之矣如下文便見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憲問

聖

書院藏本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要子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恆執其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要引沐浴則齋戒矣古者三日沐浴五日齋戒必沐浴故知沐浴之爲齋戒也

公曰告夫三子

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

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君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

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子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

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

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同

聖 書院藏本

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宋子問當是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曰豈公室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三子而以大義諭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致敗遠之義今無成命而反使三子往而告之則其不可不從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况魯之三子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稱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得而成哉夫子以君命之重也不得已而一往焉而實其萬一之或從也三子果以爲不可則復正言之以違從明在彼雖不致必而君臣大倫所係之重雖欲不告而不致已其所以警三子者亦深矣。夫子初告時真欲討陳恆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聖人托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問程子以左氏所記爲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說將不計其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曰程子之意以爲夫子告魯當明義臣之義以見狀雖大惡天下不奪人人得誅之况在鄰國可討不討行而爲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

下之兵以誅之以天下之兵誅天下之賊彼雖衆強奚以爲哉

左氏所記蓋傳聞之謬耳。春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就逮此天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乃曰

而朝殺其君以卜天意也。問程子以爲必告天子胡氏乃曰先發後聞何耶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以此法凡弑君者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後事非一散告與

不告及在乎時義如何使地近天子而可告事未迫達而得命而遂行皆可使也其地之相去也遠其命之行其則或不得

大罪使彼得以指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逃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蓋聖朝氏程子所謂上告天子

者經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厚齋氏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後書陳恆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爲矣。新安陳氏以吾已致仕從大夫之後向激於義不敢不告則正爲君卿大夫者當何如警之在此。沐浴而朝蓋欲盡誠積誠以感君心也。後雖在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同

聖 書院藏本

哀公十四年之春端計在是年之夏使此諸聖人得遂其志則三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不作矣惟此諸之不通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春秋作而亂賊難不得扶植當時之三綱而可以扶植萬世之三綱也。黃氏曰抄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愚謂孔子於義盡矣此事果可先發後聞則夫子亦爲之矣。不待胡氏發其所不及也此言以不必附錄註疏。曰天子一告而萬世之下知陳恆之罪矣。春秋之大義三子爲未竟之陳恆當歸絕筆之後而終此一役春秋夫子之功豈不偉哉。注武曾曰先發後聞之說若此論其理則可胡氏謂仲尼此舉當如此不亦謬乎。黃氏曰抄駁之是也。蓋謂先發後聞指魯非指孔子乃是謂爲之詞因勉錄上胡氏說反謂黃氏論人說妄抑又過矣。聖賢與曰大義凜凜全在兩不嚴上觀前言不敢不告則君之必當討明矣。觀後言不敢不告則三子之必當從其討明矣。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孔子告公曰陳恆弑其君卿大夫春秋之法奈公既不能自專而三子更以爲不可時事可知矣。黃氏說夫三子又復說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無厭感德于載下倘聞嘆息之聲。見龍記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

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閔子問子路勇於義何難不欺。是以陷於欺耳。曰。以使門人爲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問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與近乎欺。如唐人諫議李道衡山謂無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驢山謂是。不可敬然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雖不失於愛君。而其言則欺矣。魏國鄙民僞言不直。謂之欺。言無隱謂之犯。其與犯正相反。○夫子告子路之辭。推其本意。乃是一戒。○犯而面平說之辭。若反覆以觀。則能勿欺而不能犯未免有回互之失。能犯矣而不能勿欺未免有幾。韓之病此又不可不以爲戒也。○閔子問事君以不欺爲本。然不欺其難。惟是不日於快獨上實下功。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卻諫其若勿弄色好貨。皆是欺君。閔氏忠而犯之。所謂有犯無隱欺而

下論

望
書院藏本

犯之是犯上也。范氏古之事君者勿欺也而犯之。今之事君者勿犯也而欺之。蒙引。觀不能殺伐。說。則犯亦乎。路未能盡。謂。獨勿欺。兼所言。所有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始可以言勿欺也。犯專其諱。諱說。犯其顏色以諱。諱此事最難。利害必至於於是。乃有所諱避而不盡其實。以告國。欺也。利害未至於於是。或上於惑。君言之而過其實者。亦欺也。指陰謀此欺其精審。於前果確於後。而盡以道事君之責。回書。竊意勿欺也。六字說做一片。總於犯字中。帶出勿欺做主。不說做兩截。故犯字情狀事。銜自不同。若勿欺外。另有犯法。則犯爲作用。作用欺矣。謂犯字。要是勿欺之犯。方作。事君有犯。無隱犯。非人臣所諱也。但欺而犯。則不可耳。子路勇於義。犯非其所。少正恐犯之中。特其義勇有不盡合禮。竭誠。雖不失受君而不覺其入於欺也。意原重欺一邊。欺字不用。說到奸邪佞臣。立言太過。強爭必勝。中便有欺在。勿欺而犯。兩意說得合一方。是語子路勿欺意。賜勉。勉犯自犯。勿欺自勿欺。不必知作一件。須知不是自私自利爲欺。但於理未恰。好面便行之。硬言之。便是欺。合誠與明方。是勿欺。勿欺說得實。犯止此諱。諱說犯。則山曰。欺非人臣之所可有。犯亦非人臣之所可隱。君臣之間。以義合者。

下論

癸

也。義在相孚。無樂乎其相蒙也。故必勿欺而後可以犯義。貴相成。無取乎其相比也。故必犯而後可以聖。不欺在誠實。按此節。非在勿欺。呂氏所云。嚴禁集註之旨。犯字須從勿欺中說。出但犯字只就諫諍言。勿欺卻兼言行說。蓋諫諍時說得太過。國欺也。若自己好色好貨。卻諫君勿好色好貨。非欺也。或實力於君者。不能盡心竭力。亦無非欺也。范紫登曰。犯字要假無欺來而勿欺。非專爲犯。不是勿欺。要犯字。不是勿欺。可犯而字。要玩。闢明。曰。泛論道理。勿欺。酒犯字。非勿欺。在平日犯在臨時。勿欺。其本犯其用。勿欺。枯竹犯字。不得然。子路性勇。犯顏直諫。非其所難。但恐言之太過。有涉於欺。故欺只在犯上見。勿欺也。而犯之也。字面字相連不斷。語意縮重。勿欺上字。語意曰。勿欺是內外兼盡。可包犯字。但平常對君事。事皆要不欺。到有過當犯亦要犯之。故復轉下句以足之。

有犯無隱申君正則子路不諫伐讎史亦豈得爲能犯者乎
萬字有兩層意一是先外攻也而後犯之一是既勿欺也而
又犯之題意方爲該備時解專重勿欺竟將犯字抹煞則夫
乎而犯之三字不成爲贅說耶呂汪二家專重勿欺似偏至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明季諸文則竟說成勿欺也而不必犯之矣尤與題旨相背此章惟勉齋釋書二先生之論爲最的當○累車勿欺則可故講犯字自宜仍帶勿欺若竟說壞犯字則斷斷不可卽范氏註亦未嘗竟將犯字林倒也然諸解之誤卽由於范氏○勿欺是所以立犯之本犯是所以驗勿欺之實勿欺在平日犯在臨時范氏先勿欺而後犯何原自欺之常時解只因犯非作文因要說法然亦須體貼白文若竟藏去犯字一層則字面字之字如何安放如何理會○比下諫而死夫子則也三仁之內犯字是爲臣第一要事如何可說接得但須勿欺爲之本耳耳也字面字口氣亦如此見龍記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汗下上達
是曉得透徹到那說頭處不特如此說裏行也到這裏下一月
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行箇高明的道理小人就中得

曹氏

舊院藏本

經 175—52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問

兇

書院藏本

上學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一
 音韻日如人入泥中行相似一步深一步便深身陷泥
 不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
 高似一日慶源輔氏為人之學其差只在毫釐間惟欲得
 之於已則不必見知於人機欲見知於人則不必得之於已欲
 得於已者收斂其心欲見知於人者輕浮淺露聖賢此學
 當看者字音同此一箇字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
 心要得之於已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已自
 是了但志在於已則非為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
 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同異孔子之時
 世教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新安陳氏同一學也為己為人
 之問古今之不同如此學者當審其幾於用心之初也陳明欲
 得之於已者不見知於人者欲見知於人者虛譽難降實則與
 矣治雖云古今所學皆同然既有為己為人之分其工夫亦
 自不同所得亦異為己者工夫必深若已無實得決不肯已
 必求到實得然後已為人者外面粉飾以為可以見知於人
 新已矣其工夫必苟且糊塗決不肯為己者之深切已為己者
 工夫深切必有實得而日進於高明為人者工夫苟且糊塗決
 無實得小終於虛聲其為己者工夫深切必有實得而日進於高明為人者工夫苟且糊塗決無實得小終於虛聲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意問

辛

書院藏本

詩清夜思之學竟何所為也可以語矣困勉錄此章是揚名精
 實之分不足成己成物之分為人為己已俱兼成已成物說但其
 所以要成者不同耳徐敬曰為人為己已俱兼成已成物說但其
 人則形骸耳目皆屬之人惟為己已故能克己惟為人故欲失人
 夏官明曰為己為人非學術之異只是於一念之間決之須非
 講論為己為人之心方好李雲雲曰二說知行工夫其間所心
 自別其始由於毫釐之差其終至於天淵之隔夫子本意只就
 用心不同處言之用心既別則知行工夫亦只外面模樣相
 似非真一轍也周禮侯曰須看古今三字所關在教化所係在
 人心夫子於此有世道升降之感不止為學者辨別心術也蓋
 先王之世漸摩陶淑無非實學是以人知為己而聖賢之徒出
 焉世衰道微教化凌夷上以惑時干祿為教下以矜躁無恥為
 心雖有良材美質亦浸淫於其中而不覺
 夫子之語古今未遠已自如此何況後世
 此言古今學皆用心之不同為己者總在於已即致君澤
 民參天化育其學及於人而念仍專於己為人者總在於人
 即讀書識理行功事其力於己而其念總在於人
 聖古今二字又看兩為字即人心之誠偽俗之盛衰江
 蓮伯玉使人於孔子使主學
 蓮伯玉衛大夫名緩孔子居衛嘗注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
 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
 猶未能則其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
 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命者

矣故夫子再言使子以重美之接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
國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
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
信之也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莊子則
卒諫之以非也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玉之德其言雖謙而意我承事情稱也夫欲窮道而未能非篤
於道德者不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而其德之才不
可知矣伯玉之賢者不以伯玉之德者見於外者言而以伯
玉之心克治於內者言且曰欲而未能不獨其言謙抑卑卑而
又深有所得焉蓋其為臣之學有知不及之意可知其德而德者
矣又聞伯玉行年五十五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非是五十歲德
有悟也化者變化之謂言其德化一年勝似十年至於每
六十年而變化未已也○蓋道未幾句意味深長學者當存此
心乃進德之本也伯玉朱德集過乃伯玉事而使者知之聖伯

有思而未慮則其德猶君子其德處矣合聖心之通可謂有德
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本出淮南子而大註皆以馬
莊子之通然之誤○孔子與之生對生乎生之於傳子以理
度之及對曰二字者起只是傷生便見其意之不亦與抗禮
伯玉過有三念慮之通也言謂之差行事之差亦過也故曰
心過口過身過○蓋其德之謙抑便無病益註常若不及正是他
心上自覺未能○人不留心克治便自覺無過了伯玉是精
克治的人始覺得過易滋而惟化只要克治是難的注伯玉
字宜深味若不如此看則欲寡似自想未能似自諱了使乎使
子兼深知君子之心而又善於辭令二意然知心淺重也說
此使本非僅謙也觀玉華為夫子使可見其德之謙抑未
不從從功中見其德之謙抑正欲從中見其德之謙抑此只重
過謙身過心過○伯玉之德在伯玉之德在此記者之所重在此
法德記之

子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艮卦大衆傳辭曰艮山 曾子蓋嘗稱之記
者四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
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易程傳上下皆山故為艮山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
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物各有其所得其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意問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大全

養心體非說也。思為動物易。其所以止其位。不出二字。欲洗發盡。須以位字為主。方能如意。○位字有主。職業者。有主心體者。講職業者。雖易人相。涉卻於理。不肯說入心體。則竟流為不出位。讀大學止至善傳。此理極然。又何內外之分乎。凡理真則自精。不在離事理而求高妙也。○不出位。是思之極處。思出位。則位中之思不盡矣。○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不盡也。當然有理。隨時有義。舍此盡是浮游。謬妄。○不出位。不是欲其自思。思不當出位。則位中之思正。苦研窮。不到何處。思之出位。正為不知位中至善之所在。以用其思耳。以多思少思解出位。非也。至謂思而當亦不可多。粹甚矣。○此是曾子言。此言以立善思之道。已離卻象山講矣。若復糾葛一陽二陰之說。此解易非論語。曾子曰。三下。文字也。困勉錄。此思無邪。深一層。邪者。違理之謂。位者。未嘗違理而。不於時中也。○易言。不獲其身者。言君子見此位。之理。而不見其身也。○必先有居敬窮理之功。方能精明專一。而不出位。故曰。止則靜。而精明不止。則紛擾而難。暗。幽。隱。性。曰。不出位。是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意問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大全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法。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宋子過。猶易。過乎哀。用。其言對。謂行。富。過於其言。如云。就七分而行。十分相似。則其言。謂其言之。過於行。因通必如。集註。釋為兩事。斯得夫子立言之本意。厚。處。因。氏。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得於言也。不。疑。恥。是。恐。行。不。得。故。以。為。恥。故。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恥。則。必。擇。其。所。能。行。者。言。之。雖。能。行。得。猶。留。一。兩。分。不。敢。盡。說。至。所。不。能。行。者。則。絕。不。敢。出。諸。口。矣。故。曰。不。敢。盡。其。行。是。對。恥。其。言。說。謂。言。則。恥。不。敢。盡。而。行。則。過。之。也。傳。氏。謂。如。說。七。分。面。有。十。分。是。此。意。故。曰。欲。有。餘。之。辭。行。必。過。其。言。方。為。有。餘。不。然。豈。能。有。餘。辭。至。聖。人。亦。只。是。盡。道。理。而。已。備。陰。德。其。轉。更。有。力。能。懷。此。恥。言。自。過。較。敏。亦。有。力。欲。過。子。言。行。自。敏。聖。人。特。下。此。二。字。以。慎。其。言。行。比。如。敏。又。進。一。層。陰。探。曰。言。非。可。恥。自。行。之。難。則。常。以。為。此。行。豈。可。過。自。言。不。足。則。若。見。為。過。焉。後。始。知。其。是。益。報。愧。作。意。恐。開。口。便。囁。嚅。而。不。敢。盡。非。既。言。後。始。知。其。是。過。是。勇。猛。奮。發。處。力。行。便。踴。躍。而。欲。有。餘。非。既。行。後。始。知。其。是。過。也。言。易。於。行。恥。則。地。極。之。所。留。者。多。行。易。於。言。過。則。地。極。之。所。遺。者。倍。言。行。須。交。互。對。勘。恥。字。過。字。精。神。乃。出。或。作。恥。其。言。之。過。於。行。則。而。字。口。氣。未。合。亦。與。古。者。言。之。不。出。節。語。氣。犯。複。矣。見。龍。記。

書院藏本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僂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僂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實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僂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僂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朱注凡抑字皆畧反上文之意。逆詐是人是人有不信之意使道那人必不信我先覺則分明是見那人已詐已不信。一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覺度其不信此則不可也。竊意雖是不逆不僂也須能先覺方是智蓋逆詐僂不

書院藏本

物先覺是大在此物來自照小註卻說人不會詐不信而逆使
之看來不是既不會詐不信何消說先覺聖人此語是說非像
度之知乃明照之知耳像度之知有心之知明照之知無心之
知德氏不逆不億爲待物之法非是猶於鱗此智者不惑之事
辨論雖斗文逆億者原欲先覺即先覺亦不得爲賢按此先賢
原是一般但逆億而先覺者出於有心不免顛擾不逆億而先
覺者行所無事更見高明語約抑亦二字是轉語世間不逆不
覺被人欺詐此處會先覺義約不逆詐不億不信語抑亦先覺者
作一句讀妙義如此則者字實落有作一箇人故緊贊曰是
賢乎四書講義程子謂人情各有所蔽大率患自私而用智自
私固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此節
億卽自私用智之病君子之學煥然而大公物來順應乃所謂
先覺之賢也先覺只是理明明即必由學問問人皆可爲有非
聖聖而不可及而後能也而不字與抑亦連有條折卻只一

欲見夫子之德。而己得。固不待言。而不知。德。固。不。能。通。一。身。而。忘。天。下。此。正。聖。人。之。深。疾。耳。○按。云。終。身。論。則。德。生。自。毫。髮。即。疾。同。句。本。意。不。能。定。數。主。知。而。前。節。數。虛。字。則。當。日。神。情。亦。或。爾。爾。非。正。解。亦。足。備。一。說。見。疏。記。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刀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南。軒。派。氏。駁。之。云。馬。不。為。其。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又。謂。德。實。本。於。天。然。才。出。於。氣。德。根。於。理。二。者。雖。不。可。闕。一。然。出。於。氣。者。固。不。若。根。於。理。之。為。粹。也。○變。化。之。理。者。良。馬。之。中。之。驥。雖。人。中。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胡。氏。謂。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踴。躍。也。○驥。之。任。重。致。遠。非。力。不。可。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慈問

空

書院藏本

可。然。有。力。者。不。足。言。必。言。其。調。良。也。故。觀。人。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為。主。也。○新。安。陳。氏。此。章。與。歲。時。章。皆。如。詩。六。義。之。比。以。木。與。馬。比。若。子。非。專。言。木。馬。也。○回。勉。錄。此。借。驥。以。示。學。者。當。識。才。向。德。雖。有。善。質。尤。當。深。求。學。問。以。進。於。聖。賢。之。路。非。徒。喚。醒。皮。相。諸。公。也。○任。武。曾。曰。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云。南。軒。曰。驥。之。得。稱。為。其。德。不。為。其。力。苟。無。其。德。云。云。雙。峯。曰。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云。云。此。三。說。皆。主。驥。自。已。言。之。所。謂。稱。者。乃。驥。之。所以。得。稱。為。驥。耳。經。文。之。正。旨。固。如。是。也。惟。胡。氏。有。云。觀。人。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為。主。此。則。兼。以。觀。人。者。言。之。則。以。稱。字。作。人。之。稱。驥。說。乃。本。文。之。餘。意。也。○李。滄。雲。曰。本。文。說。驥。自。已。言。德。力。兼。備。但。不。稱。其。力。稱。其。德。可。不。混。有。德。而。短。於。才。一。種。在。內。同。聘。候。下。此。章。與。於。相。章。相。似。總。是。勉。人。修。德。意。稱。字。若。作。名。譽。稱。美。者。便。誤。○此。即。驥。以。比。君。子。驥。貴。德。而。不。貴。力。猶。君。子。之。尚。德。而。不。尚。才。稱。者。非。聲。譽。著。聞。之。謂。言。驥。之。所以。取。重。者。在。此。耳。見。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其易為大於其細。○西。書。講。義。美。道。或。人。此。論。是。些。小。弊。病。釋。老。之。學。是。如。此。老。氏。只。講。以。退。為。進。道。盡。齊。物。亦。是。此。意。至。於。釋。氏。則。竟。看。得。父。母。兄。弟。原。與。我。無。異。草。木。一。般。愛。無。差。等。亦。何。異。於。此。耶。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宋。王。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譬。之。乎。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我。亦。以。千。金。與。之。是。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行。不。得。也。○回。勉。錄。道。章。重。報。怨。上。報。德。帶。說。○怨。自。有。當。報。者。不。必。論。到。何。以。報。德。而。後。見。以。德。報。怨。之。不。可。也。然。論。到。何。以。報。德。而。愈。見。以。德。報。怨。之。不。可。也。○紫。雲。曰。若。直。說。不。是。折。也。不。對。故。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慈問

空

書院藏本

將此句反詰之言。亦以德報則等於德。將別於怨。又窮於報。使之自反而得其平意。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視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而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持意曲折。反覆。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如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宋。王。厚。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如。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理。之。正。也。夫。有。德。有。怨。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者。所。當。

五華集詞大全

下論

2008年12月

奎

書院藏本

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疾疢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下學人事則不求之遠而未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賊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也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爲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者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聖門自顏曾以下惟子貢庶幾得聖人多將這般話與他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與錯乎見夫子說便自住了如子欲無言子一以貫之只如此住了不會有默契肯悟觸動他意思處他若有所感契須發露出來如會子聞一貫語便曰唯子貢卻無。問下學而上達言始也下學卒之上達云耳今程子以爲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因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附大形而下者而得大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爲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說得某人低越有意思聖人雖生知未嘗不學如十五志學有事同便是學也。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不是若下學得是未有不能上達者聖門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已至耳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是只就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是只就上達更求吾口也不須揀事到面前便與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亦然今日道事來便與理會這事明日那事來便與理會那事亦事只一理不是揀那大的不要理會其他却不管。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否曰不是全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的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中便要求玄妙則不可。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如何曰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還是兩件事理會得透玄妙只是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

五華集詩大全
下論
意問
登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慈問

棗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惠問

自理會得只是這平易便是人不能及處如李食齋看者似只口是德地不說他人自不可及人既不能知則只有天知者是道理與天相契合也臨錄不憚不尤聖人卻不與已相干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自然上達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者上達此理未到上達只有下學。下學上達雖是二字只有一理若下學得透上達便在道裏。道理都在我旁是上達譬如寫字初習時是下學及寫得熟一紙一張俱合去度是上達。○問下學而上達曰學之至即能上達但看着力不着力十五而志乎學下學也能立則是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能不感則上達矣肩假級達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問不知怨天一段曰如此故天道。○問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孔子自知吾曰固然只是這一箇道理。○所謂天知者只是他理一般而已。○周新張氏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知其天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理故其自言如此。○謝廣民察通榮厚天也用舍于奪人也常人之情置事於後近索理於非足以及惑人之耳目而以爲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經窮通榮辱用舍于年皆理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憂。

五華集訂大卷

下論 意問

宅

書院藏本

人之有入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舍人事而求之哉世所以
是則治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人事之與之無間所以
人下知而入知也應得此理已與天理只是一理在已者說
則天人無有不應者聖人與理爲一理所以無尤無偏無倚
問何謂下達則知曰下達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下下學工
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也吾儒有一分學則下一分
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從此理得一分學則一分障
去心裏便見得三分道理從此理得三分學則三分障去心裏
明達淨潔便是上達境界仁山金氏此章兩知字相應但二
天字似不同上文方言言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下文又說知我者
其天乎豈前是未定之天後是已定之天豈前是氣化之天後
是義理之天而義理感通之妙終有轉移氣化之理與及細玩
集註中卻只以理推曰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
而天獨知之之妙蓋聖人只自以理知之王文憲云於事上見
得理便是上達天理與我無異於是天知可傳朱氏不怨不
尤爲聖人自道之辭則可若以此論聖人則不可蓋不怨不尤
不足以言聖人故也充實又問於孟子是孟子嘗以此教人而
亦以此自居矣中庸又以歸之素位而行之君子其所謂君子

五華集訂大卷

下論 意問

宅

書院藏本

心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
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真說得此理可平八穩後人講學其弊總
不出此不是下學上達便是上達便是上達便是上達便是上達
中豈聖學乎則下達下學對應性言然今人開口舉念便涉怨
尤如何能不學之教事橫言必先無求安飽素位而行必先
不願乎外也○下學是事初問非無天理也但只見人事上達
是理後來非無人事也但只見天理所謂理在事出理
外理會得達只是一件理初曰下達不怨不尤始求仲曰
不怨不尤是學問得力處惟不怨不尤所以學所以達若將
二句撇開有何意味降安候曰不怨不尤無求知之心也下學
上達無致知之道也於世無名利之食於身無隱怪之行然乎
中庸無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然天理固如是是以天必知之
而人莫或知之者天人理一而分殊形氣所隔難與天通故也
武曹曰按鄧定宇云子貢平日求知於外不曾從心體上用功
莫我知之數欲使求之已所獨知之妙也不怨不尤正是心體
無累自家有一段獨見其妙處夫子意謂我不曾從人耳目所
見處討知只從心體上打得空淨無累每每於下學處便有上
達之妙上達正是心中妙悟處知我其天猶云與天默契云耳

始有所得而後可爲上達耶。朱子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分明亦用程子格物之說。與蒙引同。朱子又謂道理都在我時。是上達。譬如寫字。初習時是下學。及寫得熟。一點一畫都合。法度是上達。然則必寫得熟後。爲上達也。必道理俱在我時。方爲上達。而非偶有一得之道理。便爲上達也。存疑之說。過矣。且必如蒙引主積累說。則上達時。候去下學。遠方說得。循序漸進四字。親切。若如存疑主逐事。各有上達說。則上達即在。下學之時。雖於循序二字。亦說得去。卻是零碎。微去。全不見得漸進之妙矣。況主積累說。則下學。乃是隨事精察。力行。日有所得。上達則是左右逢源。一以貫之。不惟上達說得精微。而下學亦說得廣闊。方是聖人分上事。若謂爲逐事各有上達。即常人豈無一事一事之有得。則常人皆得。與於上達矣。恐與聖人分上離得遠了。此雖聖人自謙。然亦須於庸近之中。見其精微。方是聖人謙辭。故存疑之說。愚不敢以爲然也。○朱子云。下學是只恁地去做。上達是後自理會得。這箇不覺不曉。如水之無石。木之無風。只貼地貼地。在這裏宜其人不能知。若似其他人。揀肩揀膝。恁地叫喚。去。做時人卻便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則禮註有罪。既殺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侯氏市朝不遇。連言之。左傳晉殺三卿。尸諸朝。殺董安子。尸諸市。嚴者。在市也。斷安陳氏。惡讓讓也。或志疑心也。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則禮註有罪。既殺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侯氏市朝不遇。連言之。左傳晉殺三卿。尸諸朝。殺董安子。尸諸市。嚴者。在市也。斷安陳氏。惡讓讓也。或志疑心也。

謝氏曰。雖寮之惡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陳氏。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猶子服氏。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爲景伯說。如曰有命。何須說命。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則得聖人使不消言命。○問。或以命爲大理。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爲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而與厚薄之變。惟所遇而莫逃。此章以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爲言。以天理言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

書院藏本

去亂國適治邦。

普賢藏本

其人以貧之則慙矣德源補氏凡書所載有當深索者不深索之則失之畧有不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
之鑒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所謂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
切此孔子憂世之意味其語意有天地間賢人隱之傷後世
子之出處視乎世道之盛衰世道之盛衰驗於君子之出處何
尼爾曰作是起而隱去非處士也須從出仕說到隱去上作字

之者與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憲問

主

書院藏本

故云然然則孔子之學則自處於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中庸所謂氏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爲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圖書釋地地志之書宋人漸多傳會不似唐所以朱子註四書傳詩每僅云邑名地名不詳其所在卽有庫已云今遼州鼻亭又云未知是否蓋其慎也然亦畢竟屬討便宜其實地有繫然指實有助於經學不小者子路宿於石門是也或曰石門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卽此非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以南第二門名石門按論語子路宿於石門註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因悟孔子微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南抵城而門北開已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與向門入掌啓門者訝其太賤曰女何從來乎若城門旣大啓後往來如織焉得盡執入而問之此可想見一白孔氏言自孔氏處來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野爲孔某然可想見二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真分明是孔子正統皇皇歷聘於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之上不必作是語此可想見三德從魯郭門三字悟出情嚴謹謂地理不有助於經學與國無涉新開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者亦是後面乎

知其不可而爲長門一語竟能道出夫子心事惜其題各不同耳然其見解較之沮溺丈人輩自誦一語見龍記

子擊磬於衛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磬樂器荷擔也簣草器也此荷簣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

忘天下此人附其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之心不忘天下日他那人然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耳

五華集討大全

下
諸
憲
問

毒

書院藏本

然。理。不。覺。流。露。此。是。誠。則。必。形。道。理。聞。聲。知。其。心。可。知。其。向。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亡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
辨反

音以揭起翻反

硤礫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屬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

衡風馳有苦葉之詩也議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

之宜白雲許氏以衣涉水曰履去衣也履衣涉水曰揭揭提起也古人不裸體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不

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衷夫而過說謊當時若有贊楚狂一流人亦非無心游世者也但其分量未得到得無治亂地位故失意

長往而不返耳。驟聞琵琶。不覺打動熱腸。忽然嘆曰。有心黃泉。轉一念。又曰。孽哉。始之。求叩夫子之心也。既之。結制真身。要。

心也。國語云：「牙驕其謀之不逮，經經是病，其守之木堅莫變。」下正諷其鄙而理不盡，引詩言非自貶，蓋欲明其志也。

定理理說只專確不移便是斷處以其所見之淺也
經注訓石聲正是從聲內想見其專確之意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司天地視天下猶一家
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問荷簣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

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蓋聖人果於忘世
難之有。若聖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
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簣所能與哉。雙峯饒氏聖人
之道。有出有處。便如天地有陰有陽。荷簣之徒。見得一邊。遺了
一邊。所以只知獨善。而果於忘世。矣。新安陳氏聖人之心。不能
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
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忘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
人隱之時。而息也。聖人不能忘世之心。荷簣初聞其若。聖而如
之。然觀其既而以下之言。則非深如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意問

書院藏本

忘世之人。豈能深知聖人所以不能忘世之心哉。饒氏
果哉是嘆荷簣末之難言。這箇何難。但我不肯爲耳。

荷簣既如夫子有心。而又謙之爲難。則相知而仍不相知也。
故夫子開而嘆之。荷簣丈人。若有得果以忘世爲極難之
事。殊不知荷簣皇皇。必欲易天下之無道。爲有道。而不復計
人之知與不知。乃爲難耳。後深各適其宜。惟夫子之時。中能
分。而荷簣乃反引此以相詰哉。鄙哉句翼註作兩
層分講。自明荷簣御作一串說。亦似有理。見龍記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宋王開諒陰

云恭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家宰胡氏釋之曰。信
能然。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說。而爲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謂
作諒陰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實稱素冠喪服四
制。諒陰三年鄭註云。諒古作梁。梁謂之梁闇。讀如親親之梁。闇
謂廬也。會稽顧氏之說。顧氏謂在相。鄭氏謂在相。所謂梁闇是
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按諒陰之義。先人得喪

先師晚年面
命者如此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
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
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

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禀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
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雙峯饒氏問以聽於冢宰則禍亂
如伊周霍召則可。不幸如莽操之奸。豈不大可憂耶。曰。使君
明而冢宰有莽操之奸。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則君
已以聽於冢宰。而冢宰有莽操之奸。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
則君雖不言亦無失政矣。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意問

書院藏本

張疑三年必不能以無言故夫子引古制以明之
君薨三句正是三年可以不言之故也。見龍記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禮運。故民易使也。上好禮則品節詳明
而誠意退避。故觀於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
變。然其間禮何以使之達。曰。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
之。聖人則兵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民之志定。民之
力可使也。聖人則兵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民之志定。民之
知上下之分。而樂於從命。不以勢力強之也。蒙引。上好禮則品節詳明
言禮達分定字。在上好禮之下。要依答樊遲章就上人本身
說。不可依饒氏官府之政。學校之教。說然其達於下而分有定
則民易使矣。亦不必依補氏謂上好禮則品節詳明而誠意退
避。故觀於下亦皆安已之分云云。如此則禮達分定意思又
不見了。上好禮則自其身之動靜。以至事爲之設施。無一步
離了禮。如此則禮行於上。行於上則達於下。達於下則上好禮只是辨
各安其分矣。附錄此處字若作辨上下之禮則上好禮只是辨

上下之分於感化德全無固不能改民易使若作一身動靜以
至事爲設施之禮則禮達分定民易使重不羽白依愚見禮不
過是日用常行之禮先儒謂天理之於文人事之於禮也是其
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則子之當事父此禮也弟之當事兄此
禮也臣之當事君下之當事上此禮也上好禮必是自身去
行這禮既是爲觀感之地又立條教去率人見無於父兄君
上者則痛惡之見有禮於父兄君上者則崇獎之必如此方是
好禮若然則禮教風行達於四境民皆知子當事父弟當事兄
臣當事君下當事上而各分定矣由是而使民以有事其禮不
樂從故曰四易使也如此看則見分曉兩書講義好禮民自
易使若謂以禮使民則民將生心矣又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
志只是尊卑等威事分則民便知尊若親上之誼故易使耳
謂以禮使民者因非謂上好禮而民感動易使者亦非蓋天高
地卑萬物散殊凡一物一動一靜莫不有禮也惟上能好之
則下事之敬制物物辨其等分然當心樂此不愛而禮則
大明達於上下民之易使因其宜也重犯好字方得要緊不然
則誠感之威嚴公孫之尊大皆得稱其聲矣說矣臣武書曰
上好禮正須從躬行此禮說出好字方爲有本若只在事物上

五達纂訂大全 下論 意問 書院藏本

此章好禮內包得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意在內蒙存範
民俱說得偏了必如武書說禮字好禮字俱兼兩意乃爲完
備勝候又添由上及下一層
更該括無遺矣 見龍記
子路問君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
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冉以其充憤之

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
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即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
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
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己足則非所以
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爲恭而天下平惟上
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塔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張居
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是出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
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
修己以敬則其亦皆了○問修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
敬而已須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也○修

五達纂訂大全 下論 意問 書院藏本

已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諸此子
路不覺其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修己以敬
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爲無不自然各當其
理是以其治之所及皆群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
修己以敬之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耳○問然則夫子之
言豈其累無大小遠近之懸乎曰修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
近而統諸毫末安人安百姓則因于路之問而以功效之及物
者言也然曰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
極而安人之盡也雖若有大小遠近之懸然皆不離於修己之
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上下
於於恭敬意即是止必大有以盛養而興起之信是實理順是
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言能恭敬則體信達順是
應明處知皆由是出者蓋恭敬自然心便開明○體信是實
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
是忠無私毫之偏達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應明處知皆由
是出是自誠而明意思○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曉不明只
緣身心不修德性不學字敬則虛靜自然通達器變問修己三
曰須看教以直內氣象教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些

為聯句。七字不可連下。國語。東侯。非故意慢夫子。只放於禮法之外耳。昔人云。禮豈為執事設。讀即此意。

此見聖人待故人之厚。故其之而復見杖擊之。總不忍遽加棄絕耳。見龍記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記禮弓。曾子疾。童子隅坐而執。馬又王制。父之齒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意問

全

書院藏本

觀其少之序習。揖讓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欲速成者是。越去許多節次。要至。這無是理也。爾軒。獨因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與等之意。無自卑之心。自能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爾。獨因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為人。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連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義也。爾。獨因禮。其求益則。沒長而不知欲速。則愈速。而無序。聖門之教。雖以敏行爲先。而又以嚴等爲戒。聖學。胡氏原壤老而爲。賤是。從幼不遜。弟來。今童子得以。騷擾其氣。而問習於禮。則庶可免於原壤之笑也。新安陳氏居位是不循。閑坐之禮。並行是不循。隨行之禮。其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童子者。非學問有成也。只據他成人之禮。自居。故曰欲速成。通章以禮字爲主。童子不循禮。故夫子欲使之習禮。禮內有抑其虛僞。反其德性。意不徒以儀文爲重。爾。獨因禮。若童子求益。亦必從禮上。做。况非求益。尤不可不使之知。爾。夫子

不直說破其居位並行。但使之將命。則庶幾觀感。觸悟。潛引。然後忘其故習。可想聖人教法之妙。言外補出。抑而教之意。爾。獨因居位並行。當此講。固不是。居聖人之位。與聖人並行。亦不限定與聖門諸賢一般。行事總之不循禮。節到處皆然。求速成。則必有躐等妄爲之弊。其不循禮。可知。至以使之傳命。正以抑之。非以寵之也。見龍記

嘉興徐起元流奇校字

武進呂春澤如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意問

全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論語大全卷之十五

廣寧張允隨時齊鑒定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勿軒熊氏此篇多記出處前三章文公疑為在陳一時之清餘亦多記夫子言行與門人問答辭之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衛靈

書院藏本

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兵陳於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蘧賈仰觀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衛侯問公問陳而夫子遂行何也曰為國以禮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曰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辭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心然之意也使靈公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謂哉爾衛侯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而陳之事宜在所以先俎豆之事若若不急矣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天敘天秩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與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與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難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為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有志於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雖衛侯氏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各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

之會則以兵加葉人而齊侯懼費人之眾則命壽士以伐之而費又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然後以俎豆之事啓之則夫子之學華於衛亦可知矣亦史曰祭祀不止俎豆禮亦不止祭祀俎豆之事事字該得廣十倫備焉五帝具焉靈公一生錯處俱在禮教上語俎豆即正名意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與從去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宋子問孔子想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曰死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為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兵間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

胡氏曰濫益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

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慮慮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衛靈

書院藏本

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宋子問困窮有窮恐一時答問之辭未逮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有窮時不如小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南軒張氏子路之慍以為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於不愛命乎夫子答之之意以為命之不齊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失其守也 衛侯問陳而夫子遂行何也曰為國以禮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曰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辭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心然之意也使靈公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謂哉爾衛侯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而陳之事宜在所以先俎豆之事若若不急矣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天敘天秩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與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與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難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為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有志於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雖衛侯氏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各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

並行而不相悖也。存疑君子亦有窮乎。以常理言之。子曰君子
而窮以天命言也。又曰小人窮斯濫者。以義處命也。其語借小
人以見君子不濫意。此不重困勉。勉上節是行。之決下節是困
之安。惟其能安於困。故能決於行。宜相承說。張有夫曰。小人有
多少分數。濫之一字。亦有多少分數。濫者。登曰。僅非為絕。極為
道窮者。厄而未通。非貧窮也。至困窮。只作困有窮時
方見。聖人隨遇而安。無所計較之意。若作困
守其窮。只得賢人身分。不但語氣不相應也。
上截見聖人當去就之際。而直行其志。下截見聖人處困厄
之時。而不改其常。禮讓可以為國。而兵凶。戰危。又仁人所
不忍言也。但知問陳。而不知問困。此夫子所以決然而行
也。○素志難行。乎患難。所謂居易以俟命也。君子固窮。句正
見其無入不自
得處。見龍記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女音汝。識音志。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衛靈

三

書院藏本

所本指為孫之一本也。也。像別多學多聞多見。也能識是所聞
所以又都記得也。蓋子曰。學惟從博然後到約。不是起初就
不要多。故云女以予為多學而識。語須有斟酌。○指野處全
在女以予為四字上。正所謂現身說法。李觀侯曰。多學而識者
問見擇善。好古敏求。是也。一以貫之者。性與天道是也。謂博侯
曰。論道理則由一而多。論學則則由多而一。在聖人則一以貫
多在學者則以多得一。○子貢是學夫子者。恐其以已多學而
不求其本。故有此問。予字一章。眼目後面然字。非與非也。俱在
夫子身上。請不
是泛論道理。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與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
知言也。○行而將有所得。子貢亦知而將有得。亦字是從
會子說來。論安樂。因於能見其將有得。則曰。然則誠然
非則誠非。非胸中並無所上。勿信忽疑也。能指老實以為然。

不知其非。今此。其非。便不得復據以為然。然字。衛口直出
非字。亦難。即。接。出。註。中。方。字。忽。字。正。見。其。信。疑。於。出。非。有。二。候
。○。幾。然。忽。非。見。地。全。法。在。非。字。上。去。忽。字
。雖。未。脫。而。已。漸。離。也。此。正。將。有。所。得。處。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
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
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
之德。翰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
之於會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會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
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會子之唯也。二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衛靈

四

書院藏本

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
他人不與焉。則。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可。見。矣。朱。子。聖
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人。之。所。以。為。聖。卻。不。在。博。學。多。識。而
在一以貫之。今。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
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
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曾。子。領。會。大。子。一。貫。之
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而。流。下。來。子。貢。是。從。下。而。推。上。去。
問。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曰。天。只。一。氣。流。行。萬。物
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裁。割。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
原。裏。出。現。自。然。明。德。自。然。應。色。自。然。照。耀。自。然。是。在。父。子。則。為
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
便。貫。將。去。○。問。謝。氏。解。此。章。未。舉。中。庸。引。詩。話。只。是。贊。其。理。之
妙。耳。曰。固。是。到。此。則。無。可。說。了。然。須。是。去。酒。添。只。是。說。過。也。不
濟。事。多。學。而。識。之。不。可。謂。不。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同。有
當。多。學。而。識。之。者。又。自。有。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
到。一。貫。則。不。可。說。矣。○。問。此。章。之。說。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云。

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亦有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亦博矣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然無不通也聖人以此告之使知所謂眾理者本一理也以此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是而無不通矣○問語子貢一貫之理謂五帝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難臻不可名狀可謂萬而不同矣然一體該乎萬有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可觀之則固一矣即其用而驗之則其本行乎事物之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為妙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會子之外獨告子貢則其不職等而施者抑可見矣曰此說亦善○問子貢之聞是言也將何所致力而能一以貫之耶曰子貢之學至是其於眾理之萬殊者固已深知而洞曉矣所欠者猶未知萬之為一耳故夫子

每有以抑之無非使之反求其本者子貢至此則真憤力久亦將有得矣故夫子先設為疑詞以發之使其言以觀其志然後告之○問語子貢以知言曰既是一貫與會子同朱子謂告子貢以行言告子貢以知言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言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猶自領會不去以思而明一貫豈得是行以知言而明一貫豈得是知一貫固不可分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半端○聖人點化於參乎章引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以天字釋一字此章引語氏曰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離之也亦以天字釋一字蓋天之於萬物是一氣之貫聖人之於萬事是一理之貫但彼之所謂貫者曰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以行言此由博學而識之說來是以知言死會子之為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陳氏以此以中庸語證乃形容天理自然流行之妙無雕刻之迹所以結前意耳○陳氏會子陽子之說亦未始如陽人有何謂之問則子貢蓋亦默會於言下矣○新劉氏謂會子不謂子天表之敬學問之進無如子貢觀其問性與天道及至深微處章章稱孔子處足以見矣○陳氏

處乎接物之聞有以處其所當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
能有以通也故其聞一則止能知二非以能而言則亦不能以
屢中而其中者亦多矣聖人以此告之云云愚謂有以處其
所當學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通等語說得但知多學而
不能一貫之病最為親切不可不察一字貼在天命人性上說
即是太德教化即是天下大本須臾會第四篇一章語錄耶一
字力不勝矣後儒長曰學之不能歸於至是者非理之難窮者
心之不得耳心得則理無不主乎一以貫其所學斯見天下
無性外之物而後可以會諸心而不疑諸之不能保其所有者
非理之易忘吾心之不在耳心在則理無不存矣夫一以貫其
所以貫之言非於學識之外別授一簡易之方實於學識之中
通之要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九

書院藏本

之。下。子。貢。其。有。惜。夫。乃。始。明。示。以。一。貫。之。旨。○。子。貢。貼。知
通。說。曾。子。貼。行。過。此。一。語。混。雜。便。非。○。首。末。兩。字。字。緊。相。呼
應。○。多。學。而。識。一。貫。之。所。見。如。是。以。爲。者。與。四。字。是。提。醒
他。口。氣。思。白。所。謂。不。可。以。可。者。是。也。○。學。識。不。可。抹。倒。亦
不。可。帶。看。謂。一。貫。後。即。不。必。從。事。於。學。識。之。惟。非。也。謂。問
一。貫。後。仍。與。從。前。學。識。之。境。升。無。異。亦。非。也。○。與。前。章。同。要
分。知。行。然。是。箇。一。貫。初。無。二。理。但。此。章。須。見。盡。須
緊。對。學。識。講。耳。唐。長。說。得。最。親。切。見。盡。須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

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
爲愼見發也。○宋子問知德者鮮之說曰諸說惟范氏近之而其
其德而以食不知味爲說若是則曰知道可矣何知德之云乎
既曰德則乃已知所得也豈有已既得之而反不知者哉南軒

張氏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
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履無窮氏聖門之學不以徒知爲要
在實有請已覺解蔡氏夫子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之說謂
義理有得於已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以得其
體見之哉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
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宮講論之素此其所以爲聖
人也與雙峯錢氏夫子不知知道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
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盡我
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爲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
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
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已所以纔絕
糧便覺見憂憂則其味不鮮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
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則
之知非真知也夫知得此章又嘗以知德鮮俱數子路以沉潛
上章既而以君子固窮此章又嘗以知德鮮俱數子路以沉潛
之功也而此章又嘗以知德鮮俱數子路以沉潛之功也而此
之通悟雖微也夫見解未周焉之知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十

書院藏本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扶音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
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
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宋子問恭
之容以書考之舜之爲治朝服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典誅四凶
非無事也此自無爲而治何耶曰即書考之則舜所以爲治之
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位則考之所謂不爲
命九官十五徵而己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樸樸然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膏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仁山金氏辟謂前聖者以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鞭辟約人使歸向一邊也此致知之鞭辟。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近裏著己者。此力行之鞭辟倚於衡。近裏著己者也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御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朱子論辟近裏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主

海防藏本

碎如堅壁一般一發作難約是要藥者向裏去令人皆就外面做工夫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向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道裏裏已○天地同體處是義理精英齊湊是私意人欲之未清滅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湊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湊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己復禮爲仁已是查湊復禮便是天地同體如管子不忠不信不習沫離間言吾斯未能信皆有些查湊處只贊美者見得近處那查湊便都化爲若大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卽此是學只爭做得徹與不徹耳○問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與行不可偏廢程子謂隨人姿質各用其力而共至於力知與行不可偏廢程子謂隨人姿質各用其力而共至於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俱於知者未知何如曰切問忠信只是引切已底意思非以爲致知力行之分也贊美者因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特養而所知愈明耳

雙峯饒氏書紳見他佩服之切子決到晚年儘切實如言性德不弘之類可見蜀安陳氏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明氏明得敬主心內外交致其力常常操守以涵養之然後可使私意消釋程子此條專爲學者言不主於作把也贊引千銀青諸辨者

蓋以受教之時此心固在問教之後怠心或生故特以孔子上
文所告盡書諸紳則身是在是紳亦在是紳在是則忠信篤敬亦
在是矣然此在領會則不用書紳亦可見了張之爲有志者登
於實心見於實事也爾諸紳美者明得盡言於博學篤志切問
近思忠信篤敬這等工夫一時俱盡到也明盡是行了不但知
而已明得盡這工夫極大故曰查滓便渾化查滓痕迹也知行
勉強未到自然地位皆是查滓到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則查滓
渾化矣故曰與天地同體問勉勉註查滓渾化小註以克己言
存疑以不思不勉言兩說當兼○程註其大惟莊敬以持養之
此句正是此章主意程子雖專爲學者言不主於釋經然未嘗
不可以釋經也○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即所謂主敬行思境
道也西門來曰雖未至於參前倚衡而亦可見其存心求誠之
大節提出忠信篤敬見能行者如此不能行者如彼三條見
行非可伴致而忠信篤敬亦非可廢取必須實下工夫兩則
字要著眼見立既如此在與又如此無地而不然無時而不
然亦無念而不然也兩見字是常日在之也大學所謂顧諟
天之明命是也夫然後三字厥行之不易此是敬始敬終乃
力言行之前所行之後書行之時總無一息可間斷處○書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六

普陽集本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餘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
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家語周魯篇衛遺
用。滿子殺不肖反佐之史魚驟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
在衛朝不能送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
禮吾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往而問之
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
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
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也哉其君也可不謂直
乎新安陳氏舉此一事可見其餘冀直在衛檄上看義言行
說寫五玉曰史魚生未嘗遇有道何由見其如矢上句從想

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限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程子問殺身成仁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曰但看生與死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死處何如曰聖人只將一箇處是宋子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愛其良心之所安而已

○仁是吾心之正理求之生害仁雖以無道得生卻是挾殺吾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卻得此理完全也○求生如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成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全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的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或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就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衛靈

九

書院藏本

要成這仁卻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問此章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於德矣顧此理而不達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大哉得而仁之哉其謂殺身成仁而不曰義何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謂彼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所以所愛者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問死生是大關節要之仁大卻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之際應義不義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尋常也○然南軒張氏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曾子所以得正而斃正此義也志士志於仁者與仁人深雖有間然是則同也○慶源輔氏志士於此二者勉之者也仁人於此二者安之者也心與理一理當死而生則喘於大理忍於吾心而傷於吾仁矣心之德即所謂仁也理當死而死則吾之心順而無傷吾之仁亦全而無闕矣○慶源輔氏志士

人與仁為一仁為我有矣志士與仁為二但有志於為仁仁者自然無求於生志士有殺身成仁志士亦能勉而為之此于是仁人讓讓張邈是志士潘室陳氏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論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可悔憾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譽耶初氏當死而死於理為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汪氏程子因夫子之言更推實見二字謂必先能真實見得死便是不死便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就簡是若不實真實見得死便是不死便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就簡所以言此之意以曉人也○新安陳氏志士志於仁而勉行不及仁人之安行然不以生死動心而將此仁則一也○志士仁人能得實理於心方能自實見得是與非方能殺身成仁成仁就箇是不求生害仁成仁成仁非也○問殺身成仁與舍身成仁何別曰仁義一理耳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即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處言故曰取義其成仁一箇是則一面已所以程子謂實見得生不重於義可取義其成仁一箇是則一面已仁者也仁人安仁者也○兩以字不要為用力字解○殺身以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衛靈

辛

書院藏本

成仁者非不得其死也求生以害仁亦非考終命○志士仁人不重分優劣困勉從志士亦能看得明處得決但未能出之自然耳○志士只作利仁看不必如大至鄭氏說到不免於死殺身成仁是有殺身亦非取必於殺也但無求生之心則殺身不殺身俱是仁如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則貪生忘死亦不足以言仁也○薛亦史曰無求生則雖生亦仁有殺身非取必於殺也○武曹曰朱子駁南軒此條云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正非為恐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非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矣初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為之也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爲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重輕而後為之也○歐使真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慈實自盡之意矣○大宰全所以生等說自他人旁觀者言之以為我能如此則可若挾是心以為善則已不安則况自言之豈不益可笑乎○呂覽所載直躬證父一事而載取名事正類此耳○愚謂朱子所駁辨折入微乃大全襲用輯釋改襲之本止採其心中打不過三四語其餘盡行刪削而反取南軒

此條可謂全不知折衷矣。又南軒此條云以成仁則殺身而
不避似亦有語病朱子云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爲成仁
而殺身便是利心而南軒所云恐正犯朱子所云南軒解此
節又有云是果何故哉亦曰理之所合全吾性而已朱子賦之
云欲全吾性而後殺身便是有爲而爲之蓋所謂欲全吾性而
後殺身即以成仁則殺身不避之說也即恐虧其所以生者而
爲而爲而出於計較之私也

此專就事變倉猝禍福存亡決於斯須處看出仁者本領來
有無二字說得極其斬截見志士仁人雖有安危之不同而
其能全乎仁則一也 見龍記

子貢問爲仁子曰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
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賈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主 書院藏本

欲其有所嚴憚切礎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
仁也故夫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家遷孔子曰吾死之後則
仁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也曰益賜也曰損曾子
何謂也子曰久不聞其與之化矣丹之所謂藏者赤漆之
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朱子大夫必事其賢
者上必娶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己未
能克己欲復禮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爲有益。事賢友
仁也是入德之方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爲親切賢只統言友徑
指仁上說。欲爲仁而先親仁賢猶工欲善事而先利其器欲
其取諸仁賢以成其德也語錄王介甫云事衰世之大夫友薄
俗之士聽淫樂視惡禮雖然不惑於先王之道難矣哉此言甚
精只是把做文章做不實反已求之邪說大夫尊故言事士卑
故言交遊蓋黃氏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
脩身者也慶源補氏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
心友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所以爲仁者力矣

正此專發明爲字問意重在此字故夫子答之只從此字發
明其意也管氏此見爲仁之必資乎勝已意新安陳氏嚴憚指事
大夫之賢切礎指友士之仁之資助也蒙引凡問仁者要其成
也若問爲仁則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直解事賢則其言
聽風采以消吾之驕吝考其德行政事以勸吾之進修友仁則
德業相勸以日遷天理過失相規以日去私欲而書講義上器
字對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緊連場所步非大夫
士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進之。如何是仁如何是爲仁如
何是事友之爲仁須各各分明不混乃知事友之所以爲仁爲
仁之至於仁原是一串事也只要先認得箇仁字下而便七穿
八洞。有嚴憚切礎之意便是心存心存便是爲仁。子貢非
不能事友者也正謂其才情作用有半籠宇宙之概則自尊貴
而悅不若己最是爲仁之資故夫子以此樂之。嚴憚切礎是
收攝此心不走作事友與爲仁爲仁與仁字有層大無內外也
周融齋吳因之云友不如己只管看得自己大別人小究竟惟
有愈趨愈下而已惟與仁賢相結納不覺羞漸降降降勇往
此全是俗德聖賢發吾心意思非借其夾輔之謂思謂亦須
兼說方備。大全補氏陳氏皆以註嚴憚貼大夫切礎貼士須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主 書院藏本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朱子顏子之
仁一問爲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爲邦之事蒙引凡問
有天然然後可以謂王道顏子天德已具故問爲邦但告以四
代之禮樂使無三王之德而但襲三代之禮必不可以復致雍
熙之治無虞舜之德而但川九韶之舞必不可以復致鳳凰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書院藏本

是夏正然考之經傳多不合故斷以雙峯之說為正至陽明曰
春秋書春王正月世儒以天子行夏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
取諸行事之實也仲尼有德無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
自已出矣其得為從周乎曰子之謂周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
曰吾處春秋之交也夫商而改月則伊尹謂必不書曰元祀十有
二月泰而改時則中記必不書曰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
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
與時也又何疑焉曰如此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
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
黃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
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
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武周公之所繫武王周公其論
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始者比之建子為
尤切而非謂其為不可也豈樂三正三正之用在乎夏時而
已然矣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月與時則固夏時矣夫子又何以
行夏之時乎仇適杜曰商周改月之說先儒議論不同朱子
年亦不主初見門人蔡氏作書傳是氏解春秋皆主不改月之
說元儒黃東發程時叔宗之宋濂漢著辨言之甚詳惟杜元凱

註左傳直主改時改月之說明當王陽明漢甘泉者主之愚嘗
質之於劉夫子謂此氏之說不易蓋主改時改月之說則以長
曆推算春秋日食時日相合者必十之九若主時月俱不改之
說則推算竟無一合矣此非可以空言辨擊者至胡文定公夏
時統周月之說上經聖人損改周制備千世矣又何以正天下
之僭竊耶尤不足據汪武曹曰孟子集註皆主改月之說張氏
春王正月考謂為朱子定論其說附見梁惠王篇○梁引謂令
之善者三陽開泰協風乃至景候皆善也存疑謂天氣至是方發
生故曰令善天道流行發育萬物猶王者之政令此二說皆與
儒氏不同愚謂儒說似與時以作事之說相闕合若蒙存所云
可包在時正之內似當以儒說為長黃爾雅曰時之正知當春
而春當夏而夏若以子丑之月為歲首則冬未可以為春也令
之善即月令之令如春耕夏耘王者必順時乃善若以子丑之
月為歲首則冬未可以為春也令以耕也二句側重時上
以事作與事的時候故必以夏為正

乘殷之輅

亦作路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書院藏本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
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
之模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朱子問周輅為過
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選用靈動任重致遠其為物
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為費也廣矣役用而費飾之則不
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
以為過飾歟○正義曰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夫為號門曰路門
寢曰路寢車曰路車左氏傳曰大路越席路其儉也○勿謂諸氏
按說明堂位輅車有虞氏之輅也鈞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
輅也乘輅周輅也註云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
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
象以飾輅末華輅執之以華而遠之木輅漆之而已○國朝胡氏
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而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武曹曰
人君之車通以路為各路者大也所以別於凡為車者也夫堯
制彤車舜制鸞車夏制鈞車皆僅曰車自殷始有路名其大路

乘輅一就先路三大路五疏謂殷以木為車無別飾乘以祭
天謂之大路又謂殷有三路以少飾為先集註云殷輅木輅也
然則殷雖三路皆木車無飾而特其繁縷就數則有異飾若周
之五路則玉路以記其大路也金路以會賓客是為路象路
以日視朝其先路也車路以即成木路以田禮書謂二者皆大
路是也王備五路上公及同姓得乘金路異姓得乘象路四衛
則革路蕃國則木路所謂木路者其府殿之意意乎玉路之制
繁縷十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前樊備畫
不惟雕飾異於殷制而繁縷就數亦以多為貴矣○國朝曰
大路用之郊祀先路用之朝廟次路用之師田皆質而得中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
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
華而不為靡靡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經 175—84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穎達不得行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元

書院藏本

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禮子舉前代之善者此損於人使人危殆放遠之然後可守成法○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鄭聲佞人最爲治之害放遠亦人之所難知○氏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而繼以放鄭聲遠佞人蓋此事易或人也○氏孔子告此爲之兆兆爲準則也非謂爲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件作一箇準則除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或問鄭衛之音皆爲淫齊夫子獨欲放鄭何也曰衛詩三十九淫奔之時雖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奔之時不啻七之五衛猶然無復義悅之萌鄭聲之淫甚於衛矣夫子獨以鄭聲爲戒而不放衛者重而言也○問年川者執傳序引夫子答爲邦之語惟顏子嘗問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辛

書院藏本

春秋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意是如此故伊川引之爲據耳○顏子於道理上不消說只恐他這制度尚有欠闕故夫子只與說這箇也通問得大答得大皆是大經大法莊周說顏子坐忘是也○顏子着力做將大如克己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在他人看見是沒緊要言等也做出是極大事○顏淵爲政如敬事信備愛與無倦以忠之類更不用說所以斟酌禮樂而告之也○問顏淵問爲邦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邦家時與聖人如何曰終勝得孟子但不及孔子些問莫有殺之斯來勸之斯和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曰固是惟孔子便做得他人無這本領當不得且如四代禮樂惟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所問行夏時乘殷禮服周冕無節樂亦言其大略耳○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梁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纓朝以十月是他情高祖不能行夏時乘殷禮服周冕見識直道這裏與孔子答顏淵意同某謂漢高祖行夏時乘殷禮也只得漢高祖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多工夫今卻道漢高祖只欠這一節更都不論其本矣○國朝張氏聖人豈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爲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重

書院藏本

按蘇氏說遠近以地言者遠近以時言恐亦可通如國家立一
法度若不為長遠之慮則目前即有近憂矣陳氏蘇氏只
說得地之遠近欠說時之遠近若云遠不在千百年之遠則患
在旦夕之近矣意方是厚齊馮氏遠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
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虞而憂近矣遠慮而備則有以預憂
矣蘇氏以地言之人若無千里之思慮則憂在几案間以時言
之若無百年之思慮則憂即在頃刻間索引諸曰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夫謀至於孫而後子可獲安而後及子而止非惟孫不
獲貽子亦且始矣哉惜陰錄遠慮非遠利避害乃便營私乃
審度度義步循天理即大學所謂能慮也為治不遠慮則萬
幾廢為學不遠慮則自業廢所行不遠慮則滋悔出言不遠慮
則非集慮在事前憂在事後慮不及後憂即在此可不慎哉四
書講義人但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耳夫近憂似近慮可了而
不顧者而博也任交德曰遠慮以地言則周以時言則豫仇滄
樹目所謂遠慮不是私意計較以圖必得正是慮善而動盡其
道之當然而自無後來之患也○有畏慮而不及遠慮者此系
退之失有而奔而不暇遠慮者此附過之失周聘侯曰慮與憂

不同處是經營籌度處事精詳憂則禍患之來也慮是處道而
非慮利害道理審度到盡善處自然有利無害而憂可彈若中
間一線不到弊病即由此生千里几席借以形容遠近字其實
遠慮只是思慮周到近憂言其當下便有無遠慮則事事疎漏
處置不善可知
所以必有近憂
遠近自應兼地與時說朱子是引蘇氏成語故只道得一半
耳○呂氏謂人只說得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人并止說
得人無慮必有憂耳遠近二字總不曾洗刷分明此章必須
從遠近二字索解並將有無二字緊緊對勘方不可移置他
處話頭
見龍訓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南軒張氏世之誠於好德者既
終不獲見所以警人使知自勉也○顧步陳氏此語已見子罕篇
此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何謂警人蓋既謂之未見

則是當時諸人俱未能如好色矣聞此能無警乎存疑前子罕
篇是有望於將來之意故曰吾未見云云曰未見者猶冀見之
也至此似絕望了
故加已矣乎字
上加三字見夫子奇特深存疑前口未見猶冀見之今日
已矣乎則已絕望良是然吾謂說出絕望正有喚醒世人之
意見
龍記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
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
大夫展獲字食色柳下益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
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
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臧文仲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衛靈

重

書院藏本

魯位天所以待人才有才德者所宜居也豈一已可得而私有
哉如魯得而陰據之則蔽賢抑能悖天行私而不自知其非矣
○便舉臧氏問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竊人之位者惟恐
賢者見用而逼已曰有此等意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証出他
來文仲居上位亦有所長若與惠並立便被他形出已短所以
蔽而不進○柳下惠公叔文子與俱同升則稱其父臧文仲知
柳下惠而不與立則隱其竊位蓋在上位以惠賢為重也○新說
陳氏不明者知謙之暗不智也蔽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豈非
蔽賢職位以為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職位為國家行賢之公器
歟文仲魯賢大夫夫子不謂同而賢之大公至正之心也○沈氏
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不然上有魯君下有季氏何獨責文仲
子罕引柳下惠魯大夫既為大夫何為文仲不與並立耶蓋必
先為文仲所抑想是三黜時也然終是抑他不得所謂難容於
用山川其舍諸為大夫是後來也○四書釋地續展禽為魯之族
居應於曲阜而食邑則在柳下柳下今不可的知所在以顏淵
言棄政齊令有敢去柳下季楚五十步而惟孫者死不赦證之
古人多葬於食邑則柳下者自當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接壤
處昔為魯地後為齊有也獨怪集註於論語柳下既曰食邑矣

於孟子忽用莊子註居柳下而施德惠之文雖居含有食義而
食已歸不可徒言居也爾然文仲所以知而不舉之故或懼
其形已之短或有所奉制或有私私俱未可知總之不能舉
賢便是猶位猶國猶爵也云春秋責備前賢正望後賢於無
爵猶猶仲曰猶位猶國之意言其如盜得而陰據之不稱其
位也大臣以舉賢為職能舉賢猶其位而非猶位矣爾然洪漢
曰朝無則庶則懷才而不免抱獨之怨柳下是也
野多逸民則庶位而終貽負乘之羞文仲是也
帝臣不殺簡在帝心故位天位也君尚不得而私況同朝共
事者乎簡可自解者或也不知耳知之而不與立是明明盜
而據之私為己有而惟恐他人之知也見其意不可不問
以猶位之非加之文仲庶亦俯首無辭○竊位二字若僅作
職官解猶未嘗
以見龍記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衛靈

重

書院藏本

自責得重責人又責而不已之意呂伯恭性福急因病中讀
論語至此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非一向寬厚和易此可為變化氣
質之法○此章之責乃求責之責非咎責之責蓋所謂責己重
以周待人輕以約耳非為矯過而發也若以橫進言之則直無
責人之理不應猶以清責為言矣爾然洪漢曰謂之薄者如言不以已
之所不能必人之如已而責才責任耳非舉而棄之自有六經以來
不曾說不責人是也爾然洪漢曰此即成湯檢身而後為之遠怨
求備之意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
乃自然之效耳爾然洪漢曰厚則身益修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
易從而不可怨爾然洪漢曰厚則身益修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
輕以約而不於此程子曰聖人責己處多責人處少又曰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
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又與諸葛亮與
陸遜書曰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誹
謗或至為禍原其本起非為大端惟坐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
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暇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
不暇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
其間三至之言浸潤之器紛錯交至雖至明至親者處之為難

以自定况已為陳且未能明者乎是故陳陽至於血刃滿朱不
終其好本皆由於此而己格之為人無足云而其言不可廢又
若放附於此以上皆言責己又聖賢有所謂檢身者或揚檢身
者不及是也也有所謂反身者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又曰
君子以反身修德中庸曰射有似手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
身孟子曰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又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禮
身則君子必自反也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也有所謂正
身者孔子曰苟正其身矣如正人何有所謂正己者中庸曰正
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孟子曰大人正己而後修其身也又曰
克己者楚靈王不能自克以及乾路之難楊子曰勝己之私之
謂克己是也有所謂敬身者曾子曰身也父也母之遺體可不敬乎
是也又所謂誠身者中庸曰君子不誠乎身不誠乎身是也此數者其
言雖異要其為修身則一○爾然洪漢曰此聖賢處已接物之要忠
恕之道也凡老於世故者頭一字都搜不入同此一句從天理
中出來便是為近事遠事已感物自然之理如此從世故出來
便是為情物物是十圍私心縱橫到極情妙處不過是世所
稱長者一德至為長樂而無私矣究其故皆從忠恕句來故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衛靈

美

書院藏本

○薄責於人非不責也但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耳若謂任其
自然如率諸人之說則其用心之薄更甚於厚責者矣爾然洪漢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說得廣家引存疑俱謂自身所以待人者
要使其厚至於人之待已則薄之殊謬○薄責句規大而不可
細期易而不難此說教化說是正意不盡人之數不竭人之
忠此說定然是推意○聖人不教人過恕亦不教人任怨只
要我無取怨之意爾然洪漢曰身正身誠身修身皆躬自厚也
是下章不怨人之意也爾然洪漢曰惟世多薄於責己厚於責人則人
見其本之不端而施之不想自必怨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必
反怨變為互勸於
人之心待已也每怨而責人也必糾怨之所以日多也以責人
之心責已則已自不至於拾尤以怨已之心怨人則人自無
有怨德
見龍記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將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望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南軒張氏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雙峯饒氏問既謂之君子。又緣何病其無能。曰。若自以爲有能。則不足以爲君子。如云。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之道。四。未能一焉。夫子豈是無能者。饒氏引君子病無能焉。此是求其在我者而已。非是以爲我無能。而人不知也。如此。則亦是正誼。謀利。失其旨矣。容疑無能者。不能知。不能行也。此君子是有善者之稱。饒氏之說。太深。饒氏。謂孔子病仁。智勇之未能。病子臣弟友之未能。顏之。四勿。曾之。三省。皆是許亦。與曰。能字。無限。量說得廣。以爲能。病。不。已。知。乎。無能。要。坐。實。講。與。夫。子。所。說。若。無。能。者。有。別。故。存。疑。以。饒。氏。說。爲。太。深。然。學。者。果。真。實。用。力。則。終。身。實。無。有。自。見。爲。能。之。時。何。暇。病。人。不。知。耶。此。意。正。須。勤。透。前。章。將。患。不。已。知。說。在。前。此。將。病。無。能。說。在。前。故。前。章。謂。意。更。著。切。查。其。念。於。能。自。不。分。其。念。於。知。矣。見。龍。記。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衛靈

聖書院藏本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南軒張氏有是實。則有名。名者。所以命其實。各於人也。雙峯饒氏言沒世者。蓋棺事乃定。生前或可干名。沒後。則。誰。能。不。得。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自。不。可。稱。則。真。有。善。可知。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齊。氏。求。有爲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終。無。爲。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惡。故。長而無。患。孔子。責。之。四。十五。而。無。聞。孔子。嘆。之。沒。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饒。氏。引。疾。自。疾。也。沒。世。而。說。不。必。用。存。疑。此。聖。人。勉。人。及。時。進。修。之。意。當。與。後。生。可。畏。章。參。看。沒世。而。名。不。稱。只是。終。身。無。名。饒。氏。蓋。棺。事。定。之。說。太。深。問。傳習錄。謂。不。稱。實。謂。去。聲。謂。名。不。稱。其。實。何。如。曰。謂。之。無。名。亦。可。謂。之。名。不。稱。其實。亦可。者。於。交。義。無。害。舊。說。既。通。何。必。求。說。以立。異。哉。固。勉。諸。君。子。疾。名。不。稱。仍。是。病。無。能。意。此。是。一。層。疾。沒世。而。名。不。稱。此。是。欲。及。時。進。修。意。又。是。一。層。重。在。後。一。層。張。橫。圖。曰。最。難。欺。者。天。下。之。人。心。而。最。難。欺。人。心。之。同。者。不。在。天。下。最。難。逃。者。將。來。之。公。論。而。當。公。論。之。歸。者。不。在。將。來。王。學。皆。曰。牛。山。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之。漢。龐。參。之。渾。德。增。切。恒。須。道。首。實。地。使。人。懷。懷。有。止。志。方。是。一。條。痕。痕。無。病。者。非。疾。其。無。名。正。其。無。實。蓋。至。於。世。而。猶。無。稱。則。必。無。見。稱。之。實。可知。矣。其。沒。世。原。以。策。其。當。前。耳。雙。峯。蓋。指。論。定。之。說。正。極。警。痛。未。可。非。之。見。龍。記。

謝氏曰。君子無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遠道千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朱氏曰。同楊氏之說。似太巧。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以好名爲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頓缺。其弊有甚於此者。故曰。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頓缺。其弊有甚於此者。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衛靈

聖書院藏本

於斯名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皆備。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無學者要當如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矣。南軒張氏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在此。南軒張氏合上二章爲一意。楊氏又合三章爲一意。文意反覆。互相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記者取而相足也。然其諸字。有尋求不盡意。則君子求諸己。求其在我者也。如病無能焉之類是也。小人求諸人。求其在人者也。如病人之不已知之類是也。此章與古之學者。章同。意同。是猶其用心之不同處。自此以上三章。同是君子求其在我之意。楊氏卻轉折作三意。說朱子以爲難巧。而有益於學者。故取之耳。固勉。饒氏又云。君子求諸己。求乎其所以致人者也。按此說。不可用。依此。則近於正誼。謀利。子蒙引之意。謂武曹曰。此章詳矣。楊子。曰。求諸己。求其在我者也。求諸人。求其在人者也。與古之學者。同意。蓋引只主爲己說。最當存疑。兼引不怨不尤。說乃是推廣言之。淺乎。只主爲己說。最當存疑。兼引不怨不尤。反止。論。則反以旁求諸己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德聖

哭

書院端本

四書講義言字是好人字是不好人言好的不是不舉只不
 以言舉耳人不好的斷然要廢然不拉廢其言也徐寧世曰人
 與言分說不必合人與言平說不必串言善者人非必不舉人
 非者言亦未必不廢但不因此耳汪武曹曰困勉錄云君子於
 人何嘗不與言並舉但吾之舉之者自有故而初不以言舉之
 君子於言何嘗不與人並廢但吾之廢之者自有故而亦非以
 人廢之愚謂人之不以言舉者本是說其人不可舉今卻謂爲
 可舉言之不以人廢者本是說其言不可廢今卻謂爲可廢與
 幾旨全然相反不知困勉錄何故忽有此異說也
 此章是說言善而人不善者但不可執一人說耳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損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

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

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不得忠時不成想。獨說想時。忠在裏面了。○問絮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絮矩。王是恕。官所長。大入之忠。莫大於自恕。恕者所

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不欲勿施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行之者蓋其至剛中也思變用也爾言行思者蓋於其用力處

之震澤補氏推己及物不欲勿施恕也非有資於人在我施之

而已。豈有窮盡哉。可以終身行之。此蓋指其用而言之。如曰推己及物。終則聖人之無我不出乎一恕字而已。終身行之。豈

不爲宜此又極其效言之知要之說尤爲有警於學者蓋聖學以仁爲先而恕則求仁之方也陳氏不欲勿施只就一邊論其

實不止勿施所不欲者凡亡所缺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哭

書四庫全書

孝弟人亦欲孝弟必推己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
遷其欲孝欲弟之心便是恕只是推己之心流行到那物而已
恕之義甚闊大自漢以來如字之義不明有謂若恕己量主范
忠宣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字就已上着不得據說恕
字只似使人意思恰似今人說且恕之不曉恕之意如此是已
有過且自恕人有過亦供恕人乃相率爲不肖之歸豈推己如
心之義乎鹽峯饒氏此問在未問一貫之先子貢多學欲知博
中之約遂發此問一言是一字所以只以一恕字答之綱安陳
氏想者求仁之方論語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觀人猶如此公遷朱氏此愛人之恕
也惟其略無私己故仁之用自然如此公遷朱氏此愛人之恕
餘如孔子告子貢以能近取譬仲弓以不欲勿施皆此愛
所謂恕以及人蓋曰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也大學克己亦當以
愛人之恕言之象引子貢多學而識乃有此問亦將可以語一
貫矣○在者本心之全體具於內爲無私心於外爲當理其分
數甚至而大何舍仁而言恕耶曰恕仁之方也仁則未易至而
恕則學者可及也四書講義用人勸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
字如何切貼恕字黃梅云遷他非心非佛我只是自心自佛其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衡靈

吳書院藏本

即三代之民三代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豈難乎舉亦不枉也當有此意因讀其固作景帝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綱密文峻故茲軌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仰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正得之深予文雖難後誰舉一尊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不著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言今世雖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文義殊不分明却是從因景賢引得有意思註中說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只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爾則強因難毀難譽謂我於人初無毀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也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謂直可毀可譽在彼術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討罪亦若是也陸陸總氏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為枉所以有稱人惡而失其真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不然蓋觀今此之人為三代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枉道之民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衡靈

吳書院藏本

代之君特因之耳若艾千子以斯民豈盡皆能直道為疑即三代之民亦豈盡皆直道為疑不知此只論其良心耳豈可拘泥其形迹耶存疑艾選看此章已極明白千子但不當謂斯民不盡能直道耳艾千子云三代之君於民皆以直道而行故我今亦欲直道而行不敢枉其是非之實此意是主若此民原是三代之直道而行之民原有公是非不可枉其是非此意原帶在內此意是實若云以民猶古也是以實作主矣且與常說斯民原直道而行我亦欲直道而行無異矣無論斯民豈盡皆能直道即三代之民豈盡皆能直道如三代之民皆能直道則三代有實無謂有是無非矣矣安溪曰以直道為民心固非亦有專主在上之人行直道於民者而於斯民也三字所以兩字全無體會亦非時至春秋人皆謂民心不古直道難行故夫子謂民心之同古今不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者即斯民也田武書曰民心豈盡直之說亦未可厚非也○民心本直聖人直道而行所以因之也民心本直而或變為不直聖人直道而行緣所謂三代之民豈以此直道行之於民所謂不易民而化所謂只

此夫子欲以直道維天下也。毀譽非直也。譽而不出於有試亦非直也。古今無二。民古今亦無二。道人之生也。直三代之君所以著善惡。而以直道行於民者。必不枉其是非之實。吾而何毀有譽。或譽而不出於有試。則吾之所以待斯民者有異於三代之所以行也。而敢出此乎。通章大旨如此。○註中三代之時。四句人多理會不明。大旨只是言斯民親沐三代之化。三代之君所以是是非非。無所私曲而行者。斯民實曾身受過來耳。○下節是推原上節言吾之所以無毀譽者。亦猶行古之道也。○中間橫擔如有二句。專說譽上講。則安溪先生所講意多在譽者見解自高。見龍記。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僭人乘之今亡已夫

書院藏本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南軒張氏言始猶及見而今則亡喪風俗之日趨於薄也勉勵黃氏今亡矣夫嘆古人諫厚之意不復見也劉蘧葉氏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固堅言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必問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夫雖略去有馬者借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齊氏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乘馬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雲際胡氏史闕文猶不挾已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已所有以自私劉氏陳氏疑以傳異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正亦可見趙氏二事大小精粗實不相拉故又載胡氏說於後亦闕疑之意引須看本文爲字本註益字可見風俗向時已偷如今益以偷矣傷時之甚也國趙氏當思周初盛時謙厚風氣到春秋日就淩淩變爲僞國史不闕文卽處士嚮讓之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妄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也。宋子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弱不同。同爲不忍。何也。匹夫之勇。不傷其命。而匹夫之勇。不發之。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傷其命。而匹夫之勇。不發之。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傷其命。而匹夫之勇。不發之。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夫之勇。失於輕決。二者之失不同。而皆足以亂大業。蓋大謀豈

書院藏本

斷而輕決則又失之雲峯胡氏亂大謀彼自亂彼之事亂德非
 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人之心術是非有定理而彼以是爲非
 以非爲是使聽者失其所守爲人心之害莫大焉婦人之仁柔
 爲無斯匹夫之勇悍爲強柔懷別巧言也人之言也小不
 忍自己小不忍也存此德是執德不弘之德故註以所守解
 之人有所守守之於已德也巧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使人聽
 之惑於是非而無定守故曰亂德然亦德之淺方能亂得若深
 安能亂乎大士曰昔者夫天下之德居然無恙也然巧言與德
 並於前雖斯理之精無以擇也吾心之德安然無恙也然巧
 言託德一鼓蕩其中雖守義之定無以持也故曰巧言亂德爾
 勉錄須知爲巧言所亂亦緣不能養氣爲小不忍所亂亦緣不
 能知言則李說亦當活看李喪一曰曰家平素無知言工夫小
 爲搖惑故巧言得而亂也理明自不至於喪所守自家平素無
 養氣工夫心爲氣使故小不忍得而亂也氣定自不至於敗所
 謀然則已亂之道何如亦曰定心知言養氣而已矣注武曹曰
 德字存疑以吾所自得言大士卷天下之德言二說皆有理可
 用指其曰巧言雖遠而入之巧言然不重在人之心巧言而重
 在己之德巧言上與下防是之則不忍未便是不好處只病在

越之盛或推之於人則道行於彼而有盛大流行之勢或充之
至於位天地以備萬物之分星或辟之至於育萬物以盡斯道
之功用皆人之所為也非人能引道乎賢哉非道引人之解作非
道自弘也弘人明是大其人如為聖賢之嫌論成功之後
道豈不能大其人但就功用時說須人自家擴充道原着力不
得四者講義但云人能弘道則人或冀道亦有功於人惟復道
一句令人當下覺悟斷絕委託之意固勉此章說道
字自可兼賅隱包小大極天地本性情而言冀求伸旦今人只
解疏上句若兩路對發便不能矣不知此題之神全在下句臣
武曹旦道字當兼道之在已道之在天下者說道之在已者如
人心之有四端擴而充之不可勝用也道之在天下者如君子
之道費而隱大哉聖人之道此是天下公共之道其道體本自
天地際地然必待其人而後行君子尊德性道問學造端夫始
察乎天地則君子之所以弘道也如此兼說方備變率以四端
為道將道字專指自家心上說固失之偏兼引謂四端是性不
可言道則又稱其失而失其失者焉者也夫性是稟受於天自
已所具之理道是事理當行天下公共之理此率性之所以為
道即天下公共之理朱子所謂道與性其實無甚異也故對舉

但道之在天下者其體本弘即道之在已身者無一理不具無
一物不該其體亦何嘗不弘但氣拘物蔽道本甚大而人自小
之所以必須實做引道工夫方能復其本然之量耳周時侯
曰此章須看有覺無為四字惟其有覺許多恢復工夫都做得
出來所以能弘惟其無為一字惟其有覺許多恢復工夫都做得
力也蓋不得此所以不能弘也
此勉人之盡道也自宜重在上句但夫子又足以下句者正
恐人之不能盡道而有所謂耳故園內外註兩句俱用對
說下句正不得輕擲在周兩家之說良是○引道者致中和
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道之全體無不盡道之大用無不充
也弘人者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
地參也○人只論說弘道不解發弘人安養先生文云苟無
盡性之學則天命之理隱而不解發弘人安養先生文云苟無
盡性之學則天命之理隱而不解發弘人安養先生文云苟無
乎致矣道雖具人身能使人之全而歸之哉方得精切
見義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雖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陳氏過而肯改則過派於無過而不改則過成而有礙引兩過
字略有浮實之別實是謂口氣甚急正要人急改非謂能改
遂不妨於過也固難註成字不及改三字最要玩不及改即
成也蓋是謂過矣句有兩層意過而不改便真呼做過而不
改便成了過朱子只主後一層說其傳人意尤切所謂成者蓋
因循不改則其心已安而不知改其勢愈壞而不可改周時侯
曰上過字向
是未成之過
常人豈能無過但能改則復於無過不改則
成其過君子所以過則勿憚改也 見龍記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

書院藏本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宋子君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腳說夢也。飯在學也。祿在又恐人錯認此意。初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而又勸一句。謂君子

書院藏本

自在其中學而聽祿之自至可也。未又申言之。憂道見其謀道不憂貧見其不謀食。發出於心。謀見於事。憂之深然後謀之熟。無非欲學者知內之重外之輕耳。蒙引憂道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憂還在謀先。存獨此章還當作三節看。謀道不謀食是說君子之學學也。祿在其中是說學有得祿之理。憂道不憂貧是明無求祿之心。排也。句不重是起下學也。句回。言講義有一毫謀食之念。卽是不謀道。不謀食正所以謀道也。○坤非所以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則謂學不得祿者。既非而謂學必得祿者。又非也。夫子所以又下末句註中。又著意在此一轉。只在其中三字理會得好。此意自分明。○末句不可複首句。人亦知之。然只換得幾箇替身字眼。以爲分別。究未嘗不重出也。須能於憂字中尋出意思。議論來。的確不移。方佳。注武曹回。耕也。二句是一轉。末句又是一轉。本是三層。第註只從耕所以謀食說起。而於認末句處用然字。轉下極力洗發一番。則此節所重乃在末句一轉也。語類云。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僅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卻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舉一句云云。亦於末句轉折著意。其從首句說到上。一句只用蓋以二字直接不甚妥貼。然可見此處轉折只當雙說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程子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後集

无

舊院藏本

守之不因難得之必失之也作。雖不曰行而曰守者守此行尤深也。故中庸只說擇字固勉。勉不曰行而曰守言守則行在其中也。本文得之二字還是主知及說存疑爾難行之而有得終必失之恐誤。註理字卽子臣弟友視聽言動當然所以然之故知及者用傳學書問慎思明辨工夫去講習討論表裏精粗無不洞徹也。仁守如不奪於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及無違於終食顛沛造次是也不然得之於學問思辨者失之於氣稟物欲也。在武曹曰程子謂真知未有不能守者其說仁守卻獨重知及朱子次簡註云所知者在表而不失亦不脫知及此因之墨卷所以重扼仁字仍帶定知及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位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
 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
 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陽玉知及必欲仁
 字者恐其驕得必

失耳知之非難行之維艱此守之所以貴乎篤也周室陳氏固
知及之仁不能守固不可仁既能守而猶有不莊之戒葉莊謂
有氣實之偏何耶曰此是聖賢檢身工夫周家處雖本體已造
醇美猶恐節目上有疵又須逐節照管要令盡善盡大陳氏不
莊莊則其窮理猶未精存誠猶未至附題知及仁守則正鵠既
已而足以治民然於臨民時不能盡以莊之則衣冠不正瞻視
不尊而民不見其可畏是亦氣質學問之小疵於道未備也○
不莊以莊之是氣質或偏學問未盡到處陳氏謂此心小息妄
念便生說太深了附題不莊莊是憂個未能暢發到莊喧處
淵學固曰仁守則知人欲之爲累而有以遏之知天理之宜盡
而有以存之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勤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曷
開學至於仁則善有謙邑而大本立矣。泄之不莊。動之不以禮。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諭

本

書及題本

乃其氣稟學問之小莠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
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保動不是感
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才有禮是使之以禮禮字歸在民
身上○動之是指民說如莠苗蠶符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便
是使之以禮蓋使他此事此有禮存也○固有生成底然不
可專主氣質亦有學底○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
故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所謂放蕩而梓之類知及
仁守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問知及仁守到仁是極
了卻又要莊莊動以禮如何曰人自有此心純粹不失而於接
物治民時少些莊嚴意思自不足使人敬此便是未盡善處又
問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知及仁守做箇根
本方好去檢點其餘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檢
點國知及仁守爲學之事也莊莊動禮爲政之事也然爲
學之事雖未及乎爲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莊動禮不
然爲也爲政者雖不專於爲學然非知禮之明而持守之固亦
無以爲臨政之道矣○此一章當以仁爲主知及之所以求吾

出之甚夢。○安溪謂此似專指。○民者而發按諸家從無此
解。然看來確有此意。○臨民者亦須從自身做起。若非知及
仁守則失臨民之本。安溪謂首節。○道之以
德相似。下二節齊之以禮相似。見龍記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
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不可觀一事之能。不足以盡君子之蘊。然能在天下之重。而不
憚。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使。但不可以在大事耳。爾闕問小知
是小有才。大受是大有德。如盆成括。小有才。未聞大道。是也。曰
御如何說。不可字。義理且看本文。正義是如何說。不合先以
一說。橫者。謂中爾。爾。因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
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
可以小知。之。爾。爾。君子於小事上有操處。小人於小事上
有長處。所以不可以一節觀之。或問君子才全德備。何為於小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卷

書院藏本

事上有操處。曰不可一概論。君子亦有等。但其大德正當學
細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為君子。○胡氏小節可以知小人
不足。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材之所成。為
器。德之所充。為量。君子所以可大受者。材與德俱大。小人不可
大受者。器與量俱小。故也。○吳氏方論之。精粹時觀之。餘人也。一
且受者。天下若素。有之。小人有立。談之。聞其言。可知者。至
矣。以國則未有。不敗者。○此言觀人當於其大。不當於其小。
君子可以大受。不可以小知。若欲以小知之。則失其為君子矣。
小人不可以大受。而可小知。若欲以小人知之。則失其為小人矣。
故以大事而觀人。然後其人可見。以小事而觀人。則人未有不
勝。君子之。或置之。無用之地矣。○君子立乎其大者。於小事
或未及。理會故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大節本無足觀。每於
小者致意。故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嘗讀義知字從觀者。見受
字從呂。子見其不可小知。處正為有大受在。陳大立。曰。試而
小。大試而大。驗者。所以妙君子之用。知之以小。而結知之。以
人而伸者。所以全君子之才。○武。曰。小人只是尋常之人。非
小有才之小人也。蓋玩可小知三字。則其人於小處亦有可用
南軒謂此是任賢使能之異。則是。小知。屬使能。不得盡。皆說

壞也。且所謂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則其恃才妄作。徒足取禍耳。
其人向為足用。而亦豈足當使能之稱乎。○徐為儀謂。周官虎
賁。其文皆小知。小人極當。李倚。曰。惟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
受。則觀人者不可因細事未可觀。而廢君子之任。重之材。德。作小
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則觀人者不可因器量之淺狹。而廢
可取之小長也。觀。足。以。任。重。未。一。長。可。取。皆。見。用。人。者。
當。隨。材。器。使。之。意。爾。爾。曰。通。節。俱。從。不。可。處。折。到。
可。邊。分。明。君子小人皆當。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意。
可。不。可。雖。賤。君子小人身上。說。而。意。則。重。在。用。君子小人者。
身上。蓋。欲。其。因。人。任。事。不。致。用。違。其。才。耳。小人微有才技。亦
能。增。器。使。之。選。與。他。處。說。小。人。有。別。君子固是能擔荷重任。
之人。然。亦。未。能。到。不。器。地。位。不。器。之。君子。惟。禹。皋。周。孔。等。可。
以。當。之。試。觀。孔子。皆。任。委。更。衆。
田。何。嘗。不。可。小。知。耶。見。龍。記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卷

書院藏本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而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
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
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
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
章放此。爾。爾。曰。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死。又。言。志。士。仁。人。
人為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替利害。但求一箇是而
已。○學者患不蹈仁耳。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
雖此子不害為正命。爾。上。言。仁。之。甚。切。於。人。以。見。所。當。勉。下。
言。仁。之。無。害。於。人。益。以。見。所。當。勉。○仁之在民。不可無尤甚於
水火之不可無。蓋水火外物。而仁在己。如物為重乎。在己者為
重乎。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人身為重乎。人
心為重乎。所謂甚於水火者。此也。凡有二節。意且水火亦有時
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又一意。無。嫌。事。所

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意也總之德人
爲善而已矣此只論常理若殺身成仁又當別論李漢一曰
此節因註中兄字分兩義以上義爲較急下義爲較利告
在諸君曰觀諸君民字即天生蒸民民字最當因勉勵云民字
要見得猶如此則上焉者可知此
以下就上之辭其說切巧蓋非正解
此章初看似一直說下細看之若一順說去則甚字無着落
矣乃知註分兩層之不可易也甚字內兼在外在內者身失
心兩意水火有利有害仁則有利無害更見人之當勉爲仁
也○民字只作人字看○仁爲天之所賦人之安宅隨之必
無期也
見龍記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避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
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避之有○程子曰爲仁在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衛靈

奎

書院藏本

己無所與避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避○朱子當仁不讓之當
○說遠處須着善名不可說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
○弟子於師事亦不敢先至仁以爲己在則當自勉而
勇爲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己所有而自爲之非奪之彼而先
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者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
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若
是是也此與上章皆爲仁人之辭上章爲民不知仁而慍
於爲之者發此章爲學者相知仁之爲美而不知勇於奉爲者
發兩難張氏夫子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力不足
者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於此又明不讓於師
之義蓋道不遠人爲之在己雖尊卑亦無所於讓聖人勉學者
使之用力也○爲仁在我雖師不讓此便是仁以爲己在
○周禮氏選者禮之實也德之實也凡自外來者固不可不避
加善名是也至於爲仁在己則何避哉蓋非不避也乃無所不
避也○朱明氏當字大有力量不強當之雖曾處於夫子之門
未嘗以當仁之事而避於夫子也○說
○說
○說

不能當則自無可讓不讓於師甚言不可推諉也不必泥
武曾曰因勉勵云不讓於師不過足上之詞說者謂當仁便是
不讓於師註中勇往必爲就是當仁此說最是牽引以爲未安
不可曉○愚謂若單說仁以爲己任便自含得不讓於師意今
說了當仁二字又下不讓於師四字則此四字乃是極言其當
仁之不可推諉○師字雖不必泥而不讓之義正宜極力洗發勇
往必爲正在此四字上見之何得謂當仁便是讓師而輕看
此四字也○衆引之說始末可謂皆也○語類云問當仁只似適當
爲仁之事集註似以當字爲指當之意曰如公說當字謂當爲
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備處無多所以覺得微任字說是恐這仁
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知處須着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
得是師長所做之事愚謂此條起處數語必當全兼方使後學
不至誤認當字○問曰白文有一於字謂我自有一物矣○問曰
不當讓於人也○若抹卻於字便似兩人共爭一物矣○問曰
當仁二字一小頓既當仁自是一無所讓何
有於師不讓只是得當字於師只足得不讓
矣○問曰當仁當字上着筆恐不可刊量仁以爲己在文也諸
君皆謂須重在當字曰不當於師者無言當仁之不可推諉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衛靈

奎

書院藏本

雖師亦無所避也不宜在師字上立解固是然不讓於
人而獨言不讓於師蓋師所以教我爲仁師而不讓則他更
無可讓矣○師字亦不宜竟略有通篇只說當仁不讓至末方
將師字一點者亦未甚合觀朱子二條及南軒蓋兼數條俱
在師字上着論更
可見矣 見龍記

子曰君子貞而不諂

貞正而固也諂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龜山陽氏問君子不諂
貞正而固也諂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龜山陽氏問君子不諂
諂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朱子貞者見得道理如此便忠地做
去所謂知斯二者非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
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說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
正而固守之意諂則有固必之見焉○問貞諂之別曰處義便
無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諂也
諂信之別程子得之范以信爲諂尹以諂爲信未審至於楊氏
或以貞爲正固不及於面或以貞爲固而不本於正亦皆失之
○龜山陽氏論諂有三匹夫之說貞而不諂是不好友習學

其對則諒為不好孟子所謂亮
信在其中但執小信而於義有
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
也則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
守則固而未必正者必信行
為固守之義但貞者正而固
之固而不拘拘於諒蓋貞與
其不固而固貞與固皆固守
便是不固而固是固貞與固
日君子是貞不固是固貞與
貞而不固是固貞與固皆固
有私者也守固則固守固守
未到止而固守固守固守
也正內有貞意固守固守固

五華書計大全

下論

書院藏本

白字須東得之精守之定說
也乃龍聖固而不搖守之定
也貞者以明察佐其堅強故
以勝其倫倫放執而不化
見龍記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
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事後食之說曰子意蓋曰敬於其事而後其求祿之心耳今諸
說於敬其事之說則得之然皆以爲先敬其事而後可以受祿
則失之試考之集註可見矣而謝氏之意又以爲敬其事而後
可得祿則其病有甚焉學者於此毫釐之間尤所當察也其
爲食而仕之說則張敬夫嘗辨之亦可取也爾軒氏之事者
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官守者仕有仕守者而敬事之心則一後其
食而後獲之意然則爲食而仕奈何孔子嘗爲委吏矣亦曰會
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

其事主也若曰爲食而仕食祿而已這惟其事失其義矣
也則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
守則固而未必正者必信行
為固守之義但貞者正而固
之固而不拘拘於諒蓋貞與
其不固而固貞與固皆固守
便是不固而固是固貞與固
日君子是貞不固是固貞與
貞而不固是固貞與固皆固
有私者也守固則固守固守
未到止而固守固守固守
也正內有貞意固守固守固

五華書計大全

下論

書院藏本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
人皆可入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無不善惡之類一定正不可變者均是人也原其降生何嘗不
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惡者可使之明柔
者可使之強聖人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氣質之不可變者
幾又若有其何也善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
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變惡爲善
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哉蓋其始
生已有氣稟清濁之分及其少長又有習染邪正之異苟欲
其善而反其類則在乎教耳故君子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復
其善而自無爲惡之人豈復論其類之惡哉
其善之於萬物一無所擇爾則無教自教者之心言所謂不

人性皆善是有教前一層人皆可以復於善是有教後無類前一層不當復論其類之惡是正講無類○人性皆善其和

下論

五

書院藏本

原自無難而有疑者失其初也然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
於善也故不必復論其類之惡而絕無所引擇於其間也如
此方得分明○有無二字自相呼應 見註記

10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甫南張氏君子以與小人以利義和之
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烏能相為謀乎獨安陳氏
為彼謀彼亦不能為此謀也國地雖此章專為待小人異端者
也與小人異端自成一道為我儒者化之可也教之可也拒之可也
與我輩也故以不相為謀言之我之不可與彼謀猶彼之不可與我謀
邪正邪安以君子小人吾道異端分貼極是若君子又自有同
異吾道中又自有異同此不可謂不同國不同而與之相謀非
為其所誘而不知則日角勝而不已也國獨士臣不相為謀
理勢如此當擇人而謀意在言外
何地贈曰道猶路也只指趨向貌

字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飽齋黃氏此爲學人以
理者亦不能達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也飽齋黃氏此爲學人以
也置者欲其華也飽齋黃氏此爲學人以詔安陳氏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必而
也求之非以繁多爲富則以華美爲麗正理反爲所蔽本意反
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
官爲主義明未達要達既達則不可以復有加也飽齋黃氏此爲學人以矣矣矣三字
重所隱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不得不止飽齋黃氏此爲學人以又曰辭非明達之
辭經世之辭固無憾焉飽齋黃氏此爲學人以不曰達理而曰達意蓋辭當對意說若
意則又須合理此自有層次也飽齋黃氏此爲學人以新安謂惟達理者辭能達意
此又是深一層說非本文正意勉盡開非通於理者不能達也飽齋黃氏此爲學人以
然○梁引未達要達此意雖有然不重飽齋黃氏此爲學人以任余州曰意有達否之

下論

辛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不達，浮言之面乃達，詳言之不達，簡言之面即達。理言之不達，雅言之面乃達。奇言之不達，正言之面即達。辭各不同，總歸達。闕陽石棣曰：辭有可以一言畢者，而易博則誤，而不根於理。華則浮而不務於實，意有可以常言通者，而曲爲奇說，則反失其真。趙爲高談，則愈晦；其體沈闕，則吉人之辭寡。寡於辭而大言，不足於理也；理足則簡而能該矣。君子之辭，謹謹於辭而大言，不盛手矣也。氣盛則辭而能肆矣。正武曹曰：達字是對解多一過說。前輩文有間飾略其詞者，不達；浮蔓其詞者，不達；繁簡言之。

必先有其意而後以隨傳之說不曰理而曰道者身之於
於理者聖人亦不以難目之矣。謗多者尙其富麗靡者
其麗皆非聖人所取 見龍記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也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新安陳氏不可以子
張之問作閒話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敬也學者善觀之則見
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存孟子張子曰頭者師見見
及階及席皆坐子皆與師言之其道之所在與縣廣土曰吾之
處當略斷肩聘侯曰及階則有宜告以階之道及席則有宜告
以席之道皆坐則有宜告以某某之道一毫缺欠不得一毫差
換不得及階與子曰階也迓一細廣可見聖人於道真如化工
肖物無餘欠也

五藏集訂大全

下論

羊

舊院藏本

相助也。古者誓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共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箒三十三人、鼗三百人、鼈鼓掌太師之縣鐘磬之類、凡樂事相贊。南軒張氏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範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養待養之道；當然耳于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爲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財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夫惟天下之至歸一以貫之道之所任如影之隨形無往非是矣。乃

新義內通字要重有一事有一理先正曾教人只看師兄見與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主

其の二

子見齊表二章以爲一部論語皆是此是微上徹下之道爾者
深考而講求庶有以得之胡氏見之來見道無相者生必作過
五德哀矜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此自不能已也故代相者告
之新安陳氏譬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
謹告之有目者待無目者之誠心由禮也蒙列曰席曰席曰某
在斯與師言之如此抑所以相之也故曰其道如此非與師言
之外別有箇相師之道論語集注編先生爲朱子發說論語首
事子見齊表章又舉師見見章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
履薄臨深對進退而上達天德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
作意而爲意此出人當無往不盡道雖似深一層然總是一層
說因字包得盡字說盡字包得因字俱是聖人學者可共的若
聖人自然無往非道則又是一層○此篇有三層意思道無往
而不入當無往而不盡道通人則無往而非道然口氣則只
謂道無往而不盡在相師則有相師之道我但盡其道耳若無
往非道之竟則見於言外陳氏謂此是微上徹下之道最得存
最爾是言其道之有所本同蒙士則云上節子張問與師言
之如此是道與答云然言是道也然又兼以無往非道自處

下論
衛靈

故又曰因相師之道也似推而自抑之詞此說亦謬按大座縣
士所以錯看者蓋以因相師之道一句與士然字分兩片也不
知因相師之道只是足上然字意無兩層○註非作意爲之二
句是說其無往不盡道不是說其無非道尹註范註俱俱然○
夫子原非師之相而行相師之道者大全胡氏謂見之來適無
相故代相者告之陳氏以爲覓未必無相夫子自矜而告之君
來二說可兼用蓋相原有兩樣有專屬之相如周禮賦賸是也
有不專屬之相如與舊共事不論其有相無相皆當爲之告
也註古者舊必有相當兼此二項說見之來其有相無相固不
可句使其無相則當爲之告使其有相夫子此時爲主人亦有
當告之道○不專屬之相又有一樣如非與舊共事而制然相
值舊有相則不必告無相則告是亦相也○道無往而不盡在
夫子自矜以隨處當盡道在人看夫子則當知其無非道轉
來年曰須從道字指點出相師不從相師某講之道方透因字
之字意合於隨處門曰道從聖人見非從聖人出見之未見相師
原有是道而夫子隱而忘之見之方見相師隨有是道而夫子
顯而說之注謂問曰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之下云蓋所當然
者天之所爲也此語甚精何故脫去又按道不可須臾離也之

下論
衛靈

故又曰因相師之道也似推而自抑之詞此說亦謬按大座縣
士所以錯看者蓋以因相師之道一句與士然字分兩片也不
知因相師之道只是足上然字意無兩層○註非作意爲之二
句是說其無往不盡道不是說其無非道尹註范註俱俱然○
夫子原非師之相而行相師之道者大全胡氏謂見之來適無
相故代相者告之陳氏以爲覓未必無相夫子自矜而告之君
來二說可兼用蓋相原有兩樣有專屬之相如周禮賦賸是也
有不專屬之相如與舊共事不論其有相無相皆當爲之告
也註古者舊必有相當兼此二項說見之來其有相無相固不
可句使其無相則當爲之告使其有相夫子此時爲主人亦有
當告之道○不專屬之相又有一樣如非與舊共事而制然相
值舊有相則不必告無相則告是亦相也○道無往而不盡在
夫子自矜以隨處當盡道在人看夫子則當知其無非道轉
來年曰須從道字指點出相師不從相師某講之道方透因字
之字意合於隨處門曰道從聖人見非從聖人出見之未見相師
原有是道而夫子隱而忘之見之方見相師隨有是道而夫子
顯而說之注謂問曰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之下云蓋所當然
者天之所爲也此語甚精何故脫去又按道不可須臾離也之

下云一失所宜則。是道矣。是故君子戰戰自持。而必於是。失之也。亦不可。則至矣。必。即事以善其。○子張曰。道與夫子。物而。其則。道。至。變。必。即事以善其。○子張曰。道與夫子。曰。道。亦。可。然。於。道。之。不。可。須。與。之。相。對。而。得。十。分。平。常。是。聖。人。神。理。若。將。因。物。付。物。各。止。其。所。之。妙。極。力。恢。張。得。固。字。道。理。與。天。道。若。道。許。多。大。話。同。一。道。師。之。來。見。道。埋。上。白。應。告。之。以。就。為。階。孰。為。某。某。不。必。同。有。相。無。相。也。乃。他。人。不。言。而。夫。子。獨。與。之。言。強。是。以。發。而。有。時。殊。不。知。日。用。附。附。遇。一。人。則。必。有。一。人。之。道。處。一。事。則。必。有。一。事。之。道。因。物。付。物。夫。子。亦。率。其。固。然。者。而。已。矣。而。何。容。心。焉。一。切。帝。王。天。地。參。贊。位。育。老。安。少。懷。立。達。施。濟。等。存。廓。一。切。帝。王。天。地。參。贊。位。育。老。安。少。懷。立。見。龍。記。

嘉興徐起元編奇
武進呂春澤如
校字

五華纂訂論語大全卷之十六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厚齋氏上篇首衛靈。首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諸侯之失。此篇季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為篇次之意。初。季氏。三章。皆。數。魯。也。餘。亦。難。記。夫。子。言。行。則。氏。疑。為。齊。論。以。皆。稱。孔。子。曰。但。三。友。三。樂。九。思。等。條。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尊
臾音俞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春秋傳。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北。國。顓臾。前。七。節。論。是。非。之。理。後。二。節。論。利。害。之。勢。顓臾。國。臣。無。將。則。必。誅。首。句。已。定。罪。案。再。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賈。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冉。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孟。孫。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逃。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史。記。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史。記。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秋。季。桓。子。病。斃。而。見。魯。城。囑。然。數。日。昔。此。國。幾。與。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與。也。願。謂。其。嗣。康。子。曰。我。既。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殺。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云

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朱子問獨責求何也。曰。想他與謀較多。一句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

王集詩大全

下論季氏

書院藏本

何以伐爲扶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一。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尙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左傳昭公五年春王正月季孫氏舍中軍。與公室也。註罷中軍。季孫

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初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註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註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註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共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案周禮孟子地方百里之說則魯地實有七百里曰七百里是禮記說每疑百里如何做得侯國又春得附庸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必不止百里然此處亦難考禮記輔氏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禮記義矣國因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頌史也山川金氏孟子謂周公封於魯爲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統山川附庸計之也附庸氏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蒙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黃氏大國地方百里者古制也然詩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衡邦則其地豈直百里而已哉孟子於班爵祿之制皆不能盡其詳而計古制以爲言耳而朱子之說則不載記所謂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爲說耳王制成於漢儒固才可以爲據周禮亦周公未成之書大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商僅千七百國則其土地併吞非復其舊武王韋商亦因而授之未必能損強大之國使之悉城古制也諸侯之多強大而使周公太公以百里爲新造之齊魯周於其國其能久乎以此推之則二國始封必已不止百里矣隨國梁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隨王祭東蒙

五事集訂大全

下論

五

書院藏本

則非後世私封且在那域之中則非畿外也。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私屬。雖是三段意思。然且字是字卻相承。轉下不平。○不可伐以理言不必伐以勢言。既在境內。顧夷之地固魯地也。不消又多一著。季非季氏所當伐。以分言。總是有罪。須是公家伐他。季氏如何伐他。此重在季氏二字不重在當字。若魯去季氏二字。但云不當伐則與不可伐無異。○四者釋地。因孟子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公其封齊魯。不過各方百里耳。而孟子時魯地且五倍之。以爲有王者作則齊必在所封。安得有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之說哉。爲此說者。乃明空位篇中多誣。不可勝舉。余嘗上稽周易。當閔百里公侯國制。厥象取此。下徵魯頌。革車千乘。惟百里國數近。相應。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何方百里也。今晉地多數。所矣。昔侵小。故管仲曰。昔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山名。今在沂水縣。無棣溝名。今爲海豐縣。南北相距七百里。亦應是數。來陵小所至。管仲尚不難自証其先。管以有楚而作明堂位者。彼何人設。宜其白撰出情也。探入藏註。

再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闕則夫）

求自解也下文固而近於費是又爲季氏解（同前）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

周任古之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

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陳子相是贊相之義替者之相亦如）

能諫止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陷須扶起之（陳）

別持危扶顛只陳力之意下三句只上文之意通此段俱作周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有言責者不得其言是不能陳力也能陳

五華集訂大全

四 書院藏本

力則就其位不能則止而不就其位只此二端更無別端可走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是不能陳力乃就列而不止也則何取於
人臣者哉故曰焉用彼相矣與則之曰引周任一段只是就
二子所處而言其道之當盡如此爲下文不得其言責張本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也

虎兕出於柙也橫也言在柙而逸在柙而毀典守者不得

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失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

也（因虎兕在山柙上有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

也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過）

也（因虎兕在山柙上有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

也（因虎兕在山柙上有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

也（因虎兕在山柙上有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

也（因虎兕在山柙上有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

冉有曰今夫顧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夫音）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

實與季氏之謀矣（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

之爲司寇也使仲由費而求乃謀伐顧與以爲費是孔子所

也（三家以公室而求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爲非由本意）

也（三家以公室而求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爲非由本意）

也（三家以公室而求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爲非由本意）

也（三家以公室而求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爲非由本意）

也（三家以公室而求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爲非由本意）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季氏

五 書院藏本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大音扶）

欲之謂貪其利（孔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

與夫子欲之欲字不同故欲字發明切實之詞（闕則舍曰欲之）

子孫憂也夫欲之直理到而爲之辭作一句讀方是言季氏之

取與本意是貪欲也今乃舍就貪欲而爲飾詞曰今不取後世

必爲子孫憂是君子之所疾也（因謂謂直生冉有方見其反）

其利也夫欲之欲字是說欲伐顧與此欲字是說欲與是欲

字則據季其君欲取於外無所不至故下文文明之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

欲利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

夫音扶

五藥集訂大全

下論

人

舊院藏本

仁義節所以壯國勢。維人心者。原非空言。禮樂也。固體統。夫如是三字。要玩。是推所以修內治者。以爲得達人之法。來字或內。用或外。屬國。國林曰。夫如是。無接不忠。第二句。故達人上無違人。必服一臂。蓋此達人。應指顧與。服履其心也。來之來。其心也。上下結果。一安。家安其家。國安其國。尚一宅。厥心不得。季安。漢曰。達人非指顧與。正對顧與在邦域之中。而至近者言之。言雖有遠人。不服。疑乎可以動干戈矣。然曰。猶來之以文能。况如顧與之在邦內乎。屈武甯曰。說統云均和安。便是修德不必派。出禮樂文章等項。要知此節只是足上文修內治之意。案引則云。修文德或指內治。修言非也。內治修指均無貧三句。此只因季氏之取顧與。是忠寬與我。若修文德。則說得廣矣。文德仁義是也。翼註則云。文德如禮樂法度之類。本均安以修之。不可就作均安。愚觀此三說不同。說統謂文德。則是均和安。蒙引謂文德與均和安。絕不相干。似說得恰。不若翼註之得中。蓋文德較之均和安。似說得廣。然初不可解。均和安。說引以仁義爲文德。如均和安。實非仁義事乎。故翼註較二家爲得中也。同聘

回季氏伐顓臾。原是要利其有耳。緊要。在安之上。故字神。脉直貫到底。

卒由與求也相夫子違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併責之
違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
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顓臾丑盟桓
子於榿門之內庚寅大祖逐公父季及秦遇皆奔齊八年季將
公祖桓公山不榿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無寵於叔孫氏叔
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華更季
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十月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虎却公與武叔以伐孟氏
公餗處父歸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陽氏敗
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蒲圃陽以叛雙崇饒
飲與顓臾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違人曰違人不特違夷中庸柔
違人在懷落侯之上夫子以蕭牆對顓臾則蕭牆近顓臾違其

五華集訂大全

論學

丸

普院藏本

爲達人可知。彙引自正也。國有國家者。至則方之。都是泛說道理。今由與求下方。就季氏說。皆反上文意而言。○邦分崩離析者。分崩之中。又離析。大夫爲公室之患。家臣又爲大夫之患。遂謂上兩節是泛說道理。此與下節方氣季氏說外無文德反。如是。節內無均安和反。不患節。固離達人。卽依註作顓臾看。不妨下邦內卽作達人看。方家言曰。註達人謂顓臾。饒氏曰。夫子以蕭牆對顓臾。則蕭牆近顓臾。造此理。亦好。呂涇野鹿邦內。卽謂達人不拊顓臾。譯次季公雲曰。不能來。不能守。有不能相之義。在不能來。是不能相之以修文。德不能守。是不能相之以求均安。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干櫓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楚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濟魯以肥三家。

王一節後辭決事已歸盡了下文特因冉有解綽又再申其意之意耳說統季孫之憂正與子孫憂相應蓋顯明其近心解

則須依之權亦爲之下移矣禮樂之中意外而樂從意前孝悌

伐之所從起征是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伐伐是以治天下者
先要於禮上整頓國氏先王之時五禮六樂舉之以宗伯
自諸侯出則適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進
理矣苟可自大夫出則諸侯亦可就國命而適理矣其理之
因陋重亡大夫於天子家臣於諸侯皆附此諸家臣也。
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故附蓋以發之下章滅
權者此滅失權者國命之權是禮樂征伐然既出自諸侯
大夫則只為侯國之事不復為天子之器故止稱國命而國
國所用禮樂皆經天子之制作不敢變禮易樂是禮樂自天子
出也征伐四方皆受命於天子諸侯不敢專是征伐自天子出
也齊魯田賦而作內政魯稅畝作中軍季氏族泰山皆變禮也
諸侯既可專禮樂征伐則大夫亦可專之矣大夫既可專禮樂
征伐則陪臣亦可專之矣然事出非常者則可久事移其常者
不可久故曰自諸侯出云云然則天下有道何不可混濁天子
以道建極而禮樂不備征伐不肅故臣下不得竊之若天下無
道是天子不能以道建極而禮樂征伐綱解紀弛權惡得不下
移也有道無道俱以天子作主國體維綱末當補云如是則下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季氏

主

書院藏本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人之謀不得不起國爾曰十者數之極也五者數之中也三
者數之參也田武曰引云有道無道不必說於下文見之
只是言世治世亂云爾此與引注不同田武謂引注是愚
則謂不若更註更精補星曰天下有道言天子行於身處於
世者一皆符乎天理合乎人心然
後乃為有道不止權不旁落也

言不得專政

則大夫亦豈得專國政哉國體維綱末當補云如是則下
大夫政字只是國政言實謂號令非禮樂征伐天下有道諸
侯安得有禮樂征伐為大夫所制耶此說太拘○天下有道則
政不在大夫大夫引存疑謂當時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故夫
子云然看來不是上文既言諸侯臣說矣此何獨專指大夫
宜兼說為是語氣當云向使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而諸侯
可如矣而諸侯何知矣國體維綱末當補云如是則下
政可知矣○不云政不在諸侯者夫子時大夫專指列國諸侯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藉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
下之勢○兩制國氏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已而在下莫
敢干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意專耶以私意
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
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
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
亦可以竊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遞必至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
三代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遞則其心愈定是也天下有道則
政不在大夫政出於一也庶人不議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
則上之人於道為有欲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為有道之世
則庶民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季氏

主

書院藏本

前時節自諸侯出禮樂征伐之春秋也自大夫出禮樂征伐之
春秋也春秋之變國命衰微矣哀之春秋也漸安則此章自有
道及於無道末又因無道而及於有道其微維持名分挽今而
反之古與國明上無失政上字指天子諸侯大夫言天子政不
在諸侯諸侯政不在大夫大夫政不在陪臣此是上無失政失
字因上文失字來因諸侯此章所謂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
於誤解總註通論天下之勢何所謂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
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數大段如是而非謂天下之
有道無道在乎勢也惟勢而道轉道不隨勢轉自天子出之
禮樂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固自不同亦隨道為
邪正盛衰蓋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和道在也天下之生一
治一亂然有天子之治有諸侯之治有陪臣之治三代以上其治亂皆
正指天子之治亂如諸侯之治亂則陳同父之論為不列矣要之
皆在不曾識得道字耳○看書好處得道字而後見之自應
可知權之得失在道不在能觀權為有道也○首節兼論大勢
今反古之意在來亦非無謂終之以庶人不議庶人有深旨諸侯

大夫之爵。可以禮。而征伐之權。正之。庶人之職。不。雖。公。而。相。符。制。使。到。庶。人。不。以。方。是。有。道。而。故。知。禮。樂。征。伐。之。權。惟。得。道。之。有。無。章。意。所。重。在。有。道。而。後。有。禮。樂。征。伐。之。權。此。篇。首。尾。都。從。有。道。始。結。是。聖。人。不。以。無。道。棄。大。下。也。禮。樂。征。伐。之。權。三。代。以。後。全。賴。諸。侯。臣。數。稱。權。在。庶。人。道。想。有。道。有。餘。與。夫。臣。武。王。上。節。雖。專。指。大。夫。言。其。實。包。在。諸。侯。陪。臣。在。內。次。節。註。中。上。無。失。政。上。字。兼。天。子。諸。侯。大。夫。說。言。天。子。政。不。在。諸。侯。諸。侯。政。不。在。大。夫。大。夫。政。不。在。陪。臣。則。庶。人。自。不。至。有。私。議。也。

前。從。有。道。說。到。無。道。收。王。盛。之。不。振。傷。今。正。所。以。思。古。也。後。從。無。道。仍。說。到。有。道。結。盛。世。之。隆。統。舉。在。正。欲。以。挽。今。也。○次。節。止。說。大。夫。者。蓋。有。道。而。已。自。大。大。出。也。至。漢。梁。以。後。大。夫。子。犯。罪。則。罪。自。諸。侯。出。而。已。自。大。大。出。也。至。漢。梁。以。後。大。夫。之。權。政。更。不。必。言。矣。陪。臣。命。如。陪。臣。命。已。在。內。矣。○庶。人。之。職。所。謂。公。是。公。非。也。雖。草。茅。之。賤。亦。當。代。之。清。議。也。○諸。侯。大。夫。子。預。知。國。時。處。士。積。議。故。有。此。論。然。後。漢。之。議。乃。是。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季氏

主 書院藏本

士。選。漢。耳。與。此。章。字。不。可。一。例。有。是。非。非。排。出。於。庶。人。之。口。不。議。非。不。敢。議。非。不。能。議。實。無。可。議。也。○故。不。能。大。夫。何。家。書。說。雖。同。而。然。反。以。此。足。不。如。家。存。之。真。哉。見。龍。記。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孫微矣 扶 夫音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發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

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

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虢公敗麇而私事夷仲氏仲虢之族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觀魯許之冬十月仲役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於齊突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宋子或問田桓三晉何以不失曰孔子之言常理也如書言惠迪吉從逆凶易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矣矣孰得而齊之况曰恆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胡氏又以後世其季之述考之如齊懿公高姜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子孫四世而絕矣惟晉祚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原以此論之常理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與周鼎既成斯言發於魯定之世蓋魯自宣公薨魯仲以立而三家始盛魯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皆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三桓之子孫必微以理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季氏

主 書院藏本

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諸。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祿。實。先。於。此。後。國。祿。隨。此。二。章。想。是。一。特。之。言。分。章。者。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後。章。論。魯。事。故。於。其。中。加。孔。子。曰。三。字。折。為。二。章。耳。因。因。因。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實。也。非。其。有。面。有。者。心。失。不。宜。大。而。大。者。亦。微。變。家。祿。因。此。章。大。意。正。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條。而。言。陪。臣。魯。雖。無。和。父。之。禍。然。征。伐。亦。間。有。按。春秋。可。見。凡。與。兵。非。奉。王。命。及。諸。命。而。擅。與。者。皆。謂。之。征。伐。自。諸。侯。出。魯。豈。得。為。無。借。陪。臣。因。因。因。公。之。亂。樂。祁。曰。魯。公。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之。喪。敗。四。公。矣。以。此。知。當。時。智。者。已。有。此。論。夫。子。故。述。之。新。安。因。因。因。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卒。者。就。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曰。隱。之。也。何。隱。爾。扶。也。是。子。卒。之。書。左。氏。以。為。惡。公。羊。以。為。赤。註。曰。子。赤。本。公。羊。傳。也。公。羊。引。言。魯。又。言。政。者。祿。去。即。政。去。五。文。也。魯。三。桓。之。子。孫。微。作。已。然。此。時。桓。子。已。為。家。臣。陽。虎。所。執。孔。子。此。言。正。預。於。彼。四。時。也。始。立。相。距。四。十。一。年。武。子。卒。即。平。子。代。立。以。孫。繼。祖。仲。子。之。卒。

當在武子前觀左傳註疏及孔子世家可據則四世定指文武
平桓而悼子不在其數集註云云與時勢不合又蒙古曰後
有指未然說者有指已然說者玩故夫口氣當指已然就謂同
人曰五世必失微論其理齊田常皆六卿父有出於常理之外
者此章專指三桓自兼勢言之

此即承上章而以魯事實之即所謂五世希不失也三桓之
勢自應照已然講○人多疑田齊三晉專政不止五世愚按
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之後亦只五六世便為秦所并至人
之言未嘗不驗也田氏至春秋末年方專政宋魯即篡國轉趨
魏乘政雖久而韓趙魏楚等猶知謹守臣節固已與魯
之季孫意如輩有間矣似不必算入五世之內也 見龍記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善

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

五華集計大全

下論季氏

六

書院藏本

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
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陳子問三友蓋於集註之說乎曰是亦釋其正意耳推而言之
則三者之於人皆有損益而所損之益為善者皆損之益為
善者與起惡效之益為不善者不但如註所言也曰損者之友其相反
奈何曰便辟則無善善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
無貞之實矣南軒陳氏友所以輔成己德直者有過必言諒
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廣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
而不放自足得不自益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
善為柔也○則則止足於柔則事事卑屈便則巧言為悅是三
者友之則使人日起於驕情焉得不日損乎便習熟也與直者
友則有過必聞與諒者友則信實相與多聞者友則多謀斷
言往行知識日廣三者皆常情所便習然友之誨有便習者
威儀習熟善柔者每事阿順便佞者言語可聽三者皆常情所

擇悅而友之即有損益三者為勸又舉三者為戒兩語直者真
善而無所回互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察訂而不
踴偏見註言友之之益所謂聞過則改其有所聞所謂聞於誠明
則有特於達也蓋友諒與多聞未即至於誠明而誠明可由
是而入耳○便習熟也字書云安也順也貴後云習氣足恭
是也與氏益者增其所不能損其所本有友諒損益豈止
於三夫子蓋習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蒙引直與
諒不同諒是實而無柔邪的人直者是日是非日非面折人
過失的人多聞是博古通今實註便辟是便於辟也善柔是善
於柔也便佞是便於佞也註解可見便是偏無意辟開張也
故解為威儀誠實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功言○按三者之
友乃我友之也損益俱主我言然益友多聞出於可畏損友多
意損有深澤漸漬日久而不自知意謂便習存疑引向善
蔡傳來解曰便者順人所欲諒者避人所惡因人好惡而為順
避便是不直此解視朱註習於威儀尤分曉親切前解師也辟
亦如此子已收之然與下文便佞不合蓋朱註為是○存疑
謂益友損友作現成人說友直友諒友多聞言友之直者友之

五華集計大全

下論季氏

七

書院藏本

諒者友之多聞者諒引又謂益矣損矣只說損者益者還他看
來都不必友與損益但主我言為是○益矣始之觀感德之薰
陶久而與化損矣始於此既成於漸樂久而與俱安與日須
在三簡友字上看取今人只說有此三項朋友便有全是善人
損益消長之機問不容要圖明候曰此章入友字俱作交字看
是我去友他不指朋友

直諒多聞則人所望而生畏者也而彼獨覺其可親則敬神
切諫自以成己之德便辟善柔便佞君子所遠而思避者
也而彼獨覺其可昵則令色甘言適足以敗己之操日薰陶
則不覺其益而自益日浸淫則不見其損而自損其矣友之
不可以不擇也 見龍記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
矣樂驕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蕭
岳驕樂宴樂之樂音蕭

五華集司大會

下
李氏

美

書院藏本

二種人要皆氣質使然愚於上智下愚不移章已詳言之矣隨
程子曰斯言有最發洩上達意乎然曰獨困而不學乃以民
目之則緣學便能出乎凡民庸聘使曰困而不學是他氣質昏
濁聖賢到十分處無一毫清明純粹故理有不達全然不能不
知學以求其通全是天質上事聖孝說非也然玩本章教
虛字論氣質之中仍有勉人貴學之意傷天說自不可磨
此就氣質上分其高下玩註約有四等句則困而不學句正
指下愚不發一種人說特自暴自棄者亦兼在內耳不可專
指暴棄一流也勉人爲學意自於言表見之此處雖指上事
次與又次分處說然及其知之一也意亦須於結處補出
見端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親

五集纂訂大全

下諭季氏

毛

書院藏本

乎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由廣而人欲所由遏也然思九者要當
委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
敗之於弊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勉齋黃氏九思因各導其
一然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養爲
主戒懼慎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能隨其所當思而思矣
謝氏九者之日有次第視聽色貌言是就自身說事疑忿得是
就事上說一身之間視聽何前其次則有色貌又其次言出於
口又其次見之行事視與聽對色與貌對言與事對疑與忿對
得又是就事上說三者之中疑思問屬知忿思難見得思義居
行與察則因事思敬九思之一九思各導其一則皆主乎敬者
也此爲不思者言也以思無益而今乃有九思彼爲思而不學者言
此爲不思者言也史氏此章是專指臨事之思而言彼章以思
無益是專指窮理之思而言思而不學徒求諸心而不習其事
也九者之思各隨其事而反求諸心者也察氏前六思存心於
身之要由已而出者當思後三思明理克己之功由外而至者
當思新安陳氏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導
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莫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
哉馮氏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是也新安倪氏視外面事內事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李氏

手

書院藏本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
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
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也朱子行義達道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
註謂伊尹太公可以當之顏子所達所求二賢恐無以過之而
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須云古之
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
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曰當時正以事言非
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問行義達道
莫是所行合義否曰志是守所達之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
求之使其道充足是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
行所當為而已行其所當為以達其志又問孔明可以
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
以求其志及爾然而起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是行
義以達其道日如隱居而求其志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以
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達道兩斷限氏其過也所以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李氏

手

書院藏本

以他人意如未見好仁惡不仁未見剛者之類天下之大而有
一焉亦可謂未見不必如註顏子以實其言亦不必說顏
子隱而未見亦不必說顏子不幸而蚤死註顏子處朱子已自
言其非然朱子又謂此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此則註顏子
隱而未見之說雖士本其說而曰春秋之時不惟無伊尹太公
便是有伊尹太公亦自無焉武也孔子一生職環而老於洙泗
可見矣故曰求志達道二者合一未見其人此說極好但似是
傷時語非論人品耳○吾聞其語便見論人者必以此為極論
學者必以此為至汪武曾曰夫子以用行舍藏許顏子可見顏
子之足當此節古語又顏子窮而在下夫子即以用行許之更
可見此節行義達道只當以德論不必就事言也困勉錄謂未
見其人只是言其難得也他人天下之大而有一二亦可謂未
見其論其精可佐本註所未及○衆引說行義最當語顏子
行之義即所達之道也似看行義重了恐記錄者誤也○所
曰孔孟極極只為行義行義須兼窮達兩層義乃充實無遺可
謂居求志顏子已為之所欠者行義達道耳彼非無道可
謂不得行其所當行也朱子以事言之說最精○求志不兼
卑論經論事功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居仁由義人之事
已舉而指之有居仁由義事此節用所以一原也○備歷巨未見
須今兩句看蓋有居仁由義者無其遇者無其學康成門與
當時公
上節是體立而用未安者然正心誠意工夫已到下節則體
用全具而修齊治平一以貫之矣上節先人後語有欣幸意
下節先語後人自慨想意○顏子若得位行道自可方駕伊
呂夫子更不必言矣而子乃謂未見其人聘侯所以從朱子
以事言之說也然江陰兩家指德說者其論亦精但未合夫
子語氣耳此意或於收煞處補出亦好但出筆要圖活措詞
要活○四書講義云或曰行義即對上隱居語云出仕義
字不重不知隱居只是箇隱居雖君子不能與其稱若出仕
則小人亦同惟君子之仕以為行君臣之義故義字自重義
指去就言道德義言按此論亦佳然上句與下句語氣一
樣終重在求志達道一按義字固要看清楚卻不可反重上
兩字也○隱居二句有寧地重志字者見達道即求志中事
按此亦能顯出行義合一之理
之理可備一解 見記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駟四馬也。兩服兩轡也。首陽山名。在河東蒲阪縣。新按死而名隨。誠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各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四書釋地。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王伯厚考。會子書。以為在蒲阪。梁都者得之。余謂莫微信於鄭注。然已兩說並存。既云河北縣。首山有夷齊廟。闕里十三州志。曰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說所矣。曰登彼西山。上有夷齊之廟。蓋山前之說。則在蒲州。由後之說。則在懷歸縣。莫能定也。總之。謬誤為失。國而能兩地。皆可。連述。誤為恥食。周粟則畢。死乎唐虞。揖讓區也。不知恥食。周粟者。必無之事也。四書釋地。以繼余讀。鄭氏解。益決齊景公有馬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置在民間者也。何則。周禮。校人掌馬政。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季氏

三

書院藏本

百六十四篇。馬二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馬二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子也。當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盛時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我長發三千乘。是非此數也。豈惟景公。即衛文公之。亦奢。論制。俗人所駕者。至騾。此三千秦。居子以富而出。私車有千乘。不然。孟子之。以天下猶富有四海之說也。繫馬千駟。必馬之在廄中者。與十有二閑同。方相稱。若之。在民間者。一大因能。有耳。語意不倫。乃爾乎。故孟子之。千駟與論諸之。千駟一而巳矣。黃。際。城。曰。侯。只是。貧之。極。有。馬。千。駟。只。是。富之。極。兩。下。對。照。一。稱。一。不。稱。一。異。一。不。異。也。則。聘。侯。曰。有。馬。千。駟。其。富。極。矣。死。之。日。即。已。無。得。而。稱。可。見。富。之。不。足。貴。也。不。以。亦。祇。以。神。倚。全。從。此。討。出。

其斯之謂與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

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不遺葉氏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以天下為之。夫子論行之。所與故。兼舉叔齊也。厚齋馮氏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君子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較首陽之餓夫。貧富賤賤。蓋不侔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明文衡王直。夷齊十辨。按論語。夫子為衛君章。及齊景公有馬千駟。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何指。至孟子則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夷也。大概稱其制行之清。於孔子此二章。意亦未有所發。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當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為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為有功於世。然遷好奇。輕信。上世之傳。經孔孟去。而遷度一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誣來者。無窮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季氏

三

書院藏本

感。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記既載此事。於傳。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向問。備極形容。學古之士。或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為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其偏信者。則曰。夷齊於武王。謂之欲君孔子取之。蓋探罪武王也。嗚呼。此步孔孟未嘗言。而史遷安得此與。或聞子言。而得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章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有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子產之曰。子推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論語本文。謂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無首豈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肯肯逃其國。而不立證。諸孔子答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汪武曹曰。此節夷齊不死於首陽。是其一。逃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之。時。過焉。山戎與燕晉為隣。則孤竹可知。首陽在河東蒲阪。詩之。唐風曰。采芣苢。芣苢。首陽之薇。采芣苢。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蓋晉地也。在武曹曰。此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迹。是第二。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日不食周粟。而後隱。此耶。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

立圖之類而不必感其叩馬耶。果以至於死。然後孟子謂之。意可明也。正武書曰。此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景文王墓。而後行者不同。是第八辨。曰。此則還無所據。而存心為此何也。曰。還自言之矣。所謂子悲伯夷之志。觀逸詩。可異焉者。此是之味。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深藏之草也。三百篇詩。雖夫子所刪。向真知各篇為何人作。還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夷齊嘗餓於首陽。今言深藏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夫古詩猶採草木。蘇若於山。皆多。豈皆有所感。而不食人粟者乎。栗生於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夷齊之風。百世聞之。而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雅從乎。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夫伯者。往也。安知作。矣。還以為夷齊死矣。悲哉。此臨絕之音也。夫伯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思有所往。上言我安適。歸則無所適。地。還世矣。下。又言呼嗟。但今則於不可中求。可。猶思有所往。焉。既而還自。曰。命之衰矣。歸之於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也。豈必為伯。卒之。子神。衰矣。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伯。武王。武王。果君也。必欲求其。此語者。則自春秋。戰國。至於秦項。滅國。其

曰。此辨左氏春秋傳所言。武王遷。殷。教士非之之說。亦誤。是第十辨。有馬千駟。何林林也。依於首陽。何寂寂也。乃死之日。而無。則。世。已。寂。寂。可。悲。也。到。於。今。而。猶。稱。千。駟。若。林。林。可。愛。也。有。馬。千。駟。富。矣。乃。終。身。而。無。一。朝。我。誠。所。謂。不。以。富。也。窮。不。悔。矣。乃。求。欲。絕。者。能。稱。常。新。所。謂。不。以。也。題。眼。在。死。之。日。到。於。今。而。有。馬。千。駟。銀。於。首。陽。八。字。亦。不。可。忽。也。夷。齊。和。馬。之。諫。採。薇。之。歌。千。載。下。忠。義。士。聞。而。感。發。興。起。歎。歎。流。涕。者。多。矣。夫。事。以。能。感。人。者。為。貴。孟。子。以。夷。齊。百。世。師。亦。是。此。意。則。又。何。必。斤。斤。焉。思。擬。其。事。之。虛。實。而。還。其。辨。論。哉。况。馬。還。去。古。未。遠。亦。必。不。至。漫。無。所。據。而。錄。其。文。而。附。議。之。如。此。見。其。說。錄。其。文。而。附。議。之。如。此。見。其。說。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故。教。厚。使。人。不。說。不。許。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其。為。故。之。忠。心。氣。和。平。則。無。憂。念。之。失。所。以。能。言。勿。謂。其。與。觀。者。同。向。二。章。皆。言。學。詩。之。法。自。一。身。以。至。遠。事。皆。格。物。所。當。知。也。陳。氏。謂。詩。三。百。而。使。能。專。對。亦。學。詩。能。言。之。驗。鯉。未。也。作。一。頭。兩。面。立。對。看。問。斯。句。是。然。尾。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禮。源。禮。代。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嚴。然。而。不。可。亂。其。序。之。者。

爲遠其子則以其私意未忘而以爲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觀之則亦可以有警云爾爾軒張氏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疎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困誓曰興於詩立於禮此語伯魚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易其心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有立也亢初發魚之有異對及問斯言乃卽夫子所以教門人者故有遠其子之言謂不私其子也味魚答亢之辭氣亦可見其蘊陶之所得矣諸室陳氏詩能興起人心禮可留人肌膚之會第督之束於儒學爲最近故聖人以此爲學者門戶○伯魚資稟稍劣故聖人止以是告之使其有賴曾之資亦當以類曾者告之矣古以爲遠其子則是有心於爲公也聖人然乎哉新茂陳氏得一謂問詩問禮與遠其子爲三也夫子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興詩立禮詩禮雅言與此之間詩問禮平日教門人雖此教子亦不啻如此應書亢之見也味魚之答亢雍容詳密亦可見濡染有素情其不著而不至大成就耳劉注問詩問禮不是前此不曾問只是問此當益知詩禮當學意因勉錄此章總見聖教之公而接之自異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左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南軒彌因此正名之意也。春秋以妾爲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爲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覺軒蔡氏按記曲禮篇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土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妾。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稱謂之法。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諸侯以敵體一人。正者爲夫人。畿內諸侯之妻。其助祭獻鷩得接見天子。故自稱曰老婦。其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者。諸侯相變。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君之妻曰小君。而曰寡者。從君謙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者。與夫言自謙者。未成人言無知也。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非一日矣。以至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各定分當自諸侯始。使夫子有志於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季氏

早

書院藏本

古語而當言之記者附見於衛靈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發與
 觀此則知君臣夫婦之經不可不正君臣夫婦之倫正則名實
 稱矣陳氏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
 道而出命正人於內故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爲
 君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是也傳者謂是時嫡妾不立稱號
 不若必夫子嘗言古禮如此故記之說則此章是申古制諸侯
 之妻稱謂之法必有爲而言○邦人謂之曰君夫人猶言主夫
 人也此君子與小君之君同不可曰君之夫人國所謂君王
 后者正是此意說就邦君之妻四字是通稱而君稱之曰
 夫人一句又是下二段綱領下文兩君夫人俱因君所尊而尊
 之正名定分全在若稱之三字上固勉猶小童小君是謙辭
 然不重在謙見得惟夫人然後用此以爲然亦見其重意時
 說竟謂此二句不重者非○總在邦君身上不得輕夫人而後
 有白華之怨亦不得輕夫人而後有北鄰之憂夫全稱恭秋
 以交譽爲夫人使欲奪其所有而不虞其身如惠公仲子
 者是也○以妾母爲夫人使欲奪其所有而不虞其身如惠公仲子
 公族風者是也○年其身則失位職其父則無本信子名之不可
 不正也○季氏當曰邦君之妻四字當提起君稱之曰夫人句亦
 當提起起君稱之曰夫人句亦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 春澤如
 校字

五華纂訂論語大全卷之十七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勿軒熊氏言陪臣專政者三春秋之變至此極
 之辭 爲多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

諸塗 歸如字 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因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陽貨

書院藏本

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門故敢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左傳定
 季平子卒既葬陽虎因季桓子乘子貨之歸豚蓋以大夫自處
 陽虎氏虎與南子異南子君夫人可以見而虎可以不見也
 陽引問何以知歸孔子豚爲贖亡也○若不亡則孔子何消往
 拜之若其言何意陽亡孔子亦豈肯自居於贖彼之亡○此一
 章上條序其事下條序其言故以遇詞帶上言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逃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
 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
 吾將仕矣 好義知 並去聲
 懷寶逃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逃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

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諱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過而亦無所詰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訕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訕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言或問聖人有講乎。曰。有。曰。講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講如何。或曰。衛靈公問。

亦非不欲仕。直不可仕於貨之意也。蓋陽虎雖暴戾。然其與夫子言。亦未嘗悖違乎。理曰。廣貨則貴之矣。曰。失時則情之矣。曰。仁曰。知則亦當聞其說。而非情然全不曉矣。此固聖人盛德之容儀。而有以成之。故夫子亦據理直答。若夫聖人之心。則非虛之可知。而何語也。觀懷寶失時之語。則有愛敬聖人之心。知其為善。意然欲其助己耳。聖人之事。雖橫曲折千條。萬緒。然無非義理之當然。不自往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不終絕者。仁也。隨問而答。對而不辯者。知也。四者一出於誠信也。只此一。而五性具焉。大然後見聖人之全德。陽虎謂孔子於陽貨。為訕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勉勉。辨賢之閒。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哉。酒室陳氏問。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至於弗擾。召則欲往。夫陽貨與此人。皆一時叛臣。孔子不見。陽貨而欲見此人。何也。曰。聖人之道。大德宏無可無不可。雖是惡人。苟其一時意向之善。交際之誠。聖人無不與者。陽貨則見之之意。不實。交際之禮。不誠。故孔子不欲見之。孟子曰。苟善其禮。斯君子受之矣。陽虎謂孔子而遠見之。非中也。既有憤而不往拜之。非中也。不時其亡。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陽貨

四 書院藏本

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辨若不喻其意者論諸儒接夫子待賜
貨蓋待小人之道也今以易論諸孟子對魯則此運象曰天下
有山運君子以
止天上進而而退也今以易論諸孟子對魯則此運象曰天下
有山運君子以
遠小人之道若以已之德而遇之象曰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
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朱子曰天體無窮山高有阻之象也履
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矣初九見惡人允往傳曰
當臨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乘其若衆若棄絕之不與盡
天下以聖君子乎如此則失含洪之意致凶咎之道也又豈不
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
化惡而爲善良善而爲臣民者由弗絕也朱子曰必見
惡人然後可以避咎若孔子之於陽貨也又王孫賈問曰與其
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朱子
曰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道理則獲罪於天矣
豈媚於奧竈所能免乎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
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朱子曰聖人道大德全無可無不可其見
惡人同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
路之所能測哉故重言以督之欲其好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陽貨

五 書院藏本

子獨舉朝廷之禮以爲言何其正大而不迫與蓋君子之動無
非禮也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者不踰階而揖揖也君子之行
禮故常履安地而有餘裕也人不由禮則自陷於險阻而已所
謂待名人不惡而處者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或者執伊川
先生加禮貴近先生曰獨不動以禮而動以加禮乎禮盡處
豈容有如此孟子之意也唐王毛仲置酒開朱璣之各面欲參
之明皇轉使璣往至則北望再拜謝恩而璣疾以退璣亦可謂
正矣然毛仲君之賄役也往赴其集義何居乎若璣聞命而引
義以陳則爲盡善矣愚謂璣之義既殊孔孟之行亦異然德
未至於聖學未可與權則遜之遠小人孟子之待王璣其正法
也昔有問和靖先生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何也先生曰觀人
所爲賢人自不能測又問不知先生見南子否曰不敢見曰何
故不見曰待某磨不疎不縻不縻雖佛辟召亦往況南子乎由是
觀之孟子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後世惟宋廣平之於楊思勳伊
川先生之於張茂則皆庶幾有孟子之風焉大夫居官立朝
不免與近習接者當處此磨不疎不縻不縻雖佛辟召亦往況南子乎由是
九二壯於頑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元咎宋子以
溫端之於王敦學本此立別爲一義非不味待小人之義然
處變而不失其正亦學者所當知其詳見於本書因武書曰或
問以胡張之說爲善胡氏之說即此書所載楊氏謂孔子於陽
貨爲諱身以信道一條是也張氏之說却非此書所載或問小
註云張敬夫曰聖人之待惡人言雖遜而理未嘗枉若他人是
言則或主於善理直理則或至於危言惟聖人則從容酬酢而
自然中道也張氏此說所以發明言遜而無所謂之意較此書
所載更精。兩不可句即是按理而答勿以據理而答專屬之
吾將仕何也。兩不可句即是按理而答勿以據理而答專屬之
爲仁知不可逃却不可失時也含有當速仕意到日月逝矣歲
不我與二句誠使速仕意方說出孔子固未嘗如此自應迷邪
先時之非仁知而亦非不
欲仕自應日月逝矣二句
小人不可見也彼以禮來則不能不往見矣職亡之拜終不
欲見之也遇諸塗則不能不與言矣因問而答不卑不亢不
傲不隨既不慢彼之怒亦不少距已之道待
小人只合如此此聖人之時中也。見龍記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則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朱子）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若本然之性則一般無相近。性是天地所賦。予人只一同。氣質所稟却自有厚薄。人有厚於仁而薄於義。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求。先有天理了。却有箇氣質積於質而性具焉。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之質則是氣質。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問所謂氣質之性何也？曰：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若

見處。故今纔說性便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總之者善本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說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窮此理。便與氣合了。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象。雖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隨在氣質中。耳非別有一性也。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不可謂性。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隨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故自陰陽五行而言之。則不能無偏。而人稟其全。所以得其秀而最靈也。氣質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通達事理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或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之不醇也。人有謹厚忠信。事事平穩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能達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清也。惟此類以求之才自見矣。問人嘗有清明昏濁之殊。此固是氣質。然心不能不隨

質中之氣。非雜者。質中之質。清者明。濁者昏。美者粹。惡者雜。道之所在。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也。朱子曰。氣自是氣質。自是清濁。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地質而人質。此章程子專以爲氣質之性。朱子以爲兼氣質而言。氣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些不同處。不可指爲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遠者。正以本然之性。清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爲一性。而本然者。常爲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主氣質而言也。問如何見得性相近。曰。如例隱羞惡人皆有之。然有惻隱多於羞惡者。有羞惡多於惻隱者。雖不盡同。亦不甚相遠。故曰相近。蓋程子此意。伊川曰。性與性成。是專主氣質而言。習如此。性之成也。遂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後。夫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是兼氣質而言。性如此。習未必皆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先。若論天命之性。則純粹至善。一而已矣。不可以相近言。此所謂性者。兼氣質而言也。天命之性。不離乎氣質之性。其初猶未甚相遠。蓋天命之性。猶未與氣質相離。無有至死方始相爲者。習之相近也。如之。則習與性成。言性習如此。中人上下之質。相去本不甚遠。惟習於善則

復相近也。若以詩書禮樂化教勸勉爲習。則聖人之教。豈使人相遠者哉。氣質之說。始於張理。發於朱子。於此章近遠之意。至透徹。以之看氣質。易爲傳中。庸孟子無不脗合。無間矣。後學不深究其理。或於異端反謂朱子分理氣爲二。不知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原未嘗二也。須是兩邊說。理方明。爾耳。主理與論者。謂氣質即是性。此即告子生之謂性。釋氏作用。是性。陽明能視聽言動。便是性。此即告子生以無善無惡爲本體。先已服膺孟子子矣。况程朱平最任學者。極盡格致。詳然語之。言曰。人性皆同。如人形皆同。人性不同。如人形不同。則其言論之。已有不齊之形。有皆同之形。非二形乎。夫子相近。理之盈虧也。即其言論之。已分本體盈虧。非二理乎。夫理何以有盈虧。氣質故也。總之。異學所最長。最惡者。只一理字。耳。如查之。恰主如諸侯之去。客已理字不減。獨處皆得。其說主者。理之氣也。本心之學也。聖德所主者。統氣之理也。本天之學也。此理正是非之分。讀書人於此等處。須明辨之。不可兩邊混過。今人總說得性字道理。不是。下面一齊走作。其意不。但以氣質之性。爲交涉。義理兩字。亦多却舉。竟無善無惡。爲

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齊矣以事理考之則程子爲最
才與於氣質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如後稷自幼而岐嶷之
自幼而惡是氣稟如此孟子謂盡得才之善固是也然稷
有善惡不同後人看不出所以有許多善惡混等說自漢漢太
極圖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
來○拒之以不信是說沒道理○程之以不爲是知有這道理
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剛惡之所爲自棄者有懦
弱意柔惡之所爲也○宋子清集問辨謂之相近矣何故又有上
智下愚之懸絕也曰氣質相近然亦有如此懸絕者蓋既有上
氣矣便有如此不同不足怪也○竊問書中謂惟聖固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又似若得如何曰上智下愚不若如狂作聖則
有之既足聖人決不到得作狂此只言其人不不可不學又問或
言人自不若耳此說如何曰亦未是有一般下愚底人真有不可
可移者問難思必明又是如何曰那是做甚○次第二夫人一能
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聖人之言各有地○孔子說相
近至於不若便定是不若了人之氣質實是有如此者如何必
說到變得以謂之下愚而所以至此下愚者是怎生處便是
氣質之性孔子說無源成使用那一說只覺得到七分不說到

子云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既知是如此如何又說其質非
必昏且愚蓋程子雖以才言其實指自暴自棄者大要孔子是
言其以不能學程子是言其不肯學惟其不知是以不肯惟其不
肯是以不能同處在此然亦不可強以爲盡合也○隨釋李曰
上愚言教理氣質是合理一分殊說此單言氣質是專主分殊
說○因問自暴自棄不肯移之說蓋其持論固與夫子不甚相合
移而有自暴自棄不肯移之說蓋其持論固與夫子不甚相合
必委率令便成穿鑿語類固言之矣但程子所謂不肯移者亦
指氣質之性而非就習言之此或問所以謂程子言其氣質甚
異而不肯移也蓋下愚之中有二種有真至昏至愚而不可
移者有自暴自棄不肯移而至於不可移者夫自暴自棄雖是
人事然其所以然者亦由於氣質之性氣質稟得如此故
不肯移而至於不可移耳故曰程子之說與而不可移者同如
謂不若是指習說則與夫子之意相去天淵而亦非程子之
意矣夫程子就氣質之不肯移者解下愚其與夫子之說雖異
而不肯移乃朱子終謂其只說到七分不說到底者則以真
人也○○語類諸條多是說不可移只有一條用伊川說謂雖至
惡之人豈有終不可移之理大全集解釋本而存之此無謂也
蓋引云語類謂聖人未嘗說不可移是一時之言主大註爲是
豈但見大全所載而未見諸條之主不可移者耶○竊按一曰唯
字重看見程子習者之多李氏謂曰注云相近之中又有美惡
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此自是正解蓋氣質極其清質極其厚
則上智矣氣質極其濁質極其薄則下愚矣非謂仁義禮智有不
同也但到極清之極厚之極並無半點之薄濁者以清之如何
會薄濁起來若到那薄濁之極而無半點之清厚者以主之則
既無薄厚之理此其所以不移也故朱子云孔子說至不移便
定是不移了程子實重人不可移自是據一步說固屬便
以進於善而不肯移亦是其
氣質使然如何不是下愚
此又就上章相近內指出最上最下兩種人來說上智者氣
稟清明一無虧缺即所謂生而知之者也下愚者昏濁濁塞
即所謂困而不學者也夫子曰不移則上者自必不可移而
之下下者自必不可移而之上矣○諸說多云言外有無不
可移意非也此處明說聖字不移字正以補上章未盡之意
其說該備無遺何待後人再爲之圖其說耶類語類諸條自

龍記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言歌也。引

禮樂不專指弦歌惟其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弦歌特禮樂中物事耳困勉錄禮樂道中一事弦歌禮樂中一節子游教民是教以禮樂故道字不可泛看弦歌不可徒看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原引）

下論陽貨

古
書院藏本

笑彌而笑何純曰字連下笑者內喜之也其心則深喜其辭若有譏焉實反言以戲之以觀子游之自信何如耳非虛戲也顧隱庵曰笑只是喜而無惜之之意白文雖有喜用字然是笑着說故是喜之非惜之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

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道人底道理方能變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雙峯陸氏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訟獄閒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看疑此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不學以見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不是說邑人皆弦歌是小人亦學道也說統按學道從平口謂養言君子學道纔能愛人小人學道纔能易使

却不重君子小人上見主治者不可不教君子小人以道要得
子游引述口氣四書講義君子小人都指受教人誠不是士教
之君子言一國一邑之中必有君子焉有小人焉皆不可不學
道耳君子兩句須急連讀合總有要見得無人不當學道無處
不當以學道片之以對牛刀之說謂割雞亦當用牛刀耳若但
呆談學道如何愛人如何易使失其意矣君子小人猶大學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盡人言耳非以君子自任以小人指武城人
亦不指庶武城之有君子小人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是恐
人誤以德分君子小人故註此八字非指見在之位而言蓋一
國之人後來非君子即小人皆不可不教以禮樂方其學道時
未嘗分君子小人也然其理君子得之則愛人小人得之則易
使矣○後世吏治事功之卑只緣分了道學儒林名臣循吏等
傳儒林文苑不可以言學道○道字所該固廣然此只是教民
成俗上說則以禮樂爲大弦歌之聲禮樂之效也故學道只指
禮樂爲是○學道所以能愛人之故其理甚精不從心性源流
洗發縱橫鋪張終成補綴○禮樂是道之大者因弦歌而發故
直指禮樂要之禮樂便是徹上徹下事有體有用大無外小無
間見得此意纔說得道字坐落而所以愛人之故亦精深親切

下諭
賜賞

五
書院藏本

俗儒先看禮樂二字粗。只就禮樂貼映弦歌不解。從禮樂貫通道字。則集註受謗矣。李綱侯曰。本文學道是將禮樂詩書對着列名。法術之學看也。汪武曹曰。君子雖非子游。自指然畢竟是將衣冠小人者。兩句截講。中說亦無不可。李氏箋曰。君子學道二句。在夫子本來是大概。臣說在子游引之。正見無人不當學道。故武城雖小。亦當以禮樂治之。須找出此意方是解牛刀疑之。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驚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責其戲也。采子禮樂之所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禮樂。而自責其戲也。堯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

五華集訂大

下論 陽貨

夫

書院藏本

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六之通樂亦通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
必其功大各顯而後施之也通樂亦通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
其仁心也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小事其上也故易使夫子
聞子游之言而喜也蓋子游之言為樂也合樂曰歌人聲絲竹
平無非教也也通樂亦通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
堂上之樂也教以莊敬而謂之學道者使人入習於中正和平
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令乎禮義則自然
皆適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乎道
則知德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乎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
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通樂亦通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
用食周之必用欲豈謂小邑寡民可以無禮樂哉舍禮樂則
必將專於刑罰而民無所措手足矣豈聖學之所尚哉禮樂
既興則教如何見得是學道又弦歌是樂註如何添禮字古者
教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禮教便兼詩書禮樂不應
只教以弦歌春習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皆因時以為教春
夏陽氣發達之時詩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夫子過武城是春夏

時也則引歌便知其以詩為教學詩書禮樂即是學道通樂
為氏古之學者春習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皆因時以為教
乃通樂亦通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
道化民使習於禮樂也通樂亦通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
之而人以為言也通樂亦通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
以人才為重一以道化為先皆見其知本聖學初氏所謂道仁
義禮樂而已以禮樂為教故上焉教此者知有推下之仁下焉
學此者知有事上之義通樂亦通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
同以道濟天下意則引歌便知其以詩為教學詩書禮樂即是學道
分貼大文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教則分貼同勉時為教
古雖有是法然則弦歌之聲則不必拘時教也此是是是是
時大約到大山曰子游之對與夫子之答皆一箇氣孔出氣此
節不過為二三子說法耳故註云解門人之惑以之為之本是
亦不為子游特地分教也通樂亦通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
是不但因其言之中理而註其能行道也後二節是因連所聞
而責其能行道也前後轉關接續處總在君子學道二句。

公山弗擾以費辟召子欲往

夫。子。所。說。學。道。所。包。自。廣。但。此。章。是。從。開。弦。歌。之。聲。說。來。故。
註。專。貼。禮。樂。上。講。○。儀。氏。謂。當。其。學。道。君。子。小。人。猶。未。分。也。
後。來。入。仕。則。本。此。道。以。愛。人。召。下。則。知。此。道。
而。易。使。講。得。極。好。聘。侯。駁。之。非。是。見。龍。記。

弗。擾。季。氏。率。與。陽。虎。其。執。桓。子。據。邑。以。叛。左。傳。定。公。十。二。年。仲。
都。以。孫。氏。隨。師。季。氏。將。而。費。公。山。不。狃。叔。孫。穆。帥。費。人。襲。魯。公。
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餽。仲。
尼。命。申。句。須。樂。順。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厚。賈。焉。
○。公。山。氏。弗。擾。名。一。云。不。狃。字。子。洩。費。邑。宰。也。與。陽。虎。共。執。桓。
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國。約。按。約。開。編。弗。擾。召。孔。子。在。孔。
子。未。為。中。將。幸。以。前。事。至。定。公。十。二。年。墮。費。野。弗。擾。又。叛。則。孔。
子。方。用。於。魯。豈。有。
欲。赴。費。人。之。召。哉。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

五華集訂大

下論 陽貨

七

書院藏本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音。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
聖。人。以。夫。下。無。不。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
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通。無。而。以。召。孔。子。則。其。志。欲。遷。
善。改。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謂。人。為。善。也。何。足。
以。為。孔。子。○。公。山。氏。召。我。而。不。往。是。謂。人。為。善。也。何。足。
心。不。徒。然。往。而。致。之。遷。善。使。不。往。則。已。此。於。義。而。有。可。往。之。理。
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所。召。亦。無。不。往。夫。子。
云。吾。其。為。東。周。乎。與。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有。不。
用。我。者。亦。未。知。天。命。何。如。耳。聖。人。胸。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以。
議。之。也。○。諸。家。皆。言。不。為。東。周。註。却。言。與。周。道。於。東。方。何。也。曰。
這。是。古。註。如。此。說。其。字。手。字。只。是。開。字。只。是。有。用。我。便。也。要。使。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陽貨

太

書院藏本

些事何處有不為東周底意通與二十年之後與其為治乎詞
語一云何必更翻轉文字須寬看仔細玩味方得聖人語意
問者曰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自動得他改過自新
舍逆從順而已如何便與得周道日聖人自不可謂改過自新
臣服李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指點圖因孔子之不
助也天下之所知也彼面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
子因其有善心而取之使不自絕而已若授之不能為東周亦
明矣然用孔子則有可為東周之道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
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蓋謂輔氏在周之東故云爾蓋聖
人無小成苟就之事如獲用焉不與周道以繼文武不已也
蓋謂因當時子路更問如何可為東周夫子必告以爲之之道
如問衛君待子爲政子將奚先夫子便告以正名今聖人不曾
說出難以應度蓋因如有用我則與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爲
東周乎蓋謂因門人豈有不悅夫子者而子路不悅者二豈
知夫子之於南子其辭不見者義也不得已而見亦有可見之
禮也夫子之於南子其辭不見者義也不得已而見亦有可見之
知也聖人一辭一節莫非適于時中而子路未之知也然莊子
路之疑則聖人之心又孰得而知之爾則同爲東周常爲東周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陽貨

元

書院藏本

想之辭蓋聖人說着時便有西周之治在眼
前亦便有東周道於東方之景象在眼前矣
春秋末年吳越說霸而田氏暴齊韓趙魏分晉其兆已見魯
乃文王之裔周公之後夫子曰爲東周是乃欲復文武周公
之舊典魯即所以與周也此句要講得好○夫子欲往或借
此以抑季氏而強公室亦未可定而子路未之知也故宜其
不悅耳
見龍記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
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
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難
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
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
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
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朱子問敬字於求仁工夫
急忽急忽便心不存而周遍多便是不仁○任是堪倚靠是
能爲人擔當事也○周遍者五者皆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也
恭則仁之表寬則仁之量信則仁之實敏則仁之力惠則仁之
澤能行此五者則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也然是一心一有周
則仁矣是理一有虧則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必自一家一國
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然後其心公平其理周遍而仁之體
用備矣夫仁道無不該乃萬善之綱領也今特以此五者言之
故以爲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言堂堂乎張疑其不足於恭愛欲生
惡欲莊疑其不足於寬問行而告以忠信疑其不足於信問政
而告以無倦疑其不足於敏色取仁而行達疑其不足於惠也
○所謂其心公平而周遍者非體仁之之深不知此味所謂也
其本者以指示學者九切益恭則此心收斂不至於放縱此心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陽貨

手

書院藏本

收歛不放縱則夫克信敏惠自有所不能已者。爾氏五常百行何莫非仁而獨以是言故疑其爲子張所不足也。恭其本者四者皆以事言恭則切於身也併及其效者欲其因是而變之。變則切於事也。五者以恭爲主亦與胡氏釋千乘之圖章謂五者以敬爲主同意。爾氏謂子張平日問達問行其志欲得行於彼也。故夫子因其問仁而告以能行此五者也。爾氏謂能行五者於天下是一句不可分兩截能行二字直趕到於天下不是只到五者住朱子以行是五者截解必如此解方得明暢耳。大文爲仁矣三字實該行五者於天下朱子豈不曉得而只就行五者處截住耶。○大註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此一句通一章解出答問之意心存理得在大文仁字內下文又另提曰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也非是心存理得了又無適不然方爲仁。○子張問仁而夫子告以五者若不解出心存理得字何處見得是仁恭寬信敏惠都要說箇心存理得意心存則理得不可分貼恭則心存不放寬則心存不偏信則心存不偽敏則心存不怠惡則心存不刻此皆理之新在故心存則理得矣此答問仁與答樂進問仁意同都教他做工夫恭寬信敏惠如五美一般有以見於身者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陽貨

手

書院藏本

也九我及云此句一直說下不分兩截按爾氏引亦謂不分兩截者恐人專以能行爲五者以爲仁矣屬於天下也若五者於天下則仍是兩截也。○爾氏謂恭則仁之善恭引謂其非本指業引是也。爾氏蓋謂五者爲心與理而不知五者是存心之功而求理之事不可直謂之心不可直謂之理。○從勉齋引說則是仁從五者而出此其用功時言從爾氏說則是五者從仁而出此是成功時言雖似皆有理然此處正論用功故爾氏說不當夾雜於此。○行而不效不是五者之一例所以考其能行之過此五句與天下歸仁那家無怨一例所以考其能行之實要難得近與非誇張功效語。○爾氏曰非微應於天下也玩五則字題理白見句句說效正句句入心裏去。○爾氏理深總長足能行去耳。○爾氏曰五者在儒者日用應酬上返觀仁體揀不得王道感化語與竟曰章全在治道上說者不同。○楊江陰曰心無不存敬之純理無不得義之熱。○在武曹曰困勉錄之說固得之矣但謂行五者於天下仍是兩截尚有諸病蓋於天下只是言其能行之無間耳乃所以足上能行五者意不可謂爲兩截也。○能行五者乃是以五者施之於事非空空存之於心也勉齋謂心主乎五者則無能施之難而心存以五者施之於事

召子必不能然其往義也然不往者度其不足與有爲也宋子
公山師曰召而欲往者乃聖人處明應物之心終不往者以其
爲惡已甚義不復可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
存處然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發而論之耳子路於公山
氏疑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告以可往之理於佛肱恐其泥夫
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泥已之意○夫子於佛肱之召但謂其
不能泥已而已於公山之召却真箇要去○問佛肱弗援之
召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一時善應聖人之心適與之契
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弗往矣蓋二人暫時有善賢向善之誠
心故感得聖人有欲往之意然連道數語終不能改故聖人亦
終不往也譬如雲陰忽聚則雨降有光則又夜重陰連降了問
賜貨欲見却終不許他日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不
能畧感聖人○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食也今俗猶言無口
總亦此意○佛肱曰欲往而弗往不食蓋言佛肱欲然一物繫則
不能動不食則無所動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
當見力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世之奔走以餬口四
方者往往借是言身死失聖人之旨矣不可不辨○佛肱氏自
望人言之固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教之入

則宋經唐運而堅白自如也偶爾磨涅而堅白自如也即再
三磨涅而堅白仍自如也然則不善不入止可以律賢人而
豈可以對大聖無方之用哉聖人視斯世無不可行之道視
天下無不可化之人而乃欲其等於飽瓜長置之無用之地
耶見
龍記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
蔽遮掩也農源補氏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達掩其正理○補氏
言之言即一言可以
終身行之之言也
居吾語女
禮君子則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
五華集訂大全
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
其蔽也狂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
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
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
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
所以救其偏也○程子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淵
能仁而愚能知而不知學乃愚索迂固執必信而不好學必至
於誤此學所以明善也○勇只是敢爲剛有堅強之意○補
氏誤此學所以明善也○不好學則徒慕其名而不知善之所由
爲善矣欲力行自守以爲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

書院藏本

舊院藏本

經 175—140

考見得失。劉勰黃氏與蘇想皆指學詩者言。觀則似指詩而言。下交既有其義。以此詩之得失也。然以爲觀已之得失。亦通也。新安陳氏觀詩所美。所判者。之得失。亦因可以見我之得意方爲盡。

可以羣

和而不流。新安陳氏和以處衆曰羣。和而不流。故可處衆。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衆之道矣。陳氏謂其和而不流。故可以羣。惟其怨而不怒。故可以怨。惟其人倫之道。無所不備。故可以羣。交遊可事。若又皆藏有許多名物。故又可以資多。羣則人之易流者。情然流。而得詩而留人之難。制者。然愈衆之氣。得詩而不處。常處變之道。盡於此矣。

可以怨

怨而不怒。子所謂小弁。怨而不怒。則失之。怨而怒。又失之。過。怨而不怒。子所謂小弁。怨而不怒。則失之。怨而怒。又失之。過。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陽貨

夫

書院藏本

避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君舉重而言。謂安陳氏如關連言。夫婦之類。父子君臣。人倫中之大者。四詩皆備。其有潛移默奪之妙。方不。是以事父經死。印板。遠避二句。執人倫中舉其大者。而言遠避二字。舉括其當事。父君其期。於詩不盡。於事則在國如友。生相求。賓主式燕。誠之愛者。柯已。其以詩事君。父則實於章句。內者。無遠而有理。其以事君。父者。爲詩。則於喻笑。前於章句。而文至。徐微。但大凡六經。皆藉實。而虛之言。有請詩者。有所感。發。則興。觀。羣。怨。事。父。君。而後。可以言。事。君。也。矣。必讀。陸。帖。而。後。可以。言。事。父。而。後。可以。言。事。君。也。矣。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詩。餘。又。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請。是。經。者。所。宜。盡。心。也。○新。安。陳。氏。謂。詩。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爲。備。學。者。其。得。失。之。於。乎。無。不。和。而。不。流。以。處。羣。居。之。常。怨。而。不。怒。以。處。人。倫。之。變。學。父。思。君。而。人。倫。之。大。者。無。愧。博。物。治。聞。而。一。物。之。小。不。遺。詩。之。公。益。不。既。多。乎。○周。勉。錫。多。識。是。格。物。中。一。件。天。下。鳥。獸。草。木。飲。食。格。之。必。無。是。理。而。詩。之。所。引。則。皆。耳。目。所。及。隨。處。而。興。其。名。作。餘。意。亦。不。妨。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陽貨

元

書院藏本

此章是示門人以學詩之益。下七句是實指詩之有益於人。而小子當學意已含在內。○可以興。四句。就性情上說。通之。二句。就倫紀上說。多識。就學問上說。合內外。兼大小。該本。未。自。居。三。不。然。前。輩。亦。有。提。君。父。作。主。者。愚。按。詩。三。百。篇。大。半。爲。君。父。而。作。興。觀。羣。怨。亦。總。爲。倫。常。相。成。而。主。倫。紀。中。有。不。能。實。言。之。處。往。往。藉。以。起。興。所。謂。微。言。而。見。義。遠。也。則。以。中。藏。實。事。兩。頭。自。居。三。之。正。解。或。因。夫。子。有。興。於。詩。語。竟。以。可。以。興。一。句。串。下。者。此。屬。題。中。餘。意。然。亦。可。備。一。格。也。

見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鵠

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鵠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程子二南。人倫之本。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易貨

子

書院藏本

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與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詩正而面而立(亦)不知所以修身齊家則不得出門便已行不得所以謂之正而面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問不知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一身一家已自推會不得况其遠者乎此可見知對行相親之義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之化而名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名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出而南故其樂章以兩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敷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禮記云二南見文王齊家之化於修身齊家未之及蓋身齊家之本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則修身之事固在其中矣。厚齋氏此疑在伯魚之庭之後已告之學詩恐其未多學而復告之也。然則此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自此入而修齊治平之道皆由此出。詩學詩先務也孔子過庭之傳既以學詩居學禮之先此又以二南為學詩之先所以丁寧其子者豈有他哉哉。謝安說氏書周官曰不學詩而孔子取譽本此公孫朱氏女為周南名南與小子何莫學夫詩詩三百皆明經致我周之道。謝氏此為

字華指詩正與孟子高世之為詩也同與上章何莫學夫詩之學亦同存疑正與孟子高世之為詩也同與上章何莫學夫詩耳。發疑人謂詩大庭廣眾檢束常易開門在席不愧甚難古人至於此處着力說約女為夫子之學言當為之也。謝氏謂意此為字與上章學字自當深看有身體力行引伸觸類之意然大全引皆止以論詩說不知何故。謝氏素曰凡人處世至是人情物理上通達此處不通達則家庭間向多窒礙。謝氏曰此必因教小子而伯魚亦在側又特開而教之使之且就二南而學焉則全經皆可次第通矣。此須從聖人齊家處看也。上修身下門風教方是夫子家庭相親非教王化也。謝氏曰謂論是知遠事知不遠自然行不去。謝氏謂為是躬行其實朱子以為文義不熟者亦謂告知言行不可耳其實一物無所見便是不知一步不可行便是不能行。謝氏曰聖人近處指到遠處則二南為王化之始學者始處收則近處則二南為修齊之本。末二句甚言不學之弊正欲醒不可不為意。非輕界說無所見是心不明於理不可行是身不合道。子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易貨

子

書院藏本

為。為。學。也。注。及。象。存。俱。作。謂。習。解。豫。書。先。生。則。海。道。有。引。伸。綱。領。身。體。力。行。意。思。謂。為。字。正。面。自。當。指。玩。味。其。義。理。詳。究。其。旨。歸。說。二。南。所。載。皆。修。身。齊。家。之。事。而。化。神。於。南。國。江。漢。之。通。為。之。則。人。情。物。理。無。不。通。透。詳。盡。矣。則。所。謂。引。伸。觸。類。身。體。力。行。意。思。尚。在。為。後。一。層。宜。補。在。首。句。下。轉。出。下。二。句。亦。恰。好。與。正。面。而。立。對。針。矣。見。龍。記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未將之將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發如英華發外之發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

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謝氏謂玉帛可以行禮也鐘鼓固不可然禮樂豈止於玉帛鐘鼓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莫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然特空器而已所問本者反之吾身而求之則知其不遠也。謝氏謂禮樂者在中之禮樂之本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吾之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本也吾身而在中之樂樂之本也鐘鼓則樂之器所以將吾之樂而播之於外者也樂之本也本末具舉內外兼備天然後可謂禮樂之全苟專務其本而盡去其末則不可至於徒事其末而反遺其本則又豈所謂禮樂哉云乎哉者猶言此不得謂之禮樂也。禮樂之本雖細微之事四鄰之人皆言之不特玉帛鐘鼓之間要之只是箇序與和道理人能識得此禮樂則知天下無一物無禮樂隨處家用然其實不出序與和二字。謝氏朱子以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相須其善始備。謝氏玉帛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金聲鼓章聲樂器之大者也非上帛無以為禮非鐘鼓無以為樂然禮樂百本有末玉帛鐘鼓

未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本在於和抑假鐘鼓以
發之周未文誠其質但以玉帛鐘鼓為禮樂耳中程子欲人知
禮樂之理無所不在設盜賊亦有禮樂姑借近且粗者以明之
非真所謂禮樂也序和二字尤親切又見禮樂之本實著於
此如人而不仁如禮何集註舉游氏人心亡矣亦是就人心上
說舉程子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亦是就事理上說陳腐陽氏
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辭謂禮樂之所云
者止云玉帛鐘鼓而已哉蓋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王
者有差等所以明其序禮者有聲音所以發其和是時禮樂廢
壞皆信其文而不知其本禮儀廢天子大夫備諸侯則無序
矣征伐相尋國與國求諸侯則不和矣夫子之言亦必有為而
發也四書講義自袁黃真亮等倡不遇諸說以為不可不深出
敬和二字始而含胡影射繼而率性以孤僻悍至學矣萬歷末
年至天啟文字之謬亂皆由此種說發顯之一時俱以茲中不
可沒也○玉帛鐘鼓如何不是禮樂如何便是禮樂乎哉此二
以曲折含著取之方得用禮樂之理在玉帛鐘鼓之先非在玉
帛鐘鼓之內例猶曰有制禮作樂之本天高地下萬物絪縕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穿窬之盜也與荏面黃反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穿牆竊其無貨盜
名而常畏人知也床子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
裏面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

不恁地○問色厲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
使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黃氏穿窬內懷為盜之實而
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故以瞞夫內本柔弱而外為嚴厲以欺
人者也○王氏此有為之言曰嘗謂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雙
峯饒氏色厲內荏則色厲見於外者皆是如以論為色莊是也
外示莊厲內實柔弱譬如穿窬之小人日間顯著處與人無異
夜間幽暗處則為盜竊然則易泰卦以內德外順為君子之
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為小人之道此則屬者外為剛之客在者
內為柔之主者也因禮樂引淺說俱以確然有守於然有為
則色厲以甘於利而伏於害則內荏黃氏曰色厲而內屬所
謂整齊嚴肅也內荏而外莊不遇柔屬之人也惟其無實而盜
名所以可取季氏曰威則似非物欲之所能侵威則似非物
欲之所能入是簡傲然不惑卓然不搖底後援乃其中則甚柔
弱見色便貪色見財便貪財一切物欲皆為所動然却假莊嚴
之氣正莊之人而欺人於不知不覺之地如此
無內外俱屬者過於嚴肅猶有取焉內外俱莊者一味退怯吾
見龍記

子曰鄉原之賊也
見龍記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惡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
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
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
見孟子末篇荀子正論篇上篇誠則下愿惡矣謂在上者能端莊誠實則下知謹愿而純慈也孟子謂鄉原為他做
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德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
鄉原也○鄉原是見孟子說得好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
可矣此是鄉愿本情○鄉愿無甚見識其所謂原亦未必真愿
乃卑陋而隨俗之小人耳蘇氏謂其近似中庸而非也故曰德之
賊孟子曰一鄉皆稱愿人無所往而不為愿人與中庸相近必
與中庸相遠狂者進取窮者有所不為鄉愿者未嘗進取而無

海國圖志

鶴原既德無非無刺工於燭世之術故衆皆悅之而不知其
立心行事之適足爲德害也夫子惡似是而非者故斥之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事物推送出去。豈非自棄其德乎。

舊院藏本

德者人所同得之理也。聞於耳者。即可存之於心。存於心者。何必宜之於口。道雖遠。則徒取爲口耳之資。而不能實體諸身心之際矣。朱氏以德之業。得字。謂即人心之德。德之賊。德字。謂有德之人。大謬。故存其說而論之。見龍記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處源輔氏庸謂凡庸。惡只是惡。陋謂猥瑣。可與猶可與共學之可與。是共爲此事也。庸惡陋劣。天下之小人皆可以鄙夫名之。以其存乎正大之道。則謂之小人。以其遠乎高明之域。則謂之鄙夫。總之一樣。觀註以庸惡陋劣並說。可見不啻除出大奸大惡。說○庸陋似是柔惡。惡劣似是剛惡。陋甚於庸。劣甚於惡。註小則說。庸惡大則說。父與此二者。附惡柔惡。皆有之。惡劣分則似未盡。○與之人有二。有以爲與者。有以爲有用者。冠策公之於丁謂。溫公之於蔡京。猶不能無此矣。○庸陋便曰鄙夫。自是無可責。此爲同朝共事者。說法耳。策公之於丁謂。溫公之於蔡京。始則援引之。終乃排斥之。身國俱受其害。皆失其所與者也。故大臣當國。選此輩人。則先爲屏逐。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陽貨

美

書院藏本

毋使得氣士君子不幸而居下位。見大僚有此亦當早議去就。山受蔡京之薦。未必非白璧之玷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何氏患得之語。意而文省耳。爾自未得之。至無所不至。蓋盡鄙夫之情態。而不可與事君之意自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斯哉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卽孔子所謂鄙夫也。○莊子列禦寇爲

破癰潰痂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聽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前漢任安傳。文者常病癰。鄧通常爲上吮癰。之上不樂從。客問曰。天下謀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舐癰。太子舐癰而色難之。已而問通。通爲上舐之。太子慚。由是深恨通。○蘇氏患得之當云。患不得之。謂文也。鄙夫止於營私。其害至於亡國。李斯之立明堂。張禹之有王氏。其謀皆始於患失。故孔子深畏之。曰無所不至。言其必至於亡國也。○何氏謂。鄙夫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違萌篡弑之心。惟患失也。踐踏至此。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試父與君之原也。○何氏謂。鄙夫患得患失。則惟利欲是徇。而不復顧理義之所在矣。其可與之事君也。故然其患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僥倖。乘間抵隙。然其惡猶有止也。至於患失。則無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不惜身命。大則弑父與君。禍及國家。○志於道德。則功各不必外求。而得或終無成。亦全吾之道德而已。在我亦何所損哉。若夫志於功名。則其心已是謀利計功。幸而得之。則已矣。不然。則枉尺直尋。將不能免。若志於富貴。則患得患失。終必至於無所不至矣。甚爲庸惡陋劣之態。亦可想見也。○何氏新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陽貨

老

書院藏本

正意。然能推以鄙夫之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爲則爲。不得爲則不爲。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惡富貴也。視功名爲重。則富貴爲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失之與其害至此。鄙夫古之君子。未得之則求之。性分之所固有。既得之則安於職分之所當然。本居處遊若終身。則得不足。以動其心。牛羊禽畜。若固有之。則亦何失之慮。學者以孔子之言觀鄙夫之如彼。以孟子之言觀聖人之如此。可以知所鑒矣。○何氏謂。鄙夫孟子曰。鄙夫寬。謂所見隘陋也。所見隘陋之人。知有富貴而已。小用之則敬事大用之則誤。豈容一日得志也哉。○何氏謂。鄙夫吮癰舐痔。是乘惡執父與君。是剛惡。故集註不特曰庸陋。而且以惡之一字加之。新安倪氏功名功業聲名也。今庸陋。而且以惡之一字加之。新安倪氏功名功業聲名也。今俗人認貴仕爲功。各非矣。西書講義。鄙夫之心。只知有得而已。其所以患夫者。只被既得之三字。通成耳。思得之前。有多少辛苦。遙想得之後。有多少受用。只一既字。中鄙夫之肺腑。肝腸盡露。○得之則得之耳。何以云既。既者。願已償也。既者。意復變也。計又深也。○何氏曰。患得患失。原是一樣心。服非患失之患。更甚於患得之患。而患得之尚不肯無所不至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亡與無通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陽貨

柔

書院藏本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萬則踰大閑矣。禮義爲大閑。守太嚴。如不矜攝行之。矜非矜誇之矜。廉謂褻角。陷屬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朱子廉是獨邊。廉隅只是那分處。所謂廉者。謂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問智則能詐。愚者無智。乃何故能詐。曰。如在而不直。伺而不愿之類。附軒張氏。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爲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爲疾。然猶爲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戾而爲高。矜而爭。則澁而爲忿。戾愚而銜。則變而爲詐。是蓋世教俗弊習相並也。言疾則因爲偏。今也並古之疾而亡之。則益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憂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言也其實不得爲狂不得爲狃不得爲愚故曰或是之亡也今之疾亦非古矣附錄三疾中蕩與肆忿與廉猶微有相因意肆與直全相反了。陳氏氣數非正意然其論亦不可少說。持守太嚴故名曰矜直徑行自遂正見他暗昧不明故名曰愚。行事愚者見理不明但據所見一直行去全無委曲故曰徑行自遂詐則又不甘於愚而強作機械變詐之事以遂其私故曰扶私妄作。狂就志趣上說矜就持身上說愚就處事上說肆與蕩照註以小節大開封廉與忿與以守已爭人之道與詐以顯尊嚴附錄封固幽錮肆之爲蕩濫之爲忿與是已甚意直之爲詐是相反意。氣質之偏從古有之右者給以端來偏者可歸於正後世風俗既壞不惟不能化其偏且存上復生疾病看未先有蕩詐忿戾之風然後氣質之者隨之附錄伯昭曰蕩與忿戾的人幾恐不落落聯合其弊者於者雖是天壤不作其疾還難然易見惟以陰氣侵侮之夫而外爲擊不敗事之狀就其扶私妄作亦是能暗昧不明而實非真愚也與今之所謂愚者不遜詳而已矣語意與上稱勢半倚雲曰肆廉直是狂矜愚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去聲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諭 賜賞

早

書院藏本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宋子紫迷黑色。過了那朱既爲紫。便變做朱。不得便是奪朱。雅榮平。便變做朱。不得便是奪朱。雅榮平。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虞。豈不可畏。不正底物事。日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也。南軒張氏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惑人之說。雖是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邦家者。蓋變其事。實使是非邪正。率皆紊亂。邦家所由傾覆也。勉齋黃氏是非善惡。最相反也。聖人不之惡者。以人心自有正理。而正不正之相反易辨也。惟夫似是實非。似善實惡。則人心疑惑。而足以亂正。孔子所以惡鄭聲。而又及乎此也。慶源韓氏氣象難得相值。賄節難得常好。故邪正相乘之際。正常屈於邪。疑似之間。邪易竊其雜亂。而致詳焉。此

亦贊天地之一端也。王氏辨朱紫以目辨雅鄭以耳具耳目者能之猶未爲甚。無惟利口之覆邦家則當辨之以心。人心主之心當爲所惑而不能辨。故范氏備述其意以曉人有非自正其心辨之豈不難哉。雙峯饒氏紫以聞色視正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鄧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果卒爲二者所勝。古人立云朱裳今之朝服直以紫爲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之樂莫非鄧衛淫哇之音。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況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爲利口者所惑耶。聖製湖氏前篇以佞人對鄭聲言此則顛倒是以利口對鄭聲言。註釋佞字曰辨給也。釋利口曰虛給也。據則顛倒是覆於片言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致詳者。視佞爲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始焉者矣。顧安採因朱南方求之正色合赤黑而成紫。北方之聞色。鑒別利口覆邦家不必以覆邦家對上文。尋朱亂雅衆說孟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此却對得覆邦家雖亦是利口之害然又添一重了。圖註止二句引起下句。○邦家治安全在用正人行正事。利口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所行非正事以不肖爲賢以賢爲不肖則所用非正人。故覆邦家。倒魁氣朱子以邪當勝正。故南面魁齊以似是而非說似可兼用孟子則專說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錫貨

聖

書院藏本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庸

欲無言此意可想。此句只依註解為是。韓氏謂有兩意。不是其所謂領聖體。都在註。以言語觀聖人。句內不但徒領聖其言者。非即徒觀聖於言者。亦非。聖人平日教人。都是用法。若將言字說壞。便是六經皆聖人指點話頭。不是孔門教法矣。只是這道理。充塞天地。原是至大的。聖人之言。無非發明此理。若專在言語上求。却似言則有此理。不言便沒有此理。看得道理不切實了。故聖人有千欲。無言之嘆。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止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圖原輔氏此語在末問性與天道之前）問曰子貢何述之。問正有意於述。者。但不可不察而論之。猶滑於言語上討求。故有此問。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陽貨

聖

書院藏本

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朱子此語。子貢問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夫子乃是此意。此意。則問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問。隱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見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顯出矣。○如時行物生。天又更說甚麼。底。若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盡也。盡處也。盡妙容周。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問。時行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為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陽貨

聖

書院藏本

言之有無而損益也。有官乃不得已為學者發耳。曰甚善。○問時行物生。兩句。自為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萬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一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曰。是此意。○問。夫子以子貢專求之言。語之。故以欲無言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曰。天何言哉。云云。蓋欲其察之踐履事為之實也。程子謂。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欲無言。何也。或云。此章實兼無隱乎爾之意。欲其求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推明夫子所以啟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為之實者。未知是否。曰。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其好。更熱坑之。當自見得分明也。○論語只四時行百物生。所謂天何言哉。已在其中矣。○問。時行物生。者。天道之流行。無息也。天雖不言。而何隱哉。聖人動靜語默之間。無非至理之所在。再曰。天何言哉。所以發之者。深矣。○論語只四時行百物生。其體精義。言其用。夫子但言天之理。更不及已之事。則天人一貫。而天即已。已即天矣。此所以謂聖人之言也。○論語只四時行百物生。其意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隱也。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身。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陽貨

書院藏本

命豈有先言百物生而後言四時行之理哉輔氏過於審察反成病敗不可不辨。○無竹子之唯亦無領會之言見其未喻。○聖道明如日星門人猶未能盡曉者以其徒求之言語間而不知動作語默無非聖道之形見此所以聖道雖明而其見滯於言語間不能盡曉也。○荷謂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聖人方病學者徒求之言語而又益詳於言語益詳則愈難盡曉矣。○未盡曉者何由而曉耶使能不求之言語而必察聖人之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則能知聖人之動靜無非理必悟聖人之語默無非教也。○新安倪氏按以妙道精義分體用蓋因輔氏之說而申明之舉感與未篇則因蔡氏之說而詳言之也。○蔡氏說此章嘗謂先師於感興幸章特發其義而收奇功於一原其所以勉學者深矣。○公遷朱氏以天以理言之天也於穆不已與無聲無臭是指其本體言聖人之德與之相配者如此穆不時行百物生是即其功化育聖人之教與之相似者如此穆之一字即是天何言即是無聲無臭形容天道之妙皆有焉而發也。○蔡引聖人一動一靜註在天何言哉四句外。○子貢後來問性與天道如何說終不喻終字只在此一時非終其終身四書關聖子語上蔡等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盡行之問如何曰且靜坐便是此言無行不與聖人只要人實下手反身自得耳。○若謂言則有盡無言則無窮是反引向高處不是只向實處學。○高處正在首處也。○此一針錯走不得。○此與無聲無臭最易錯解入異端去。○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實體之身心故發此以警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此與不立文字法門大別不得援儒入墨。○註云與前無隱章相發則所謂天理流行之實自在無行不與處此是夫子言前言後言內言外欲言欲無言不欲無言大宗旨也。○時行物生皆上天之載流行於述者兩句一體無分配義亦無層次義不可於時行側出物生以時貼孔子物貼小字也。○此即道若作四時百物以行生述天便是錯解。○此節最易近禪程子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真者在此只寫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不知已隱入那裏去也。○要知禪家指點只要觸處識得此心聖人舉示正見隨在此實理只在實氣輕重抑揚之間便易差去故是極難。○時行物生學者正要就此體認至理不是聖人即舉天而言也。○若徒作當下指點語便攪入木犀香裏去矣。○回龍鑒大全謂時行物生兩句自為體用須知此是餘意若正意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陽貨

書院藏本

則時行物生俱屬用。○聖人之心只在動靜語默上天之道在四時百物上都不是實真昏默的露微軒曰須要實見得天理發見流行與妙道精義之實處一一體認得分明乃可見道。○聖人方靜之時正也。○義也。○寂也。○太極之體已立方動之時中也。○仁也。○感也。○太極之用已行此聖人之一動一靜無非妙道精義之發有不待言而著者。○李安溪曰此語是連根說出以示子貢或者因聖言幽微便生出許多妙見解所謂子欲無言者便是聖學聖德機鋒失之遠矣。○汪武曹曰註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句所包甚廣子貢正是其中一人然不獨指子貢也。○朱子謂此與無聲無臭相發發無聲無臭亦獨指子貢耶。○聖人動靜語默無非教者豈子貢而外皆當舍之而必因信以求道耶。○且所謂因言以求道者是謂因聖人所言以求道耳。○乃謂教之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亦皆不切題也。○周剛侯曰時行物生天理發見流行觸目皆是天不能言道理何嘗有一毫欠缺一毫隱晦了聖人一動一靜無非妙道精義之發即日就前人能盡有於此所以不待言而顯也。○龍說

痛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痛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記難記惟此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悲之不見疑在裏絕之域次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不見疑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與震澤輔氏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倘非有故未有御之者然其所以得罪之故不可知矣。○辭之以疾者義不責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容絕也。○夫

子於此仁義並行而不悖然其愛人之心則終無已也胡氏無
表而託以我則雖庸人亦能自省其所以見絕之由是不屑之
教誨也。雖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地之
不棄物也仁矣哉。引其曰將命者出戶見其當時就取豈使
歌聲徹於外為猶悲所聞耳固無
離不見而使聞悲亦既見夫子矣
姑辭以疾而繼使聞歌雖絕之而有不忍終絕者
聖人之仁也。始所謂不為已甚者與 見龍記

幸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周年也。同。期。候。日。說。期。已。久。連。期。似。都。不。必。何。况
三年已久二字甚不好此正心之不仁處

君子三年不為禮必壞三年不為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愛。禮。補。氏。此。述。宰。我。之。意。也。然。禮。樂。自
之本。處。矣。宰。我。處。其。崩。壞。而。急。之。於
五。鼎。鐘。鼓。之。間。則。亦。不。知。甚。矣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陽貨

吳 書院藏本

樽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
官反
沒。鑽。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
之火。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
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
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幸。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
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為。爾。周。禮。夏。官。司。庫。掌。行。火。之
政。鄭。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取。桑。柘。之。火。秋
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李。夏。出。大。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
亦。加。之。案。司。庫。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部。口。土。旺。於。未。故
再。取。之。鄭。子。曰。時。物。皆。變。矣。吾。亦。哀。惜。之。實。自。有。不。能。已
者。則。不。可。因。彼。而。變。也。尹。氏。說。固。忠。厚。然。半。我。之。失。終。在。但
其。致。問。之。時。猶。出。於。情。實。較。之。後。世。區。行。計。而。口。不。相。附。者

猶為無禮。愛。禮。補。氏。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榆。柳。木。之。青。者。故。春

取。之。最。香。木。之。赤。者。故。夏。取。之。桑。柘。黃。作。櫟。白。槐。檀。黑。杏。其
病。之。方。色。取。之。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亦。如。金。有。五
金。之。類。古。人。作。事。件。件。順。天。時。况。火。乃。天。地。間。最。早。最。不。可
不。順。其。性。水。火。其。性。則。為。木。火。失。其。性。則。為。火。災。旱。暵。疾。疫
皆。是。因。時。改。火。以。達。其。氣。亦。變。化。育。一。事。也。故。周。禮。司。庫。掌。四
時。受。國。火。以。教。民。疾。後。世。都。不。理。會。如。何。得。隱。隱。和。萬。物。有。情
因。舊。者。日。亡。則。新。者。日。起。新。者。可。與。則。舊。者。可。廢。此。說。神。上。說
炎。上。之。火。木。則。明。故。取。於。木。火。則。明。故。取。於。木。火。則。明。故。取。於。木
此。就。時。上。說。則。引。鑽。燧。以。取。火。而。四。時。之。火。隨。時。改。燧。三
年。不。為。禮。一。節。言。三。年。之。不。可。也。舊。穀。既。沒。一。節。言。期。年。之。可
也。同。知。則。有。明。火。有。國。火。大。明。火。以。燭。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
小。與。祭。用。之。國。火。大。取。之。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重。在。用。之。古。之
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五。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氣
氣。少。火。生。氣。壯。火。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
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於。人。疾。疫。之。後。年。壽。之。短。有。目。共。睹。矣
御。氏。學。史。曰。古。有。火。政。之。官。曰。饒。饒。改。火。此。受。之。大。答。也。所
謂。光。臨。天。下。者。於。是。乎。在。周。禮。司。庫。氏。所。掌。及。於。民。衆。亦。當。知。此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陽貨

老

書院藏本

所紀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於。夫。古。也。而。火。獨。缺。焉。飲。知。擇
水。而。烹。不。擇。火。以。祭。以。養。哺。之。備。物。可。乎。或。曰。庭。燎。則。有。司。矣
之。未。也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訖。食。粥。饘。麥。既。非。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
祥。始。食。菜。果。練。冠。緦。屨。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幸
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幸。我。不。察。也。
記。開。傳。父。母。之。喪。既。訖。食。粥。饘。麥。既。非。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
三。日。矣。方。食。粥。朝。一。盞。米。羹。一。盞。水。齊。食。之。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
果。果。大。功。之。喪。不。食。醢。醢。小。功。祥。麻。不。飲。醢。醢。父。母。之。喪。既。訖
卒。哭。飲。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醢
醢。中。月。而。禫。禫。而。飲。醢。酒。始。飲。酒。者。先。飲。醢。酒。始。食。肉。者。先。食
乾。肉。俎。子。成。布。是。指。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八。十。據。為。一。升。也

之門子夏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或和或不和彈之而或成聲或不咸聲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其於三年之喪如此率我與二子相處久矣豈不習聞其概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夫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夫子舉行之率我門人高流也日聞至論而益以期爲安况斯世乎其後滕世子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然則又復喪獨行於孔孟之門而朝廷未嘗行也甚至以日易月無復聽於冢宰三年不言之制而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率我一問之力也新安陳氏四不字皆是發其不忍之端蒙引故不爲也爲字指食稻衣錦言食日不日三句必有成語此處舉之小必俱以食稻衣錦相入也爲字水上女安則爲之應下文女友則爲之二爲字應皆同兩勉鏗故不爲也依蒙引則指食稻衣錦與上下兩爲字一樣若存疑曰故不爲也只是承上言不爲食與聞樂居處也今女安則爲之是爲食稻衣錦步此則此第三爲字不同矣蒙引可從兩女字極重兩則爲之頗輕全

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思欲其有以跋而及之爾記三年同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喪之過陳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中制○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體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刺自問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學者氣象謂宋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不敢斷所以爲宰我蓋欲文其過也竊以爲宰我在聖門雖列於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禘祫之對方晝而窆夫子有朽木棄土之議觀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也曰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爲忠信○聖人待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了也○問有謂宰我之問蓋聞禮家至親期禫之言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而欲斷之也曰此蓋以宰我爲聖人之徒不應問此欲爲之文其過也其意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人心非由外至禮家固亦已有加隆之說矣設使宰我實聞明斷之說而不能哀其是非盡其曲折則其愛親之薄亦可見矣噫不日斷其喪然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爲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教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宋王子路好勇。夫子屢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爲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裡一事。却是見不到處。不以出公之立爲非。觀其謂正名爲近斯可見矣。若是勇於義。必不仕季氏。此章言君子者有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則以位言。南軒。義徒知勇之得。至於紀綱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爲。勇固在其中矣。陳。義而勇。義理之所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爲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爲害。隨所出而爲大小。故在上則逆理爲亂。在下則肆欲爲盜。子路之言。有自負其勇之意。而疑聖門或不以勇爲尚也。若後來進德高。必不復以此爲問矣。龜。義以爲尚。除了勇。說不必說勇。合於義爲尚。只專說義合義勇。亦在其中。田。則子曰。君子無義之勇。待義之定。惟以義爲主宰。而不爲血氣所使。曰。義則曰。天子本爲子路好勇而設。

至於無禮果敢是事然敢爲若果敢而不室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禮室而不果敢則於禮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室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聖人所以惡之也後漢馮氏同果敢與勇相類如何分別曰果敢即前章之剛果敢屬性勇勇屬血氣果敢者有學以開明之則不室勇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暴則人之作事必先明義理審時勢果可爲然後決然爲之便不至窒滯若都不度理勢果而室焉則妄作矣故惡之果敢而室是自已室室不通是不行去見室然必見室矣。其而無應就血氣爭強上說果而室就作事說併疑稱人之惡亦是與人無干而好稱之則無仁厚之意而可惡若居言職或操用人之柄不在此論說哉君子無所不愛亦有善乎對愛說驕亦有惡對君子說困也雙峯謂果敢即前章之剛然蒙引解前章以剛屬性驕勇屬作爲及解此章又以勇屬血氣果敢屬作席蓋所謂作事亦指作事之志言耳則與雙峯說仍合翼註云勇以氣言果敢以意言得之。上節是由理路不明故妄言妄動。亦顯悖德者下節是全與理相忤知認自家好處乃假托歸德者害世道人心不小惡之正所以全我之愛。聖人無與譽未嘗不言善惡然則惡從從柔敦厚中發此德目不同故惡焉。

人惡。下流只是下位。上不論有過無過。俱不可誅。勇無禮是輕。一。流果而望是執。拘一流。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許以為直

者

微古義反知孫並

去聲許若謂反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何察也。許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

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宜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

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宋子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南軒張氏君子者惟

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為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

誦上者。為其遠也。惟其循禮。故惡勇而無禮者。為其陵犯也。惟

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為其害行也。此惡不善之公心。亦天

下之通義也。以子貢有問惡其事。以惡人為心。則反有害。故又

從而叩之。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惡

氏聖賢所惡。若有所不同。然子貢所謂微許者。因于所謂無禮與窒者。皆言之

也。微則不要作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都是惡人

也。微則不要作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都是惡人

也。微則不要作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都是惡人

也。微則不要作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都是惡人

也。微則不要作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都是惡人

也。微則不要作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都是惡人

也。微則不要作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都是惡人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陽貨

善

書院藏本

曰三以為字。其力不如。此而自以為。如此不但

自。其不善之心。而且有害於世。故子貢惡之

夫子所惡者。是謂惡惡者。明背乎理。子貢所惡者。是謂惡惡

者。陰賊乎理。顯背乎理者。方自恃為有氣。而不知

偏私。實足以累中正。陰賊乎理者。乍看竟似真。而不知

而不知。其所以成其。是以惡人。人能愛人。聖賢之

愛也。見其記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

則無二者之患矣。宋子問何以知為僕隸下人。曰若色惡之小

人。則因女子。陰賤。小人。陰微。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

難養。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子

則適有以消其不惡之心。是以畜之。則仁。有以資其易怨之意

則遠之。不遠不達之中道乎。蒙引聖人言此。以見常情難近之

而怨也。非特惡其難養也。○養猶待也。謂此論御臣妾之難

蓋女子小人多忽之。而不知其難養。故夫子提出示人。使人知

養之之有道。近是比昵與慈。不同。遠是疎斥與莊。不同。謂此

指一時用情言。其本原在修身。不在用情。謂此論御臣妾之難

於近之。不可方有遠。此說極有意。然亦難拘說。亦有始終

遠之者。有始終遠之者。更有始終近之者。但始終近而終

制宮中。燕遊得以親正。上故有樊噲周呂。則藉寵威。夫人不足

患也。有申屠嘉。益則鄧通。夫人不足患也。原語云。聖人言難

養者。欲人思所以善養之道。非謂難而委之。無可奈何。馬少微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陽貨

善

書院藏本

子亦待婢使女。不必說到宦官妾上去。此是泛論畜臣妾之道。非專為人君言也。

不與與怨。正是女子小人所以難養之故。其當如何養之。處夫子尚未說明。然由此兩言思之。則不遠之問。豈無所以善處之術。而吾之所以養之者。亦必有道矣。養之方。不外修身齊家修身本也。齊家。用也。見龍記。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徇流俗。衆

實而得。其爲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南軒謂有可惡之

蓋是血氣盛極將衰之年。於此無成則亦已矣。不可不痛自警

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人及時遷善改過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異

書院藏本

省也。則謂因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此神日衰。少能精進。故古人以四十爲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爲斷也。然世有聰明知道者。得而絕之。故知其爲有

日見惡。則非止無聞見惡。則其終也已。則非止不足長。若無聞者

不足長。則其入可忽耳。則未至斷然。其一無所成。日其終

四十者。當覺其已至。四十者。當覺其已至。四十者。當覺其已至。四十者。當覺其已至。

漸興徐起元

校字

武進昌 春澤如

五華集訂論語大全卷之十八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勿軒韓氏孔子出處凡二

齊孔子皆稱以仁。楚狂接輿。沮溺。荷蓑。之徒。雖不足以知聖

人。亦不失爲避世之賢者。師學八士。亦取而附其後。妄世之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一國名子爵也微子封庶兄箕子比干封諸父微子見紂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一

書院藏本

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

箕子囚伴狂而受辱。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封

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

諫曰。彼爲象箸。必爲玉盃。玉盃必用。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

之矣。與西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謂箕子諫不聽。乃

被髮佯狂。而爲奴。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

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諫。則百姓何事。乃直言諫。紂

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剖視其心。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

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入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

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

如故。微子雖放。而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與之

心。而微子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商我與受箕子。不可遇。衆

富與宗國俱存亡。故雖商祀或至。論仁我必誓不臣。爲人

書院藏本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相事齊人。權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

作不俟終日者與此引易繫詞之語。○范氏曰此篇記聖賢之出處而

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殊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

書院藏本

僂氏曾受女樂夫子已有去志若遽然便去非惟顯君之過且
中齊人之計適魯郊又不致膳肉故因此微過遂不稅冕而行
○齊人歸女樂只說箇歸字畢竟是歸其女樂於魯君相皆有
之不是專獻於桓子三日不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緣當時辭受
之權盡出於季氏想是他既自受又爲定公受之又曰女樂亦
說得不一一說陳女樂於城南季桓子君臣共往觀之三日不
朝一說召女樂而受之三日不朝兩說不同未詳孰是吳氏夫
子嘗適齊矣已不能用及反而仕魯又沮人用之意已而忌人
惡不肖之通患也桓子受制陽虎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旦得脫
虎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強之日也而境顯於前心卽
驕逸夫子方欲輔桓子以有爲而桓子所爲若是固不得不行
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此曰季桓子不朝孔
子行其仕其行皆以季桓子而定公徒擁虛名於其上也悲夫
新安陳氏於用孔子時而如此簡賢也三日不朝棄禮也○莘
淫聲美色而爲一者女樂也爲國家兩其有甚於此哉○
○爲記仁賢之出處不可分三仁爲仁如下惠以下爲賢折衷亦
難以折衷三仁三仁自是富了故朱子曰若三仁則無間然矣
○子曰不信仁賢此仁賢是相連字朱子以此下便說孔子事

故經之於此非無上章也。何則？錄新安謂：「即此章而棄，則內又兼季桓子受之二句看桓子受之一見。」桓子專權一見，此一見臣之忌，總之棄也。

此見聖人去就之正受女樂已可去矣。而見三日不朝，則意於國政荒於淫慾，而節賢棄禮，孰其為行乎？內須棄受與不朝二意。

見龍記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爾助辭殆危也。接輿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微子

十

書院藏本

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者也。鄭氏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佯狂。蓋物也。有道德則見，無道德則隱。鳳固然也。至於無道而不隱，則鳳之德衰矣。然以此篇君子守身之常法，則可至於聖人體道之大權，則又不可以此例論也。不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懇切，復是諫知尊聖人者，其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蓋不啻如冰炭白黑之不同也。豈非彼風世治則生，風則不生，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蓋顯而易見，不是有難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和，所以元氣之會，鍾於鳳，如鶴生鶴，馬生龍駒之類，固因於不同者，故內有避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有聖王之操，而無變通之學也。以此觀人，亦其高深是孔子方可道也。不是兩難。楚狂老龍，孔氏春秋時，極奇品，而接輿曰：接輿自是夫子一知己，味其歌詞，可以常笑。陶鑒一曰：鳳為二句，其不隱狂者四句，其速隱者。

孔子下微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時去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其意謂：「何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南軒張氏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然其知鳳德之衰，辭氣舒暢，不迫其為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辟，則隱其意，跡而已。爾聖人曰：欲與言，足出處上，得將天道人事作落得。

接輿狂士也。過孔子而以鳳目之，其見高矣。惜其往勉其來，其已而告以從政之始，何於微也。雖其趨向不同，而其於聖人也，豈得謂為無情者哉。宜夫子欲與之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沮也。桀，桀也。耦，耦也。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津渡處。與氏接輿二人隱，耦而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津渡處。與氏接輿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微子

士

書院藏本

謂丈人不復言，蓋皆楚人，便處微氏而耦，則謂之耦耕。耦，耦也。耨，耨也。耨而不耦，則不可生。莊子曰：耦耕且按世。家孔子自楚反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云云。蓋是時孔子尚未至楚國，而楚人耦耕，所耦自楚反乎蔡者，自楚之邊邑反乎也。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吾數周流，自知津處。四書講義：「明知現之無益，而之孔丘，其中心極熱，心中極厭也。幸而偶曰：長沮，即為孔丘，夜須，乃可反唇相譏。」

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

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貽有息天下之

成少故一狐之助也此夫子所以不禁撫然周時侯曰辟世則

賦少故一瓢之助也此夫子所以不禁撫然周時侯曰將世周

沮溺避世者也。而曰孔子路焉。避人之士。豈知天下之大。吾人也。不能避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有正。轉。辟。人二字。見吾惟不忍忘情於斯人。故欲身無道。為有道。若任其無道而竟以避世為高。高者將安所底耶。是知津矣。何。漢。夫子周流刻。語極。令。刻。見。從。記。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蓀。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對。引。丈。人。老。人。也。如。石。門。荷。蓀。之。義。亦。得。其。姓。字。既。止。子。路。宿。見。其。二。子。安。得。不。知。其。姓。字。以。從。來。或。路。想。起。他。姓。不。說。姓。字。丈。人。豈。知。子。路。從。孔。子。遊。者。乃。正。當。以。清。之。不。數。不。分。是。責。其。不。事。農。業。執。為。夫。子。是。責。其。從。師。遠。遊。也。而。荷。蓀。子。路。意。中。只。有。一。夫。子。至。丈。人。之。不。知。而。就。為。爾。夫。子。乎。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微子

苗

書院藏本

子路拱而立。曾。謂。夫。子。子。路。向。未。想。及。子。路。口。中。只。有。一。夫。子。至。夫。子。為。人。之。通。稱。子。路。亦。不。暇。計。及。須。想。出。一。種。急。迫。情。形。唐。突。口。氣。未。知。而。就。為。爾。夫。子。乎。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通反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減其跡亦接輿之意也。仇。注。止。宿。三。接。待。子。路。非。暗。刺。冷。觀。也。許。亦。史。目。反。見。之。意。註。中。本。自。明。白。夫。子。正。惜。其。偏。執。不。化。忘。卻。君。臣。大。義。故。欲。挽。回。而。成。就。之。耳。

子路曰不仕無義。畏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密。而子路益恭。願。輔氏此亦子路。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微子

圭

書院藏本

祿也。福州有國初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新。安。陳。氏。朱。子。嘗。為。見。此。寫。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不。潔。身。而。必。以。其。正。而。徇。祿。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道。即。中。庸。之。道。也。莊。子。駢。拇。篇。不。仁。之。仕。所以。行。義。未。云。亦。非。忘。義。以。徇。祿。似。是。同。意。曰。只。是。一。意。徇。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是。義。惟。出。仕。者。見。得。不。仕。便。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急。欲。得。若。行。道。到。處。公。問。陳。道。行。景。公。不。能。用。又。行。相。子。受。女。樂。又。行。無。一。非。義。問。道。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固。不。行。而。義。亦。

五華集訂大卷

下論 微子

六

書院藏本

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
孔獨而苟仕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亦可見矣。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有進退去就。在義如丈人。直是
斷。只見一邊。問彼與我。而進孔子蓋欲以顯孔子孔子之
言。則起而趨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桀溺。將有以發之。而二
人不答。所謂與世推移。非笑孔子之意。至荷蓀丈人知子路之賢
則止。子路遂欲從之。為奈見其二子其親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
反見。則先去而不顧。見矣。教子者。若謂其無德而無則。則作耕
耘。以避世。雖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若若
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
可止也。特止於歸。則其身不知。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
謂無可者。矣。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
之正大。若以索隱行怪視之。未知是否。曰。無道而隱。蓋伯玉
下惠可也。被髮佻狂。則行怪矣。沮溺荷蓀。亦非中行之士也。周
朝既失。丈人見二子。是長幼之節。不廢也。既不可。則夫君
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倫之為害。於
人道大也。君子之仕。豈為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
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陽關氏列後

五華集訂大卷

下論 微子

七

書院藏本

其手我者。不可廢而繫乎天者。則非敢必也。故孔子雖卒。老於
行。終不敢深藏。固即以自潔而處君臣之義。然義之為言。宜也
既曰義。則事便有可否。身便有去就。可則就之。否則去之。固不
敢然。不可移易者。故既不可潔身而亂倫。倫如隱者之為。亦不可
忘義而徇。如世俗之仕者。也。變舉陸氏前章說。天下有道不
與易。可見聖人。終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
出仕之義。則行其義與道之不行。如何分。曰。道必遇賢。若而後
行。義則是我自家行。底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家卻不
可不行其義。為是作為之。為。隱者專要做高。向底事。所以甘
於長往而不返。仕者專要做通達。成事。所以溺於下流。而不止
為高者。絕物忘世。為通者。患得患失。二者皆非中道。決如決水
。決了。既防便走了。水性原於命。發為情。皆天理發見出來者。所
以謂之性命之情。若心貪溺於富貴。必壞了性。所發為四端之
情。如決去水之。便防如何。得水住。勉奮此後。發其性之味
。發四子皆賢人。他處見世。便以避世為高。是甚次第。但孔子
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人人如此。避世。天下誰與治者。故不得
不行其義。地雖又言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
此真名言。蓋微子因接與沮溺丈人。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差

根見二子來君臣之義尤重於長幼之節其所謂明也君臣之義其所當也因其所以明其義此即納約自藏之道張僞曰君子一曰須略過事而後以欲仕一念為行義之始聖人主意陳臥于曰嚴而不可踰者節也廣而莫可逃者義也節長幼義則君臣安義曰道與義是一是二起而義之可以傳後舉而指之可以濟時者道也舉而指之而失其指義之安民之義義字指君臣之義言而五倫俱在其中使氏全體一事之說似未分明或問云孔子使子路問津國縣有以之也許亦使曰其義要見君子不將此義談之他處直自以身任之即欲不仕而不可此義字單指君臣之分義廣義曰義字只在仕上見註然謂以下數句深論一層非自敘正而白文只是對讀不仕者謂之使仕耳非對仕而論辭者佩之使義也文人是為身者非利除者其點點自有餘餘不可啗客為主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微子

太

書院藏本

幼之節尚不可廢君臣之義如何可逃以是實之亦所謂因其所明以通其所蔽耳見龍記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少去聲

逸、道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輩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日知錄仲雍乃吳仲雍虞仲則仲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論語逸民虞仲左傳泰伯虞仲即謂仲雍為虞仲是相稱同號且仲雍居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篇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考吳越春秋泰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因有徵矣四書釋地堯舜文錄云周有兩虞仲一為泰伯弟仲雍吾吳人見左傳一為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見史記當為河東太陽人論語之所謂逸民者聚仲雍手抑周章弟手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諸家俱不註虞仲何人近世始以仲雍實之此可疑者也泰伯仲雍之逃周猶夷齊之以孤竹讓也孔子亦嘗推泰伯為至德矣

及其餘矣逸民則登夷齊兄弟於首而泰伯獨不得援引此例與仲雍並列其義安在以前代考之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之體亦不當先夷齊而後仲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雖弟受文身以順剌殺之俗因假然繼世有土之君矣孔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可乎春秋祀成公川夷禮則降其伯爵子楚人猶更當伐蔡之始則然其國號皆示昭也然則孔子之民仲雍者律之以春秋之法豈其為昭與此又可疑者也愚謂可疑者未及考此夷小修國少連居夷是世法中人何以稱矣夷蓋未及考此夷小修國少連居夷是世法中人何以稱逸民蓋得此意便是一章草化作六金身矣武南曰黃氏日抄云仲雍常治吳為君恐不可以言逸民亦無隱居放言之事兼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也亦何為反序次於夷齊之後然則竟舉所謂可疑者三其一乃未考漢地理之故其一則皆本之楚辭黃氏也○晨門荷蓑之流偶然問答偶然過門不得其姓字可也若才人已止子路宿見其二子而姓名不傳此非門人知而不書也必才人當日不肯以告子路也蓋隱者智深大抵如此當日僅有朱張之名後世徒知有朱張其人亦此意耳國語則曰逸民道逸非但人遺逸他自有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微子

尤

書院藏本

甘道逸民訓無位或本無位或有位而自不居其位均謂之民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與予

降降引以去周為不辱辱以孟子謂其不立忍人之朝當封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觀之似不可專指去周說固過綽陳新安以非君不事為不降志以不立忍人之朝為不辱身此不可曉不降不辱總是一事志以立心言身以執行言辭亦史曰其志其身兩其字最宜看服膺曰先下詳論後出兩入想見一時神往嘆慕無窮意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中下聲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

書院藏本

謂廣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書院藏本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

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遷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辟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灌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南軒張氏無可者。不以可爲主也。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可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惡。連則未免有可也。七人皆

五華集言大全

下論 微子

三

書院藏本

為逸民而制行則異亦有淺深之不同不降不辱其清之至矣
惠連雖立於惡人之朝未免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也不故言
不失於倫理而行不違其思慮所謂山由然與之竹而不自失
者也至如仲與逸則又其次也故言謂其言放而不拘與乎中
倫矣然而其持身亦合於清者之所為而其退而處也亦非索
隱行往之為有合於清者之可取也若夫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
異乎七子者之撰矣蓋源輔氏遷世難離出就野文官伯夷推
於清之一德極於聖耳他固有未盡也故曰下聖人一等然視
數子之性行則固為高矣隱居則非君子庸行然身中乎清而
不污但不污而已去伯夷之清則有選庭矣故言雖不合先王
之法然自處則中乎權而得宜權而得宜則權不失正也方外
之士蓋指接與沮溺丈人之徒此兩言實出莊子所謂遊方之
外不可拘於禮法其樊必至於害君臣之義傷先王之教而賦
亂人之大倫也後則有不可不矣矣齊惡世隱居而後君臣
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有不可不矣矣齊惡世隱居而後君臣
之倫厚矣此使見他是不全忘世處人致空胡氏無可無不
可五字成文當領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人絕

五華集言大全

下論 微子

三

書院藏本

微子行其道耳聞者謂其所謂無不可者只是捨義入神變
此毫釐之差而有千里之謬未嘗揚埃遠其只是聖人自有獨
見處耳無可無不可從小心敬畏中來方是聖學蔡頤對曰聖
人仕止久速皆循乎理之自然與因之曰夫子既斷七人之行
覺得他做去太著意他做去太著意一主意在胸中外面做出事
來湊泊上去故微之曰無可無不可○萬變而不可定者時也聖
人之行隨時而已為之曰此見夫子不忍為過之意首紀其
名中詳其行末自表其異計亦史曰異於是非指過也民也只
聖人自有獨見處耳若論已如人便非則微子曰無可無不可
所謂精微顯微而無精也聖人之心未發則廓然而大公已發
則物來而順應可與不可以理為主而不以己意與焉事則
無意必之心事後亦無固
我之意行所無事而已耳
微氏於事既斷之後仍是可有不可云云說理極極然不
必入夫子口中恐說來反未合語氣先無將迎後無留滯隨
遇而安因物以付夫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可以仕則
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數語只無可無不
可五字盡之○逸民中品最高者夷齊次則惠連次則仲逸
微夫子之許語自見朱張存而不論自有別因然未可妄為
之解○虛者謂惠連所可在不隱
所不可在隱終有諸病 見龍記

大師樂官之長

下論 微子

三

書院藏本

大師樂官之長。其各也。李益。樂官。當日去此適彼。只是去
也。亦非海濱。又仕而入者。乃不仕也。蓋去亂
之志。雖同。而所適所入各異。亦各從其便耳。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缺。反
亞飯以下。以樂備食之官。于繚缺皆名也。周禮春官大司樂。王
鼓。大食。粥。日與月。牛。以樂有食。時也。有。勤也。朱子白虎通。且
王者年且食。盡食。補食。暮食。凡四。其。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
之。諸官。自亞飯以下。皆三飯也。齊氏。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
一飯。豈周公天子樂而會。而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如記焉。

起數以亞其仍樂之舊以見其昔之爾耶厚魯為氏天子諸侯
皆以樂南食其樂章各異各有樂師不官初飯者或大
師少師掌之或當時無其人或其人不夫必有學初飯者然朱
子又曰自虎通曰王者圖飯請候三飯則初飯無了然據事情
角四似亦非必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國書譚衡集註河河內海海島並本
之解則大不可蓋古所謂河內者在黃州三面距河之內非
若漢郡之但以漢汲為河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
東河北故河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曰河從龍門南至華
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從黃州故河內豈此鼓方叔當日
出將果入黃州河之北乎抑不過居於河之濱即云入乎且如
無入字勢必如開關驅鶴在河之洲水內可居者曰洲又必如
沈彼相舟在彼中河中河河中也然後可此世人所居者或
來訪曰國語昔殷武丁能從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很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鼓子

書

書院藏本

毫章略解入於河曰遂於河內入字不當作如是解耶余謂盡
庚自河北而河南都毫殷皇甫遂以為今解師是三傳至於武
丁仍都毫殷白公所謂以入於河自河很毫者乃武丁為王乎
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間之艱苦使居民間蓋從不常故自河
外入河內後自河內至河外此入
於河知確指河內言非同魯論也

播鼓武入於漢

播播也鼓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播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
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入於海

少師樂官之佐陽義二人名義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
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旨也未章放此

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
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
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
虛語哉

使記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
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意也其意也何謂曰已習其志可
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意也其意也何謂曰已習其志可
所怡然高聲而志焉曰未得其意也其意也何謂曰已習其志可
如望平奄有四方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
師襄云文王操也德配黃氏列此於逸民之後以嘆魯之末世
決不可以復也德配黃氏列此於逸民之後以嘆魯之末世
妄去而逢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德配黃氏列此於逸民之後
是妻世之事到夫子時伶人賤工不可化想是時專尚淫哇之樂
正樂不存是以皆散之四方謂之四方謂之四方謂之四方謂之
論不明正論不行則亂樂不可作今也魯既衰矣三家強僭王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鼓子

書

書院藏本

謂為之播地生民且垂侯矣若是則可以作禮樂乎既不可以
作禮樂則大隨以下諸官尚可以舉其職乎既不可以舉其職
安得不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
女樂後此章者不無微意魯之君臣或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
無所用矣奔逃散散無一人留樂工皆去樂音絕矣夫子初心
欲定禮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絕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汎泛其實
深有感也夫周衰樂廢而乃廢絕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汎泛其實
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襄之始有洋
洋盈耳之感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襄之去諸賢
皆有望望望身之向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因見魯政衰微之極
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從去亦見夫子導化之功誠非其官
之罪故書職非其人之罪故書名非其心之忘故書地與夫
尾曰世之幸也國不亂而放散之志之事嘗有以感人之
於所不知人不必皆禍及而播世絕俗之為每動於情之所不
已

此即孔子所謂遊地也世道衰微強臣僭竊太師為倡諸人
相繼而去魯事可知矣適與入舞不同其潔身高蹈則一也

始而夫丁去魯去衛者夷
厚葬之意與 見龍記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
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
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季氏
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

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
言之歟。如則此則豈有樂工相率而去也哉。魯公後氏前章述河
周厚是魯事也此章是魯初立國時其待親賢也如此忠厚
求後却使樂工不能安其身豈不可歟。胡氏曰周家以忠厚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敬子

書院藏本

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忠厚之意使此意無盡則大倫以下
何為而去哉。門人記述相次固有意也。胡氏曰此不雅其親親也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任賢也故舊不棄故也。無求備於一人
用才也。胡氏曰不遠任賢而不試故而不試用才而不苛皆
忠厚之意。胡氏曰不遠任賢而不試故而不試用才而不苛皆
於不得已耳。魯初之事似於魯家之後傷今思古之意也。下
章亦此意。胡氏曰周公之治魯也尊賢而親親大公曰易世其
哀矣。此語世傳之後人見魯之式微或歸咎於昭公之過不
知魯之可以一變至道者皆其忠厚之德澤而其漸至式微者
則子孫不能守先世之典型耳。故記者於魯事日非賢人散亡
之後而記開國之語使知魯之所以衰非其先世之過也。胡氏
謂其自不當施不施而得親親之宜後世制治統一是計較利
害故封建之道廢而親親之本亡一部宗藩典制事例皆廢仁
德恩之術耳。求備與器使倘有別器使言無人不可用無求
備字而三不字一無字皆力透淺深而歸忠厚之意陳大七日天
故而曲贊之詞。胡氏曰故而不棄之亦傷國體。胡氏曰故
舊即親賢之世好者勿作功臣看無大故要者不是定案結矣

故舊亦不是一機。胡氏曰有許多斟酌在何處。胡氏曰沈隱侯推
上進所由得非而曰憂歡與日甘苦憂心主扶今情臣追昔款
其說雖善然魯公真堪流涕也。胡氏曰不施棄內不施真意外
不施真意外。大臣國所依賴不用則刑政失措故大臣之怨
亦非一已思亂起見。李詩云曰親自棄一本九族而言不施
自不非尊位重祿同好惡。非可以之賢則他先當不得大臣
之任了。若既在其位便是可以了。而又以則在彼焉不必定
懷怨上之心。而在我却有致怨之道。怨字雖屬大臣使字却屬
人主。胡氏曰胡氏曰器
使正與求備相反
親親任賢錄魯用才為治之大端備矣。魯公之國之初而用
公即告之以此忠厚開基於此可見後來雖衰弱不振而一
變魯可以至道者其惟宗
祖貽謀之善也 見龍記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或曰成王時人 鄭玄 或曰宣王時人 劉向 蓋一母四乳而生八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敬子

書院藏本

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
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賢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
每有捲捲接引之意皆哀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嘆
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
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
止於此而已哉。胡氏曰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胡氏曰論語特
義也。其次第先後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於世其或去或不去
莫不有義焉。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於魯魯知其不可仕而遂
行者義也。知其不可仕而猶往來魯居以救斯世接與沮溺荷
蓑丈人未免有疑焉者亦義也。列逸民之目而斷之以無可無
不可所以見夫子出處之義也。至於樂工相率而去之則又以
明夫決不可以有為也。稱周公之言以見古之親親而尊賢敬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微子

天

書院藏本

故而器使一出於仁厚之意則安有登望而去之者哉此周之
 人才所以盛而舉一姓八士以終之所以為今思古而嘆夫子
 之道窮也雙峯陳氏四乳皆雙生固為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
 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也陳氏謂母孕乳而二人也
 古者以伯仲叔季為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各
 故意其四乳也新安陳氏謂未賢人之隱避而終以周盛時
 賢人之象多其有為今思古之心乎○所過謂雖人以高為
 不及謂不能成物以見於用也引按朱子於師華八士魯公章
 或云未必夫子之言或引胡說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
 然終則曰孔子於三仁魯公師華八士既皆稱賢而品列之於
 柳下惠章下亦曰此必有孔子附之之言而亡之遺主孔子說
 意矣其曰未必夫子之言亦疑詞困勉錄王字泰云建是明於
 義理是宏度而能容物矣有聖難之才忽有總理之才夜柔
 順不迫得夜之道夏剛明不阿得夏之道隨才能應應德越
 尋常亦驗焉各此種意思大全及素存說皆無而近來講章
 始有之可見雅俗之分亦以近來講士有以二字為題者不得
 不及此也然豈無越脫之法乎○八士皆雙生見於繁露而古
 註因之至謂八士為南宮氏則因違周書克殷解有命南宮忽

振鹿章之財而宮伯達遷九鼎因以書之南宮適合之遂以八
 士為南宮氏此不足據也國語亦只言詢於八虞不知何氏○
 人才之生兼氣運之盛教化之隆說季安溪曰首記三仁明商
 之亡在乎播棄黎老因叔正士也故連類以衰周之事繼之其
 終復繫以叔公禽父開國之訓周
 初人才之盛掩掩屬望之意切矣
 八士必夫子曾稱其賢故紀錄於此觀伯仲叔季相次則其
 皆為雙生可知然事跡不可考矣明季時人從士字生波竟
 主不遇者言謂賢才等於一門而未能得位行道徒以士稱
 夫子有深憾焉故特記之逸民師華章之後恐未必然見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春澤如
 校字

五華集訂論語大全卷之十八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烏程孫見龍潛村纂輯
 高密宮爾勳岳成恭訂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
 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會子以下為實莫若子夏故特記之
 詳焉凡二十五章○（劉向氏此篇所記不過五人曰子張子
 夏子游會子貢皆孔門高弟蓋論語一
 書記孔門弟子之問答於其為執將終而特次門人高弟
 之所言自為一篇亦以其學識有足明孔子之道也）
 國語實實皆以資贊言二子貢實次於顏會顏會學力有
 非二子所能及者顏之穎悟知之固微行之又至會之實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一

書院藏本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
 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朱子致命謂送命
 與他不復為我之有
 其可已矣矣則其語極盡矣氏大節謂所當盡然斷之以
 思者生死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斷安陳氏見危致

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即謝氏子張所言泛交之道也子夏所言擇交之道也泛交而不能擇取禍之道也宋字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疏厚薄爾即請非以子張爲不擇也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亦疏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畧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不而不絕也以此處之其義幾乎與謝氏可者與之言美矣若不可者拒之則傷礙道中而害義理之正矣迫則不寬狹則不廣必如大故亦所當絕損友亦所當遠之說然後得義之中無拉盧務高之意而有切於學者爲己之資冠蓋闕氏以上三章子張之論皆有過高之病一章以致命思義祭散喪哀爲高有其可已矣之言則察理必有所不周二章以執德聖智遺焉爲高有爲能爲有無之言則待人必有所未周三章以能容人爲高有不拒人之言則於善惡必有所不察夫子嘗稱其過子游嘗稱其難能是其言京遠向未免有過高之病也謝氏拒謝太迫何所不容則幾於無別義案胡氏子張容字

不及之論。韓是此章論交斷案。○子張只不然子夏之拒非不
然。子夏之與故傳者雖並說而意重。容衆一邊。○知之何有三
意。受拒不略。無駁拒人一人也。人自道我無勞。我拒二也。卽令拒
人人亦不恨三也。季九與曰。門人問交於子張。亦是彼此相
正意。未必是不足於師說。可者與不可者。拒亦俱交的正理。但
拒字不是。未免有意絕人與朋友不如已者。自別子張容字於
字是破子夏一拒字意。重衆與不能邊見得不可者。亦不當拒
何所不容。是不必拒。人人將拒我。又是不拒人。翻覆羅總
是說拒之非。出勝候。出朋友不如已。只我不去友他。非彼來求
我亦拒之也。拒字自是通快。若云此爲門人言。當如此或問分
明云。害乎交際之道了。
如何偏主于夏之說。
子夏之論失之太狹。子張之論失之太寬。一過一不及。終見
其立教之偏處。○子夏之病在一拒字。子張之病在無所不
容四字。夫子曰。泛愛衆而親仁。乎然初未嘗慮人之拒我。而
也。夫子不又曰。泛愛衆而親仁。乎然初未嘗慮人之拒我。而
講盡天下之不可者。無不當容之也。然則門人於此其當知
所折衷矣。○王辰陸壽名作云。子夏拒不可。非拒衆也。非拒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張

書院藏本

之使心與理相安也。卓主致知說。注武曹曰。按語類云。問月無
 意。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溫晉曰。也須漸漸溫習云云。思謂問
 語。妙今則去而與因知新。得溫故。并爲一條。未安。又按則
 子路曰。得一件事。下向有頭。子思。若得一件事。則上以
 得。一善與子路有。則重學。須用如此。變改。今乃獨顧。于句何
 也。○按呂氏謂此節。不可以知能分上。下。其意。但因其子謂
 知與無。無檢校之謂。謂知字。只是覺。覺。未有底。多。謂。曰。曰
 知得幾何。便與能字對矣。此說。雖有意味。然終非正解。觀朱子
 以此爲知新。引謂爲汲汲以求。其所未有。存疑。謂爲未知。求
 知。未能求。能可見。原是日。日。得。所未得之意。不覺。得。已。所。欠
 國。處。也。謂。謂。曰。已。所未。有。必。求。其。知。已。所。已。能。不。使。之。忘。日
 日。如。此。月。月。如。此。逐。一。檢。點。不。一。毫。放。過。故。以。爲。檢。校。之。意。檢
 校。意。即。在。日。新。而。不。失。上。見。非。每。日。將。衆。多。所。無。者。考。校。一。番。
 每。月。將。衆。多。所。能。者。提。算。一。番。爲。檢。校。也。如。字。若。不。說。知。所。未
 知。無。意。者。不。說。長。遠。得。一。番。檢。點。說。檢。點。得。那。件。是。我。所。無
 那。件。是。我。所。能。豈。有。一。毫。切。實。工。夫。而。謂。之。好。學。乎。尹。註。曰。新
 不。失。自。是。錄。板。証。曰。日。知。也。不。是。切。切。日。以。爲。念。無。忘。也。不
 是。一。月。之。間。須。常。自。省。知。身。無。忘。正。是。做。工。夫。處。兩。句。內。字。子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有檢校意。不必以檢校作知字無
 忘。此。是。學。而。時。習。之。一。句。註。曰。日。知。所。已。則。未。知。者。漸。進。於。知。
 月。無。忘。所。能。則。已。能。者。可。長。保。其。能。故。註。曰。日。新。而。不。失。日。
 月。二。字。亦。不。可。畧。過。朱。子。所。謂。檢。校。者。正。在。此。二。字。上。見。蓋
 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刻。刻。提。醒。不。使。稍。有。懈。怠。故。謂。之。好。學。
 呂。氏。因。此。遂。謂。知。與。無。忘。止。是。空。空。查。考。一。番。全。不。在。實。地
 上。用。功。財。所。下。所。能。四。字。如。何。著。落。且。如。此。則。如。何。便。得。謂
 之。好。學。此。斷。不。可。從。者。也。○此。節。蒙。存。兼。加
 行。講。判。川。則。專。主。致。知。當。更。詳。之。見。龍。記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張

書院藏本

是微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
 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類
 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此至
 未是說。仁。是。博。博。仁。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
 有此理耳。○此。四。事。只是爲仁。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
 存。故。曰。仁。在。其。中。○問。博。學。與。近。思。不。相。妨。否。曰。博。學。是。漸。進。正
 理。會。過。近。思。是。法。心。著。力。處。博。學。是。個。大。規。模。近。思。是。漸。進。正
 夫。如。明。則。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齊。家。等。便。是。次。序。問。博。學。未。說。到。行。處。否。曰。博。學。只。是。至。誠。懇
 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解。了。若。只。管。已。成。底。處。而。去。博。學
 更。無。懇。切。之。志。便。成。放。不。知。求。底。心。惟。篤。志。又。切。問。近。思。方。有
 歸。宿。處。這。心。不。汎。濫。走。作。仁。便。在。其。中。○問。仁。在。其。中。矣。如。何
 謂。之。仁。曰。非。是。使。爲。仁。大。抵。如。聖。人。說。在。其。中。之。語。祇。在。其。中
 面。在。其。中。意。曰。言。行。實。尤。非。所。以。干。祿。而。祇。在。其。中。父。子。相

爲。既。未。所以爲道。道。在。其。中。博。學。云。云。非。所。以。爲。仁。然。學。者
 用力。於。此。仁。在。其。中。矣。○問。程。子。微。上。徹。下。句。曰。於。是。四。者。見
 得。微。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是。也。○以。類。而。推。只
 是。傍。焉。曉。處。接。將。去。如。親。親。推。類。去。仁。民。民。推。類。去。愛
 物。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得。透。了。又
 只。管。他。地。去。只。管。見。見。不。見。其。難。前。面。這。處。只。管。近。如。第。一
 章。以。爲。心。不。外。也。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
 事。有。益。則。仁。之。用。事。皆。有。益。之。謂。心。不。外。也。則。仁。之。體。無。不。存
 之。體。則。此。四。者。亦。不。爲。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卒。歸。於。得
 仁。其。言。則。講。學。之。事。初。非。有。求。仁。之。意。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
 實。踐。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聖。賢。之。心。有。所。制。而。不
 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志。於。講。學。而。可以。爲。仁。亦。何。害。其
 爲。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親。親。言。動。之。必。以。禮。居。處。言。動。之。必
 恭。且。敬。與。人。之。必。忠。亦。其。理。所。當。爲。非。有。求。仁。之。意。也。亦。可。以
 爲。求。仁。之。心。也。則。亦。不。得。而。同。矣。地。黃。氏。註。初。本。謂。心。不。外。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十

書院藏本

而事有登蓋以博切近焉心不外乎志問思爲事皆有
求此得彼也後乃以所有自然易之則專至於心之所存而
人惟無所放逸矣人惟無所放逸矣人惟無所放逸矣
志之於心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放逸矣人惟無所放逸
用之於身則此身常有定向而不放逸矣人惟無所放逸
馳之於外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放逸矣人惟無所放逸
有涵養之功所以謂之仁在其中則學問思辨之非自得夫
以得其約而守之不然而則學問思辨之非自得夫
志則自然在不得須者去力行不然則若何以識其約必
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同
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事一事有一
事之功不比泛然馳騁於外而無補於身心也何處求仁
存則仁便存心便與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
因力行固所以爲仁然學問思辨皆所以求爲仁之心存
學問思辨則雖未見於行而巳不外馳矣心不外馳則所存自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十

書院藏本

及諸日而前未行處來問道是不切已變遷問崇德修德非切
也○近思是思其切近事也身性之情之德於人爲近也言不
可求之遠也亦非教人不求之遠也求之遠則遠矣○博學
則心有所歸無所放逸矣故曰近思以類而推即此意也○博
則心有所歸無所放逸矣故曰近思以類而推即此意也○博
心不外馳則所存自熱二之者兼至方仁在其中若心不外馳
存未熱則有隨得隨失之患亦未仁也所存只是上面不外馳
仁者心之德之理也心不外馳而所存者熱則心存而理得矣
故曰仁在其中○問此是致知之事未及力行仁在其中便不
消力行耶曰工夫到此力行之仁已足半矣一蹴而就無難
仁在其中○問此是致知之事未及力行仁在其中便不
必失然不知及又守個甚知是此心之明仁是一事不能守雖
道理合一故致知在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爲仁但謂工夫向
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在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爲仁但謂工夫向
說將致知看成爲致知在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爲仁但謂工夫向
去外面一切卻正是分內外爲二不知離外之內非真內也故

學是採之於古問是訪之於今皆就外邊說篤志近思則說
向內矣脫然一事一面必無見異思遷之志近裏者已而必無
粉營出位之思正註甲所謂心不外馳也心不外馳四字雖
兼四項說然玩兩面字須尋到下面二項上○此只是致
知窮理之事註所存自慊非謂已到然的地步也
言自可無意於德取檢曰仁在其中 見龍記

肆諸官府造作之處。我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

醫院藏本

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
 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
 須其義始備朱子百工居肆方能做得事成君子學方可以致
 學亦有不能致道如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
 必務成其事學必務致其道二說相須而始備嚴淵輔因由
 朱子之說則見君子之欲致道不可不由於學由尹氏之說則
 君子之學必務致乎道夫欲致道而不由學則心志爲外物所
 遷誘而不能專一固不足以致其道然學而不足以致道則其
 所學者又不遇口耳之習耳欲致其道則必由學既曰由學則
 必務致道然後爲君子之事也胡氏謂說重在居肆與爲學後
 就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力一主於立志知所以用攻而
 志不立不攻也知所以立志而力不精亦不可也故二說相須
 所倚非如他章有兩說之比雲峯胡氏工必居肆則取目之所
 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爲者在此而其中心成於此君子之居於
 學也亦然集註工說相須然前說尤重蓋居肆而不務成其事

書院藏本

以前說爲主。蓋一條可謂斟酌盡善。實際飛曰。天下豈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不學而能致其道者。故居肆與學爲重。而以字言。必如此乃可成其事。致其道。是用力成去致去。此是正意。然世亦嘗有居肆而不成其事。學而不致其道者。故後說亦不

聲 父

交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前

而遠與連。連與而。又飾之以爲欺。是再過也。戰國胡氏當其後。章子貢所謂。君子之過。泰若。蓋君子有過。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敢人欺。其過也。幸改而爲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不。改。未。敢。看。他。只是不改而已。此卻又有。又則益增其過。矣。故曰。重其過。莫如重一必字。在小人心術上。看出病根。而。過。猶。出。於。無。心。到。得。交。過。時。非。則。是。有。意。以。掩。其。過。也。而。入。於。惡。矣。較。過。而。不。改。者。又。加。其。焉。故。前。斥。之。爲。小。人。見。

記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栗。仁也。故曰。溫而栗。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南

書院藏本

知也。南軒張氏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卽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卽之。則溫焉。卽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爲三變。豈君子之強爲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說。發見如此。勉齊黃氏。儼者。手恭而足重。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復心。程氏。謝氏。發明得變字。分曉。所以足程子之說。謂非有意於變。一語。正說得聖人氣象。出雙峯。饒氏。聖人本無三變。但自他人觀之。則望之儼然。一語。近就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耳。問。厲。只當訓嚴。而云確。何也。曰。厲。也有嚴意。但口嚴。恐人認做猛烈。確者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勿軒。熊氏。聖門之學。自非敬入。新安陳氏。嚴然而溫。剛中有人。見其然。以爲三變。聖人自然。而然。豈有意於變也。蒙引。望之儼然。舉一身言。卽之也溫。指見於面者。曰。君子有三變。言盛德君子如此。其指孔子然。孔子必如此。固他。錄。謝氏。謂君子非有德於變。變是謂君子。未嘗有變。此不同。然二說。自當兼用。廣。陸。反。卽。從。溫。中。看。出。厲。方。見。神。妙。

謝氏謂君子非有意於變。最爲得解。若饒氏謂君子本無三變。自人視之。似有三變。便多語病矣。子夏明說有三變。如何說本無三變。顯然與白文相背。耶。故謂君子三變。自然呈露。而實出無心。則可謂君子者。似乎有變。而君子原無三變。則不可。見龍記。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南軒張氏。信在使民。諫君之先。若使民而民未信。而己。變。諫。輔。氏。信。謂上下交孚。已難。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爲厲己。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爲謗己。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勞之矣。如伊傅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諫之矣。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圭

書院藏本

諫之矣。南軒張氏。信而後勞。是說人所以信之。由剛但屬受太抵。平日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爲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難。我以此心言。亦曰。交孚之信。餘如民信之矣。朋友有信之類。皆是。指其秉彝之德。而信爲固有之信。卽其言動之間。而信爲以實之信。自其彼此相與。而信爲交孚之信。二者之義。本自相隨。但其語意各有新主耳。蒙引。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信謂上下交孚。故曰。誠意惻怛。而人信之。兼人我誠信。而後諫。固是。亦有民未信。而不信而不諫者。君子比干是也。信而後勞。亦有民未信。而不信而不勞者。如子產爲政。民欲殺之。是也。子夏特論道理。必如此。然後盡善耳。非爲不信。皆不可使民諫上也。真。莊。信。字。雖。經。交。孚。意。是。我。以。誠。心。愛。民。而。民。信。我。之。愛。我。以。誠。心。愛。君。而。君。信。我。之。忠。國。書。講。信。字。所。指。誠。信。乎。日。惟。其。愛。民。之。心。凡。欲。安。全。之。耳。信。只。是。積。久。之。後。自。然。發。達。非。有術焉。以取信也。信而後諫。此信字。謂誠意相孚。決合上下兩邊。

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

所以習夫无而下之事也。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別。而無不在也。程子意蓋如此。但方舉兩精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雖理無大小，故君所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大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大者，道者耳。故曰其要在慎獨，此甚言小者之不可忽也。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耳。非即以此爲形而上者也。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敬去，不可揀擇。此所謂教人有序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敬其他事也。洒掃應對是事，所以洒掃應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個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踉過，則理上自有間斷。欠缺君子量是不放過，只在謹獨，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謹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條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有所以然。其曰貫通只一理言二堵，吃理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而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洒掃應對精義入神，淨有大小，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廢理無精粗，故堆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也。須是就事上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子

書院藏本

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議理。兩端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
說達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卻本便不得。又不可說達末便是
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治心修身是本。兩端應對是末。
皆其然之理。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
問其然所以然之說。曰。兩端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通
兩端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上者言之。則未嘗
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語矣。自形而下者言之。則未嘗
以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目物有本末。而本
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所以然
之理也。○問聖人事是其然。樣子曰。如六下學而上達。當其下
學。便上達天理是也。○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
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
宮黶似子夏。○事有大。小。理。卻無大小。不問大事小事。合當理
會。便用與他理會。不可說是粗。底。事。不問會。只理會。那精的
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事。
入神。自是精。底。事。然。道。理。卻。一。般。須。是。先。洒。掃。應。對。方。能。
而。至於精者大者。或曰。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一節。
日。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只是道中一節。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主

書院藏本

夫大者之真。不過如此也。此豈非相反之尤者哉。曰。其與子夏
相反者。又何也。曰。子夏正以次序為言。而謝氏以為無次序。子
夏以草木為區別。而謝氏乃以為曲直則一。子夏以惟聖人為
有始卒。而謝氏則無聖人。眾人之分。此其相反。亦可見矣。○
子夏之門人章某。少時都看不出。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
又自疑。文義不是。後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著。忽然思得。乃知
卻是。有本末大小。然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無。緣
看出。○程子語。多是明精粗本末。分難殊而理則一。似若無
本末。無大小。獨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等。句。分。曉。乃。是。有。本。末。
大小。在。學。者。則。須。由。下。學。乃。能。上。達。惟。聖。人。合。下。始。皆。備。耳。
宋子文。則謂凡物有本末。不可分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
必有所以然。某編謂。是其然者。人事也。所以然者。天理也。下學
而上達也。曰。大抵是如此。○程子語。洒掃應對。主其所以然者。便是至
精之理。洒掃應對。無大小。皆非以洒掃應對為小。形而上者。為大。
形而下者。為小。之。事。方。有。乃。而。上。之。理。至。小。之。事。亦。有。之。故。
曰。洒掃應對。不可不也。○精義入神。洒掃應對。以至於入神。神者。理之
妙。而不可測者也。所格之義。至於入神。義理之至精者。程子引

胡氏第一條說教人有序是發于夏之意第二至第五條說理
無二致是發于游之偏也○按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
者其所以然之理也○然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
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然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
氏解于之言之以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兩段事者是理也
條者所以發于游之偏也○然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
未不當理會只當理會本末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未即是本也
其未本在此者不知分之殊也○朱子正處學者差認程子之
意故有是說○然朱子謂小學未能窮理獨且把洒掃應對以
維持其心○年長後卻以誠意為大學誠意章方有真
謂小學是至微之事○獨云君子只在謹獨處盡心○此意正
酒掃應對在長者之前○能謹長者不在前○不能謹便是不能慎獨
氏此語有誤後學不可不辨○蓋西氏區區也○別分也○東
使氏本末二字自是應于游之故○朱子謂有本末之意○集註如此
先傳後修一句正是應于游之故○朱子謂有本末之意○集註如此
之可謂深得游夏立論之微○厥矣○程朱所言之本末即是于游
所言之本末皆是應于事之大小而分也○要舉以本為所以然非

五華錄訂大全

下論子張

至

書院藏本

程子意謂民本末始終先後各義無不同而大學論語所指則
異物有本末指明後新民事有終始指知止能得而謂本始所
先末終所後子游以洒掃應對為末窮理盡性正心誠意為本
而所謂先後所謂始卒不出此二者此其所以不同○若引若以
區域分類不若就草木分類為是厚薄之說不可用○本註一
以貫之本末都在所貫內此與前章萬殊一本意小異此只是
一時並舉之意○淺深生熟要分辨達到深者又欲等熟然後
可進以他說于夏此說便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之意○程子
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此句亦如云凡下學人事便是上
達天理語勢似緊些只為人認本末為二致故立言如此存
疑理無大小大事也有理小事也有理洒掃應對小事也小人理
未嘗無便是形而上者夫君子只在慎獨正理無對事雖大小理
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而理無不在故曰用功處○聖人之道
雖獨處非一川上道亦然此見程子平日用功處○聖人之道
無精粗亦非一理也○然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理
一理洒掃應對是粗者精義天神是精者精粗都是一樣道理
故謂有本末一理貫通是彼此相通不是一貫之貫○洒掃應
對只是敬敬聖學所以成始成終故曰便可到聖人事新安

禮記子游所說洒掃應對只是小事與中庸大學所說不同不是程子
就理無大小上說蓋示學者用功切要處與川上章所言謹獨
一貫四書諸語註中明指本末則兩說即言本末是意應上
抑末二句○本末二字從本得本即謂本也○未即謂未也○
與枝確然有分但只是一本不可竟作兩物看○程子後四條義
只如此非本末不可分也○故朱子於註後特辨未即是本學末
而本便在此之非正恐人誤解失程子意耳○固勉錄二君子之
道俱就教人者言○二君子只在君子心上說蓋教有先後之分
而心無先後之異也○未句只承唯字指出聖人正與門人小子
對看○教先後二句見心本無先後○皆諸草木四句言教不得
分先後有始二句見先後一貫之難○子游只說子夏門人有
求無本不知其意還是本末之進退乎抑先本而後末乎抑
務其本而末自舉乎抑務其本而末可棄乎○看來則本末俱有
未盡是問之未便有三意○一是其旁意後三意總是本末俱有
意蓋其本末之意意程註後四條是後其本末之意意程註後
子夏所本末之意意程註後四條是後其本末之意意程註後
亦是子游之語○但程子以後兩條為子游之語○有始有卒是大學小

五華錄訂大全

下論子張

至

書院藏本

學一時並舉之意○因之曰子夏語氣至焉可證也○上卷末二句
用聖人反照學者見先後一貫之難○此語刊按朱子答陳允
夫書無次第之可言耳下文云但學者不察一側大言無本末
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指都無歸宿○愚者謂此三四語目更
清蓋因說者謂未即是本故力為辨之也○按理無大小而無
不在一條已輕轉釋本改壞今錄原文於此○按或問云但方
舉洒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神云者而通以理無大
小結之故其詞若有所不足而意亦難明耳○今刪去故其詞二
句則上文語氣未完如何可住○又按故曰其要只在謹獨此
善言小者之不可忽也○下云而說者反以爲理無大小學者即
是子夏而可以重舉其大則失之遠矣○此三句亦不可刪○故辨
之如此也○按朱子謂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之理而洒掃應對
義入神亦有所以然之理而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之理而洒掃
至其然之事而其理則必有所以然之理而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
以洒掃應對爲其然之理而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之理而洒掃
愚謂精義入神即是事之所以然即形而上之理也○愚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卷

書院藏本

年而仕者元不皆大故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學而優則仕無
可說者有之耶人作學時辭教於太守沈公云某欲修學先
讀何書沈答云公且去爾辭歸家去致其讀而後是居官
竟無閒暇時可讀書日如轉中亦可看冊子但不可以讀書而
居居官之事耳爾辭曰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己成
物之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則學學優則仕其
從容暇時如此始終於學而無窮已也嗟源氏仕所以行其
學學所以其仕故曰理則然仕則以陳力其列致君澤民為
事學則以讀書讀書格物致知為事故曰事異○仕而優則學
為已仕者言也謂仕有餘力則不可以不學不學則無知新之
益以資其仕學而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謂學有餘力則不可
以不仕不仕則無行道之功以驗其學是終始事兩全其美
是此道理仕是行此道理學有餘暇則可入仕仕有餘暇又
當講學主學而官則仕為餘用主仕而官則學有餘功互相發
也爾氏在與學理同者皆所當然也事異者有治已治人之別
也學以為仕之本仕以見學之用特治已治人之異耳以理言
則學其本也仕其事也當其時則當其用而為之變急也必先
盡心於所主之事有暇日則及其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卷

書院藏本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向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
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
之弊學者詳之
胡氏謂子游脫畧小物則宜其言之出此亦足以見孔門尚弟
重本務實之意可也
喪致乎哀而止之節文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徑行之意要之
道也立言之難益如此爾氏下游平日即自考究喪禮不
是廢禮而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也人未忘本
姑為之抑揚耳爾氏下游蓋亦放於當時之俗文習熟而哀戚

夫子云：「唯與其易也。」寧戚父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子游之言要爲有本，但而止二字，落得太近，覺微有病耳。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陸稼書氏行過高解難能少誠實惻怛解未仁無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趙氏不誠實則無真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顧安陳氏行仁惟務內平實者能之子張務外好高此其所以未仁也關子游曰吾友張也才高意廣人所不能者彼獨能之是難能也然殊少誠實惻怛之意其於仁則未也曾登之曰難能者服其才量之過人未仁者病其德業之未純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天

書院藏本

因購侯曰註中行過高是爲難能註脚此美辭中而高不足之意者也若竟作貶辭下然而一轉竟成贊歎

字象側重在未仁一邊見龍記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程子曰。張既除喪而見。予之學問之而相。彈之而成聲。作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雖與並爲仁。猶軒轅氏仁。必深潛緝密。執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類。聖人許其不遠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也。鮑密黃氏兩章皆言子張之難爲仁。既是以曰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爲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修其在內者。足以至之。

荀難能之行備堂堂之容則其去仁遠矣孔門以求仁爲先而
所言如此可知爲仁之方矣廣源輔氏務外好高則於已無體
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爲仁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已亦不
能解人之仁也新安陳氏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自高之
意弟猶共也

此二意
見龍記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

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禮記檀弓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而

軒張氏人於他人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其他亦推是心而已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卷

書院藏本

聖賢用乎字有感動人意事觀莫大於生死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聖人所以爲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蘇氏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己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爲表禮矣也劉安陳氏真情乃安親之心心天理所發見者蒙引朱子解云人之真情所不能已者是自然說尹氏註於此不用其誠是以當然說故在無外說謂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於他事皆有未克自盡其心者能自盡其心者必也於親喪乎其哀痛慘怛蓋發於真情之不能自己者而非有矯飾也是親喪宜無不盡其心苟於此而容有不盡其心者則其立心之薄也何如哉劉註自致自然而盡其情也固非欠缺而不致亦非矯飾而強致也劉古講義致字仰孟子自盡盡字五行句原本此非推與及人之謂致也自者本心之真或者天理之極一字分開不得然自字猶易致字爲難聖人教人師重在致字只看親喪非大逆不道人雖不哀其親者且自字猶易也至盡親喪之禮而致其哀這卻是致之難蓋自字小心致字本大也喪致子良

而止。然哀之分數不同。哀戚屬以主。路人為物。皆哀也。然不是。哀之盡。故曰必也親喪。此節不是。數人之情。皆為喪之人。理本如是。到親喪。便是盡以下親。親亡。民受物。從此一路推去。沒一件不是自心。卻都靠這盡處。起分數。便是一篇西銘道理。倒想。然則內外註。蒙引以自然。然則分數。便是大全。南軒雙峯。亦是只以其當然說。胡氏則以其自然說。二意。原當兼用。但須知。本文只以自然說。最明。則自然說。則見於外。諸家說。當然者。從似混。須活看。說最明。則自然說。則見於外。諸家說。當然者。從盡其極。自然說。最明。則自然說。則見於外。諸家說。當然者。從去。做就。是人情之真。不假。若力虛。集註。解致字。與解致中。和致字。不同。猶其只呂氏云。自字。易致字。非也。本意。不但以致其情。立說。而以自致。其情。立說。見人之常情。泛常處。未嘗自盡。其情。除非親喪。乃盡其極。而無餘情。是自然。而然。不待也。強註云。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正為本文。自字。下注。解。能之。二字。須一連說。下。乃與注。意相合。謂當偏重自字者。非也。謂當偏重致字者。亦非也。讀者。先生云。自然。是主。當然。意。則見於外。說得最明了。見龍記。

五華錄訂大全

下論子張

手

書院藏本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人固有明父之臣者。然情拂他私意。便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然情拂有不便處。自行不得。今似此者。其多。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曌。事便不能。用平女子。相三君。無衣帛之衣。無食粟之馬。到時。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乎。歷相五十年。魯人謂之執鞭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公室。宿不能守而敗之。莊子乃獨能不敗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守曾子之所稱難也。要學。韓氏天子以莊子之不敗父臣父政。為孝。見得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正是。不其父道之善。處。劉宗素辨。

因三章皆曰。吾聞諸夫子。曾子曰。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人固有明父之臣者。然情拂他私意。便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然情拂有不便處。自行不得。今似此者。其多。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曌。事便不能。用平女子。相三君。無衣帛之衣。無食粟之馬。到時。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乎。歷相五十年。魯人謂之執鞭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公室。宿不能守而敗之。莊子乃獨能不敗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守曾子之所稱難也。要學。韓氏天子以莊子之不敗父臣父政。為孝。見得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正是。不其父道之善。處。劉宗素辨。

五華錄訂大全

下論子張

手

書院藏本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朱子。生象。不厚。故化。不修。內無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必傾附於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不半焉。而後刑罰加之。豈未嘗不致哀矜。憫恤也。後世視義。哀矜。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維繫。以陷於罪戾。而陷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欲誅之。際其可以得情。為哀乎。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得情。而哀矜之意。可也。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免刑責。實民。得情。而哀矜之意。可也。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免刑責。實民。不得。已。則使之。中。仁人之言。如此。則。民之犯。罪。有。二。處。於後世。治獄之官。每惡不得其情。而得情。則哀矜。而勿喜。知哀矜。勿喜。

清軒侯氏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冠齊黃氏過也明白。而無掩蔽。故人皆見。更也。瑩蔽而無瑕疵。故人皆仰愛。孝饒氏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則人所共知。既改又脫然無所。惹糾。或問君子何能用心如此。曰。君子所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若此心有分毫條累在人欲上。便做著子事。不得。新安陳氏君子不諱過。方過而人見。速改過。故無過而人不知。如日月雖或不免於食。而明愈何損於明。若小人則諱過而掩匿。不改過。而固吝益重。其過而愈暗。愈甚矣。豈有日月明曰。空微之氣象哉。象引更改以君子言。日月不說更改。只可說復。孟子更字亦然。註云。更之則無損於明。亦以君子言。明字借諫。○君子非久過者。日月非久食者。故日月之食一句。實該到人皆見之處。爲是。

見君子之過而不諱故君子之過亦改而不吝日月之
暫晦也人無不見及其不久而復明也亦人無不仰故以此

下論子張

書院藏本

見龍記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諫音志下焉字於虔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樂于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所收教化文章而已若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未墜地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大者是禮之大綱。傾小者是零星條目。孔子雖生知然

下論子退

書院藏本

何嘗不學乎。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
以為生知也。在人之人。正指老聃。長弘。鄒子。胥裏之流。若入
太廟。而無事問。則廟之祝史。亦具一師也。○同何以言文武之
道。為周之禮樂。曰此固好高者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
以未墜在人。人之云考之。則可見矣。如曰道無適而非。隨所取而
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議其大。不賢者議其小。而後得
師耶。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佛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翫高遠
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
離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止指其事。實而言。不對
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注為學力問為師也。未言正對
所問。無常師何處看。正從夫子為不學中。看來。惟焉不學。則無
常師矣。焉不學。仍是學。大學小古來法度。至文武而大備。故中
庸亦云。意章饒氏問仲尼。祖述堯舜。意章文武如何。子貢
不說堯舜。只說文武。曰堯舜遠。文武近。子貢就其近者而言。要
之道。非文武之所得專。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不賢者只指
衆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竊安陳氏為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
庸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之學。而專言文武之道者。蓋列聖道
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道。統傳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

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張
諱書院藏本

在夫子於文武之道。無往不學。惟善是主。初無常師。此所以備
斯文之大。今集列聖之大成。歟。繫引此道字。指誤訓。功烈禮樂
文章之類。非指道之全體也。若道之全體。則豈盡於賢不賢者
所記而已哉。且夫子之於禮樂制度。皆文武所垂。而新安以為
列聖道統。傳在文武。又傳在孔子者。其本旨矣。況公孫朝之問。
亦只見孔子於禮樂制度之知。無所不通。而不知其得之於誰。
耳。○貢亦只如此答他。何暇論列道統大哉。○誤訓見於言語
者。功烈見於事為。禮樂文章。見於政治。若如此解。文武之道。
便見不是論道之全體。○亦字只是於上。上說師字。只因上學
字。生附懸末學於地。與在人。是相對說。學地便不在人。未墜於
地。則在人。賢者識其大。三句。正是在人處。夫子焉不學。是從賢
者識其大者。二句。生來賢者識其大。則從賢者而學之不賢者
識其小。則從不賢者而學之。故曰焉不學。言何處不從學也。有
學。則有師。故曰何常師之有。○亦字輕說。過辯讀通章。是論仲尼
非論文武。只論學非論道。然學非力學之學。乃從學之學。即師
字也。○彌明。蓋常師正言其師之多。○蒙吉曰。賢者讀書學道之
人。議其大。從講究來。如老聃。鄒子之屬。不賢者行不著。習不察。
之人。識其小。從見聞來。如太廟。祝史之屬。○新安曰。自王澤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張

書院藏本

微道由合以之分及明德之興道自散而復聚注武書曰朱子
起處教語乃從答張敬夫中探出其原文云聖人所以能無不
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有一箇生而知之底本固不然便只
是近世博雅之學而非所以爲孔子之學此教語最精不可刪
去蓋此章所論道字其低必如此推勘出聖人本領來方與博
學洽聞一流過別孔子雖生知以下乃答張敬夫書原文亦何
所不師下云但其爲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
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云云思謂必得此
中間教語方見得聖人能無不學處之爲生知而其學之更於
博學一疏亦極分曉何可刪去○按此章道字只就文武之讀
訓功烈與周之禮樂文章說與堯舜禹湯道統何與饒謙所云
皆非也○按此章言何所從學爲不學言何所不從學呂氏謂
學字宜就師字看不宜作聖學說是矣然玩于貫語意本言夫
子無非師學乃呂氏反以此爲旁意而必以夫子無所師學爲
本義愚謂聖人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無所不學無往非師正足
以見聖人之大何必強爲之說而以無所師學爲本義乎語類
云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
文武之道夫子皆師之也答張敬夫謂聖人無不學無不師答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張

書院藏本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以大小言師以許
不賢言 見龍記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勢欲動得人孔子
亦自謂達不如賜少蘊樂低子貢晚見用於魯權吳之強大晚
半歸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使地魯人賈之此
武叔所謂賢
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
之好
牆卑室淺○梁子古言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欄引上只云譬
淺者其牆自卑宮廣者其牆自高故首只云宮牆而下兼及室
室牆卑室淺自平下文牆高宮廣亦如此不可因此便輕重說
譬之宮牆言賜之道與夫子之道譬之於宮牆此下只說宮牆
並無一句實指說喻體也問諸講義牆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
見非以喻之高卑較聖賢分量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室家
之好都在宮裏分別不關牆事人說此師書無不以牆之尺寸
爭聖賢分量皆誤也惟其宮有不同故牆有高卑之殊耳誤在
宮牆二字混看注武書曰宗引謂牆室平說不分輕重不若呂
說之精○按一曰此見聖道之深淵轉瞬曰聖賢高下分別固
在宮不在牆然宮牆自見相因未有室淺而牆不卑者亦未有
宮廣而牆不高者外而設施與裏而蘊蓄原相稱也惟有及肩
之牆故室家之好一望了然惟有數仞之牆故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無由得見其淺深在宮其高下在牆也○按聖道曰室家之
好是言室家器物之好猶下宗廟之美是言宗廟禮器之美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周
錫美是尤好意言是充實意美富只就
充實充輝說未說到大而化之之處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彌高。鑽
彌堅。在前在後。如有所立。曾子得入。故能自夫子之道。思之
而得。入於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他人之言。不能入耳。非
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曾子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
理會不得。曾子得者。便是入得。曾子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
教衆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耳。曾子
氏聖人之道理。曰。雖入。然其入亦自有方。且如仰彌高。鑽彌堅
此是數句。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以文約。以禮便是從入之
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新安陳氏。賢人之道。卑淺易
見。聖人之道。高深難知。此子貢以瞻室取譬。意也。要之。觀乎賢
人。則見聖人。使叔孫舉知子貢之所以爲子貢。則亦必畧知孔
子之所以爲孔子。豈至爲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
子貢也。曾子不得其門而入。以就夫子之牆。設言之。尚未爲人
亦不說。叔孫入處。得其門者。或寡矣。叔孫指天下人。已隱隱道着
武叔。曾子曰。得其門者。或寡矣。是因武叔爲世俗外人。故就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書院藏本

世俗外人言之。非謂七十子之徒。得其門者。亦寡也。得其門。其
字指孔子。則明。得其門者。或寡矣。說更妙。天下本多門。外
漢何況武叔哉。

不得其門而入。句最宜。看眼及肩之牆。不必入門。而已見牆
高數仞。門外之人。如何得見。當有淺深。斯牆有高下。牆有
高下。則見不見。遂有隔別。武叔之謂。賢於仲尼也。易怪焉。
○得其門者。三句極尖。冷非子貢不能有此語妙。見龍記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

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

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正。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
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

分量。南軒張氏。子貢善喻。如宮牆日月之喻者。可謂切矣。夫
天則莫得而踰之。故人之議日月者。初何損於日月之明。徒自
絕於日月而已矣。則此聖人之心。如化工之生物。未嘗不欲物
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而不復受化。工之生也。聖人
未嘗有絕人之心。彼毀謗者。自絕於聖人耳。南軒張氏。最善解
斗升合大小不同也。新安陳氏。聖人有聖人之分。賢人有賢
人之分。量愚人有愚人之分。量州仇不自知。庸學之分。宜其
不足以知聖人之分。量也。說統他人亦不可看得低了。如伯夷
伊尹之類。是也。樂天淵淵。注。皆可踰也。無得而踰焉。就賢者與
仲尼說。其何傷於日月乎。此日月就作仲尼字而正。武曾曰。日
月是喻其高。非喻其明也。南軒新安所云。皆未當。爲仲尼不
見聖道之高。學焉而無以爲。也是說武叔無以毀爲仲尼。不
可毀也。方是就仲尼身上見其不可毀。他人之賢者。五句正言
其不可毀。就仲尼說。人雖欲自絕。三句正見無以爲就武叔說
○可踰不可踰。自是。仲尼日月說。不然。如何。卻下。自絕。字。何傷
於日月。分明亦是。仲尼日月說。不然。如何。卻下。自絕。字。何傷
本文原是正喻。來帶指點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書院藏本

此見聖道之高。本非武叔所能踰。固無怪其毀也。然後亦何
傷於聖人。○可得而踰。無得而踰。固是緊頂。他人及仲尼說
然亦須帶正。仲尼日月。來不無則。踰字不礙。且正喻互爲正
是子貢語言妙處。爲聖之說是也。更註太尼。見龍記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責子禽不謹言。○知係於一言。不可不慎。言知不善。爲不知。知不
物上說。言不可不慎。是責其不謹言。非教以謹言也。范紫登曰
爲恭。指上數句日月之說。一。二字真慎字正。跟一言來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新安陳氏
孟子曰。大

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于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提於梓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朱子問和。其生日。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便是間動。謂鼓舞口勞之來之。又從而振德之。振德便是鼓舞使之歡喜。踴躍遷善。改過而不自知。如書之舜子。從欲以治。懼動至應笑。志皆是動之態和意思。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攝做此般。自無他。生榮死哀。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效如此。范氏所問。生此天下。歌謠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南軒張氏立之。狀立。

則疑夫子之求聞政次疑夫子之私其子今則疑子貢賢於夫子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稱夫子亦三始則虛以數仞之勢次則喻以日月今則喻以天之不可階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若以爲告孔子弟子也抑何所見之霄壤如是哉其死也堂前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至廬墓者凡六年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齊魯而馬氏聖門諸子平日單辭數語形容夫子平意涵蓄莫窺其際惟孟子所引宰我子貢有若之推尊夫子與此子貢三章之言蓋激於世之不知者乃始極口稱之而夫子之得邦家尤見其神化之妙也新安陳氏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爲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得位故其德之化雖妙於吾身而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使得時得位則其神化之功用真有與天地同流者終言如之何其可及以其神化之不可測者言也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目者所共觀天之所以爲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子貢之知始足以知此彼陳亢何足以語此蒙引夫子之不可及也莫測其妙直如天之不可以梯而升然何也以其感人者言之夫子惟不得邦家耳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云云夫以夫子之神化在人者如此如之何其可及耶亢正所謂不可勝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聖

書院藏本

而升者也不是別一。聖人神化化字與上文化不可爲化
字不同此是存神通化之化彼是大而化之化。子貢語意
不到斯和教直到其死也。彼是大而化之化。子貢語意
可爲訓之立立道行較來動和正是化不可爲化也。充實而
有光輝之謂大白暢於四肢至發於事業皆是要亦不出乎教
義立道教動事業之大人所可爲也。○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
應神速此是化處則非人所能爲也。○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
斯立斯和四何生榮死哀只就這上見得非有外也。○立如樹
初種根入地後則培養深根深者地失故曰根立之固。○人
見其變化者立斯立道斯行較來動和是變化其變其所
以變化言其所以變化處人不可得而觀測也。人見其變化大
而化之之聖也。莫莫其所以變化聖而不可知之神也。故曰不
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
其功業可見者以示之不可以德業平看按勉密及蒙引存疑
之說主此此說最是。○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
及下節正發明上節勿作兩樣看。○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
事非一事念而應願即赴也。四斯字極重然亦非巨久聞遠焉

神遍天下之謂此就事功上明聖化同天意末句與上文不可
及緊相呼應。○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
之心體而作用未必神者亦未可謂之至聖故又推及夫子之
得邦未以究其用愚謂此說非是天下豈有具聖人之心體而
作用未必神者乎。○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
業分說初未嘗有德盛而樂不盛之意也。○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
撫安之立之固也。○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
斯來註訓來爲歸附豈有極其生時向不歸附之理。○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
不外教養二者立朱子謂如五欲之宅之類分明是老者衣帛
食肉教養不飢不寒氣象更何不安而又別有以撫安之手教
養是撫安他國故來爲歸附也。○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
又從而振德之固較道字深一層朱子御云如舜之從欲以治
說到四方風動恐亦
有由近及遠之意
此章總見至聖之不可及三節已說完末節又指出得邦家
一皆以明指其不可及處非另有一意也。○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
節者非是蓋不可及固是說夫子之德而業亦已包在內也
○陳亢之見與武叔彷彿子貢知聖故告人幸曰天縱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子張

聖

書院藏本

此又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其
所以尊夫子者至矣 見龍記

嘉興徐起元瀛奇
校字
武進呂 春澤如

五華纂訂論語大全卷之二十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鳥程孫見龍潛村纂輯
高密宮爾勸岳成恭訂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為君子圖如前氏泰伯篇末堯曰篇首歷序堯舜禹湯文武之盛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堯曰

書院藏本

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伊尹云允執其中中者天第之數如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識緯之說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也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者喜怒哀樂未發之理時中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行時止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爾勸岳氏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其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依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樂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已爾勸岳氏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法不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便要執定那要處如執扇執柄執秤中而不死執能持月守方是守便死執了執者隨事隨物而執其中不死執也爾勸岳氏天祿謂天所賦予人君之崇富貴也新按制氏按堯云者非執一定之理蓋於事物上附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宋子中只是箇恰好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舜時告舜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堯曰

書院藏本

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允當時告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怕禹尚未曉得故恁他說論語後面說詳盡是堯禹文武治天下只是這道理聖門所說隨他所聞所見說得不周然知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進來處雖不同人而只共這箇屋大槩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攝舉不止此然大要卻不出此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之大運之在心此心之用稍有過不及即非中矣非中則四時將至困窮而天祿亦永終矣授命之際天祿方於此始也而即以永終言之為成深矣爾勸岳氏天祿永終與天之曆數在爾躬相照應允執其中以保天祿之本也爾勸岳氏此四句不能允執其中之說所以致天祿之永終也舜之授禹其義於此四句不易一字但詳而理益明三聖人以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就從面知之哉季高與曰亦以命禹見舜之所以命禹者亦不出乎允執厥中之意之外非謂必不增減一字也爾勸岳氏曰中與不中祇天理人欲之分而已

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書院藏本

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鍾之重一倉容千二伯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五權譌矣。量者會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會。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會十倉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五量嘉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五度審矣。而此不肯度者從可知也。蒙引政行說在外與下文天下之民歸心一般。不可謂譌。禮記云云就是四方之政行。海國紂爲不道官府所用以取於民者必過其財而民聞交易亦必失其常矣。武王得天下遂於是致譌。凡在官在民者皆取而較之革其過中之弊歸之中正之則也。紂爲不道欲賤度縱收禮官府之禮樂制度廢廢多矣。則取而研審之何者爲過何者爲不及可損者損可益者益可因者因可革者革悉去其過不及之弊一歸之義理之中也。○權量法度審度官修則責者扶弊者除害者除利者興四方之政次第舉行矣。政行還致在外乃其功也。且知懿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族盡行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

審院藏本

解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是則元之斗斛又大於宋也實此與下節以政行民異對此是盡義森然一統規模下是盡仁以人立政者也實謂諸國四方句謂四方之政由是無不次第舉行是就上三句推廣言之不是三者正而政自然奉行也實國三節俱在周禮未成之先大抵制業之初只在除害去弊未可輕易制作也實以上御下之式爲法其中綱微節次爲度四方之政行是在上者舉行非在下者奉行此句推開說實門曰深明物之失於衡石者不得意爲輕重粟之於於並庚者不得私爲多寡審則觀風於上而損益古今受得易樂者不得是問格於下而準制命令塚常溫紀者無所告警則因事以乘是天下之官皆循職而責其成設官以均任民生之治皆按厥而行其敘職開名曰王者所行之政四方之政實祝鮀曰末句指王道施於四方言則聘侯曰官以治事古聖人之世物有其官官修其方無廢事斯無廢官也封之時百廢廢弛應有之官都裁革了所以事益不治武王修之使各職其事不致有象服之虞修在官責終在事也若云封時多冗員汰去爲修本文胡不云汰冗員而云修廢官耶實問恩圖曰權量者

皆受法於黃鐘黃鐘之管九寸中... 是為一會一會之黍重十二銖倍之... 至於鈞石二會之黍併之為合十合... 升積而至於斗斛皆天地自然之數

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堯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 其位庶民施政庶民十倍... 政味取亂而亡此聖人之大罰... 之權為斗斛使無過取於民... 官民然民問權則係於民... 取當今解解皆然當封之時... 不容不謀審法度是審度可... 是底因之不是底革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堯曰

七 書院藏本

之即此便是審處修廢官亦只是因其見在之官而廢者從頭... 敗去與滅繼絕只是一事... 他子孫有國如何不擇其絕逸民是有德而隱者亦合常教... 有祿民必皆欲得其如此而我則與之舉之舉之此其所以... 心誠引與滅繼絕宋子合解耳其實不是一事小益之說不... 既論註曰聖人心事不原非後世收拾人心之術但註云皆... 人心所欲則克謂與民無與亦不可... 無生不然何自而興之也絕世自是有土無人故更立旁支以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 甚重焉者誠誠不啻五教者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知慎終追... 遠因教之本也... 太平之後禮教興焉可想見也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 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 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 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

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弟子類記於此... 以下皆武王事當自別有大費至公則說為一章蓋與滅國繼... 絕世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 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矣其下泛及貧善罰... 惡實已恕人大綱小紀本教末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 情但凡事之今天理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執中正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 堯曰

八 書院藏本

以事事物物無適而非中耳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 國氏此言亦無非是說相傳之理湯是說他心武王又是兼... 攻事而言三說固無不同然累相承只是一中字前而說理... 處是中道後傳之原下而亦無一不是執中之實蓋與滅國繼... 王之則曰寬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曰中而已... 夫子之得邦家者其用必如此此篇之首則述自古帝王之用... 如此以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有體有用之學凡論語二十篇... 之大旨皆不外此也孟子篇終即此意但孟子問知知者知... 其道也是從知上說此則從行道上說行無不本於知知即所... 以行固無異也... 賁公者中之體也... 顏子以四代禮樂告子張以魯大周禮之類及子貢稱夫子之... 得邦家者中庸與公同政章大學治國平天下章孟子所論王... 道諸章皆可以見治統之相傳者如此蓋設施之當其可者... 聖人授受之中也何紀贈曰註道字兼存心處事說亦史曰合... 堯舜統三王說得如出於一人如行於一時方妙

願此知命之固然而率之之道以已之所為與天道相為損益此知命之所由然而不達之道固勝侯曰不明道義便不知有命之可安不講節文便不知有禮之可守不窮理格物如何能於人之言是非邪正無不識其所以然然三知字不是空空得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指。禮者胡氏耳目無所加是足無所指是茫然卒無可立之地。國語就外而說則禮只以威儀之則身心何所約束德性何所堅定故曰無以立。因武曹曰按立字註中似就在外說然兼內外方備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堯曰

五 書院藏本

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南軒此所論命謂達得表之有命也。不知命則將微俾而有求何以爲君子。子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爲者可得爲矣。禮者所以檢身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子知禮則有踐履之實矣。知言如古人之辭其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實情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子知言則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所宜先切要之務也。必以是爲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所會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勉齋黃氏知命其在天者知禮其在己者知言知其人在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奪于外而後可以修己知禮則義理有以養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知己未必能安乎天知己而不知人未必能至乎己。國語胡氏言心聲也。國語之義者以知天知人知己爲三知。胡氏之言三知也。胡氏之言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遺情知斯三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故君子之事備禮

解蔡氏論語首章末以君子言末章首以君子言聖人教人期至於君子而己。其言末章首以君子言者其合而觀之。則下之君子言其非得失之所以然此不通日無以知人之邪正此爲學者言彼則孟子自言也。○學始於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前篇之末與此篇前二章皆說治國平天下聖學之終事此章後提起三知字是聖學之始事知斯三者而爲君子則聖學之體立遇時而用之則聖學之用行記此以終一書不無意矣

新安陳氏夫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兩章皆以君子言之記者也。深荷夫子言自謂不怨天不尤人不知而不愠不尤人也知命則不怨天且樂天安學其深玩潛心吾儒引孟子知言都就該透邪通一邊此則虛說。知言亦不是泛泛知他言語知其言之所以然也。如孟子知言亦非泛泛知也。知言此言學貴要意學而章學字無把柄此則有把柄矣。重三知字是學者入門工夫非泛教人致知與大學知所先後之知同。陳氏曰三知字正是學問入手處。陳氏曰孔子論知人之道有四一曰知言爲作與人對面說也二曰觀行考實也三曰親由察安探心也四曰知天反求諸己也此只就知言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堯曰

五 書院藏本

說者爲初學言也。因武曹曰存疑與雲峯不同然亦似有理。重三知字此是學之始事然亦須有格物致知之功方得。非推闡摩挲之知也。○三不字三無以字甚着力須依題反而求出兩端相涵之故若只說知命能爲君子知禮能立知言能知人便不存緊要矣。○爲君子中須兼使命立命說方備。然值而行不顧外後命也。命通得喪聽其在天而後可以安命之君子而後可以爲是命之君子。見龍記

纂與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春澤如校字

孟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集註六字下

國也愛業子思之門人

子親受業於子道既通

思未知是百道既通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

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

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

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

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凡千六百八十五字

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

光明亦宜有之也國山與氏七篇之書其出乎中庸者非一其
曰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
大本也則隱微善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爲復順回
同道孔子止止久速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愿亂德者則
小人而無忌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曾子北
宮黝之勇善南陽之強也其曰仁之實事親親之實從兄禮
之實節文斯二者則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野賢爲大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
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爲
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者人之道一草之
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矣氏按孟子自魏惠王
三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
七年是爲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曾在其後也况
孔子薨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洵長不然而亦非幼矣子思
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十五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
受業可見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爲子思之徒於論語
序說止稱門人師安陳氏謂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三乙
西孟軻至魏慎視王二年壬寅魏君若辛孟軻去魏適齊五年

五華集訂大全

孟子序說

二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大全

孟子序說

三

書院藏本

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戰不備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諸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王令車子伐燕子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曾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徐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居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泚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詳錄考他據故嚴祥以爲伐燕雖微戰國策亦當一以孟子爲是况又有戰國策之可據子孟子生卒年月考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爲鄭人晚始游梁繼事齊爲卿久之歸而後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魏王之世卒後其爲門人所故定故諸侯王皆加蓋焉○史記孟子列傳孟軻也鄭人也鄭爲今山東兗州府鄆縣大空辨城一說曰孟子所生之鄭非戰國穆公之鄭國乃春秋孔子之鄭邑余請一言以折之曰吾之不過魯使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哉○或曰孟子所生之鄭乃魯之臣民而余以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鄭遂爲鄭人猶

五華集訂大全

孟子序說

四

書院藏本

孟子子官姓見而思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則曉曉之邪皆非人傳余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義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耶余謂不特不久於梁實生於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說既與史所書魏襄王司馬公以爲必得其真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當公孫映未相魏公子引未動地不測秦不偏魏何遽徙都此余之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又曰六國表年表孟是信而此余之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又曰六國表魏世家並云子生於魏文侯二十五年卒已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三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十不一百有四年子紀年之不可信如此○呂成公大事記明魏王元年孟軻爲鄆縣令通鑑綱目亦因之余謂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魏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之歲則不獨不在魏王時亦不在魏王時蓋在魏王少言之也然則不獨不在魏王時亦不在魏王時蓋在魏王四十五年丁酉而末滿八百歲以前耳孟子於魏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王卒而襄立而即夫梁是爲齊宣王之八年孟子游梁齊當即丙戌起何則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鄆以以往僅得半耳既仕齊中閭道三年之喪歸鄆喪畢復仕齊終不合而去項在此十二年內孟子於齊行蹤歲月約畧可知者如此又曰按齊宣王在位十九年史記通鑑並同但史始己卯終丁酉始己丑終丁未較後十年此從史記詳見後○史記與孟子不同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爲齊王孟子以爲宣王然就史記燕世家載初立有齊宣王復用燕代之文是時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但察伐燕事於宣王十九年當報王元年丁未余謂此時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之與復時也且以宣王爲卒是年故改元己丑當顯王三十七年於是上而威王立三十六年淳于髡傳所謂威行三十年者增是四十而六年矣下而淳于立四十年世家所謂四十三年者增是三十而六年矣以伐我者減爲三十年矣紛紛遷就委食綱目曰未詳所據也余謂此不通欲以伐燕事屬宣王以信孟子耳然與周齊之年數以從燕易若居燕之年數以從齊爲尤信孟子乎何則六國表燕王增五年乙巳漢國於子之當齊王八年七年

丁未增及子之死當潛王十年後二年乙酉燕立太子平是爲
惠王當潛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丁
酉前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什燕
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
游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即五都而舉之謂五偶爲三也
種柳皆合安得起交正於九原而告之○按金仁山本大事記
謂孟子親王元年自齊歸鄒二年即如宋有與宋臣戰不勝諸
按蔡如宋於去齊後固是但即元一則殊無據所可據者宋
初則王於桓桓王三年癸卯孟子謂燕不勝爲子之王不似在
勝謂畢戰爲子之君則應在癸卯後可知趙明甲辰魯景公
卒子平公旅立平公後見孟子又應在甲辰後至在宋與勝公
子或卒於桓桓之初亦有故云又曰按魯平公之年六國表魯
世家差互此從通鑑詳見安王二十五年下考異○或曰魏惠
卑禮招賢孟子往答齊宣贊美如士孟子久游魏文則受其幣
聘而館上宮者雖以區區之宋假初年號行王政亦當一處其
國焉若當時之賢君固未有急於燕昭者也雖其志趣或殊然
鄉衍自齊往矣則幸自趙往矣樂毅自魏往矣紛紛皆見尊禮

爲惠王之後十六年通鑑及綱目從紀年謂惠王共在位五十
二年而於孟子至梁則從史記繫之惠王三十五年已而更歷
後十六年至襄王立乃去梁前後在梁凡十八年許白雲亦主
其說夫使孟子在梁如此之久絕無所建白於梁而遲遲不去
何以爲孟子日知錄於是謂孟子在梁不久以史記所云惠王
三十五年至梁爲誤又從商鞅之說謂孟子自宋歸鄒而之
任之薛之滕之梁之齊皆謂前日於齊章明言前日在齊今日
在宋薛則謂孟子先至宋薛後至齊者非是今開史孟子生卒
年月考從史記以惠王在位止三十六年孟子以三十五年至
梁明年惠王卒襄王立即去似得其事實又按史記謂孟子去梁
即至齊則宣王在位已八年又十一年而宣王卒孟子在齊行
隱止在此十二年之中似爲得之○黃氏曰抄謂史記齊伐燕
有三事當燕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伐之取十城榮惠王爲所
滅稱齊宣王者是也此一事也孟子作於宣王既沒後故宣王
以燕稱也齊潛王之伐燕則乘子增子之亂公孫丑篇所載
池阿同燕可伐與者也此又一事也止謂齊王者作孟子時潛
王尚在未有可稱也份覽梁惠王篇載伐燕之事曰以萬乘

書院

韓子曰、堯以是傳

荀子名况戰國時趙人楊子名雄漢蜀郡人案于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

書院藏本

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

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當言也。魯頌子思後。終得聖人之遺教。曾子也。觀其言。手足跡之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也。

宋子開大是就渾論處說。博是就該貫處說。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有亦自好問學。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禮樂刑政者。就禮樂刑政上學。得。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然不言其所以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爲曾子只緣資質。故用力於內者。蓋爲確實。觀其言。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學也。

五華纂訂大全

孟子序說

九

書院藏本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袒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新安陳氏曰。夫楊墨行。至安在其能廓如也。皆非難。楊中之弊。只向無孟氏三句。轉轉而歸之。以孟氏功不在禹下盡之矣。孟子開揚之功。不在禹下。洪水下。禹人之身。與堯舜。人心之與。其功甚於身。故也。故中曰。後漢而發傳云云。其與諸言侏離。侏離。夷言不分明之聲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

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應接至字。當作至字。

孟子者。以孟子此孔子時。得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處源輔氏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至處。以其知處言也。孟子論大內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知巧力之變。精微切實。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至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

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

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周潤輔氏言性善。使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無異端。使於前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其功甚多。

五華纂訂大全

孟子序說

十

書院藏本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

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流也。或曰。

英氣見於其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

非不光。比之玉。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周潤輔氏

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也。見仲尼蓋

所不包。顏子示不達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理。氣不言而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

孟子序說

士
書院藏本

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朱子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諸若有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爲善而不疑。正心處。周輔氏人能正心。則

坤無足爲者。語亦失之太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有工夫在。○此數句判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爲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孟子序說

三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孟子大全卷之一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烏程孫見龍潛村纂輯
高密宮爾勸岳成叅訂

高密宮爾勸岳叅訂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勿軒熊氏一章義利之辨兼言孟子之學二章言盛
民同樂三四五六章皆言仁政七章兼言王霸之辨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見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朱子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不先往。見也。見惠王。答其禮也。先王之禮未仕。不得見諸侯。將止。歸。自重。孟子猶守此禮。故所居之國未仕。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

五華集訂大

上惠王上

一
書院藏本

異國石不得其處必以禮先然後往答其禮史記得其事之實矣語錄此是惠王格之而至孟子出處必不錯趙氏魏初授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縣至惠王從大梁在魏陳留郡後漢魏氏惠魏之先梁公高之後晉獻公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後從其國名爲魏氏至魏立爲王諡法愛人可與曰惠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陳騫曰氏孟子至梁時魏尙爲侯此章稱之爲王乃著書之贈惠者耳蓋始者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梁州孟子不言言說大人則藐之以其在我自有一段高似他底正經本子作至問對之間他卻有一段出他頭上於議論梁王問和他便有仁義來換了他齊王問桓文之事他便有王道來換了他蓋其所據者正才又非常所以說刃而解信受曰惠王或謂答其禮或謂欲行道要孟子本意是欲行其道而無王身禮厚幣以招賢則有可見之義耳四書釋地又讀魏之失計未有如都大梁之甚者也去河山之險而旅平衍四通之地豈文侯武侯兩代之伯跡而爲新造之邦當是時使孟勝孟子必爲王定不遷之計有如後世所謂天子守土者石疏子於魏則一國之人心繫於此一國之甲兵財賦聚於此一邦雖梁王能遽吞安邑侯雅安邑既去後五十四年漢文帝

五華集訂大全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二 書院藏本

邑於秦末幾而秦兵至大梁矣又未幾而秦伐我國大梁矣萬
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者不信然乎我故於魏號爲梁之日卽
謂畢萬之後已滅不符徵諸河水灌王假降之日矣徐弼佐曰
義利二字是治道學術大關鍵明此則純王澤霸君子小人皆
一時勘破故大學之書以此而終七篇之論以此而始

王曰兇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斐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西山真氏黃塘王道
存利而已故惠王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仁山金氏梁惠以
度稱孟子古人尚年以叟老爲相尊之詞非必果有年也徐弼
之類所該其廣龔諷梁王說利是功利之利非專指財利爲義
樹曰梁王之非不止在利又在吾國二字他只曉得有我便不
知有大夫士庶故孟子急以仁義挽他仁義便是大公無我
之心屬誘候回亦將有以是信其必有不足疑其未必有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王白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
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

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
義而先利不奪不廢義去聲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

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

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

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

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

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

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前漢刑法志廢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

五華集訂大全

上五 梁惠王上

五

書院藏本

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
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
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以足食賦以足兵國井爲邑
邑邑爲邱邱十爲甸甸有戎馬一正牛三乘四邱爲甸甸六十
里井也有戎馬四正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
人千夫備具是爲乘馬之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百一十二
家出士率七十五人則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
一乘有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一同百里
提封萬井除山川洿澤邑居園圃衢路三千六百井定出
賦六千四百井或馬四百正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
也是謂百乘之家一井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
萬四千井或馬四千正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謂千乘
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或馬
萬正兵車萬乘提封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文素具公羊用
田賦何休註軍賦十井不過一乘黃何休謂公侯方百里若用
十井爲一乘則不合諸經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閭爲族五族
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比五
比爲閭五閭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比五比爲閭

五華集訂大全

上五 梁惠王上

六

書院藏本

四兩爲卒五卒爲族五族爲師五師爲軍此舉世出之法也
故曰凡起徒役無適象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矣
只是推舊王制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郡縣之法則九夫
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甸四甸爲鄉然後出長轅一乘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可謂
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
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爲數是長
連排井井以九爲數是一箇方底物中自是不同則制鄉
遂用貢法故十夫治溝底是十方的是百長底是千方的是
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溝共井鄉遂則以五爲數家出一人
爲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如周禮唯提提則用之此乃役之
最輕者都鄙則以四爲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以四正牛三頭鄉遂所以必爲溝洫而不爲井
者以徵起兵數故也五比五鄉五伍之後變五爲四則國里
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自此奇零不整齊也如曰周
制皆非者此欺人之說不可行也天子六鄉故有六軍諸侯
三鄉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爲比比即伍也五比爲閭閭即里也
四閭爲族族即卒也則是夫大爲兵矣至於九夫爲井四井爲

也下文仁施於義義施於君此對君言之故單言義亦通○以
制地定法言天子萬乘請侯十之一得千乘請侯千乘大夫
取十之一得百乘請侯十之一得千乘請侯千乘大夫
百里者百乘之家國當地方三百一十里內有奇百里方
里者十乘之家國當地方百里者五里者三乘之家國當
集註不同要之孟子特就當時假設言之非謂古法然也東
謝氏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若
卿大夫之國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固可出車萬乘天子之
視侯則方百里方百里不能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當三百
六里有奇百乘之家國當地方百里方百里不能出車千
之大也請者不可以辭也意謂侯伯之采地亦如是是
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日輕車甲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
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前拒後拒二十四人左角二
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五人二日重車牛十二頭故家
子十人同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總及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
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安世河氏
按舊說兵車由卒七十人甲士三人凡七十五人陳五長
大率若五人共治恐於軍事不便故兵車一乘雖止用七

分定不然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擯上之所有不已
也於是發私之事與共害有不可勝計者故重言之曰玉何必
日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夫學末章曰國以義為利而不以利為
利推言求利之弊至於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未如之何而已
矣象引路史之說云周之興也自天降之福周自天降之福
而王制既內之采邑皆曰周周自天降之福周自天降之福
之采邑亦或稱國矣豈非公侯伯子男之國乎則全於
臣節制以禦其下則正於君自臣道言之雖國亦家而自君
言之則邑亦國耶采邑曰國則卿大夫固可為諸侯矣所謂內
諸侯也○萬乘之國其君者豈必王朝之公卿而後可哉
王之見獄於申侯是已但此處朱子大注分明謂天子之公卿
豈本萬乘下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視大夫是受家字端之未可
輕疑妄議○且下交征利舉竟上人受虧有兩端○我大
學論語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則已先孟子言之矣
不廢又是申萬乘之國其君四句○王曰何以利吾家一定
是取之於臣民所謂利下益上也大大曰何以利吾家一定
取之於君與民所謂利上益下也故曰上下交征利國

出一乘而馬則云一或出一乘夫十井則八十家也一或當有
百井則八百家也即以鄉氏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之說計
之亦當為六十四井凡五百十二家也且十井則當方一里者
千也一或則為方一里者百也夫三百三十六里之與百里未
知項氏所謂開方法之果為一與否然八十家之不同於八百
家與五百十二家也為方一里者千之不同於為方一里者百
也則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烏得謂馬包二說之本為一說哉然
則二說誰為可據蓋朱子嘗謂一乘非八十家所能給而於魯
題詩傳則用馬氏之說意者馬氏之說固可據乎曰非也夫孟
子首章集註云地方百里出車千乘其主包氏之說也明矣張
氏卷五正月考蓋首據七八月之間旱及歲十一月徒紅成集
註二條以為為朱子定論而於詩傳則以為未及改正而歸一於
諸錄則以為為中年未定之論而皆不之從此愚所以然者蓋
子首章集註而主包氏之說也且包氏所云與孟子公侯百
里之說合而馬氏則與孟子相抵牾矣說者不信集註亦將不
信孟子乎○據包氏何休之說十井起乘百里之國當賦千乘
然則魯里之國當賦十萬乘矣○坊記孔疏云據司馬氏之說
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者鄉遂之象七十五人則適

軍之法夫禮註疏之說謂天子諸侯鄉遂及公邑出軍之法每
家出一人萬二千五百人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遂則出萬二
千五百人以為軍也天子畿內鄉遂與諸侯都鄙皆計井出軍
但畿內鄉遂則每成百井三百家而出車馬一乘每乘止三十
人蓋十家出一人也諸侯都鄙則四鄉為甸甸六十四井五百
十二家出長轡一乘每乘共七十五人是魯及七家而出一人
也愚謂鄉遂與都鄙出軍異制朱子頗從其說然又云甸出兵
車一乘何謂少於鄉遂便是難曉蓋朱子亦未定論也至畿
內畿外都鄙又復異制之說云蓋而無理蓋其所據者司馬法
而司馬法原文實未嘗有畿內畿外之別蓋孔以鄉遂為分
析不足信也○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孔疏云天子六軍既
出自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
出非此千乘之衆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
事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又云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
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優之恩謂萬乘之國千乘之國
云者謂一國之地其出兵車萬乘千乘也若鄉遂出軍另是
一法彼諸侯一國之地既除去三鄉三遂豈能復出千乘乎自
曰鄉遂或另有一法然既以萬乘千乘各其國於當以車馬為

之外。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蓋於利之中也。孟子之得於子思者曰。仁義所以利之也。也。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爲。故本蓋源者。所以救當時之弊。之極。朱子以爲。造端托始者。所以導學者之心。術之初。新安陳氏。司馬。爲太史。今子思尊其父。故謂之公。蓋繼其職。仍稱太史。公。西漢龍門人也。孟子一書。以遇人欲。存天理爲主。何必曰利。遇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利。此六字。該貫章旨。東陽許氏。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心。然則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親不後君。則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說。王亦曰。仁義直是。要他行仁義。何必曰利。直是要他不求利。不說便罷。國書。謂。梁王。義本不爲利言。孟子特因惠王問利。故即從利字引入。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未言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是孟子正意。中間言利之通。所以爲不利仁義之未嘗不利。則就惠王所見。曲爲誘掖耳。爲子方曰。前緊接惠王之利來。故開口先一語。截斷而後進之。以仁義此。不遺不後。蓋先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五

書院藏本

說仁義。以發丁寧。而再言利。以爲深戒。汪武。謂曰。朱子答對。手章。書云。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云云。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卻說。正其誼。不謀其利。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利處。卻不若董生之有力。愚謂。朱子非謂孟子之言。不若董生也。蓋恐時人以利心求仁義。不得已。爲此說。以防之耳。范紫登曰。前爲。謂。諸。只含。說。此。爲。實。在。利。也。曰。仁。義。在。前。何。必。曰。利。在。後。此。章。所。重。雖。在。仁。義。仍。在。利。也。利。是。戰。國。細。習。惠。王。一。見。孟。子。開。口。便。以。利。問。可知。其陷溺之深。孟子開去利字而進之以仁義。使之遏人欲而存天理也。通章言仁義處。只就利字轉看。以開其利。其於利則痛切言之。使知利不可求。然後可告以仁義。此孟子進說妙處。亦語意針鋒。注。解。當。如。此。耳。

上。利。言。仁。義。是。孟。子。一。生。本。領。梁。王。初。見。即。以。利。爲。問。其。端。破。梁。王。一。問。盡。先。攻。其。邪。心。使。之。利。心。盡。去。而。仁。義。之。說。乃。可。徐。進。也。○或曰。董子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利。

其功。孟子既以何必曰利。亦有仁義爲說矣。而王曰。節仍是言利。中之不利。未有節。仍是言仁義。中之利。則各盡不言利。而實則恐與於言利之甚矣。其何以自別於戰國之辯士乎。子曰。固也。是有說焉。夫王方欲言利。而吾不極指利中。之不利。則彼不知官利之爲害於國者大。王方專言利。終口。不言仁義。而我不知。示以仁義中之利。則彼不知仁義之有。裨於國者深。此正孟子之善引其君也。而況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及先利後義。不奪不鬻。力事勢之所決。然亦情理之所必至。非若遊談無根之輩。徒以虛詞。惑說。使人主長。也。若夫不遺不後。亦止仁義中相因之義。仁莫切於事親。義莫先於事君。此正自然應驗。非有所強而致之。亦非於仁義外。別有所獲。於一切富強利益之事。是即大學所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則仁義未嘗不利。而與惠王之所謂。利。正。如。方。圖。米。炭。之。不。相。入。也。其。可。比。而。同。之。哉。見。龍。虎。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者。同。內。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夫

書院藏本

治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龜山。謂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也。蒙引。賢者。是指人君之賢者。若梁王問賢者。亦有此樂乎。是指以下賢者。周時侯曰。此字。係月林。蒙所立。所無。說。爲。是。觀。後。兩節。以。臺。池。鳥。獸。並。言。可。見。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爾新張氏。孟子若答云。賢者何樂乎。此非唯告。氣。不。迫。而。理。完。矣。○王。所。謂。樂。人。欲。之。私。以。自。適。爲。樂。也。孟子。所。謂。賢。者。樂。此。天。理。之。公。與。民。同。樂。者。也。雙。峯。饒。氏。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樂。孟。子。說。推。是。賢。者。樂。此。出。王。之。意。外。爾。安。陳。氏。揭。大。指。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此。孟。子。諸。章。例。也。首。章。及。此。章。皆。如。此。後。當。以。此。注。釋。之。不。一。提。振。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怠。庶民子。

反於音

養食所

梁惠王上

七
書院藏本

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詩傳國之有臺所以望氣嚴察

漢前時觀遊師勞佚也謂之臺者言其條然而成如神靈所爲也臺臺訖民自樂便不是仁同樂便是仁如文王未嘗無靈臺臺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於日中是不遺暇食用威福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此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陽詩氏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併以遊觀爾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者其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阻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文王繼覺卽位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邽又三年遷豐作靈臺其時九十有六明年卽堯田獵之囿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囿在岐山舊都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兔之常制○麋鹿魚鳥各得其所風遠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觀兩在字而不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處物且如是而人可知

左傳云秦穆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北晉縣周之

五華集司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大

建陽本

平日治岐之政說在武王曰國百詩四書釋地謂文圖卽靈圖在豐而不在岐其說見文王之圖章范紫登曰重教樂一句靈臺二句是因教樂而加以美名樂其句是因教樂而及其所有屬聯後曰庶民攻之便是以民力爲臺爲沼不日成之庶民于來便是而民教樂之王在二段便是樂有麋鹿魚鼈謂其益二句卽在其中此是文王能樂處釋詩只是扶出與民偕樂見所以能樂之故耳

湯誓曰時日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故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書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九

齊院本

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
 獨樂而不顧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蓋山陽國梁王
 問孟子孟子以爲賢者而後樂此至論文王夏樂之所以與則
 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夏民而勿爲憂
 治民之觀是拂其欲也。其後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勿其
 後心是獲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
 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
 在斯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南軒張氏民一也得
 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欲君之亡究其本
 則由夫順逆與微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致自樂之心則足
 以過人矣。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蓋天理矣。夏樂既
 孟子之言句句足事實說仁義便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
 而後其君爲仁義事實說者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便說
 文王盤盂蓋沼湯誓時日客與爲同樂樂事實說新說梁王南
 新過人欲獲天理六字可斷蓋孟子七篇提出以示學者夫
 同一蓋池苑園鳥獸無異耳。賢者引孟子之公愛民而與之同

樂則民樂君之樂而君得享其樂不賢者獨人欲之私不恤民
 而自樂則民欲君之亡君安得有此樂天理人欲同行其情亦
 陽詩氏此蓋關鑰全在偕樂獨樂上又文王與民同樂夏樂結怨
 未亡此亡乃其效也。則樂民欲與之二句亦當貼樂結怨外
 推開以見凡爲君者若獨樂而不恤民亦不能保其樂莊武曹
 曰說統云豈能獨樂句不必說到親亡民情到休亡地位滿目
 皆愁慘之象君心下自是不樂豈能晏然稱快於堯也鳥獸之
 間故能豈能和叫應正見人君不可不公樂於民耳。愚謂此說
 似更探一層然終須
 說到獨亡乃能痛切
 賢者而後樂此二句是一章綱領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
 也所謂賢者而後樂此也雖有毫末之缺豈能獨樂哉所謂
 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一文一樂可爲千古法戒故孟子引
 詩書以告梁王耳。○君樂民之樂則民亦樂君之樂則文王
 已事可見未有愁怨者若在民而君能長享其樂豈
 ○與民偕樂所包甚廣大樂指與民偕樂勿施說見龍記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十

齊院本

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移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
 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
 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耳。梁氏曰移其粟
 是推在河內上去未及集註明白乃以民不加多爲罪於其
 河東河內河東俱凶則惠王又何以處之四書釋地又德梁
 也梁河內今之河內濟源等縣梁亦有河外縣秦傳大王之地
 北有河外註云謂河南地是也河東西亦謂之河內外左傳傳
 十五年昭泰伯以河外列城五內及解梁城魏世家無忌曰所
 亡於秦者河外河內是也至河內外則梁之河北河南地盡代
 曰秦王作魏我魏攻則梁河內水攻則梁大梁是然則梁之地
 自河內通連而西河南魏將二千百里何以盡秦日
 魏地方千里蓋從長而橫不足絕長而短第耳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
 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
 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
 填音田

填然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聲鄰國不知其
 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
 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
 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未矣。○梁氏曰同通司徒以荒政十有
 大荒大札則令鄰國移民以解梁氏雖無所開移粟之事然
 金是亦大約言之則通大同焉辨說魏魏之府大抵備道其

退解衆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鼓退解大鈴也。鐃也。形如小鐘。以爲鼓節。鐃如鈴。而鳴之衆引。後世戰陳皆以金退。蓋自戰國已然也。○此且未追告他前日所行之病民。只說他今日所行之未足以救民。至末段乃追舉其時病所在。而切告之。稱趙威以勝敵爲上。走之遠近弗計也。猶治以王道爲上。小惠之能行與否弗計也。行小惠不可望民加多。徵民加多惟在行王道耳。故下二節遂言王道。李氏舊引舊蒙引謂鼓字非虛。指戰士而言。愚謂之字指戰士。鼓字仍虛。謂擊鼓以進其戰士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屬音升
數音促

吾音古
考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

五華纂部大全

梁惠王上

生

書院藏本

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浚。放下之地。水所聚也。古
 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
 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
 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
 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
 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
 道之始。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屬。而爲之
 守。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邦斬季材。以時入
 之。正服。北服。車之材也。季。替。得也。服與相宜。用梓材。尚禾。初也。
 今歲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
 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錫其餘於萬民。禮記王
 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

設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虞夏生遂死乃人世之始。終於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人世之始終一轡所絃而民心得安。此其所以爲王道之始也。詩。崧高。胡氏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兵民共之。卽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物爲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新安陳氏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林木之類。樽節愛養。謂不遺農時。不用數言斧斤。時入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備。王。道未成。時。不過初事。下一節註云。是王道之威也。正與此始字相對。梁。別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則四時皆有農隙。不專謂冬也。故春有蒐。夏有苗。秋有獮。冬有狩。豈必至冬乃役之乎。曰。然則如此註何。曰。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何農隙以役民。凡有興作。則決須至冬也。興作與徒作。準也。田獵以講武。不與興作之目。○蒐。專指稻不兼黍稷麥菽也。素稷麥菽。不必皆者。耕夏耘秋收也。一說正石可如此拘春耕夏耘秋收。亦舉其大畧云耳。論理當兼說方是。○滂池。王。字年。

五華集訂尤全

上孟

主

醫院藏本

看所在地勢自然者。池是人所聚者。山林之分其高者爲山。平而多草木者爲林。○斧斤有別。買誼治安策曰。至於龍靜之所。非斤鋤斧也。但考之韻書。俱無二義。當再詳之意者。有大小之分。○風禁屬興禁也。非謂嚴禁也。○養生喪死皆無憾。則民心自不能否。是而他適。此亦應前面加多之意。○王道以得民心爲本。得民心以植民生爲本。○當法制未備時。且要安插吾民。使將就生理。所以收攝民心。使無至於流散。所以爲王道之始。○說總也。宜未制先之以不違農時。而產未立先之以數罟不入。○樹藝未興。先之以斧斤。時入看王。者經制區畫。費多少。心思在。○不可勝食。勝川只說生植繁多。養生送死無憾。方是食用。○勿以不違農時等語。言因天五氣等。悉是人爲。要曉得不違天。久晴云亦休。○人田里樹畜之生息。亦本於天。段段是聖王心。思段段是天地利澤。固地鐵說統緒。雖似有註然。註所以專以上節爲田。天者。雲上節所言天。事居多。下節則所以清天地之氣。也。若寬言之。則俱是因天。俱是盡人也。西書闢謬。此是承梁王教。說盡心說起。故註云。爲治之初。法制未備。若鋪陳地官林衡澤虞典制及黜染豐亨養殖訓誥。皆非本節實義。且竟亂覆下節矣。知者眼在一始字。○不是行王政後不消此三節。亦不是。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禮

禮記

又言老者始可食肉何也曰魚鱉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
老幼之所同也至於養之者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
以食之矣國氏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
爲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庫舍
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
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畢聚於邑也○古以百步爲
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界謂
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壟封植之界也○爾謂國氏衣帛食肉必曰
五十七十者民之欲無窮而養之利有限不爲之制則
子孫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老者之當養其
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無非教也不待庠序
而後教也○山金氏古者六尺爲步百步爲畝一夫一婦受田
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九十畝爲一井
八面皆百畝爲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爲公田又有公田之
內除二十畝爲庫舍八家則得二畝半邑居所受亦如之
古所謂畝即今田畝其廣六尺長六百里是爲一畝若以今
大步計之則古百畝當今畝六千畝古者二畝半當今畝十
步新法陳氏極成相繼言田桑養法事以左右民教富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美

書院藏本

此節重五畝宅百畝田及庫廬狗彘之畜上其曰五十七十足
以衣帛食肉者乃其教耳本意非以此爲品節也顧上條註有
法制未備字可見法制亦自養得品節了矣或以五畝百畝爲
法制勿奪其時勿失其時爲品節之節下同故狗彘食人食一
法制品節及制度品節之節下同故狗彘食人食一○此亦是一
軌之宅一條相反看可也○因天地自然之利而博節愛養之
此亦是先王制度品節處但未盡其詳耳○蓋法制品節之詳
所以極其成相之道也存疑必五十然後衣帛未五十所衣
者何古有桑麻桑麻壯者之所衣今之木棉來自外國起於季
世想三代時未有也○老者衣帛食肉民不饑不寒內含教
養之意○藏成輔相之道即所以左右其民輔氏陳氏以輔相
養說左右其民當教說不是說勿奪其時即上不違農時國
體上節雖云民生已植民心已得也此可以粗安而不可以
治也故此節遂詳言立制之事○興端曲終興端曲終興端曲終
庠序之外私心爲學廟閭教者隱伏於庠序之中教者一談而
使俗失世則則則在人材士習一舉而使人受庠序之教之
在國家○申其教有別當從庠序興興之使人受庠序之教之

檢制也。卒，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徇義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待民間之累而已。乃以民不多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言王道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魯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

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宋子孔子時周。孟子不傳周。如公衰夏。葛仇。食湯。飲時。提之宜異。爾齊桓身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明若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美桓公也。孔孟易地皆然。待時措之宜。則並行不悖矣。宋子文憲李公常謂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宵耳。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特孟子惡謂周以失道。遂欲沒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貶天子以達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亦屢書矣。至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至蓋人心離而天命改久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孟子而後。天下定於一也。聖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莫。豈其舉季於已寢之妾。以而使新民生。蒙其禍。無已哉。卓南田天聰明自我民聰。天明自我民明。唯達於上下。教章有土。知必聰明。知天矣。聖人之心。豈異是耶。余隱之。只以爰載二字。斷周之不可事。正是在李氏既罵中。而所謂以孝弟率之。則子必能事其父。乃謂使諸侯事周也。孟子本無此意。蓋率

五華纂訂大全
上元 梁惠王上
天 書院藏本

登倉廩以賑飢民此是救荒急者出堯王道之大至況本是
民間之粟不過稍爲轉移奈何遂自謂爲盡心而望民之加
多於鄰國耶是真以五十步笑百步也豈知王道之大正不
藉此轉移之區區者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

書院藏本

帛食肉黎民不愆不寒王道之成也盡心於此則豐年饑歲總可無憂天下之民行皆強質而至矣不然者宋無積儲民有菜色則隸吾下者且將散而之鄰國耳而徒歸罪於歲凶無益也見龍記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發講承教還有求教之意不是承上
文之教也。梁惠王困孟子之言而有
所感。復問曰。行小惠不若行玉政。宜罪己而不宜罪虜囚。夫子
此言所以教我者至矣。然而國政多端。善言必再。寡人願安意
以承教。夫子幸
盡言而無隱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從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曰廬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饑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新安陳氏此因前章御鏡食人食塗有餓莩之意而究言之卽以虐政殺人也計數毫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益乎上者必損乎下國用所出無非民力侈於國者必病於民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辜獸而食人惡在其爲

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蒙引）獸相食一節。極言人君以子民之資而反爲殘

民之事作備一節及
痛言民之不可殘也

書院藏本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傾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畧。

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

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

葬孔子猶惡之況其民饑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

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

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

頌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而不可用也。蓋此者而用生者之端也。不始於用。而始於其
日明。其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
能。其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
政。其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
豈。其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
民。其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
此。其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
父母。其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
味。其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
勉。其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
見。其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
不。其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
說。其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
狗。其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
王。其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
之。其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
王。其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明之也。豈非自昔有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手

書院藏本

前已告之矣。上章所云。是也。今惠王既安。意以承教。則宜急改
此等所為。不然。雖有仁政。將何施乎。古云。興一利。不如除一害。
豈除害則利。利也。豈謂孟子之終無以教惠王耶。徐元應曰。上
節。其詞以動之。下節。危其詞。以警之。武曹曰。人為天地之
貴。即此用象人。端非便是。不仁。若說惡其為殺人。以葬之。新反
將。作俑者。見存之罪。就得了。字。當當曰。只象人而用。便是。不
仁。處便宜。無後。何必推及殺人。殉葬。而後為不仁也。惟象人而
用。為不仁。故以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後死。再獲案一步。使梁王
無處。

率獸食人。而使民饑而後死。以政殺人者。較之饑而後死。有
甚焉。為民父母者。固如是乎。象人而用。聖人猶且惡之。殘民
以逞者。不仁極矣。其終能幾
然於民上也哉。見前記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喪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
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

酒之如之何則可。長止聲去聲。比
必二反。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
自謂晉國之君也。惠王三十年。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
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
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
年。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大敗。即使龐涓將而令太子
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太子申。殺將軍龐涓。
遂大破之。惠王十七年。魏與齊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元里少
梁皆魏地也。色。○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
卬將而擊之。年既相。距。衛鞅連魏將公子卬。書曰。昔始與公子
卬。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飲。而罷兵。
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
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手

書院藏本

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徒都大梁。○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
杜國。昭陽。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周禮。國之惠王之
志。若若。則勇而有為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非義舉
也。徒以爭城爭地。不失之貪。則失之。魏事既如此。始不知所以
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摩其後。敗而欲為死者。一酒之。此正如
區夫。賊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為耳。豈有若人
之。而不知所謂大勇之。理。哉。魏不可謂死者。為太子申。亦不
可謂死者。為魏。是。指其先人言也。國書。釋地。又魏。魏。傳。魏
告。意。於。外。使。田。忌。將。而。往。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
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時。魏。魏。未。從。大。梁。要。其。一。都。會。秦。攻。其
所。必。救。也。魏。魏。與。韓。魏。南。梁。今。汝。州。在。大。梁。西。南。六。百。里。
按。與。國。之。口。夜。思。之。乃。知。是。齊。軍。既。已。過。而。西。矣。一。句。殊。不。可。解。會
東。者。誘。敵。之。計。也。蓋。從。魏。地。第一。口。退。為。十。萬。里。二。口。退。為。五
萬。里。三。口。退。為。三。萬。里。以。見。士。卒。敗。亡。豈。盡。消。見。之。果。大。喜。倍
日。併。行。遂。之。又。已。入。敵。境。矣。腫。生。阿。鄆。之。間。其。山川。形。勢。漫
野。城。今。汝。州。北。六。十。里。有。馬。陵。關。谷。深。峻。可以。置。伏。阿。今。東。阿
縣。野。城。今。汝。州。北。六。十。里。有。馬。陵。關。谷。深。峻。可以。置。伏。阿。今。東。阿

五、雜錄

上孟 梁惠上

Abstract

書院藏本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義引）地方百里堂堂千里之梁。○地方之方字不是與地字相連如今之言地方之類乃是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之方字也正與方寸方丈之義同。存疑地方百里面可以王則項項復誓皆不足言矣。把惠王所圖底都末了是何等規模何等議論。（說）註能行仁政透下不可用。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

梯忠值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
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敏易皆去聲將如思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釋教也盡已之

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

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成無慮口。孟子之言似若容易然自是響應如此蓋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白見速效後來公子無忌

率五國師直搗至函谷關可見慶源精武仁政在養民而已省刑則民不至無所措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斂則民不至有國

於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下而數句則又其效驗也新安陳氏省刑則不戕民生薄賦則民得養生

所以爲仁政之大目。籠引仁政不止此二者。此特其大者耳。仁政是統言綱領字也。省刑薄斂。是仁政裏面事。故曰目。然仁政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三番

齊民要術

先於養民而其事莫有大於此二者又當時切務也故曰大目
○輔氏以深耕易耨爲薄斂所致孝悌忠信爲省刑所致不是
○尊君親上屬本文可使制挺句出事長上以平時言也尊君
親上而樂於效死指有事時言也惟其知尊君親上故樂於效
死○孝弟以事父兄忠信以事長上分貼可或曰不分爲是主
子曰仁義忠信忠信可上貼仁義也則亦可上貼孝悌孝悌獨
不用忠信乎答曰事兄亦可謂之孝乎事父亦可謂之弟乎事
長上亦可謂孝弟乎然則不啻不分矣但孝悌可分貼父兄忠
信不可分貼長上○據大學章有事君之孝有事長之弟則孝
悌忠信通說事父兄長上亦可○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
利兵者謂吾民樂於效死也非謂不用厥發也若不用厥發則
亦不用制挺矣蓋此是以吾得民心而言其實不用戰故有下
文之言存疑省刑罰只刑當其罪便不是人罪當死都有丁
薄稅斂只是惟正之供○出事長上之道即入事父兄之道也
大學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故孝悌忠信不分
者是說飽口省曰薄全要發他不忍的念頭方切仁敬上屬
雖是耕耨之暇正是刑賦所寬之日也蓋須刑賦征民者重足
而立矣四書講義省刑罰七句中惟省薄兩句君自制之以下

似皆民之所效然欲射讓法岸序學校之法亦必上有以導率之非徒聽其自爲而已也蓋先王所以化民成俗者專在乎此後世善言富強之家亦何嘗不講其利薄賦但不曉得以後更有事在則其所謂富強之民必懷利以事其上而已如昔文公示信示禮幾於近之然其病根全在一示字上此純是用權衡之術之只是要得其平意于謂救急之政最是困勉錄最刑由於重斂樂引亦有此意然須知此是餘意本文只是平列國國使日可使制權當從政施仁等可使想源則錄泰楚句自必重斂以薄稅斂之民勝之善戰者利鋒刃推以排搏之檢檢者必出多戰以伴有罪民法所不必爲而淫獄以建德罪聖所必不出藉田之內無取先民亦所不能而公田之外妄增費者在所必講越明遠日吏之酷也刑一人之身而傷數人之心吏之貪也征一家之賦或併累數家之債注武曹曰困勉錄云耕耨以下食註是消薄所教然非謂一省薄而自能耕耨上不耕耨而有暇日以修孝悌忠信非謂一省薄而自能耕耨上不

必教而自能孝悌忠信也愚觀家引云仁政兼教養自省刑罰至出入二句皆說仁政之施苗如此似與註不合今若以困勉錄之說解之則二說並行不悖矣然耕耨句猶可云省薄則民自能如此此則曰句必從上之教化說來也○困勉錄云入事出事雖正是修然語氣非以爲修之責也修就自家身上說入事仍就自家身上說上說字雖就自家身上說然離卻父兄長上豈能虛空行其孝悌忠信乎則謂入事出事爲修之責矣不可也周禮侯甸甸之修者爲下制禮以逮言也人出以以者何即以此所修之孝悌忠信耳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謂敵國也○梁引彼奪其民時云云兄弟妻子離散何暇治國重斂奪之不必附說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諸錄孟子亦是作爲的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祿下爲政之實行之時使不得耕耨云云臣武曹曰彼困勉錄云可使制權樂引有二說一說則以彼奪二節爲所以可使權之故一說則是以可使制權爲在我有必勝之形以彼奪二節爲在彼有必敗之勢蓋可使制權樂引未能無敵也至下二節則直言其無敵矣後誠爲勝之形爲王字尚與曰後字王字兩兩銖銖相對一仁一暴得不自勝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南軒張氏惠王憤其是乃不勝其忿欲之私耳孟子所以告之者乃爲國之常道其所施爲皆有實事夫王政所以不行者以時君謀利計功之念深每致疑而莫肯力行也使以先王之治爲必可以法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而力行之則孰禦焉慶源輔氏註引孔氏之言蓋怨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惠王之事所謂不當報者也不當報而報則怨者之所爲耳○忿愾者之所爲其心惡於焚燒愈撲愈熾不至於大敗極慘而不已者所謂志於救民則至誠惻怛成已以成物一日有一日之效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其所以自治者嚴矣○南軒張氏當時七雄皆大國也孟子獨掩捲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于中國也若秦楚則雖夷戎狄之裔七篇之書

音勅由富作編古
字借用後多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內篇以周月油然雲盛貌沛然雨
盛貌淳然與起貌。蘇氏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傾頤也。蓋好
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若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
曰孟子之言非苟爲人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
不以爲近者矣。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
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
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
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蓋源輔氏不嗜殺
之辨以見聖王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堯 書院藏本

前非有爲而爲之者也蓋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天下
皆在我仁愛之中又孰有樂散衆民而不一歸於我哉固非
以不嗜殺人爲一天下之具也新安陳氏嗜殺人欲之虞虛也
不嗜殺天理之惻隱也此亦蓋人欲存天理也蓋王正月陽
惠王上七八月之間早註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陰妻下歲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註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
二月夏十月也愚按朱子之說至矣孟子於戰國之世猶用周
正朔也。語錄云據周禮有正歲正月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
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故改從建寅又曰夫
子周之臣子決不改周正朔又答吳晦叔書曰春秋是魯史台
用時王之月愚按前語明春王正月之春爲周之春也後語明
春王正月之正爲周之月也皆朱子晚年之定論也。朱子於
孟子集註主周月之說則既有定論而無疑矣然於易之本義
兼有夏正則正二者於詩之集傳猶用夏正而其門人於書之
集傳亦兼蓋朱子平生精力盡在四書於易於詩未暇更定而
歸一於書則屬之秦氏而蔡氏未聞其師晚年之說故今因朱
子之說更定而補之。或又曰朱子語錄嘗以春王正月爲子
古不決之疑今乃以爲無疑何也曰朱子之於論孟先有精義

有或問其後始專用功於集註。雖爲政以德章句始改定而
大學誠意章直改至於絕筆故朱子每教學者專看集註且休
看或問而語錄之書乃其平日與朋友問答講明門人義集而
爲編者多早歲中年未定之論蓋欲速貧賤欲速朽猶聖人
有爲之言程子語幾朱子亦辨之於中庸或問而愚所引三條
乃朱子晚年定論此愚所以不敢從前說而從其後說非愚之
說亦朱子之說也或又曰夫子既告顏淵以行夏之時故春秋
以夏時冠周月而於此假之以立義其說不亦善乎曰若如是
說則是夫子未修春秋之前魯史所書之舊文於元年之下正
月之上已書爲冬而不爲春矣至夫子修春秋見周十二月之
不可爲春也乃始改冬爲春而以之冠於周月之上也則夫冬
之一字不可書於繼以首年而夫子則入必不取周之正朔焉
既辨之於前矣又况考之周官則周之正歲猶用夏時者特以
授時田疇悉率農者不徒不用夏時故但以夏時行事而其時
與其月皆仍用周制而未之改也今皆謂以夏時冠周月則是
夫子既已改周之制又明知十一月之本非春而但虛立春之
一字加於其上名爲春而不知其非春也聖人作經以垂百王之
法不如是也由是言之則夫子之告顏子者俟其得時得位則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堯 書院藏本

行夏之時以立百王之大法蓋祖述堯舜之意而中庸引夫子
之言曰非天子不制禮不不得時得位則用周之時以尊一王
之時制又言從周之意也二者固不得比而同之也。愚以此
重在今夫天下之人教未有不嗜殺人者及七八月之閒早則
而端矣二句因襄王不曉而問就與之故以其時勢開說之
如此。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二句
望與歸與歸與歸來歸也引領而望且說得民心之向慕。
以苗之祥與於久旱之雲雨喻民之樂歸於不嗜殺人者存疑
定者則國息乎干戈不作也定於一言必天下合於一然後後
定也蓋列國分王勢不歸一故不相容而起爭天下於一統則天
下之政出於一無敵爭也就能一之言列國雖均力能莫能相
向誰能受除孽雄收其土地合天下於一也就能與之言列國
之民各歸其主各盡地而守就能逐其君而與我與也天下莫不
與言天下之人莫不越其君而與我其君不能禁也故曰沛然
孰能禦之。集註不嗜殺人包得廣如刑罰稅賦皆能殺人不但
操刀也望以心言歸以身言說能通章大旨只重不嗜殺人四
字然要得久早易爲雨勞民易爲仁意。苗之祥然與與從大
旱來民之引領而望從嗜殺來所謂天下蒙福與王之責也。

見襄王之言都在既見後語人處一一發出蓋欲下望之二句斷語遂另設一局陣圖兼文時有此章法○秦漢以後千百世廢興成敗之故被孟子定於一及不嗜殺人能一之二句斷盡非大聖大賢豈能有此至論卓識○徐氏云人豈有嗜殺人之理只是嗜利嗜欲遂不得不殺人耳其論自正然嘗觀朱紫黃巢張獻忠等一刻不殺人則其心不快可見原有天性嗜殺者其故不可解也 見龍記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

審院滿才

侯者田和始鑿齊而有之韓宣惠之曾孫是爲宣王田氏周
顯王二十七年齊威卒子辟疆立是爲宣王在位十九年卒韓
文善問周達曰宣謂韓齊王病振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問桓文
注下文碑土應朝秦楚故中國而撫四夷正桓文事志向桓文
則悼其真心與兵構怨以救民生皆不暇顧故孟子以王道發
霸功而以保民不忍之方樂之季安瀾曰前半章發其仁民之
心至老吾老一段統後半章導其仁民之政至五畝之宅一段
結一見梁惠而爭義利之分一見齊宣而發王霸之辨非仲
尼之徒之傳者則不以是此開篇大指也韓愈言孟子宗孔氏
崇仁義貴王賤霸可謂領其要者

季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導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

王天下之道管子得天下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
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朱子無道桓文之事學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鮑山濤氏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答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以當道則桓文之事特荒蕪而已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故曰無以則王乎范氏按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孔子美齊桓管仲之功如此孟子言仲尼之從無道桓文之事者聖人於人苟有一善無所不取齊桓管仲有功於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人之所不取也若盧王氏春秋賄五霸迭興桓文爲盛有功者莫大於桓文有罪者亦莫大於桓文周之東遷敗教號令不行於天下諸侯不知有周矣有人

書院藏本

於此勃然而興支一木於大厦將顛之際屹砥柱於頽波廣決
之危內舍諸侯外攘夷狄使前日之不知有周者咸知尊周而
君臣之義至於今不墜謂非桓文之功不可也故聖人略其罪
而筆之春秋然其許力足先仁義爲後如救邢封衛養亂爲功
伐衛救邢陸渫取勝扶天子而令諸侯據諸侯以伐諸侯此非
其罪然故聖人之徒卑其功而無道之者聖人春秋之作爲萬
世法網常有如尊周之舉而不記之則無以勸來者其旨微矣
乃若其徒所以不道之者是又不欲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亦
春秋深意之法也故桓文者功之首罪之魁而聖賢待之仁之
至義之盡也西山真氏孟子後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爲然
安得民成子名仲舒西漢廣川人此語見漢書本傳對江都易
王問粵有三仁而曰仁人者正其誦不諱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許力而後仁義
也荀悅王謂王天下之道道至重對上文桓文之事說○大註
必欲言之而不止也謂必欲孟子言四書講義餘下先生云聖
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霸者之功聖門明修已治人之道故羞
稱之其詞亦正然愚竊以爲羞稱霸者正不忍生民塗炭也取
霸者之功亦非有外於修己治人之道也言豈一端各有明處

書院藏本

哭
書院藏本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
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
而易之以羊也官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補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

事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蓋孟氏直王既無講學之功不

之言故孟子又設此以問難之蓋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不忍

之實而王猶不能然也東陽許氏上言因知王之不忍下言被

惡知之蓋直王見牛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其為仁之端故

以知與惡知對說謂常人雖為利欲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

泯但時以發而不自覺而不能充之耳故惟君子為能知之衆

人不從知也且孟子之心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得即此此擴

充目小以及大自近以及遠即其二端推之至其極則仁不可

勝用矣蓋引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是反辭非直辭言我

若非愛其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所謂是誠何心而宜百

姓之謂我愛也孟子故設此難故字是故意之故設此以易

易大注有可疑彼惡知王之心為不忍其無罪就死乎真固古

人文字意在筆先有仁術一解乃有何弄一難也宋程皇曰

不句雖有自傷先景故下文解之實上至三句三說誠實句

自疑非愛而易之句自解宜乎句自疑既自解一句又反不得

說不來語不得順而轉折參差如此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

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無傷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

不忍殺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

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

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

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處

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養

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孟子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

得去有甚畫時宜王見牛解解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

孟子所謂無心乃發得齊王仁心發現處衝衝方便也牛字

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來敬妻許看便道不好不知天下事

有難處須有箇巧的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時惻隱之心已發

手中又見鐘聲事大似在不得已得所以所不見者易之既周旋

得那事又不抽過了還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

措置便抽過了還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

君子於物愛之而已食以時用以禮不身窮不暴殄既足以盡

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

之所及正合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為其不見之故

而忍以無辜殺之哉朱子又集齊王見牛兩段當未發見時便

合齊王推其平日有善養之功是以發見者明而擴充遠大也

廣源轉因推其不忍之心止施於見聞所及故古之君子知學

問者必遠庖廚乃所以預養不忍之心不使之見其生聞其聲

以推廣其為仁之術不必局於不忍之心不見而易其生也

孟子言此以見宜王之初必本無不善以羊易牛然後仁義之

心得以兩全而無害也國朝湖氏一本心也已發在於擴充未

亦不至見其開聲以爲淨之心者蓋所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
之術也蓋王之以半易牛其所處正與君子時合故曰是乃仁
術也蓋不忍一牛是仁而全不忍一牛之心而不爲禮所妨
碍是爲仁術勿以牛得全爲得全則不忍一牛之心而一牛
牛未見半句說所見只此牛故不忍之發獨注一牛若半則
未見半句說所見只此牛故不忍之發獨注一牛若半則
又有一篇不忍出於國書講義要引齊宣王不忍之心而百姓
上可被反就商賈指出若謂推此以愛百姓則義理到了即成
慈悲平等之理固無待於此仁術二字乃通篇一大經緯
仁者合天地萬物之體術則可以妙天地萬物之施下必所發
之政所制之產皆術之顯用處按此術術字雖要緊然却不重
在術上只在地見術正所以全其仁無傷於仁也可以見王之此
心本無不善○素引云謂之理未形以是時未有可言故曰
理而已蓋理素具於心隨感而發者也按素引太拘集註所以
上言心下言理者不過是互文耳隨註此節正解牛羊何擇重
見牛未見半句說所見只此牛故不忍之發獨注一牛若半則
謂仁術也王以半易牛便是此意余思賈曰非慈悲之心處所
甚此中必不能無有所謂非獨但之流行既廣此時必不能無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聖賢院藏本

有所得黃介子曰聖賢也時足足以告仁德處亦處也
禮正所以通百仁王反票曰是乃仁術也然則出而後以見
牛未見半句說所見只此牛故不忍之發獨注一牛若半則
句見其仁術二句解齊王之疑已畢此指有事時說君子以下
又是一意指無事時說則賈曰君子惟不忍見死聞聲而雷
用之禮又不可變處所所以全其不忍之心也齊王以半易
牛而正其不忍之心此固導之不是
故曰莫誘之語是乃是喚醒指點語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
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
者何也說音悅引七本反度待
治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
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宣王問孟子之言有得於心而說謂已難行之及反而求之則
有不能以自得者及孟子抽其端緒以告則威然有動於中當
時不忍之慈意然而形諸辭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
子所言曲盡其理故宣王前日之心復動於中而委蛇曲折之
意無不盡見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外得也而孟子于陳
理之極知言之要深得夫開導誘掖之術固亦何能使宣王前
日不忍之心復萌也哉王此心雖發動而其端尚微其體未充
又未知所以用力推廣之方故孟子于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思
之說曉切之雲舉胡氏濟王於其本心略能察識自此以下孟
子皆教之以擴充新安陳氏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此
句未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是足以上一句相照應蓋引天子言
之專指仁術一條○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句最重所謂乃知此
心不從外得者在此蓋前日之不忍者此心也今日之戚戚者
亦此心也是心固有不容外求○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
之舉斯心也加諸彼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是所謂反其本
而推之也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所謂由親親推之然後
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此正反其本而推之也齊
王初未知如此故孟子故孟子又舉孝以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聖賢院藏本

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良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與斯之不
過就無了今有戚戚而前日之心復動可知此心原是吾固有
成不從外得也求知反本而推之本對末言親親是本愛物是
末因其愛物而知此心不從外得反諸其本自親親而推以仁
民愛物也南軒謂非使之以具愛物者及人善使之因愛物以
循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親仁民而愛物也張
謫曰齊王曰說不忍竟不知不忍是何心故孟子見牛未見
半一句打動說所見只此牛故不忍之發獨注一牛若半則
謂仁術也王以半易牛便是此意余思賈曰非慈悲之心處所
是使之察識蓋不能擴充正爲不能察識故說擴充仍帶察識
也說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
秋毫之末而不見與斯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良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與斯之不

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
非不能也與平聲爲不
之爲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
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與薪以車載薪大而易
見也許猶可也今思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
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
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
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爾軒愛氏親視而仁民仁
由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一牛則能不忍而不能保民者蓋
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繼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

五華集訂大全

上流梁惠王上

至

書院藏本

思於民者有以愛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端可
以知夫仁民之理素具其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則其所謂仁民
者固可得也蓋源輔天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與人又爲同
類而相親故惻隱之發於民切於物緩皆自然而然雖至愚之
人亦莫不然學者須是臨事體察看教分曉不可模糊率爾聽
其自便事過便休若夫推廣此心愛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
所以易者且以凡人之推廣此心愛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
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爲用者使之皆被吾之愛而無
傷則其勢便其事難自若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
生者其勢便其事易極輔相裁成之道使庶類繁盛鳥獸魚鱉
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以
處之使是心得以流行矣則於其勢遠而事難者尚能有以及
之使以是心施於勢近而事易同類而相親者所謂保民而王
豈有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爲耳變章陸氏註惻隱之發是就心
上說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是就實上說變章陸氏今
思是以爲尚欲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此二句再難得最緊
切片是一大意文意緊繫處下又以此二句再難得最緊之王
能其後且難者而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也使王能自其不忍之

形於愛物者充廣之以仁民特舉而指之耳衆引用思與推思
則有次第○難易二字不必依饒氏存疑蓋王不知是心足王
道理孟子告之意思盡在老吾老一條蓋所謂是心足王者在
於擴充非謂止愛一牛便足致王也老老幼幼以及人老幼舉
斯心加諸彼善推其所爲即擴充之說也然不合下面說卻有
見與斯察秋毫之末不爲與不能之說者言王思及禽獸則於
百姓固所優爲今思是以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此乎又差
異了故孟子拿住這一件去辨難攻詰他說統用力用明用思
此用字最好人若有明自不用耳爲不用思正偏何與
之故饒氏素曰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
他只緣齊王認保民而王其難故先分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
然而後告以用力處正武衛曰仁術之難易就我之經營上說
非就彼之成勳上說實際飛曰百鈞四句正仁民愛物之論自
復者說來則王不許在王自己說又不自知故以獨何與詰之
爾轉候曰此心思及禽獸之心也不知何以合於王便是功不
至於百姓所謂難其所易易其所難也王意以爲不能孟子以爲不爲語意緊與上何也對針

五華集訂大全

上流梁惠王上

至

書院藏本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
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
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
類也語主聲爲長之爲去
聲長上聲折之古反
形狀也挾以服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
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容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
已何難之有察氏此節只完得不爲也非不能也二句之意罷
紫登曰末四句兩兩相形全要得鼓舞語氣則重
木二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事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聖於聖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臺 書院藏本

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爾軒張氏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此所謂王道也愛物者及人之骨內本同一氣而生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於心為主親至切而仁必自孝弟始然後可推而及民與物也勢有近遠當由近以及遠事有難易當自易以及難老幼皆幼以及人之老幼則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此皆自然之序而人所不自已者苦或反此則必有其害矣是不可不致其克復之功使其循序而進不然則行而無施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矣西伯伯也自出而後無與倫比之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及物而不止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寡妻則氏因愛牛之心說到此欲其同愛物之心反而見得仁民之心反而見得親親之心又因親親而至於仁民由仁民而至於愛物運於掌言其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由一家老幼幼推去又何難且是之有運於掌與示諸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知那箇是易知道箇是易行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臺 書院藏本

二則又當足以二字也○以心對彼而言則寡妻兄弟亦皆足也此一章心字是骨子○大過人是以保四海之功業言之所以能保四海者惟能推恩而已古之人指二帝三王言○心之所加者即恩也以其見於行事故又謂之所謂○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此推本與前而反其本而推之之本字不同蓋即是上文故字也推字亦不同此易見希圖推恩意恩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舉斯心加諸彼也故承之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此是結其意○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三句是引古人以證之以上答此心之所加○所以合於王意思已盡了又把他功不至於百姓處重詰之而究其病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吾幼以及人之幼此心之所加○不見保為不用恩○方語脈相貫○謂自始之下不見保為不用恩○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其所以及人之老幼者不在後面五款之宅祠之以桑一條是也○其所以及人之老幼者不在後面五款之宅祠之以桑一條是也

此王道所以不行也。觀王之所以功不至百姓者，與兵構怨，累之也。王之所以與兵構怨者，將以求吾所大欲之也。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意謂此比前之牛何如？然上註所謂今王反之則必有故正指此也。說與甲兵三句串說，與甲兵以危士臣而與諸侯結怨，意在危士臣一句正見其不保民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固難維此，是所以不合禮度處，小註謂此便是不合禮度處，稍差。

王曰：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以其心向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漢書補注：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是其本志也。與甲兵危士臣，構怨，則其末流之禍耳。有是志，則有是禍矣。捨其末流之禍，則以為不快於此者，心之明也，而卒溺於邪志之失，而不知反。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堯

書院藏本

者欲誘之也。其心向明於他者，謂不忍一牛之殺，勝也，而獨暗於此者，謂功不至於百姓也。新安陳氏所大欲者，人欲之橫流，所以不能仁民而兼天理之公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

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

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

國而撫四夷也，以若行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堂

爲不爲之爲皆士聲便令皆平聲與同朝音測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備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

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猶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新安陳氏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開桓文朝秦楚，然後中國俱我所莅而四夷於我手，撫安從中國而撫四夷，此句又要看一面字。范宗登曰：孟子亦知王之所欲不在聲色貨財，姑先借此以形出他好大喜功之心。李益曰：小國易於兼併，而大國難於畏服，故既辟土地，又要朝秦楚，然猶只在中国疆域之內，故既位中國，又必推四夷乃盡得霸業之盛。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者，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邠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大國不可以敵衆，衆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卒

書院藏本

一以服八，何以異於邠、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同與殆蓋皆發語辭。邠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

反本，說見下文。吳氏王制：四海之內，方三千里，爲九州，方千里，八何以異於邠？敵、楚，蓋以田計之，山川城池不在數內，蒙引以一服八，何以其於邠敵楚哉？蓋所謂必有其本矣。此與前註反其本而推之，又不同。固楚集方千里者九，只是大體說。新安陳氏以九國實之，不是然則宋中山與秦楚同爲千里，耶顏淫陽曰：若

是其甚，此一語有怪而疑之，謂孟子卻又說始有甚三字，且又把後與二字驚動他，令他向來一點雄心，不怕不消滅下來，然則三句因解楚而集論之。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

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

其若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就範之制音制買音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

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

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南齊張氏行王政

以自利也惟以民附為己任為者所當為而天下自歸心焉夫

欲朝秦楚存中國自世俗言則以為有志自聖賢觀之苟不本

乎公理特出於狡求矜伐之私耳齊王欲汲汲於濟其私非惟

不克濟而禍患隨之蹈私欲固危道也孟子所言以發政施

仁則公理之所存可大之樂自可馴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圖

源輻輳力求所欲則徇欲也有為而為之也計獲求得力雖

勞而所欲者反不如所期能反其本則循理者也無所為而為

之也先無後獲先事後得而可大之樂自爾馴至矣梁惠王上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卒 書院藏本

市仕者皆欲立於王之制云云所謂朝秦楚楚在中國欲在其中

矣○其曰使天下仕者即發政施仁有以使之也故曰發政施

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發政施仁者能發民之善政施愛民

之仁心澤被乎一方聲聞乎國國此節承上反本求源政

所以施仁也欲此只就士農工商心上說至能發民之善政

詩附琴鹿門曰政字說得廣千文制產特指其中之大者耳使

字直起到此想此五欲字俱就心裏說未句方是來條王武曹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

嘗試之惜與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固無恆心苟無

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梁惠王上

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當有之善心

也士當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

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梁惠王上

心常南之善心則下文所言善與禮義是也善又禮義之總名

緣民無常產所以無常心故不知禮義而陷於放僻邪侈也若

梁惠王上此心字亦指本心而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則低放

始建於道時則於此則於彼則於此則於彼則於此則於彼則於此

罔此此節雖有士與民兩端只重民上下言無恆產之與至於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卒 書院藏本

罔民可見士既不可多得而民又易至犯刑此恆產

所以不可不制也罔民二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

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音計六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恆產所係之大故來明

若即仁人必使二字貫下四句有恆產則民之從之也輕也善

恆心也民從之輕言有所賴藉而為善不難也徐廣注曰何足

事恆足善也凶言有賴藉曰恆產罔則民之從之必合仰事俯

則曰仁人自其知厚薄物言則曰明君制民之產必合仰事俯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

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贖矣服治禮義哉治字為理

物之義者平廉爲已理
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
賤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未嘗不相同也然從彼死下雖看來此非百畝之田之制也因其所制之產而立爲厚氣之法耳各爲制產民且爲產所累矣安得謂之恆產○恆心只是一箇虛面言之則曰善實而行之則曰禮義處義要對放辟邪後說

王欲行之則盡反其本矣

盡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則安則盡反其本矣與前蓋亦反其本矣當對觀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也○則此反其本是指發政施仁中之大者以爲之本也○孝弟爲仁之本一語都只是仁中事○王欲行之謂發政施仁也○陳大士曰天下之本夫豈一語大哉不可以力爭也○於是又有本計焉而欲王之反之知不在外也仁取不可以虛願也於是又有本計焉而九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奎 書院藏本

微王之反之
知其不難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須臾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

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勤

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遇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

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錮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張氏孟子如對鴻臚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引之曰道無所不至至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何曾西之所不爲言交兵之不利則曰我則不可又何憂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其害而攻之反甚切何歟蓋前數者一病爲一事耳故論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人欲可遏矣至於論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入或聽之則大體一不可不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國諸侯保其失止在此故開之不可不嚴也○至聖明此意其詳集註斷之甚約蓋欲顯發功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無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無有不忍人之說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入於後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上

奎 書院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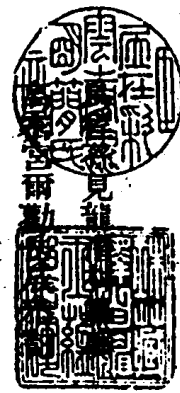
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驟勝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隱然以爲仲尼之徒所不道也○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謹庠序之教序於制曰里教樹畜之後分明是先使民有常產然後得有常心所謂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健意不是教養平說故釋之曰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求良獨提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而不兼收不負戴一意何也曰禮義生於富足衣食足則禮義興矣況老者衣帛食肉便是少者知所養之故老者得安於衣帛食肉而自無負戴之勞亦可知矣聖賢語話自活潑然亦不至有晦澀或舉重以見輕或提此以該彼不如後人文字細着格子做○此保民之實事也所謂及人之老幼而通天下於善者也○此一章當疊疊看影初出之王字究其所以王者無他保民而已又究其所以保民者無他足心是以玉矣是心足以王如何反其所以及禽獸者而以序行之老幼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也老幼吾老以及人之老幼而天下可運於掌者如何五畝之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可以無飢雞豚狗彘之畜可以食肉庠序之教可以養民而王道之可以王矣又曰若寡人者可

以保民乎哉又口何由知吾可也皆是難之之辭故孟子答之
 一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又引胡說之言而口是心是王及
 明是家族之末以至天下可運於掌舉斯加彼通是易得意
 思至百畝田五畝宅而不王者未有則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
 禦者豈不信哉存疑過章主意在是心是王一句是就齊王見
 牛一事而許之也此心之所合於王者何也是齊王不知是
 心是王的道理老吾老一條是答他所請是心是王者在舉斯
 心加諸彼耳即所謂老而充之也五畝之宅一條乃舉斯加
 彼實事實註五畝之宅專重制產遂讓庠序之教特帶言以應
 上極心耳○全章分五段看首段至是心是王是斥霸崇王而
 許齊王之足王內保民二字乃一章之大旨不忍二字乃是保
 民之源頭次段至遠庠序是破王以察議次段至著推所為是
 啓王以擴充次段至能禦之是攝王不能擴充者為在末大
 欲發其端而張之末段說到制民恆產是保民之實政○五
 畝節正是制民恆產之法五畝百畝蠶桑雞彘是一定之制其
 區畫之妙全在樹畜以時勿失勿奪上可以衣帛食肉正與
 足以及事父母可以無缺正與備足以畜妻子應庠序一段正
 與驅而之善民從之也輕應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也老幼
 功各得其所此等作用俱從不忍一念區畫出來所謂仁術也
 者之大道此對諸功為王者之正道亦各有頭項也○困勉錄
 意分六段更妙自王說曰至折枝之類也另是一段是明其可
 以保民而王由不為也○黃際稔曰前
 五畝節與盡心說此節與推恩說
 宣王之問在桓文前而其心則在於國王下文所謂辟土
 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是也故孟子即以王動之王之
 道在保民保民而王句是通章主理然保民處又全在不忍
 之心故因連率牛一事而曰是心是王矣持是心也易發
 而亦易隱無以察議之則有是心而不見無以擴充之則
 有是心而不能推思以及百姓者則求大欲之念蔽之也夫求
 大欲本以國王而詎知與兵構怨適足以取敗則何不反其
 本而發政施仁發政施仁之本何能則制民之產而已迨至
 養民教民而百姓皆衣帛食肉皆不飢不寒然後吾之思
 無不獲不獲之心充之無不盡庶幾不獨保民之主而以
 之役下自等所械之易矣通章大旨如此○然而不正二句

正應轉章首王字並對制德何如何○要註分爲五段亦有
 作四段六段看者安漢又分作前後兩段大段說畢各異而於
 理皆通
 見龍記
 乙未四月九日才讀完
 嘉興徐起元溫奇
 武進呂春澤如
 校字

五華集訂孟子大全卷之二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勿軒熊氏告齊君十二章 鄒一章 廣三章 魯一章 齊一章 仁政七章 論親賢之道八章 言爵武征伐九章 事君當行我之道不可循君之欲使燕二章 告齊王皆謂武弔民伐罪之意 附三章交隣之道 十六章言孟子出處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

五華集訂大全

孟子 梁惠王下

書

去聲 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見也莊暴見孟子特地來見也齊國其庶幾乎言可王也非謂只能治其國有以前止言齊庶幾後乃言可王為疑者非是孟子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再問也故他日見於三云云如孔子答孟懿子問孝曰無違其中正有意在而孟懿子不能問故因樂與政之有連未可以對不得所以對也何樂何如問有善於治否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

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東陽許氏王語暴以好樂蓋指及所陷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云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下直言之

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蒙引范氏云其實今樂古樂何古今之異耳實說時不愛入同樂意思同樂意思卻入在甚字內孟子只謂今樂也是這篇鼓琴等古樂也是這篇鼓琴等今樂也可以為樂言樂也可以為樂今之樂何異於古之樂哉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許敬菴曰古之音與今之音雖有節奏不齊其生於人心而為憂樂之感者無異古之客與今之客雖有般北不同其本手政事而關理亂之懷者不殊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就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就樂曰不若與眾 問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鼓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蒙引可得聞所以好樂甚而齊庶幾乎非欲聞今樂猶古樂也依註上樂如字下樂音洛不必依金氏蓋上樂字自含有鼓樂意在如新義

五華集訂大全

孟子 梁惠王下

二

書院藏本

名往焉樂免者往焉亦不必有樂字而自合操擊意在得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之樂未甚也與人與眾樂如何為好樂甚今使滿堂燕笑有一人向隅而泣滿堂之人必為之慘然不樂矣其樂能其乎後說與人樂樂且說與人樂樂以為樂未說到推心以行仁政處與眾樂樂亦然乃引起之意到下文與民同樂方實說好樂甚也翼莊此節只以就常情言未說到人君上與眾樂字亦不指百姓只是多人也張氏陵曰獨樂二段不是問他全是答發他一段公心以為言樂張本貴際飛曰孟子從好樂上拈出樂字漸漸引到民同樂上非正言音樂臣請為王言樂為去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所好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覺聚也。類類也。人憂戚則覺其類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新按陳氏管笙也。簫如笛而六孔。或曰簫也。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趙氏惠樂以鼓爲節。周禮鼓人掌鼓六鼓以備音樂。趙氏春秋傳蒞堂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於鄭。註析羽爲旌。王者游車所建也。按周禮司常九旒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儀引鐘鼓之聲管籥之音。猶郊社之禮。疏實之義。互文耳。下文云車馬之音可見不必拘。變成文開之音。以蓋其心原有養樂之具。故曰王之樂而憂樂之客亦隨之。心樂

書院藏本

天地間萬物之有聲者皆謂之聲至於音似強人所作以清度
手聲者固難舉禮記書云周禮司常掌九舞之物名王則日月爲
常諸侯則交龍爲旂孤卿則通帛爲旌大夫士則雜帛爲物師
都則熊虎爲旂州里則鳥華爲旂縣鄙則龍蛇爲旂全羽爲旂
析羽爲旂然熊虎爲旂而九旂亦謂之旂經傳凡言旂旂是也
日月爲常而諸侯之旂亦謂之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
交龍爲旂天子之常亦謂之旂禮記龍旂天子萬大旂是也析羽爲
旂天子至大夫士之旂亦謂之旂案記龍旂天子之旂是也亦
猶五清皆謂之清五淦皆謂之淦八旂皆謂之旂也云于首
羽以旂旂首注以旂則羽旂所以爲旂旂也旂皆有羽旂而全
羽之義析羽之旂又與夫舊旂首異矣按禮書則旂旂二字在
九旂中本有專指若大纛言之則旂指千首之羽旂指畫帛又
衆旂可以該旂舉旂可以該旂故註曰羽旂旂屬蓋
旂總名羽旂特其屬之一也小註引全羽析羽欠明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畢欣欣然有喜色
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無疾民惟恐吾不去樂有愛之欲其生之意若時日苦喪則惡之欲其死矣田獵雖非樂推類而言之也東引本文此字要鼓樂田獵面註獨云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政蓋田獵亦好樂之類也故概以好樂○與民同樂者非同鼓樂也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云云也○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中間都著不然二字貼說○推其有疾病見其能鼓樂而喜也附擬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是欣幸之詞言吾王邇來庶幾幸無疾病與其能施能鼓樂也曰庶幾日何以皆欣幸之詞不可作自相問答○陟陟曰此兩節俱是設雨飽情景如此非齊王實事餘戲語曰

醫院藏本

王之鼓樂與民之樂疾首蹙額舉欣欣然有喜色皆不同其今樂與古樂也下一泉字使有意思在吳省菴曰一不與民同樂便是好樂未甚民便疾首蹙額則雖有先王之樂何裨於治一與民同樂便是好樂甚民便喜色相告則雖好世俗之樂何妨於治汪武明曰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即所謂好樂甚也顧樸嘯曰置流澠項尼之婦子於鐘鼓管籥車馬羽旄之旁祇以益其愁思而起其憂息雜途巷歌舞之老幼於鐘鼓管籥車馬羽旄之中實以端其德意而和其土音何祝麇曰凡言羽籥言管無音韻則吹箏以爲節非無音而但執之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

舞音鏡

五華集訂大全

上流榮惠三丁

7.

卷之六

收所以既不知文王之問爲何意圖又於詩箋不註的在何
 所但想像以爲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耳說鮑齊王就斜度上
 說大小孟子在民心上說大小○民以爲小不是嫌他小只是
 不覺得大蓋若已存之并其大亦忘之也顧開雍曰以七十里
 爲國則大以七十里爲列數則小以四十里爲國則
 小以四十里爲隄則大民從而小之大之豈必遠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闕之內有囿方四十
 里綏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隄於國中民以爲

大不亦宜乎附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闕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禮記曲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諺。則安隙氏前篇問民與此爲阱皆是信。竊取禽獸以誣切。府君之禽獸其民苑囿一也。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詞。刊者天堙之公。無非欲遏人欲。齊天堙而已。得國屬。

是以掩取禽獸者坎地作阱以物爲餌置之阱上欺禽獸無
知誘之入阱陷而取之澤國禁嚴小民無知見利易動麋鹿世
沒見而生心竊取之迄爲人所得而取以法禁以虞鹿爲餌以
面爲阱也禁引云愚民見麋鹿而逐之不知其國之有禁且如
此之愚愚竊謂未必然夫國之有禁昭示臣民民豈不知特謂民
之無知見利而犯法有似於不知耳四書釋禮入國問禁此
句引少錯蓋原文入境問禁境者界首也如齊魯分界處在汶
水或泰山皆是入國問俗國者都城之內也與孟子問國之大
禁國字殊不同孟子乃指齊言問齊之所大禁者何乎耳四書
釋禮續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近郊五
十里遠郊百里則孟子郊闕之郊白虎通郊何者苟遠郊豈能
容方四十里之國乎所以集註亦不加遠字但云國外百里爲
郊趙氏註卻云齊四境之郊皆有闕果爾齊地方二千里以二
千里之地爲兩郊者四十里民亦不以爲病集註郊外有闕外
字當作上古天子九門此爲第八層門又外此則第九層曰闕
門四書講義同禁後入入國之常然後敢入是孟子自述其觀
禮非先有所畏而後然也禁
之可畏在殺其康寔二句

五華舞譜大全

上孟

八

[illegible]

國之大小不在規模形勢之廣狹只看民情之愛憎憂喜七
十里之福而民皆欣欣然而樂仕則雖大本小矣四十里之
國而民皆嗷嗷而遠避則雖小亦大矣爲辨國中視與民
同之者何如哉一國如此其他可知顧聞雍文云明王不求
自便則有在昔德意靈苑圖足以生人況乎其深仁厚澤也
世主尊求自利則有在昔虐政離苑圖足以殺入況乎其繁
刑重斂也語極
繁切 見龍記

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
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無窮也句踐越王名事
見國語史記詩緇人章詩不珍厥福亦不貲厥問作棟拔矣行
尾夷之禮怒亦不貲厥已之禮問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
已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然大王始至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
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見夷畏之
而奔突厥伏惟其家息而已言德盛而見夷自服也蓋已爲文
王之時矣○國語吳語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越王句踐與吳伐
吳吳王夫差聞之舉發精兵擊之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
千人餘棲於會稽吳王退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
種行頓首曰君王臣句踐使臣種敢告於執事句踐請爲臣
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
還以報句踐欲殺子胥子胥解劍而自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
宰嚭貪食可誘以利請開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
間以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

王厭厭生則言是矣既服而虞西來其訟之成又非事見夷
之謂也故註疏以八章爲文王事蓋孟子亦云詩不貲厥福亦
不貲厥問文王也如此則集註所引方合文王事見夷之言
又曰唐虞以上有發見德義於北邊夏道衰公劉發於西戎
邑於西戎邑於岐其後二百餘年戎狄攻大王大王走於岐山
後至六國進爲何如○魯哀公六年大夫種行成於吳哀公五
年越王歸國與范蠡謀吳三十二年冬十一月伐吳於卑三年吳
使大夫王孫雄行成于弗弗將許之范蠡諫不可遂滅吳則
如梁惠王則東敗西喪幾至於不支但憤於喪敗故有雪耻之
情在齊宣王則與鄰國相持互有勝負宜有息爭求寧之意故
問交鄰之道此一問亦好意思○寬洪故能含容人之不恭
但故能容人之惡而不較○仁者以大事小智者以小事大
故都是忍小忿而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小之事大則義
理之當然二則時勢之不得不然此所謂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智者明理勢仁則惟見理而不見勢○勢在已則當忘勢在人
則當忘勢者之義時勢顯其勢之在人也在已則當忘勢在人
則當忘勢者之義時勢顯其勢之在人也在已則當忘勢在人
大王事見夷爲小事大事至文王時則勢日削則爲大事
小矣但大王事見夷在事盡當之後昔者大王居邠則爲魯
所侵及去之岐山之下則又爲昆夷所侵是兩項事存疑詩大
雅緇人章詩不珍厥福亦不貲厥問本謂大王事注謂文王事
見詩大雅者其不珍厥福則在大王之時至昆夷侵矣推其原
矣則在大王之後而文王之始也榮引曰非以理不珍厥福亦
不貲厥問二句爲文王事是夷事實蓋以昆夷事在大雅之端
而因可見文王之義而此說也○詳說文王事見夷但
與民休戚不忍弱兵戰武耳仇淪杜曰沼與秘計出自諸臣在
句踐全以
能忍爲得

而居小國固不免爲智者之事使智者居大國則未必能爲仁者之事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爲也曰得之○仁者與天爲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爲一者寡人之善於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致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周禮補氏天者理而已矣即程子所謂夫天專言之即道也以道理言則大者自當字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當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保天下保其國言仁智者之氣象規模如此坤也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龜峯胡氏字之心自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事之之體尤不敢廢即是不敢違理包含偏豐無不周備即其字之之心而其氣象愈充拓愈恢宏制節謹度不敢無違即其事之之理而其規模愈收斂愈嚴謹集註措詞精微如此蒙引真實會保天下會保其國或謂只論其氣象與規模而已非也其曰氣象規模者蓋謂樂天者如何周以保天下畏天者如何周以保其國蓋樂天者包含偏豐無不周備便是保天下氣象故周以保天下也且氣象無迹而盡量規

上孟 梁惠王下

模則有限矣。此又朱子用字之意。○孟子但論道理，都帶後效。與時君言，多有勸有戒，要覺是此意。曰：保天下，保其國爲宣王言也。而語類又拘拘於氣象規模者，蓋非有此氣象，有此規模，亦無緣有保天下、保一國之事矣。○制節謹度，制字與謹字相對，猶守也。自節限也。節字與度字相對，孝經註曰：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守法度也。愚謂不止財用，當有節。況此處須就小事大上論。若孝經則下云：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固指財用也。存疑上解智者，兼理勢。此解天只說理者，理字兼勢在內。○註包含偏覆，無不周備。是在樂天內，以下句制節謹度不敢縱逸見得。○註保天下之氣象，這句尚在保天下上。保一國之規模亦然。覆說王之於事，國其大者，則當以仁者之道處之。其小者，則當以智者之道處之。二端之外，無餘法矣。而能盡此二者，則又有其效焉。蓋人事小小事大，皆天理之當然也。以大事小者，忘其勢之在己，誠心愛人而自然合理。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順其勢之在人，安分自守而不敢違理。畏天者，也。樂天者包含偏覆，無不周備。自有保天下之氣象，豈不足以保天下乎。○首見民罔常懷，懷於有德，九有之大，皆在所統馭矣。畏天者，制節謹度，不敢縱逸，自有保一國之規模，豈不足以保其國乎。吾

見以禮自固孰敢侮之四境之內皆在所維持矣劉廷樂天畏
天天字還是上天但充官之則是理而已保天下保一國俱是
實事不止是氣象規模說統樂天畏天上文事大事小內已含
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顯仁智之妙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
之故也困勉錄理與勢分言之是二件合言之亦只是一件凡
勢之所不可爲者亦是理所不當爲而理所不當爲者勢上亦
自行不去故註於首節兼言理勢而次節只以理言存疑亦明
若論理之勢君子各得其所不計矣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爲度一
視而同仁惟欲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德
小而而不以爲勢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懲勳而厚師之及終
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
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
期以自立如盤鬲與吳之方張太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
治其國家和其人民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儻
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太王句踐惟
敵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吳
省庵曰保天下乃答保之保保一國只保守之意陳浩士曰保
天下貼太諸侯保其國貼小諸侯俱切交鄰講義克期曰治其

上皇

人之宗祀則已保及祖父教其人之百姓則已保及人民舍荒服之小利則已保及內地忘先世之小怨則已保及後人沈鬱柱曰仁者不為殺小國使天下諸侯各得其安便是保天下之言容保百姓者非狂妄言曰諸侯云使智者當以大事小勝也必以大事小與此條不同愚謂此條云智者居大國未必能爲仁者之舉極爲有理但以下文無好小勇律之則智者亦是能懲小忿者雖謂其亦能以大事小可也語類所云自合四書脈謂仁者智者以所處之事異不是兩樣人此卽語類之意○樂天畏天者實在能保天下保其國非僅論其氣象規模四字須善會故存疑謂保天下之氣象向尚在保天下上范紫登曰智者兢兢自持所以爲人之懼怒免人之侵陵無隙可乘乃是保其國李岱雲曰直從天字溯源便見天下之禍天下之民皆在天心仁愛中原無大小強弱之別仁者交鄰國與鄰國君民若有些子間隔便是私意未化亦與天字有些子間隔已非樂天者矣周聘侯曰樂天者雖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然萬物一體直欲使人各得其所無此疆彼界之殊天下之人何所不容宛然天覆地載一般所以有保天下氣象不惟其心體如此其事功亦如此畏天者兢兢自治不但不致挑大啓釁實能治其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是天威了。新安陳氏引詩不及樂天一邊亦偶然耳。注武曹曰。註周頌我將之篇。上有討字。大至脫去。雖內府板亦然。今增入。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新安陳氏大之事小善符之而已非奉事之也。註於大事

小必曰字小又曰鄭小而於事大不易事
字蓋欲發明孟子意不可不畧易此字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

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育扶惡平聲

五華集計大全
上孟 梁惠上下

三
書院藏本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趙氏血氣所
濟之水。暴發隨潮。故謂之小義理所發之勇。天開地闢。自不能
已。故謂之大。但韓說以王請無好小勇以下不粘着交鄰
意。不必。○敵。天當祐有義勇之大小。不在所敵之衆寡。漢武
帝之出師塞北。隋煬帝之凌遼征遼。豈是敵一人者。然豈不是
小勇。○大字意舞在下三節。然如淺說云勇之大者。據義理之
當然。發吾心之憤怒。收天下之所當誅。不遺髮尺之所畏。雖
出其鋒刃。雖千萬人。不可得而當也。王請大之如此說。卻
不妨。王易曰。安天下之道。仁覆之。智運之。而勇成之。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

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遇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舊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祐福也

對答也以管天下仰聖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詩皇矣帝聞
文王無然呼

斯怒愛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等周師以對於天下此言求王征

伐之姑也無所曉城賊笑之能先遣邏之故因害人不邪是以如此新安陳氏怒者勇之發也因王赫斯怒怒字發出一氣

安民之說。引證人不是秦。便以力侵阮也。但漢王是力。而
密人乃復敢與師侵阮。是無文王矣。故曰密人不弔。敢距大邦。

文王之明也。氣脉貫竅人好勇。來官王以好勇爲疾。如詩所云。

武王簡同游立朝臣既不已則其害之流莫無已乎天下之

要越越一選世人都有以爲天下之難治也然則安天下之本

安他安字即在怒字中怒只一怒而天下之民賴此以安可何

也。

五華集詞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市
藏院藏本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
辜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

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周書秦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

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

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循行。

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書武王亦大勇也。虞翻注氏

武王於天下也。宣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以天位

竈異之也。心志謂天下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竈過越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之事乎。此武王以

天下之相負在也雙峯饒氏書言竄綏四方指君而曰孟子言

書院藏本

今主亦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主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鄙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

有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龜山楊氏人若固不可無勇而齊王以是爲有義故欲之分矣。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無足爲者矣。慶源輔氏人者必能慙小忿然後能養大勇所謂人能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也。雙峯饒氏怒得仁便是天理怒得

書院藏本

不是便是人欲。孟子之論大概要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如同樂舞樂之類。雲峯胡氏夫子嘗以智仁勇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智字並言。仁智中之勇是謂大勇。小勇者不仁不智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於義理之勇必無之。不智者不明義理而於血氣之勇必有之。新安陳氏章句能惡小忿四字實自勇人好勇一句發出。齊王所好之勇小忿也。孟子所言之勇大勇也。紹開編與大王文武王平時則能師小事大以相通也。李衷一曰：一怒安民非卽併鄰國而有之。或鄰人侮禍可與更新則元兇既剪侯舊和好如初。不殄彼之祀便是仁。可一怒之勇亦是智。小大咸獲其安便是天下之民寧安。以此言交鄰除暴事不相妨苟仁尊師小而顧養亂以爲民智事大而不不知自強以立國則仁必貽害於人智必受辱於己。反爲仁智之不及者也。李安溪曰：此章先言仁智後言勇。雖因答問語次及之。然可見三德相成之理。蓋平日而惡小忿善交際非大勇者不能有事而教生民畏上帝非至仁大智亦不足與於斯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又曰：君子義以爲上。言勇而不離乎仁義者是孔孟家法也。

看文氣似分兩段。上段是交鄰下段是安民。交鄰者在樂天畏大安民者。在以勇止暴。總計亦分作兩截。以惡小忿養大勇立解。然惡小忿者正所以養大勇。而能養大勇者自必惡小忿。意顯一串。若能尙匹夫之勇則必不能以小事大而使本國之民安。必不能以大事上而使異國之民亦安。不當怒而怒當怒而不怒。交鄰之道失而與文武之大勇天地應見龍記。

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大 書院藏本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
得則非其上矣樂育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

外故曰離宮。雲峯劉氏觀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與齊良玉問賢者亦有此樂。兩賢字似同而實有不同。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答以有之一字在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之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兩處賢字不可又錢氏謂朱子云賢者亦樂此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其辭驗以此觀之語錄謂君上之對其辭遜賢宮之對其辭奇傳錄之誤明矣蓋謂之驕者當以問字不當以對字言也。梁引時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也若說王在雪宮而見孟子當云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矣且與大註下文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不相符合。○對曰有此有字正答齊宣亦有之問是說賢者固有也賢者亦安得有此孟子意以爲當得也如答彭更不已泰乎答公孫丑不素餐兮之意註言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役人有不得者以下蓋屬在人不得則非其上句內與有字無干輔氏說不足。○人若能與民同

七
書院藏本

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乃爲人皆有此樂也。○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若只管以爲常有。則賢者似不宜以此爲事。故孟子只用一箇布字。答了便罷。再不復顧。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說。希懸註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解在人不得則非其上句內。不是解布字。紹興編對曰。有者。言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得有此樂矣。四書釋地。元和縣志。齊雪宮故城在青州臨淄縣。縣卽齊故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是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震源輔氏下不得而非其上者不知命也故謂之不安分爲民

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不知義也故謂之不郵民音引用上句以陰助下句非是平說也韓子作文常得此法如曰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顧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或用上句陰助下句或用下句陰助上句亦言語之法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

則憂以天下矣。南軒張氏憂樂不以已而以天下天理之公也。於是事無不盡道其國故典以告之。時能權

臣以民之樂爲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爲樂如是則君以民爲

切於吾之身矣。若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將何在？雖欲無

與民同樂則民既有非之心能與民同樂則民豈無感之之

有宮室遊豫之樂亦欣欣然而爲君之樂矣貧窮無告民之憂

也憂民之憂而勿以施之則民聞君有敵國外患之憂亦喻戚然爲君之憂矣夫樂民之樂是樂不以己而以民因爲樂以天

下至於民亦樂其樂則是吾一人之所獨樂者亦衆人之所共樂也豈非樂以天下乎要民之要是要不以己而以民因爲要

以天下至於民亦憂其憂則是吾一人之所獨憂者亦衆人之

書院藏本

所共愛也。豈非愛以天下乎。愛樂皆以天下。則民皆羣風仰德而莫不尊親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國書講義有上之憂樂有民之憂樂。有上憂樂民之憂樂。有民憂樂上之憂樂。必上先憂樂民。而後民憂樂。上先竟以重上以民爲樂。樂字各有義。民之樂指富衣其樂。指遊觀樂。民樂有仁政在樂。其樂是王化之應。樂以天下兩句。是過脉語。德承上三句以起下文。故以天下三字中接石民言。石民相憂樂必上感而下應。故以字又副重君言。總之其義已盡上文四句不必別增意思。亦不是上

文氣象天下而此又推極天下之大也以字是文法若外云惟不言之以

孫賄仲山以一人樂天下之樂樂以天下也以天下樂一人之樂亦是樂以天下也錢文起曰上四句君民平說樂以二句是

諸重人君以起下意非竟申說上文也其義全在二以字以者

看倒看者猶屬覺有踴躍之見而以上四句言亦自
合以君爲主況在本位以字意主君身更無疑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儼遵海而南放於琅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

南境上邑名觀遊也。家引至於大戒於國出舍於郊始興發補
者不果矣。實註箭字當看下文過狩遂職補不足助不給正是
附篇經引景公事大段是望其請諫意多然上意亦終在同是
也。美西河曰此全齊之地。夷鴟氏居之。蒲姑氏居之。然後齊先
公。齊之千百年中千乘萬駟之徒來於其地。絡繹於其境者不
知凡幾。然皆寂焉無聞。豈非德之不務而學士大夫無所稱述
耶。殆止不下堂而民樂之。巡狩之迹遍於天下。而民至今相傳
包先王觀不衷是必有由矣。周聘便曰比於先王觀固是好意
然本意卻是要求去遊觀晏子既以先王告之復詳陳今時之弊
正以止其欲耳。所以謂之高若若但有
志先王觀今也不然以下說他何爲。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

上孟 梁惠王下

丸
書院藏本

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

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養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

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

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

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

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趙氏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連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年一巡狩。諸侯六年一朝。蒙引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又必解曰巡。

狩者述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又必解曰述職者述所
職也何也正以見其無非事者言一爲述諸侯所守而行一爲

述所職於天子而行是皆非無事責。曰巡狩曰述職便見是無非事者非訓解之詞。○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夏竦獨言王者畿內之謔也。○夏竦只帶省耕省斂不必通管巡狩述職。○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有此法皆先王之制又在巡狩述職之外不是巡狩述職。○就使古民以補助也天子只省其畿內看。○獨遊與豫當分合看分看則遊是巡遊豫是逸樂合看則巡遊即所以爲樂也二句疊言詠歌之體也。○春耕之時舊穀既沒新穀未升民之乏絕正在此時若自不足則不能盡力於耕一年之計俱失矣故察民之不足而資補之秋歛之時民之所收或有或無或發一歲之財或不足而資補之用皆在此時若不察知其有無預周助之則民將有俱損失所者矣故察民之不給而周助之。○省畿內亦有捐租如今踏災傷相似亦是助不給。○非字當無字看說統爲事亦所以爲民此意只可渾見不可分無非事者以上爲爲事省耕二句爲爲民遊豫乃是一意自施省而行謂之遊自暇豫而出謂之豫沐助亦是下意自上所與曰助自下被惠曰休○國書厥觀夏諡所云安有人不得而非

上孟
梁惠王下

辛
書院藏本

其上有四書講義巡狩述職省耕有敘是先王親之各巡所守
述職縣補不足助不給是先王觀之事○省耕二句因論遊觀
及此見上者一舉動亦必動恤民隱若仁政則自有富教經制
不止區區矣困勉錄蒙引謂巡狩述職說恩惠及民不得殊不
是者以爲巡狩述職之惠較補助更大但補助之惠顯而易見
故民之所歌在彼而不在此耳○蒙注說嚴俱以此節重在省
耕省歛然看來殊不必蒙引淺說存疑告大膽說○舉夏諺者
偶取以証上文也其實勸事恤民三代皆然劉克猷曰五年之
典既躬製列辟以循其淳而二分之節又時巡國中以樂其風
國猶人曰先王之世三耕係一理不足猶今曰僉族耳而省
之則惟平其之一端百濟雖不給猶爲後世帝王而省之則
惟憂其困莊武曹曰呂氏謂無非中者橫截上數句不得移置
題末亦不得添在春秋句下觀注春秋循行郊野以下用不
無事慢遊句結之則呂氏之說非也○呂氏謂省耕敘是恐若
失時補助不足不給又是耕欲中一節有兩層意按注春秋巡
行郊野察民所不足而補助之絕不及恐其失時意恐不得謂
省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明昭晉譏民乃作愚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明古

今謂晏子時也師聚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若行師從糧謂糧構之屬明昭側目貌胥相也譏謗也惡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晏子主齊事而云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王者之命諸侯豈欲其如此哉不過使之愛養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民及其民矣變養饑民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子之命是教他撫一國之民今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了為諸侯憂指先王言為諸侯憂指時君言晏子曰君之行也以師其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三

書院藏本

也以糧如此則是人君食糧矣大誤糧只是師之所食耳若流與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不同從流下乃實事也若流之流水流也從流之流舟流也存疑師行則夫征之擾民實供之糧食則供億之費民實出之也諸君行則師從師行則糧食有供給之費而民饑者不得食有夫征之擾而民勞者不得息於是民皆餓殍聚為譏謗之言民皆作惡深懷憤怨之心豈惟為民之憂而已以其上逆天子之命下虐無辜之民飲食之修養若流水之無窮或流或逆或荒或亡亦為其所屬諸侯之憂也國書經地註頭項齊東南境上邑集註因之漢郊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項邪山下有城即其處余曾獨考轉附制二山查不知所在惟趙氏惠有轉附附作鮑屬萊州之說然無依據妄意此二山當在為之東盡衛海之濱西行以南至項邪亦可觀海焉計其自河都臨淄一千三百里抵於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項邪凡二千四五百里以春秋之侯封而賜其姓心緒其遺畧如此真從前所未有後據秦始皇二十八年並海以東遷黃歷窮成山登之采南留琅邪三月三十七年自琅邪北至萊成山射白魚之祭遂

取海西至於原津漢武帝太始三年行幸琅邪過曰成山登之采亭大澤司馬相如賦曰齊東望銀海南有黃郡觀于成山射千之祭正職用奉皇之事或曰今青州為齊地若萊州則萊子國登州則牟子國皆其有法固可任坊中輟馬跡頭之乎余曰萊子城則在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則已滅盡公十五年所以晏子封景公言卿諸侯以東姑尤以西萊大姑河尤小姑河一出黃縣一出掖縣實齊之東界也指實明析如是惟今寧海州文登縣尚屬牟子國要亦不過萊國附庸萊服役於萊大者晏子所謂為諸侯憂正指此等何舉登其山而臨其海乎當東行也雖陸路亦可謂之從流上西旋也雖陸路又可謂之從流下景公之志不幾流乎晏子是以諷而止之焉明昭謂明昭謂只是明昭然而譏謗作一申說蓋內有惡怨之情不覺怒於目辭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不聲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三

書院藏本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樂半從氏荒是喪時亡是失事樂引順水而下固乃謂逐也從獸之從亦是逐也樂酒曰均一從流也乃從流之中而下之從而又上之從其流也何已均一忘反也乃忘反之中而於其下又於其上則其反也何曉范紫筠曰此固釋上文之義亦痛恨其弊而極言之重兩忘字兩無厭字流是周流而無節連是連續而不絕荒是荒廢時日是亡失政事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去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史云帝王順所行何如耳意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之所行不于別人事君行先王之法是亦先王矣若不行先王之法則為今

君極爲有見自須以景公作主周禮侯曰與發補不足雖非景
民同樂極矣未嘗不是河民內事本章引晏子言所重在此
此章是與齊王以與民同樂之意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正
是與民同樂處下述景公事實以証之吾休吾助是古之能
與民同樂者也爲諸侯是今之獨樂其樂而不與民同樂
者也景公始與發補不足是樂民之樂民而不與民同樂
者故引之末以好若作結乃欲勸齊王宜欲其先
齊故事聽孟子之言而與民同樂也 見龍記

齊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
尙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
問當毀之乎且止乎。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云欲毀明
堂正與于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何以無用故欲去之也。明
天子巡守諸方之義山各設明堂此之明堂趙氏何以知其爲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書院藏本

泰山明堂也。以其在齊境內也。漢時遺址尙在。註此句亦
足以証齊王問孟子之言而不果毀也。周書釋地明堂趙氏註
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也齊侯地而得
有之註以漢時遺址尙在易去齊侯地而得有之以合封禪書
如祀志不知趙氏此句特於也蓋左傳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
訪不祀泰山也。註云鄭桓公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訪訪
在鄭鄭國費縣東南鄭以天下不能復巡守故欲以訪易於魯
以從魯所宜計爾時距東遷五十六年泰山下湯沐邑鄭尙能
世守之則明堂仍爲周天子所有齊侯故欲不知幾何時而爲
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守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遂謂齊
毀明堂無王愈可知趙氏此一句不可以觀世變哉。趙氏
叔封亦於泰山山下受相土之東都爲湯沐邑今其地闕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
必毀哉。孟子明堂說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
之別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

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爲明堂左个南之西
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明堂太廟西之南爲明堂左个西之北
爲明堂右个北之中爲明堂太廟北之東爲明堂右个北之西
爲明堂左个中爲明堂太廟左个西之太廟與方所其左个布
个則青陽之左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
也經章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明堂之右个也
也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廟則每季十八日子子皆焉
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新說。此朱子按禮記
月令爲說東陽計氏宣王之意正欲不毀耳蓋已稱王即欲行
天子之制也孟子則不毀他不毀只教他行王政蓋行王政則
足副王之制也孟子則不毀他不毀只教他行王政蓋行王政則
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三四步四三九階四
旁兩夾窓白盛門室三之三二室三之一南北爲修東西爲廣夏
堂修二七則十四步也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十七步有半
也室三四步四角室各三步也四三尺則東西益廣各三尺而
中四尺也以此計之南北室各一丈八尺與大室二丈四尺則
六丈東西室亦一丈八尺而各益三尺大室亦二丈四尺而各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書院藏本

四尺則七丈也門室三之二以堂修之十四步三分取二而南
北九步二尺矣堂廣十七步者半三分取二而東南南十一
尺矣侯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則明堂度九
尺之進東西九進南北七進堂崇一進五室九室二進此三代
明堂之別也夏世室尙重屋則明堂則漸次矣夏度以步商
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室漸廣矣夏言堂修廣而不言崇尙言室
修而不言廣言則阿而不言室則言室修廣而不言崇尙言室
言蓋皆方備。鄭康成云夏室崇一尺商室崇九尋理或然也月
令中央土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至右个與太
廟則五室十二室矣明堂位前中階階階實皆旁四門而南門
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南北各二階而爲九階矣蓋太
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
外亦之以十二室通之以九階。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
應門此明堂之大畧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
諸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爲在國之陽
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禮制必於明堂
而玉藻曰雍朝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
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衆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

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殿則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廟上圖下方
公玉謂謂為一殿居中置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複道通之
以崇廟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康成以考工記所謂
世室為廟重屋為寢或舉宗廟或舉明堂互言之蔡
慈謂明堂太廟路寢同實異名蓋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
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巳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
夾又東序西序東室西室而巳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
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
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否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
室則失之貴衰惟管政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路寢同實異名
非也彼蓋以魯之大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
享之事乃存同實異名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特晉
放其制晉放其名也○左右之堂曰介以其介於四階故也中
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
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
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嶽亦有之孟子之時者有
泰山之明堂是也漢書志王氏炎曰郊以祀天廟以事祖廟三
代之建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志

書院藏本

也而周始為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以後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
其禮行於朝聘饋餼結賓老之先而黻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
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則
周公明其義而為之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
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也萬物本乎天本乎祖尊祖以明
有本此百世所不變者也而周之上業實成於文王配天於郊
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蓋尊於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
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宜起而非厚於其
禘也知此則周公制禮之義明矣而所可證者明堂之制度也
考工記曰明堂之制一室而五室鄭康成曰或舉宗廟或舉
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康成之言固不足証而考
工所記亦未可盡信也其水可盡信者何也若有室室而無墀
卑則嚴安配天當在室室之中矣先王之禮非特祀上帝於
郊即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配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漢文帝
作廟以祀五帝於渭陽夫五帝五帝也祀之於廟人且議其
非禮況祀天帝之尊乃即宮室行事而謂周公為之乎故曰考

工所記未可以盡信也夫考工記先秦古書也且難以盡信則
諸家之異說紛紛從可知矣是故莫若求之於禮三禮周公之
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為壇三成宮旁一門此明堂之說
也然畧而不詳儀禮所載則詳矣諸侯觀於天子為宮四門為
壇加方明於其上而設六玉焉上圭下璧紀帝也圭璋琥璜祀
四方也於是拜日禮月祭天燔柴此則明堂之壇而祀神以為
盟也既盟王設几即席諸侯之爵不入王門莫圭纁上此則明
堂之宮而明諸侯以為朝會也其盟會諸侯於神明是故謂之明
堂鄭康成云王巡狩至於方岳諸侯來會亦為此宮以見之康
成雖知方岳之為此宮而不知此宮之為明堂是說也吾於孟
子有証焉齊國於泰山之下者也宣王之時明堂尚存趙岐云
泰山下明堂木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是說也吾於班
史有証焉漢武帝之東封也泰山東北址有古時明堂處則宮
壇不存而其址猶在也雖然鄭康成趙岐知時會殷周之有
明堂而未明夫所以明諸侯祀五帝之義也周公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蓋即其壇而祀之輔成王負展以朝諸侯蓋即
其宮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與其禮典雖然如指諸掌矣
夫諸家之失下或失之或失之或失之或失之或失之或失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志

書院藏本

失之雖甚非所以論周公之典禮也呂不章之月令南有明堂
左右有介與月遷徙以張朝而布政此失之甚者也大戴之記
則曰上圖下方九室每室四戶八牖恒讀新論又從而廣之以
為有四闔以法四時十二坐以法十二月此失之甚者也蔡
所論又以太廟崇臺併合為一區此失之甚者也晏子春秋
所傳茅茨蒿柱則陋而不中禮公玉帶所圖復道層樓則詭而
不經折之以二禮其說蓋不攻而自破也大抵聖人制禮必有
大經而寓於度數則有節文大經本也議禮者之所當重節文
末也議禮者之所當輕明堂之禮下則以朝諸侯上則以事上
帝大經存焉若夫增輝之有崇卑堂室之有廣狹區區節文之
末酌其宜而為之雖或異於古人何病焉鄭氏集註補正
按鄭氏釋天子每月所居皆以爲太極而以青陽爲東堂明堂
爲南堂總章爲西堂玄堂爲北堂青陽之北偏爲左个南偏爲
右个蓋以東面而言也明堂之東偏爲左个西偏爲右个蓋以
南面而言也總章之南偏爲左个北偏爲右个蓋以東面而言
也玄堂之西偏爲左个東偏爲右个蓋以北面而言也朱子因
之又謂只是九室左个右个隨四時所向而異其名春居東室
而東向則以北室之右爲左个南室之左爲右个夏居南室而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完

書院藏本

前向則以東室之右為左今西室之左為右今秋居西室而西
向則以西室之右為左今北室之左為右今冬居北室而北向
則以西室之右為左今東室之左為右今夏居東室而南向
則以西室之右為左今秋居西室而西向則以西室之右為左
各居一處而春秋冬三時皆不南而西而西而西而西而西而
居又南北偏東西偏其位不正非可聽政之所諸儒所說各殊
皆於古制不合事宜不通詳此記所謂居非言聽政乃每日擇
便退息而居之時也按四時所居五處不同禮經則無他文惟
天子有五小寢是晏居之處月令所記或是取此而其名異故
使人惑也陳用之禮書云王大寢一在海小寢五在後大寢
政小寢燕息也五小寢一寢居中四寢居四角春居東北夏居
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也說蓋本孔氏曲禮
疏若以孔氏之說釋月令天子各月之居則月制事宜兩不背
矣凡居五寢皆南面夏寢秋寢在中寢之前中寢向東而南
故二寢皆以西夾為左今東夾為右今冬春寢在中寢之後
就中寢向後而言故二寢皆以西夾為左今東夾為右今其左
右二字如面而所謂客入門而左太夫士出入君門由門右左
是以西為左東為右也此言太廟太室則中寢之室也應援吳

氏之說蓋鄭氏朱子之說為近是然月令出於呂不韋豈能悉
合古制蓋通乎宜故馬氏云王將向明而治故謂其室曰明室
而此云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又製為太廟
左右今以視十有二月為太室以配中央則非古也蓋明室
者通明之室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
考者在是。朱子云古者祭天地於闕邱掃地而行事器用陶
甒惟用特具制特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
於春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命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
故以後稷配焉後稷與稷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室而曰帝
所以視之也以父王配焉父王初也配文王於明室亦以親文
王也尊尊而親親周禮謂祭於廟者古禮而明室者周制也
周公以義起之也四清謂諸王者二字是貴成語非張大語也
勉鍾依禮謂明室有五室十二室十二室環列於五室之外
依朱子則明室以有九室無所謂五室十二室也朱子之說似
從大戴禮今當以此為正但五室之說見於考工記不可盡廢
竊意所謂太廟太室者其實有五室也如此則禮書所言惟十
二室之說為非耳餘俱可從又曰按月令之明室與孟子之明
室不同月令明室指其室三室而言也孟子明室則兼九室而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手

書院藏本

言也依朱子則四角室皆一室而各歸土謂皆勞耕牛為之殊
杜預周禮傳曰出政令加考神農黃帝等事行王政則九一
藏諸項也雖事可相通然各有領項不可混王澤謂曰王者之
室以位言則非齊王所宜殿以德言則齊王又不必殿作張大
語因非即謂齊王
自隱然有欲辨之意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
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老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
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
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哥矣富人哀此鰥獨
可反貧音理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
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
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
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
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
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議祭也
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
澮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娶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
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郵其幼不
幸而有餘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

趙氏按岐州在漢
右扶風美陽縣西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三

本院本

仁則已。一行仁政便是此數者。一時出令。但此數窮民尤在所宜審意耳。故曰尤宜慎師。必以爲先也。此先字亦如後義先利之先字不可拘。以時之先後爲言也。○只此數句見得文王治岐舉許多人都區處得當。大學曰君子賢其貴而親其小。人樂其業而利其判。此以設世不忘也。此之謂也。○趙氏惠所論錄寡孤獨之序及其字義不必盡從。摺陰鑑五者皆與當世之虛政相反。爲王政之常務。使人人得其所而已。○高麗義須知文王不是單個惜此四者而獨加厚也。爲此四者尤窮不及待仁政之行。仁政制度周詳。一時亦未能達及四者。故曰必先。○說到此等處。似乎熈熙小。愚不知這纔是王者仁政盡頭。盡頭宜乎在後。卻爲此四種後不得稍後。即無及矣。緣他是分田制產養老慈幼之政。所不能達也。施仁必先方見王者用心。必使天地間無一物不得其所。至此直是以天自居。○鼓舞齊王行政。不引武周典制爲法。而但述治岐之政。一見諸侯本爲行王叔即文王可稱三見文王。殷興草創尙必須此。況今日興政明備三見王政。殷是援。故明之上策。雖弱小可以圖興。與貞父門有耳目口鼻之形。亦天地之並育而無父子夫妻之樂者。大造之爲遺。揚箕子曰。臥重初煩。雖富人亦有迷亡之患。踽踽

踏厚踏寡人豈新慈惠之望願張之以孤苦形影各有其情萬
相愁也徐龜福曰若云仁政只在四者文王御不北於行小惠
耶須着眼在必先二字肅虎當日時勢以立言方君子指雲曰
必先斯四者只是加厚以推之仁政自足與上五件一齊舉行
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臺于穀思戢
光弓矢斯張于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
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會。亦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種也。候乾種也。無底曰窠。有底曰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全

書院藏本

義皆所以盛饑糧也。故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
 家也。感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
 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
 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人君豈不事儲蓄之義。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饑糧之積。可
 也。對引積無。年而充。也。倉屋以貯之。音也。饑。乾糧也。詩傳與
 此不同。曰饑食。糧。也。又分作二字看。大抵或合看。或分看。總
 是乾糧也。樂。皆。英。也。不用竹木器。出行輕便也。公劉遷
 邠。邠。於。西。戎。故。也。○。麻。揚。二。音。斧。鉞。之。別。名。鉞。大。斧。小。○。王。如
 好貨與百姓同之。與百姓同者。好貨而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推
 己之心以及民。便是替。者。九。一。仕。音。世。聲。云。云。矣。好。色。與。民。同。
 亦然。爾。苟。爾。小。而。見。官。費。大。而。辭。事。干。以。自。衛。戈。以。攻。人。威。以。
 禦。近。將。以。義。遷。西。裔。保。地。又。遷。公。劉。往。遷。於。邠。史。氏。漢。並。謂。由。邠。
 榮。前。繼。後。榮。榮。在。位。三。十。二。年。甲。子。紀。內。以。公。劉。當。此。上。通。

夏凡四百有八年自不止治後不宿三三即下通殷王制立
六百一十二年而止慶節以下十世已乎大抵國無紀官家
無譜牒其世系不可得詳矣任和渠曰孟子說詩之妙全在然
後可以明字上曲舉出公劉好貨來季岱雲曰孟子於詩詞之
下特著故有字然後字見是有積含行有義極然後可以詩行
則平日之所以謀民之積貲者不知當如何此即有王政在裏
面非空言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
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
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放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
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書院藏本

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潛
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字居也。曠
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
曰孟子與人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擴天而格其非心。過人
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大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
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
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
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
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

能以髮而共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
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

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
言而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宋子問孟子答惠王問利而掃
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自不察耳商軒張氏齊王好貨好色
孟子以公劉大王對但謂公劉好貨大王好色而不知實秉書
好也二君處心和平無一毫物我之私如日居者有積倉行者
有裹糧豈惟欲其國富而亦欲其民富也如日內無怨女外無
曠夫不惟君有家室而民亦欲其有家室也如字雖同而所以
為好則異故孟子曰王如好貨好色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君之好天理也齊王之好人欲也應源輔氏法似疏而實密事
似易而實難蓋不直於其好貨好色則似甚疏且易矣然必使
為公劉大王之事推己之心以及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
不私一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書院藏本

大王之事非據理之極知言之愛何能剖析其精微若此。鐘
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好勇好貨好色之心固天理人情所不能
無者但有理欲公私之異耳故註舉胡氏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之說而謂胡之夫聖賢之與衆人共其好貨好色其行雖同其
情則異循理而公天下者聖賢所以盡其性此即公劉大王與
民共欲之事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所以滅其天即齊王
自以為疾之事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所以滅其天即齊王
失則相去遠矣蓋性本天與王季世之相反集註言此欲使學
者因其言以反諸身至誠盡察於所謂毫髮之際以循天理而
充其欲耳蓋率胡氏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出五峯胡氏之言朱
子平日嘗取之今引以存此章者如齊王好色太平亦好色是
同行也齊王是行貨人欲上去大王是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
同行則天理人欲之類若不能以髮與髮與天理人欲之辨不
苟齊王凡曲學阿世者非逢君而長君孟子之言無非止君
之惡而勸君於善總以過人欲而存天理也斷按陳氏孟子之
言有因其近似而發之以足已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
乃括乃余一句大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而已然
欲開導諸君意正辭辨。克己復禮之端自謂天理人欲二者

重
書院藏本

設而欲其推好貨好色之心以行王政只是行王政一意開闢
以行王政為主最是但曉曉又云前是正而唯之後是挽而
通之恐未是前三節亦是挽而通之耳胡月憮曰兩箇與百姓
同之便是王政兩箇於王何有便是王者然則明堂何必毀哉
闕里曰曰水許潁水之許潁水之潁也潁水出同官谷潁水出
于午潁自潁潁故則半二水西岸之潁玩詩註自西水許而徂
東最明兩潁潁曰惟詩原無太王好色意故得引爰及姜女而
先言爰及厥妃於前惟詩原無好色如此意故既言爰及姜女而
復補無怨曠於後立言條理之密加同民意故既言爰及姜女而
時水固是使民完聚意然男女以正婚姻以時亦該在內
通章重在行王政上擇者五句及贊政施仁二句是在行王政
之實事獨引文王者文王行王政而致王所以鼓舞齊宣正
對上王欲行王政則勿忽之二句也後二節四齊王以疾爲
辭故復引公劉太王二詩見有疾無妨於行王政只要與百
姓同之而老者有積食行者有裹糧內無怨女外無
靡夫於以致王不難而明堂真不必毀矣 見龍記

美 術 院 藏 本

上下并王與士師言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以擇其純言他事
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已求有之意蓋家鏡氏領左右
下問註爲他聞兩條路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是自責又
當言如何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無服善之心故領左右
而言他後來罔孔距心之辭則不憚於自責矣然亦耻於下問
策引趙註君臣上下謂非王與士師言愚謂須兼友之受託者
言蓋受人之託便亦有一職在身職者分內事也必無應其職
然後不爲友人所笑而身安矣蓋上二事皆是設言以發之不
是只重在士師一節也○各勤其職乃爲不墮其職也不墮其
職然後友不爲友所棄士不負於所薦人君亦得安於民上而
保其社稷也○趙氏總註頗失輕重○四境之內不治或治道
乖方而邑里之蕭條或教化衰喪而風俗之惡薄說按四境之
內不治亦只是大概略說他不著實王身上困難緣策引謂亂
說在王身上不是○依沈無問說則王未嘗知慚然補氏謂領
左右以損其慚者蓋王之所慚者爲孟子所面責豈不知慚者
出處之不達也二說原不相妨正武曹曰四境之內不治其意
全在攻擊王身卻不盡談其破方合○美謂四境之內不治正

左右爲之蔽也王乃顧左右以釋其懷此非正解
棄之已之何其明也顧左右言他何其闇也棄子而聽其
友其負所託矣而無所顧之若然其竟任其啼號而號寒
僚屬失所統馭士臨誠其職矣而益四境之民其竟任
其政弛而刑濫乎昧於自責耻於下問豈有足用爲善之資
爲矣見龍記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此謂世臣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老 書院藏本

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梁引古人立國凡廟朝壇壝之名未如三槐九棘之類歲數既久則成喬木是亦故國之一證也若新造之邦安得有此昔者所進喬木不是泛泛通用蓋是其所親幸而將倚以爲腹心者故以不知其亡爲無親臣也若百僚庶官之中有今日進而明日亡去又何怪王之不及知○累世勲舊之臣蓋其自先世有大勲伐於國而又代有聞人世其職位與國同休戚者也在此則有伊陟冏在周則有召穆公虎此類是也○昔者昨日也凡諸及千百年之遠擬謂之昔者而此乃釋爲昨日何與曰此對下文今日言也孟仲子曰昔者有王命對曰出於東郭氏則昔日之爲昨日其來尚矣他日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註曰昔者前日也則又隨文而訓義說就此章要發故國係於世臣而今日當預發親臣爲世臣地精神全在如不得已字下教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親臣所謂腹心之臣不是伴臣昔者二句正是無親臣處說昨日今日見事易之意全重不知上字而誤讀昔者今日都是活字眼只是進退之速不知其亡亦非全不與聞只是不以爲意周聘侯曰兩有字極鄭重喬木必我輩同

後有世臣必培養而後有此進賢所以貴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合上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附題吾何以舍之不但自解其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之失實欲得真才而用之以免向日之弊也實今以給吾何以預識其人之不才而舍之所用者皆真才不致後日之貽誤乎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賤尊疏賤戚可不慎與與等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爭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非尊尊疏者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天 書院藏本

踰戚非親親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孟子言昔者所進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後人也處既難既先備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賤尊疏賤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推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非孟子意也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不得已已至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衆引尊尊親親禮之常也小註以爲用世臣是尊尊親親者非也○於此不謹而誤用之則既在尊親之列矣他日未免使卑賤尊疏賤戚而後常理矣存疑如不得已須看得明白先看不不得已三字有若落然後清心字則明白矣如有個人已本不欲用他此欲已也卻有人要叫他我不能主張不得不不用此不得已則非真不得已者皆猶猶豫猶豫遲遲不意向前日如不得已則非真不得已特加之爾蓋這人本是已要用他的初若已不欲用他因他人要用我不得已而用他如此其遲遲留難也特以欲得真才者之又密手再至三至四遲遲留難有似於已本不欲用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者院藏本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爾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朱子次集左右因非大臣亦非聞臣弄臣。但謂親近之臣。如漢侍中。給事中。魏晉以來。中書門下之比。云爾。大夫御是任政之官。六卿官之長。亦上大夫也。慶曆編氏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出。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才亦不容於幸進矣。新安陳氏同俗句。若孟子所論鄉愿。一弊皆稱。愚人是也。特立句。若韓子所論伯夷。特立獨行而舉世非之是也。如此方見進賢謹之之至。如必不得。

鹽防禁本

諸君子曰好違之士當以左右為根據之客而近習能人每以
 朝端為外市之地故賢君必慎焉。因之曰日本說進御提退
 一邊者蓋人君用賢用者未必賢固是不慎賢者未必用亦退
 不慎故必退之如不得已乃完得進之如不得已特把退者
 與進者相形立論只欲得如不得已意思透徹耳須知兩段國
 各是形容口氣下段又是形容上段錢吉士曰左右諸大夫未
 必盡不可絕也但必至國人皆曰賢則左右諸大夫之言果非
 私意然後用吾察耳不跟左右諸大夫來然後二字便無著落
 周聘侯曰不敢違以為賢者恐其非賢也不
 敢違謂不可者恐其失賢也總是進賢內爭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
 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
 上
 文差。天討。結此。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南軒張氏既言進退人
 才之過復及於可殺者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聖 書院藏本

善如舜之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
國人殺之者非已殺之因國人之公心然則其用人去人亦
非吾用之去之國人所去之也善天地則曰我民聰明
之公心則天理之所存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天理矣新安
陳氏因用舍及刑殺亦是孟子教誨以明其意不才者令之
有罪而誅焉者殺之也公遷孫氏此明折獄致刑之道皆下之
言則刑也孟子之言慎刑也與魯齊之好生之德治於民心
之意也國人殺之者非吾用之去之國人所去之也善天地則
謂而片言可以折獄者所謂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信者乎
君子之於獄於刑也忠信以平之善教以行之德教無刑之有
子路之能而用曾子孟子之言則於天討之義庶幾無愧乎
引天討天命指進退人才言天討指刑殺言如何以退人才亦
為天命有能而日有進便有退以此相形言耳意進賢退
是不用不可謂之天討○若下文民之所惡惡之則兼去之殺
之止文因說進賢卻形出一箇退的來說此條只說可殺者亦
就贏得一個不可殺的在裏面孟子曰可殺或察之見不可
殺則不殺矣○左右皆曰可殺此豈不可殺而斬斬安得進
文進退人才言不可而斬則殺之於凶非也蓋不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上文用之去之殺之三節意說夫人不苟用而用之必當其
可所謂天命有德人君不得以私意而加爵人不輕殺而殺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聖 書院藏本

必當其可所謂天命有德人君不得以私意而用刑必如此然
後可以為民之父母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若所用非其可則所殺非其可殺則好惡拂民之性
矣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若所用非其可則所殺非其可殺則好惡拂民之性
刑說約按前說退賢亦不足足進賢意故以云令則兩節新步
云三節便使人疑以不賢亦不足足進賢意故以云令則兩節新步
正相應○九我曰惟為民父母方可以而結民心結民心以
成故國范紫登曰全要得結民心○樂業○禮俗○百姓○意末節說到為
民父母可見進賢原以為又以為不可不慎意○皆雲曰論文
意只是以民之好惡為好惡故可為民之父母本
只評說而以通章大旨台之則重在進賢上耳
所謂故國何與末節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句○緊相呼應
蓋必盡為民父母之道而後人心悅國勢昌○宗社於包桑
山柯永其帶礪國乃得稱為故也然其本要在於進賢賢無
不進斯君臣一德故放國治用舍公事錯當要樂與共好惡
同民而今日之提臣即可以為他日之世臣矣○特提可○否○重
賢不肖提斯則徒有虛聲○梁惠王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梁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二夫聞誅一夫
紂矣未聞弑君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聖

書院藏本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聚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因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終見管仲東家婦。便是滅絕天理。周書忘勝敬者。汲即賊仁。謂賊之意。欲勝敬者。因即賊義。謂賊之意。賊義是就一事止。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賊仁是將三綱五常天秩之禮。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問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日以義爲見於所行。便是害心之理。外

矣。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度乎。亦以心度之。然則果何以別。蓋賊之罪。重矣。殘之罪。輕矣。仁義皆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人底一般。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是上傷損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陳子交。鄭李公常語云。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托者。誰乎。愚謂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而爲君。由孔子而下。而爲臣。臣固家家可得。而行矣。陽武道遠。桀紂故不。幸而有正義之事。若生我舜之時。則豈將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履之心耶。其在九官羣后之列。清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人人爲湯武。又何不可。之有。蓋源輔氏。賊之爲害。深矣。爲害深。則必見於外。見於中者。言顛倒錯亂。指見於事者。言然發於本。必見於外。見於事者。實生於心。心滅。天理則是參。則其本根。傷敗彝倫。則是損害其枝葉。衆叛親離。不復君之。此賊仁賊義。衆惡皆備之證。也。此事自君言之。則理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不得已之大變。故集註下文。舉王勉之語。所以著爲臣之大戒。陳孝辨氏。無孟子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爲人君者。無王氏之言。無以警後世之爲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聖

書院藏本

三氏本說。未嘗不自孟子中來。新在陳氏。紂罪浮於桀。故下單。言紂。雖係屬義。纔分必有絕本根。傷枝葉之別。然仁義皆根於心。未有賊仁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總言其惡耳。孟子曰。臣弑其君。在桀紂王。然亦見其最大。齊處。引天之所以立君民之。所以爲君者。爲天下守此仁義也。今也仁義乃自後而壞。則是喪其所以爲君者矣。孟子是以誅字換了秋字。一夫字換了君字。蓋爲君者。當知古今之通義。則桀獨夫。之。而殘賊不。敢。爲。臣者。當知天地之常理。則紂獨罪而放伐。不敢。前。臣。武。謂。曰。語。謂。求。二。條。謂。傷。敗。彝。倫。是。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恐。記。錄。有。誤。若。僅。如。此。小。失。何。以。日。之。爲。殘。且。與。上。前。倒。錯。亂。句。亦。不。相。應。蓋。前。一。條。云。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以此爲正。因。他。條。謂。此。是。專。言。之。仁。非。也。許。云。凶。暴。淫。虐。是。側。隱。之。反。何。得。謂。之。專。言。齊。宣。王。以。爲。武。放。伐。爲。賊。然。有。賊。則。自。帝。之。心。孟子。云。云。言。外。便。見。君。不。至。紂。之。殘。賊。臣。有。不。及。湯。武。之。仁。義。則。謂。之。以。臣。放。伐。即。不。可。謂。行。放。伐。之。事。所以。開。示。齊。王。者。至。矣。不。獨。爲。後。世。之。戒。也。見。當。記。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

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身夫

音扶舍上聲

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梁則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謂大木學者仁義也。故壯則欲行大仁義。今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是欲令舍所學之仁義。而徇吾所欲之功利也。固地雖幼字。只是學之有素意。四書原云。則何如。言獨何謂。有不足爲意。謂梁則曰。學之行。之。兩字。拍仁義教養之事。言字。固與曰。有大木。則能勝巨室之任。有大賢。則能勝國家之任。以大木。賢賢。不。及。又。以。工。師。賢。賢。而。以。大。木。賢。賢。者。之。所。學。爲。後。世。幼。學。

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趙氏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鎰。趙岐誤
兩意。前譬是說任賢不如仕匠。後譬是說愛國不如愛王。前
陳氏前譬王欲小用賢者。後譬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用賢
惜之之私。欲害之庸君。必不能行賢者之所學。賢者必不肯從
庸君之所好。此遇合所以難也。東陽許氏萬鎰謂璞玉之價值
萬鎰之金也。價引萬鎰言其價值之小也。同萬鎰千鎰以爲小
乎。曰自我輩言則何翅云多也。自齊王有國家者言則萬鎰所
值幾何。孟子此語爲齊王言也。方起得下句。萬鎰玉人自有
治玉之法。不待人教之。前賢者自有治國家之法。不待人君教
之。數日云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乎。玉人琢玉。此雖說得故字
然於愛國不如愛玉意將晦了。蓋此琢字是命字之義。言玉則
教玉人琢之而國家則不使賢者得伸其志以治之。豈非愛國
不如愛玉哉。存疑兩條之意。前是治國不如作事。後是愛國不
如愛玉。意思甚明白。新安不用不專用之說。固非。陳氏在賢不
如仕匠之說亦未甚。照約教玉人教字即使玉人使字何以
異。約云爲甚麼緣故乃如此。任嘆之辭。字出對曰。雖萬鎰仍作
價重而王貴愛之意。以雖萬鎰爲小與必使語氣說不無兩別。

之於是燕王大驚。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兩國相子之人之謂竟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灌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魯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惴惴。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聞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惴恐。百姓離怨。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脅死。齊大勝。燕子之亡。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故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者以人力論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未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齊王五旬而舉之亦齊與能勝之也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卷 書院藏本

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此是論其理如此取取而後文王武王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敢違耳而張子之說為尤無愧哉纔有一毫利心則失之矣然其命之絕否則亦不遑察於人情又與孟子之言實相表裏也蓋引畢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還是天命未絕而夫子以為至德者蓋在他人則必舉大事矣不然亦以有二者自有矣而文王乃復以之而事商焉是亦可取不取可為不為而為至德也若使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雖文王亦安得而止之哉故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四書講義只論國勢立論便是張張押國氣語語從民心上起見便是聖賢有本領經濟議論張彥陵曰悅與不悅非在既取之後是在先決定之意也引文武只做個証驗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雖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音訓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陳氏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蓋之可以不可與決之以此足矣惟仁可以易暴惡人避惡之趨善之趨而歸之齊而不施仁而金暴得非以暴易暴而益甚之乎蓋惡之也惡引此後一條見得是當施仁政以慰燕民之心民心悅則天意得而燕民其可取矣○按後一條分明是說齊未得燕民之悅而未便有可取之理其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蓋已窺見其有將殺其父兄之累其子弟之意矣然當時猶未有其事方是始勝之日也齊王勝燕而計之天意其取燕之念已決孟子告以天意則在民心上見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也如水益深而火益熱則民心不悅而謂不取必有天殃不取之恐反于天怒矣此行仁政之所以不可緩取見龍記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卷 書院藏本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說安陳氏七十里為政千里畏人立兩句注問應就孟子則教以止兵耳蓋周章曰不問何以待燕而只問何以待諸侯恰與末節意相反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

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

音訓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語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卷之六

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矣為後我言焉何為不先
 來往我之國也。寬虹也。鑒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
 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燕
 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出天之正氣寬
 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而雨。雨
 則雲散而霓見矣。梁引只曰東征而南征北怨可也。必曰不
 見北狄何與舉其遠者言則近者可知也。大柱鑒合則雨。虹
 見則止。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來也。顧其雨
 又恐其不雨。故只言望霓是霓是霓而已。霓也。單言則同。對
 言則分。趙氏意曰。雄謂之虹。雌謂之霓。每疑霓安得有雄。雄
 及為正氣。寬字註曰。寬謂之虹也。方知虹是長虹。所謂霓者。寬
 只是雄端之白者。故謂之居虹也。又趙氏意曰。雲出天之正氣
 霓出地之正氣。此亦可發天時雨山川出雲何謂雲為天之正氣
 霓地之正氣。傳曰。虹者日與雨交。後然成霓。似有血氣之類。乃

湯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之正氣也。何謂霓為地氣。○書
 之旨至矣。為後我止自民。享以下孟子伸言也。謂當湯未至
 時。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耕者
 不耨。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矣。故又提書曰。後我
 后。后来其蘇。見得以上孟子之言也。下篇亦然。說書曰。後我
 伯無道。湯初征。則自葛始。而天下已信其志在於救民矣。由是
 東而西。從云云。按書此言。觀之可見。湯所未征之國。則民望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云云。故書又曰。
 後我后。后来其蘇。則其望之切而悅之至也。何如後。國約按蔡
 傳。湯師之未加者。則怨其未。曰。何湯後。予其所在。伐者。則妻
 妾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来我其復生乎。明作兩義。故此節斷
 當於雲霓句一畫上已舉書文而申言之。下將舉書文而先釋
 之也。以已意夾說在書內。又引經一體。連說謂後我二句。總在
 民望民悅。非是此二句。只証民悅。蔡林曰。信字極妙。須是此
 心正大。光明。為天下除殘。無一貪利之心。天下信得我。湯方得
 時雨之降。天下畏我之強。與動天下之兵。只是素信齊不遇耳。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餽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卷之六

燕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
 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
 之兵也。（累力）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
 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
 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
 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梁引）燕民之望
 不歸至與燕而市者不止。一段相較。則氣象大不作矣。各節俱重
 下。中與說若字作已。然事不可忽。作說詞。天下固畏齊之強
 也。此豈不是好畏乃何。梁之心也。此自平素言不行仁政。在後
 父兄等事。見出固地。係累則齊王當勝燕時。只當許平。不

子之不當取其國如此。則不但行仁政。不是連倍地已不是
 了。仗義引則使齊王若用上章之言。則燕或竟可現。是其不是
 為只在不行仁政。不在倍地。存疑從雙端而語。梁引愚謂。梁引
 是也。雖梁引亦頗辭。然吾只從其可取之說而已。或謂湯之
 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則疑雙端之說為長。曰。伐桀而有天下
 豈不是滅其國乎。以此例燕。事可也。上章曰。取之而燕民悅
 則取之矣。梁引曰。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
 動天下之兵者。言兵在天下而動之者我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
 及止也。（旄與老同）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
 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
 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

陳氏當時只是子喻子之爲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辦子喻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時只當定制定亂者取其節者而錄之如湯卜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蹂躪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了慶源輔民范氏發明孟子此意甚好蓋莫非道也而克舜之道則正道也莫非陶也而湯武之師則大討也策註又益以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一句尤爲有功於學者此萬世臣子事君之大法也新安陳氏此是爲齊畫一策如此區區舉無所利於燕庶幾湯誅君弔民非當天下之爲則可遂止諸侯之兵矣關別既勦天下之兵了而爲之計則須是吾君而決若只施仁政亦無及蓋晚矣若初問信地而行仁政則燕民策左諸侯亦無聲可乘○施與老同九十七日孝閑王速出金幣是爲齊王畫策正答其何以待之之策國諸國速字最重看字與速字相應見得稍緩則無及矣國諸國通節以置君一何爲主流無國曰行之之策只有置君而去一若然昔日行之則時雨之而今日行之則風雨之策相去千萬矣

聖
書院藏

通事以行仁政爲主。湯以七十里而致王者。惟能行仁政也。王之以千里而畏人者。惟不能行仁政也。王遽出令。餒乃是救急之着。因王以何以特之爲問。故特爲陳止兵之策。然齊王果能從孟子言。亦決無後來失國之事矣。見龍記。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

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長上聲下同

閔闕聲也。穆公鄰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謂不誅則後日將習此流風。說約謂今日無以懲有司。當兼用仁恩。國人君欲得民一時之死力。當恤民平日之生命。鄉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積慢下之事。蓋公不答已而告民。孟子御由有司推到君身上。其探本之論。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

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君無尤焉幾上聲
夫音扶

轉餓餒輾轉而死也。充痛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案引凶年凡疾

疾之類皆是。僕族只是歲不熟。困窮有司莫以告者。不若君發倉廩府庫以賑其民也。上慢而政下上慢事而殘害下民也。上兼君有司說君之倉庫實。府庫充。君之慢也有司莫以告。有司之慢也。請出爾反爾。重怨。還不必兼。魯國勉強反有司。即所以反乎君。有司者。君之有司也。此意亦須說不然。只反得有司。云爾。兩節照看。即見出爾反爾之意。穆公方說死者三十三人。孟子便說民死於饑荒者不知幾千人。穆公方說疾病長生而不救。孟子便說有司莫以告。正是出爾反爾處。○君之居三

墨
書院藏本

字要君公只曉得有司是自家防不知民也是君的職物兩莫字正對故日出爾反爾屈武曹曰屈勉錄謂上慢殘下君有司平說不必側重有司愚則謂豈但不要側重有司抑且卽當側重在君邊蓋有司所以莫告者皆是君不仁而求富之故也此處卽如此側重君說則與下節尤相銓對矣屈勉錄謂反有司卽所以反君勉甚○上慢註云上謂君及有司也則中節本兼君說再以下節註中所謂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朱而不知恤民觀之則中節自須側在君一邊方得題目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難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欲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夏書立子之義篇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歛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饑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

舊院藏本

滕國名西晉地理志滕國金氏滕姬姓之國在今徐州北一百九
十里滕縣各滕城尚在○問於齊楚是時楚地東得彭
城而齊自濟鄒以南至楚則滕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徐
彊曰兼事不能不事不可因其事以自結而脩好則得免於事
之者之伐因其強以自庇而求援則得免於不事者
之伐交公之謀專恃人也故孟子教以自守之策

舊院藏本

城池地利也民弗去人也。後致死而守義以倡之。此守國之正法也。案引此數章意實相承。初因文公問而告以死守。後因其問又告以太王之遷及其又問也。則合死守遷都而講其自擇。蓋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愚嘗疑智者爲能以小事大而保其國。今滕文公欲事齊楚而孟子乃曰是誠非吾所能及。何與。蓋以小事人文公自能之。不待教也。但文公全欲憑大國之援以俛侍旦夕之無事。而不知有自固之義。故孟子特以所建者歲之南。卽曰與其望二國。矜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孟子曰。自強立國。然給到道理十全處。齊楚濫常事他。當以鄭子產爲法。○効死而民弗去。此處還未是說到破國處。正是所要立國也。然國君死社稷必不得已。亦須死了。○眞疑是謀非吾所能及也。是說乃僥倖苟免之策。不足言耳。非自謙短於謀也。四書原與民守之。是未有事時。君率其民共守此城池。至當黎故君先致死以守。民亦爲之死。守而弗去。後合註死守蓋難。平日須有周結之仁。聯絡已久。民心方不散。到臨難時。必須以求義相激發。如張許率民樹哭。有背城一戰之決。纔有轉危爲安。發禍爲福之理。存勿齊曰。則是可爲只說個理之所可爲者在。是非閑事之。無濟聖賢於事變之際。只論是非不復論利害。國

仍在我們不在民也

效死勿去是謀國之正策此有國者所以當守義而愛民也須與下章參看陳國禍小無可遷處故只宜以此策爲固守之計下章引太王以明其非得已正恐非滕所能行耳見龍記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己而恐也

薛任姓之國。奚仲仲虺之後。國當齊地。余向主孟子之勝與文公言當在赧王元二年間。丁未戊申間。時薛滅已久。非至是齊始取其地而滅之也。或謂曰。易後乎爾。余曰。六國表出齊世家。孟嘗君傳並云。昭王三年。庚子。封出嬰於薛。賁。孟。王四十入年。時薛不滅。無由以薛封靖郭君。嬰不封。無由薛城中有靖郭君家。此事宜至易明。或者曰。奈此文公恐何。余曰。薛滅已八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外惠王下

書院藏本

九年齊方於此築城。戰國策韋蒨郭君將塹萬矣。以客海大魚之謀。乃築城薛。何妨主是復欲城。且將之爲辭。事未定也。孟獻子城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文公焉得而不恐懼。余獨考薛之祖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自茲受封。歷百及周。享國千九百年。傳世六十四葉。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而忽先卜正而不祀。哀哉。莊武曹曰。金仁山云。薛任姓之國。奚仲居之。後今徐州滕城薛城仲厓城皆相近。仲厓城卽薛舊城也。是時已爲齊地。封郭郭君矣。愚謂此條宜全載。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

取之不得已也
邇與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說見下篇

自后稷生於邠邠姜源之國后稷母家夏后氏衰失其官而棄
戎狄公劉后稷曾孫也復遷邠詩篤公劉卽遷邠之事又九世
而太王去邠遷岐邠所官是也沮漆在邠地二水東流亦渭
周岐山東入渭雒在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山至岐下當葭林

水之渰耳。蓋公劉皇洞及萬言和邑之水也。繇之自土山。崇舉境內之水也。以此觀之。則不得以率西水誦爲沮漆也。明矣。皇矣詩云。度其鮮原。帑岐之陽。太王已遷在岐山。而文王又遷在岐山之南。後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鎡。在豐水南。故周自后稷居邰。不甯。奔戎狄公劉居邠。太王邑岐。文王邑鄆。又遷豐。武王居鎡。故羣書百考。有自搜至武七遷之圖。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

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爲善而已矣
夫音扶 爐上聲

創造也。純緒也。言能爲善則如犬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

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

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

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

五集訂大全

上番 梁惠王丁

書院藏本

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孟子言成功則天福爲善而已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乃爲太王遼秋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舊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南軒張氏所謂爲善循天理而不爲己私也爲善者初不期後世之有王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開久大之基爲其可繼者而已而不必其成功也若有期於成功之意則欲速而見利私意一生無復可繼之實矣明湖氏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僥倖大凡僥倖者不爲天理之所爲爲而徒觀夫意外之得者也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我者此章是勉強爲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天者關明太王之爲善起狄遷都以存其宗社保其人民不忍爲民以與敵爭而積功累仁以有待於後此是太王之爲善處孟子欲文公強爲善者意蓋亦欲其如此○君子制事垂統爲可繼似亦就還國圖存上說○凡如彼何哉乃是捐糜文公說所闕奇爲善至爲可繼是此說道理南軒太王在其內○雖當時雖是遷無所之然春秋書起於去其國亦是偏於豈圖而去無已亦出於此耳關統君子創業垂統只求可繼

書院藏本

燭照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冷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南解張氏大王之言。忠厚不迫。其還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徒也。曰二子何患乎無君。

普院藏本

云山而不公水詩明古公遇邠幸西水詩至於桐下云水而不
止於彼下將自當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數次如
岐則詩水字又與潦混無干似益贅確矣國誓釋地續雍州有
二梁山一在今韓城仰陽兩縣境書治梁及岐詩美奕梁山春
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
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郿抵岐二百五十餘
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太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達
狄患營都邑改國曰周古諸侯國名雖曰受之天子傳之祖宗
而隨在易名初不以爲嫌如唐叔虞一傳而子樊改國爲晉魏
侯營國於梁曰梁韓哀侯國於鄭曰鄭無後代所爲同家異國
之說後秦始皇幸梁山從山上見丞相申剪其梁亦此梁山也
○程泰之雍錄曰郿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郿而南一百三
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卽所謂踰梁山也山水在梁山之南循
水西上可達岐所謂率西水濟至於岐下也太王都岐在今鳳
翔府西五十里是爲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有周
城四郭譚義去鄉前如何等處論梁詩如何約束來已岐詩如何

經書事出萬方是太王之遺德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祚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公羊傳襄公六年十月二月齊侯滅萊易為不萊。萊國為重。趙氏惠襄二十五年崔子弑其君。晏子曰君民者社稷是主。臣君者社稷是安。故若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實德柱曰國君死社稷正也。封國時廉實無地可遷。只有守死一法。足以固民心。而延國祚。內行仁政。外睦鄰封。是本末兼盡之法。非不可處。究亦勢窮時。不能存活。張離封食盡而城陷。此其類也。范集登曰上節敘遷國之事。有許多委曲。意此節述效死之論。有愈新愈急之意。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要

書院藏本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國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僥倖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孟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宋臣同聲。

義字當改作經字。曰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着用經字。問孟子對滕文公二段皆是無可奈何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主好都主。不主起故如此。曰滕是必亡無可奈何者。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介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如泰山之壓卵耳。若教他相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湯文之與行在空闊之地。無人來觀他。故曰漸放。大若騰則實是難保也。吳氏君死社稷謂之義。與權似無別。故語錄欲改作經字。慶源補氏遷國以國存者。太王是也。守正而俟死者。國若死社稷是也。在文公雖有此二法。故併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為。經則人皆當勉也。故使文公審己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大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說約此章雖合遷國守死兩說。意在守死。蓋孟子教太王遷國有許多委曲。不忍棄之意。遷或人放死之說。前思新絕意自可見。是時滕無意地如彼者。可遷其勢不得不守死。孟子必兼言遷者。教人去死甚難。故令之自擇。注武曹曰困勉錄謂儒者多說。雖無可遷。然孟子既如此說。焉知當日無可遷處。或城池有厚薄。或形勢有便否。雖區區蓋爾。宜無別也。愚謂以滕之地勢。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本

書院藏本

思之終當以無可遷之說為尤。若謂區區最爾亦有別邑。正恐難達於彼。不能自濟也。蘇先生謂孟子既如此說。焉知當日無可遷處。雖區區最爾豈無別邑。注謂善則謂終當以無可遷之說為允。愚按君請擇於斯二者。句孟子口中原不曾撇去遷國一層。陸說似亦有見。然考滕當日形勢實無可遷。則武曹之說亦非正論。况孟子特世守一層說在後。語氣間似亦以次節為主。則說請擇二者處。似終宜界別在世守一邊。見龍記。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除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來去。乘輿君車也。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

天而果使孟子得遇也則雖無樂正子之先容有百舍之
 進而孟子終於遇也乃天而不使孟子得遇也則雖使樂
 正子既柱口稱揚威倉亦從旁推許而孟子亦安能遇哉或
 行或尼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彼倉亦然受天之舉策役使
 而不自知耳孔子告景伯曰公伯寮其如命何告子路曰有
 命正同此意○前人云玩將見二字有許多勉勵周旋意故
 倉說得來開而入此
 論亦佳 見龍記

二下四月九日于清之

嘉興徐起元瀛奇

校字

武進呂春澤如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梁惠王下

卷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孟子大全卷之三

廣軍張允隨時齋鑒定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勿軒熊氏一章言養氣集義六章言仁政二章
 言古聖賢前二章答問之辭餘皆孟子自宜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

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其意蓋欲此桓文丑復舊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誘入人心
 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廣源輔氏此必丑初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見孟子時事觀其語意恐孟子不敢以管晏自許是全未知孟
 子也然引許猶期也謂自許也自期也○以今之道處一時而
 觀孟子猶未甚見孟子為處惟自當時言之則滿天下是治功
 利之學者若非此不以未於下臣非此不以獻於上士非此則
 全不見教於人內而父兄之所以教其子弟外而朋友之所以
 相傳授者無非是功利獨孟子一人汲汲皇皇力以堯舜之道
 孔子之教為說必欲一掃功利之蕪穢以還先王之大道此是
 何等用心何等氣力真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也故曰孟子之功
 不在禹下說教德是根本時勢是其所乘孟子之能使齊王者
 是德集反手處是時勢就就仁政上見有德然後可以論時勢
 不可以時勢德三年看真識以齊王為反手也辯上是斥霸功
 以崇王道下是明易王以時勢也范紫登曰許言期得定否乎
 字是實望不
 敢必之詞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廣源輔氏世
 妄道微聖學



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覺溺於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所以但知其國之有二子也蓋列聖賢之事關正心修德而致主於王道也即大學一節孟子所謂以齊王者實指前四節勿露出霸字方不碍管仲以其君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雖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雖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爾何曾比子於是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曾不安親先子

曾子也絕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尤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

五華纂訂大全 上五 公孫丑上 二 書院藏本

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

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

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

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蓋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

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說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

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朱子則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

底是見他微得那規模來欲采子交集大子之於管仲大其功

而小其器康簡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議

而小其器康簡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議

而小其器康簡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議

而小其器康簡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議

而小其器康簡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議

五華纂訂大全 上五 公孫丑上 三 書院藏本

九合一匡之功業也此意讀者了分明不待辨說而韓氏乃

云爾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說遇以達

桓公之為故得禽多錢氏亦云然是拘以射御之兩人也人物

亦大擊矣○功烈其實足卑只到高強住了視伊則何如○或

人初擬曾西於子路因其不敢當乃始以管仲擬之然則或人

之權衡殆亦審矣第猶未知曾西耳此人見議優於公孫丑若

丑必不以子路為優於管仲存疑夫于大管仲之功孟子則卑

之卑之者律以聖賢之法大之者取其救時之功則結兩難賢

都論人品不論事功管仲得君三句把專與久兩路相形見得

無解於功業之卑耳重功業卑句專指霸業說實註要只是不

敢忽他非謂曾子不及子路也則勉錄按註以曾西為曾子之

孫慎據經與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子子夏以詩傳中左邱明

經 175-270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言推尊門下而帶子於門下孟子以曾西之
子以百里奚之功答之蓋謂王既霸者聖賢之本心賢才起
者與亡之大事一則責諸君之臣不能致君於王道一則美
國之君能用賢者以與邦家引且並論管仲孟子以及管仲不
及晏子者承或問曾西說來其意不可說曾西不為凡我父賢
於曾西者止說我與
曾西同一源流意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

顧名也何如曰管仲以其君霸有可言矣晏子以其君顯
景公在位且五十八年諸侯莫侵侮之者其任晏子或用其
謀者彼之言而與發或用其言而寬刑或增其至或
更其宅此皆賢君所為如大谷之會能降侵侮亦庶幾知強仁
義者在當時宜其視他諸侯為獨顯也蓋亦所謂彼善於此者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四 書院藏本

與其晚年失政使陳氏得厚施於國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則
是其失處也然豈能左右之曰以兩字重看前可復許是
疑其不能此猶不足為是辨其不周則謂侯用丑意則重兩以
字看來則顯字尤重猶不足為是辨其不周則謂侯用丑意則重兩以
視之也故下文孟子說
出王字蓋倒他前顯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

反手有易也謂此是孟子自負也以言能輔佐之也以字正
承上文以其君顯顯二以字說來則顯以齊王猶
反手言顯顯之
之不足為也

曰若是則第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
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主辭下
則與平聲

蓋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繼

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
大行之然則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崩東陽許氏武王周公繼
率化而善之轉也則文王之德蓋指治岐之政九一世祚不
在不孝之類下文行連亦指仁政也且與未治及大行字意
相符不止就文王一身上說○然後大行禮武王周公說集註
云然後教化大行此大行止就周公一邊說與本文大同小異
○言以管仲不足為第子既已為矣今又言以齊王繼反手則
或轉甚也○則德教政教說大行即上治字意○書院大行就
文德治天下說不重武王周公繼則此節以文王為主武王周
公繼之德註中幾有乃有然後
等字緊相呼應與反手對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五 書院藏本

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
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
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
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新音朝

又音歷輔相之相去
聲猶方之與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
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變掌
舊臣舊臣舊臣是說在下底流風之化善政之事是說在上底
陳蔡史氏孟子謂商末代有賢聖之君已自難變又加之武丁
中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衰況紂去武丁未遠難以諸賢大輔故
雖暴虐亦未遽至於亡所以文王興起之難耳上言天下歸殷

五華集訂大卷

上孟公孫丑上

六 舊院藏本

齊人下言封去武丁未久是言其盛久而衰未久人上言久則難
 後失皆以言明文王不足法也文王所遺之時勢難耳由湯至
 武丁至故久而後失之也此言其時之難尺地莫非其有
 民莫非其臣至是以難也言勢之難○是以難也此句只帶
 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不教承上文上文自有故久而後失之
 一句在了一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其教化之南習民心者厚惠
 澤之固結民心者深故繼之日天下歸殷云云○問周自太王
 時商道衰則日強大何文王猶方百里起耶門是時太王王
 季豈盛商運衰微德王制猶未改只仍舊百里之國太王王
 季豈非扶君無已而并吞鄰國以自封疆者其所謂強大者只
 是國勢內實而外有可畏不易敵之勢耳文王猶方百里起之
 自無可疑○然則德教以起則法度言澤之在上者○德子
 仲比干箕子並貴戚之卿屬是異姓之卿四裔歸德又德
 本紀自武丁至紂凡九世茲云七世者得毋以紂為祖武丁
 為庚丁為庚辛之命并兄弟於一世子然則國祚何以益壽耶

五華集訂大卷

上孟公孫丑上

七 舊院藏本

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
 然也知音智
 鐵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蓋鐵基大鑄也○鐵基有知慧
 如待時以種田者○今時則易然也○此時字又該時勢○鐵基不
 以齊王鐵基手者○亦以今時之時勢則易然也○說絕夫德者王
 天下之本也○作事之以知慧力田之以鐵基豈非本也○而齊人
 乃有得時乘勢之說何哉蓋為有知慧有鐵基者言也○若無知
 慧無鐵基雖有時勢何益哉○故而又把德之流行說出來○張
 一曰足智有善謀○德者下愚無以違○德者下愚無以違○德者
 乘高而逐風○風日未移而舟內非爭其智得也○而乎其
 持權也○德者而往○德者而往○德者而往○德者而往○德者而往
 而賢其達年也○德大士曰○勢之所始○智者用之○而所乘之材厚
 固易以成功○愚者用之○而所乘之材薄亦足以教敗○陳臥子曰
 本初之失在不迎○天不迎○天不迎○天不迎○天不迎○天不迎
 關中此乘勢之說也○此無英傑雄謀與語此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
 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
 而王莫之能禦也○齊與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
 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居民稠

也。遺傳。唐氏王制。四海之內。為九州。州方千里。而王畿居其
一。是亦井田之制。變。漢氏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
男。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聚則兵強。故富且強。所以舉事
易。次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舉。引。地不改。辟。矣。言地已闢。而
不待再辟。矣。凡改者。皆是更闢之辭。如收。卜。改。築。收。日。之。類。
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言。以。此。之。勢。行。仁。而。王。易。也。與。下。條
饒。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相。對。而。地。不。改。辟。二。句。言。土。地。儘
開。闢。了。不。待。再。開。闢。人。民。儘。聚。集。了。不。待。再。聚。集。言。勢。足。以。有
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踰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
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
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饑渴之甚。不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八 書院藏本

行其美也。而無其勢。不足以致王。有其勢而無其時。亦不可
以致王。言。此。時。而。施。仁。政。不。待。深。仁。厚。澤。而。民。快。於。心。猶。飢
渴。之。人。易。為。飲。食。而。人。適。於。口。也。就。義。且。字。緊。連。上。節。末。蓋。有
連。勢。又。遇。者。這。般。時。所。以。不。待。深。仁。厚。澤。而。即。可。以。致。王。無
者。二。句。正。形。容。德。性。底。充。景。夏。子。曰。天。下。嚮。嚮。新。主。之。資。也。即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意。此
置郵也。郵。即。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變。漢。氏
即。應。前。而。文。王。之。德。德。字。蓋。德。是。本。全。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
後。可。以。乘。勢。有。德。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
之。漢。氏。陳。氏。如。漢。五。里。一。置。左。傳。楚。子。乘。引。會。師。軍。陽。陽。氏。先
言。焉。通。曰。置。步。通。曰。郵。漢。西。域。傳。因。勢。置。以。開。師。古。曰。即。今。果
焉。也。黃。霸。傳。郵。字。師。古。曰。書。合。謂。停。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驛
焉。也。且。孔。子。有。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蓋。其。誠。於。此。而

勢於彼。不待疾之而自速也。此有感而彼即應。不待行之而自
至也。夫德行之速。本不假於時勢之易。况加以當時之時勢。固
萬乘之勢。則德行之速。本不假於時勢之易。况加以當時之時勢。固
及民者。言老幼功天下。可運於掌上也。國。邦。之。流。行。指。德。澤
漢。書。註。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馬。之。傳。車。其。後。單。置。驛。思。古
驛。時。余。因。悟。集。註。置。驛。也。驛。字。上。關。若。今。之。三。字。然。總。不。若。用
字。皆。曰。馬。通。曰。置。步。通。曰。郵。馬。通。指。驛。車。之。馬。非。從。馬。也。又。郵
驛。也。九。非。與。古。黃。霸。列。傳。郵。字。注。云。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
如。今。之。驛。館。矣。字。皆。明。字。下。曰。驛。傳。通。馬。余。謂。或。可。當。置。字。註
耳。國。語。註。曰。孔。子。此。言。自。不。關。時。勢。說。車。說。德。之。行。速。如。此。正
子。前。言。言。時。勢。之。易。此。引。孔。子。之。言。又。見。德。行。本。易。故。下。文。結
語。謂。年。半。功。於。方。兼。時。勢。說。見。不。必。有。文。王。之。德。而。王。可。反。手
也。說。約。曰。則。文。王。不。足。以。與。若。曰。文。王。何。可。當。也。皆。指。其。德
而。言。大。段。謂。此。須。兼。時。勢。說。亦。向。好。以。起。下
仁。政。得。時。勢。則。反。手。可。必。之。意。仁。政。即。德。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九 書院藏本

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
而德行之速也。變。漢。氏。陳。氏。問。孟。子。既。卑。管。仲。使。孟。子。當。管。仲。之。時
其。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循。王。度。管。仲。不。過。假。周。之。名。以
蓋。其。權。諸。侯。之。實。其。所。為。實。文。武。之。罪。人。也。王。伯。之。分。只。在。其
僑。孔。子。作。春秋。亦。不。過。假。諸。侯。之。名。而。實。周。制。而已。新。漢。陳。氏
近。世。論。管。仲。孟。子。只。及。管。仲。不。及。晏。嬰。晏。嬰。之。事。功。又。在。管。仲。之。下
不。必。言。也。晏。子。事。景。公。政。在。陳。氏。晏。未。嘗。當。齊。政。也。晏。才。不。及
管。仲。其。人。稍。正。於。管。仲。其。人。無。可。議。其。事。無。可。言。孟。子。所。以。置。晏
不。再。而。專。及。管。仲。存。疑。當。今。之。時。指。上。兩。時。字。說。易。王。之。時。也
萬。乘。之。國。指。晏。後。殷。周。之。盛。德。說。易。王。之。勢。也。古。之。人。指。文。王
功。必。倍。之。之。亦。指。文。王。惟。此。時。為。然。此。時。包。時。勢。在。內。即。上。今。時
則。易。然。之。時。字。四。書。講。義。末。節。中。辨。齊。王。反。手。即。是。解。明。文。王
足。法。古。之。人。三。字。乃。有。開。目。是。總。結。齊。王。反。手。之。易。與。文。王
百。年。之。聲。古。人。指。文。王。也。泛。論。便。不。假。兩。句。只。是。一。箇。易。字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士 書院藏本

士，
書院藏本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五華集訂大全

二孟 公孫丑上

三 齊院藏本

三
齊悅藏本

五華集訂大全

上五 公孫丑上

孟

書院藏本

刺禍夫而知之也。以必勝爲主。亦以其言而知之。惟其心以必勝人爲主。故無有尊貴視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挫。必反之。雖一錢之微。亦必反。不專謂諸侯。於弱竟博萬乘。皆然。然則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其辱者。亦必報於其辱者之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者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也。至其當時道理。不惟有志之士。愈世之委靡卑鄙。欲學剛方。不得其道。於是認血氣之剛爲義理之剛。或在以勝處學。或在無懼處學。自以一家玩養字。見二子志。句。亦不引要之。此等人若遇真主。亦自當垂青。與氣安能無畏。寧不見李密之見秦王。世民乎。況以道德爲威者。黃蓋萬古不動心者。只有孔孟一。道如北宮黝孟施舍。雖能以血氣強之。於一時。然無道義以爲主。張定力則豈能終無所動哉。我以氣凌人。人亦得以氣勝我。我以力加人。人亦得以力制我。我雖道義之重。自能使王公失其貴。貴者失其勇。外此無他術也。虞莊北宮黝節一步。進一步。看其合。註要。使爲他必勝。蓋清操目。述非勝不捷。不捷。是必勝處受挫。不刺非勝。不受必刺。便是必勝處受挫。不反非勝。必反。便是必勝處受挫。視則萬乘若一。則禍夫亦非此時就禍了。只是意在必勝處。之若無難耳。須看一。視字。此正

五華集訂大全

上五 公孫丑上

孟

書院藏本

乘之若至反之。是我必可加於彼之意。此不可從。蓋不受內已。有我加於彼之意也。蓋然漢國世亦有勝人而不能必勝之。不捷。目之不達。與風神於卑而居於尊。此行於大。而必於小。皆不可言。必勝。遂投。翻。難。皆。事。焉。語。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
孟姓。施發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應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宋。田。量。力。應。勝。是。畏。三。軍。者。其而已。問。施。發。聲。曰。此。古。注。說。後。而。只。稱。舍。可。見。問。有。何。制。勇。按。曰。如。孟。之。反。舟。之。操。尹。公。之。他。之。類。最。顯。韓。氏。註。云。舍。蓋。力。戰。之。士。亦。以。其。言。而。知。之。也。惟。其。心。以。無。懼。爲。主。故。不。問。其。能。之。衆。寡。我。之。勝。否。而。進。戰。也。則。安。陳。氏。對。舍。本。以。心。有。主。意。能。不。動。一。則。主。於。必。勝。一。則。主。於。無。懼。蓋。是。粗。猛。之。不。動。心。孟。子。此。處。且。數。衍。知。說。陳。氏。對。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貴。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則。舍。豈。能。爲。必。勝。哉。二。句。是。舍。自。言。不。是。孟。子。言。吳。因。之。曰。此。節。是。想。像。他。無。懼。爲。主。而。代。爲。口。說。如。此。此。兩。節。舉。對。舍。不。動。心。之。道。引。到。曾。子。上。去。不。重。對。舍。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
勤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防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朱子問子夏篤信聖人。曰。這雖無事實。但看他言語。如此。其要也。日知所亡。月無忘所施。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看此處。

書院藏本

晉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
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書院藏本

經 175—277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上
公孫丑上

大

書院藏本

以答得亦周匝然就前後看活脈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
一節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思足○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
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
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源輔氏論舍之氣象雖大畧有似於曾子然舍之所守不過是
一身之血氣固未嘗反之於心以自顧其直與不直也其視曾
子之自反以縮不縮爲勇怯則其所守之要非舍之所能知所
可比也反身謂自反疏理謂直雙溪饒氏或問孟子之不動心
如何原於曾子曰浩然之氣便是大勇以直養便是自反而縮
行有不慊於心則慊便是自反而不縮陳陽詩氏章首至守約
爲第一節彙引不是以氣字對約字言舍所守雖約終是氣耳
其守約又不如曾子也○以舍視黝則舍爲守約以曾子視舍
則曾子爲守約故皆謂之守約四書講義須知氣字是實字約
是虛字惟見虛字故將舍與黝較則約在舍將曾子與舍較則
約又在曾子若作實字看則曾子與孟施舍品類不同烏得同
相守約且一人之身而忽予忽奪亦有不可通者矣袁家山曰
取必於理者我勝負於兩忘取必於氣者唯恐勝負之差至而
排之也理之所在強弱爲之俱天氣之所在惟恐強弱之相形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左

書院藏本

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同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謂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含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達謂年。未四十。孟子既謂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儘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子書院藏本

之所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本從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則次之入則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為志也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宋下告子之意以為於言而不足以致動者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駁蓋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得於心之驗也告子以去守固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所有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視以下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亦未為盡善也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復善於此而已至於言則雖發於口而實出於心內有善而隱隱之病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子書院藏本

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且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能知言又能養氣且血脈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該淫邪通之辭方為有下落也問志至氣次此是說志氣之大小抑志氣之先後曰也不然氣亦次後也不足以大小只是一箇緩急的意思思志雖為至然氣亦次後也志所爭亦不多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培養豈要持志又須無暴其氣持其志養其氣二者工夫不可偏廢以氣一則動志一則動氣觀之則見交相培養之理矣宋下告子既無此志之先與下面浩然之氣兩箇氣字大意似同而結後處處是似有異前面氣字若專主形骸外者皆後面氣字若專主發於內者皆曰氣無二義但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謂體之先者泛言之耳然亦非外此而別有浩然之氣也固謂體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氣固有時而動其心然心之不正未始皆氣使之大抵心是本氣是末故程子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然則達於外此不得於心勿求諸氣所以為善於本而後求諸氣之可也猶言內為可也心有知而氣無如雲云氣一則動志然大抵是氣體心動故以志為氣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三

書院藏本

上用功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向濂溪氏告子勿求於心。與孟子持其志相反。告子勿求於氣。與孟子無異。其氣相反。此告子不動心之迷。與孟子自然不動心者相反。故曰持其志。志者氣不可分先後。持志便要養氣。養氣則引五間是兩平。孟子只這告子之不動心者而論。斷之亦就見得。亡之所以不動心者也。○註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迷也。愚謂告子實未嘗不動心。何以言之。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便是動心。了也。故曰其然無覺。惴然不顧而已。然其心終必有不安者。不動心豈有兩種道理。耶。如此言。則孟舍各有其土。而皆能不動。然主非其土。恐皆不免於中。之動。鳴呼。微矣。○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等皆氣之寓也。一惟心所運。非志為氣帥。乎。目之視人。但知為目之視。而不知其所以視者。心實使之也。耳之聽人。但知為耳之聽。而不知其所以聽者。心實使之也。○氣體之完也。氣自是氣。體有是體。手足是體。是體氣則行乎體之中。體無氣則肢而不動。是體動矣。故曰氣體之充也。○至字與次字對。猶云第一件也。○失志氣之帥也。至無異其氣。全是彼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說。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句已斷。以為不可了。故不復論。○註謂愈於本而後其末。失於外而遺其內。內外本末交相培養。○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三

書院藏本

不免於愚氣。蓋勿求則氣失。氣失則志不持。志之全。○向濂溪氏告子勿求於心。與孟子持其志相反。告子勿求於氣。與孟子無異。其氣相反。此告子不動心之迷。與孟子自然不動心者相反。故曰持其志。志者氣不可分先後。持志便要養氣。養氣則引五間是兩平。孟子只這告子之不動心者而論。斷之亦就見得。亡之所以不動心者也。○註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迷也。愚謂告子實未嘗不動心。何以言之。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便是動心。了也。故曰其然無覺。惴然不顧而已。然其心終必有不安者。不動心豈有兩種道理。耶。如此言。則孟舍各有其土。而皆能不動。然主非其土。恐皆不免於中。之動。鳴呼。微矣。○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等皆氣之寓也。一惟心所運。非志為氣帥。乎。目之視人。但知為目之視。而不知其所以視者。心實使之也。耳之聽人。但知為耳之聽。而不知其所以聽者。心實使之也。○氣體之完也。氣自是氣。體有是體。手足是體。是體氣則行乎體之中。體無氣則肢而不動。是體動矣。故曰氣體之充也。○至字與次字對。猶云第一件也。○失志氣之帥也。至無異其氣。全是彼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說。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句已斷。以為不可了。故不復論。○註謂愈於本而後其末。失於外而遺其內。內外本末交相培養。○

尚也後而直養其義等項此猶未可直透蓋李仲建曰告子
 日不得則其氣必先耗而後其志有耗則其氣亦耗矣夫
 氣有明焉其氣者夫正其志則其氣自正矣夫正其志則
 口言身動之間故曰出此失其理也大全指其理只將浩然之
 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二句義在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下其
 辨別兩箇氣字要緊處反則去可怪也。按不得其言固是在
 已之言然朱子又謂此是告子問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
 讀者自註云今按問他人之言之說與集註異愚謂此亦可。
 朱子答林子玉書云孟子正謂在已者失之於言耳然言為心
 聲則在已者如如此也則信乎可以兼說也。志只是心之
 所之心與志非有二也註謂告子固守其心語則謂告子堅持
 其心則告子之不動心固即告子之持其志也但理有未明
 有未真而真然則未可謂之持志也。蒙引云夫志氣之
 也。心之全在彼彼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說其不得於言勿
 於心二句已斷以為不可不復論此乃正解然黃氏拘泥
 曰告子勿求於心與孟子持其志相反告子勿求於氣與孟子
 無其氣相反此雖非其理然其說亦未可無礙於義也
 曰告子不得於心不是他已知持志了但不知無暴其氣也聖
 賢之持志是使以直內告子之不得於心但力執其心而不求
 助於氣只是硬把住在這裏與持志相似而不同勿求於氣
 更是其氣之暴而不防之於外矣論內外交養也已決了外
 半邊論內之養他又不知教以直內學問則謂曰子中所
 以應乎外志固當持制乎外所以養乎中氣所以當養。蓋
 謂告子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便是動心了余謂孟子未知言以
 前亦有不得於言之時方養氣之初亦有不得於心之時但
 其不得而益加精養其義之功所以至於無有不得而心不動
 也告子之病原在勿求上無於不得上責備他。求於心求言
 之理於心也求於氣求心之助於氣也脫去二於字單說求心
 求氣不得。只此一箇氣不以道義養之強者必至於粗暴
 者必至於衰耗粗暴也衰耗也然粗暴只是氣不正氣
 未有不衰耗者故後只言復可見謂復曰志字承勿求心說
 氣字承勿求氣說夫志以下分承兩段而通貫主為是蒙引
 非氣動二句言志氣之功則志至二句定志氣之等級特志二
 句推志氣之工夫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
 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驟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
 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驟顛顛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
 向專一則氣因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
 顛顛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
 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程子告子
 勿求於心蓋不知養在內也志神氣也持定其志無暴亂其
 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為多且若志
 專在是神豈不專氣專在是神豈不專志故說者趨者反動
 其心策子為告子將來說得太低了故說志最緊要氣亦不可
 殺故曰志至氣次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即是心
 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
 志外別有箇養心如意若當奮也須當奮也須當奮也須當奮
 持志若奮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暴了志即
 反為所動顛顛是氣也他心本不曾動只忽然一跌氣便一
 暴則其心便動了。問顛顛反動其心若志養得堅定雖顛顛
 亦不能動得不口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曰顛顛多過於卒然
 不虞之際所以易得動心曰是。問在車間和聲行鳴佩玉皆
 所以養其氣今既無此不知如何為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
 是暴其氣學養事而約莫教過當便是養氣之道志動氣
 是源頭高者下流亦高也氣動志者卻是下流塞而不流反高
 了上面也。問程氏遺書云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外
 焉云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二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
 學學者同聽之而所記各有淺深類多如此志一動則動氣氣
 一動則動志此言未說動氣動志而先言志動氣動反添一動
 字了因不若後一說所記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則可動氣而
 氣專一則亦可動志也。問持志養氣之為交養何也曰持志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无

書院藏本

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
 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宋子知言便是窮理不
 資得氣。須道義一著處得是。其氣方充大。孟子論浩然之
 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
 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
 理。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如是知得此理。告子便不
 以義為外。浩然之氣乃自生。如是知得此理。告子便不
 惜治義則俯仰並無愧怍。放其氣自然盛大流行。孟子之不
 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
 勇之將。勝敵之形。得失之算。利害之計。皆於胸中。而無毫
 毫之動。此所謂無前無後。無所不為。此所謂不動心。正猶勇夫
 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持身以赴敵
 勝敵之勢。又無所畏。此所謂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持身以
 其不為人所撓。若待幸而已。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然以孟
 子此率之言。反覆求之。未幾亦可見矣。先引告子之言。以破本
 於前。後言已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
 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
 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
 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
 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蓋濶人只將當看做外面。且
 如對人說話。人說許多自家對他便是。自家已事如何。說是外
 面事。便源頭底盛大言其體流行。其用。其地。其氣。小人則便非氣之
 本。便幾覺其則便非氣之本。用氣。即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
 滿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自是浩然由失其養。故破之而不充。
 乎體。註疑懼二字。以應此章第一節注文。疑惑恐懼四字也。
 道體也。養用也。言道義以該體用也。知言則於道義先極無
 一毫來。則以理應之。夫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親貼得
 起。勇猛果決而不游移。夫復何懼之有。孟子能知人言之是
 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為外。而不復考。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
 以氣為末。而不知求。此所謂正相反也。其不動心者。不愛是理。
 把定其心。與冥然都無知覺。於一切事皆漠然與之。好格而不
 顯耳。亦豈能終不動哉。然其所以能不動者。亦幸而已。復案
 孟子志言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實工夫。下文必有與

五華集詩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无

齊民要術

萬而勿正以下御是說養氣後工夫處○浩然之氣即達德中
之勇不動心即是勇○不懼濫一傳知言即是智者不惑○
胡氏語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但論語爲初學言故註但曰言
之得矣可以知人之邪正孟子則自言也故集註釋之比論
九詳且重論語之知言爲知人之端入德之事孟子之知言爲
養氣之本成德之事○兼句言復其初者凡三論謂謂人之性
其初本善學者當明者以復其初大學謂人之心其初本自
明學者當明之以復其初此非學以復其初此性之初者未
能復此氣之初也故孟子養氣先之以知言○章首公孫丑問
動心註以爲有恐懼疑感先懼而後疑者懼者心之動疑者心
之所由以動也恐懼二字於動字聲切而疑感二字已蓋知言
之意此詳釋知言養氣二句故先疑而後懼○胡氏蓋心是
知蓋知性是物格盛大是體流行是用○其然無覺不能知言
覺然不顯不能養氣○其然無覺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能知
其是也惛然不顯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能養氣是也○新安
因其然無覺則不能無疑惛然不顯非真能無懼也東陽許氏
神也則盡心知性萬理炯然何所疑然養氣則動皆合義過事

五華集詩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充 書院藏本

開行何有畏怯二者既全何能動心○陳引知言則知也養氣則
行也知言浩然成功○其用功則在精義集義上○說此簡
以不動心爲獨知言養氣爲目若顧子而失母即非○四書
知言則知之明養氣則行之勇知明處當心自然不動聖賢
夫盡不外知行知先行後序必如此若謂知行合一不分先後
則孟子此二句難免支離且良知二字發自孟子而孟子自言
其知卻貼言字言者人言也即讀書窮理之說也孟子既知有
其知乃反舍其內而求之外何耶及言養氣則又云集義者
事事積聚之謂若執子良知則良知即義又何用集若以良知
爲義則義又在外耶○到不問而後求已是補救末善况勿求
子知言養氣是不得前一步工夫與告子之所謂求本於不得
告子只強制於臨時孟子惟培養於平日此自然不至於不得
而心之所由不動也○同勉錄接葉引云以志對氣則持志與無
暴其氣爲二事相交養以知言對養氣則養氣內自有敬以持
志者在愚陳知言養氣內皆有持志者在不必專在養氣內養
氏開持志工夫簡而易明故不復更言極是○陳曰陳氏以
知言爲知者不惑浩然之氣爲勇者不懼愚謂浩然由於集義
所關仁者必有勇實集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字安屬四聖賢字

三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經 175-284

音院藏本

爲矣。程子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率氣在志。養氣在直。內有私意。則無不義。則浩然朱子道義別而言。則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即吾心之能。隨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道是舉統體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畜慈子。當孝。

書院藏本

如古人陸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馬賊。敢去狗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又是他識道理。故能如此。○氣配道義有此氣。道義便做得有力。人之氣。當於平時存養有素。故遇事之際。以氣助其道義而行之。配合也。助也。若於氣上存養有所不足。遇事之際。便有十分道理。亦畏怯而不敢爲。朱子說。德上既言其爲氣也。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假然矣。來喻以爲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卽氣爲之假。則孟子於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面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虞源輔氏註首句。意本於李先生曰。配是稷。貼起來。朱子謂稷貼二字。說配字極親切。道義是虛底物。木自孤單。得這氣。稷貼起來。便張大無所不達。今人做事。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只是一箇衰窳底人。李先生又曰。氣與道義一滾出來。朱子謂一滾出來。說得道理好。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滾發出。來故朱子用此意。而就配字說出。合而有助句。蓋已極於精切矣。變宰饒氏合而有助。譬如妻之配夫。以此合彼。而有助於彼者也。蓋理氣不相離。氣以理爲主理。以氣爲輔。大凡人不能爲善。爲是無那氣來調。

貼有那氣來觀貼起做定是有有力雲峯胡氏所謂合即延至
所謂一淡出來之意所謂助即延平所謂理貼起來之意也
按陳氏疑釋疑釋四字仍應前註文疑或恐釋字意釋抑恐釋
也氣則不是以直養而無客塞予天地之間之後方能為義與
道此本是時事上節只言浩氣下節以氣對道義而言○以
人心對天理說自人心之裁制曰義自天理之自然曰道猶云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天人一也因是天理之自然故人心之義
制無不然而者○配義與道正是說他不動心處上節直養無害
正是說他善養浩然之氣處善養浩然之氣則自然不動心
故註曰養氣則有以配乎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也然其
實不是今日善養浩然之氣明日方能不動心○大註不免於
疑懼而不足以有為字貼在微字下○兩疑配義與道是就直養
無害說來故註曰人能養成此氣則浩然盛大流行之義至
大至剛之一言足以盡浩然之體段蓋天地即至大至剛者之
復其初配道義則養成之功而益足以見其為剛且大也○
此體段功用意亦相承配道義在直養無害之後○兩疑配義
與道是言氣之作用處氣養到復了塞予天地本體遇者當為底
事便配道義發出來便是無天地之氣則不能配道義而便

豈未見語類原本已先引程子是說耶○語類又謂如攻富
子富字是義所以孝慈是道此乃是以當然者為義所以然者
為道恐不如引程子二語分貼之為妥夫所以然者為義所以然者
當然者亦是道語類所謂道者人事當然之理是也更有合之集
註所云道者天理之自然蓋在物為理有自然有當然有所以
當然者所謂道也義則因其自然而處之也因其當然者
而處之也因其所以當然者而處之也如此分貼道義三字
子明矣○道者在物為理也處物之義足以包之所以下文止
言義而不言道雙舉謂體上無微工夫盡故只說義非是○
與字只是助語詞○呂氏謂與字最宜玩譯也○大仙曰天地之
間無非氣也無非義也無非道也惟其有塞天地之本體然後
有配道義之實功惟其有配道義之實功然後有塞天地之分
是季高雲曰惟其一淡出來所以能配得起若道義自道義
氣自氣已成兩箇事物終是有離時如何不有假時兩時俱
合而有功合是氣與道義不分精粗助是順應有用合雖即
助然非合何以能助譬如一校兵必得那一校兵未合入營
內方賴他幫襯發放故合是上指事助是下指事事合不見
配字用處卓言助亦不見配字所以用處故連舉在道義
不能生氣故下文世言集義與字最宜玩譯謂一事合義行
將主亦可謂之配義然於全體之道有未配焉終非養成治然
之氣而可以塞天地者一以義為切道為一以道為大義為
小不知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一體一用何何何何何何何何
可分乎此皆過泥與字而不得其解者也率性之謂道如境村
就我不在外道豈在外乎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千條萬緒
用各不同義止一事道不徑指全體註但以天理之自然為說
所謂在物為理是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又曰助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晉
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反常直是以無所愧作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
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愉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
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
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
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
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孟子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事上
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心體察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
○以直養是自然之氣不是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掩襲浩然之
氣也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變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襲
與生字對其意若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後取
之於外云爾○生字正與取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在外
面取來○義氣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氣然無生底
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
所生一句上只是作件合宜無一事不求理心下便不足○問
智中仰不愧俯不慊有些子不台道理心下便不足○問配
義與道是氣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自集義而生
曰初下工夫時集義然後生浩然之氣已養成又卻助他道
處而行之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博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博
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告子直是將義屏
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語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
義外工夫夫某日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卻
是告子外義細絲義者宜也凡日用所為所行一合於宜今日
合宜明日合宜集得宜多自覺胸中熾足無不滿意之意不然則
便矣○譬如用兵之要有義奪之意如掩人不備而攻之機
得一件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為浩然之氣可以據事而求
是之謂也○雙峯說氏論具川則道義非氣無以行論具體則氣
非道義無以生二者相資實理則道義無以行論具體則氣
與之即是有所作為以害之集註訓據字與大學清義同自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則心廣體胖不悅則餒餒字正與廣字對字相見集義以直
養之自反而論此言自反實自反不直見得孟子之
義之正自孟子所謂自反而論此言自反實自反不直見得孟子之
氣生行有不合義而心不悅則餒此言自反實自反不直見得孟子之
○二生字亦不同無是餒也此言自反實自反不直見得孟子之
生此是字正與下句非字相呼應此言自反實自反不直見得孟子之
○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擊此言自反實自反不直見得孟子之
○晉迷義者即華周杞梁死命之時因義哭亦是真心要行但
不能積果於平日而欲振作於一旦耳故與假托者不同義
兼即作行此一事上與行一二事後說義則言氣雖可以充道
義而其義之始云云此始字正對上條註義成此氣之成字
○是集義所生不聚言道饒氏曰道體義用體上無做工夫處
故只說集義蓋是也但其上云浩然之氣其體義用體上無做工夫處
此說似與義氣與道皆是就行處說故曰使其行在勇於義
○所疑憚也饒氏又云無是極也是無氣則道義行有不據於
心則無是無道義則餒餒此說尤詳二條字本同也皆謂不
充○合於義則餒於心其心慊則其氣充夫心之慊否係於義
之得失則義之非外也昭昭矣告子既外義則必不能集義矣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平 齊院藏本

無一毫愧作於心方能有此氣他雖是一件事合其氣不合
義者多矣心中原自有愧所謂雖得寬博吾不謂焉者有之如
何得有此氣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慊矣行有不慊於心則慊
正是發明非義而取意義而取意是行有不慊於心故慊
○曰行有不慊於心則慊矣其意言是義所生者非義而取
慊於心何也承上兩句而發其意言是義所生者非義而取
之也何也後生非義而取慊於心則慊矣行有不慊於心則慊
集義而後生非義而取慊於心則慊矣行有不慊於心則慊
舉世通行之解但引而玩兩條註一曰雖未必不出於道
義然其體有所不充一曰則不足於心而體有所不充則
前節依義而任人而不在道義矣氣體之充也充是飽滿之意
則段是飽滿之意道義必不受此名色○氣體之充也充是飽滿之意
充亦體之體也故連後節亦不可曰氣體只是體耳○因他
告子既不知義內則無節制其不求於氣也即使知求於氣亦爲
勸舍之守氣耳豈所謂於浩然哉○心能制氣不能以有爲
心制氣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慊矣○至大之化而爲
小此不慊之心小之也至剛之氣推而爲柔此不慊之心柔之
也○慊慊曰孟子說自己平生學力把告子養外是慊一慊正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平 齊院藏本

乃言善養者功在集義以生氣則以養氣養意已見矣陸
曰集義雖在事上說然卻教致工夫豈非希致則義不得而
集○曰夫曰既不知義又安知氣故欲辨告子之言氣不若
告子之言義正武備曰則既矣下過至我故曰告子未嘗知
義引用心之據否係於義之得失則義之非外必必於此即註
然則義豈在外哉一句意也或謂此單承行有不慊於心六字
未盡卻氣之充一義意謂氣之充係由於心之慊否故義引
以心之慊否包氣之充係在內未嘗有外也○呂氏云此節曰
則既矣以上雖有義內意然卻是我故曰以下方以意內爲
主而義以生氣之義則補在言外又云我故曰二句是推究告
子不求氣而根非辨義內外意謂則既矣以上即含義內意推
義爲內此義之所以當集此氣之生所以必由於義何得謂義
內意是實我故曰以下就告子之說明義之非外見得告子
以義爲外自不能集義以生氣此因是推究告子不審氣與
然即謂是辨義內外何妨蓋辨得義之內外明則告子之病機
方露也○吳因之謂告子未嘗知義不重斥告子之非愚謂此
章知君養氣全從告子先我不動心生出財斥告子之非愚謂此
旨何得爲此謂將之說○劉大山曰義即羞惡之良心所以爲心

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
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
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願與之有事正預
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
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要而勿
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
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閱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聖書院藏本

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
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
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
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
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公羊傳僖公三十六年夏齊人伐我
也曷以內外同若耐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而不正反戰不正
勝也註不正者不期也反復也勝捷也程子問必有事焉當用
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
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曰義莫是理否曰理在事義在心
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朱子集義是義氣之丹頭必
有事是集義之火法必有事焉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須要
把做事去敬如主敬也須把做事去求如求放心也須把做事
去求○勿正勿待也勿忘勿忘以集義為事也助長待之不至

而拔之使長也正者特期望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
待所無生等來等上律便去助長氣未至於浩然便謂已期
義工夫勿正勿助長是為論氣之本體上有一件物事不得不
主一向不放以養為主故失之○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
故事物之來自有以應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
則必出於以意有所作為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今人之
於物荷施種植之功至於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然若方體而待
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矣○養氣一事在
不助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
義的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
有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一般○聞
此氣是稟得天地底來是集義方生口本自浩然被人自少時
壞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知集義合下便修的剛勇是
如何曰此只是粗氣便是助舍之勇亦終有餘時此章須從頭
節節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以只尋湯藥說得去便了
國體事正忘助相因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但勿忘則自然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聖書院藏本

長助長則速之如揠苗者也○助長者無不畏之心而強為不
畏之形○助長謂不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也如今人未能無
懼卻強作之道我不懼未能無懼卻強作之道我不懼是助長
也○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下兩句非是覆解上兩
句此自有義添勿正是勿期必其如此勿助長是不到那地位
不可便要充去知未能集義不可便要浩然集義助長在我便有
那助長之心處於事未精必不勝任譬如十鈞之力而負千鈞
上說集註言之備矣明道先生終就持敬上說卻是養氣以前
一段事工夫雖密然恐不若且候孟子看也○聞新說此助長
者待其自充不可強使之充也此為存天理之當然而不以人
為加之然欲不忘則近於助長欲不助長則或忘之二者之關
守之為難學者多知忘之為害不知助長之為害尤甚故引
苗為喻聞苗之不長猶憂氣之未充也揠苗助長猶作其氣而
使之充也或曰二程多以必有事焉為有事乎敬而孟子則主
於集義有與乎曰無以異也孟子所謂持志則敬之道也非持
其志其能以集義乎敬義相須而為者也○湯養氣集義而
不怠其所事則氣得其養勿正而不妄作為則氣無所害如此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經 175—291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哭

書院藏本

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波是磨。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波則
照深入之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見水。不見岸。
丁汝其辭放蕩而過。說得週達清瀾。無地陷人深了。於是一
向背。御正路。開去愈遠。遂與正路相離了。致其辭邪。既離去了。
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遂至於窮窮。是說不去。
了。故其背道。通是既離後走腳的話。如楊子本是不拔一毛以
利天下。卻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刊。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卻說施
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卻說父母皆足道。皆是通辭。問楊墨似該
莊列自注。儀秦似邪。佛似通。曰不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俱有。
其序自如此。○此一章事。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爲義。
而未必是我。自以爲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
又只說是該淫邪。通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
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
明。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帶去處。
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問孟子知言處。說生於其心。害於其
政。先政後事。問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後政。曰先
事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問程
子之說。莫直是喻心通於道者否。曰此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

五華集訂大全

上
毒
於
毒
上

哭

醫院基本

所養則去養之遺當何如曰孔子嘗謂云有六蔽者蓋於不好
 學與去蔽者如好學好聖之學始於政事者於大體既有善則
 條目心機不至到處有官政事皆心之所養於大體既有善則
 小者可知故曰至於其政官於其事後猶說作於其事官於其
 政是條目上既有善則大者亦可知○知言者如何用功程子
 心通乎道之說便是發明知言之要亦須格物上徹來道便是
 箇權衡以道觀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無有能逃之者知言便
 是知道孟子不欲以知道自謂所以只說知言告子以義為外
 所以只攻其於口全不反求諸心如杞柳之說孟子則之則又
 殺為鼎水之說第一說用不得又換第二說此所謂通辭蓋
 胡氏註釋知言曰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所謂言之病者
 其然也所謂心之失者前所以然也時上從此指天下之言故
 兼是非得失而知之此則似指告子之言故專於其失而知之
 也○所謂善者皆指其端之善而言誠恐邪遁之言即與端之
 言也其害或先敗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政但言無大無小無不
 有者不必拘先後也新安倪氏集註既辨蔽陷離窮四者而格
 致則因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役其言不正通達而無弊又

提出蔽之一字者蓋四者之失起於蔽饒氏謂無所蔽便無下
 面三件亦深得養註之意者學新安陳氏註於養氣知言兩節
 皆解入告子身上以終前不得於言至勿求於心不可之說○此
 程子之說言必有趨於家人之見然後能知衆人之言也○此
 章甚長更結頗後其要旨未易究也知言養氣下集註標出綱
 領而未及所以能知言養氣之本朱子與郭冲齋帖云孟子之
 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以不動心為功蓋惟窮理為能知言惟
 集義為能養氣理明則無所疑氣充則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
 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節可見矣此章要旨惟此帖蓋之而無餘
 蘊集義故能養氣孟子所已言窮理故能知言此孟子所未言心
 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程子明理以知言知知之之事集義
 以養氣行之之事不出知行二者而已此章雖未終於此而正
 意止於此蔡氏知言則惡惡邪正皆當知之此之所知何該注
 邪遁之辭何也蓋孟子之指楊墨之言蓋天下正人心息邪說
 莫此為急故曰楊墨之述不息孔子之述不著此其意也○陳
 氏說問夫子隱乎長至必從吾言為三節○陳氏說有許多條

此章亦有許多條○陳氏說有許多條

上章 公孫丑上

兕 書院藏本

以是辨之只是說夫子勇於自任如此豈不既聖矣乎故我於
爾時不能每正焉孟子勇於自任意不可輕看註中兩目謂
要重看兩目曰善言德行只是說得此德行之理透切與不
身有而無形勢者自不同也同轉便曰善言德行者為說辭
要見不能相離意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云云不是說孔子不
能讓孟子過於自任也只是言兼孔子之所自謂不能者耳
曰聖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
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
惡平聲夫聖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
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
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宋子中唐
成已仁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聖

書院藏本

是體成物智也是用此學不厭智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
聖字說言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厭
於此乃入德之事以進學而言彼乃成德之事以行道而言
故當也國書講義不厭不能是一事智仁是全德非以不厭不
能盡智仁也以不厭知其智以不厭知其仁也字當如此看
大士曰智在不自厭之先著之且曰者智以學為益著之心雖
學又以智為量夫子以智學非如人之以學智也徐雲曰
不厭教不倦夫子欲與聖字說離子貢偏與聖字說合夫子
雖處是見得學惟恐其厭而欲其不厭教惟恐其倦而欲其
不倦出教不倦不厭教工夫子貢說合處是見得學自不厭
惟其氣質高明義理昭著所以好古敏求孜孜不厭是不厭自
立不厭立成不傷成是不能自仁中出也

昔者竊聞之子琴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
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技也具體
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
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宋子聖人道大而能博如
威儀皆一體也惟顏淵冉閔氣質不偏理義完具獨能具有聖
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
體而微耳竊謂顏只是小然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與
不全耳勉齋論語精義章註明謂顏子已到大地地位了此節
註又謂其未廣大何也曰論顏冉之諸皆可謂大矣但未至於
化則其所謂大者猶有體也故曰文謂之微而註以未廣大貼
謂其未大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聖

書院藏本

曰始舍是

舍上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天台潘氏同如
猶有不足於顏子歟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
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
而蓋云幾邊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
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副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蔡氏
未至於聖人孟子之心終未得也觀下文乃所願學孔子則可
見矣竊謂始舍是是立志貴尚取法貴上意范蔡在曰始字甚
婉只不欲以此任足意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
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
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

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主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過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

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

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

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蓋在此句雲雲則學孔子後四

子具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

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此以下專言夫子之聖

以彼之意家訓不同道言與已不同道就是姑舍是之意○何

如者言夫子肯處之否曰不同道則亦在所不處矣○伯夷無

治則進之實事此只是件說蓋論亂則退則治而進必於易

文言乾初九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初九只是憂違易言有樂

行之事其重事言者正是此何○問伯夷何以見其治則違日

如文王作典曰易歸于來曰非也此所謂來就養非來仕也○

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去就也有

通則見無道則隱出處也或遠或近或去或止亦必合時

乃所願則學孔子何要彈論不說孔子不及孔子得下此字

道矣是亦在所不處也○歸藏曰天下之不可與我一者君

子之行不可以一德也○歸藏曰天下之不可與我一者君

固爲有餘而明決亦無不足張何初曰孟子知言養氣孔子仕

止久速各當其可此際神明精氣自有配合處周勝侯曰乃字

則字是於三聖中擇出孔子來見一生所願學者惟此以明夷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來未有孔子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此句似只承上節仕止久速之各當其可而言然以下文敢問

其所以異教段証之則又是以事功言大孟見子只是下文敢問

子自古聖人則自堯舜禹湯以至伯夷伊尹下惠等數聖人所

聖人也以孔子之事功言之則堯舜禹湯等聖人所未有蓋孔

子一生其時中之道既集伯夷伊尹之大成而其功之盛又

集堯舜禹湯等聖人之大成也故曰兼說爲盡○則未有孔子

不是說凡民中未有孔子自天地生人以來聖人不知有了許

多皆未有如孔子之合於道也○孔子下三節意在此

合字併說乃得圓融○若是班乎與然則有同與俱從皆古聖

人來後敢問其所以異是從學孔子來○按表合註最是蓋

此處說得虛所以又有敢問其所以異一問後說云蓋自古聖

人有行造其極而不足以致全乎聖理有德極其全而事功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與平聲

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

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夷尹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何以言之曰以其違

國而逃諫伐而飲非道義一介不取與觀之則可見矣

此亦見自反而不縮所以不爲也

本之大也心之正節目之大也大根本節目同而小處不同皆

可以言聖人若大處不同則大本已非吾何以觀之哉

之盛則近悅遠來所謂仕者皆欲立於王之制持者皆欲附於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

所好 行皆 蚌
好去 聲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天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朱曰汗是汗下不平處或是當時方
聖人則其智識高明矣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識趣卑下矣
高明與汗下正相反高明則必不至於汗下矣反覆極言之以
明三子之言必可信耳呂註只重智足以知聖人下句反言意
輕徐師仲曰汗以識之下言阿以心之私言謂識雖汗下必不
阿私也爾瞻曰汗不至阿其所好是假設之辭言即使識見
汗下也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況智足以知聖乎註中假使二
字宜玩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今人多錯會了。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說。次說親切處耳。夫子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周軒張因問夫子賢於堯舜有論。非我此言之失者曰。不知孟子引準。表此言爲甚。曰。遺書謂。靜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曰。便是這箇意思。五峯云。成一時之勲業。有限。開萬世之道學。無窮。亦是此意。廣微補氏語。聖則不異以其德言也。事功則有異。就其所爲事與成。効而言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功。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遠之不同也。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按此言事功。始終成就之不同也。新安陳氏後世聖賢之君不若堯舜。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紹後世。則無所據依。以作堯舜之道矣。韓氏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以人連堯舜。也不難。由此言之。則孔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幸于此言可謂深知孔子。其得在言語之科宜矣。孟子所以表而出之於子貢者。若此言之先也。案四書講義。幸我三段。只證實一星字耳。無甚深義。而表已顯。學意不必說。示說事功某說。道德貌。咄咄曰。此節見孔子異於帝。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朱子問見禮如政。聞樂如德。是謂夫子是謂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爲生民以來。未有也。然不如前說之屬新古陳氏等。猶言品節情實也。以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二句鑒之。皆不能逃於洞察之下。蒙引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此正是子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

書院藏本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
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埴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特挺然。拔衆也。言自古聖人固

書院藏本

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
 殲前聖所未發。」指發氣與知言而言也。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孟子
 要學聖人，故於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顓孫皆曰：「姓舍是，伯
 夷伊尹，是古聖人，然伯夷偏於清，伊尹偏於任，不若孔子之
 中庸，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解孟子與解論語不同。論語章句
 短，孟子章句長，須要識他全章大指所在，又須看教前後血脉
 貫通而後可。○學湖區公孫丑居孟子動心，孟子遂極言養氣
 知言之功。公孫丑疑其知言養氣之既聖，孟子之養氣知言乃
 聖之盛要，夫子之聖不假乎養氣知言。孟子之養氣知言乃
 學而至聖者也。前則深斥告子異端，後則推尊孔子承聖
 道也。前後之言若不相貫，而實相貫。學者求之，斷安陳此聖
 人字是。○說從古以來之聖人，頭關許氏，伯夷伊尹於孔子至
 章終爲第五節。○圖生論曰：孟子養氣之論，雖曰殲前聖所未殲
 然，而求之于思之致中和，天地位萬物有是，即所謂養子天
 地之間者也。○蔡引出於其類，按手其章二句言自古聖人因循
 異於衆人也。○限，闕出於其類，是亦亦類也。○說按手其章，又是自

之不勸心告子曰我節節至反勸孟子曰勸心與否而孟子之
之有不同言外便見惟曾子之守約與孟子之得中而歸餘
子皆與孟子異此第一段敢問夫子簡乃因丑問孟子之不
勸心必有所長而告以知言養氣敢問何謂節起至必從吾
言節止是責告以知言養氣之事而養氣之功在集義及此

本院藏本

有事焉四句。知言之學在該辭。知其四句。是第二段。宰我子貢。是丑困。孟子自任知言養氣。而謂孟子與孔子之聖相同。惡是何言。前起至章末止。是孟子不敢以孔子之聖自居。而惟願學孔子。因述孔子之聖爲生民未有作結。是第三段。三大段中。又分六小段。首段不動心有道節起。至守約也節止。是言雖舍之不動心。不如曾子而以守氣守約分取同節。至動其心句止。見孟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而以勿求於心。勿求於氣。持其志無暴其氣。分二段。取同何謂節。至又害之節止。是說養氣何謂知言。節是說知言。惡是何害。節至則學孔子也止。是言諸賢下及聖人。與尹同爲聖人。而願學則惟孔子。低夷伊尹節。至末止。是言孔子之聖。并非羣聖所得。所以能不動心處。則惟在知言養氣。其知言養氣之功。則又從願學孔子得來。凡第一段不得於言。勿求於氣云云。已伏第二段。知言養氣第一段。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云云。便已伏第三段。願學孔子。持其志二語。葉引主尊顏貴氏主雙承。近日講家多從葉引。然黃說。理亦可通。當更酌之。○至六至剛節。通言謂宜重木。節其說固是。然聘侯所論亦好。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illegible]

至
書院藏本

之實也。○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以義假仁或引包茅不入昭王不復是假仁曰此是假義。不是假仁。請問假仁曰救民仁也尊君義也湯放桀武伐紂以救民爲主其事屬仁齊問罪於楚以尊周爲主其事屬義孟子不說假義卻說假仁蓋仁包五常言仁則義在其中如伐原失信大蒐示禮皆假仁處。○三代之前功爲德之輔三代之後功爲德之賊求速效者必入於霸勦者始強而終弱也有實行仁所該亦廣養民亦是仁教民亦是仁伐罪弔民亦是仁。○王霸二字是定其人品此是王者此是霸者非論其王天下霸天下之事業也。○臣慝謂義以德行仁即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直自裏面做出凡念慮之微及事爲之著纔有幾微不停當處則雖有作爲亦如無有此末子告君必以誠正而論漢高祖唐太宗不無聯合三代之時然全體只在利欲上謂深龍川近熟功利之機以成道義之全不惟費卻關心力無補於既壯正恐礙卻正知見有害於方來此天德王道之正宗抑古今聖賢扶救人之所心也又人見到此其難言處曰此輩是辨王霸誠僞之分非是論他功業語氣如云以力假仁者

體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
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
人不取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

青院藏本

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宋子問王霸之別曰
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己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我輩南面使青仗衛之事而視夫東面西面虐民莠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饑餓而不去世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龜淵輔氏以力假仁者偽也。假而行之終非已有非仍而何以德行仁者誠也。所謂誠者成已成物者也。已以爲感人以爲慝已以誠感人以誠應如形聲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異也。鄒氏以有意無意擇力與德字最爲簡要然其所謂無意者非如木石之無意無期必之私意耳。若夫正心脩身之道則自有不可已者。至論自古王霸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亦爲得之。其視孟子美玉與珉之喻荀子降尊卑重法愛民與夫曰皆曰殷諸說皆爲優矣。明陳龍氏以善服人以善養人重在服養二字此章重在力德二字新安陳氏王道終乎天理窮之數雖以人欲崇王道然霸力亦擴天理逼人欲也。梁別以力服人者六德又是所上僞之意言霸者之所以必有六德王者之所以不待大者其故何也蓋一是以力服人一是以德

世院藏本

不足有爲之明驗也。其仁且兩況殷仁乎。翼註舊說上簡言王
霸威人有誠僞下簡言人之應之亦有誠僞也。近見一說云下
簡即足上簡之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云云。能不得大乎以
心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云云。又何待大哉。此見甚高。國
賢與引詩總是申王者以德服人之意。非兩層語。翼引詩爲
証只重思字。服至於思民情於是乎最真。德入於思王道於是
乎至粹。國書講義此之謂也。緣以德服人不指服孔子句。並不
粘湯文至武王更闢客矣。但說心服猶覺籠統。加一悅字。又
加而字一轉。方見王者服人。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引孔子以
德行仁至孔子而極此句。是形容語要緊。跟上句一氣說。則勉
翼按翼註後說卽翼引之說也。國書豚賓合註說蓋皆主之其
所謂蓋說者則存疑。凌說皆主之當以蔡引爲正。顧端旻曰由
句觀玄玉則爲西夷之人而三境皆在其服籍之外。由後觀文
王則東西伯之攝而三方皆在其簡和之內。全舉之者示無外
也。蓋言之者先王迹也。沈滄柱曰人字掛外國諸侯言。西武
王得國正如風水家所
期平中得一突爲奇

此因其羞辱之情而進之以彌仁之事也。貴德猶爵德也。士則捐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

說則賢是罔無能底人亦是蓋賢者未必無能但人君之處之
者所重在德故置之尊位以正君善俗有德固可兼才有才未
少者從加為宰相本有宰相之事為三公亦有三公之事豈肯
不任事耶但其所重在德耳。當以下文及是時般樂怠傲相
對看同何以必及國家開暇乃明其政刑也曰戰國時七雄虎
視無日不干戈之選無歲不城野之爭國家多事常是危急存
亡之秋故孟子有此云彼般樂怠傲者方其未聞暇時亦不得
般樂怠傲故云及是時附驥預收賢能正為修政明刑用也。
德是人之所具上則指其人德字兼下文賢能猶孔子曰才難
兼才德也又曰莫如字直貫至政刑註王君善俗修政立事且
外露出盡此即下明政利事也闕謀如惡之三子極有力正借
值這點蓋惡之心去悚動他貴得尊上一道說尊士即是費德
賢能便是士賢位能職便是尊合經位輔弼之位職廢司之
職四書精義按及是時明其政刑大曰為惡辱者轉計故下文
曰朱瓶曰你予曰自求禍封刻在危亡之際從此看及是時差
何意象頭月林門明是振飭罷新使刑清而政章也細刺郭口
任治八明治法俱是仁之作用陽維前曰及時者憂時及時者
不擇時陰德九曰觀引詩一節則閉股及時等字甚重同時展

曰政刑不可不明雖多事之秋亦無不整頓之理而此值開
自宜及時有為不可因循苟且生失有為之時未雨綢繆之
計全在於及是時正屬精圖治具神也此則暇不
必言其能所致者謂用費能方得開暇後節費說不去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腐尸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

子曰爲此詩者其知誦諍能治其國家離取侮之微並於上音

反死詩國風鴉鵙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

皮也綢繆繆繆補苴也腐尸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焉自謂也

言我之備患詳略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

以鳥之爲巢如此此對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奎 書院藏本

贊之以爲知道也案梁訓氏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凡兩引

之彼則爲詩者知事性之道此則爲詩者知

治國平天下之道也梁訓氏以迨天之未陰雨此及時以徹彼桑

土綢繆腐尸此明其政刑以予此下民或敢侮予此大國必

畏之○鳥之爲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其實鳥雖善爲巢

下民無知者將莫如之何耶以意逆志可也大抵繆繆根固則

能免兇難射擊崩頽之患而繆引詩及孔子之言是証上節之

意說約能治二句亦孔子語能治云者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

危也四書詩義知道只是知所以治國家之道道字落空不得

幾落空便說得知機識勢人陰符道總經中與聖人憂勤

者周公也公之時天欲陰雨而公致之遂致不陰雨者也越數

百年周道漸衰天果變陰雨矣故孔子讀詩而嘆之李密唐

曰不曰不陰雨而曰木陰雨未字治天非果不陰雨亦非必欲

陰雨天本無心但看物之能治不能治耳同焉曰通氣處

也尸出入處也勿泥○能治其國家思患預防能之也知道緊

切未雨綢繆

繆上說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

言其幾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梁訓氏般樂閑不暇時其政

職氏及是時而縱欲偷安亦非所謂凶人爲不義唯日不足之

意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梁訓氏正謂般樂也通也般樂般樂而

又樂樂而忘反故有般樂之意此所謂樂欲也怠惰也般樂慢

也此所謂偷安也般樂以動言怠教以靜言○般樂怠教不惟

政刑也不惟政刑無求於賢才而惟蠢蠢是崇是用矣自與本

文相反對不必如彼氏所分爲是也梁訓氏般樂凡人欲違事皆

欲而無不手忘教凡不理

上事皆偷安而不肯爲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梁訓氏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己求之

也福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奎 書院藏本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謂也梁訓氏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常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

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違違

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梁訓氏及時勢政刑自求福也仁榮

仁之厚如此新安陳氏記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此因戰國諸侯惡厚而勉以行仁正畏罪強仁之事勉之存天

屬市宅也。張子口或賦其市地之屬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宜。

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則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者也禮記廛屋市者貨財諸物邸舍之稅所屬則肆之稅王制疏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禮記此肆是強子以意度言之然玩孟子所論征商自此廛丈夫始之說則知先王之政必是如此附國市字彼謂廛本是死字此節據作活字用蓋取其稅也下節廛字是死字黃註法是常行底廛是時或輕或底征是決無底國書謂先王早寬貸農而惡逐末待之不得均平也均平則不均平矣故但市有廛而民居六區初無所徵也市商多則行廛若市商少則其地多空勢難用廛故但法而不廛此是兩樣活變爲用之例非一併同行者故張子下兩箇或字可見二句作一扣振如云法而不廛廛而不征則語勢順矣然先王恤商之意已卽已從廛說到不廛不從不廛說到廛語意自兩兩地勢治世之法有抑有勸廛與法抑之術也不征不廛勸之之術也黃彥駿曰市一耳廛與法何以異王牛山曰制商賈者聚其盛盛則人去其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

解見前篇雙峯饒氏關說之制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渡關以此議考其來歷以防姦尤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李固書曰行旅之人爲難不一此單指販賣者而言故但諫祭非常而不征其貨物往來之稅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閻聘侯曰助而不稅之制。謂重助而不重斂者。非也。蓋蠲詷是助耳。

屢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鄉氏謂宅不

五華集司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屋。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夷民也。周地官司徒。韋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帛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貿此布也。或曰。布泉鄭玄曰。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宋子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曰亦不可考。又問。民無常業者。罰之如何。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卻重而游手浮浪之民。秦然不督他。趙民。趙民者。一夫所受之宅里者。一里所給之地。秦漢輔民。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闕民無職事者。士之人。皆有法以勸之。所以富其家。野民皆者。參而無游手與。闕者。所謂窮民不遇。寡寡孤獨者而已。

五華纂訂大全
二孟 公孫丑上

主
書院藏本

村民居之貨市總歸之厘耳豈有分耶孟子所以分作兩條說者是見當時待商有此兩格李廉與貨並征已不是又事先王之罰游民者併取之益不是了故先說那稅商處不是見得意思未盡又說那併取不是都是隨口說出其曰商曰民又初不計古人文字只取意足多是如此曰知縣有次布有里布周禮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春秋傳曰賁之百兩一布又厘人職掌飲札之飲布總行賈布制布厘布言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柴証未引閭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里猶謂就市中交易言故曰南就市中居處言故曰民因黷錄論來膠而不征之屬承上市字來則專指後市之厘歷無夫里之布之厘則兼指左右各三區及後市之厘於義爲安然集註於第五節不別解墮義亦慨推爲市宅何也看來集註於第五節厘字亦欲作後市之厘看不兼左右三區言大抵左右三區之厘不過是農夫在邑之里貢夫百工營作之所及商賈居停執貯之處耳鞏固繁重飲未必概責以夫里之布惟後市之厘乃商賈交易之所付之所在故當略四面重徵之耳集註定爲市宅不爲無見存疑得之蒙引謂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所謂順受一厘而爲氓者此是歷無夫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
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
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冠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讐。變降戕賊。此吏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可以刑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無敵於天下。一句。乃是此章之大旨。蓋能行王者之政。則可以興王者之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人土地。故孟子教之。但行王政。以恤其民。使吾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天下之民。亦仰之若父母矣。如此。則東征西伐。何向不服。不怨吾國之民。亦仇敵也。說鄰國手。歸附。則鐵餘使世滋取以奉其私之弊。而一行。以先王之法。皆所及。

過人欲貴天理也。蒙別上五條且然。然王道而言其理如此。此則言當時人君誠能云云。謂德民字包土農工商之若父母。承上五條字生來。實出有所扶而興存之者。固所以奉天命德之。意有所扶而廢亡之者。亦所以奉天討罪之意。重廢亡邊疆。斷國曰信。能二字重看。謂實實落。落能行不徒虛文之粉飾也。獨黃子曰。對民言則曰父母。對天言則曰吏民之父母。天之吏也。李德雲曰。上五節只言有感發。有應之理。此方言能行之實效。

通章重無敵於天下。句上五節。天下字正與此句相呼應。然其間健又在信能行此五者句。而尤在信能二字上。信者果而公。爲誠而無偽之謂此章五者與梁惠盡心章所論王道之始王道之成小小有異。同然總是仁政總是王道。兩章合看。則王政之矩矱兼該始終畢舉。於以爲天吏而王天下。如反掌矣。悅者聞之而心喜也。願則有歸野之意矣。悅在先願在後。

見龍記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見龍記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孟子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性。榮莖不能無是以生。但底臥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繼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孟子無天地生物之心。則這身纔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包著地。別無所作爲。只是生物而已。譬如飯飯蒸飯。從裏面蒸上到上面。又下來。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是包得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書便生。一書物所謂爲心者。豈切切然像似磨子相似。只有磨出這物事。便仁說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天元無不統。其運行爲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所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安恭直。到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滿天地之心者。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功用。不待悉數。而足滿人心之妙。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去 書院藏本

通篇程子之言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這指仁體也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謂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謂今欲得其愛反使仁字茫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義且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心之德即愛之理非二物也但所從言之異耳○答歐陽希道書程子曰四德之元則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四者惻隱之類偏言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然則此一事便包四者蓋非二物也愛者惻隱之仁之為德在天地則為生物之心在人則為不忍之心程子云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正此之謂惻隱之心即不忍之心也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人為愛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斷安陳因不忍即是仁忍則非仁性中有此仁發出來便是不忍人之心所以後而提起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便指出惻隱之心以當之見謂子將入井而惻隱者何也蓋不忍見此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去 書院藏本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夫子十篇之言皆先深考爾易乾象言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為初生之物之心貫乎四德者也而文官以體仁為之復象言見天地之心亦以一陽初動天地生物之心也而文之近初者以下仁贊之至繁傳又明答其說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推以聖人守位之仁配之蓋夫子贊易特言仁者推此數處而皆推本於大生之德然則朱子之說蓋學易有得而問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者此所以學者不可不深思而實體之也○因武曾曰從下面談到上面又談下不知轉釋何故改之○按克己復禮之類專言之仁也天地生物之心偏言之仁也朱子乃比而同之者何也蓋此所謂心之德即愛之理也所謂即此一事便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也○此章專為凡人有不忍人之心即下惻隱之心斷指情義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仁之隨感而應而仁之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雙峯饒氏斯翁即也聖人之心無物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若衆人則須待充廣○西山真氏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之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此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遷過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引全體此心隨感而應由仁義行者也不待著力察識而擴充之察識擴充其次致曲者也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是自然能充者也看斯字最緊○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胸中無一物以障之故天理自然流出無壅蔽也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則為他隔著流不出來矣故人有不忍而須達於其所以不忍之於其所忍則須察識擴充○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老者安幼者食壯者民不怨不怨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人皆有不忍何如人皆

有之先王有不忍人一條如云賢者能勿喪其心非先王謂也
故下修而後之云所以謂人肯有不忍人之心者不然是一心而
先王一段了與此運拿不作就說只言天下雖大運之一心而
有餘也與反穿不同國書謂以行二句即是事此意
句即就其中心見聖人實地設法正是不下而擴充用力之方
此信聖人做小樣字為擴充之見先王無非全此人肯有者
以治天下耳斯字是起接語以字是着力語回轉運拿之治
有此皆有之心即所以運天下於掌上而天下運拿之治不過
蕭吾皆有之心非鋪張先王之教也實官明曰吾斯有兩半則
見不忍人之心已全具於未成之先而不忍人之政自隨應於
已感之後此二句只論得簡略用感應之妙非行不忍人之政
於外也下二句乃說得一箇行字出可見二句不是承上二句
而通言之也行字是自能行出的蓋推其有是以行行也者行
耳更有者也心本通天下而無間先王治天下不過全體此心
耳更何勞心力哉此固曰按固勉無云註家謂而推之政事之
固此推字與下文擴充意不同此是以由心而達之政言下交
擴充是以一端而達之全體有愚謂以一端而達之全體豈能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夫 書院藏本

不著事為虛空去達蓋此即由心以達之政也何得謂此推字
身下擴充不同○問以行二句上文說先王手另推開論凡
人乎呂氏云看語勢自然跟先王說然已推得凡人在內此說
甚當○呂氏又云先王既謂心思吾之不以不忍人之政第與
繼便是擴充只是出來較自然耳總是擴充此與德氏不待擴
充之說不同愚謂呂說亦精但孟子所謂擴充者正為凡人之言
之終當以德為安也○註中全體此心何對下端字蓋云全
體則不止於端矣則此便曰既云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
之政矣又豈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正見有此心而
達之政事天下雖大治之有餘此心全體大川運量無窮不可
有而失之耳不惟先王亦
有而先王方得其意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
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林氏內讀為納要

乍猶忽也林氏驚動驚惕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
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
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
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
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
欲之私矣朱子虛子猶言私耳滿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備本
此見得則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則去腔子外焉
則非并滿腔無交涉矣○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隱之心
心在腔子裏亦如云心只在身裏滿腔皆都是惻隱之心
後儒若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腔則大腔小腔則小腔○腔
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流惡之心滿腔子
是辭退之心滿腔子是是非之心滿腔充塞都是無私欲處○方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夫 書院藏本

乍見孺子時也若手腳不得便有許多私意也未暇思量到同
心所憂慮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
發見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蠅亦覺無惻隱之心○如孺
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到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
有路如欲得非發底事如何令人不覺惡偶遇一人衣冠揖我
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
處去處得他何處一發出來○惡其聲是惡彼不教人之名顧
原韓氏林氏心驚懼而起念之意緣卒仁而見故心驚懼而動
也惻隱由傷切而痛深自淺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人之心可
謂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在處人得此以爲心則天地間百
骸充塞滿無非此惻隱之心然處即是無有欠缺也此就極
是西山真氏謂子未有知而將入於井乍見者無間斷思皆
有傷痛之心方此心發之時非欲以此內交非欲以此要譽
非欲以此惡其聲也愈卒之問無安其解而天機自見此千
所謂真心也○謝氏謂此與謝氏皆看得仁見二字緊蓋推
看卒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恐未見發見處若
既見之後猶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謝氏謂腔子是腔身不是

書院藏本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朱子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之主。性是靜。情是動。心兼動靜而言。統如統兵之統。心有主宰也。以四端爲情。而孟子皆以心言之。何也。曰。心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也。而皆得之心名之。蓋以其所統者言耳。○同四端之端。註以爲端緒。向見蔡季通說。端乃是尾。如何曰。以性用言之。有然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二者各有所指。自不相礙也。○周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周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四端人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側。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羞是羞比。辭爲深羞者羞已之惡。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已之物。讓者推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卽是道。道理仁本。難說中間。卽是愛之理。發出。方有惻隱。義卽是羞惡之理。發出。方有羞惡。禮卽是遜之理。發出。方有辭遜。智卽是非之理。發出。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底端緒。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卽是惻隱。又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捉摸不着。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卻自見得程子云。以其自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說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仁字是箇生底意思。貫通用流於四者之中。仁以仁之本體義。明仁之顯。則禮智之節文。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

書院藏本

力圖玉山中精義性之原以為性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
 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端誠意為得之領
 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難佛老而言所以為性者五端誠意為得之領
 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有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實實無
 害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與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消贊
 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跡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
 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義制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禮節
 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
 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泯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時乃
 有苗獸不相辨亂所謂情也發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
 云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而發見於外然
 後可得而尋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
 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故亦
 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列出
 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著為是禮之
 端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若若論禮則亦有兩
 義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義之則曰仁人心禽獸人馬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金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命

書院藏本

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
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蓋伊川言說
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為上知最為要緊中庸說智仁
勇為後日孟子只循理說智本末是義仁義禮惟是智德地了
智為後日孟子只循理說智本末是義仁義禮惟是智德地了
元亨利意思在裏面如春夏秋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
成意思在裏面如春夏秋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
從中出也未發落十二月也未發落只管養在這裏到春方發
生到夏一齊都長秋漸成漸成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冬
始亦見得無終安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
行后不省方○問四端之根於心覺得一者機動三者亦自次
第而見曰這四箇界便分明有節事相連而見者如事
親孝是愛之理緣孝便能敬是義問有節文便是禮知其
所以然便是智曰然問看來多是相連而至於如惻隱於所傷
便惡於其所以傷這是仁帶義意惡於其所以傷便須借其
本末之未嘗傷這是義帶仁意惡曰也是如此若思孟子發明
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開揚之辭殊不知他

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此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
楊墨是并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性是太極
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目言孟子時與端端起往往以性為不
善孟子荀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
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為之界焉四端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
蓋四端之未發也性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
不是亂就都是一箇所以外是發動其中便應如赤子之事感
則仁在理便應而惻隱之心形如說爾爾之事感則義之理
便應而羞惡之心形如說爾爾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
而恭敬之心形如說爾爾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非之
心形蓋由其中開理源然各各分明故外達所遇隨感隨應
折而圓之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然有條理如此則性
之義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渾然全體之中然有條理如此則性
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然然有條理如此則性之義可知矣
然就他處處說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則知
其本根性之理理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知矣則性之義可知矣
性惟是這一條說得源分曉渾室陳氏端緒之發則可知矣則性
性之端緒外有一條說得源分曉渾室陳氏端緒之發則可知矣則性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命

書院藏本

為酒室之說其善矣當改正同剛便曰有諸內必形諸外因
其發可知其有中有一條香身自有一條烟中有一團絲外自
有一條絲端端便知有全體在所以貴乎擴充○就四端上
指出仁義禮智來是要人察識意說個端字是要人擴充意看
他數之字也
字指點理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義禮有
而自謂不能擴充之者是愛其身於不善之地而自賊者也
謂其君不能而不知之以行仁政者是引其君於不善之地而
賊其君者也為臣者其忍賊其君乎愛其身者其有善心於自
賊乎不其自賊則當擴充之矣其使凡有國於我者云云
義禮有而自謂不能擴充之者是愛其身於不善之地而自賊者也
謂其君不能而不知之以行仁政者是引其君於不善之地而
賊其君者也為臣者其忍賊其君乎愛其身者其有善心於自
賊乎不其自賊則當擴充之矣其使凡有國於我者云云

義禮有而自謂不能擴充之者是愛其身於不善之地而自賊者也
謂其君不能而不知之以行仁政者是引其君於不善之地而
賊其君者也為臣者其忍賊其君乎愛其身者其有善心於自
賊乎不其自賊則當擴充之矣其使凡有國於我者云云

父

中國圖書
分類

經 175—313

此厚爲時人君不能擴充其不忍之心故發此論首句貫通章而擴充二字乃是一章要領次節提出先王作注中三節是反覆點點其皆有處末二節正見人君當效法先王以擴充其不忍人之心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句緊與以不忍人之心三句相應○三四節一正一反總以發明皆有五節因情之所發以驗性之所涵指示最爲親切說出箴字正以起下二節見其緒甚微而引之甚長學者不可以不察謙而擴充之也見龍記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
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鍾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

上孟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也。至者爲人所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新安顧氏此只
借以術之。當擇說起。引上人當擇仁而處之。繫引此術字。不只
是藝術而已。○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性之本善也。矢人惟恐不
傷人。匠者利人之死。習之不美也。術之不善也。繫合此擇術莫
如爲仁。爲仁決當由己。竊生首節足破陳才兩殊之說。蓋觀矢
匠。匠非人品有高下。而心之慈忍頓異。可見心非無定。惟以
習移也。○術字承矢匠。巫匠而推廣之。凡人所肄習皆術也。不
止曲藝。○不可不慎。當就其全吾仁者。去其累吾仁者。四書
屬義於擇術。是要處仁。不使不仁間雜之也。下節乃明所以當
擇仁而處之意。論曰。眞曰。勿以習爲性。亦以術移心。孔孟吃緊
爲人。只是一意。栗泉子曰。治術不恤則其心便不顧殺天下學
術。術慎則其心
便不顧殺後世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慕之樂而不仁是不智也

皇有在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

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公孫丑上

空
書院藏本

於仁者大矣於是須滿必於是之意此聖門學者必以求仁爲
先務也國山與氏仁乃我所有有欲爲之誰能止者乃甘心
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猶不智矣下
文言之不智猶不仁矣此是也漸按陳氏孔子之意本言羣聖
孟子引之以證擇術微有不同蓋註於此只以孟子之意釋孔
子之言故與語註小異○元者善之長也此句出易乾卦文言
引以爲証元者生意之始爲序稱貞之長與陽謂氏註本於全
體之德以仁之體言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棄其用言
與氏天惟一尊年並子仁而仁每天不一尊有統乎仁而仁益
尊宅之始基無累吾仁而仁安宅之永固有慶吾仁而仁益安
與明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此句於尊字見仁者天地生
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此句於尊字始見○以用功之
序言則先智而後仁以自然之理言則先仁而後智故上文云
真之無而不仁是不智也下文云不仁不智併難論語處仁指仁
聖言此處仁指仁道言與曲註云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先字
指云第一件也非先後之先與勉齋註最安了凡版註云天
尊之始一齊稟受豈在先后以仁而萬善在後之理與剛則取
小註有是心雖有堤防之說而謂不是得仁在義禮智之先俱

張氏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則自以爲善而惡人
諷己者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亡其功深矣
（閔淵懷氏）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過者非出於氣
稟之偏則由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然之
善不知則其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爲人矣是豈可不
懼哉人有告我以過我因得而改之以復於善則又豈可以不
爲喜乎然非子路之勇於自修則亦不能然也新安陳氏程子
深贊子路欲學者師之以修身補過也（樂引仲由喜聞過）
無窮焉非是說喜聞過一事今名也因喜聞過而勇於自修
有善則稱而令名無射也（閔淵子路之喜）意見不善之在
己則忘己爲之并勉見善之在人未能忘人真莊復先養曲爲
善已不可及了乃大舜有欲焉不可先取由禹稷困之曰太

上孟公孫丑上

書院藏本

由禹樂善與舜之樂善亦無甚異但由禹多了人已一層意見大舜全抹倒這意見此便是大小之別看此三節全將此意理會乃是且如兩下人子俱饑食於父母其一則曰我的東西送與父母其一則曰與父母便了初不認做我的東西是我送的就此兩邊對鼓則不認做我的東西者真是父母一體之愛油然無間渾然無二孝子之至也此舜之與善所以爲尤大(仇池)桓曰要知未聞過前既聞過後他人何以來告子路何以能喜有多少意義李岱雲曰要看則字人纔告之以有過此便喜了則其出於中心之誠然可知必先存愛袖過遂善之心素蘊於中故方告則喜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康

拜也。偏勝便曰。言中有如彼如削之跡。故一聞善言。不覺傾倒。如覓屈己。以受勿看得輕。或吝而難和。難以受人。尚且不能。而况拜乎。此伊是疊疊散碎心事。○拜是好善十分真切處。然則此亦見他着意處。其連勝子路在此。其不及大舜亦在此。某引開禹聞善言則拜。反不若我之不一拜者。以看有物我之見也。最微。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樂音洛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
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
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與。孔子樂取於人爲善。便是
也。采。子同善與人同。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善在己。在人之外則
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者。故有物我之分。爲惟舜之心。一
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其孰爲己。
孰爲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順應

五事集可尤全

上武 公條丑上

至

醫院藏本

以難乎天下之公益。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爲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舍己者。特言其亡私。順理而已。非謂其己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謂有利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夾衷無間如此耳。爰鄭輔氏。再闡善言則拜聞之者。再也。言之者。人也。以我之聞。聞彼之善。拜以愛之。猶有人己之分也。至於舜則善與人同耳。善與人同者。蓋善乃天下之公。非人己所得而私者。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雙峯使氏。舜之稱堯。方以舍己從人爲惟前時克聖人雖生知而不自以爲生。知常虛心以受人之善。亡之所爲。偶有未盡。而人之所見。有善於己。卽舍而從之。無一毫執吝之意。乃所以見聖人之無我。而非人所及也。蒙引舍己從人。舍己字重。從人卽是樂取諸人。也。蓋二句本一事也。舍己之未善。而取人之善以爲善也。二句以是一事。故不以言無非取於人者。善與人同。此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認作舜之善。故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樂取句以爲不知善之在人。固是舍己從人以爲不知善之在己。何以言之。曰舍己從人者。其心只要當可而已。不以善爲己。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卷 書院藏本

有也。若有以善爲己，有之心，則自病其己之未善。欲文飾以爲心，而不使己必矣。存善與人同，是也。這善與人做，公同底。物不微在己底，也不微在人底。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但爲己私，微在人底，亦私也。取人爲善，不知善之在人，是也。舍己從人，不已善之在己，何處見得不能舍己從人？只是見在己底，善不能舍，得便是知善之在己，舍己從人，都不見得在己底。善在人，有善便舍己從人，這便是不知善之在己也。問：聖人亦有未善，何也？曰：聖人之心，不自滿假，進善無窮，或見得己之善，未至十分人之善，有勝於己，便舍而從之，而欲求到至善地位，蓋是聖人自見得未善，非若他人之不善也。何也？聖人已之見，善哉！但以正意，意氣充塞，乃二氏之說，非孟子道理也。因之，善推善，善與人同之心，其已未善也。只知有未善之當舍，善已之見，存焉，則安能舍之？如是也。引人有善，也。只知有善之當取，而己不知善之在人，也。使其猶有人之見存焉，則安能樂其如是也？不可但云不自滿假，若但云不自滿假，則與由禹何異？誤。但其見己有未善，則亦不自滿假之心，而已。朱子小註及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上

卷 書院藏本

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希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係于禹聞言，則拜，猶著意做舜出於誠意，然拜是若輩，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已未善，則舍己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爲己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助他爲善也。禹、舜、禹之取人，以爲善，初未嘗有取人之爲善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爲取諸人，以爲善，是乃助人之爲善也。因吾取人之善，以爲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勤於爲善，則是聖人或已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所謂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末二句，卻單說舜耕稼陶漁，事於禹，禹事於舜，舜事於禹，然學者之希賢，希聖，未有無其序者。常人欲求聖賢，而不知其序，非視于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故？言舜禹，必先忘私克己，然後能至公，而自然無私，故必如子路之克己，私私而能如聖人之與人爲公，可謂安民，民之歸之，意以發明之，則此條以誦註之說，則是三人皆有樂善之誠，子

五華集訂大全

上正 公孫丑上

卷

書院藏本

樂於聞人告之以有過焉樂於聞人之善言而舜樂取人
以爲善雖有淺深是皆在人者有以裕於己也末一句所謂在
己者有善以及於人乃是申明孟子以爲善之意耳輔氏謂末二句
皆單說舜竊恐未必然耳須兼言行故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善言如好問明中之說耳須兼言行故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
此之聞今人以由禹與舜分彼此非也是以人已分彼此子路
問人告以過即喜子路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問也焉問善言
則拜是禹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問也故下二句俱通三人說
朱子統言此章之文而總其旨以示人也蓋孟子之說分殊也
是也蓋聞知舜之與人爲善則禹與子路之與人爲善亦從可
知矣○國書謂舜取禹與子路之善之妙上句從舜身上想
下句從人身上想有兩層上句從舜想到人下句從人想到舜
只一層國書謂朱子小註謂拜是答我問未見得行不行若舜
則其見於行事處此恐未必然禹舜之別只在人已之見上不在
行不行上○吳因之云與人爲善不是天下有意爲善以求
於舜只是聞於歌歌舞之內者脩飾漸染不覺意氣踴躍耳

五華集訂大全

上正 公孫丑上

卷

書院藏本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
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
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
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己○朝音潮惡
下如字浼
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
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
切於是也○已語助辭○宋好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
其所以爲聖之清也○下連不與惡人言○孟子推之也○伯
夷之清最於惡而不與惡人言也○孟子推之也○伯夷
自思見得如此也○辭命雖善而其人未善也故亦不受若
孔子則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矣○推惡惡之心云云此無實
事孟子本其心而形容之如此耳是故諸侯云云此卻是實事
以就諸侯說人亦可知解其不愛之故由其心之不屑也○

因是清和舒處然十分只較得一分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德
處。問不恭是處已足待人是待如此其心我竟觀人如
無也清和皆是一偏學之便不恭處使傷失學和便不恭
鄭大夫清便隘矣可為百世師謂能使傷者竟謂者竟謂者
效之而不至者其弊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弊矣安集溫公
孟子云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孔子
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其友不事於魯孔子
見孔子孔子不辭以疾豈非其友不事於魯孔子不辭以疾
不肯仕魯非不立於魯人之朝乎為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
乎為魯更不羞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不羞天不羞人
豈非遺佚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陋窮不慙乎居
有道德則見邪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交其士之仁者非
知也而和而不同豈無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交其士之仁者非
何得云君子不出乎曰如魯公之役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
魯三子之長然則時乎清而不非一於清矣是以清而不非
乎和而一於和矣是以和而一於和矣是以清而不非一於清
乎和而一於和矣是以和而一於和矣是以清而不非一於清

伯夷柳下惠固是其清和足以感於人亦其隘與不恭
有以激動天下之心目也若孔子太極不氣有不恭然者天
合兩章看來方曉孟子此說得矣然則孟子之學孔子之意
其清和不可學其隘不恭不可由即清和亦不足由也後漢清和
不惟夷惠之隘不恭之意相隨而來所以孟子言君子不出國
未嘗曰當學夷惠而去其隘與不恭也明矣然則其清和力
由其隘之說存疑非之極是蓋謂由其清不由其隘則清和力
由其所由矣何以又云願學孔子也若改云由其清之得處不
由其清之得處便不妨然則其清之得處亦是百世之師章意
非此章正意也此章只重頭學孔子之意統統自見。大至朱
子謂孟子恐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
由也亦似有微引之病。有謂夷惠之隘不恭隨其所遇之時
而不知正已也夫苟不得已則何不如孔子乎此皆欲以厚化人非
孟子之意也蓋通其者此但人學之將不止於隘與不恭者故
子由清和之中處不由清和之隘與不恭處也蓋伯玉曰君子
不由夷惠而自與夷惠同意此則意謂曰須直就二子所為學其

嘉興徐起元疏奇
武進呂春澤如
梓字

五華纂訂孟子大全卷之四

廣張允隨時齋鑒定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勿軒錄氏之本不在富強以得民心為本。節首篇告齊梁之意。二章至篇終皆孟子居齊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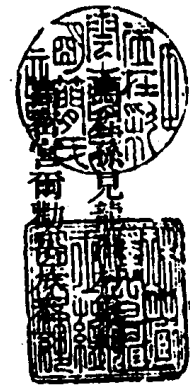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立兩句為柱下交分兩邊自解之。蔡氏時四時也。日辰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下

書院藏本



戊亥為孤辰已為虛後五甲便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戊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戊亥對辰巳為虛王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源補氏時十二時日十支十二支干十干也。雙案氏此大抵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水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水也。全到運衰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為財木為子。子實財財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方所日二者一般。倘是橫一倘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在山金氏此其家用日時方位法也。去印十二枝十印十乾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兵時風角孤虛亡也。虛空亡對宮。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辰為虛。月孤虛正也。以子丑為孤。午未為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辰巳為虛。餘倣此。王相占算家所謂吉凶賊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家八門遁甲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位太乙局運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運時占斗柄天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通甲以支加支法以占虛虛兵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下

書院藏本

此皆其屬也。趙氏遷孫夷純干之所以配時日而用之。金王在巳午未申酉。木王在亥子丑寅。卯水王在申酉戌亥。子火王在寅卯辰巳。午土王在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其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南西北方向。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如吉四如周武王伐商。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蔡瑁之類是也。又曰。戰陳之成。背孤擊虛。則吉。史記律書以十二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律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機尤所中。故六律。敵知古四間。聲聲勝負。此律以律言。而不外乎十干十二支。是皆兵書所尚也。集註謂孤虛王相之屬。又常解類而推之。蒙引天時二字兼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也。支干又是時日之支干。兵家蓋以孤虛王相上論吉凶。與天時地利總不如人和。疊下重人。和上與魏氏則就五行上看。蔡氏及仁山金氏俱就支干上看。又蒙引魏氏則就五行上看。出看來似可兼用。武備則孤虛王相也。之上有舊說二字。餘便此之下。則云。今按空亡為虛。其對宮為孤。蓋本宮空宮即虛所對宮空則孤矣。蓋舊說以空亡為孤。其對宮為虛。氏則以空亡為虛。其對宮為孤。舊說全載其原文乃大全刪去。蓋說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蒙引此條申天時不如地利。就攻上說。四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尚書大傳云。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然則孟子蓋謂伯子男之域云。備求州。三。里七。里。雖言其狹小。卻須說着數。方切地利。河漢。謂曰。實公彥典命。疏云。天子城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匠人云。九里或據里代法也。山堂考索云。王畿。千里之廣。百官之所止。舍四方之所奏會。城中之制。宜以十有

三里然後其廣足以有容焉謂方九里記者之誤由此觀之則城之三里者豈難定指為子男國都也周禮侯曰僅得也從曉日持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豈非不堅利也粟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草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趙氏古甲以人為攻皮之工役世始用金日鐵鑿然謂非謂可以全無天

時地利但不如人和耳用兵也委天時地利但人和為本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勝況時不時屬天利不利屬地

人心不和則在在而巳在天地者難必在我者可恃仁山金因黃牛皮者為犀甲青牛皮者為兕甲即今水牛皮有說曰粟

無穀曰水粟即穀也古人水與穀兼積水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以緩急焉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謂引此條

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上說附屬引曰兵革米粟皆出於地五華集訂大全

上五公孫丑下三書院藏本利愚按見銘等邊策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可見兵

卒出於地利也故乘陳吳王濞曰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可

見水粟出於地利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

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南軒張氏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極大之助之效

至於天下順之其王也執一失道則違拂人心心之所嚮雖親亦疎也不亦孤且殆哉雖有萬城深池誰與為守變革饒氏

聚要在得道二字上新安陳氏封疆山谿兵革皆未也不以不

全以此也其本在得道而已繁引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兵固

是利軍何以亦謂之利曰章之堅處亦是利此利字不專謂為

銳蓋切利之利也○得道大要在於川資而愛民所謂貴德而

事士與施仁政於民也親戚者相親愛則相憂戚亦趨上自地利不如人和城民不以封疆之界果百得人而處得道正是得

利和之天多助天下順之方得人和也得道言為國得其道孟子

子嘗曰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薄稅斂云云又曰貴德而尊

士云云是也後世天下順之順字只是悅而順之未便是歸

多助正是人和更甚城民三句非中地利只以引起人和之不

易得耳又曰多助之至不勝數其多助而歸之耳非又出多

助外也說純天下順之即是多助之至只見得人心悅服若作

民歸說便碍下文四書釋地地理志言齊初封地海內寡人

民乃歸齊通商而人物始聚矣說端曰古者有分土無分民

將去女論語之書禮通往來不常厥居也最是所以順民之詩道

之界則當時封疆之界固以城其民矣君子於此亦可以觀世

變云○國書禮記正義云正所以城其民山谿正所以固其民

以威天下不以云者正非徒關去險鎬兵之謂只委人和得道

乃可耳○武書曰國能保云故曰域民節是言人和以天下之

所順節是言天時地利之不知人和愚謂二節總是說人和之

勝於天時地利處末節只說足城民節之意耳不可如此分

五華集訂大全上五公孫丑下四書院藏本也○按徐徵云此條論言人和之當得不是指人和在於得

道蓋言說人和處已合得道意愚謂即說人和在於得道有何

不可附勝候且多助是人和得道其本也謂得人和之道者非

是○封疆之界三項皆地利也三不以正趨重得道上去棄明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

已新安陳氏此章言用兵在得人心得人心在得道得道以得

人心則地利之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先王之守

國家用天下本末具舉如此固以得道得人心為本而亦不廢

天時地利之末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地利為務而不

知以得道得人心為本後發此論以引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此以人和言之言其無恃於地利更無恃於天時也○非惟

天時之善人為之乘地利之險人為之守亦無恃於天時之善

卷三 太僕王國城上西行月八日行京

召彼王命。道不崇。慈亦如。此不知。王命。所以加。而不可以加。賓師也。○病纔小愈。便趨造於朝。辭難兩教。而以爲

不可以加乎也。○系綴小愈便越造於身而更甚也。○

藥少者非藥也。以藥不

[illegible]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雙峯陳氏何處見得學而後臣。蓋學師之臣相之也。觀尹之書。無所遜於商。恒於仲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父亦可。見師之之意。淺則學焉。而後臣之。不必泥先後字及臣字。只是尊師而且委任之耳。不是先之以爲師了。然後以之爲臣也。臣字不是卑之之詞。亦不重臣字。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朱子問賓師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大概尊禮之而不居職。

任事但召之，則不往。段干木，晉余餘之尊也。蒧溫公云：孔子聖人也，足哀庸君也，然定哀自孔子不俟朝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屢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而不往，而德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志豈異乎？愚謂孟子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下，則必貴也。貴，貴者之所當養者，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其公亦未深諒耳。南軒張氏：孔子始則不至而去，魯不知者以爲爲肉。

舊院藏本

下竟無不可名之臣也豈識古來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名之臣也哉湯與齊桓之已卒可謂已竭於伊尹何如桓於管仲又何如夫孟子於仁由義舉堯舜之逝者也生平不屑爲管仲而謂有赴齊王之名乎此意於世固不能識卽公孫丑與孟仲子恐亦未之深悉耳 見龍記

鄧公孫丑與孟仲子恐亦未之深悉耳 見龍記

習苑基本

皆適於義也。（集注）韓氏陳孫則就事述校量。孟子則以義理。糾存疑此章與王子居鄭季任爲任處守章一般。以此看禹稷顏回同道益明白矣。注武高曰。蒙引謂不必說出皆是義陳孫之問只是字無義字。此說大謬。夫不以義爲權。

齊何以見得其爲是。若謂本文無義字不必探出是欲解經者只以本文文字而通他處是也。是不知解經之法矣。皆是句實下二節。然皆是處。須在在處處與無處。得則處字又是舉目。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贖曰。餽。子何爲不受。贖。徐

贖送行者之禮也。周時。餽曰。子將有遠行。是我實有其事。行者非無名。餽。其事而今之受。乃非無故此。正所謂交以道接以義也。下辭曰。聞戒後。以爲兵餽之一語。見古雖無其禮。而禮以義起。亦無不可受也。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薛曰。聞戒。故爲兵餽。之子何爲不受。爲兵餽之時。人有欲告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爲孟子

兵餽。薛曰。聞子之有戒心也。有其辭則義可受矣。則則薛君之國各有封疆之界。一出薛之國。則

五華集言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孟

書院藏本

非薛之令所能行。吳故薛君之於孟子。只得以金爲之兵餽。則使因此二節。要與無處而餽相反。兩子將有句尤重。若無是行戒心之事。即古有其禮而後托辭以餽之。依然是無處而餽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未有所處則無辭。取猶致也。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子。惟當於理而已。意輕受之便是被

他。以貨賄。賄了。則處事是處物。爲義之虛。否曰。是南軒張氏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義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何有。其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且。慶源補氏孟子於此。無子尹氏并子言之者。學者觀此。非特可知。辭受取之義。亦可知。所予矣。新安陳氏孟子辭受從容。惟義之安。陳詩。欲辭則皆辭受則

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哉。蒙引。處字一說是孟子無所處。一說是齊王之餽。無所處。然以上文子將有遠行。子有戒心。照之。則是孟子未有處也。有處。則未有處之處。是處物爲義之處。凡事當於義。是有所處。若於義無當。是無處也。今人作事。必於處得停當。可見處字意。以貨與人。而曰貨之者。猶市廛取稅。而曰厘也。皆是死字。作活字用。或疑按未有處。全重自家說不重他人有辭。蓋小人儘有貨利來交。假托名義者。若只靠他。有辭。便隨小人之計矣。此不可不知。王荅渠曰。趙驥。五節主。歸只

在。有。處。通章重指是句。而皆是在。有。處。無。處。上。見。貨。取。二。字。亦。須。取。而。已。矣。而。豈。可。與。宋。薛。同。類。而。論。蓋。此。正。見。其。有。是。而。無。非。處。之。疑。原。在。不。受。齊。薛。上。故。求。句。亦。實。在。齊。一。見。龍。記。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

五華集言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孟

書院藏本

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

去之殺之也。趙氏。則雙枝曰戟。單枝曰戈。樂引下邑。屬邑也。如

一不在伍。亦未至於殺也。則書釋地。讀史記。商若平時訓練。即操閱成者。旁車而過。讀政列傳。韓休。侯景。方生。府上持兵戟。而

衛侍者。其衆四倍。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爲大夫守衛者。非指

戰士。伍亦非行間。七區。持戟。武備。多。蓋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楚。邑。故。雖。治。邑。大夫。亦。自。日。陳。兵。自。衛。孟。子。即。所。見。以。爲。陰。都。京。山。曰。伍。伍。次。也。失。伍。不。在。伍。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或。問。平。陸。之。爲。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東。家。康。公。貨。十。五。年。曾。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國。國。孔。子。時。魯。魯。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即。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曰。平。陸。唐。兗。州。縣。即。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四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上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變率饑民四年就待闕如水旱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生養而與

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敢其專而去。備國出曰兩為之一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下

七

書院藏本

則何之於牧夜則何之於芻。然則此非專責距心不去正以不去明其罪不容諉也。求字有殊正見權雖不在我不致不求耳托之不致負人處即是失已處。王罕省曰長吏為親民之官不慎選賢民則視民命不似以事柄則舉財無能為而巧民寢成誤國。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

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與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繇。從而不變。

故鄆。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鄆。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故鄆。白都無日邑邑曰築都。日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

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虞源輔氏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者理明辭達長於譬喻而能感發於人故也。然齊之君臣雖知其罪而終不能改。雖多事多幸則凡事說便休。都無那

不自有。大底規模氣概則多事多幸則凡事說便休。都無那引為王誦之。此句記述之。非孟子口為王誦之也。若曰請為王誦之則不然。下文須費解。陳氏孟子一言云云。按說不釋事而去耳。何關於齊之為善國也。四書釋地。鄆邑有先君之廟。日都。出莊公二十八年築鄆。傳自春秋五十一凡之一。凡以說者。日都。欲以易此句。蓋鄆與邑雖有大小。若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為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四書釋地。以鄆向謂都邑。邑可通稱。今不若只以曲沃。莊二十八年云。宗邑無主。開元年云。分之都城。更置以費。昭十三年云。誰與居邑。定十二年云。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下

大

書院藏本

將陸三都。是非爾雅宮謂之宅。宅謂之官。一個諸子。顧麟士曰。為都治邑。恐亦是大。語邑有先君之廟。日都。雖都字一解。然不悉孰定。以讀此處。也不然。必如大全。蒙引諸語。諸說。何得齊先君廟。遂有五處。而一時治者。皆孟子之所。蓋耶。因武。舊曰。孟子先誦其大夫後誦其君。然臣之所以不得為貴。由於君。張賓王文。側重。在君。因為有見。

民有疾苦。臣宜言之。尤須君能聽之。距心知其答於王。孟子責以求之不應。則宜去。距心始無所辭。其罪矣。乃不意告之。齊王。而王竟直任其罪。而不辭。此亦行道之一機。而齊王若不能去。其除。其發。其仁。使老弱飽食。而後衣壯者安居。而樂業也。則始之似乎從諫。如旋卒之亦仍是從而不改。此孟子所以終於去齊也。與。為王誦之。何似宜貼孟子之言。為順當。近謂之。見龍記。

孟子謂蚺龍曰子之辭靈王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音遲龍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砥礪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上孟公孫丑下

九
書院藏本

致猶還也。愚按一曰上句見其盡事君之道下句見其得守己之節。

齊人曰所以爲蜺也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議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夫此乃蜚龍自行其志也如何見得孟子爲蜚龍也曰不必如此蓋有言責者必言不得其言則去此自古士人去就之律令

然也孟子使龍言龍既言時便是如此推斷了用則留不用則去豈復有律法哉況孟子云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其意便

是問苟不得言便當去耳亦可
見無稽之去亦孟子之爲之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我無官守我無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維維寬貌裕寬意也孟子

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

久速當於理而已。朱子文集解語溫公疑孟子孟子謂如亂友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

無官守無言責。遇以有餘。而子所責。王陽之非陽。若

也。若爲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耶。

出處大槩矣南軒張氏孟子異乎蚘蠁故得從容不迫陳善困

備至。故告曲盡。而王終莫之悟。則有去之而已。然三出。盡猶

有官守。祇電有吉。貴電雖未自以爲異。然諫不行。能去距心。雖

五華纂訂大全

上
三
子
下

平

餘裕是寬綏不迫之意賓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

通祖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著休或疑孔子不服見而

行與孟子之說不異曰正是一解蓋舟子有去志必俟住棹

無道然亦以爲辭行存子而存子存於林終其行也曰明
明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與事胡氏集註前引尹

速當於理而已。蓋天理人欲之幾最不可不辨。當辨而辯。是天

此則涉於欲故惟聖人能審其幾焉繫引我無官守云云此主

法也。襄合卦上二節。蜺龍感孟子之誠。因可以去而去。下二節。

就聽命於官守道進退聽命於道張口客曰我然立人之朝善

蛇進退以市其君又豈知孟子之所以譏齊人者乎李德裕曰

兩則字見一毫寬展不得
正與緯緯有餘意相反

守道者與守官者不同守官者實在言則宜言言不聽則宜
去無道是也倘恨其不早言不早去耳若孟子則守道者也
無官守無言責道可就則就道當去則去而其去就之際自
可從容不迫奈之何以責無道者責孟子耶責人其亦不累
之甚矣
見龍記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驥為輔行王驥朝暮見

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驥王發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
事也國語輔氏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也周禮事兼儀文器數升降揖讓往來交際之類儀文也
蓋王驥之類器數也國語輔氏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而王驥治之若師以大益有司指驥固不是矣師依案引謂其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主 書院藏本

各自為說非以有司解驥然此說亦非也蓋凡出使者有正使
必有副使此是常例非齊王為孟子創設也○輔氏謂若事有
不治則亦須與驥言此亦孔子與驥實之意也蓋孔子之與驥
言也是與座人言也非與貨言也孟子之與驥言也是與輔行
者言也非與驥言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

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于何言哉扶音

王驥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

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南軒謂因孟子為卿而實其師
也則夫前文謂數國可付之於有司是王驥雖曰輔行然齊王之意特欲藉孟子以為重耳有司
之事不敢以親而驥則行之也孟子特統其大綱於上而驥則
實其事於下若驥於事上之禮有失邦交之儀有驥則孟子固
不免有言以正其事之失也彼既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事則

亦為用有言哉國語輔氏夫既或治之正答公孫丑未嘗與之
言行事一句孟子言使事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
更與驥言也只此何便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使有
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驥關不齊整處而孟子固不與
驥言而正之則非所謂不惡矣今有司既已能治其事而驥
與之言則便有徇之之意而不可謂之嚴然自常情觀之孟
子之不與驥言不以為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為易之而不
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惡之而不欲與之言
則惡之而孟子之待小人是心也但言有司既已能治其事而
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事而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故子
嘗謂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已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惡惡
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為已甚之義也新安陳氏君子以遠小
人不惡而嚴易蓋對大衆傳文孟子於王驥不欲與言於公
孫丑使丑自悟耳○治之朱子以為有司南軒以為驥正是治
之者國語輔氏曰天下有山逐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程
註曰遠小人之道者以惡驥屬色遠足以致其怨怒惟在乎
莊嚴嚴使知長則自然遠矣國語公孫丑此章之問與前章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主 書院藏本

子矣不為取之問若同孟子孔子當時皆有難言者若此托
詞以告之○大註有司不指王驥若是驥朱子何故又云有司
且驥既號齊卿則又難以有司目之○朱子是於或字生出有
司字○國語輔氏曰小則驥孟子疑蓋大夫王驥與兄蓋驥之
蓋同音蓋註御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二邑宋
王伯厚謂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僅一處無
二地斷不可解後讀左傳趙宣子為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
趙同為原氏於時先軫亦稱原氏孔氏曰蓋分原邑而食
之信二十五年驥為溫大夫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
一年對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
共食一邑者因怡蓋一也以牛為王朝之下邑王驥治之也以
牛為親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賜蓋亦大矣○金仁山云
驥既號齊卿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所屬之滕縣有古驥城余考
自臨淄抵滕不滿五百里路不為遠而一往一還將千里路亦
不為近則驥接齊未一及使事被丑以為驥唐宋現風度驥
人莫疑其量開元初自廣州召入朝帝道內侍楊思勳驥之
未嘗交一言思勳自以將軍貴幸驥之帝師獨受重嗟乎如明
皇者豈不賢於宣王遠與○朱子疑孟子去齊由王驥積憾故

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周禮侯曰得之是不限於分有財是不納於方。緣葬如重累之數之類。諺云。古之人皆用之。應上中古文云。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親於人心獨無校乎。比必二反。校音效。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校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國別無使土親膚。即是上文。以以此為盡心以此為悅者。其歸在於無使土親膚而已。註中所謂堅厚久遠者其所。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聖

書院藏本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宋子開不以天下儉其親曰以儉為不為天下惜棺槨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文意與此同。呂氏註云所當得為而不自盡則是倒行逆施不顧理成於所厚者薄而無味盡於人心及悅與校字人子事親至孝而終凡附於身與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如是無以盡於吾心不為悅不為校也必悅且校然後於心為盡不得為而惜為與可為而不為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為悅則制不得為者決不敢。日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所能為者亦何忍於不及厚所當厚而不給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心盡天理而已矣。此物二字不專指棺槨是泛說此古語也安知古語是為棺槨耶。或來生事葬祭耳。字皆虛曰此是引語作結不以天下儉其親而應木若以美然一句不肯太美便是愛惜此物而謂吾親為可。薄矣。

重然後盡於人心句得之為有財三句正是人心之可以自盡處無使土親膚二句仍應轉盡人心句末用反收見若以天下儉其親即是不盡心而人子之心必有所不悅不悅矣。不以天下儉其親自是泛說而孟子引之對針尤應一問意卻重在棺槨上。見龍記。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哈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哈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得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哈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聖

書院藏本

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國別補氏沈同問燕可伐否耳。固不同孟子必當詳告之不他日可而已也。註云與者受者皆有罪謂不由其道妄取妄予如子哈子之之徒者由其道則三聖之授受乃先天而天弗違之事不可以罪言也。國別私字重看若以王命來問則必就齊立論矣王陽明曰堯舜傳賢利民之大也。曾非堯舜受得而效其尤舜禹受禪天之從也之非舜禹安得而效其效。國別之註不得是立燕君臣罪案正見其可伐也。死下字骨云云當重無王命上註先公只帶說臨聘候回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無故與人正是不奉天命也。彥陵說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

何爲勸之哉

天吏傳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虐其子弟而後燕人呼之乃以是時得孟子之言則誤矣。孟子言齊伐燕有四端父子君臣如此國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曰齊不伐亦不曰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此謂孟子於其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謂探其情而預設辭以答之則防險之私爾豈所釋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繫累之憂則其伐之也亦何爲而不可哉。陳氏惟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況燕如何可以殺殺惟天吏可以伐無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下

老

書院藏本

燕人呼王曰吾甚惡於孟子

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相征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若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此同安樂此理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己之不可伐人存疑未也。只作未曾說。然則謂未有其機故曰未也而不可伐人之非是。因之曰燕可伐而以燕伐燕則不可故上節就燕論燕見燕有可伐之罪下節就齊論齊見齊非伐燕之人。張彥陵曰此章當以天字爲主燕之私怨不足據天命齊之征伐是不奉天討非竟齊而攝政故召齊之師非湯武而征伐故致燕之呼孟子說燕暴虐代又說齊非伐燕之人未嘗輕合燕亦未嘗輕與齊此處要識得聖賢大公之心。子曾私與子之私安罪無所逃。洗同私以可伐爲問孟子舍此別無可答者然湯武革命順乎天而順乎人今齊與燕地隔德齊莫能相與燕雖可伐而齊所當伐而況係人父兄要人宗廟以暴易暴以亂易亂爲天下之所同如是乎而孟子豈有勸之之理乎。見龍記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平即昭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皆平。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解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管叔陳賈意只要坐不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日不如也。賈斷曉得不是知其將畔而使之亦斷曉得孟子不以爲是知其將畔而使之說則齊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公孫丑下

天

書院藏本

伐燕所謂乘人之危不仁致人之畔不智王之備於孟子此正懷心之計陳賈乃遂其惡幸周公未此不知公與叔父兄弟至親便存不容逆料其畔的心。屬若齊王之與燕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總之見公之過是宜有的齊王之過是不宜有的安得以此爲公爲解。蓋合註賈之言雖重提仁智其意重在智一邊蓋當時議王併燕爲不智賈以齊當取燕之時豈知今日燕人之畔亦如周公使管叔之時豈知後來以殷畔乎。吳時之曰義仁且智且字與義氣章仁且智大夫既聖矣且字不同既聖處且字是仁智並就此處仁且智則則重智上下而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亦只要形起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句則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亦只相形引出不知也。句陳賈主意全在定不知一過蓋欲以周公不如而使管叔解齊王不知而取燕耳。仁智周公未之盡也。句要引出不智爲主說況於王乎何亦須重不智一邊乃能論齊事本旨見而解之言請見孟子而以周公等爲之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

聲 康 平

子東區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
情於是爲至輝之於象月公之於管

上蓋 公孫王丁

免
書院藏本

可求免也。而漢卿公之遇蘇，有不當無庸論。而無選則所無者，小而所失者，亦難論其大，不當錄其小，是其無選適所以爲

馬莊席曰周公之過豈是
聖人青天白日心事千古

上孟

三

普同藥水

—

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

三
書院藏本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伯山金氏孟子致爲臣而歸諸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三 書院藏本

掩現在一段情事。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
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爲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孟有不也趙氏曰豆爲國區受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受六斗四升十釜爲鍾鍾受六斛四斗山金氏曰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毀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十人按如此則是賞士亦微以此處孟子宜孟子之不受也呂成公曰宣王之意以爲孟子止可爲國人矜式未必可以爲政也孟子嘗曰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而齊王欲以此留孟子正其所不脛宜孟子之去也孟子生卒年引考或同養弟子以萬鍾齊宣亦自侈其厚矣而孟子又云曾

所辭之祿非一歲有也請備陳之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
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然則區一斗六升也
釜六斗四升也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矣十萬鍾
則六十四萬石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又問古之量與
今同耶異耶余曰古量其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然則
古之五級當今之一也即古五當今一而六萬四千石猶一萬
二千八百石也六十四萬石猶十二萬八千石也此亦豈齊卿
一歲所能有哉或問孟子仕齊之歲幾何果得其歲數則齊卿
之祿可坐而定也余曰今不可的考矣如以孟子所云陳蔡蓋
祿萬鍾蓋爲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
同於陳蔡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蔡則仕齊當五年矣
或少倍於陳蔡則仕齊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燕魯讓國君臣被
太子復與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又況於崇
見王喪母後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至古今
祿秩或粟或米或麥或錢與或名存而未必實給紛錯難齊要
就米計之一歲當一萬八九千石視則大國之君食二千八百
八十人者足食四千人有荷此豈非孟子所謂誠古之制者後
成風而百姓離竭虛空抽登不足以供其求嗚呼古今之變至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書院藏本

戰國可勝慨哉○名存而未必實給自註云漢三公號歲食萬
石實月俸三百五十斛解卽石也○足食四十人有奇自註云
照周禮廩人月食三鬴算諸卽金也○困勉錄前此不留他日而
之安知其非自傷自艾但觀其詞絕無悔過不安之意則可知
其不諱耳不必在他日字上穿鑿在武曹曰呂成公語似是深
文然亦可備一說范梈登曰齊王謬爲此說以博好賢之名
其所謂者又只處之中國而不置之朝廷養之萬鍾而不與共
天祿使大夫國人矜式而遺卻自己分明見孟子迂闊難用姑
雅俗耳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卽陳臻也○四書講義時子齊王邊人四字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

爲欲富乎 夫者扶 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
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
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況本非欲富
齊王告時子是就人欲中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
惡用是多端爲哉○註云孟子有難顯言者顯言之則計揚齊
王之失而有失於我國所願之仁○顯言此然字只因陳子所述
時子之言而曰是如此耶然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復留耶
顯言其不可復留之故下二節又因欲富二字而證明之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
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書院藏本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斷壁之
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
孫議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
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
矣○季孫輔氏舉季孫所議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改此之意
辭祿而受饋雖多寡之不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
於彼也○困勉錄引謂三使字不同上使字是如使之使下使
字是子叔疑使之也已指子叔疑此條非也蓋叔疑事乃實事
豈可用如使口氣懸意上使字乃國君使也不然則使已爲政
不用則亦已矣此何乃是泛論叔疑事當補在言外則又不得
謂已指叔疑也○困勉錄孟子辭此而受彼叔疑失此而求彼龍斷
得此而棄彼其爲利一也故引之則勝候曰龍斷斷壁之斷而
高者乃商賈往來必由之路此要津也私爲已有則利權盡歸
於已矣爲政爲卿卽龍斷也要緊處在私字私龍斷是於富貴

中獨據
要津耳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
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
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
又取彼也罔謂明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
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
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
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慶源輔氏文王關謨不征是
三代之初皆如此變弊從民

五華集訂大全

止齋公孫丑下

書院藏本

孟子

左右望是欲全得之爲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此是
終之而不復說上正意者此章之類是也。齊王固不得待孟
子之道尤爲不知孟子之心蒙引此章當以程子之說來斷他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云蓋孟子之去齊者以道也而齊
王之所以留者利也此齊王之所以終爲不知孟子孟子之所
以終不謂於齊而其道之所以終不行之所以終於不獲也
翼注以所有易所無見古無專利之心有司治之見古無征商
之法有賤丈夫三句是正釋龍斷人皆以爲二句極形其賤以
見不可徵商二句言其意蓋徐子細口富貴之防特以之厚
繩君子豈欲斷之爲大夫國人所限幸矣
事不至以商賤之爲大夫國人所限幸矣

孟子之來齊也爲行道而來則其去亦爲道不行而去如
甘肅李陽之所說矣。如爲市者登陸斷而罔市利人皆以
將賤之登孟子而可以利動也。孟子去齊當有別故而未
便明言齊王與時子陳子皆以爲賤爲可欲動孟子而使之
復賤也故孟子只反覆發明欲富之不可未節附利二字正

與前欲富相承
應見龍蛇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
作晝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四書釋地晝當作晝不待言齊西南近邑集
注本趙氏及劉熙來但括地志以晝卽故里
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一南一北殊判然余謂孟子去齊歸
朝師實齊之西南上云南者是又因俗樂毅初入齊開費邑
人王燭賢令軍中晝費邑三十里無人則
明時齊都城西南開無致有闕出者矣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爲去聲下同
隱於新反

隱隱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范紫登曰留行而日欲爲
明是以已意留之不應示
不欲聞其言隱几而
臥并不欲見其人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

五華集訂大全

止齋公孫丑下

美

書院藏本

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

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則皆反復扶
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

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

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

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宋玉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
日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當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
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汗行而事君者何異乎

乃能安而留之泄柳常閉門以避繆公不荷其意者常使人道達誠意

記與泄柳並稱其賢可知繆公待子思恐子思不察已之誠也

二子非有賢者隱隱之則又恐君不察已之誠也德若子思則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卷

書院藏本

君臣相得必有人爲之左右不然者如漢文帝欲用賈生而絳灌譏之又或既已任用而小人不能卒至願去往往而有嗟乎此則生所以流涕於報燕書也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之所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或人之爲我謀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也蓋有欲爲王留者雖有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者之禮故孟子告之如此新安倪氏孟子之於齊齊王既不能如繆公之待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次焉而齊之羣臣又無賢者焉之維持調護孟子亦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無愧于思齊王如繆公之待子思宜也故未及以不及子思爲言惟申詳之事姑引以言齊之無賢臣耳繆公則子絕長者乎要下一先字臥而不應不可

謂不是絕也絕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詞語是兩語之其意則足說他先絕已而後已絕之也其註得其意而曰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孟子兩字詰問要他自悟其非固勉繆公自能尊子思齊王不能如繆公如何貴留行者之不及子思曰公自能尊子思則不待維持調護也齊王不能如繆公則必特維持調護而後可故爲者皆計者皆以留子思之法而責王以尊禮子思之事上文所以必帶說留子思者蓋爲此也其意實重在子思這一邊耳

既曰爲王留行而初不奉齊王之命客又不告之齊王而私以已意爲貴則齊王之待孟子既不如繆公之待子思而客又不能爲惟柳申詳之人責齊王以尊禮子思之事其不爲宜矣又何怪焉見龍記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卷

書院藏本

盡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濡去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蒙引尹士譏孟子有三段一段曰是不明也二段曰是干澤也三段曰是濡滯也今孟子只辨是何濡滯也一句上二句都不管有何耶曰千里而見王是干澤也如此說便見不悅以爲不足爲湯武且非干澤之意尤明矣繆公留子思孟子與孟子自明俱重在濡滯一邊所以用此語士原爲三宿而讓只重濡滯上二段不過即今日之失而併述其來齊之非然說千里見王已非漫無所見不遇故去亦非謂其往事不可知今此不可解矣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

欲哉子不得已也。夫音扶下 詞應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或疑孟子千里而見王。是自請見齊王。不如見齊王。應聘而往見也。曰非也。不見諸侯之義。決是孟子終身所守而不變者。前日應齊王之聘。而往亦就千里而見王也。則聘侯曰見王。欲以行道。王未必不可為湯武而已之非干澤亦可見矣。

子三宿而出。盡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子。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說此是未出畫及方出。明非畫。書時之心事。下一速字。正。

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

五華纂言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堯 書院藏本

由是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機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孟子未出畫時而三宿於近郊。已是望王之改而如改諸。則必反予。此又望王之改而謂之也。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云云。予日望之。此更望王之改而謂之也。於既去之日。而猶三致其意。而不已。聖賢之急於行道如此。然其不肯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易者。所謂為善是後日事。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正是足用為善。處輔氏以此為行道濟時之本心。非也。正是愛君澤民之餘意。此是出畫後心。

事。實註王如用予。至泉安。非自負語。正見王之足用為善也。說

緒孟子主意在安天下。上王由足用為善。實思所以用齊王耳。故三宿出畫。尹士謂其濡滯。孟子則猶以為速。尹士謂濡滯在

三宿而後出畫。孟子則謂既出畫之後。此心猶不舍。王如改諸。句是速。子心猶以為速之意。王由足用為善。是速。登舍王。就

之意。此節是已出畫後。心事益見。三宿出畫。有望於王。非濡滯也。謂用是已出畫後。王之道則改。是改功。刊之。若說有甚

失禮處。而欲其改。此便看得小了。李仲述曰。千里之別。達三宿之期。短身與齊。延漸。道情與道路。俱長。在武曹曰。舉字從登。徒

二字生來。而登徒二字。又從用子。句生來。李得雲曰。浩然歸志。生於出畫而王不追。非生於已之舍王也。故歸志自決。而心自

不舍。王此節是說既出畫後。猶惓惓愛君。與上節只分兩層。

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頂飯。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鄭。釋。山。曰。一。然。字。倒。喚。下。三。句。字。與。一。日。悻悻。怒意也。窮盡也。此小丈夫不要看他低了。亦是。要。君。好。的。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堯 書院藏本
但主意只為自家一身。所以傷於過激。君子之心。全為天下。連自家濡滯之迹。都不計較。以此對看。所以為小。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養者。所以為果也。易乾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宋子孟子與荷養。皆是憂則違之。但荷養者。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養之果於去也。而軒張氏。齊王資雖純。而不敏。然與夫。飾情。始非以自欺欺人者。故孟子有。望。焉。以爲王如用予。天下舉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於胸中。而其中。不則在於格君心。故。卒。卒。王。之。改。之。也。若夫。諫。而。不。用。去。則窮日而後宿者。是私意所發。其諫也。固無誠意之誠。其去也。又無忠厚之氣。真小丈夫哉。蓋源輔氏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詳玩此兩句。便可見聖賢之

背當日之力而後宿效小丈夫之所為乎。○王由是月四句
最重於子心猶以為違句正與是何謂也句對鋒相對
見龍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
普稱之以教人耳目路問二字僅見此章所謂孔孟皇皇卒老
於行良可悲也前輩有
主此作文者頗為有見

日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新安陳氏前日言不怨尤之時與今日所遇之時不同存疑彼一時尋常無事之時也此一

心千里見王王如用子豈特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其行道
濟時汲汲之本心三宿出責王庶幾改之于日望之此其愛君
澤民德德之餘意變舉幾凡方其來也望齊王能行其道及
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此聖賢仁厚之意蓋決然去者義也欲
去不去者仁也齊氏所以說發則達之情聖賢之憂孟子憂
則達之若與齊同而其憂則達之情與荷齊之怨然忘情
者大不同也新安陳氏孟子所歷如滕文雖慕道然國微道
必難行其次如齊出於滅齊又必不行大國齊梁也梁惠王不
足與有行義尤劣矣庶幾焉者其齊宣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
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有行者所以樂
季望之有不能自已焉於此終不遇台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
矣則引德德之尊意即汲汲本心之不吝釋者汲汲之本心所
謂是于所欲也德德之意必于不得已之後事○尹士是荷齊
接與之流其氣象較從容其心較虛而非執切者蓋可與者也
尹氏之讓孟子原側重在濡滯上故孟子亦只反覆解此二
字千里而來原為行道而來不遇而去亦為道不行而去乃
三宿而後以為過此盡心猶未舍總由王足用為善耳可
以安齊亦可以安天下此孟子所為德德望王之故也而豈

乃通盤打算非特自古為然兩必有最重王者名世亦不可輕
任武備日按呂說重在名世說統重在王者二說似乎相反而
倒是相成蓋星歷日必有富在王者名世未生之先未遇之時
亦可按期而決說非必待既生既遇之後知之也王罕皆曰其
有字宛轉沉吟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特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
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固地
極思治如禮樂久衰則必振民生久困則必復註云亂
繼戰征久用則必息就戰國時勢皆想方合四書講義須事
重時遷惟亂靡有定所以為憂若周則其時雖示千年
亦聖賢所樂耳仇注曰數過頂上時可又是一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

吾道行止
之時代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
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
公望散宜生之屬陳氏歷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禹
湯共五百八十年主桀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年為商是堯舜至
五百年重王者上蓋有聖人出則名世必因之而顯孟子自是
各世者皆無王者與以為之輔佐不豫意本此未說出也下文
方見國書謂此節重名世不重王者名世或先王生或與
王者同時而問道先王者故曰其間蓋王者之所從學焉而後
臣者也非王者與而名世為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者而無損
其為名世之實故孟子謂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仇注曰
承前十分族慕但追美往古正感慨目前徐南洲曰此五百年

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陳子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吾何憂。若孟子。則既不能無不豫。憂世之志也。實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曰。聖人之則。並行而不悖也。自五百齊毛則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則自天未欲平治以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國樂。然則孟子到此亦未如之何。所以其得歸之於天。斷安陳氏天意。或欲平治天下。亦未可知。其具謂能平治天下之道也。用斷天未欲平治天下。是以不得有為。歸之於天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言在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星 書院藏本

已有可為之具。自任之意也。吾何為不豫。須兼此二意。蓋天意既不欲有為。則當安之。爾在我有可為之具。亦足以自樂矣。此所以無不豫也。註樂天之誠。亦要兼兩意。是天未欲平治天下。是以治亂歸之數。則樂天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以治具在之。已亦樂天也。國樂。不怨不尤。聖賢之心。事悲天。獨人聖賢之樂。當分彼此。亦姑就充虛所見言之。其實非兩時事也。國樂。一。時當樂天。則不怨不尤。此一時當憂世。則有不豫。色所以為兼行不悖。一。說樂天。則在憂世之時。二。說可兼用。前說是以彼一時與五百年兩節對看。出也。後說是以五百年兩節與永節對看。出也。國樂。曰。憂世樂天。非兩事。聖賢無日不憂世。無日不樂天。注。國樂。曰。按註憂世樂天。緊頂上雖若不豫。而實未嘗不豫。二句。永當以後說為是。

彼一時。一。句。緊對上。夫子若有不豫。說言彼時是謂無事之時。自當樂天。此時是行止收斂之時。自當憂世。下二節緊承此一時。句。說見世之可憂。如此末節。又復彼一時。二。句中。轉出一層意。承見天意難憑。而其具自備。前日之樂天。永當

無憂世之思。今日之憂世。仍不收樂天之樂。所謂憂世樂天。並行不悖也。夫何正對充實。一。問。言雖若有不豫。而究無不豫也。由則二節。須看眼。數處。字。舒。回。成。旋。真。有。仰。天。長。嘯。暫。和。低。昂。意。樂。見。龍。記。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按陳氏。道不行於齊。其幾已先見乎此。國樂。齊王是半上。半落人。以其足用。為魯故去。後猶有餘思。以其不能大有為。故初見即有去志。既內懷去志。又外受齊祿。便是為利而非義。矣。國樂。曰。初見便退。有去志。自是孟子本心。所謂知其必不為。為湯武者。知人之明也。猶久於其國而不。去者。聖行道之苦心也。亦有並行而不悖者。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星 書院藏本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國樂。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猶以為遲。而謂幾齊王之可與有為。而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也。初見齊王之情。必有不能受者。又以其質亦有可收。故不受其祿。如當以觀其感。與否也。初志雖欲去。而猶有遲留。為魯故也。此篇章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精。學者所宜深究也。國樂。曰。國樂。則有章。則有禮。如君命召。不俟駕。禮也。有不召之臣。便是義孔氏謂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說得自好。國樂。曰。因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孟子當時見王於崇。便有不合處。難於委質。為臣。所以止高。深可之仕。見行可者。見道。理。澤。可。行。也。孟子自崇既退之後。未見其道之可行。所以終於不受。國樂。曰。恐只是因師旅之事。而罷罷耳。

○不受聘此孟子最高處其冠然不周進退餘本全在此
一受其聘則為所屈是為屈而亡耳十萬之祿脫履而去青
王猶欲以萬鍾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
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仲連不可以請索引
據朱子是主於義而言據新安陳氏是主於勢而言索引主
安之說愚謂二各方是楚見王亦有際可之義雖云資師不
與臣同然謂方有事而然而去亦不是況其勢亦有不得主者
要其未決去之意則歸望齊王之意房多猶何出據總計云仕
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則通章俱只重不受祿有為是不
可以末節為不去之由與不受祿並重總見得去齊我志而久
於齊非我志此其所以不受祿也國書地志孟子致為臣而
居休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
路史國名紀休在縣川或云介休介在魯西並非因勉勉孟子
去齊與孔子主魯一樣是忠厚去國之道漢書陸賈志不欲
而復受其祿便是有祿所以不受非但是恐受祿便為他驕
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公孫丑下 聖 書院藏本

仕而受祿道也而道有權有去志則不可受矣其久於
齊者特因有師命耳非志有愛也次節是正明其不受祿之
故末節只申言其不即
去之由耳 見龍記
乙未四月望日讀完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 春澤如

五華集訂孟子大全卷之五

廣章張允隨時齊鑒定

廣文公意句上

凡五章 勿軒陸氏四章皆言廣事才
章辨墨近因許行之學附見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假山金氏孟子致為臣於齊歸無而即如宋與宋
此勝自滕而西而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或謂天子之子為
太子諸侯之子為世子非也周公立教世子之法成王亦稱世
子則世子太子天子諸侯之子通稱矣故曰世子太子也後世
乃分國書釋地繼余向主孟子游宋當在慎觀王三年癸卯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一 書院藏本

稱王後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薛邾
莒在淮泗之上國滕南與楚鄰有有事於楚一舉足則已入其
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
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悖假道於宋之勢其賢可知顧
士謂非世子迂道來見此不通地理之說也宋元諸儒註四
書皆詳及地理者僅見金仁山一人仁山長於其學故元史載
其一事襄樊之師日急宋半視弗救履祥因進率制播虛之策
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前則襄樊之圍將不攻而自解且備
序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鴨難易遠近歷歷可據
宋終莫能用乃後朱珣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
先所上書咫尺無異
者人始服其精確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
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二

書院藏本

敬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辨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提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孟子曰。性善。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子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曰。孟子也。只是大抵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說須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方是說性與天道耳。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伊川謂性即理也。一句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三

書院藏本

是一箇物事。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問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求書學問之人。得毋曉節之其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可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避惡。有順逆之殊。孟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能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若謂此也。則謂孟子所謂性善。不曾說氣稟。曰是孟子不曾思道到這裏。但說本性善。夫卻這一箇氣稟。孟子既斷孟子之言。以為孟子自著。則門人不能悉記其辭。云云。似當改此。是後來不曾改得。周陳氏問孟子道性善。蓋謂性無有不善也。明道乃以為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蓋如何曰。諸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以孟子說。未備。故程門發此義。孟子專說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為未備。專說氣質。則善為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氣質論性。蓋謂性有善有不善。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上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註釋性者。人所聚於天以生之理也。此一句便開去。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四

書院藏本

擴而充之之充。○註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云云已包後而咸
以實其說如朱子者小學書列立教明倫於前蓋是說其理列
實立教實明倫於後並是實有是事以實前而之說
此之謂實之何以驗人性之善哉觀堯舜能盡其性而為大聖
人則可知同有是性者之皆可以為聖人而不備於學聖人矣
所以言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與實氏曰堯舜聰明神聖
蘇氏謂孟子之於善見其端善而已先生謂孟子之於性善蓋探
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無毫髮異思謹按先生平日論易與孟
子之言善本分兩截觀之者善言太極分陰陽繼此而生人
者皆此善是主造化而言孟子道性善言人性所得於陰陽造
化而生之理理然純粹是主人性而言人性之善正由本陰陽
繼之者善故無不善孟子謂性善之者善為人善既生以後之
事故先生不復如平日分兩截探其本言之學者更當參其
平日之言與此兩端觀之善也成之性也所以一陰一陽
之理者為道此是統說備大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
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五

書院藏本

一注即後到唐虞事業不曾於本體上加得分毫可見人人此
性人人此善即人人堯舜矣語意只要世子以堯舜自期不重
堯舜能盡性上四書講義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良知家言滿
街都是聖人其言似合而有水炭之異一則師心自是一則須
致知力行以必至於聖人也勝世子為人想是資性粹美而氣
魄薄弱故孟子特以此開發激動之然聖賢此言焉能無不
是定聖賢不疑疑亦更可以進此耳○性善反而以對性惡一
宗不旁及三品之論所見方卓然凡為異端只要攪亂善字故
性惡之說是其正宗善惡混無善惡知其說之駭世而不足
統攝故又藉此二宗則或亂益巧矣善惡混者善與惡同等
援善入惡所謂落水拖也無善惡者善與惡同滅所謂同及
女借七也總是極端這善字必欲打掉了乃得看告子先本作
杞柳之說後通而為湍水又通為生之謂性其語頗有轉換宗
旨只一而巳後來謂無善無惡心之體便是這孤精妙殆別無
他法固陋雖大全辨謂具於心者謂之性成於形者謂之習流
行於形質之際謂之氣質自是性氣質自是氣質性則至善氣
質則有昏明強弱之不同而以程朱言氣質之性為非又引朱
子晚年定論為證可謂不知而妄言彼蓋未識心之屬氣質而

以盡性而希聖耳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遠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宋子言性，固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固是說者不推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交公則雖未能盡信，猶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道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六

書院藏本

理雖有至善，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圍率朝氏按：韓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秉言之，道以所由言之。集註此處說得性字稍重，愚謂集註不曰同一道，而曰同一性者，蓋推本而言，自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他無所謂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焉？孟子引夫道一而已矣，言道既一，吾不容有二說也。前言已盡矣，道理也。此道字近說尤活，或以道出於性，性一故道一。言者雖知有性之別，然解此義泥矣。不知此道正指性也。道者德行性命之總名，何者？不是道，此處不必拘於中庸性道之分。性者，性善之說，本必然，或有性不善也。人皆可為堯舜之說，未必必然。堯舜或另是一性，而不可企及也。故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言道理在人，一而已矣。更無兩道。上言聖賢，也是這一箇道理。如今塗人也見這一箇道理，而謂曰：夫道一而已矣。註中分明以本同一性解之，可見道一即性一也。朱子答黃子排書所謂道與性字，其實無甚異是也。鄭樵山謂若說性即道，便欠詳盡，甚有疑議。道字分明指性說，便不可直說作性，亦屬贅語之見。

成說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

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父王我師也。周公豈欺

我哉？見反音反。

成陳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謂周公之言，而數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宋子孟子引三言，發其說，人如此，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還疑此外更無別法。若如此，有箇善處，與惡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則是些微錢米，無真貴得力處。國禍道夫曰：這般緊要節目，其初在道性善，其中在夫道一而已矣。其終在若藥不勝，服藥不涉日，然則聖賢性之本善，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七

書院藏本

堯舜無異於人行之不力，人自異於堯舜。宋引若何畏彼哉者，以其道之一也。有為者，亦是者，亦以其道之一也。周公以文王為我師者，亦以其道之一也。此集註所謂既告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者也。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者，言外意也。能有為者，盡其性而已矣。存疑使道不一，聖賢又有一箇道，則聖賢不可企及。成陳等何以謂聖賢不足畏？有為者亦是故。故知此節是明上文道一之旨。彼丈夫我丈夫，舜何人？子何人？等處，都要以性入說。國齊滕陳之言，為景公發，勿認我善字是自道丈夫只當人看。說德舜何人？子何人？而何字要善言，舜是何等人，而遂不可企及。我又是何等人，而不可企及？舜全在想像，模稜上着力，有敢作敢為底氣象。若下孟舜人也，我亦人也，語氣乃自付自愛的，光景全然合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之，非為我之師也。聖註周公豈欺我哉，兼周公因能師文王，吾人亦能師文王，意說兼或言三段是教他勇猛下手。上夫是矣，然是前人得手，語畢竟如何下手？孟子言之矣。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則南面稱孤，西面稱伯，小國稱王，大國稱霸。此四端者，何故曰因下文曰舜曰文曰月公，皆是以前人貴之，明與堯舜相映，照然前文開堯舜原為性善。

此則釋堯舜亦即是道。一不必疑。有異。同。國。勉。此。節。破。其。不。敢。望。聖。人。之。發。下。節。破。其。小。國。難。自。振。之。賢。與。因。之。曰。通。節。全。是。勇。於。希。聖。之。氣。與。下。若。東。不。破。此。云。公。聚。相。照。應。注。武。曹。曰。顏。淵。公。明。儀。皆。是。自。說。成。成。是。對。景。公。說。前。並。文。有。就。此。觀。出。謂。景。公。三。字。與。對。世。子。解。合。將。首。段。另。敘。并。下。二。段。亦。取。入。首。段。內。釋。非。正。解。然。平。中。忽。得。一。同。恰。好。與。上。下。文。氣。聯。綿。亦。足。備。一。說。也。周。聘。侯。曰。何。畏。便。是。有。為。有。為。便。是。無。甚。淺。深。歷。引。三。言。見。魯。侯。自。強。古。人。不。一。而。足。以。明。道。一。之。可。信。不。當。復。求。他。說。以。自。阻。其。盡。性。希。聖。之。志。也。○彼。丈。夫。我。丈。夫。形。同。質。性。同。也。吾。何。畏。彼。聖。賢。何。者。不。可。企。及。來。不。是。蔑。視。彼。乃。是。高。擡。我。亦。不。是。夸。大。我。乃。是。策。勵。我。下。二。段。亦。如。此。看。

今廢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眩眩厥疾不瘳瘳莫何反賊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眩眩憤亂言廢國雖小猶足為治但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八 書院藏本

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程子滕小不過如今一鄉孟子只說可為善聖賢須是猛起如服膺之藥以除深痼之疾直是不可悠悠勉齊黃氏歷引三人之言所以釋滕文之疑終以藥服勝所以勵其志齊氏方言云飲藥而毒漸消之問謂之服勝復舉饒氏前而文公再言去見孟子時是發其資稟凡下不可以為堯舜故孟子以成觀以下三說答之末後孟子恐文公又自疑其土地狹小故以服勝之說告之文公後來也能問喪禮問經界亦足見其有為處困山真氏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言其大者至於困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議矣齊陳氏氏於下章言夷禮處謂可驗人性之善亦當以此意類推之漢欲師重

人惟患無奮發之志不患無勢力之資今廢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國雖云小猶有本在於身而達之於政以其所以治已者而治夫人則雖小猶可以為善國但惑立志不高自治不勇見天理而不肯進德人欲而不忍割則人欲之害天理之害之汚濁固不足以為善人而紀綱廢墜亦不足以為善國故書曰若藥不眩眩厥疾不瘳有志於復其性而為聖賢者尚知所以自勵云說蓋孟子言性善而即歸到可以為善樹便是性命事功一以貫之不以後儒分作兩截下文喪禮并井田學校正性善作用處則歸併此二條則上面三節似已兼事業在內淺說亦似如此據蒙引存疑則上面只說修身至末節方兼事業說蒙引有似不疑誠恐引存疑則上面只說修身至末節方兼事業是我性分內先舜達善事業亦只在此故說憤可以為善國此善字正應前性善二字注武曹曰就治疾意申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九 書院藏本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以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罔所自盡也管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飲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義所居反針諸延反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十

書院藏本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麻也。麻布也。紒。衰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就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記喪大抵大夫公子與士皆三日不食。于大夫公子食粥。士就食水飲。大夫士就食水飲。室老其貴臣也。室老于姓皆食粥。室亦如之。既葬主人就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十一

書院藏本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其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歷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歷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宋子古宗國。如周公兄弟之爲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爲宗。至戰國時。歷猶

某既葬葬于除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除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余以孟子證而又有美君存焉。世子。滕文公為世子。是君薨。亦稱世子。滕定公薨。宣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為然。至於子之葬。而反之。是於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後。但未除年。其何以證之。滕文公既定。為三年。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難。助。賢人之事。可知。推至葬後。始以禮葬。孟子主葬。而問曰。葬。為。故。孟子稱。稱之。為。子。直。至。葬。年。改。元。然。後。兩。刑。為。君。曰。君。如。彼。何。或。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除。行。除。歲。月。亦。暑。可。見。矣。困。勉。錄。志。言。先。祖。是。指。立。法。者。今。所。引。先。祖。是。指。除。法。者。彼。不。知。東。歷。故。誤。認。除。法。之。祖。為。立。法。之。祖。耳。吾。有。所。受。之。足。為。父。兄。百。官。解。志。之。意。即。體。先。祖。口。氣。乎。俗。誤。曰。定。為。三。年。之。喪。則。其。行。已。決。既。定。而。父。兄。百。官。為。不。欲。則。定。時。不。謀。諸。父。兄。百。官。可知。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卻問孟子。孟子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三

書院藏本

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替去聲。復扶又反。敬用。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何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說在世子自盡其哀是應上句。不可他求之實。變聲。後氏君薨。君子就天子諸侯而言。聽於冢宰。是冢宰位也。皆聽命於冢宰。非聽政聽訟之謂。冢宰引即位而哭。位喪位也。見

子曰。君薨。直至草尚之風。必偃。皆。是。孔。子。之。言。惟。是。在。世。子。一。句。是。孟。子。言。所。證。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也。此。是。因。其。疑。惑。之。際。而。發。決。之。言。當。喪。禮。廢。壞。之。久。子。之。生。平。又。未。足。取。信。於。人。一。旦。欲。行。禮。而。父。兄。百。官。不。汝。足。誠。是。也。然。為。子。計。者。但。當。求。之。於。已。不。可。以。他。求。也。隨。他。足。不。足。都。莫。管。他。子。但。自。盡。而。已。故。未。復。丁。囑。之。曰。是。在。世。子。引。孔。子。之。言。是。言。求。之。於。已。無。有。不。應。者。則。禮。雖。衰。亦。即。行。於。禮。之。中。非。自。哀。禮。自。禮。也。然。則。之。曰。三。年。之。喪。一。段。重。一。禮。字。君。薨。聽。於。冢。宰。一。段。重。一。哀。字。然。友。反。命。而。定。為。三。年。復。古。禮。也。五。月。居。廬。以。下。致。其。哀。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三

書院藏本

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問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敬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證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盟至。士踰月。皆

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敗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壞於是季子欲知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亦謂自朔以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一而已方滕文公用孟子言欲行此禮父兄百官諱然爭之及意衆而行又以爲知禮何耶蓋以爲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乘美好德之良心也世降教失雖以先魯文公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人心者固不可泯也然宋胡氏前車鑒性善此章自是論三年之喪集註引林氏說首尾必舉性善而言者蓋畏制人子之心所自盡者最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前日未嘗學問而一旦力行其所聞於孟子者世孟子一開發之際而文公之性善見矣及其行之而遠近見聞莫不悅服是文公一感發之頃而遠近之人性善皆見矣於是益可信人性之無有不善而堯舜之真可爲也則勉辭定爲三年之喪復古禮也五月居廬云云未葬而致其哀顏色之戚云云既葬而致其哀俱承上節哀字來禮註可謂曰知是能自盡而感於人者大悅是能自盡而感遠人禮承禮曰惟性本善故孟子

電

說到慇懃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懇惻處足以感當世之人
心緊要只在親喪所自盡上周明侯曰四方來觀知禮之士好
古之儒講求禮制者來觀之也如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一
般與弔者無涉世子一行此禮不但父兄百官無不感動重能
傾動天下於此見人性之皆善而王道之可行也

世子開孟子言面即毅然舉行爰以百官之不誠者見世子之真能舉行而無不稱揚感慨可見人性本善只在他求句又白盞否耳故撰喪圖所自盞句最重四情不可以他求句又與白盞句相應不亦善乎句善字卽從前章性善二字來見龍記

交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廣平輔氏謂云使然女阿後云使畢）滕即此匡。云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子也。蓋文公既無位。固不得越國往見孟子。此必是以禮聘孟子至滕。而文公問。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索綯至其乘屋其始

播百穀、捕音陶孟紀力反

民事請農事詩。幽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綯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于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量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韓氏諫書民之趨於農。乃自然如此。其至孟子引之以證民事不可緩之說。然熱玩之。便見得民事真不可緩。人君若能深知民事之不可緩。則於爲國也。思過半矣。穀引孟子其乘屋二句。民自以農事爲急也。惟民所急。若此。故君當以爲急也。豈爾乎。茅二句。乃冬月事也。故曰來春將復始播百穀。兩證民事不可緩一句。是一事。大指通章皆是此意。引詩是證民事不可緩之說。民

一

之爲道也。節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處。民之陷罪由於無極心。無極心由於無恆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民之恆產不可不制也。故承之曰。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民有制。自夏后氏五十而貢。至雖周亦助。都是說此事。設爲庠序一節。又是說既富而教之事。不在民事內。蓋必教養兼具。然後爲治法也。然終歸重在民事上。故自使畢職間井地後。只說井田不復言學校。四書原民事暗指制產行助說。講內全要合經緯處。以應下面等意。勿泛講說。徒按通章以不緩民事爲講。而行助則不緩民事之實用處。正指界則行助之實用處。因經緯此章規模宏大。條理精密。仁以爲主義。以爲輔。皆是從性善處認出。尺物一體意。後陳校曰。通章大意。只指車急民事而行助以養其民上兩成。論制產說判明倫後段論正經界說到百姓親睦總見助法之善。若以養與教對說。則失本枝之辨。若以給野人養君子對說。則失養士之辨。若以助對貢說。又失立言指車之辨。陳紫溪曰。才

然且三時之動有其動一時之逸無其逸民不自其而可也
視之即自其日于茅萊原流泉之間索綯縈光月影之
下在武曹曰蘇萊溪所云用他錄謂此新說之勝於舊說者也
愚謂舊說自不可廢似當以兼用為長蓋民之自急其事如此
而君親可緩之乎此有則盛時臣所以告其君者所以味
引而獨引此四句見農事正迫之時民不可緩為常事今於
農功既畢入此至處之時而即承於乘屋為來春播穀之計其
不可緩為何如周禮曰不可緩言此是為國第一重大事他
事尚可稍後此當早區畫使民各得其所不可緩是從為國
中指出此一事來見不可稍緩須臾也農事即指制產行助說
不可緩言其
重大宜急耳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
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夫 書院藏本

位罔民而可為也 見前篇

罔民無恆產而放辟邪侈以陷乎罪者仰不足事俯不足育故
死不曉而不暇治禮義也○放始遠於道則浸淫矣邪則成
其惡矣後則益肆矣亦有淺深之別徐儼曰焉有仁人在位
先發出不忍人之心以為行政之地孟子說話必有一箇根本
著實處若無此一箇
便是徒法不能以自行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趙氏禮下所以開世祿及
以制民常義及貢助徹之法也蓋引罔民者但知自利不知
利民故曰為富不仁矣此其上下文相屬之意賢君必恭儉正
與罔民者以也取民有制便是仁取民有制者必恭儉正
以禮接下者必能取民有制故并言之不似後人翻定文字格
式也先儒謂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者太泥蓋自民事
不可緩直至雖周亦助皆只是說為國者當先制民恆產之意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二 替方是教民之事所謂然後而之
善也○上言仁人之急於制民產只是做下復恭儉者
蓋恭儉皆賢君之事也恭者必恭儉儉者必恭且分田制祿二者
相須制祿即禮下之事分田即制民產之事故於此兼言之
恭儉以持身言禮下取民有制以其所施者言故曰恭則能以
禮接下不可以為指恭儉之實也看則能二字○一說恭儉以
德言禮下取民有制以事言有是德於中則云云○恭則能以
禮接下無關於教民之事說統是故二字承上仁人不可罔民
說來恭而禮下帝說禮下即所謂不侮人有制即所謂不侮人
心而後有仁政也看來兼用亦得○大全趙氏謂禮下所以開
世祿及學校之事也殊誤此處無學校意在內士故之誤也
蓋引得之舊新圖曰本重農民有制即兼禮下者設官正所以
為民也且禮下有定額而不至於多取民有制者必能以禮接下故
即制民產之事故兼言之又是兩者並重二說何以不同蓋
禮下確是開下制祿然制祿原不與制民產並重則以取民有
制下確是開下制祿然制祿原不與制民產並重則以取民有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七 書院藏本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
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
反而已矣 夏淵輔氏先儒多以為孟子不以人廣言兼註則以
產而罔民為富不仁也取於民有制
為仁不富也此上下文意相屬處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微敕列反
藉子夜反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夫

書院藏本

白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虛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周禮。夏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餘。千夫有洊。洊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冬官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洧。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虛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廣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土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

五華集前大全

上孟

九

、藝防藏本

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雜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日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論說考之亦未有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意制然常率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歸其意而不泥於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僞曲上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日三代受田多少之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潯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磨礪已成之法使民不得服先時之田故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陳氏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沒廣周而大備也徐氏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之制乃微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注解分作兩項謂田制乃微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注解分作兩項謂是。溝洫以一爲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合永嘉必欲合之。直解問古以百步爲畝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問鄭遂爲溝洫用貢法都鄙爲井田行助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屏文公上

手

書院藏本

法何以如此分別由古制不明亦不曉古人是如何送人溝洫之法田不井授而以夫數制之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以合貢賦便是所貢法。昨夜說匠人九夫之制無許多溝洫其實不然適間檢看許多溝洫川澮與鄉送之地一般乃是子約看不仔細耳。網鑑遂人百夫有澮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澮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澮非一城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澮與澮溝之大者也成與同澮之廣者也於成舉澮於同舉澮亦其大畧云耳。送人言五澮之制而始於遂匠人言五澮之制而始於剛剛澮非澮也乃播種之地而巳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剛澮從剛澮橫剛澮則遂從遂從則澮橫遂橫則澮從由澮以達澮由澮以達澮其橫從如之春秋傳稱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國佐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我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蓋天下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古者或東其畝或南其畝畝之所澮溝澮隨之其南東其畝者亦其大致如此不必盡然鄭氏曰以南畝圖之遂從溝橫澮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然川之所澮當適地澮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澮而匠焉類達疏詩謂鄭氏所言特設法耳其說是也溝洫之於田野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患荀卿曰修堤防通溝洫行水潴安水藏以時決塞則溝澮豈特通水而已哉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溝澮水以遂均水此又下地之制與遂人匠人之法異也先王之時通九川陂九澤溝澮絡脉布於天下則無時而非水利也及井田廢而阡陌作於是史起引漳以富河內鄭國鑿渠以注關中李冰壅江以灌蜀地番係引汾以溉蒲阪以至白公之於渭邵信臣之於鉅鹿馬臻之於雷陵臣書之以爲異藉此特名生於不足耳。遂澮澮澮川澮不同皆謂之澮司陰曰五澮是也。劉氏皇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每家七十而助周之民九夫每家百畝而徹魯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貢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達計地百畝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主

書院藏本

葵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稅一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三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不然哉。讀史。擬春秋穀梁傳云。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九百畝。公田居一。公田爲居。井甽。蔥蒨。取焉。班固云。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廩舍。在野曰里。在邑曰廛。春則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有休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廩舍二畝。牛凡爲田一頭。十二畝。牛八家而九頭。共爲一井。故曰井田。趙氏云。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爲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中。得二畝。半以爲廩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廩舍。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今按公田爲廩舍之說。起於穀梁。而穀梁遂以在邑在野。各分二畝。半以合孟子五畝之說。若公田之中。去二十畝。止存八十畝。則制縣之時。又當割別井之田。以足百畝。交數不惟失先王正經界之意。而又以邑處農民。亦有不便。蓋一夫一婦食功之小人也。就田斯可以治糞業而死。徒無出都。又同井者之新安也。冬則入邑。春則出野。雖近郊之地。往近國中。猶以搬運爲煩。不欲輕動。而況遠郊之外。必使遺棄田畝。徒始國邑人。誰樂之。先王之立此法。果何職耶。且孟子言五畝之宅。未嘗以爲廩舍也。廩舍之名。說見愚引晉南山詩。中田有廩。下蓋農民所宅。必足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也。然亦取於便農。勿過餘解。去田宜宜。蓋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合爲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十室之邑。丁男之有娶者。爲室。室亦家也。所主在於同井。無出鄉而已。非必都邑。然後爲邑。而邑豈可以萬農以哉。故農民之宅。與國中之廩不同。農民之宅。鄉里也。卽制里而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廩之不同。農民之宅。鄉族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而農人入居焉。則徒業無常。非所以爲安矣。故管子作內政。有曰。四民無使雜處。則其言尤其。事易理王。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化。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恆爲士。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農之子。恆爲農。農則野處。而不墾。草野所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焉。此古法之僅存者也。諸儒但見後世士民混而爲一。遂謂人皆有兩宅焉。此但可爲高堂踰後者。活耳。豈所以釋土著之農夫哉。○又按周禮。農師以

縣里任國中之地。鄭註謂是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其下園。里。二十而一。買公產。疏直謂是五畝之宅。在國中。則以桑麻。則。里。與鄭註不同。而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說。則皆未有以。改。班固之舊也。○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稅。園。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精。耕。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津。林。之。征。二十。而五。鄭註云。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賈疏云。園。宅。無稅。者。謂城內官府治處。無稅也。園。二十而一。者。園。即。上。場。園。任。園。地。原。即。上。原。里。任。園。中。之。地。併。言。之。以。其。出。稅。同。也。近。郊。十一。者。即。上。宅。田。土。田。買。田。在。近。郊。者。同。什。一。而。稅。也。遠。郊。二十。而三。即。上。官。田。牛。田。賣。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同。二。而。稅。三。也。甸。精。耕。都。皆。無。過。十二。者。即。上。官。邑。之。田。任。甸。地。至。任。疆。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但。上。官。邑。之。田。任。甸。地。則。甸。地。之。中。兼。有。六。遂。其。稍。輕。都。上。文。惟。官。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爲。起。地。助。法。不。見。公。邑。則。三。者。之。中。皆。有。公。邑。故。此。十二。者。除。三。等。采。地。而。言。以。其。鄉。遂。公。邑。皆。爲。貢。法。故。也。今。按。孟。子。市。廛。而。不。征。則。不。但。國。宅。無。征。也。而。謂。國。廛。皆。二十。而一。豈。先。王。之。制。乎。況。三。代。貢。助。不。同。而。貢。皆。什。一。什。一。天。下。之。中。正。多。財。榮。而。

於此。鄭註謂是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其下園。里。二十而一。買公產。疏直謂是五畝之宅。在國中。則以桑麻。則。里。與鄭註不同。而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之說。則皆未有以。改。班固之舊也。○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稅。園。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精。耕。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津。林。之。征。二十。而五。鄭註云。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賈疏云。園。宅。無稅。者。謂城內官府治處。無稅也。園。二十而一。者。園。即。上。場。園。任。園。地。原。即。上。原。里。任。園。中。之。地。併。言。之。以。其。出。稅。同。也。近。郊。十一。者。即。上。宅。田。土。田。買。田。在。近。郊。者。同。什。一。而。稅。也。遠。郊。二十。而三。即。上。官。田。牛。田。賣。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同。二。而。稅。三。也。甸。精。耕。都。皆。無。過。十二。者。即。上。官。邑。之。田。任。甸。地。至。任。疆。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但。上。官。邑。之。田。任。甸。地。則。甸。地。之。中。兼。有。六。遂。其。稍。輕。都。上。文。惟。官。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爲。起。地。助。法。不。見。公。邑。則。三。者。之。中。皆。有。公。邑。故。此。十二。者。除。三。等。采。地。而。言。以。其。鄉。遂。公。邑。皆。爲。貢。法。故。也。今。按。孟。子。市。廛。而。不。征。則。不。但。國。宅。無。征。也。而。謂。國。廛。皆。二十。而一。豈。先。王。之。制。乎。況。三。代。貢。助。不。同。而。貢。皆。什。一。什。一。天。下。之。中。正。多。財。榮。而。

書院藏本

出而貢助舉行時請野饋效明言之然亦必是貢少而助多以其見其法之通融實不是要行與讓監二代也周書講藝三代授田多寡之數不同耕欲賦稅之法亦異但其聚民者其實皆同實字對數字法字不對名字要之三傳本因勢不得不愛非謂更姓開國必改易名號以新耳目也則月林曰徹有廣大公平之意以辨屬其民賜有寬厚仁愛之意以彰植其民縣養其名義亦表立法之類以見取民有節也陳慈生曰周發助爲徹者想亦爲後來助耕公田人多推委故不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耳乃孟子不用徹而用助蓋以人心不古又力自占便宜終不若自做自收各不相通而公田之爲念也至當時發徹爲實者君虐民窮公不相通而公田之爲念也至當時發徹爲實者曰井田始自黃帝中更洪水耗喪夏后未備其制至殷周而特詳宋刻新田更大水而田之入籍者剪於泥去一屋而去一餘條必去一故按止五十見雅事之繼觀初數土而民之貧農者寡建官省而士爭田官室卑而工爭田化民勿使散而賈又費田故分止五十見餘義之特勤在武書曰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合東田百畧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畧當合百二十一畧六十步二寸三分

五華纂訂大全

上五 滕文公上

美 書院藏本

THE

分八釐孝子妻媳使周前想其後亦異能達也至隋開皇宮尺
卽鐫及一尺二寸道考謂卽北魏尺然其分寸亦異未知何
故通典謂六朝一尺二寸當今一尺蓋唐之尺卽周室之宮尺
也開元九年勅以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新朝十寸爲尺舊
以相乘爲定鍾律冠冕冕裳皆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比乘
尺一尺更增三寸則比隋更大目鍾錄謂今時貨布長者比乘
五分者今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奇八
分者今之五分是今尺又次於唐矣蓋夏之尺最大商次之周
最小漢同於周後漢以來稍大而未甚北魏及隋始大至唐更
大今則其爲大益甚也○後世之尺既大而古之以百步爲畝
者又改爲二百四十步此畝之所以益大也○趙氏惠一條于
夫十萬畝之田也下脫潰廣二畝深二仞着上有遺可考二畝
萬夫有川財百萬畝之田也廿六字○非田之法猶然蓋田
溝道則隨地登闢遠處可行陸氏之說正相底衷○困地無云
鄉遂之溝道載於送人者許都宛之溝道載於匠人者墨子
大戴以溝井闢有溝成間有池云云耳不言其義蓋溝也池
註趙氏謂每工縱橫各三溝存疑謂立當有十六溝未知孰是
姑存以俟考愚謂二說恐未必然也○鄭夾祿云送入十六畝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考 書院藏本

溝百夫有池千夫有池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
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池將並不幾太多歟匠人井闢有溝成間
有池同闢有池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池不幾太少歟
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註送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
註匠人則曰此畝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是以送
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爲二矣是大不然今畫爲圖以示之蓋
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九九井計九
百溝橫過一溝真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溝九百
夫之地有九溝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
孔爲一成中有九溝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溝直通一大溝
橫九溝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池
是一成有九池同間有池是一同有九池匠人送人之制無不
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送
人以直言之故曰以達於畝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愚
竊觀送人之法十夫有溝而匠人則井闢有溝乃是九夫然所
差止一六也送人巨夫有池而匠人成間有溝乃九百夫則相
去遠矣送人千夫有池而匠人同間有溝乃九萬夫則相去更
遠矣鄭夾祿謂成間當有九池同間當有九溝未以一區九百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美 書院藏本

夫而有九流其可合於百夫有流之說然則一何九萬夫此有
九流是乃萬夫一也又與千夫有流者未有不有也耳是北
流通一清今則九十流通一清亦不相符若其之示則固有九
十流則是亦千夫有流矣是亦九流通一清矣蓋千夫有一
如此則九流以注於清則成河當有清以通水而百成爲
河共當有九十流朱子謂區人皆多清流川流與通人一脈則
比說固可通也但成河則有清矣與成河則清則清矣文
不合至通人謂萬夫有川則九萬夫之同當九川而區人於同
則止云專達於川似一同止一川矣蓋亦止謂兩川其外其
數又復不一和又長之十夫有清與井間有清所差難止一夫
然遂水自一至十流其數則區人則以方音之故遂人之清
長區人之清短即此而止以百夫合之十夫則後十夫以千夫
合之一成則後百夫以萬夫合之一成則後千夫以萬夫合之
數猶以萬夫合之而其長短終有不合者蓋一則以清分作兩
一則以九起數故也故區人若從朱子之說而以區分作兩
項爲是也○然若以清分作兩項可也其謂區中區外之
公邑復如鄉遂行其法則不可也夫行井田於都鄙中國馬
皇所謂列如井者蓋如鄉局者豈各割裂其地別爲溝洫法以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美 書院藏本

用貢法也乃經文則以凡治野傾地夫卿之地不可謂之野金
之地雖與都鄙皆謂之野然孟子所謂野者謂專主都鄙而
言也然則言都鄙之法而反以治野傾地何也總按大略之賦
或云方九里或云方七里姑以九里論不過方一里者八十一
方大國三鄉共三萬七千五百家以二畝半爲方共九萬三
千七百五十畝以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推算當得力里者一百
零四有奇夫此九里之城公宮居中前朝後市共三區區方三
里計方一里者二十七其左右各三區僅方一里者五十四再
除去塗巷及大夫士之宅安能容彼民乎即日城外當更有都
恐向難以容之且使城郭或足以容而此三萬七千五百家姑
以下農夫家五人爲率當得十八萬七千五百人比春舉出於
民出徙都或鄉民人徙國中故疏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於
遠郊然則三代之民亦各有居四郊者何患城郭不能容思謂
若云然則四郊又與在邑在都城之說不合耳○五畝之宅既
非有二畝半在城又非有公田二十畝爲虛舍然則每夫五畝
之宅八夫共四十畝其非乃復占疆域中爲田之實地歟日非
也王氏炎謂九夫爲井皆以成田言之溝洫道塗不與焉夫溝

下六處乃業使之貢其所有而復有此地賦可乎若乃口賦之法始自漢時古之治民者有身賦役之而已未有稅之者也其後漢以口賦而於關市三者又曰未作常賦賦抑更甚矣其後太平經國書則謂稅出於公田賦出於私田賦有三凡起徒役過家一人此兵賦也旬出長役一乘此車賦也一日邦中而下此九等之賦也又謂周禮不言公田十一之稅并不言軍旅之賦而獨詳於九賦者以經始於周公之身故也夫作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以公田之什一為未足而役於其私田有是九賦其與魯宣之稅賦何異而謂周公為之乎夫諸藩之得九賦無一非厲以之事然則所謂九賦者誠可疑矣劉原亮曰貢是十分內取一分助徵除御應舍是十分外取一分故曰其實皆什一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取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羊 書院藏本

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桑音洛盼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堆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朱子問貢法大禹之道制何不善若法必弊於租終於精古之不為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方其未貢也以其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為歲之常數又因巡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變率饒民稱貸而益之如常年五石納貢四年折丁只納四石而公家必取盈五石之數則又貨他人一石來納納以足其數此所以見貢法之害也夏后氏五十

而貢孟子與股助周禮並言又引龍子之說謂莫不善於貢貢之法在當時則為善在後世則為弊非法之過也人為之弊耳後世欲賦於民者必先之以唐虞命官之意而後貢貢之法可行得人而用則為良不得人而用則為弊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而貢一條備舉先王取民以制之法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其所得者供養田之費尚不能給也○自此而下亦且微龍子之言看為大注不啻曰自其以下申龍子之言也○校數歲之中謂樂歲與凶歲二者之中也蓋數歲之內自有凶樂之不同此亦近於子莫之執中矣○周家都遠用貢法亦是局於地勢之不便也夫大抵貢之法若常有禹州之則決無弊若禹生於周時亦不止用貢於此亦可以判其得失之所在矣○使文武周公生於大禹之時亦決只是行貢法而已蓋是時洪水方平農山桑墾之患始息上黨下粟之居始變其民大抵星居散處其田亦大抵段落不相聯屬若聚其田而經界之聚其民而使之八家同井通力合作大抵是類及歷四百年而為商又五百年而為周則天下之土地盡已墾辟天下之生齒益以繁庶且屬聖於二代安得不為貢助而為徵稅故曰時之未至聖人不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羊 書院藏本

能先時以有為時之既至聖人不取後時而不為龍子之言蓋徵於當時之弊而未及考聖禹之時也○龍子曰三節總見得助法當行○為民父母至末俱取盈來○說猶自古隨時立法無非變通以宜民未有不善者而後時況其制以定賦則貢不若助之善故引龍子之言而斷其必當行助也要知貢法不善乃當時行貢法之弊非禹貢之荷如夏賦之錯出者不在常數又視其豐凶而補助不足可見○樂歲非穿取也拘於常數也凶年非加賦也必徵其常數也○樂歲非穿取也拘於常數也凶年說不得以貢其少母承取盈求轉乎溝壑承稱貸來助勝然通若不得發父母財則非因終歲勤動而盼盼也○與因之曰龍子簡是也貢法苛刻形出助法取民有制言貢法之流弊一至於此助則公田為君子所得私田為野人所受豐歉各各自當之安有此流弊耶故見助之為善而當行也○龍子仲貢法原非弊致只是不如助心處有有常而不知害處亦即在有常法立法原其多少若心處有有常而不知害處亦即在有常法不一定則或上或下使得侵冒培克以為奸然法一定而無轉發通變之法以權乎其間則樂歲之尊取不為恩而凶年之取益則為病矣助則借其力以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樂歲凶年

5-359

之元子以至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處於學官者宜
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
為士者之家各已受田而其人學也亦得自食其食而
不仰給於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
諸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
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食於孔子之室則已矣矣然養士
之需至於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
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為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為
商賈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無極而學
於我其是以其費難多而或取之鉅帑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者
也則東膠廣序而周則又有辟雍成均皆宗之西序南則右學左
序東序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茲養焉下皆西序左學廣序小學
也故膠老於茲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雍
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書宗即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而
之以道則曰辟雍以其成其歸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其射
事則曰序以射後行則曰序以樂則曰序以樂則曰序以樂則曰
則曰序以樂則曰序以樂則曰序以樂則曰序以樂則曰序以樂

則北而存府所以便人之觀也順宮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
將有事於上帝則於此先有事焉然則序與書宗亦設之於
順宮之左右而末廟其公宮南之小學則孟子曰夏曰校商曰
序周曰序何也孟子因論井田而及此則校序序者鄉學也鄉
飲酒主人迎賓於序門之外鄉簡不帥耆老皆朝於序則序
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於州序蓋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序
鄉學名也鄉人之所欲養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
序序記言黨有州州序序記言黨有州序序記言黨有州序序
弟於同塾之基則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序謂之黨有塾可也
於同塾之基則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序謂之黨有塾可也
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官一等矣降鄉官一
而遂之州長其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官一等矣降鄉官一
者之事始予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
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樂舞孟子言
仁義禮樂之實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樂舞孟子
仁義禮樂之實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樂舞孟子
宗之禮樂由書宗之禮樂而為之也成之也成之也成之也成
宗之禮樂由書宗之禮樂而為之也成之也成之也成之也成

自以其政學則儒者之學皆筌蹄也國家之學皆筌蹄也
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釋出蓋未嘗由
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
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與理之故矣蓋儒者之學有
其名國學無異名然其明人倫以教之之事則同也變家僑氏
孟子教時若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非田以養之學校以教
之告齊王應文皆如此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所以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
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問夫婦有別如何相親曰夫婦無別
則相親貴便相親○問氏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又養正以
老於下序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又養正以
屬民而飲於序是序皆可言養也文王世子云書在上序是
序亦可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爾江陵陳氏
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既然矣有
虞氏始即學以養而命之曰庠又曰木廩則自其孝養之心
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養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
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養與夫師樂所言之而命之曰學

之總名則謂之庠耳○許氏通考云凡鄉立庠凡州立序凡
黨立校按此三句說得分明但凡黨立校句不知其何所出耳
○夏曰三句不必在異同上支離要見三代莫不有學而更張
意大抵開創之耳目易於積玩開創之初必有以振舉而更張
之義然則後者何如而一明小民自相維繫而不可解此視無恒產
而放辟邪侈者何如而要之本於恒產之立此民事所以不可
緩也與因之曰上庠者養也三句內便隱隱是明倫意了非徒
空空發明其義而已○上只是序三代連學之制耳所以明人
倫三句方見學校有闢民風而人君不可不設意焉若士曰學
則三代共之不過重首善為立教之原而已季安誤曰夏之時
學制猶暑止於鄉校而已殷則濫詳故州亦立學而有序至周
大備則得及於黨而有庠也觀秦滅學之後學宮掃地盡矣董
子諫諄以大學庠序進說然所言未施行也故在漢代辟雍大
學之制博士弟子員之設僅於京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郡亦徒
廟祀孔子而無學宋之中世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
之學士滿二百人者始得為之少則不能中律今則縣縣不邑
無不設之學矣意者三代之學自畧而詳亦當如此也因感書
曰困勉錄謂養也三句釋其意而三代異名亦自有故夏當謂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美 書院藏本

鮮孔以小學在公宮南之左為殷制而儒主大學在內小學在外之說夫註疏說經求其說不得每指為夏殷之制此江漢氏所謂通辭者也陳氏禮書云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於大學居內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以此分配王制二說較之鄭孔似長賈疏謂小學在公宮南左大學在郊是殷法諸侯用焉似亦不如禮書之說鄭孔又謂四郊皆行虞庠更無據○文王世子鄭註云周立三代之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學舞於夏后氏之學學樂於殷之學孔疏云周立三代之學謂立虞夏殷學也其處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註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合周家為言耳夫既謂大學在國則四代之學在國者皆大學矣乃獨謂周之大學夏之東序而指魯宗非周之大學何也其曰虞學在國兼在郊豈虞學獨有二而在國者亦為大學乎賈疏謂周立魯宗於西郊亦以魯宗為小學此其說皆可疑也項氏謂周人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清江劉氏之說畧同其說謂並建虞夏商周四學為大學但不建於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美 書院藏本

夫西郊雖亦是痛遠之地然王都之虞庠與侯國公宮南之小學相視侯國之小學既在公宮南則虞庠之非鄉遂中小學可知蓋西郊之虞庠公宮南之小學止有一所而鄉遂中之小學者不一其地自不同也其學之在國都者則天子之大學與西郊之虞庠侯國之大學與公宮南之小學者皆可云國都之學至學之在王宮者則蔡邕所謂周官有門閭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闕是也山陰陸氏謂天子之小學亦在王宮南之左而以此當之始非也○西郊之虞庠公宮南之小學與鄉遂中之小學不同項氏劉氏以虞庠與夏商周學兼建於郊俱為大學而謂凡鄉皆立虞庠州皆立夏庠皆立商校則是止有鄉遂中所立之小學而無所謂西郊之虞庠公宮南之小學矣○孔氏謂國里以上皆有學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曰庠凡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曰序又謂國中之學教國中所升遂中之學教黨中所升夫謂國里以上皆立學則鄉中之學教國中所升黨中之學教族中所升州中之學教黨中所升鄉中之學教州中所升不啻獨指族中無學而云黨學教國中所升且遂中有鄉而無黨亦不當云遂學教黨中所升也夫國里以上之學皆鄉學也皆小學也乃由國里而族黨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福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孟子語滕文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不曾說便可以王是亦要大國方做得李公樂曰王者既師法乎我則王者澤之所及皆我澤之所及何必定要自已有天下故曰至公無我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犬雅文王之篇。官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左傳僖公九年春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平

書院藏本

恒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吁者繼父之辭春秋例凡公侯卒未越一年而有王事皆稱子也雙峯饒氏新其國小大雖不同可以爲善便是新其國陳陽許氏文公問爲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教故先言分田制祿而後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爲庠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止此下答畢戰卻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惟享井田之事也饒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罔常懷懷於有仁苟行仁政豈特爲王者師而已哉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語也子力行乎仁政亦足以受天命興王業而新子之國矣說約上節言勢次節言理亦有漸致不可知者蓋多方勉以文王見行仁政上極言以故動之又恐中王氣息志窒故勉以文王見行仁政而王其前事鑒鑒可據如此吳四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

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矣。扶夫音

墨戰勝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
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
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
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
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
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慶源輔氏度孟子未厭不久便去故使畢戰往問若有
仁君欲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差則必從經界之事
舉起而暴君汙吏貪得務多只知有我不知有民只知爲己不
知爲人者則必欲慢而廢之也凡事須是教則能立纔有慢心
便日趨於弊壞也變舉國氏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爲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聖

書院藏本

經橫者爲韓只舉經字有韓在其中溝洫之類塗道塗封土
塿植種木爲界國氏仁政指井地不均不平是推經界不正之
言可坐而定是推經界既正之利一反一正總明必自經界始
意漢引此仁政專指分田制祿附驥孟子之言教養並舉文公
獨使畢戰問井地者蓋必先養而後可教也孟子合下就說民
事不可緩主意還重在養上故文公亦惟只此爲問孟子亦惟
只此告之也○分田制祿是事起前面恭儉禮下取民有制說
之類非有經界如何分聽須逐段點人經界字妙○暴君汙吏
自便其私而不恤民使正所謂貪暴之多取而於豪強之兼併
非所駁問者故必惕其經界說對後節大全僥註云殺祿卽井
田中公田撥其穀以爲祿則集註食暴多取自指在上者而豪
強兼井井田不均必謂在下者乃蒙引云在上此某說誤耳達
說自以豪強爲在下宜從之○汙吏謂貪官非按吏之吏卽亦
在上然此是慢經界者豪強兼井是因經界亂而因以爲盜
者也說統經界不正四語舊解以不正句爲主而以不均不平
分拆分田制祿兩項誤因之曰孟子說民事不可緩只在取民
自祿及分田上然言取民有制而兼及禮下言分田而兼言制

疏。此章以助法言之。助則有私田。必有公田。有公田。必有
助法耳。○經界公。私。此之界。所謂井田。今在此處。分明。必
以此為始。國。人。曰。經。其。水。道。則。以。深。其。溝。道。而。以。中
經。我。近。却。限。以。溝。道。經。我。都。城。以。成。同。製。振。酒。主。有。從。水。道
而。經。之。者。始。於。溝。尺。之。以。至。四。尺。為。溝。八。尺。為。洫。二。為。溝
多。其。防。庸。以。障。之。豈。從。為。旱。澇。有。備。以。云。界。也。推。諸。溝。川。之。勞
決。渠。之。智。皆。本。乎。此。有。從。行。道。而。經。之。者。始。於。通。人。之。經。以。主
是。利。以。云。界。也。他。若。列。為。表。分。豈。為。障。皆。準。於。此。則。斷。無。日
慢。是。惡。其。妨。已。不。欲。修。終。意。暴。君。汗。吏。更。要。食。暴。多。取。不。肯。正。經
界。既。不。正。經。界。則。豪。強。亦。因。之。為。姦。矣。故。非。欲。豪。強。兼。井。只是
自。便。其。私。於。此
害。豈。不。殷。聞。了。

夫。廢。壤。地。編。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

人。莫。養。君。子。
夫。音。養。去。聲。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滕。文。公。上

聖。書。院。藏。本

言。廢。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
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雙。峰。樓。氏。分。田。制。祿。雖
井。地。中。公。田。撥。其。數。以。為。分。田。始。可。制。祿。前。後。陳。氏。分。田。以
給。野。人。制。祿。以。待。君。子。○雙。引。將。始。也。言。必。有。為。君。子。者。焉。始
必。有。為。小。人。者。焉。非。將。然。之。理。○雙。無。君。子。莫。治。野。人。故。祿。不
可。不。制。無。野。人。莫。養。君。子。故。田。不。可。不。分。○四。書。家。關。夫。難。者。承
上。言。君。子。小。人。不。能。相。無。則。分。田。制
祿。不。可。偏。廢。此。經。界。所。以。當。正。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
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
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

徵。法。者。恭。抑。此。以。此。推。之。當。特。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

一。矣。○周。禮。可。使。制。老。遠。人。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萬。二。千。五
百。里。外。為。六。甸。七。萬。五。千。家。遂。亦。如。之。遠。人。主。六。遂。六。甸
之。地。自。遠。郊。以。達。於。遠。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為。遠。郊。王。國
百。里。外。也。○宋。子。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
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
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不
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鄉。都。鄙。鄉。行。井。牧。之。法。鄉。遂。之
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為。比。比。有。一。箇。長。了。井。牧
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此。等。亦。難。卒。曉。須
以。周。禮。為。本。而。參。取。孟。子。班。固。何。休。議。疏。訂。之。庶。幾。可。見。勢。勢
然。恐。終。不。能。有。定。論。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宋。子。國。中。行。鄉。遂
子。有。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說。其。後。鄭。康。成。註。解。自。孟
以。為。周。禮。之。制。鄉。遂。用。貢。法。遠。人。所。謂。十。夫。有。溝。是。也。○宋。子
助。法。既。人。所。謂。九。夫。為。井。是。也。自。是。兩。法。兩。老。以。為。遠。人。以。十
為。數。既。人。以。九。夫。為。數。決。不。可。合。以。鄉。氏。分。註。作。兩。項。為。是。鄭。亦
世。諸。儒。合。一。法。為。非。然。子。書。考。之。孟。子。所。謂。野。九。一。者。乃。受。田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滕。文。公。上

聖。書。院。藏。本

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蓋。助。有。公。田。故。其。數。必。拘。於。九
八。居。四。旁。為。私。而。一。居。其。中。為。公。是。為。九。夫。多。與。少。皆。不。可。行
若。貢。則。無。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數。遠。人。之。十。夫。特。始
舉。成。數。以。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貢。法。十。夫。自。有。十。夫。之
貢。法。初。不。必。拘。以。十。數。而。後。可。行。貢。法。也。今。徒。見。匠。人。有。九。夫
為。井。之。文。而。謂。遠。人。所。謂。十。夫。有。溝。者。亦。是。以。十。為。數。則。似。太
拘。蓋。自。遠。而。達。於。溝。自。溝。而。達。於。洫。自。洫。而。達。於。澮。自。澮。而。達
於。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之。田。分。置
於。九。夫。中。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如。井。字。豈。如。若。局。所
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為。之。疆。界。行。貢。法。之。地。則。無。間
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之。百。畝。所。謂。溝。洫。者。不。過。防。地。之
高。下。而。為。之。溝。洫。此。二。法。之。所。以。異。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
尺。言。溝。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澮。必。曰。二。尋。蓋。以。平。原。廣
野。之。地。盡。九。夫。之。田。以。為。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間。所。謂。遂
溝。洫。者。決。不。足。以。蓄。水。而。廣。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
寸。不。可。隨。也。若。遂。人。只。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澮。千。夫
有。澮。蓋。遂。山。谷。澮。澮。之。間。隨。地。為。田。橫。斜。廣。狹。皆。可。變。解。故。溝
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謂。夫。間。有。遂。遂。上。有。澮。以。至。萬。夫。有。川。川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書院藏本

上有路云者始約畧言之大意謂路之下卽爲水溝溝之下卽爲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溝洫之必拘若干尺也曩者精氏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爲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爲做法也前云徹通也均也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正言其法如此○註以其時之貢法亦有強取其賦於什一之外者矣明善袁氏野九一輕於國中什一者國中近城市田地膏腴故其賦重於郊外山金氏孟子雖不見藏藉之詳而此二句與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法合國中自賦民無遠輸之勞野九一而助則鄉大夫食邑無通取之失衛氏惡公侯田方百里爲地一百成三都一達國中什一使自賦無公田井九夫國中十六成六十四井以九乘之爲五百七十六夫以十六乘上數爲九千二百六十六夫野九一而助有公田井八夫野八十四成六十四井以八乘之爲五百十二夫八十四成以八十四乘上數爲四萬三千單八夫併國中共二百萬三千二百二十四夫凡起徒役毋遇家一人則五萬二千二百二十四人除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三萬是爲三都之賦餘一萬四千七百二十四人更以萬三千五

立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大全

上五 滕文公上

聖
書院藏本

註周禮謂周制鄉遂用貢法送人所謂士夫有溝是也都鄙用
助法匠人所謂允夫爲井是也朱子謂送人以十爲數匠人以
九爲數決不可合以鄭氏註作兩項爲是而諸儒合爲一法爲
非馬賁與氏則謂助有公田故其數必拘於九多與少皆不可
行若貢則無公田蓋九夫自有九夫貢法十一夫自有十一夫
貢法不必拘以十數而後可行此論最精但馬氏與蔡新陰氏
照俱云鄉遂空曠而都鄙有山林陵麓之阻而崇引則以都鄙
之地爲平原曠野鄉遂之內包山林陵麓在內二說相反夫井
地之法則整齊分畫者也自宜行於險阻之地若以鄉遂爲平衍
長補短隨地聖闢者也自宜行於險阻之地若以鄉遂爲平衍
沃饒則此地何以反行貢法以都鄙包山谷溪澗則此地何以
反行助法豈馬氏亦致疑及此今始從衆引之說覺於鄉遂所
以當行貢法都鄙所以當行助法之故似乎相合但陸稼書則
謂或鄉遂空曠或都鄙空曠本無一定索引與陸氏馬氏之說
俱偏似更有理當更考之困勉錄謂鄉遂所以不用助都鄙
所以用賦本不在於空曠與不空曠此說悉未必然○趙氏謂
國中無公田井九夫云云此與田不井授十夫有溝之說不合
田經渠曰九之一一在八之外從助字看出什之一一即在什

五華集訂大全
上五 滕文公上

之內從自賦字看出何憫憫曰此節不是辨野與國中形勢乃
是言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九一什一兩
一字卽是君子之祿九與十卽是野人之田而助使自賦卽是
治野人使養君子之祿意明白○上言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此下
遂言田當如何分祿當如何制常法之外當如何加厚同溝共
井者當如何畫區請字直貫四節非專言本節也下明有此其
大畧也一節可見云

子之說本係周制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
祀也不言世祿者祿已行之但此未備耳○禮書士虞禮曰圭爲
或作吉圭則圭田潔白也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則圭田所以崇
祭也卿以下有圭田猶天子諸侯之有藉也圭田無征所以厚
賢也鄭氏以四畝士田爲圭田以圭田無征爲南畝而與士爲
仕其說無據孟子言九一而助繼之以圭田五十畝繼夫二十

聖 書院藏本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禮書士虞禮曰圭爲衾薦之養詩之吉錫或作吉圭則圭田潔白也惟土無田則亦不祭則圭田所以崇祭也卿以下有圭田猶天子諸侯之有藉也圭田無征所以厚賢也鄭氏以四種土田爲圭田以圭田無征爲商制而喪士爲仕其說無據孟子言九一而助猶之以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辛

書院藏本

田二十五畝而曰亦如正農誤矣。蓋謂井氏王既言助法之善，則此下遂言周之助法也。方里而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便是井田形體之制也。明者，氏井田始於黃帝，經界如井字後，世因號為井田。孟子方里而井九百畝，又曰夏后氏五十畝而貢，殷人七十畝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指上送於官之名。九家同井，家授五十畝，其半以為家田，助者，指上送於官之力。以井公田八家，同井家授七十畝，共井公田七十畝，其一井之中，除八家所授外，餘二十畝，以為井田。公田之外，餘三十畝，以為井田。及庶合徹者，通也。言其通用夏殷助之法也。諸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自賦，即周之所以通用二代之法而為徹者也。野為近郊之外，九一而助者，八家同井，以其中一百畝內除三十畝為八家庶舍外，公田而借民之力共耕之，此即殷之助法。但此殷助每家增多三十畝耳。國中謂近郊之內，什一使自貢者，九家同井，各以其十分之一上貢於官，此即夏之貢法。但此夏則每家增多五十畝耳。其某田則皆在別井，以八等差次分授之。孟子方里而井云云者，專指周家郊外助法而言也。夏殷以上其井已不可知，謂此正是經界處，所以別野人得無妨便，是野人之分宜養君子，則此句已先破許行並耕之說。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至

書院藏本

此其大畧也。若夫溝洫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畧而已。謂溝洫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樂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書正見經界見上之不得便，不此見私之不得先公。前後對照，是皆文勢緊承。上公事畢，然後復論私事，未則只重野人之見於君子而當養君子。上有姓親睦，更見井田可以舉野人之情。此節別野人便見井田可以明野人之分，然不是有意要別只分所當養，惟其別野人而先公事，則分定善安上下一體之位矣。

此其大畧也。若夫溝洫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畧而已。謂溝洫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樂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書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放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豈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欽法，廣儲蓄，與學校，成禮俗，救萬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孫文公上

書院藏本

屠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則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又獻通考自秦廢井田之後後之君子每慨嘆世主不能復三
代之法以利民而使其豪強生阻礙井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
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蓋為確切
又因水心之論而廣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
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土田之利
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其口之
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父食八人其兄食七人則
其民務農之勤怠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
為餘夫每戶十六則別授田二十五畝十工商授田五十口乃當農
夫一人每口授田二十畝則其民之或農或工或商或士或為商或
為工又所當周知也為農者必能知閭里之利害詳悉如此
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
子男內而公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民於
是取其田時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發難乎貧夫豪民不能肆
力以違法制行吏黠者不能舞文以亂簡書至春秋之世諸侯
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遇數十土地浸廣然又皆為世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孫文公上

書院藏本

所食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弊後
世蓋有爭田之訟焉然則不決者矣況官授人以田而欲
其均乎此其難也曰秦漢以後所限既散又為隱隱隱置在
樞垣者宜通乎通者宜通乎通者宜通乎通者宜通乎通者宜通乎
田軍吏則人無所信矣天行不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役紀
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利權首總其不可得而
詳矣其說可謂切中泰漢以後之病然授其本原皆由乎地廣
人衆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太康時雖
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
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
大機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
而後即已耗散齊周隋因之得法無以相連唐太宗口分世
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為之限至永徽而後
則兼井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
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魏二百年而其制盡壞矣何已也
貢賦備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
三代而上天子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
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壽

書院藏本

田大綱已自... 界之法有制... 如此則貢法... 不能無弊耳... 使自賦益... 王之法何為... 志行王政於... 周公思兼三... 柔而不... 一簡言而... 日此其大... 宜者尤多矣... 云蓋使古... 也淺說以... 固井為邑... 人云九夫... 里而井邑... 十六里也... 謂同者則... 合者乃鄉... 成之十里... 八里旁加... 凡三十六... 方二十里... 之地方六... 為以十起... 里以合於... 之中四都... 加者治通... 加之地反... 本交自四... 方八里而... 縣之方十... 田大綱已自... 界之法有制... 如此則貢法... 不能無弊耳... 使自賦益... 王之法何為... 志行王政於... 周公思兼三... 柔而不... 一簡言而... 日此其大... 宜者尤多矣... 云蓋使古... 也淺說以... 固井為邑... 人云九夫... 里而井邑... 十六里也... 謂同者則... 合者乃鄉... 成之十里... 八里旁加... 凡三十六... 方二十里... 之地方六... 為以十起... 里以合於... 之中四都... 加者治通... 加之地反... 本交自四... 方八里而... 縣之方十...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壽

書院藏本

三十三里... 之方六十... 於同也... 謂其得... 既已久矣... 力所優... 田稅者... 五千九百... 過廣二... 井三萬二... 百家獨... 使倖之... 若指... 四尺謂... 之邑四... 若千... 即成田... 所謂井田... 是也且... 之田此... 烏得... 流之地... 得方一... 億三千... 萬尺為... 漁涂... 之廣其... 畝有奇... 十餘畝... 一里有... 二里有... 司馬法... 何方八... 其說皆... 三十三里... 之方六十... 於同也... 謂其得... 既已久矣... 力所優... 田稅者... 五千九百... 過廣二... 井三萬二... 百家獨... 使倖之... 若指... 四尺謂... 之邑四... 若千... 即成田... 所謂井田... 是也且... 之田此... 烏得... 流之地... 得方一... 億三千... 萬尺為... 漁涂... 之廣其... 畝有奇... 十餘畝... 一里有... 二里有... 司馬法... 何方八... 其說皆...

矣。是又不然。夫司馬法謂車一乘云者。士一人。徒二十八人也。其日長。後一乘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也。夫以戰數多寡。懸絕如此。則夫二法之不相合也。又何疑哉。然則小司徒與匠人二法。孰為可信。曰。明季本氏謂小司徒此條。有誤字。闕文。本不可通。思未敢即斷。以為然。然竊謂與其謂鄭氏旁加之說。而以其強合於成。以四部混合於同。不若直以十井起數。而各自其十。以登於同。之為簡易也。或曰。何之為言。乘也。計井成師。乃所以計甸出車。小司徒之言。如之何。而不可信。夫何出長戰一乘。則三百一十六里。而乃得千乘。殊與孟子之說不合。愚以孟子為徵。故亦未敢遽從。斯說。蓋范紫登曰。在君與子。正打轉。子力行之。子必勉之。二句見得餘旋在手。選用自如。無他求意。

民事不可緩。句是一章大意。有極產者二句。不但合下。行即應學意。亦包在內。但意則制產在制產上。觀二者字。可現夏后氏五節。是言制產而歸到行。取設為節。是出制產。推到明倫。有王者二節。是勉其力行。以結之。畢戰一段。重夫仁政。二句。是下半章之綱。諸野四節。正是正經界事。說到百姓親睦。及別野人。上是極言助法之善。而養中寓教之意。亦見未

五華纂訂大全

上疏 滕文公上

要

書院藏本

節。又是勉勵之。君與民也。○此章當分兩大段看。首節起至新子之國止。是第一段。民事四節。是總管夏后氏五節。是從養說到教。然要歸重在行助上。設學只帶說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也。有王者起二節。收住。以攝繫君之力。行使果戰節起至章末。是第二段。首二節。是綱。諸野五節。是目。又推到百姓親睦。及別野人。前人謂與前段人倫。明小民親睦。應關照。是也。末節收住。而以助法期之。蓋所以望其行仁政者切矣。見龍記。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違方之人聞

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赭。捆

屨。織席以為食。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

地之法也。應氏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振之。欲其堅也。以為食。實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方術黃帝之說也。前漢書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言。播百穀。勸耕市不貲價之說。何耶。曰。程子之言。蓋矣。然以易考之。二有。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客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俗至於磨滅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固守其舊矣。況許行之妄。乃欲以足而行之。戰國之時。子墨子。韓氏。陰陽。方術。所稱黃帝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神農黃帝之說。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新附陳氏後世小道。必推古聖賢為宗。以求取信於世。故也。陳氏按注。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則此居固非市宅矣。野人。原不在市宅在市宅者。商賈也。願受一廛。而為氓。則有田可知。衣赭。二字。為其所。以衣者。也。捆屨。織席。以為食。為一項。其所以食者。也。○有

五華纂訂大全

上疏 滕文公上

要

書院藏本

為神農之言。句若一為字。便見其言本非神農之言。矣。為其言之為字。彷彿似云。為其學者之類。孟子曰。因我高要之為詩。亦其意類。顧爾。曰。許行托為荒遠之說。見神農高於三王二帝。則已之學。高於孟子一為字。便是書法。安得便見不尊黃帝。意。捆屨。為食。便見自食其力。意。即其所食。已寓兼耕之意。○前節曰。許行是兼愛之流。陳仲子是為我之流。總是異端。○武備。曰。地官序官。序人。鄭註云。農民居國。城之稱。應布註云。應布者。貨賄諸物。即舍之稅。疏云。農人職有應布。謂貨賄停備。即舍之稅。即市廛舍名之為應。疏師以應里在國中之地。註云。應民居之區域也。又曰。應里為民之邑。若在都城者。應里二十而一。註曰。應里無數。國心。利疏云。以其應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應無幾也。此則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也。夫所謂應舍。所謂市廛舍者。皆指後市一區言也。所謂民之邑。居在都城。所謂五畝之宅。在國中者。在左右各三區之民。居也。鄭氏蓋總謂之民。居區域也。孟子市廛。而不征。應無夫里之布。集註謂兩廛。半皆指為市宅。此即即舍市廛舍之謂。皆指左右各三區之民。居。應。○管子謂先王處。應。就山。野。居。意

而不匠謂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不與焉然則城固所謂二畝半在邑郭氏所謂民之邑居在郭城郭所謂五畝之宅在國中者愚未必然也遂人曰夫一廛郭可受曰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此說良是魏風胡取禾三百廛亦是有畝之居乃後鄭不從而謂此廛字亦是城邑之居則更非矣。後市一區也左右各三區之民居也百畝之居也三者皆食耶想是舊族之際未曾受田故暫以此爲業耶夫雖從其受廛之請而尚未授以田則謂文公與之處者固是指左右三區之廛也。國語曰此是闕異端首三節字其起事之根由陳相九節是闕並耕之非治其渠魁也吾聞五節責其倍師之失治其脅從也未因通詞而清其餘氛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也所以起上耒其柄也。闕則許行自楚來既捐履維席以爲食陳相自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書院藏本

宋朱又負耒耜是耒耜相見之前已有耒耜相遇之機矣。闕則爲聖人氓此蓋實言也彼本學於陳良而未聞邪說其遠道而來而至於亦不爲出疆而舍其耒耜耳非若許行意欲售其耒耜之說而來也但其識見不足故見許行而大悅蓋其學而學焉蓋其識見以誠人而人情所厭常喜新也困勉雖不負詩書而負耒耜見非真陳良之徒物必允騰也而後蓋生之陳相是也。郭清源曰陳相雖倍師此時未見許行尙無異志負耒耜而來以是慕仁政非一負耒耜便是並耕種子也。郭案在後盡棄其學上此處但可作伏案不可作斷案。闕則曰此二節對看見二人各不相謀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養廉熟食也。朝曰養食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屬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闕則許行之言所利在滕君而其所以利則在孟子也。未聞道也蓋謂神農之道也則讓賢君畧作一場隨後便以朱周通斷其不爲賢莫遠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金鋸鑿以鐵鋸亦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書院藏本

釜所以煮餼所以炊爨然火也鐵鼎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郭引許子必種粟而後食此段意總謂其道爲人而陳相對也。君者難以與民並耕而食養廉而治便他處區夫之身已不能盡棄他技況人君一身百職役於子故每語之粟不待辨而自支離矣存疑許子必種粟而後食子曰然此其知其然者以起下文之難耳曰否許子衣褐本以述孟子之說也。郭亦述不得何也。陳相必須人織也但孟子始置之糧以許子冠乎曰冠矣冠曰冠素自織之與則陳相無從處曰否以粟易之則已爲孟子辨折之地又曰害於耕則盡之矣然孟子欲多卽事以辨故又有釜餼爨鑄耕之說曰否以粟易之見也此其爲不自織者以上文已有奚爲不自織之言其意已下也。此其實之筆非若後世之文人也。闕則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作一語孟子非不知許子種粟但此開辨問之端耳下文天冠作一語蓋欲鑄作一語皆種粟之身所不能棄者。意自織之與當總承衣褐冠素來今人不知其因之曰辨難攻諸須孝定一件做眼目則其理勝而詞達。陳國之士說詞以要人主其中必有所執。況孟子之問邪崇正者乎且如此章闕許行並

乾之說已罕。自身且不能。豈能為難。發端故首詰以種
黑後食。則前看地何等。則架何等。次第此等。處不可草率。忽過
罕。安漢曰。孟子詰許行處。必種粟而食。句是引起。必種布而衣。
乃是知所不能。難而後難之。連相以衣。揭開問。故又姑名之而
問。難與。非自為。而以粟易。欲自為之。恐害於耕。則耕與為。兩者
之非。難與。而事之不可。耕且為。亦既明矣。猶以為食與衣。兩者
也。恐與。所以用之。耕食者。兩難也。故又即難之。益難耕之難。
者。問必而其非。自為之。而以粟易。欲自為之。恐害於耕。無以異
於前所云也。然後交易之非。相屬。治天下之不可。耕且為。者。益
無詞。以自遁矣。范滂曰。孟子是。操粟以外。事金。無難。耕是種
粟。以內。事。則曰。許子耕者也。不耕而欲使之。則耕則必。耕
者。能並夫。不耕者。而後可。衣冠。金。難。皆以。粟易之。則其不。能
並。耕也。明甚。孟子。蓋。耕。話。只要。他。說出。耕。不可。並。為。治。天。下。
不可。耕。且。為。張。本。害。於。耕。相。已。自。具。供。伏。孟子。猶。不。聞。他。又。就
器。械。土。器。話。欲
令。彼。無。所。逃。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卒 書院藏本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

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
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饌之屬也。陶冶饒者。冶為金鐵
者有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學稼孔子斥之曰。
吾不如老農。直謂其所學者。小人之事。而舉大人之事以答之。
孟子闢許行即此意也。但遲之志。不過欲自學之行。之學。併
欲以治國家。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新安陳氏厲陶冶屬農夫
之說。於是因。民。自。養。之。言。承。其。厲。字。而。明。辨。以。闢。之。衆。引。以
乘。易。械。器。不。為。厲。陶冶。云。云。此。厲。字。因。他。厲。民。自。養。而。發。言。波
譁。勝。有。衆。厲。陶冶。為。厲。民。自。養。以。今。觀。之。以。乘。易。械。器。者。不。為
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知。陶冶。與。農
之。相。易。為。不。相。厲。則。農。君。之。不。並。耕。食。養。殖。治。亦。未。為。厲。民。自

養可知此已足以折陳相之說無餘矣然猶未也又據之曰且
許子何不自為陶冶則凡百械器止皆自取於其家而用於其
家是多少便而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
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即應之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
與蓋上既承答於耕之說而明彼此之不相厲以見滕君之非
厲民自養矣此則又承其百工不可耕且為之說而明彼此之
交相濟亦以見滕君之不厲民自養也只是一意錯出於語次
之間不必強分為二意存疑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正欲得
他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之語而因以折之此告子生之謂性
猶白之謂白節尤覺警發此孟子所以為善辨與諸不可耕且
為非言工不能兼農乃言農不能兼工以粟易四句見農未實
相濟且許子六句見農未難相兼然則治天下至路也見君民
難相兼故曰或勞心至義也言君民實相濟而兩厲字從上
厲民生來四句側下重陶冶不耕而食非厲農夫則滕君之用且
並耕而食非厲民可知此處已把厲民自養之說折倒再用且
字轉到許子身上以窮其不能兼工之故三何字一氣而下結
他句出不可耕且為句來注武舊曰惟其相濟所以不必兼也
不必兼與不能兼皆是闕重耕而治之說而滕君之非厲民自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卒 書院藏本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
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
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
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註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
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空

書院藏本

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有其故曰。君子無小人則饒。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治以粟與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南齊。滕文亦可謂賢者矣。而不克終用孟子之言。寂然無聞於後世。者詩行之言有以奪之也。雖治於人者出力以食其土。而治人者享其食焉。此理天實為之。萬世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通義。如許行之說。則天理之當然。務小惠以妨大德。私情以妨正體。卒歸於不可行耳。新陳氏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此亦陳相對得理明處。故孟子即此二句以難之。百工之事向不可耕且為。而治天下國家乃可耕且為。耶。存疑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於天下之通義。通便見得食人者不為屬食食於人者不為屬民。許行屬民自養之說為妄也。淺說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小人自有小人之事。大小自不得而相兼。四書家訓有太人之事至路也。言勢不得兼。故曰以下言理不得兼。或勞心二句。只重不必兼上說。相濟意就在其中。義者宜也。大人宜勞。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奎

書院藏本

兼為乎二說不同。愚謂存疑固為有理。然後說尤長。蓋大人小人有其不不得相兼者。夫以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事皆不可不為。雖小人不能兼小人之事。況大人能兼小人之事乎。周禮辨曰。或勞心或勞力。是彼此不相兼之意。勞心者治人。以治人相濟耳。推不相兼所以必相易。推必相易所以交相濟。推交相濟所以不相病也。勞心者治人。自出治者言見大人之有功於小人。勞力者治於人。自受治者言見小人之仰賴於大人。所謂無君子莫治野人也。治於人者言見小人之仰賴於大人。所謂公上治人者食於人也。治於人者言見小人之仰賴於大人。所謂當生享其食所。無野人莫養君子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羣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而注。濬淮而流。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治者難。治。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水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流也。繁殖眾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滎。曰鉤盤。曰易。曰汴。亦疏通之意。濟。深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卷

書院藏本

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徐子決汝漢排淮取其字數足以對偶而云爾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爲之說也漢沈存中引李習之來南歸云自淮沿流至於高郵乃折於江因謂淮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按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以入於海故以大江而別於四清正以其能導達於海耳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入於江不應言東入於海而淮亦不得爲清矣且習之於江二字似亦未嘗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那清運河皆築堤開閘開閘則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爲清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爲清而習之又有自淮順潮入新溝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其後高郵又遇江潮而出故復有似於沿而察之不審致此誤誤今人以是說孟子是誤而益誤也近世又有立說以爲淮酒亦不入江當洪水橫流之時排淮而後能決汝漢以入江此說尤巧而尤不通蓋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爲一若排淮而汝水亦見排退而魚不得入江矣漢水自嶧案過襄陽南流至漢陽軍乃入於江淮自桐柏東流會汝水泗水以入於海淮漢之間自有大山自唐鄧黃以下至於壽甯地勢隔絕雖使淮泗橫流亦與江漢不相干涉不待排退二水而後漢得入江也不必曲爲之說謂昔心力新安阮氏蔡氏舊傳云按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陽七曰鉤盤八曰扇律其一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陽爲二此與集註小異舊傳經朱子晚年訂正當以爲定誤阮氏曰簡曰兼集註與爾雅同而蔡氏則謂爾雅合簡兼爲一而其一即河之經流殊不可曉以水道考之九河率在河間路滄州境內今存者尚五六處何得言盡湮入海南皮縣明有滄河未聞與簡河合一集註良是新安陳氏竟獨異之所爲者大事舜禹益而用之所受在此何暇於並排雖欲排得乎提提排字以懸想前獨可排且爲與句山山山山民汝出今河南梁縣天息山至蔡州下入淮漢出今漢中利路之說爾雅雖家山東南流二千四百二十里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淮出唐州桐柏山千七百里至漢州入海迺出雙慶府泰山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卷

書院藏本

陪尾有泗源南至下邳入淮當是說九河潰決排淮江而注之亦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蓋引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此以下言自古聖君賢臣歷歷可數那有一个是與民並難而食養穰而治者耶○惟洪水氾濫草木得木則暢茂矣禽獸得草木則繁殖矣禽獸草木皆勤者故五穀不登則人無食而禽獸逼人華中國多足禽獸之患此其下支相屬之大意也○洪水橫流云云使於地而通庫治水之功則幸甚之暢茂者道途既爲之梗塞而不通而禽獸之逼人者又力矣宋於其中而不可避治水之功固未可施舜均見其理勢乃先使益烈山澤而焚之草木既焚禽獸失其所依乃皆逃匿去然後禹再行以施治水之功於水土○本文雖微排得乎一句只承禹八年於外說聖人之愛民如此而暇排乎一句亦只承勞多取意足而已其於詞有不屑屑然者而實足以互見而相發也○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不屑屑然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勢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向能爲重河州郡之官以今河淮合一面前口又合於海近三水以同歸於海也哉存疑天下之通義也以上即民生日用之常來排折當堯之時以下又是舉堯舜治天下之事來排折○上曰舜使益烈山澤而焚之則下文曰禹疏九河使稼穡皆得時也說堯舜獨憂之二句堯舜心而擇相舜使益以下舜勞心而擇相有司其話可得而食是有田可耕而宋耕也○八年三過不重而禹之仁上重不厭意○書稱地維禹於帝堯八十載亥告成功河自右碣石入於海碣石山名在今承平府昌黎縣後一千六百七十六年爲周定王五年七月未月謂曰河從水經注曰河從故漢道不言所在惟漢地理志魏郡鄆縣下注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此河入海之一變也鄆縣在今彰德府臨彰縣西遠漢武帝元封二年王中既築宣房後宣帝節元年年子前此四十一年間河復北決於清河分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章武城在今河間府鹽山縣西北此河又海又一變也宋史河渠志神宗熙寧十年丁巳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潰開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流於梁山張澤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又一變矣洪武二十四年辛亥河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塞永樂九年辛卯復流入故道而正統十二年戊辰終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充 書院藏本

務多為隄防以理之水性逆故其患不息禹導水由地中行向
無所為隄防以理之水者皆可用之以輔水事固有因敗以為功
者存乎其人之善用耳故曰禹能修隄之功惟故水絕迹於禹
而孟子言決汝得毋近壘空余曰觀爾能從釋地以下至九
河皆禹所制名中有曰水自汝山為汝又曰汝有汝此豈禹一
無所事於汝而汝以是名與又豈汝自天然入於汝而無須禹
力與故決汝二字正可補經文之不備善乎太史公言書決有
間矣其缺乃時時見於他說洵有味哉弟難得會心人於干載
之下耳○吾家出晉之汾水還楚之淮水所以二水之源及流
皆皆歷窮之因擇蔡氏書傳於導淮自桐柏引水經云淮水出
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按胎簪山在今桐柏縣
西北三十里去縣東一里之桐柏山三十里餘耳禹當日豈惜
此三十里之勞乎又導淮自鳥鼠同穴引經道元曰謂水出南
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按南谷山在今渭
源縣西二十五里鳥鼠同穴山則在縣西二十里剛少五里禹
豈惜此五里之勞乎道彼真堪嘆服此非歸註本文蔡增出耳
或曰畢竟作何解曰禹主名山川正初治洪水多大體統名其
山後代乃漸於一山之間別標名目如桐柏之有胎簪鳥鼠同

穴之有胎簪禹之時豈有是哉止流為一山耳惟導河積石道
洛能耳皆非其源可如蔡氏解爾蘇曰論是合眾水以厚其
力捷是東水使不他適以分其力如諸季壩之以水制沙是也
爾爾侯曰然後中壩可得而食與前五設不登相應天下養人
者莫如五穀害五穀者莫如水如水則五穀不登相應天下養人
者莫如五穀害五穀者莫如水如水則五穀不登相應天下養人
可得只言有田可耕尚未得食到五穀熟而民人得食是得食
時事○雖欲耕得乎只就禹八年三過上作一小結東提撥耕
字以應上文得可耕且為句不必於益又費辭○嘗所由生
先有水而後有草木禽獸客所由除必先除草木禽獸而後治
水故使益在禹前此聖
人教治先後之序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
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充 書院藏本

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
如此而取耕乎上聲勢來並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
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
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彜之性也然無教
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
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
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
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
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解振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
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宋子問振德是施惠否曰是然不是財
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又從而教之慶源輔因集註舉書以
為証者天敘即所謂固有也勅而厚之即所謂道之也○勞者
勞之來者來之所以安其生也邪者正之枉者直之所以正其
德也輔以立之翼以行之所以助其行也自得謂自得其性也
振謂提攜警省也此乃大學新民之功也趙氏愚說乃五穀之
長故以設為農官之稱后稷有爵上之號后稷名棄者其母有
胎氏出野履巨人跡而孕及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故以棄名
說久種曰稼穀曰穡新說陳氏典者人謂之子至朋友五者是也
此典也勅正自我即天敘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有典則而為五
典而五者皆律厚也律典如言厚人倫○聖人有憂之又言堯
所憂者大也堯為司徒以教民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聖人之
憂民如此而取耕乎是再提撥耕字以照應書可耕且為一句
公遷未民此人倫以道言指其異於禽獸者明君子當全天命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慶源輔氏專農者之所憂，以並堯舜之憂見其小，大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與不必耕，可知矣。新安陳氏接上文三憂字，而又發明出三憂字，在三卦中，聖人之憂在不待聖賢而用之，得而用之，則足以釋己之憂矣。此集註所謂急先務也。聖人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若農夫之憂憂之小者耳。群行又欲聖人憂百畝之憂可乎。得舜得禹得皋陶，方可以釋己之憂。此兩句須血結有大人之事存憂當美之時，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急於爲治而不暇耕，光以不得舜爲己憂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所憂之大而不必耕，要之得人意上而堯舜憂之舉與而致治使堯爲司徒，舜便都有了。但上文方重在急爲治，不暇耕上，且未及此意。至此則專第其意見聖人所憂

者大哉堯舜有以及天下不惟不艱而亦不必耕也戰戰兢兢不
惟不艱而亦不必耕二句便見得有所謂意。以百畝之不
爲已憂者夫也言非堯舜之所憂也此句總歸在堯以不得
以百畝之不爲已憂夫之所爲也。又言行自爲重耕之說正是
益稷契即在事非謂堯舜不得止在禹皋陶而益稷契之
也。陶契則曰堯舜無任人之相與無任事之入重而得人上
而而己之憂自舜而言但知有禹皋陶而己上未平五刑未
允且以爲禹皋陶之憂而非己之憂也。顧陸王曰上兩節無事
陶而此舜之憂無益於禹皋陶而此禹皋陶之憂亦大慨之言不肩
分配耳。而武則曰堯以不得耕節到上王謂莊非事而憂之
魯先務二句本節正解止此至下節謂天下得人謂之在方官
得人而保之大方是解堯以不得耕爲已憂二句上節註所以
憂民者其大如此因百畝句而預透此意於前耳。劉說似有
理然愚謂堯舜之憂在得人是在先務處。即此便是堯
舜之憂之獨得其大也。下節言得人所以仁天下得人如此其
樂則堯舜之憂之所以大也。然則即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

分人以財謂之惡教人以義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
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去聲

分人以財小惡而已教人以義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
假而難人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

者而其思慮廣大乎。教化無窮矣。字句此其所以爲仁也。字
可也。思字忠字。愛澤輔氏以己之善而教人使人皆爲善則
有愛民之實矣。然其所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及與吾身之所
而已。故有限而難久也。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則能化推
力之所能及而伸其思慮極於廣大。雖吾身之所存而傳教化推
於無窮矣。然後可以謂之仁。蓋引推爲天下得人難此堯舜之
所以孜孜然用心於得人也。故曰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
得禹皋陶爲已憂惟難故憂也。則當講上數憂字。拱勞心求
此爲天下之根憂字。落得人亦從此三字出。仁只與與忠之道
不同。仁字對上惠之忠。此其法非從此三字出。天下對上
人字。衆寡
爲天下得人。此處是重得人。不重爲天下。以天下與人只作
難。說爲是。蓋此處是要舉一件至難者。以形容得人之大難
耳。爲天下得人。此句虛說。不專指堯舜。特舉堯舜以見例耳。
死若字可見。後說將此句虛說。不專指堯舜。特舉堯舜以見例耳。
下得人難。亦是虛說。將此句虛說。不專指堯舜。特舉堯舜以見例耳。
難一條發明。所以謂曰若能如上。文命官設教便是爲天下得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若哉舜也。執執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
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若君之言盡君道也。執執高大之貌。不與
猶言不相割。言其不以位爲樂也。此三提提耕字。以應應故結

獨可初且爲一不特辨明明白滿快文法亦頗顯得好以上已排倒詳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引則法也。法字與論語解齊率義同。蓋法天亦與天同其大也。說孔子稱堯舜之言如此。夫堯舜之治天下也。一則法天而德教之滿萬一則不以位爲樂而事功之廣。若此者。豈無所用其心哉。民害未除。思得人以除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養之。民性未復。思得人以教之。此皆用心所在也。特其心不用之於耕耳。夫道莫備於堯舜也。使君與民並耕。乃道之所在。則堯舜當先爲之矣。而皆不然。則許行之說何其妄哉。合詞義。堯舜之治不並耕。何以云賢者與民並耕而食。許行所稱之妄可知矣。陳相何以盡棄其學而學之哉。四書家訓用心。就指上堯以不得爲已。蓋二句說講用心。全在根裏字。意發揮固勉。錄引孔子之言。只是極贊其功。業之盛。以起下堯舜之治天下三句。意見得堯舜之巍巍。高如此。然其治天下亦只用心於得人。而未嘗並耕。則爲若者。消不在並耕矣。孔子之言。內重無用心。意蓋法字亦可作準。則意謂也。不是教法之法。眞証不是。交于子曰。當堯之時。兩節言欲耕而不得。不願也。竟以不得節至此。言耕固不是其所用心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書

書院藏本

不得不暇。猶以事勢言。不用於耕。以事理言。正解所謂勞心治人。自爲大人之事也。陳立遠曰。許行不知爲君大體。故有並耕之說。此引孔子之言爲証。以見堯舜乃君道之極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信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勢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前。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適也。素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

陳相變於夷也。變。猶化也。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是用夏於夷也。陳相。孟子責陳相之附師正。謂許行之不可學。並耕之說之不可從也。前後只一意。與因之曰。陳良楚產。六句不重。揚陳良之爲人。只見陳良不可作而信之者。事得畢於名教耳。曰。武伯曰。須不說。陳良北學。方得陳良起。范崇登曰。周公相。道仲尼有師道。似得統於堯舜周。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指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及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隨會子。會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任平聲。濯上聲。暴。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捨也。場。家上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書

書院藏本

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貌有似之者。如桓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曰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尙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尤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會子之辭也。記桓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年又云。孔子之喪。門人設所。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有子問於會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問之矣。喪欲速。會死欲速。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會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會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桓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大子曰。若其甚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桓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質而朝。夫子曰。若見其質也。喪。

不如速貧之愈也。彼之欲速貧者，故叔言之也。曾子曰：子游之
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
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而四寸之指，五寸之棒，以斯知不
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
冉有，以斯知不速貧也。趙氏惠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
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故集註謂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案
室於場，家上祭，祀壇場，孔子率魯城北泗上，去城十里，家室
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家前以甕為配壇，
丈六尺，家室中樹以數百，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弟子各
持其方，樹來種之，莖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藝氏不可尚，使見
不可以矣。南門外，曾子沒，弟子見孔子，不倍師，有四相，而哭
皆失聲，不倍師也。曾子曰：不可，亦不倍師也。下文獨曰：亦異於
事之，亦不倍師也。曾子曰：不可，亦不倍師也。下文獨曰：亦異於
曾子者，從然尼一人，不倍師，尤得其道者言之也。蒙引作三，
說係其說，則子張子夏輩是倍師也。要三子不是倍師，其欲以
所事孔子事有若者，特以致其思慕之心，如後世丁蘭刻木之
類耳。○備稱即承上言，凡物濯不潔，暴不乾，則不潔白，濯之
暴之，則潔白矣。○備註：濯之潔，無一毫汗染，暴之乾，無一毫濕

曾子之不倍師也，由三子遺教到曾子，重曾子一遺子，實不忍
忘師教，其於門人，曾子之不忘師教，甚於三子，而曾子尤得其
道後節，亦異於曾子，可見此節
歸重在曾子上，故云只一節也
今也南蠻貊之蠻，非先王之道，子倍之，而學之，亦異於曾
子矣。○秋亦作賜
古役反
秋，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南蠻亦異於曾
師說，當有對焉。夫子三子欲以所事孔子者，事有若是，乃欲致其
思師之意，曾子曰：且以爲不可，今子倍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陳國魯陳相由鳥鳴下，不聞喬木能舍下遷喬也。○備註：鳥鳴上
節吾聞用夏變夷一意，而盡出所以深責之也。○備註：山曰下喬
入各去高明而就卑暗也。○同上
玉曰：此節概談下節乃明擊之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
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魯文
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鄭都管反截之使斷也。若自然判絕，則徒管反，○鄭安陳氏不善
變謂變於夷也。○不善變言他變得不好，應前句以定其罪。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
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絲絺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
同，則買相若，屨大小同，則買相若。○買音買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托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賣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精粗美惡若不以精粗美惡言之，則無由說得通。此義未有人看得出。至集註而發，始明。雙峯饒氏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皆是比而同之。與並軒相似，便是齊物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凡托神農黃帝者，皆老氏之說也。與述非長與短同價也。但或長或短相同，則價相若。餘倣此。阮注曰：麻絲是本然者，纔則因麻以成絮，則因絲以成沈，無回曰未經辟纈爲麻已。選條板爲纊，絲蠶所吐也。細絲爲緣，絮敝綿也。李尚書曰：開口說箇從許子之道，便是承上倍師之意而發之。見許子之道自有可從者。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書院藏本

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蓐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蕤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

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

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

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慶源輔氏）物之不齊乃物

之情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強欲齊之私意橫生徒爲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

物強欲以理齊之。猶爲賦夫道。況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異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孟子應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

言足以發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開前行而莊周之說併可坐見其偏矣新安陳氏情實也自然之理卽所謂物之實理也東

陽許氏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至不用於耕耳同其假托神農之言吾罔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

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通辭故又闢其市價不貳之說殘夫物有美惡精粗之不齊者乃物之情也蓋其氣化

之參差。人力之巧拙。自然有是也。故其不齊。或相倍蓰什伯千萬。不可得而強同也。子乃欲比而同之。而使之無異。價是亂天。

下也。何則？物有精粗，猶屨之有大小也。巨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精者粗者同價，則人豈肯爲其精者哉？今從許

子之道。不論精粗。而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競爲惡惡之物。以相欺耳。本欲除僞。適以長僞。本欲無事。適以多事。如何能治。

其國家統相率而僞正反國中無僞之說惡能治國家只欲相率爲僞上見得○屢大小同則實相若是許子猶知有大小

也。巨屨與小屨同價。假借言之。以明格類。混耳。無言屨者。以許子是箇拙屨的人。故就其明者通之。○通章分三大段。落自

至亦爲不善變矣。是責陳相之怡。師末因陳相節外生情。爲許

通行故又聖國許行之治市然三段漸中復通則分錢有具三
通義也截是就許行身上所不能兼者而明治之不能兼與不

華纂訂大全
上孟
勝文公上
无
書院藏本

切而不暇耕三段至不用於耕耳哉是言堯舜所憂之大而不

必耕然三段相承皆足上文之意至杜寶陳根之倍歸亦從前耕生來而末段同賈之說特因其所遁而闕之不得平重吳因

力殷無胼胝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卽此言之則許

神農以求伸其說於天下耳孟子闢許行正是岡楊墨只一箇

蕤而始昌
 日而治當
 于當于
 物以物
 以物以
 物而當
 而當什
 于物之
 之物王
 伯物之
 萬物之
 之物而
 又或感
 以什

有以千億而始當乎一物在於天者氣化有盛衰在於人者工力

人有大小之等不可兼繼托神農市價不貳之說欲齊物也而不取物有精粗之殊不可以同價王武曹曰三句須用合

不可齊結。雖什伯千萬中。有許多等級。方見物之不齊。或相二字。亦能透出。周聘侯曰。是自然之理。便

如何一概混同得倍蓰等字正宜着眼

經 175—382

通幸以闢並耕爲主齊價云云乃陳相屬於孟子之說又爲是通耕耳不可與並耕並重前人有竟作兩對者終非正格也自章首起至盡其學而學焉是叙許行陳相之事自勝而歷叙賢君也起至亦不用於耕耳是專關許行並耕之說見極民爲救民使明民之倫復民之性聖人之意急以仁天下者方憂之不暇何暇復以自故不易爲憂因引孔子之言而以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二句束住正應轉勢心者治人句吾聞用夏變夷至亦爲不善變矣止從盡棄其學爲句生來實陳相信陳良而從許行不如子貢子等之事孔子而以不善變矣句束住正應轉勢心用夏變夷二句束二節陳相因並耕之說不可通復變爲平物價之論謂許子之道能使人還淳返朴而無所爭故孟子以物價之不齊折之相率而爲僞句正反對國中無歧莫之或欺二語見許子之道以之治國家無一而可者不獨並耕之說之誤妄也○諸聖人之勞心及諸弟之不倍處見神農之言虛而無據不若堯舜禹孔之事實而可免也見龍記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全

書院藏本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向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辭音聲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雲漢讀以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其親近同於衆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爲一端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者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程子曰墨子生不敬死無服棺槨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全

書院藏本

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孟子因奪此一事以詰之下文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

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

本故也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

音義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

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道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始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宋氏同愛無差等。夷子既知此說。便當一視。疎台貴。方得今曰施由親始。是又將視疎對待而言。豈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廣文公上

全

書院藏本

非吾之愛又有差等也哉。其辭抵牾。信乎其遁而窮矣。曰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下文極言非為人批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看眼目。施由親始一句。乃是起子臨時探出來。委孟子卻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自不是了。他所為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於人。愛人之心。推來受親。是甚道理。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事他人之親。如己之親。則是兩個一樣重了。如一木有一兩根也。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問夷子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則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吾所以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尤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是亦可概見。惜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以誘之者。是以致卒於誤焉而不反也。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

氣者。本於根莖。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出於一。若一而分。則分必念。念必不存。已自足之外。則因其分。而欲其達。而愛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謂愛無差等。則不知此身所從出。視其親。則無異於路人。雖其施之先後。猶不待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非二本而何哉。或謂其施由親始之言。暗合於吾儒之一本。愚以為不然。蓋其意以手。里為是。說者亦不自知一本之所以為一本矣。又有以愛有差等為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有所未盡。蓋謂其一本。故有差等。則可以此以愛有差等。為一本。則不可也。廣疏謂夷子蓋以儒者若保赤子。是愛他人如愛我之赤子。有似於墨子愛無差等之說。故謂其欲引儒家入墨教中。去。彼有取爾也。一。勿先審說。皆不明自今。斷以為書之取譬。方說得盡。非謂也。凡人之赤子。與兄弟之子。一也。池言兄弟之子。而不謂己子者。蓋兄弟之子。與己之子。無異也。書曰。立愛惟親。記曰。立愛自親。始。蓋愛必始於親。因事親以立其愛。而所謂存弟。為仁之本也。然後推以及民。及物。自有差等。輕重此仁。義所以相為節也。夷子既陷於墨。而欲其天理一熱之明。終有不可息者。此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廣文公上

全

書院藏本

盡棄彝之心也。其先親後疎之際。猶知所擇。而不至於逆施。故孟子之責。得因所明而入之。夷子亦得因其明而受之也。陳氏說夷之引若保赤子。來証愛無差等。孟子謂其差謬。此句意。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二句。初解周書本意。一本便有厚薄。如木然。根幹枝葉。自有大小。次第。二本則天下皆是父母。無分根幹枝葉。了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夷子不辯以為愛無差等。顯是胡氏本文云。使之一本而兼註。以自然之理。釋之。蓋義謂之使。便似涉於人為。今日天使之。則莫之為而為。故人物之生。萬有不齊。無一本而生者。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夷子二本。非天矣。集註謂後節釋掩之誤。是也。以為若所當然。正與此自然二字相摩。蓋凡人事之所當然者。即本於天理之自然者也。新安陳氏之說。曰墨氏兼愛之學。愛其親與愛外人無差等之說。則自親始耳。施由親始一句。彷彿猶取諸家。立愛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附於儒家。理屈辭窮。窮強為此說。以自進遁也。然則既曰愛無差等。並不論親疎矣。而又曰施由親始。則又畧有親疎之辨。此其言亦自相矛盾。足見其通也。然下句自是有是處。夷之所以未盡滅其本心。孟子之所以得入其教者。正惟有此一線

書院藏本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

書院藏本

甚矣反覆也。葬土龕也。埋土瘞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震源輔氏此又孟子略之。發有不容已處。深明夫惟一本。故其於親之喪。哀痛迫切。非他人之所得同者。而因以見先王所制葬埋之禮。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者。罔皆自然之理。而屈子二本薄葬之說。爲杜撰妄作。而不可行也。變案饒氏厚葬其親。發於心之不能自已。這便是夷子求見孟子之萌芽。孟子就舉上世不葬其親之說。亦見得發於不容已。蓋上世不葬其親。這一人於心上有所不安。卻掩之葬親之事。自此始。若以爲掩得是。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自有箇道理。以此觀之。則厚葬其親。自有不容已者。葬其親厚。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改自破矣。集註若所當然四字。說掩之誠是一句佳處。前莊氏聖凡以禮者。忠信之薄。而聖人之傷故孟子席上世禮教未起之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費之。見禮原非強作也。伯獨非爲人批猶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云。

句意言非有所為而然也。四書家訓掩之誠是。是字謂當然也。就上世言則孝子仁人推勝就後世言則將帥日掩之誠是也。不足斷詞亦不是贊詞乃是提提結問文法見掩之除非不是則已。若果在所當然則自然掩之當以厚為道而不以薄為貴矣。所以明夷子厚葬之是而墨氏薄之非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傳音武。聞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孟子之字夷子者。若作虛字不成。句法。蓋厚約伯庸之義。蓋舉胡氏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子行得是處。變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所言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新安陳氏。墨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因之曰。命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上 書院藏本

句要。要為有翻然悔悟然。悟意深以孟子之言為是。但直說教我便非神。情字。俗語曰。雖然。不但是失所依。據亦是本心有感動處。

夷子有求見之誠。而又知厚葬其親。則其天良猶未盡泯滅。故孟子先為激之。復以一本之愛。原於天性。而孝子仁人之所以事其親者。痛切示之。宜其愧悔感悟。而不能自已也。悔者悔愛無差等之言也。昭者昭親為一本而事親之宜厚也。見記

嘉興徐起元識

校字

武進呂春澤如

五華纂訂孟子大全卷之六

廣寧張允隨時齋定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勿新。熊氏七章言出處之道。二章言仁政一章言異端。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書院藏本

南。新。張氏謂屈己事小。王霸為大。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自。言新。安。陳氏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為問。案。則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此只是枉尺直尋道理。又引志曰。云云。者。明其從來有此說話。而謂其為之也。四書。既。宜。若。可。為。是。陳。代。解。志。意。因。勉。鑒。士。謂。周。制。十。寸。八。寸。皆。為。尺。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俗。尋。為。常。是。故。十。尺。曰。丈。而。又。有。八。尺。曰。尋。之。說。今。小。尺。當。官。尺。八。寸。者。亦。舊。制。相。沿。非。妄。起。矣。說。見。禮。書。季。官。雲。曰。且。字。非。轉。語。解。見。不。但。為。我。一。人。之。私。言。且。志。亦。如。此。說。宜。若。可。為。矣。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往何哉。喪去。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



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蓋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而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何須向這裏參取。若果識得此意。游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極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蓋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鎗在前而不避。非其氣不怯。如何強得。南軒張氏虞人守官義不放往。義有重於死故也。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自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為細事。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棄大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為。而此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謂其志曰。不忘二字。是活句。言是操了。能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死於溝壑而夷其元。問虞人是志士乎。是勇士乎。抑兼得志士勇士乎。曰。若此。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二 書院藏本

斥而死。則為志士矣。若被刑而死。則為勇士矣。虞人奚擇焉。猶如不待句。發君子守道之意。最重正被他今一見之語。四書講義不忘一字。是活句。是言所守之堅。聖人所取在志。節不重。輕在困勉。此節言義不當如是。且夫枉尺以下。則言代言利。之非。不可以齊。公節為應。首節不見。諸侯五句。內已有枉尺直尋之意。下為應。枉尺直尋之言。益不見。諸侯五句。內已有枉尺直尋之意。意註。諸書。言注。武。言注。陳。代。以。不見。諸侯。為。枉。尺。以。霸。王。可。致。為。直。尋。字。子。豈。不。知。不。見。諸。侯。五。句。內。即。有。枉。尺。直。尋。之。意。義。也。以。為。此。節。是。就。其。一。見。諸。侯。之。言。而。折。之。下。三。節。是。就。其。枉。尺。直。尋。之。言。而。折。之。故。如。此。分。析。耳。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尺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

為之耶。甚言其不可也。和靖尹氏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若枉己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授天下之具矣。宋王援天下以道。既已壞了。如何直人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幾何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在。理。上。求。之。處。源。輻。氏。人。有。一。計。利。之。心。則。唯。利。是。務。如。猶。有。枉。尺。而。直。尋。之。辨。發。法。不。已。其。終。重。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藥。別。甚。言。其。不。可。者。蓋。枉。尺。而。直。尋。已。不。免。於。喪。己。而。為。不。可。乃。至。於。枉。尋。直。尺。所。喪。愈。多。所。得。愈。少。乃。不。復。計。較。廉。耻。而。為。之。甚。不。可。也。孟。子。非。是。以。枉。尺。而。直。尋。為。可。至。於。枉。尋。直。尺。乃。不。可。為。也。此。便。見。得。枉。尺。而。直。尋。之。言。不。是。正。當。話。然。猶。是。做。有。直。尋。之。利。說。至。未。段。則。又。破。去。了。利。字。謂。決。無。枉。尺。而。能。直。尋。之。理。皆。是。正。其。所。稱。枉。尺。而。直。尋。之。非。也。劉。君。在。尺。直。尋。如。大。壞。名。節。而。小。就。功。名。之。意。亦。可。為。與。還。是。不。義。而。不。可。為。非。不。利。而。不。可。為。也。戊。戌。雖。卷。多。是。就。得。不。償。失。並。違。其。計。利。之。初。心。說。惟。程。文。得。之。固。勉。陳。新。安。謂。見。諸。侯。本。非。小。節。極。是。然。孟。子。此。處。亦。姑。未。辨。此。意。只。是。言。義。之。不。可。小。節。利。之。不。可。或。徇。至。且。子。過。矣。以。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三 書院藏本

下方兼此意。大全朱子援天下一條。常屬白文。且子過矣之。下。者。總。是。言。義。之。不。可。少。屈。利。之。不。可。或。徇。意。孟。子。謂。其。以。利。言。者。蓋。急。於。功。名。固。是。以。一。己。之。利。害。言。急。於。救。世。亦。只。就。天。下。之。利。害。言。壞。天。下。之。名。節。救。天。下。之。生。靈。君。子。所。不。為。也。況。既。壞。名。節。必。不。能。救。生。靈。乎。然。無。知。此。節。提出。一。利。字。與。真。父。曰。論。士。品。者。當。先。以。可。為。與。不。可。為。辨。而。論。可。不。可。者。當。先。以。義。利。辨。則。辨。便。曰。亦。可。為。與。不。可。為。之。辨。其。言。其。不。可。不。足。說。枉。尋。直。尺。之。不。可。正。見。枉。尺。而。直。尋。之。不。可。也。時。說。皆。云。始。而。枉。尺。而。直。尋。如。則。直。尋。終。且。直。尺。而。直。尋。漸。積。無。所。不。至。不。至。滅。天。理。而。窮。人。欲。不。止。竟。將。枉。尋。枉。尺。當。實。事。看。改。亦。可。為。與。不。可。為。必。為。之。矣。與。當。日。津。津。全。然。不。合。此。見。枉。尺。而。直。尋。有。利。亦。不。可。為。未。枉。枉。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方。是。言。枉。必。無。利。以。誘。著。其。害。之。心。而。被。之。皆。技。本。寒。源。之。論。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四 書院藏本

變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汝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說，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贊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疆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趙簡子者，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變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疆而後可，變奚不肯，疆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說，遇而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說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變奚不能也，貫習也。保子，讀遇，是使人不當，做底行險，是使人不敢，做底變奚，簡子射者是驅禽獸來迎而射。

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迎而射之，則不中。非關御者事，說遇是說道以遇禽，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能遇則得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前引與人，明不可往見之意。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前引王良，簡子語之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兩句要相連說。重在下句，有大註而字可見。且獨曰：今變奚不能也，尤可見下句重。請辭，亦王良之言。非孟子記述之言。○請復之，只欲自見其長意。疆是王良聲，可是變奚可苦爲之四句，正見其不可意。符，疑以易王用三驅失前禽來看。凡田獵是前面擊禽來，我馳驅迎而射之。馳驅者，自有正法。禽獸之來，不皆正或左或右，此在射者，顧左右而射之耳。奚不善射，但是禽獸當頭者方能射之，或左或右者皆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說，遇是遇他，不能左右迎射。舍矢如破，法驅車左右以迎之，所以一朝而獲十也。饒氏說亦儘明白。蒙引不知何爲未曉。讀上段輕輕叙過良之不可重在不失其馳，上同。簡子曰：此節序而不斷，文意直到何也？方仕須留下御者三句地步。○射者無舍矢如破之能，並使御者失馳驅之法，小人所以不可與乘也。引詩要見射御相成，變奚不能意。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五 書院藏本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此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申節，欲其一申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如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前引張氏事無巨細，其不有義利之辨，雖存焉曰：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後引孟子此章，謂陳代以不見諸侯爲道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爲小節乎？○此章在道法不能行，欲也字義而不枉道存天理也。○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三也？○參觀之，則此章與前章比至弗爲也，當以連屬上條。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當以連屬而自爲一條。○言汝謂一屈己便可致王，苟不知道不行於己，而欲行於人，無是理也。○前引王良之說，故曰：直己守道，所以爲時。乃知孟子此章，不見諸侯之義，固非自爲貴重也。○是故耳。○天下之事，有義理有利害，孟子之不見諸侯，主義理者也。陳代之言，主利害者也。然主義理者，自兼得利害，專主利害者，未免乖於義理。而終之則利害所計者，亦不究此章自齊景公問以下，俱從義理上說。至末云：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則所計者，於利害亦盡矣。○存疑此章答陳代大段有寓意。齊景公問：一條是說不見諸侯之義，且大枉尺直尋以

下是說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枉尺直尋以下又自分三節首節言枉尺直尋是計利之心將無所不至以見不可為者趙簡子至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是言枉尺而直尋君子之所不為也子過矣以下言枉尺亦無直尋之理蓋直尋之理神也人之量正也二字不同意實相因量人應王霸說如伊尹伐夏教民以正天下正是直人處人字兼得君民然薄然為得實也則大則以王小明以霸正則食獸耳又焉用之說約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何哉何也連說云總是說如何其可也則書此而得二句是推其意與為比之心若上陵指指枉尺直尋則勉勉不見諸侯非小節此不但在利害上方有此意但上文孟子未暇及此意至且子過矣以下方兼此意耳○國外証言使不損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此亦是就一層說○孟子曰枉已未有能直人言非但枉尺直尋亦非但枉尺直尋其勢必至徒枉而無所直蓋枉者原無直之理也夫枉已即能直人於義理尚且不可況枉己必不能直人其不當言益明矣不待其招而往則更甚於其招而往者矣所以深著輕見諸侯之不可也且夫節節從枉尺直尋每句提出利字見如以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六 書院藏本

利言則枉尋直尺亦將不顧而為之言外便有如不以利言則雖枉不至於尺直不止於尋而亦不可為之意故下文即引王良事以明之流遇而一朝獲十即所謂枉尺直尋也所謂以利也而御者尚以為羞況士君子乎又從枉道從彼內轉出一層見有所枉必無所量徒自失其身而仍無濟於人理有所不可而勢亦有所不能此諸侯之所以斷斷不見也○合矢二句味註中變美不能句似宜重下句然觀白文御者且若何則上句亦不可畧索引說委各有所見愚謂二句須串讀五說不必見龍記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

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黃氏衍或縱或橫故其怒與謝衍一怒而秦以戮矣衍一怒而秦與魏共諸侯懼不獨懼儀也儀雖遠境故其

怒其害一怒而秦攻魏矣儀一怒而秦齊攻楚矣諸侯誰不懼儀衍一怒而善故其怒已傾一怒而魏攻南陽秦攻三國矣衍一怒而魏攻韓秦攻魏諸侯又誰不懼儀新安陳氏二人皆被六國之舉以為衛者想如大之總滅以兵相火故也○孟子通盤所謂屏者即衍也屏首就有名行書於此又聯惠王使屏首致齊魏與其伐趙以敗從約西齊釋地城公孫衍張儀皆魏人出史記本傳益衍諸晉人陰晉今華陰縣秦本紀惠文君六年己丑魏納陰晉我更名曰寧秦漢地理志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戊子更名寧秦雖紀年小異要當衍生時尚為魏故為魏陰晉人至魏則魏之支庶見呂氏春秋故太史公曰三晉多機變之士固勉魏新友謂二人皆被六國之從以為街者然按史記屏首當佩五國之相印為從長則固不必專主連衡說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七 書院藏本

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度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故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雙峯倪氏儀衍難使諸侯土地二人從而投其所好說之征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爾丈夫且不可為況大丈夫乎○蒙引不是阿諛苟容如何能竊取權勢使得諸侯懼懼是他阿諛苟容也本國諸侯他國諸侯阿諛苟容始得○阿諛也諛諛也阿諛所以苟容者也存疑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二句正是孟子之言說丁方以集註貼之云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安得為大丈夫哉○黃氏衍在無過夫子止末二句是孟子言固勉魏新友引謂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此說固似是然孟子說大夫一段正見大夫且不為何論大丈夫也非全不重也○黃氏說以順為正二句但就女子說

下福儀衍乃引則云以順為正者妻婦之道也看本文及書
卷二句似乎是孟子之言然則諸禮者則謂此二句皆是
禮書按禮引太極圖文雖或有之然此二句只作孟子自為
禮矣一類一類一類一類一類一類一類一類一類一類一類
為人所合非妾婦而何李氏曰開口是為得為大丈夫乎一
句喝破下明其為妾婦之道以順為正從無違下看出然
不單引命女子之言而必兼引丈夫之冠句則正與妾婦之道
照反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
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
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八 書院藏本

與民共此仁禮義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道即仁禮義
也所得亦即此三者獨行其道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
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
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
足道哉宋于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道便是居
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
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而二句
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而二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
道是用之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之大道居字就心上說立字就身上說行字就施為上說
正位就處身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廣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為
一家中國為一人何廣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偏曲居廣居
以下唯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着他便能如此○觀孟子答景春之問
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江漢而暴秋陽也○則大
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窮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
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
矣秉義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
由之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退而樂此於己也如
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
脅而屈其節哉其視儀衍之以唯野倒媚得志於一時與妾婦
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
以居與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三言者又以處居為主也
顯廣居是廓然大公無私欲之蔽正位是所立處卻無差過大
道是事事做得合宜○大道者非偏傍之徑荆棘之場南軒張
氏衍儀持合從連橫之說以動諸侯景春徒見其言足以掉闕
搖撼而遂以為大丈夫其說固為陋矣而孟子以衍與儀比妾
婦之道者蓋事君以兩邊為義不當徇其欲也衍與儀不知正
義其心術而徒探其意之所欲為以伸其說此何以異於妾婦
之道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
物本無有間惟其私意自為町畦而失其廣居失其廣居則遷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九 書院藏本

李滄溟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道矣與民由之與民共由
乎此也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由於己也不能淫不能移此不
能移不能淫不能移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此
蓋得乎心而外物舉不足以試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雲
峯胡氏註二句平說諸類則重廣居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如廣居之內何所不容其所立所行從可知矣○當時但
見姦巧之人氣焰可畏豈知聖賢剛大浩然之氣哉莊子道一
而已自其心之所存萬物一體而無形骸畛域之限也則命之
曰廣居自其身之所守規矩是循而無從倚遷就之意也則命
之曰正位自其用之所行坦夷是澄而無旁趨曲竇之行也則
命之曰大道道氏而貴則求欲從從故易至焉其心貪嗔則居
約處困故易至變其節遇武則又易子阻獲貴體故多挂礙
其志氣公遷宋氏中諸故君子和平而自守之節餘如孟子一節柳
節操通以立身之道言之亦曰平居自守之節餘如孟子一節柳
下惠之質亦此類也君子大丈夫是學問之功惠之可謂者
只是質質之美未盡義理之純全也○此引廣居正位大道皆曰
天下天下字不周蓋皆是一等的直到至極處○此只言仁禮
義不及知者知則知此三者弗去是也○此唯孟子能之儀衍

所為條件反此蓋居廣居必能以天下為度而不忍禍諸侯害
養生以就其一已之私計立正位必能以道自重不肯致身於
汚穢之地而盡弄人主之權勢行大道必能動與義俱而後擇
聞繼慎之事又皆不局為矣符諸居如人之居宅孟子嘗曰仁
人之安宅此又曰天下之廣居者自其安固不危言則曰安宅
自其寬大有容言則曰廣居仁者心之安宅也理曰安宅從心
之德言也故曰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自然之安無
人欲陷溺之危門廣居從愛之理言也故曰殺一無罪非仁也
居惡在仁是也仁者愛之理近而親遠而仁民又遠而愛
物皆此愛也何則如之此人所宜居故謂之廣居居廣居看來
只是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意也蓋充得此理盡便
是能居廣居○位是人身所立之廣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可見
禮是位又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孟子曰
禮朝廷不虛位而相與言不賒階而相揖我欲行禮可體認立
正位意禮是入道之紀綱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散見於日用事
物之間皆吾身所當立之位也○孟子嘗曰義人之正路此言
天下之大道正言無邪曲也太言不狹小也義者心之觀事之
宜乃人出入往來之所當由故謂之正路又謂之大道○得志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十

書院藏本

與民由之違則兼善天下也不得志獨行其道窮則獨善其身
也居仁立禮由義則道充於己在外者不能奪之故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便是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
地之間道理盡透所謂大丈夫者知有理而不知有勢特在己
而不恃在人存心以仁而居天下之廣居持身以禮而立天下
之正位制事以義而行天下之大道所性既全無往不善得志
則與民共由其道不得志則獨行其道遇富貴則惟知有是道
不知有富貴而富貴不能淫遇貧賤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貧
賤而貧賤不能移遇威武則惟知有是道不知有威武而威武
不能屈高明與德而超然於塵埃之外從容自得而浩然於天
地之間此之謂大丈夫實諸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曰廣居
禮以大中至正為範則故曰正位義合經緯常變而其由故曰
大道○大道字是路字下獨行其道字是道理義三言皆四
衛家綱領所恃在權勢孟子所恃在道義士持其行我固嘗以
與民由之權說是在必與新民共居廣居其立正位其行大道只
推其所居以稱有天下推其所立以範天下推其所行以化
裁天下即是與民由之之意○此性善善包羅四端成德與
民物覆載入流何廣也○圖說廣居三句解云持德樂善與

衍之特權勢相反得志五句猶云則可以為萬民與儀衍之附
飾從人相反內揭出三個大關頭來說○人全辨苞山張氏若
苦就廣居正位大道不可分說仁義禮敬於特朱子可笑○論
來仁禮義俱是本於心而達於事然分言之則三者自有存心
持身處事之別○玩大全朱子則居廣居是三句之主然口氣
只是三平朱子是論道理如此其因之曰特著其確然不易之
字○反觀斯章除若泉曰得志二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當貴
三句是言受用此三者而達於事○此章求仲曰得志二句平說然
孟子自任章卻在不得志一處正武書曰按註云萬其心也云
云則南軒所謂不能至此廣居正位大道之說非是○四書原
兼心之德愛之理講廣居存疑只主愛之理言愚謂存疑所云
似亦有理然終當以兼說為長○志字是兩句公共字道字雖
止在下句然與民由之即是與民由此通調轉候曰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仁義禮人之所共由也與民由之使民各復其性而
使之居所當居立所
當立行所當行耳
是為得志大夫大夫乎與此之謂大夫大夫句緊相呼應居天下
三句是大丈夫學問本領得志四句緊承上三句來當貴三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士

書院藏本

句又是得志不得志大關鍵處合通節說來大丈夫之體用
俱見矣以順為正者已則無具而惟因人之權以為權借人
之勢以為勢儀衍所為正與大夫
夫相反故曰妾婦之道 見龍記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
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與特同下同
周霄執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
記曰皇皇焉如 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
有求而弗得 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
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周禮春
伯以鷹作六等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
庶人執鰻工商執雞○等之為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質
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爲飾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
其類為取其候時而行推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為取其不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五能纂訂大全

上孟

五

書院藏本

月爲時不久而便至於弔所以爲急故下引禮文無川不祭都在三月二字上着解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
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

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晏亦不

足弔平、盛音成線素刀
反皿米泳反

禮曰諸侯爲籍百畝。晁而青絃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

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

以示于君。遂獻玉。夫人副祿受之。繅三盆子。遂布于三宮。

世婦使纁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土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

密者。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養
盛註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

推庶人終千畝籍之爲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芋終之登盛祭祀所用穀也。漆稷也穀以稷爲長在器曰盛。冬官考工

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禮記祭義昔者天子爲籍千畝。晁而朱紱。

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晷而青紵。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醑醕。盛於提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

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註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

諸侯三宮半王后也奉種六千川桑子公桑風戾以食之註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渴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

遂獻爾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註：副禕，王后之服。因少牢以禕之。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註：三盆手，

者三淹也。凡繆每淹大總以手振之以出緒也。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繆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

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十三
書院藏本

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記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

田有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稻冬薦稻言不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共養耆老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則栗而用三宮三宮米

而藏之御廩註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

君親善尹人親春之國書天子爲籍下詔於南郊正陽之位也
見而朱紱朱者正陽之色也諸侯爲籍百畝於東郊少陽之位

也。然而青絲青者少陽之色也。其明則中春。春氣發。傳曰。駟騶而郊。郊而後耕。國語曰。日月底於天廟。臣於禘吉。先時五日告協。

風至而祭宮三日乃行是也其日則剛田曲禮曰外事用剛田月令曰乃擇元辰是也其祭則祈社稷於內享先農於外詩曰

春藉田而祈社稷。詔曰。朕大器。正陽氣。稷是也。其禮則后帥六宮。贊事於內。司空后稷。太史執師。鬱人犧人。磨夫農正。司徒

太師贊事於外周禮內宰詔麻師六宮之人往種社之種缺之於王國語曰太史告稷司空除墾之類是也親載耒耜猶農者

之出疆也。載必措於保介之御。而文明勸農者也。王必三推。卽所謂一播也。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卽所謂耕三之也。王以一二

人而發其土三公二人和九人大夫二十七人繼之則用命所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贈文公下

主

普心集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經 175—393

初大夫之妻服同世婦士之妻服同女御若乃二王後之夫人及魯夫人則祿衣也侯伯之夫人則綸衣子男之夫人則闕衣也命數理或然也其在列國之臣蓋公有侯有卿大夫有士其妻服亦分爲三等與外命婦同而侯伯子男之國之無祿者則卿妻綸衣大夫妻展衣士妻緇衣也但天子之卿之妻止展衣而侯伯子男之卿之妻及綸衣恐未必然也三王之服曰制所侯伯子男若後世亦謂之制衣也天子之制衣曰編列裳爲之若後世假輸也緣衣之首服曰次次第裳長短爲之所關裳也謂編次之下則以羅笄爲飾纓新髮者并今時簪也李公認曰王之失位既消諸侯之失國家故下先引諸官諸侯有位之祭而釋以無國家者之不祭然後引諸言工無田者之不祭而釋以無位不祭者之所以足乎也諸侯自是客士自是主

出驥必載質何也

周魯問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夫

書院藏本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去聲舍上聲夫之仕也亦猶農夫之耕也見君不可無質禮亦猶治田不可無耒耜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此士之出疆所以必載質也

曰晉國亦仕國也求醫問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恐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約音附聲去聲逆反聲去聲晉國解見前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晉意以孟子不見諸侯

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約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不爲其所動直述其義理以告之而已士之仕也男女之類有室家者此正理也至於爲人男女而不符父母媒約鑽穴隙相窺則人皆賤之爲士而仕者不循天理之正不依人君之招屈己以徇利枉道以事君則爲聖賢之學皆廢之直與兒女子相窺相從者無異故君子之於仕未嘗潔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未嘗徇利忘義而屈道以伸身也○孟子此言不仕無義處說來故兩句實一意孟子是從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恐不由其道而徇利忘義之故故兩句自是兩意論語蓋謂夫君子雖不亂倫不仕其間亦非不義而仕故下一非字孟子謂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老

書院藏本

既不可不仕又恐不由其道故下一不字集註字字句句精審如此則引由前段出疆必載質三月無君則弔之說則君子之急於仕也如此由後段又恐不由其道之說則君子之有不苟仕者在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而有所不恤也○媒引合也約助也對聘二氏以成禮台也○附隨仕如此其急也二句方是發問之本意故孟子答之以古之人云若曰此君子所以難仕也四書講義急仕難仕兩意相資唯其急仕所以難仕周霄不解此義故將急仕層層出諸語誘令孟子深入將謂一句跌轉血破孟子難仕之義合其無可轉身處矣就意被孟子點出追字仍後如神龍蛻殼不可捉摸急仕難仕本是一意言自打鼓兩面耳○急難仕非爲一身名傳枉已者未有能直入總爲拯救天下正以就其皇皇之念耳因剛之口前四節要緊寫汲汲欲仕意未飽要寫確然有守意兩意實不相妨重在本節字字盡意已以不潔身亂倫喻未嘗不欲仕以不徇利忘義點又恐不由其道可見君子欲仕之本心只爲行義達道非爲無田不祭也

古之人三句是一章主顯急仕難仕本無兩層君子之急仕原爲行道於天下君子之難仕豈作仕道以徇人故終只一

道為主張耳。道在則不得深身以亂倫。道在則不得送利而忘義。兩者有相成無相妨也。○周書亦一辨士。層層說入。直到難化句始露本意。孟子提出一道字。處處義正。謂雖善辨亦不能再下說詞矣。見龍記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

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懸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新安陳氏孟子歷聘從衛衆多。食於三有。難泛言之。其實指孟子非其道四句。當抑揚看。重第一。

蓬與固之曰。更以爲泰。增指簞食至無事而食云云。則意已盡。蓋矣。然彭更復以爲非。泰。增指有功而人孝出弟云云。則意已盡。亦不必食也。是意不食。主意孟子則以爲但宜論功不宜論志。安得以志而論功也。總是不可食意。須知末二節。即中士

五華集訂大全 孟上 滕文公下

大 書院藏本

無事兩節。意非并然。兩居要之通章大旨。只是士有大功而不可不食之。以報其功。一言以蔽之矣。○安漢曰。交際章內。服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十四字。當移在此章。論受堯之天下之下。不以爲泰之上。蓋因兩章皆論辭受之義。而簡誤也。

曰。石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附則

隱見身有
功而食意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養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乘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養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新安陳氏

道雖未得行於當時。守先王之道。乃可以傳之來世。此其繼往聖開來學有功於吾道甚大。孟子蓋自謂也。○隨氏制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人。作車輿。與以利。載。皆賴先王之道。廣矣大矣。獨言孝弟者。孝弟人道之本也。觀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可見守先王之道。雖承上入則孝。出則悌。說又須說得寬。蒙引曰。如論井田學校之制。喪禮封建之法。何莫非先王之道是也。○男耕女織。各有事功。男耕與女織相通。易以男之餘粟補女之無粟。以女之餘布補男之無布。是謂通功易事。以養補不足。不然則男有餘粟且積之無用。而女不得食。女有餘布且積之無用。而男不得食。積之無用。而不得食。者。無所用。無所取。生民之用。缺矣。是以男耕女織。下及百工技藝。莫不相通。實民生日用之所由以濟也。○隨氏於此。有人爲一句。極重。蓋吾道惟大明之時。即繩趨尺步。不是所聚之重。今異端蜂起。邪說橫行。此乾坤何

五華集訂大全 孟上 滕文公下

大 書院藏本

等時節。乃有人焉。起而擔當世教。其功之大何如。○守如固守之守。有防閑之意。在當時。邪說橫行。幾把先王之道。理決裂殆盡。故欲守之以等。待後之君子。然有固守。而正工夫。孟子責皆自任。固守。正所以爲待後之君子。如通功易事。則東鄉男得衣。女得食。已哉。舉凡梓匠輪輿。有功於器用者。皆得食於子矣。○在入孝出弟。上見。洗無阿。曰。楊墨。湯。仁義充塞。有攻而後有守。則謂有曰。男耕女織。是事有功於天食。是功通功者。彼此互相準而交相濟也。得食。正是通功。處處繁登曰。開邪衛正。此正當時。不足處。故士以有餘補之。周聘侯曰。子不通功易事。與子如通之。是一押一闕之辭。言除非不通功易事。則農女各不相易。雖不食土可也。若果通之。凡人皆得食於子。而獨不食有功之士。其謂之何。此空中振蕩文法。更但不欲食土耳。非不許天下人通功易事也。子不通功。何莫作實話說。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

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
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常食之
張氏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為國者知其有以功則當食之夫王
者之祿夫人為有以觀其用而可祿耳豈必以其志所欲而祿
之哉如以其志是率天下而利也樂則初無事而食不可也
是至於食功矣見孟子說出一段有功處彼御進之於食志此
所以終見破於孟子理到之言也真廷子何以其志為哉三句
指是君子說勿忘國書脈且于二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語問他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

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之食音嗣

毀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無功而有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
為無事而食者真奪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時功利之說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三

書院藏本

盛不知聖道之有川見孟子所至之國時君稍見尊禮其
者則以為無事而食如王于豎門士何事不素餐今皆此意
畢竟當時之君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故時人有此疑然而當
時諸侯向知尊敬儒者如孔子之適衛與孟子之仕齊皆有所
養亦是先王之澤未泯新陳氏此章當與不素餐兮章參看
君子居是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後未
能為富世開太平亦足以繼往聖之絕學而為後世開太平其
有功於道統者為何如更等乃以無事而食議之抑何其無知
也食志為人上者不當言食功則功之大小輕重所當辨志可
以觀人非所以食人專食志則志食養者皆得食矣食功而不
審其大小輕重則僅有功於器物者得以加諸有功於吾道者
矣四書講義此與素餐章同意但彭更多一番巧辨食功食志
之語展轉支吾孟子亦隨筆隨解且錄且奪耳聖賢無求食之
志而有可以得食之功然孟子於答彭更只自推明其可以得
食之功而不辨其無求食之志者此固不足辨也若可以得食
之功則又有二使吾道大行澤被生民而享天下之奉豈彭更
亦以為宜雖道不行而傳食諸侯則以為無事而不可耳然不
知入者出者守先待後其功不在禹下區區傳食豈以為泰特

論功至此則已是聖賢大無事感佩係之矣與問之曰且子
食志乎至曰否至意只要引到子非食志食功二句耳然非食
志食功二句又只是申明子何以其志為哉二句意見平日本
是論功不論志安得待士乃論志不論功耶顧諸士曰毀瓦畫
墁非謂以此去求食言毀畫無功有害而志則
求食何以處之蓋其辭以見志之不可抑也

更以士無功於人而徒然傳食為非蓋以孟子也孟子
告以士之有功於當世甚大而食之正所以報其功更乃就
梓匠輪輿四字上變其說曰食志此真可謂道辭耳孟子反
覆折之更能無理屈詞窮乎。入則孝四句最重此正士之
處見龍記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
疑即此時也史記宋世家偃立為君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
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三

書院藏本

為敵國盛血以章義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尋臣諫
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
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
三分其地趙盾問宋當加齊楚何也翼廷威嚴伐薛敗齊楚魏
之兵似是齊楚有為欲制平亂舉混一區宇之意故曰將行王
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說四書歷此行王政就征伐上言四書
地運志滕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杜氏釋例文王子錯叔
繡之後十七世至宣公始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
滅之水經注並同竹書紀年於越滅滕推戰國策作宋滅而還
監祭之報王二十九年乙亥上距孟子勸行仁政其遠集註於
宋初王時即曰管叔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云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
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
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耜耨弱

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稷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餽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餽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要平聲餽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毫泉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投與也餽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餽言與餽者爲仇也梁子書所謂葛伯仇餽若非孟子之言人孰知其曲折如此哉蒙引要闡微也食便飯也黍稻預爲飯者未熟者也食指熟者爾爾饌呂東萊云王者悉天下之有亂伯者悉天下之無亂如狄以開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於夷儀狄以開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於楚邱齊威之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所以養其亂也觀此則湯之湯葛伯何等用心與天地不棄一物之念體此節不重湯之仁爲正明葛之行暴爲下行師張本引書重在仇字要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三 書院藏本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困勉錄匹夫引存疑淺說俱無明文而說約直解費合註則俱指童子之父母說顧謙士曰匹夫匹婦或曰即童子之父母似穿鑿實可味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

芸者不樂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來其無觀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新安陳氏此湯事也顧氏所征十一國按特商類章顧氏伐昆吾夏桀豕也顧氏也昆吾氏也三國密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據此則曰葛曰韋曰顧曰昆吾曰桀又何嘗云連伐三國凡六伐餘無可考合注湯始征二句本其始而言意已在上節了此宜重十一征句無敵於天下且虛東面以下正是無敵處爲匹夫匹婦復讎曰不止不變日誅君弔民皆湯行王政處故四海之內望以爲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也與固之因此與多謀章詞同而意少異彼重爲政於天下此重望以爲君各有所指也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三 書院藏本

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巳矣食音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僮同玄黃幣也終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二、

書院藏本

迎意一齊透出矣半出雲曰而已矣者見其殘民者誅之此外更無他事一見武王救民之心一見無當天下之心阿聯侯曰義厥士女是東征本意即後救民取殘者也書從輕厥士女說到士女東迎孟子釋其意制從來迎制出救民取殘來見天下欲以武王爲君以此能行王政也其君子二句釋匪厥玄黃三句有依不爲臣者即殘民之人東征所以取其殘也計綱一目而已矣三字是推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卒誓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翰安陳氏此武王行王武而王之事也。說遂引太誓只重則取于殘一句。所以證取其殘之說也。徐駁荅曰。湯武皆以公天下爲心。于湯有光只是固有休光之意。李公雲曰。于湯有光見武王鷹揚奮

定之功較湯更爲光顯乃史臣稱贊之辭

不行王政云爾荀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尙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羸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

國源補曰尹氏說畫後世爲國面不自強但以惡大爲畏者
疾之痛猛能反其道而求之於心則知作者之果無敵而帝王
之道是誠在求而已國氏問趙氏杜修德無小暴慢無強曰修
德無小暴慢德鮮和可太暴慢無強遇修德則強必弱說不
何玉璣云靜是薑片之辭實楚辭太句正是抹煞他那小密
合註姑節正是辨其不得爲王政乃歸重處全無勉宋竟因海

二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重

書院藏本

對上齊是看望字對願字看爲字對伐字看言宋特不行王政如湯武云爾苟真心實意是伐罪弔民而行王政如湯時雨之師如武水火之救則四裔之內翹首企踵如夏民無罰之望如股民見休之想願孝爲共主齊楚雖大又何足畏哉惜宋不能然也四書題此章主意只在不行王政云爾一句勿以末節爲望宋行仁困勉雖說宋不行王政亦是所以望之然口氣內則無此意○看來此章與取燕薊俱要見不畏人意

國無論小與大只看能行王政與否故此章主意只在不行王政故取譬其侵伐若果行王政唯齊楚亦實知宋不能行方望其速來民方迎之恐後卽楚聞之方且如桀紂之畏湯武之不暇也今宋猶以小國而畏大國也則其不行王政可知已矣

見龍記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乎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語使楚人傳語曰使齊人傳之曰

一齊人傳之衆楚人昧之雖曰捷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曰捷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齊街里名也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重下文一薛居州且不能專矣何論久也

善便見王未必善說箇子欲王之善便見王之諸臣未必欲王之善

之善齊語平正喻楚語綿蠻喻不善置莊獄則人多而學之下

年則時道而學之久求齊不得合下誰與善求楚不得合下誰與不善

云莊獄齊街里名疏別無一語接左傳裏二十八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十八年慶封反陳於微即此獄也蓋昔齊城內街里之名此繫經真正文誠家全不引之足見其疏余謂朱子言或乃都武土人作不解名物制度書不似疏益爲信然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美 書院藏本

一字衆字上見官廣進善類之意時解謂置之莊獄是專數年之久愚謂莊獄只是箇齊語之區只對衆意看正所謂長幼尊卑無非善士也數年見善多類而漸育又久自無不善久意亦只在多內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間置一小人猶足以蔽之而敗類一君子而遇衆小人且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格君之任有孟子而載不勝不能知也向何

聖焉漢源補注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但取辦於一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集於朝在君之左右前後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垂兩兩泰以變化其氣質

遂就其德性是豈獨彼事赴功而已哉雲對辨此篇言宋

事者三章正好通看前章謂宋不行王政後章不能什一主關市之征見得實不能行王政此章言小人衆而君子獨見宋之所以不能行王政也

引援也○味孟子此意益不勝是得宋例日有心於國者故孟子告以此欲其少招萃彥使忠賢畢集庶其成

責其薦居州無益也折對子謂三句應上佈欲王之善蓋上言其意此言其事也

善爲難在王與之者在人此一傳所以難勝衆昧而莊獄之引

不可

使朝堂之上不勝取進者而莫非薛居州也則是學齊語者之在莊獄之間也而宋王雖欲爲不善不可得矣乃朝堂之上不勝取進者而止一薛居州也則是學齊語者而一齊得衆小人然則不勝可不廣引善類而乃以

爲一居州謂遂可謂得宋王乎見龍記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美 書院藏本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句正答不見諸侯之義然雖不爲臣苟君求見之切則亦可以見矣如孔子之於陽貨亦何嘗絕之而不見但自有其節不至

倫於汙賤必俟其禮之至而後往見之也此是數節相承之意不可泥總註而界然分爲三意至不相屬也

是過陽貨節是中曾子子路所議是不及三平爲是但上下文勢實相承耳

以分爲三意爲不是也蓋欲以三

意相承說耳總註是最大意講

段于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與納同

段于木魏文侯時人泄柳冉糲公時人文侯糲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慶源輔氏注由當守義而不往見國君如亡君屈已求見也
論切聖賢處此必將出見今拒絕之如此則過甚而非義矣
由金氏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越人則段干姓也他如段干
二子守義之正法者已甚勿勿說壞二子言必遇如是之君
則不見方為已甚若不迫
斷不見也斯可以見輕帶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
其門陽貨賜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賜其亡也而往
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

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
也其門大夫之問也賜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天

書院藏本

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陽貨饋孔子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乘其不可珍貨既
先來加禮於亡則已焉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矣故但
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是不屑之教誨也天地之施與萬
物者豈有差忒哉新安陳氏往答其禮禮也不欲見其人義也
饋則註曰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貨本陪臣而執國命饋
以大夫自處耳然能先施則孔子亦往見之乃士禮也奈何亦
以大夫處貨耶曰恐是見惡人碎告之義存疑孔子賜亡往拜
實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
此處不重賜亡意只重在往見上則勉錄引云一說當時陽
貨若不賜亡而先加禮焉孔子豈有賜亡往拜而不見之耶
言一定見之也按舊台註謂此說牽強極是蓋饋孔子蒸豚便
是先來加禮了不是假說之辭與因之曰要看先字惟貨先所
以不得不見若不見
孔子豈肯輕見之乎

曾子曰吾有蹈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

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有虛樂反

曾子有疎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

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

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然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

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

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

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汗賤而可恥南軒

當往見而往見是苟賤以求合與曾子諂笑未同而言者何以

異慶源輔氏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如病於夏畦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天

書院藏本

力所就也孔子之事禮義之中正也差以毫釐則失之矣于
木也拂則過乎禮義之中正矣故傷於迫切而不洪曾子于路
之所言則不及乎禮義之中正者故淪於汗賤而可恥此君子
之行已所以兢兢戰戰而惟恐有過不及之失也然其汗賤
之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洪哉于泄猶猶為猶者也雙峯樓因
觀陽貨事則不特諸侯不可見觀曾子于路之言則不特不可
往見雖半交之人亦不可強與之言蓋物不可以苟合庭園
氏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太剛則至於絕物太柔則至於喪己
千木泄泄太剛者也曾路與陽貨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
拜則與太剛者與矣非之則其亡則與太柔者與矣所以無
可無不可而為聖之時也孟子言二子之所行以明其過後
述曾路之所見以明其不及中舉孔子事以明聖人之用中然
則孟子之不見諸侯守其分義之中而已雲臺胡氏士尚志傷
於迫切者豈難求哉然不失為志之高淪於汗賤者其志甚卑
無足道矣慶源曾子諂笑未同而言不必指定見諸侯人抵是
趨權勢者○赧赧是良心難昧處然即此明知可恥而明自足
有不可曉解者故曰非由之所知四圍所養說持身正大立
心光明言不肯往見意緒在後續合甚一說由是觀之二句當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好去聲

圓謂不得已而辯則非好也
不得已已在維持世道上說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

也。亂者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焉而治衰焉而亂也。事
也。理在人者有得有失得焉而治失焉而亂也。治不生于治而
生于亂亂不生于亂而生於治如環無端此理之常固無足怪
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庶幾反失而得反衰而
盛反亂而治耳。雲峯胡氏古今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事
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
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
也。胡安陸氏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心下文詳之章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三 書院藏本

未又申言此二句以結之豈惟孟子凡聖賢出而在三才扶三
綱者不得已也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節節應之蓋謂
朱子作李忠定公奏議後序云天之愛人可謂其矣惟其慮於
人事之變而過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
常安而或至於亂所謂感於人事之變者自人事得失言也所
謂過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者自氣化盛衰言也俗儒小註
輔氏說竟之亂純是氣化孔孟之治純是人事其餘氣化人事
相兼思謂氣化人事原不相離老之洪水雖是氣化亦由前此
人事未修是未齊無人事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息邪說雖是
人事亦由天生大聖大賢以開萬世之治氣化實未嘗無貫注
天下之生久矣如云自有生民以來非一口矣兩一字見循環
意惟治亂循環則撥亂而反治者責在聖賢所以予不得已也
困勉錄不必說一代難一代但孔孟出而在下其勢倍難耳
程氏謂氣在天有盛衰事理在人得失各自反覆相尋胡氏
謂氣化人事兩不相離其盛衰在人得失在氣化人事之反覆相
尋較安程氏則謂是氣化之盛衰反覆相尋人事之得失反覆相
尋較當以程氏之說為長。氣化之所以盛衰以人事有得失

也而人事之所以得失以氣化有盛衰也二者原不相離今就
思三代而下其為氣化之盛衰而不關人事者孰為人事之得
失而不關氣化者孰為因氣化之盛衰而人事方有得失者孰
為因人事之得失而氣化方有盛衰者雖強欲分之而有不可
得者矣雲峯及蒙引困勉錄之說皆不盡然也。惟洪水之災
乃自洪荒以來未能平治者似止由於氣化然自堯以前人皆
無治水之策則亦未嘗不可謂
人事之不幸也存疑所論極是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

者為營窟營窟音降又胡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

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洪水洊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
亂也。國朝補氏此一亂純由乎氣化也。雲峯胡氏自開闢至於
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斷自堯起有後也洪水聚乎氣化而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三 書院藏本

日警余宋魯不遠而來諸人事也所以此一亂轉而為一治
也。國朝下地卑濕故架木為巢以居上者為營窟以其地高燥
故可穴居而避洪水氾濫便蛇龍居之蓋水蛇龍之所都也說
約澤水警余句見大禹謨云警余者舜耳此為反證言彼所
云澤水者正指此時之洪水也故堯舉舜而使禹治之云云洪
水為王澤水證之不要倒吞了。借此出一警字以起下使禹
治。國朝補氏山川崩潰日月薄蝕若以教言之皆是常理常度
耳然帝王正說不得是常理常度以轉後教之責在帝王天
人感應之由在帝王乎不得已無可推也彼必援引堯湯之水
旱而謂天變不足畏者非愚即誕凡小儒偶得曆占之術而未
問聖道鮮不誣此義也。困勉錄警余二字雖不可謂不重然只
要見洪水之為害大不重聖人之懼災上此誤本雲峯胡氏曰
大抵因當時人只知堯時有洪水而不知洪水之名故又言澤
水者洪水也一句不然則只引澤水警余一句足矣。困因之曰
當堯八節是敘事警者四節是議論體敘事處應隱含不得
三至議論處始發明之。國朝補氏曰當堯時若只作澤水洪水分
解一看有何意味須提出堯舜作事日見聖人一變畏天心事
不惟題意不復而使禹句亦有根據矣。田武曹曰按困勉錄所

亦相爲多寡蓋則聚於氣故也繁氣盛則正氣衰正氣多則繁氣少聖人於其間有造化之用亦時焉而已新安陳氏洪水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爲者也白
仙金氏亡父桐陽散翁曰洪水滔天多是驟降水生之時而禹之疏鑿則在泉縮水涸之候集註掘去壅塞此爲得之然亦有掘平地處如兗州平土當河轉之衝故禹釐爲澤水疏爲九河亦爲平土祀濫故掘地而使之歸港濫澤三江亦然如集世開渠泄水則亦有之其餘亦多是開鑿岸口壅塞耳存疑下者爲渠上者爲營窟人不得平土而居也人得平土而居則不復爲渠窟矣翼江漢南條之水河淮北條之水味是也二字是指今日安流者以見當時禹功當以治水爲主蛇龍鳥獸俱帶說寶台註烏獸卽蛇龍之類四書釋地猿顧景花說禹貢九水黑弱二本自荒裔之川渭水止在雍洛水止在豫汭水則藏反難明當在國疑之列迄今其條實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吾水由地中行不瀾以四供而曰江淮河漢者是得毋亦瀾爲今戶之水之地也耶四書釋地又禮朱子語類禹貢曰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爲自上下下此大不然不先從下治水卻先從上理會下水澤未得上

錄謂水由二句承掘地句險阻二句承驅蛇龍句非也險阻註明指爲水之汜濫豈得屬之驅蛇龍句乎又按鳥歌卽指蛇龍之類存疑謂下止曰水由地中行不及蛇龍者亦非也○上節降水蛇龍串說下文只說禹抑洪水則此節自應以治水作主○水由二句上句是現成說次句是指點說李憺雲曰險阻既遠便是掘地注海意鳥獸之害人者消便是驅蛇龍而放之蕓意但上以用功言此以成功言周黠便曰朱子語類禹貢曰禹治水乃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云云愚按未自下而上先自上而下則下流未泄上面便理會不得若下流已泄江淮河漢各露涯浚復爲之疏濬開導使之安流不驚不得不自上而下蓋治水用功先後次第如此考禹貢一書先統敘禹治九州之大畧除首冀州王都而外則先兗青徐揚而後及於荆豫而後及於雍梁所謂自下而上也後分敘江淮河漢一水之始終則必先其原之所發次及於流之所經而後及於安之所會所謂自上而下也不自下而上則淤塞不除九州之水混合爲一壘處下手不自上而下則源安不靖一水之流終不能安其常而若其性後人以爲禹治水專治下流豈導河積石峽山導江導洛之見耶○然據注海是治下流之水水由地中行則上流

罪禍正開聖道內事而放淫詞二句又距楊墨內事徐自漢
曰邪說自古有之自堯舜既沒商周邪說暴行作春秋時邪
說暴行作孟子時邪說又大作而為行矣暴行在事上邪說
其邪而放淫則在心上去除於邪生心而政事之行處皆正
其行之說也陳兩說曰看聖賢之功當看他不得已處平土而
居處正無缺使禹周袖手何以到此孔孟何處見其功要之
知我罪我無邪放淫與禹周同功聖賢之道行其事與其力
大聖賢之道不行其事遂其真知我罪我無邪放淫與禹周
息邪放淫然正字看亦一治一亂也曰歐陽子本論所謂修其
本以勝之者邪惡章君子反經之說也韓子原道所謂不達不
流人其人火其書者此章不惑
不著距楊墨放淫辭之說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西山真氏三聖事雖不同而其
教天下之志立生民之極則一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果

書院藏本

也。蓋按諸說對伐者誠國五十不啻說有夷狄或曰但暴行邪
說無父無君者皆夷狄也如春秋中夏而行夷道則從而夷之
且與下條周公所兼夷狄合雖似有理然孟子若說此字樣便
巧也此夷狄蓋在所伐五十國之內也曰兼夷狄則約奄飛廉
亦舉之矣如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言夷狄則
近者可知矣存疑前既歷敘三聖之事以已繼之至昔者禹抑
洪水兩條又是總舉上文之意因書諸義昔者對下我亦欲三
字不是空追敘也此與下節俱作過文陳大士曰無父禍而聖
人之功用不彰無聖人而天下之生民將盡故有一代之聖人
即有一代之變故乘乎其後有一代之變故即有一代之聖人
教乎其間嗣後遠曰此節結上起下再將三聖歷敘一番為下
節承三聖張本唐采臣曰已成亂賊者無遺形未成亂賊者無
通情即迹跡亂賊者無遺名身為亂賊者無遺利獎成亂賊者無
無遺文即者從亂賊者無遺注武曹曰此節是結上三聖之
事以起下我亦欲三聖正所以起下節承三聖字下節承三聖
以與此節開合

詩云我欲是鷹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屬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乃夷狄之教也。則別無父無君是周公所屬也

也。此段直是要起下段以楊墨正是無父無君在所謂者也不

連上意。字句與曰語意但云凡無父無君皆在周公所屬之列

以見己之所以必圖楊墨之教也。聖人意

則凡聖人可知。即此便見承三聖人意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子

不得已也。行好皆

設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

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

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好辯哉子不得已也所以深致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果

書院藏本

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不得已之故哉。孟子
如蓋橫刑名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言得箇真底。若楊墨
則害了人心。須若與之辯也。然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
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
是。知與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問孟子欲息
邪說。而必以正人心為先。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
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
人心而已。何必為此紛紛而辨之。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
人心而已。何必為此紛紛而辨之。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
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
正人心而為息邪說之本也。排為我斥棄。愛必使天下曉然
知邪說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說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
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
以難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
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天。不敢不正。武王
伐紂。曰。予畏上天。不敢不正。孟子之心。亦若此。而
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緣。而遂爾不言哉。虞翻曰。孟子之言。豈好

五華集詩大全

上孟 康文公下

哭

書院藏本

辨哉予不得已也。此又深致其意者。欲人之察其心而知邪說之真可畏也。變其說以同邪說。彼行如何。分曰說既邪。其行必偏。其辭愈見淫濫。彼行淫濫。自邪說上來。故者放廢邪說。○前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爲綱領。下面又言治了又亂。亂了又治。再三如此。反覆說了。則又到此以三段總結前面。所以不得已。一句起頭。後以予不得已。一句結合。緊結前面。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之禍。由人事。邪說爲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爲邪說所害。易論。君子不故孟子之辨。拳拳欲正人心。其位也。亦必先於正君心。則安。陳氏洪武。水猛獸之災。皆災禍之害。人身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根。人心者。且流於無窮。而爲害尤甚。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公遷朱氏此孟子以開異端。自任。○引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四句。亦有次序。蓋人心不正。所以邪說得聞。而入邪說既入。邪亦隨而說矣。故行既行。於是互相倡和。又有一段淫辭。成一篇說話文字。故云云。○孟子知言。先淫辭。後邪說。此則先邪說。後淫辭者。何也。曰。說短而盡。其故淫辭居後。則難因之。謂其引云。正人心。以息邪說。蓋以正人心。作息邪說之本也。然據本交。日氣當把正人心。另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韓子所謂不傳學之於口。而又傳之於書。辭者言之修飾。流布者也。上言言放淫辭。定以不得已。於辭下首言正人心。則所公不得已。於辭之本心也。李大師曰。此只重在借三聖以解好辭。意任武實曰。註云。邪說橫流。壞人心術。云云。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正是以息邪說。爲主。益人心術。之所以不正者。由於邪說之橫流。故息邪說。乃所以正人心。吳因之。因題錄所云。殊得榮註之旨。或問云。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即註邪說橫流。害人心術之意。其上文謂人心不正。而邪說乘間得入。乃又在

五華集詩大全

上孟 康文公下

哭

書院藏本

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虔聖賢之心也。程子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學有差。其始其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素。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偏者。其未達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使至於此。蓋其差過。至是也。宋。此段最好。見諸聖賢遇時之變。各往其途。通融時節。其所以正教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對賢是甚。處極大方量。恰是天地有定。定處得聖賢出來。補救。全過得前公。又

康四書居於陵是康其居三日以下是康其食將取也四書
澤地獨野王與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居處
誌魚子清水南出長白山東柳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居
志長白山者節去下山字若以柳泉口即其家於陵非也唐張
說石泉驛詩目下自註於陵仲子宅漢於陵故城奉懷太子賢
日在今福州長山縣南與通典合張說詩云長白驛河上於陵
入濟東我行帶遺跡感秋石泉空嶺立發源長白山南合事郎
縣清河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所幾二百里矣簡牘曰井
上有李若天所棄以全其節婦食旬見不惟
與世無競亦且與物無爭總形容其康處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桴焉雖然仲子惡能康充
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聲節反聲

巨桴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象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
滿之也操所守也蚓蚯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康也必若滿其所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聖

書院藏本

守之志則惟蚯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康耳慶源補氏齊俗奢侈放縱
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巨章所以推仲子之康而
孟子亦以爲齊人之巨桴也存疑仲子惡能康非謂其不康也
如仲子之所欲康非人之所能雖仲子亦莫之能也仲子既不
能亦不得爲康矣闕註重惡能康句前三段言仲子不能充其操下又揭出仲子之操而斷其難充
就仲子律仲子而未及中正之康

夫蚓上食稿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
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

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稿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
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

康也闕引大經仲子未免居室食粟一句貼在本文下飲黃泉
二句內伯夷之所築二句言未知其果合義與否若合
義便是伯夷所築不義便是盜跖所築不要泥伯夷盜跖之
以仲子之康孟子何至疑其所居或盜跖之所築所食或爲盜
跖之所食與曰明其所居所食之不能義於其兄之室兄之食
也但合意不露下文方盡發此意闕註細玩孟子此章但是反
難與許子之不擇類同一機括本欲明拒簋之不可反責以交
易之爲損本欲明母兄食室之富安反責以稱壤黃泉之爲
此文字靈巧最難處也伯夷之所築樹不拘伯夷只是所從來
者義盜跖亦然若聖賢中正之康亦不必問所從來但就仲子
刻若立意故貴之如此說則此正明其不能如蚓處伯夷盜跖
字不可泥但合義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
人在那一邊力孟子曰伯夷者仲子獨以處其身即世而有是
人後固未之許也盜跖者仲子所以概天下即世何處皆是人
後又未必信也闕註伯夷之母之居食原非不義仲子不食不
居以其所從來未必義也仲子之胸中分明以盜跖所樹所築都
故其居食孟子深知其意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聖

書院藏本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織以易之也辟音壁
辟績也績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
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

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頗曰惡用是鵝鵝者爲哉他日其母
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哇之音

問辟音避類與類同頗與與同子

六反惡平聲鵝魚乙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
已仲子也鵝鵝鵝也頻頗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

之也。孟子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孟子此數語，非爲仲子敘世家也。所以明兄之祿爲可食，兄之室爲可居也。是親親之肉也。是其兄之祿也。言何傷於義哉？彼身繼屨妻辟，雖以易之也。曰：是亦不義也。何以言之？仲子齊之世家也。云云。出而哇之。夫母之食兄之室，本無不義也。而仲子乃以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室，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安得爲義於母之食？於嫂所居之室，安得爲義於兄之室？既不能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則亦不義之類耳。於此，既不食不居於彼，亦宜不食不居也。仲子以母則不食，云云。即此節只敘其平日不食不居之事，至下節方是就此評斷之。何則？曰：是親親之肉也。不可知。物固不可料。重在是字。本字須影得。刻方妙。同勝侯曰：諸說皆謂辟兄離母四字，本章不重。孟子只論他操不能充，未論到他亡親戚若臣上下去，不知不辟兄離母如何。居於嫂三日不食，以母則不食，以兄之室則不居，正就此上點斷他。不是處，何嘗一語脫却辟兄離母？了是向爲能充其類也。子孟子豈真謂於嫂不可居，妻食不可食，正謂不必辟兄離母，不義於此而獨義於彼，再顯而後充其類，即充此辟兄離母，不食不居之操也。一章至意，總從此四字出，少謂帶說不重，何耶？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孟 書院藏本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嫂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蚬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嫂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蚯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辟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記

義有人則可參天地而爲三才，無人則天地亦不能以自立矣。孟子曰：公都子曰：非之而身爭之，一時之小嫌，猶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人獸殊。公都子之說，小嫌，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余應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執使之辟，仲子之母，非不慈，執使之離，則正使不慈不友，亦無迷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知之矣。問：公都子謂以其兄不以道事君而得祿，不以道取於人而成家，故以爲不義，仲子誠非中行，亦猶者有所不爲也。曰：仲子齊世家，則祿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果以是遂滅天性之恩，哉！惟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所誅而不以教者也。所謂操者，則亦官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爾新張氏仲子徒欲盡身以爲清，不知廢大倫之爲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妻兄之居，急於於嫂所居之室，惟其私見所局，則其倫類至此極也。東人強於其迷，以爲清苦高介而取之，非矣。世之貪員爲惡者，多矣。孟子於仲子獨與之深者，世之爲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從其迷，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爲世警。而肅仁義反覆

五華纂訂大全 上孟 滕文公下 孟 書院藏本

闕之。蓋有以也。夫虞夏繼絕，以仲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於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說，力行以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如告子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也。況如匡章者，既稱仲子爲廉，而傾向之矣。此固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孟子焉得不排之哉？仲子之所守，不必駭之他人，只自其身而推之，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爲蚬而後能充其操，斥之則仲子之行是豈人之所難爲哉？聖賢之道，充之則至於與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於與蚯蚓同操，是豈人理也哉？雙峯饒氏不要問所從來，只當思量我當食兄之祿，與居兄之室，否？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必伯夷所禁所樹如諸侯之取人猶然，然既交以道，接以禮，則孔子受之矣。新安陳氏或曰：匡章亦然，然則仲子者，彼善仲子，則介之行，曰不然。匡章以父爲重，故視妻兄子爲輕。子反視妻兄爲輕，而於妻兄反食孟子於匡章而非仲子者，以也。此章當從看盡心上爲妙。子不義與之齊，固而不受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斷蓋其入竊引若仲子者，則而後充其操者也。即是上文充仲子之操，則如而後可者之意。存疑夫廉者，有分曉之謂。辭受取予，有義存焉。其義爲義而受，其

為非義而不受此有分辨乃謂之廉也故以孔子之大聖受食
於列國孟子之大賢受食於齊梁皆不為貪有義存焉故也仲
子以兄之謙與室出於君之待士者皆以不義而受之受是
不知聖賢之義專以不受者為辭乃刻意行性者之所為過中
失正之甚不惟於聖賢之道有所未合充其類於人情理勢實
不可行不惟人所不能雖仲子亦自有不能者故孟子推類而
言之使其理屈詞窮反已深思而得所謂義者自有在也。孟
子問陳仲子皆是問聖道闢邪說正人心處與距楊墨闢前行
同意欲欲充其說亦惟不居於陵而食妻之食然後可然
然則不能矣田武曹曰按說統謂此章不是責他廢母兄之倫
困勉於謂外註及大全責仲子廢人倫諸條俱屬此章實意
愚謂此章以明以辟兄離母之何得謂廢人倫是實意且於
於陵而食妻之食以明以辟兄離母之何得謂廢人倫是實意
者正謂其辟兄離母以兄母之居室為不義耳則從廢人倫立
說乃中肯綮也。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必伯夷所禁所樹
三句原文作若問所從來則緣廢辟以易之室與粟又安知
其所從來之非
義更覺明白

五華集訂大全

上孟 義文公下

義

書院藏本

通章重仲子惡能廉句充仲子之操以下總是反覆說其不
能成廉處但夫蚓節尚虛只就其所居所食諸所從來後二
節方實指出辟兄離母而仍食妻之食仍居於陵之居為不
能克其類若仲子者二句正與前充仲子之操二句相呼應
際應先生云無親戚章是直顯其罪此只據其
辟兄離母而窮其操意名不同良然一見龍記

乙未端陽後二日詩

嘉興徐起元游

校字

武進呂春澤如

五華集訂孟子大全卷之七

廣章張允隨時齋鑒定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勿斷義此專言仁政凡八章四章論為學即大
國率君之道皆在為義氏一章言為政必因先王之道而先
王之通仁政也二章言為君蓋君道為臣道而在仁與
不仁也三章言三代之得天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仁與
不仁也四章言天下之本在身五章言德教之行先巨室六
章言諸侯受命於天大國惟好仁則無敵於天下七章言不
仁者樂其所以亡八章言樂於仁則民歸於仁九章言自暴
自棄者之可哀也孟子此篇反覆救世之說無一不歸於仁
十章言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發明仁之足以救世至此而經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一

書院藏本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
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
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
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前漢律歷志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
見侖之陰註大夏西戎之國取竹之解谷生其瘠厚均者斷兩
節閒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笛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
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律十有二
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大簇三曰
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
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仲呂有三統之
義焉應鍾應鍾十二管更相爲宮以黃鍾爲始當其爲宮備有
五聲言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
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
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此則相
生之次也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爲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
生之次至仲呂而匝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大簇
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鍾爲第二宮上生大簇
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鍾爲角大簇爲第
三宮下生南呂爲徵上生姑洗爲商下生應鍾爲羽上生蕤賓
爲角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鍾爲商上生蕤賓
爲羽上生大呂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鍾爲徵上生蕤賓

爲商上生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應鐘爲第六宮上生蕤賓
爲徵上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羽上生夾鐘爲角蕤賓爲第
七宮上生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夾鐘爲羽下生無射
爲角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鐘爲商下生無射
爲羽上生仲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鐘爲徵下生無射
爲商上生仲呂爲羽上生黃鐘爲角夾鐘爲第十宮下生無射
爲徵上生仲呂爲商上生黃鐘爲羽下生林鐘爲角無射爲第
十一宮下生仲呂爲徵上生黃鐘爲商下生林鐘爲羽上生大
蕤爲角仲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鐘爲徵下生林鐘爲商上生
大蕤爲羽下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南呂
最處於末故云終於南呂寬書黃鐘大蕤姑洗損陽以生陰林
鐘南呂應鐘益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引又益陽以生陰大呂
夾鐘仲呂又損陰以生陽何則黃鐘至姑洗陽之陽也林鐘至
應鐘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
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呂至仲
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
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
皆下生矣鄭康成以黃鍾三律爲下生以蕤賓三律爲上生其

說是也。班固則損以律爲下生呂爲上生誤矣。律呂新書按黃鐘之數九百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或曰：此黃鐘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一，以爲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一，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按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十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絳，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按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

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鐘宮至夾鐘羽並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大簇宮至仲呂羽並用大簇起調大簇畢曲夾鐘宮至蕤賓羽並用火鐘起調夾鐘畢曲姑洗宮至林鐘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鐘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鐘起調林鐘畢曲夷則宮至應鐘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鐘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鐘宮至大簇羽並用應鐘起調應鐘畢曲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卽十二律也十二律卽一黃鐘也黃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與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宋子文憲聲辭辨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六羽而角居匹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爲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

孟子所謂先王之道正謂此也。存養今有仁心仁聞一節是創當時不行仁政不能為治以証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意。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兩句是承上文而結其意。蓋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是承徒善不足以為政意而言。徒善則足以為政矣。○法於後世者。謂既被於當時其法美意又足以垂訓於來世也。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正是如此。則勉勵仁心仁聞。據蒙引則非有二。故廣源補氏則有淺深。蓋蒙引是合言之。而補氏是分言之也。初不相妨。○仁心仁政合言之則是一件。有仁心自然有仁政。無仁政亦時不特有仁心。然分言之則是二件。此章主在分言。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十 書院藏本

此也。○按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新安陳氏引程子前說以証徒善。謂不可無法。又引後一說以証徒法。謂不徒在於法。而徒善。謂不足以為政。兩句或疑古語引之。重在上一句。師月林曰。施之無具。故不足以為政。推之無本。故不能以自行。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道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也。所行不過差。不違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廣源補氏過差謂用意過當。遺忘謂照顧不及。處遵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附錄先王之法。成正當故遵之。而不過差。成其備故不遺忘。○遵先王之法。而過此道字。與上過字不同。不能平治天下乃過也。○過字包意在此。內又從愆忘。尋說開國。國或同。隨時制宜亦可謂法先王否。曰此正法

先王也。方員之巧。萬有不同。未有不以規矩生者也。五音之辭。代有。不同。未有不以六律正者也。仁政之行。窮則變。變則通。未有不以先王善者也。孟子原教人法先王之政。非教人學事。故先王也。○附錄先王之法。上體天道。下察人情。舉其大者。詳其節目。不而可憾之處。不遺可議之端。所以遠之而無過。正則石。曰。舊章。先王之法也。仁心由此行。仁澤由此溥。是為無弊之道也。○聰明亂之則有過。而愈焉。積習墮之則有過。而忘焉。周禮。慎曰。先王之道。斟酌盡善。周悉無遺。本無愆忘之失。遺之者。既不變亂。舊章亦不因循廢弛。所以無過。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

聖人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十 書院藏本

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廣源補氏規矩準繩。為方員平直。五音。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所謂不可勝用。而仁覆天下也。○本止言覆天下。今及後世者。舉大可以該遠也。○能覆天下。必能及後世。○聖人作。故規矩準繩。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聖人既竭目力。耳力。不可與公輪等相平。忍人之政。猶字最有意。味東陽許氏兩言。規矩六律。前此說用法。後正言立法。聖人既竭目力。耳力。不可與公輪等相平。此言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公輪準繩。能制規矩六律也。然重之六律。皆出自聖人。非難與公輪準繩。能制規矩六律也。然重之六律。皆出自聖人。非難與公輪準繩。能制規矩六律也。然重之所被者廣矣。此法度字。該規矩準繩六律。不忍人之政。其用不窮。貼二不可勝用。仁之所被者廣。專貼仁覆天下。○附錄蒙引

或問聖人本身若端心思而不用仁政果亦能安天下否曰分
辨說竟身之道不以仁政則仁自聖人而始者亦自聖人而止
竭心思而不端之以仁政則仁自聖人而始者亦自聖人而止
誤矣此說是不也又謂聖人若只竭心思而不端之以仁政則所
者無幾此說是不也即先儒應說也只竭心思而無仁政決無惠
可及民何哉或無幾引欲於繼之以規矩準繩一語欲以爲方
賈平直屬下文讀後思見準繩下用箇以字文勢未斷況上日
既竭目力下只日繼之以規矩準繩上日既竭耳力下只日繼
之以六律住意亦未完以爲方員平直正五音當連下文讀爲
是繼而政行於一世而一世之天下被其澤政行於萬世而萬
世之天下被其澤四書講義政便是聖人心思以有不忍人三
字在也聖人心思之既竭亦何從見之只就政之委曲詳盡處
可以見之萬世見其心思此正是繼字之妙不是竭了後繼去
繼而政行有箇聖人心思也繼而政行此節不止說聖人立法
之善是爲立法之意耳聖人因心不足以及覆天下故以不忍
人之政齊其心思而使之天下被其仁也聖人立法之意如此爲
政者而可以廣治乎謂聖人曰聖人二字貫下亦以上兩段引
起末段周時侯曰聖人當身固不能廢法然本文語氣初如聖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
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此論以仁心仁
聞論先王之道君臣俱有不可專指人若說下面方分言若
臣等各任其責實可謂智乎在勞逸上見因先王則遠而有
成不因則勞而無功此之不辨焉得爲智哉論大凡世主之能
變亂舊章者必是自負其聰明之不知吾人之心思如何敢得
聖人古來之成法其效已驗而我故欲歸心自用徒自討勞苦
一害豈不是不智哉試問此條只就太過一邊說愚謂須兼
不及一邊說方完備周禮侯曰因工虞川澤上面
有爲高爲下字在因先王之道上而有爲高爲下字在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
衆謂貽患於下也。不仁者不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也
來有臣民皆被其化意。惡對善言即不仁也以下文觀之臣
民習化而爲不仁即是不仁之惡流播於衆處謂播如播種
之播言其無處不到也從高下字說來則如播種即
註所謂貽患也。謂君是主層次而下至民而止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
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
此言不仁而在高下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度也道法
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
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
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 離妻上

書院藏本

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宋子無道探則下
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信道信度信如信信之信此理
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
如胥吏分明知得律法只是冒法以爲姦便是信度也宋子無道探則下
上無道探則以法制而言下無道探則以守法而言下無道探則非
無道也只是法爲上而所奪而不得行其法也宋子無道探則下
法司擬了罪進奏而朝旨讀了某人法何罪罰法可定了而朝
旨加重之宋子無道探則下
網者不正矣矣說得廣由是凡有位之人無不犯姦矣下無法
守在下之人因上無道探而不知所遵守也工不信度則凡各
衙門事體俱無定準矣宋子無道探則下
矣宋子無道探則下
則播惡於衆而喪亡無日矣宋子無道探則下
於刑有犯耳當此之時已不信度矣安得一刑之但不依度
行便是犯法了宋子無道探則下
若爲君者不以道自處則臣下亦放縱而不以法度自守矣凡
物必用之而後信若不用則玩視而不信故無道探則通人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 離妻上

書院藏本

元龜曰道雖有圓活意法守是一定意所謂君主國臣執方也
通鑑曰法雖有圓活意法守是一定意所謂君主國臣執方也
粵行其法法是存疑謂只是上妄爲則下亦妄作誤也宋子無道探則下
之理必有在上下之殊宋子無道探則下
合於道無法守是下無一人守其法無是民裂之盡者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
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宋子無道探則下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宋子無道探則下
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宋子無道探則下
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宋子無道探則下
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宋子無道探則下
而國之所以爲國也上失其禮下廢其學則國常日以漸衰國
將何恃以立民將何恃以生乎宋子無道探則下
則應變斯道未幾而國將亡其可行也上既無禮下復無學則邪
說暴行並作而國將衰矣宋子無道探則下
則不識道理易於犯分而爲亂矣宋子無道探則下
在上無道探下無法守內政即理也宋子無道探則下
無學其無法守可知也宋子無道探則下
學則易與爲亂故賊民興言不好之民並起如黃巾紅巾之徒
是也宋子無道探則下
理人情之宜曰義中則先後緩急有條有理曰禮皆有其尺寸學
可領可守則曰法曰度宋子無道探則下
富強故言此以破之宋子無道探則下
句已將諸類原文改換諸類原文云此學字是者下無法守則
上無道探則下許多無法守人並起而居高位云云宋子無道探則下
喪亡無日矣宋子無道探則下
三句亦不可刪宋子無道探則下
者起而居高位也宋子無道探則下
故曰此自當從諸類爲是然衆引所云亦似有理宋子無道探則下
此賊字即末君君不能謂之賊賊字宋子無道探則下
下灌漑者皆流也下灌漑其民者也賊民原亦指上人說

蹴居衛反
泄弋制反

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翼註泄泄註云急緩悅從。又云不急救正之急字。

息緩救正反悅然。至事君無義。方可發
透。張何初曰。息緩而不真切。從前不變直。

泄泄猶胥脊也。脊徒合反。

台反

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徒訓字正是引時俗所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誤毀也。斥黜責難陳善事君之義也。事君無義言不責難陳善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進退之禮也。進不能陳力就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離婁上

夫

書院藏本

刻而又不能止是進退無禮也言則非先王之道詎要先王之
道謂不可行此困勉鎬上泄泄猶省查只引俗語以互證其義
下猶省查也乃指此等人所爲之實如此○虞伯生云唐虞之
臣師師三代之臣寔寔隆周之臣恭恭衰周之臣泄泄戰國之
臣咨咨○蒙引云進退無禮有二說一謂其去就之間不以禮
但知爵祿之爲重雖不當進而進雖當退而亦不退則此進
退即辭以禮退以義之義也如此者當望其能正君哉一謂
其動靜之間不以禮但見其蒙蹙曲拳奔走承順而已如此又
安望其正君哉二說皆可按蒙引前一說亦該得後一說不若
存疑以從前說爲是○註此正盡出泄泄光景故結云猶省查
非又解
省查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

敬君之至也。謂其若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柳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柳氏曰。此章

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民當各任其

責也。朱子恭與敬大概也一般只是恭惠恩轅關大敬意恩轅細密責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爲必可信也

可行。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資難的工夫。問所認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道而逆閉之。

則動有矯揉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爲之開陳善道。使

之罪無待言近所存則所謂老成不難既之奔孟于所明君
諸事多類此其自謂教主豈虛誇哉○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

爲若度其有不足與爲善而不之告或謂君爲中材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

賊其君否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以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

貴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導之者則不可拘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七

書院藏本

其才質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謂恭是就人若分上理會。把他敬大底人看。致恭之謂也。敬只是就自家身上做。如陳善閉邪是在己。當如此做。兩軒張氏比章之意。欲人君推是心以行仁政。而其終則欲人臣知禮義而法先王。蓋言不可以不學也。人臣知學而後人主闢大道。人主闢大道而後王政可行焉。此孟子意也。慶源輔氏爲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而行先王之道。然非君臣同心各任其責。則亦安能有成哉。雙溪饒氏恭有對敬言者有卽是敬者。如中庸篤恭。齊允恭之類。恭卽是敬也。雲峯胡氏君當盡君之責。而莫先於仁。臣當盡臣之責。而莫先於敬。存誠實難。是大綱事。陳善閉邪是數而工夫。人臣以堯舜之道望其君。若非隨事陳納。開導豈能有濟。故陳善閉邪是責難工夫。陳善入臣以難事責於君。必欲使其君以仁心行仁政。而得爲堯舜之君也。是以高遠望其君。而不以庸常待其君。得不謂之恭其君。愛開陳善道言如何。而爲仁心如何。而爲仁政。使其君曉然知善道之所在。而有以開其邪心。是以誠實事其君。而不以奢狎誅其邪。持不謂之敬。其君乎。開勉誘責難。以第一等望君。之以行仁政也。然責之豈能遽從。必開陳善道。逐條逐條次第。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予

書院藏本

四句欲為君而盡君道者必法堯欲為臣而盡臣道者必法舜
不宜欲為君而盡君道者必法堯欲為臣而盡臣道者必法舜
是隨人要底欲字帶過若道為臣者須盡臣道為君者須盡君道
如此如伊尹亦不能使太甲之為湯以公亦不能使成王之為
文武況其能乎但伊尹其實是以舜之所以事堯事者至於
君之不能盡如堯則非在我者我但當自盡耳固勉使為君
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猶若君而欲盡君道為臣而欲盡臣
道也人倫獨言君臣者此章主君臣言也雙峯說得之新安以
宗主綱維說不是不以舜之事堯四句見不法堯舜便入慢
君賊民一路去此就是出此入彼意了故下引孔子云云蓋之
此以理欲相乘之機警人而見其當法堯舜下文極言不仁之
有湯武與夫太甲成王之為君伊尹與夫仲虺君陳之為臣如
何說不如堯舜便是其君其民愚初意謂諸人雖不如
堯舜然其道則堯舜之道也蓋其於堯舜有淺深而無同異也
則以堯舜賢臣為法亦即是以堯舜為法也堯舜大士之賢
則賢君賢臣非慢君賊民者然人若僅以賢君賢臣為法即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三

書院藏本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
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宋子問
以亦曰道一譬如說有大路有小路何疑之有而源輔氏仁與
不仁只是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纔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更
有他道哉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也蓋引法
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云云此是孟子之意孔子之意以
孟子之意說此句若亦云云此是孟子之意孔子之意以
忽迷即自陷於昏昧之境而為不仁一事之公仁也然後念
矣而後事少矣即自陷於不仁之境而為不仁一事之公仁也
此朱有中立於二者之間而無所主也王叔梁曰若堯舜而
萬爾類也蓋中間見得法堯舜便是仁不法堯舜即是不仁將
中間許多層數都打併入兩頭去更不留一人在中間
此即法字所以字放得開急收得盡退後得緊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
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責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
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
也而軒張氏如堯舜之為是由仁之道者也如幽厲之為是由
不仁之道者也人君可不審其所以由哉源輔氏不仁有
後漢而世亡國之君皆得美諡公義廢矣蓋引名之曰幽厲獨言
幽厲而不言桀紂者桀紂非諡也諡法周公始立然雖無諡法
而惡名在天地間又何減於惡諡輔氏以幽厲視桀紂云云
按幽厲是暴其民甚者如何說未至於身弑國亡下章言失
天下也以不仁則幽厲俱在失天下之列明矣附題名之曰幽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新安陳氏此章欲人法堯而仁戒也劉註前三節言君臣當法堯舜後二節言人君當鑒幽厲而人臣可知困勉錄上章重在仁政此章言法堯舜似兼重仁心仁政上章只言以仁心行仁政此章則專欲以仁心行仁政者之法堯舜次節兼言事君治民此專主賊民者言省文耳案引謂意歸責於當時之爲君者恐未是名之曰幽厲還是法說而周之幽王厲王亦在其內故直解曰不但身受其禍而至於沒身之後或以其昏暗不明而名之曰幽如周之幽王或以其殘賊無道而名之曰厲如周之厲王極得體○依存疑名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三十一

書院藏本

之曰幽厲通管其與不甚來則幽厲亦只是證之甚惡者言外
還有不甚惡者一邊○本節註中幽厲則專指周之幽厲隨註
總欲人法堯舜以仁民重仁字後單言若意重君一邊吳因之
曰欲盡君臣之道者須取法堯舜若不法堯舜便流入於不仁
一流入於不仁其禍便不可勝言尚可不可惕然而知所法乎通
章雖逃說下總只歸到法堯舜上或以爲堯舜不可不法幽厲
不可不鑒則平說而非有矣顧麟注曰按詩朱註謗爲厲王作
也殷鑒在夏蓋爲文王嘆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則
云殷鑒實謂周鑒也正欲厲王鑒紂耳不然汎引一詩而云又
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便無謂仇潛柱曰以仁不仁爲取舍之界
一面注到堯舜一面防到幽厲能法堯舜不失爲明主不鑒幽
厲終至於危亡李岱雲曰詩人本欲厲王鑒紂而設爲文王嘆
紂之辭見殷鑒在夏以見周鑒在殷原有兩層孟子
引之見人當以幽厲爲鑒此之謂也內又添一層
聖人人倫之句最重而道二節又爲前後開總君臣爲人倫
之首而堯舜實聖人之至堯舜之爲君爲臣止於仁者也不
法堯舜則出於仁必入於不仁幽厲者堯舜之反而不仁之
極者也紂不知鑒桀幽厲又不知鑒紂故身弑國亡至於此

極爲人君者奈何不注堯舜之仁而甘爲幽厲之績哉見龍記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說。仁不仁。兼心政講。李尚書曰。仁不外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已。○周尚未失天下。而茲概云三代之失天下者。以東遷以後。二代已亡故也。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請諸侯之國。與存以仁。廢亡以不仁。繫引與盛也。不止於存。廢衰也。未至於亡。存疑國之所以廢。與存亡亦然。豈止官國大夫士庶。皆該乎。說約此章。雖檢論多人。然觀第二節。還對當時之諸侯言。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進

書院藏本

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新安陳氏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者爲然存疑上兼仁不仁說天子不仁條則專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慶源韓氏上章第言道二仁與不仁與榮紂幽厲之事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西山真氏此章明白峻厲自天子至庶人皆當佩服然所謂不仁者非他物人欲以滅天理而已人欲絕而天理滅禍至於此可不畏哉雙峯饒氏此章不仁則身試國亡而推言之則前身言新陳氏此承上章不仁則身試國亡而推言之則前篇張厚而居不仁之意。或人不仁是亦過人欲存天理也。即承上章仁與不仁句而極言不仁之禍首二節雖以仁不仁對說而意卻重在仁一邊。雖從天子說來卻又重在國

配命正是反之實功。正身之實事。多
漏自我致之。卻便是天下歸之效驗。
此為爲治而不知。反求者。發首節是說當自反。次節行有不
得二句。即首節意。而皆字更說得周備。細密。蓋無一時一處
而不反求也。皆反求。即是反仁反智。反敬到盡頭處。或思作
推開說。亦可身正則仁已盡。智已盡。敬已盡。天下則盡乎
人矣。天下則無一不親。無一不治。無一不答者矣。故曰極
言其效。配命証身正多福証天下歸而曰自求則反求諸
己意亦見。
見龍記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恆胡登反

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
家本乎身也。本於身乃恆。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
言之所未及。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離婁上

美書院藏本

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爲是故也。國淵輔氏人之
而但及其外。君子之論。則必究其本。而無有或遺。得其本。則未
可舉矣。以是而質於大學之言。則曾子思孟子相傳之學。不
可誣矣。蓋其國主義之內。天子所治天下四方諸侯之國。
天下取則於國。國取則於家。家取則於身。新安陳氏此章承上
章身正而天下歸之意。孟子祖大學而言之。曾子以大學傳子
思子。思子以傳孟子。可見矣。孟子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
是。恆言中自有之次序。但常人只知其言。而不知其序。孟子乃
推而言之。以見其道之有序。如是天下之本在國。故言天下而
即繼以國也。國之本在家。故言國必繼以家也。然則天下國家
三者豈偶然而已哉。而家之本又在此。又當言之所未及也。
重在此。未句。家之本在身。下要入身。正則家齊。然不但家以
之齊。國亦以之治。天下以之平。方得孟子之意。故集註曰。
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註兩箇
推言之。不同前一句。推言只謂天下之本在國。二句後一句推
言則通指此章連家之本在身也。通章總是迭推其本。不
過序意本一而已矣。大學所謂脩身爲本是也。上二本字乃是

末中之本。特以引起下一本字。周勉齋止章說其身正。乃是承
反求諸己來。則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亦在正身內矣。與大學之
先脩身而後及乎天下國家者。其義章之旨。則與大學同。故註
云。承上章而推言之。非謂即上章意也。大全引存疑說。故註
說得不明白。在國淵輔氏困勉錄云。天下之本云云。雙臺謂天正
取則於國云云。是只主教化說矣。看來孟子是說須還兼教
養。但意或重在教耳。愚謂從雙臺主教化說。爲是。周勉齋曰天
下之本二句。方是就恆言中而推其序。勿於恆言內露序字。以
文得下。

天下國家是恆言所已及者。身字是恆言所未及者。本有各
爲一本。其爲一本二意。各爲一本者。由天下而國。由國而家。
由家而身。逐層遞下。而漸及於身者也。其爲一本者。天下有
本。國有本。家有本。身有本。一氣連下。而總歸於身者也。重在後一層
上。參前一層意。亦不
可竟略。見龍記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離婁上

毛書院藏本

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邱邑人祝齊
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
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羣。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
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
可以無遠而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承上章家
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
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
權。如晉六卿。爲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身。而遠欲勝之。則未必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

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朱子問天下無道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慶源精氏天下有道則以德爲大小無道則以力爲強弱二者皆理勢之所當然也順其理勢則存逆其理勢則亡必然之理也變峯僥氏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強弱以勢言蓋天下有理有氣執事上就氣便是勢機到勢之當然處便非人下所能爲卽是天子又曰賢兼才德以政事言也雖曰時勢如此然有德者便能回天便勝造勢如交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爲神所授此可以見德足以勝時勢處勿謂程氏萬善之足全體具焉是曰大德全德也分片善存焉是曰小德雲峯胡氏集註常以天爲理之自然此以天爲理勢之當然者彼則純以天

下孟 雜叟上

三
書院藏本

理言此則兼以人事言也新安陳氏小德小賢者居下位大德大賢者居上位與德相稱是上之人處之各當故小德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有道之世惟德是視也若力之小弱見役於力之強大無道之世惟力是視耳蒙引孟子意只重在小役大上爲當時言也故繼以齊景公女哭而及師文王之說○其小德者卽小賢也其大德者卽大賢也德字兼才健氏謂賢兼才德未必然也朱子註只是德字說樹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是激發人之不受命者當思文王爲政於天下耳通章重回天不重順天四書講義天有理由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強大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爲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爲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看三代以後天下之存亡皆以強弱大小爲斷可見孟子之說精○從功利服中看只小役大弱役強信有道之天下不過從窮儒眼中看只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信無道之天下不過困勉意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非不論德也天下無有有德者則惟力是觀而已存疑謂無道之世論力而不論德大德大賢未必居上位但以力相雄長耳殊謬誠曰如孔孟者非大德大賢而講於下者子曰此章只就有國者說不必論及於此○黃註云斯二者天也見

下孟

書院藏本

小德小賢之役於大德大賢似亦可不專指天子然則翼註及高說可兼用也○李穀侯云順有道之天易見順無道之天難知必也發憤自強挽無道爲有道則大德大賢在我而天下皆爲我役矣如齊景公者安於無道而不克自振者也未足爲順天也愚謂李說求深轉謬蓋發憤自強云云乃師文王事不可指爲順天者事大師文王便可爲政於天下豈僅如順天者之能自存而已乎○李穀侯曰順天者存獨爲不師文者言之王平皆曰首節有道無道逆天順天看似平舉實已爲後文回斡地夫天堂肯爲無道者人自無道耳人有道則天自轉無道爲有道

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喻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淫與爲昏。而畏其亂。故涕泣而以女與之。國雖轉圜。既不能強於自治。以言其國而出令。以使人。

不能因時變者直曲已自下以隨人之命是與物絕也絕物則絕於天矣景公之言宜若可取然景公之責即桓公霸諸侯之責也孟子始取其說以證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義自棄之非未暇議也因其言有違而順天為有義無道而順天為有命能物即是逆天齊景畏天者也畏天實保其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聽受命焉是猶弟子而聽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倖德以自強其救災忠狀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

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謂先師不是已亡之禍後世所謂

文稱所謂先師先聖之先其後受其命而後受其教命是怪他恥正是怪他失所恥受也知所恥受則曰受教命受命之云師大國而恥受命之小國不指謙辭而言以齊對吳以三晉對秦楚皆是故稱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若魯齊雖師文王只可為魯國為王者師而已愚謂此言雖似有理然玩孟子說以德行仁而謂湯起於七十里文王起於百里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書院藏本

然則此章所云國包微弱之國在內也謂微侯曰此節文意是足上非犯下也與末節恰好對峙一是不能順天一是不能回天下如恥之方是轉換處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

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

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

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

如何乃有益耳謂輔氏所乘之勢指國之大小而言也程子之言所以啟發學者至矣惟聖人能知時此

田聖人度其時可矣學者獨理既明而經歷之久思慮之深則自然見得新安陳氏不師大國而師文王大國所乘之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五七年之餘人心奮發勢回而小國可強大國反為吾役矣存疑明齊景公順天也今也小國師大國師是逆天事也如恥之節承上言既不能順天必當有以回天耳趙註文王時雖數百年乃治今之時易文王百里起今太國乃幾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陳太士曰天之心何嘗一日不愛賢德惟世無賢德之人天命無所屬之矣推世無天命賢德之人強大有所好之矣陳師仲曰文王正是大德大賢師文王而為政於天下即是大德大賢而小者為之役不必以師文王而為政於天下又出大德大賢之上而太師大賢者為吾役也何此難曰如恥之三字是一章眼目所以新世主行仁入手處全在此賢賢曰獨舉文王以其自為賢侯也下文仁字正師文王之實字而曰有德之天氣化與天不可相舍樂之無庸變者也無道之天氣化與天不相達變之不可不變者也惟氣化衰故人喪失而人事果得則氣化亦可轉衰而為盛河天之氣化實有當於天心若相反而實相成故逆天乃為順天耳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書院藏本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

常殷士膚敏祿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聚也夫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謂音離大音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歷

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隨主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祿

宗廟之祭以饔飩之酒祿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

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

皆臣服於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

上之庸大而敏達者皆執祿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師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孟

書院藏本

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曰
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
云爾（此說後行實後漢陳元方答人子長文名選有英才與季
方名讓元方之聖子孝先名忠各論父功後爭之不能決
落於祖太邱名實除太邱長太郎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
弟余子兄賢難做他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主抵
當他新安院氏周禮有程聖以相米爲酒名程聖將祭
則祭鬱金香草者之以和聖酒名程聖乃用之敬分香旁建
以降神聖者以其修聖也西山真氏以商之孫子而爲周之諸
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
仁也故天命歸於商紂推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儼明以曰
武王克商乃有天下今此詩及孟子之言皆歸於文王何也曰
周有天下雖武王之功所成實文王之德所致也○詩傳諸侯
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庸詩傳解作美也此謂之大蓋言
才行之不凡亦美也○稱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衆引作孔子
之言○仁不可爲衆是孔子釋詩之言乃承其說不他句說國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
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
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逆惡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
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
則天命在我○（此篇錄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我今之爲國者論爲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
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做如堯舜三代以慈地做天下也詩爲
學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只做得一二分也得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孟

書院藏本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不仁
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此章與同
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蓄者不知其爲危也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
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
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
也○（雙峯陳氏要在看樂其所以十一句他只愛那荒淫暴虐
以取亡底事故雖危自以爲安雖自以爲危則孟子此章說
得利害大段甚分明而陳氏自以爲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
伊常諫紂矣召穆公常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

此章緊要在如事之莫若師文王句而師文王正是師其仁
故仁不可爲衆三句尤爲一章關鍵能好仁而爲大德大賢
則小德小賢莫不爲我所役而唯我獨小矣文王以百里而三分
天下後乃遠有紂之天下此無他身爲大德大賢則大小
尊卑皆不在此而在我也如欲爲政於天下而行事無與
仁反是不顧何天之事而徒著逆天之心必至亡國敗家如
下章所云雖求如齊之於吳不可得已○自服於義而能自

書院藏本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

我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禮記二組屬於笄，順而下結之，謂之纓也。國朝小註此節須照自取詩下節斯字便是。自取意新安劉氏漢水東爲滄浪之水，見禹貢後魏鄆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四書釋題註滄浪水名非是。蓋地名也。當云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曰滄浪，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云。蓋乎宋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類，是不可單舉者，則以水名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名之。若滄浪之水者是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滄浪也。

書院藏本

聘侯曰惟可以濯纓便以之濯纓可以濯足便以之濯足兩
斯字從可以字生來濯纓濯足人非有意清濁自爲之耳按曰
自取之字指濯纓濯足○自取雖指水言而寓意深遠若枯
盤水上便非教小子辭之之旨

夫人必自悔然後人悔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

人伐之
扶夫音

所謂自取之者雙峯饒氏自傷是不自重適所以召人之侮家必自毀毀謂被敗非詆訾也此以下孟子之言也黨莊身不修是自傷也家不齊是自毀也國不治是自伐也

太師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慶源輔志人心存則仁人心不存則不仁得失之幾

公懲而後爲得也。西山真氏此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二言。真諷宋天下邊疆引起得天下。可書講。蓋玩簡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困勉錄所欲不是容易知。須去其亡。私以體察與聚亦不是容易聚。須立其法。制以經營。如田里桑麻等皆是聚之實際。民有欲而不能言。不敢言。其欲衣食貨安欲逸之念易知也。但此以如此爲欲。後又以如

好爲王
者去聲

商朝謂民非利人之爲亡也。特言其利之必然耳。循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爲漢。隋爲唐。陳季世之君。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爲安。而不知其爲人。設法斷。陳氏好仁之君。出不仁者。皆爲歐民以歸之。衆引民心。雖乎彼。即屬乎此。有所歸生於有所離也。但歐國之時。七國之民多。是離心者。而無一人能行王政以收之。耳。存疑。今天下之。一節分明。是承上兩節意思。說謂民之所欲在仁。而不仁者。實爲之。設如此。然則當今民遭暴虐。無所逃避之時。苟有好仁者。作民必逃彼而從此。是謂侯皆爲之。設矣。與因之曰。民之歸仁。曰。諸侯皆爲之。設。所謂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所謂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

不志於仁。終身不得。以陷於死亡。

王去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聖 書院藏本

卒。雖然。自今當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王氏艾以久爲善。不蓄不足。以活人之死。仁以之艾。不能蓄之平日。而自今當之。猶可也。是故爲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爲之志。李九我曰。志字有力。人主若立志專。雖便可致王。武曹曰。說云。按據時說。言病日已深。當急求三年之艾。喻民困已極。當急於求仁。困勉錄云。此意當補在求三年之艾也。下不可則。則求三年。句。求三年。句。還是慨嘆當時好仁之晚。意謂說統之說。爲當玩註。自明。同。轉。候日久。病須乾艾。以療久。困須深仁。以解然三年之艾。非可猝辦。失之於前。猶可蓄之於後。不然。終不可得也。歷久之仁。亦難猝期。忘之於始。正當勉之於終。不然。終不能濟也。久病久困之喻。也。乾艾深仁之喻。也。首二句。無急求意。急求意在。下數句。內出。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慶源輔氏至此。則雖聖人亦未如然。警省。有不容自己者矣。新。安。陳氏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衆所惡。勿施能如是。則可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歐民以歸之。其王天下也。孰禦。容。疑。引。詩。又是說志仁者之無人。自今天下之君。至宋。凡三條。皆是。拳拳致意於當時之意。一條。言仁之可爲也。二條。言爲仁之晚。而猶可爲也。三條。言人之莫肯爲仁也。意思恍惚。如論語。我未見好仁者。一章。皆是反。愛。歎。人。莫。肯。用力於仁也。

得天下在於得民心。而得民心有途。惟在國君好仁而已。仁者何。所欲與衆所惡。勿施而已。上有好仁之主。則下必多歸仁之民。而況有不仁者爲之歐耶。若不志於仁。則民必相率而逃。適矣。其不至於死亡者幸也。而尚欲圖王。其可得乎。
見龍記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聖 書院藏本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朱子自暴者。所言必非。誤。禮義。說。沒。這。意。是。不足。與。言。也。自。棄。者。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知。有。道。理。甘。心。自。絕。以。爲。不。能。我。雖。言。仁。義。之。美。彼。自。割。斷。了。不。肯。做。是。不。足。

與有爲也。自暴者剛惡之所爲。自棄者柔惡之所爲。言非禮
義以禮義爲非而拒之以不信。自暴自棄也。吾身不能居仁
兼氣習言。自暴言禮義自棄言仁義。何與曰。禮義字面淺仁
義字面深。且全自暴者與言禮義亦不入。自棄者與言信誠
但於居仁由義則無必爲之志。而自暴自棄者。猶猶信誠
愚之謂也。狂者自棄者亦可說。不可與言。自暴者亦可說。不可
與有爲。不然者。各自其切者言。亦互見也。與言且不可。況有爲
乎。不可與有爲。不可與言。可知矣。與言猶禮義猶云道理是通套
字。仁義二字乃實落。故下只申言仁義。不可與有言。在不見
信上。不可與有言。在不能勉上。爾勉此章重二字。總註道
本固有而人自失之是也。與因之曰言非禮義處。且後說仁義
之爲美。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處。且後說吾身必能仁義。此教自
在下節上文。須含蓄爲妙。凡自暴不能者。孟子所深惡。蓋人
皆可以爲堯舜。正謂其能也。然所以謂其不能者。全是性善上
未故此章自暴自棄之可哀。卽性善堯舜之自棄。厥亦曰禮義
卽是仁義禮是
仁之規矩範圍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聖

書院藏本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無人欲之邪曲。故曰
正路。李彭山曰。安宅。於天理上存心安身。是安貼安穩。與從
行險僥倖相反。以性之德言。提出人字。見人之所以爲人者。
此也。注武曹曰。不節承上文。言安宅。乃過接諸氣。須緊注下文。
講顧有前且仁本無形。安宅。乃天地萬物無不托命於無
私之成。寂且靜者。固安也。廣且大者。尤安也。義本無象。正路。卽
其象會極。路極已若相持。以兩達之。達神而明之。固正也。履而
視之。亦正也。周禮曰。謂之安宅。正路。豈是不美的。如何。非毀
得謂人之安宅。正路。豈不是吾身的。如何。不能居由。分明不可
暴棄。所以失之者。爲可哀也。吳西之云。此見仁義本至美而無
可非。亦自有而必不可能論。
仁義正以重是棄之罪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卷上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

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宋子曠其安宅。則必放縱邪侈。
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以不可安之。居矣。舍其
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謂其不可安也。甫軒張氏仁言。安宅者
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遵也。是二者性之
所有也。曠之舍之。以自絕其天性。不亦可哀乎。雙峯韓氏前而
說自暴自棄兩等人。後而說不居不由。又只指自棄者言之。何
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救藥矣。那不能爲底。只是爲之不
勇耳。尙知得可居可由。猶爲可救。所以孟子只說此一節。自歎
息。自棄之人。有安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是可哀也。新宏
陳氏曰。哀哉二字。當令人發深省。夫自暴者。非無天理。既不可與
言。故絕之。自棄者。猶知天理之爲美。特其於不能故。以本有
者。則示之復。哀憫以警之。猶致望之之意。此學者所以不
可不猛省也。曠引曠安宅而弗居云云。兼自暴自棄。不可依傍
氏說。曠入之安宅人之正路。二人之字。正見
得人所自得。所以失之爲可哀。此是一章血脈。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聖

書院藏本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通兩古字通用

自棄者。猶愈於自暴。故不可與有言者。更甚於不可與有爲。
然其自絕於仁義。則一也。安宅正路。未嘗不自具於其身。乃
自具之而自絕之。豈不可哀。○兩
自字有提醒世人意。見龍記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爲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合
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
天下自平矣。南軒張氏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本在人。君
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天下。豈非道之兩者乎。天下所以平者。
實係于此。豈非事之易者乎。味此數語。是王三王之治可得而
推矣。曠引此章。道在爾而求諸遠。是理之自然。此字是人爲之。當然
曠引此章。論道術也。蓋當時處士橫議。所謂人扶一推。整家業。

書院藏本

一宮墻。墨氏之徒則曰但使人人親親疎爲一體則天下平矣。楊氏之徒則曰但使人人惟求己之非是而不較人之得失則天下平矣。孫吳之徒則曰行吾之志自足以平天下申商之徒則曰行吾之法自足以平天下。故孟子以爲此皆亂天下者也。惡能治天下。荀彞詳親長在人爲甚爾至反失之數句解在人親其親長其長內本文道在爾而求諸遠兩句且虛說皆道理本在爾也而人反求諸遠事務本其易也而人反求諸難何必求諸遠且難哉。彼親長是道在人爲甚爾也親之長之是事在人爲甚易也使天下人人皆不求諸遠且難只親其親長其長而求諸近且易焉則天下就平無復餘事矣何必求諸遠且難哉。曰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見道只在於親長親長之外尚無餘道而道之在爾也使親親長而天下未能平則親長之外尚有道親親長未足以盡道而道不爲爾矣此孟子立言之意蒙引謂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天下可運於掌又謂孟子所以欲使之人親親長長者其底蘊便是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謹庠序之教六段與張南軒在人君者親親長長以身率之似非此章之旨學者詳之翼廷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身天下皆孝子悌弟道德淳風俗同此卽是天下平非由此而

書院藏本

處了何必求之遠且難哉。這難自是
道外事。有謂天下平爲遠難者。大誤。
親長甚顯親之長之甚易也。乃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已平。
求道與事者。又何必求之遠且難哉。語氣極直捷。○舊說多
以天下爲遠。天下平爲難。愚向亦主是說。今觀周姚二家之
論。似更精細當從之。○此章不必就人君倡率上着解。有疑
說約講得最好。業引以教養立說。亦屬多生枝節。○此是對
楊墨及刑名法術諸家而發。○滄柱謂專指聖道不必推到
王道極是。
見龍記

後可平也。說統此爲人之思以道衡易天下者。發道以本體言。事卽體道之工夫。說到此章初意。亦欲主大全說而玩註卽似存疑爲平和無所添說。故從之。○大全主倡率而達說因之。蒙引又本之於教養大約俱對人君說一解也。存疑則不主倡率教養而但平平說。淺說紹編因之。又一解也。蓋諸家立說亦每有異同。如禪之支派在觀者平心以得之耳。○看本文則只是一虛一實一反一正之理也。劉勉齋此與中庸道不遠人同意。說道在爾見不可措意六合而忽門內之修。說事在易見不可馳思聖神而畧子弟之職也。王陽明曰。天下一人而已。父子兄弟而已。求道者將以一人勝天下則日求之遠且難而不足將合天下爲一人。則反求之近且易而有餘。姚元孝曰。此只舉一近易道理指點與人看。見得遠長便是道親之長之便。是事而天下之平卽此而在。何必求之遠且難也。不得以平天下做遠且難看。馬君常曰。能規定人人字。領出天下平一脈。破卻意難一宗。前後自不肯爲兩段。徐敬茲曰。天下平不是遠且難親親長長而天下自平見不必求之遠且難。田武曹曰。須對異端立義方是此章論道術本旨。鄧勝儀曰。天下平不必著意求解。蘇云。只消人人親親人人長長便已。舉世太平更無不好。

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卽事以窮理無以真知
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
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朱子反身而誠見其本具是理
而今不會虧欠了他底。問反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
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
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卻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獲上信友等
皆以有道言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誠悅苟容以求獲
乎上便佞諂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冥行助長
以求誠其身皆是也所謂誠身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
之謂慶源輔氏人孰無爲善之心然隱微之際有一毫自欺之
意則其心便不實矣人孰不知善之可爲然不能卽失事以窮
其理而推極吾之知識則所知者或未必真矣。游氏之說始
於大學之次序終則中庸之極功也新安倪氏引大學以證此

身則兼內外曰思誠則至內而言也。中庸誠者天之至道也。是承上文而推原其所以當誠之故。此章誠者天之至道二句。是承上文而言其不可不誠亦不同。玩白文是故二字可見。說文與中庸同。誠字不虛。誠者天之道也。此天即人所具天命之性。非指聖人言。莊子謂誠者天之道也。指天道之本然。乃萬物皆備於我之意。非指聖人言也。周禮便曰思誠思字與中庸思修身思事親思字一樣。言未能如此必欲如此也。當欲字看自明。扯入心之官則思等語則誤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自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朱子問思誠莫須明善。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聖 書院藏本

恐有不實處便思去。然誠者天之至道。天無不實。實便是真。便是善。更不待使他他地。聖人仁便真。便是仁。義便真。便是義。更無不實處。常人說仁時。恐有不仁處。說義時。恐有不義處。便須思有以實之始得。誠者天之至道。不實說在天之元亨利貞。觀誠云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可見已在我了。思誠思字分曉。此思字亦著於迹。不是懸空思之而已。我欲仁斯仁至。與欲仁而得仁。其欲字俱有實事工夫。此思誠二字內亦有明善工夫。明善其本也。思誠其末也。明善又為思誠之本。小註之說有理。蓋思誠與修身不是兩時。亦不是兩段。明善與思誠亦不是兩段。兩時工夫。思誠即是誠之此。猶云孝弟為仁之本。孝弟本是仁之一事。孝弟則其本也。又如親親仁民愛物。均是仁中之事。但親親為仁之本耳。作親親者天之此天道自在人者。言天之道本無不實之在人者。無不實是亦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是言子誠之為意。意二句總是言理本實而人之當實也。固勉思字與中庸慎思之思字不同。義引說得明。覺蔡氏說不是。又曰思誠依小註。既知知行則修身工夫盡於是矣。乃又曰思誠為修身之本。何也。蓋曰修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聖 書院藏本

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大學章句曰。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必有應驗便是應處。極其誠則合內外平。物我感應皆非自外也。此其所以無有不動也。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可見。中庸大學之相為表裏。曾子思孟子之相為授受者。益不可誣矣。費孝饒氏人要為君取信。必須朋友稱善。薦進然朋友所以稱善。必能修身齊家。方有可稱者。若是不悅於親。則何可稱之有。能悅親必出於誠心。乃可謂是推原誠身。效驗如此。若誠誠身工夫。則無間於事親取友。事君治民之際。誠至而自能動物。則以之事親而親悅。以之取友而友信。以之事君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從。初無先後之分矣。劉胡氏此所謂思誠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知行而言。思誠者修身之本。是修身以知行為先。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為先也。費孝饒氏予思以誠之吾人之道。而孟子易之以思誠。予思言。若動變而孟子止於動者。以思出於必於學者。用功尤為有力。而動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友悅親而言也。義引明善誠身俱是思誠之事。然明善其本也。所謂思誠為修身之本者。皆以不曰修身而必曰誠身者。以思誠為修身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

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眊者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

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心不正則神散而昏故神之見於目者散而昏暗此其所謂

不能掩其惡也自體察之可見神者不在則目雖見物猶無見

也故不能有所識別矣謂言最好者眸子最好觀人也

主觀人者存乎人者謂其目口鼻手足動靜皆是存乎人者也

其真於眸子耳則謂眸子不能掩其惡正是其真處胸中正則

眸子不能掩其惡如觀人者若其言又觀其眸子則人之言

惡不能匿矣其言不正則兩眉重而不正方應上不能掩其惡

人焉度其度字重不善一邊世無自匿其善之理因之曰不

善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度哉度者度反

度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非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

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客偽者之以前張氏其言而又參

言與孔子人焉度哉之言同而為試則與夫子之言為旋觀其

人說孟子之言一見而欲識其大綱也若夫粹而盡背施於西

學焉識此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檢身之要私心邪氣其

句須刻而有一前語中而昭昭然不可掩矣可不懼哉

其民目者精神之所發而善者心術之所形故其言之邪正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離婁上

善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離婁上

善

書院藏本

驗其目之明昧而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

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眊者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

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心不正則神散而昏故神之見於目者散而昏暗此其所謂

不能掩其惡也自體察之可見神者不在則目雖見物猶無見

也故不能有所識別矣謂言最好者眸子最好觀人也

主觀人者存乎人者謂其目口鼻手足動靜皆是存乎人者也

其真於眸子耳則謂眸子不能掩其惡正是其真處胸中正則

眸子不能掩其惡如觀人者若其言又觀其眸子則人之言

惡不能匿矣其言不正則兩眉重而不正方應上不能掩其惡

人焉度其度字重不善一邊世無自匿其善之理因之曰不

善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度哉度者度反

度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非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

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客偽者之以前張氏其言而又參

言與孔子人焉度哉之言同而為試則與夫子之言為旋觀其

人說孟子之言一見而欲識其大綱也若夫粹而盡背施於西

學焉識此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檢身之要私心邪氣其

句須刻而有一前語中而昭昭然不可掩矣可不懼哉

其民目者精神之所發而善者心術之所形故其言之邪正

目天下瀕援之以道嫂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瀕援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而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朱子古人所以操世。以有道也。既自放。則天下豈一手可援哉。南軒張氏不援受周禮之經。嫂溺則道變矣。援以手者。適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不援。則失道而陷於禽獸。然則其權也。豈非所以為不失其經也。然則固言孟子在今日。似當少貶其道。用權以救世。孟子謂天下之溺。當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以援之。孟子之不少貶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公孫丑專以處變之權言之。此於常道不可行之時。然後用權以通之。如湯武之放伐伊尹之放廢周公之誅管叔。大舜之不告而娶。是皆權之大者。與乎經而不離乎經也。不可常者也。淳于兒欲論出處。乃以援溺援手為喻。豈切當之論乎。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美 書院藏本

梁肅謂若以息邪說正人心。就為援天下。孟子又何必歷說齊梁之急要。得君行道。雖曰功在萬世。然此乃目前道。不得行者之所為。若舍目前無連。不顧而遠為後世則聖賢無此倒行逆施之學。問曰。勉勉濟濟。援之以手。亦是道之所在。不可謂嫂溺不須用道。只須援之以手。蓋援天下者。以不失己為道。援嫂者。以手援為道。如見之。所云則是欲以援嫂者。援天下也。故曰子欲手援天下乎。陳大士曰。天下無道故溺也。援之者不以道。是以溺之者援之而溺。不救矣。無道即其溺之之原。而有道即其援之之具。莊武曹曰。將道字打通在天下溺三字內。則援之以道四字。便不煩言自解。字。借。援天下以道。枉道求合。則先無了道矣。故曰失其所以援之之具。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通章重天下瀕援之以道一句。而權字亦須着眼。權不在道外。道之變通。咸宜者。即權也。故權而不亂於禮者。方可謂之權。任己徇人。失其道矣。而欲以援嫂之溺者。援天下多見其不知重道也。又安知所謂守禮所謂達權也哉。見龍記。

不親教也。說絕子弟賢智者。少愚不肖者多。此就人情多處說。人之父子。說看來。蒙引似似。蓋周公亦皆捷。伯禽則知父子賢聖者。亦不必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蒙引。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此亦為常人之為。父子者。言若聖賢自無此事。少讀此章。每疑孟子全以情論而不根據天理。既而熟讀數遍。只為勢不行也。一勢字而解。

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出於正也。此亦為常人之為。父子者。言若聖賢自無此事。少讀此章。每疑孟子全以情論而不根據天理。既而熟讀數遍。只為勢不行也。一勢字而解。

則父之教子。理也。而其不親教者。勢也。理無不可。而勢則或者不。故也。非謂但處父子皆不可親教也。父賢而子又賢。何須必易而教。親其勢不行也。見非心不欲教。亦非理不當教也。此句總括下文。惡字猶示非美事。

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考之孔子亦然。若孔子自教其子。則無所未學。必有以知之。又奚問焉。陳亢稱君子遠其子。亦可見也。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何如曰。當不義則亦戒也而已矣。山。謂因父子之間。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而新學此義。思於父子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美 書院藏本

機氏守身所以事親也。事親之道。將何以事親。反復言之。欲人
以守身為事親之本也。若曾子者。可謂能盡守身事親之道者
矣。故舉其養志之事。以爲人子之法。蓋謂其養父母之口體
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具體同氣
至親至密。故事之者。當先意承事。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
後爲至孝。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況於先立其意。以拂親
之欲。惟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虧乎。豈孝饒氏曾子養志
是承順他好底意思。曾子便能承順他養志之意。亦是如此。曾
元便不然矣。孟子舉必有酒肉。以爲養親之法。凡有好底意思。
皆要承順而推廣之。若是不好底意思。則不當承順。要論之使
合於道。方謂之孝。孟子舉曾子曾元作兩個例。原是事親者。須
是養志。若養口體。未也。新安陳氏此章。前以守身為事親之本。
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事。則惟舉曾子之事。而守身不及。
焉。雖曾子之職。就隨處得正。而難尤善守身。而辭未之及。集註
於此一節。只曰。此承上文事親之然。觀曾子養志如此。惟恐
一毫拂其親之志。欲子之不失其身。尤父之志之大者。一飲食
間。尚體承親意。如此。則立身行已。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技也。行

身養志。二者合言之。則守身即在養志之內。分言之。則守身自
是身。養志自是志。志大全新安陳氏謂曾子養志。曾元亦奉
養。身亦此。不可從。蓋引存養。吳因之說。得明新安章末一
條。亦仍是以守身為養志對說也。與因之曰。養志不止酒食一端。
舉酒食特以見例。故謂可謂養志。處雖承將。微必請所與。問有
餘。必曰。有未須說得。渾融統括。爲妙。能養志與從親之令。乃是
毫釐千里。要認得真。首二節言事親。必先守身。然所以事親
之道。猶未詳言。故舉曾子養志。以示事親之則。大抵此二節。只
申明能事其親意。不必若者。守身。顧陳氏曰。人都把必請所與。
當飲食細事。看其實着數。必守身。是無一時一念不在親。就是
一頓飯間。一餘亦看微親意。所存養。能常常如此。問必之
云者。無一次不然。辭也。此豈一時口頭。強強做。得來與文王一
日三朝。同膳。同分。明是親於無形。聽於無聲。胡顏不置之孝。有
守身意在內。在武王曰。困勉錄所云。乃是正解。然新安申說云。
云。亦可。謂一說。周禮曰。謂曾子臨深履薄。能守其身。以之事
親。故能養志。此自正大若云。養志即是守身。則謬矣。蓋養志是
守身之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
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
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程子孟子云。事親若
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固有自知其不足者矣。
未嘗謂其以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
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
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儘可以免責耳。
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
民。勞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要源輔氏孟子只平
民。是位事親。若曾子。可也。至程子方有得可也二字。有深意。
此始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新安陳氏此章。前言守身為事親
之本。後言養志爲養親之大。就事親必如曾子。這樣纔是
可。蓋只顧得養志爲事親之道耳。不重與曾子能事親上。

君心高新類曰在去前不在口前左
未事不在已事觀於無形聽於無聲
大人格心之小大繫在用人行政上見然若心一格而人與政
俱無所容其通與開矣非藏於心最難規測而欲消之於未
發之前奪之於將形之際非有全副本領者不能大人正己
物正已恭嚴君之本而又有潛移默化之術匪僻有不自覺
其惡民者近至君王而國無不定
所謂源清者流自潔也 見龍記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
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
不可以是遠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慶淵輔氏集
本意又續以此二言於人己兩有所益 慶淵輔氏集
之譽平得此譽於他人去譽者本是美人之好處但對毀字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矣 書院藏本

說則二者皆有不不得其真之意 慶淵輔氏集
修己而遠以是為憂喜必至於失己觀人而輕以是為進退必
至於失人存 孟子說此兩句是教人於毀譽上斟酌不可一
概信之也註以修己觀人者憂之其意乃是真誠不虞是才德
未修自料不足以致譽 慶淵輔氏集
也註求免於毀句須善會之 慶淵輔氏集
以有不名各而名隨之 慶淵輔氏集
而諒茲之人黃際飛曰此感嘆天不有意外不平之事註修己
觀人從言外補出 慶淵輔氏集
轉喚醒見毀譽有此一等不可概信也註中未必皆然是本文
兩有字神理達字輕字從未必皆生出如此體味兩有字總有
意義 註修己觀人正體會自文兩有字神理非言外補意也
夫子云誰毀誰譽則毀譽已非直道之公而不意更有所謂
不虞與求全者也有字內寓有無窮感慨彼其意正謂修
己者因之忽憂忽喜耳而不知其無足挂也正謂觀人者以
此或進或退耳而不知其無足憑也則一任諸悠悠之口而
已矣 見龍記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
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
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慶淵輔氏集
於有責而後然 慶淵輔氏集
人亦可為反惕之資 慶淵輔氏集
惜之辭亦正是 慶淵輔氏集
有為言之若日 慶淵輔氏集
人惕然探 慶淵輔氏集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好去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
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慶淵輔氏集
也與大學正心修身兩章之人字不異 慶淵輔氏集
自知其有餘無意於為人師而人自師之好云者自見其有餘
有意於為人師而人未必心悅誠服以師之 慶淵輔氏集
人師者言之論語不有為師之道孟子自是警戒學者之詞蓋
師莫病止於記問學莫病易於自足自足者且不足為學況可
為人師乎 慶淵輔氏集
有自足之心 慶淵輔氏集
人之心 慶淵輔氏集
人須有自誠欲然之心而後學能有成德可日進君子所以
必就有道而正也奈何好為人師哉 慶淵輔氏集
無進步可知 見龍記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老 書院藏本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驥手

樂正子見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驥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

有甚焉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離婁上

堯

書院藏本

正子全在失身於匪人既從子敖來齊就是今日來今日見亦無解於罪孟子特就不早見長者上使他自悟從子敖之非玩亦未見我口氣言外若舍別有所為而來意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辨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

罪人也

新安陳氏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能好善而篤信之惟好善篤信所以勇於服義自以為罪不可向也

引其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其從於子敖之非也所以有待於下章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噉也我不意子學古之

道而以餽噉也

徒但也餽食也噉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

面切責之

朱子王驥齊幸臣蓋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使王

面切責之以為介孟子未嘗與言而公行子又不與言絕之深

矣樂正子不察其身從之意特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已

故以餽噉罪之若孟子所以去齊其詳雖不可考然以是積

德而遠去也南軒張氏克既館於子敖則未免制於子敖故舍

館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所以處己不可以不

慎而不可不慎也樂正子之罪所以分作兩章樂正子初意

味孟子不欲便資之後和正其罪所以分作兩章樂正子初意

只欲來齊見孟子後王驥來齊蓋食之資糧為無要緊事殊不

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將來王驥或為引之則那時去

就愈難孟子所以切責之固因樂正子能勇於受責然後去

子正其罪而切責之所謂可與而後與之言者也說然從

之意非也謂不干過而為有惠藉其實糧與馬之便亦非所以

引存疑雖只就餽噉上論然亦似不相妨同聘侯曰以字當為

字看倫云為餽噉之故而從小人非學古之道者所宜也若云

以學道而餽噉則當移以字於上

句於文意亦不順矣俗說誤

此章方說明正其罪重學古之道四字以君子而從小人若而

止為餽噉起見則生平之所學者果何事耶故孟子深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

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

為大

則不復存矣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者情也家貧親老不為

為大

祿仕者情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因循苟且亂常悖理不仁之甚也故於三者之中最爲不孝之大者變嫁此三者不仁是尋常不孝底事率爾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趙氏以意度說曰好所以朱子不據其說蓋引於禮有不孝者三事皆止路上差了一點步者與世俗所謂不孝者五不同此章之言義之情者也蓋不違其親孝也阿意曲從陷親不義則非孝矣自重難進敬身爲大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則不孝矣或不得乎親或家貧之甚爾不給於娶孝也然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不孝矣。按使氏作趙氏意度之說似亦太說然了不如輔氏從容且不娶無子坐定告則不得娶者亦太說然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爲無之爲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半 書院藏本

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命轉腰使舜娶舜雖不告堯告之也以君召之而已。朱子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新安陳氏告者禮之正也經也不告者禮之變也權也。體道謂全體此道於身與道爲一者也。斷安視人之大倫君親爲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一夫未聞弑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舜不告而娶而孟子謂君子以爲猶告此處父子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然惟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中若水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故註於前章曰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有堯舜之聖則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於此章曰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皆所以言孟子未足之意。蓋萬世之大義而猶植君臣父子之綱其有功於世教也大矣。陳氏君子以爲猶告

也此句務要究其實蓋告而娶孝也不告而娶以無絕其先祖祀亦同歸於孝也故曰君子以爲猶告故曰權不離正。此章不告而娶云云只可論理要非實事蓋戰國時人多好事虛士常妄言如曰孔子主禮而待人有百里奚白雲於秦曰伊尹割烹要湯曰舜不告而娶此類甚多也孟子大概亦隨所聞而以義理及己意評斷之不及一覆其妄耳又如焚廬後井二嫂治棧之言尤爲率妄不足信孟子亦只據理斷將去俱不取蓋其言之妄至於替腰殺人之問亦只告以適貨而逃之理要之亦未必當於事實也按尙書舜既克諧以孝替腰允若然後四岳舉之堯乃妻之則尙無不告而娶之事縱使替腰未底後然以人情言彼頑嚚之人一聞帝命願用其子而以帝女爲之婦彼亦無不沾沾被福澤之理庸有不愉然歡喜者乎而又何致蓄怒藏怨不樂其妻帝女而欲禁之哉孟子之言要之但可立萬世人之順耳王叔蒙曰猶字乃說不得正謂告是正理無可移易故欲明舜不告之是只得以前告爲言而君子以爲四字有多少推故在。不告猶告惟舜可以言此句已之德稱不如舜親之惡稍不至替腰恐人子難遵事受未可以此爲則圖墨墨曰戰國人多好事故以舜爲不告而娶孟子不辨其事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主 書院藏本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朱子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事而言者謂事實之實今這實字正是事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弟悌忠恕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似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實本。實對理而言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爲根本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弄

書院藏本

釋之也於特而獨無所謂哉蓋以男足以理理者天以達於
事理言亦以見之明守之固言此皆所以訓乎智也新陳氏
手舞足蹈天理之真樂形見於動容之間而不自知者也
少字與然後字註實歸重於知而弗去之智智配貞者正而
固也果能於事親從兄知之既明守之又固然後節之密樂之
深始可言耳若夫文理密察之密則禮之節文不厭其密樂至
於生之生惡可已無節而不自知斯可以謂之淡矣公遷朱氏此
章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言孝弟皆以天性言自良心所發
而言則仁義之道莫先乎事親從兄也自人心所同而言則仁
義之道在於親親敬長也又按此章言仁義之實為道之根本
而智禮樂在其中故悉言之使人於斯二者知所勉也一章言
親親敬長之心出於同然而即所以為仁義之道故極言之使
人信之而不疑也辭引節文只是中無過不及修云恰好處
言智而後及禮必知之明而守之固了然後方可從上而加
文仔細工夫○此守之固是言其行之有終自知之至守之
親從兄始終之事備矣節文乃是就上面加華采又較深一節
至於樂則愈深矣此三段以淺深言之○樂者謂其享親從兄
無所勉強而安之也由是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

有生意發達進不已所得愈深也生則惡可已也樂而又深其
味無窮也至於手舞足蹈至矣見得不是樂之便任○惡可已
即生生不已也○尋常說進德之事只到樂處便了此節卻有
許多節者亦是樂中之節非樂之後又有許多節目也尋常單
言樂字亦指樂則生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
道皆原於此此四句全見貼仁義之實二句不可以為該智之
實以下朱子分作兩段使小註以為此章之言一經一緯也○
仁之實蓋孟子見得道理自周還非謂天下道理不出乎事親
從兄只謂天下道理都原於事親從兄而已下文智禮樂亦然
故一一下個實字有生進焉○仁義二字孟子是以此該盡天
下之道如云亦有仁義而已矣又云仁人之安宅云云又言親
親仁也敬長義也又曰充塞仁義錄只言仁義是並舉體用而
言以該天下之道也此章言仁義之實亦是一大頭腦所謂天
下之道皆原於此者也其下條智禮樂云云則皆所以全乎孝
弟二者而已非以智禮樂之實來對仁義之實而並言之要
主客故朱子亦分為兩段解總註亦然○孟子看得孝弟二字
道理大此章之言即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之理
故其所抱負王道只欲五誠而便老者無不親其親長其長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老

書院藏本

職難豚狗昆之畜而使老者得食肉謹庠序之教而使老者無
負戴也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負戴之天下也此皆是定
見處存身說可謂足跡不必說如作樂者之舞袖只解舞手坎舞
是此樂與說可謂足跡不必說如作樂者之舞袖只解舞手坎舞
同這樂尚在工夫上那樂是效驗這樂上尚有生惡可已許多
事故曰尚在工夫上那樂是效驗這樂上尚有生惡可已許多
後故口是效驗○和順從容無所勉強即是樂○生是自然後
生如草木生枝長葉一類在孝弟則是心中只管去愛親敬長
一念孝弟意思真個勃勃然發生出來如草木生枝長葉一般
都不待費力要他如此所以謂之生惡可已只是就此充長去
不可遏也要不大相遠必樂則生者凡事若出於勉強未到樂
處則苦其難而自阻者多矣安有喜前勇進之理一到樂處
則不見其難但見其易不見其惡但見其美只管愛做生意勃
勃矣○此章五個實字文勢雖是一般意思卻有二樣仁義之
實是以其發見之親切者為實也智禮樂之實又是從此而得
意思與上不同仁義之實是箇本領智禮樂之實卻是為此而
工夫故總註曰天下之理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
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隨說隨無智禮樂又何以全是孝弟哉

故智之實則在於孝弟之道知之明而不差其正路守之固而
不失其初心是也禮之實則在於孝弟之道節其過而歸之大
中又其不及而底於至善是也樂之實則從容乎孝弟之天無
事乎勉強之力而至於樂也樂則生意油然而生不待勉之而自充
也生則日新月盛欲竭之而有不能也由是然而愈盛而
又盛心與道相忘身與道而俱化足之蹈之一孝弟之形見
有不知其然之所為也予之舞之一孝弟之動盪有不知其然
之所為也其樂之之深也又何如哉蓋孝弟而至於樂則道之
大本以立而其用寧有窮乎說統節文不是把禮去節文只就
此孝弟行去有箇矩度是節有箇條理是文此天然自有之節
文猶謂樂之實樂字不是聲音之樂此處只以孝弟與他事論
華實原不曾此到音樂上言樂則機事為樂之華樂斯二者方
為樂之實不可云聲容為樂之華樂斯二者為樂之實四書講
議細玩大註內必字然後字似專重知一處何也蓋論道理只
一仁義便了但恐為仁義者自以為仁義矣而於孝親從兄之
際實有未合理未盡善處此非智禮樂不能究之極其精而其
要緊尤在於此即大學以致知格物為先而孟子論孔子集
大成金聲九章於玉振者也後儒不能明斯旨率合四書為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美 書院藏本

行或以智為真下起元或以知而弗去為五行皆一而水獨二
以此釋經皆為合康莊而德師曲徒歸自困耳。實字是根
本意不該盡意。朱子謂此實字是華實之實蓋五者之用
最廣惟此為之實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極其
盛即有子本立道生之意也。實字以作本字解非與仁義作
對待說若以名字文字等胡則便似仁義假而事親從兄其
害道不淺。天下道理無不根原於孝弟此五段所司也然其
實只有上二段下三段又因上二段生出故曰知斯二者云云
下三段正所以完全上二段者也。因勉其翼註亦謂勿分太過
不及然蒙引則以過不及分蓋節其過文其不及而節文內又
各有過不及二說亦自不相妨也。按王守溪講尼之語之
日進退而後齊出入而揖讓後長而有徐行之理相從而相
進之儀講手之舞之曰疾痛而抑擻出入而扶持提攜而有捧
手之敬則應而有揖次之恭極為精確蓋此樂不專在聲容上
○此段數句句句有深義引最說得明翼註概從良心上看
故謂樂則生矣直至不知舞蹈一時俱有無甚漸次耳。樂則
生矣似無節次自生而惡可已而不知舞蹈則有節次樂則生
矣樂字似直貫到節末。生不必遇親長而始生。按樂則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上

美 書院藏本

使接齊如真弗夫進說率與一日樂斯二者不是用此心去樂
孝弟孝弟行來無勉強有自然樂地耳。孔子曰有所待者樂
作而樂生樂生而樂已無所待者方樂而若孝之中又生樂後
或鼓之之先歸乎兄而弟生而弟之中又生樂後
長後行之先歸乎兄而弟生而弟之中又生樂後
無窮不待不止於有兄而弟之分意雖真朴不得以委曲之心樂
此之謂節文非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之說也。中庸禮所生也說用節
通義陳氏分貼無過不及淺說因之又中庸禮所生也說用節
文二字陳氏分貼無過不及淺說因之又中庸禮所生也說用節
節是等級文是整齊而有華采世樂云節是有節品節可備
如晉定最省一定之格式是也文即所以行予此者有節自
庶文章不至重率粗陋是也二者本不相離愚於會解以節字
兼每過不及言文即在無過不及者上做得委曲月詳而樂
事類實理足。此章之意是勉人孝弟而發言仁義之實只在
○仁義之實只在孝弟之為重時文多作辨明仁義說似未得
有關於仁義之外時文言天下之道不自仁義而竟何得
禮樂在仁義之外矣豈以仁義二字平對智禮樂而言耶不知
仁義是智禮樂是仁義是終正不必謂仁義未全而必待智禮樂也
則自然能生樂有語病蓋就樂則生字因是然云非謂樂
斯二者說來乃是樂則自然能生樂玩字自然生自字可見
語類云聖人樂處是難盡既到樂處自然能生矣。雲新臣曰
人但知聖人以禮樂治天下之人倫不知實由人倫以定天下
之禮樂。同聘侯曰總註開口說事親從兄真心真切則此字
孝弟不指仁義明矣如何說仁義為智禮樂之本況本章斯二
者乃指事親從兄言如何云三者不原於孝弟若謂仁義盡天
下之道不應智禮樂三者又在道外其不可通明矣若云智禮
樂是用功字眼不可與上節一例豈仁義無事實但抱此仁
義之心乎仁義是愛便是愛便由上節一事義既是敬便有敬之事
不過知之由得節文之由禮樂之由樂耳何嘗仁義全無工夫
工夫畢在下節也此但於就處在節之而樂之深上然非知之
研道理耳。論工夫成就處在節之而樂之深上然非知之
明守之固則無由入註中然必而後是朱子指
示用功門徑所以補孟子語意之所未備也

後註事親從兄。得包大節。斯二者三字。天下之道。皆原於此。在外則皆字。竟無着落。註中又加然。然。則。將。智。樂。對。出。首。節。下。二。句。財。大。節。也。與。半。誤。有。總。註。遂。分。上。節。屬。木。心。下。節。屬。工。夫。支。離。可。笑。而。蒙。存。亦。誤。從。其。說。則。朱。子。緊。要。在。五。節。實。字。上。一。段。說。得。極。爲。明。白。而。人。猶。蒙。混。何。也。四。書。講。義。解。此。章。最。明。最。善。先。生。謂。仁。義。智。禮。樂。是。一。樣。名。色。皆。爲。自。然。之。本。心。皆。有。當。然。之。工。夫。此。數。語。最。合。題。旨。而。他。處。所。解。則。又。有。謂。且。始。從。胡。氏。說。者。未。免。騎。牆。之。見。時。侯。云。云。極。當。記。見。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離婁上

全

書院藏本

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論之於道心與之一而
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朱子人
綱說子字卻說得重固有人承順顏色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
一向不違其志道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法事惟順乎親則親之
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爲子此所以爲尤難也朱子
氏順親者父母所爲合乎道子所爲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
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論之於道曰所謂先意承志論
父於道父母之意未發我使便道理承順其志而論之於道爲
人子不特得父母之心又能論父母於道方謂之孝朱子
之於道了方得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順字正訓是不違論之
於道都是順前而工夫所疑此章首一節只是後章人悅之好
色當貴無足以鮮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意朱子
無天下而重事親下節言其善事規而因以化天下得是順
得其悅順是渾合不違註曲爲承順與論親於道乃所以得順
之故朱子
舜引墨之心也舜之心如此所以能盡事親之道朱子

天下悅而歸木文亦只就勢遇之區說以舜爲仁孝是言外意
耳與因之曰有純孝之心斯有純孝之事有純孝之事始有純
孝之化率製一曰此節大旨與前章實無干即是後章天下之
士多就之者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之意蓋天下悅而
歸舜正是以舜爲仁人爲孝子而舜之心卻不肯記此自寬解
只見得不能得親順親就是人盡歸我當不得其事正是舜之
不見己爲仁孝處朱子
合親心爲順順則曰惟舜爲然從行事上合親心爲得從道理上
合親心爲順順則曰惟舜爲然從行事上合親心爲得從道理上
方是順字正而人對天地所生子對父母所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

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離婁上

全

書院藏本

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
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
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
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
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
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
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翕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
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
是處耳朱子
大禹與舜子父頑母嚚象傲克恭以孝承烝父不格姦
見瞽瞍變者瞽瞍亦尤若舜所

氏事親之道。人人具於性中。他人不能盡。而舜能盡之。亦非有所加益於其間也。盡事親之道。而皆發底蘊。惟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故耳。又曰。舜為法於天下。豈特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可傳於後世。萬世之為人父子者。亦莫不定矣。嗟夫。為人子者。苟以大舜為不可效法。而不取法於舜。是自誣其天性也。欲取法於舜。如之何。亦曰。反身而誠而已矣。履歷補氏孝子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皆己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孝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語。而盡實。而當萬世不可易。凡父母有不是。皆己之不是也。己既不是。父母豈有不是者哉。陳氏則又推其極。而謂之亦事理之實也。雙峯饒氏。聖人遇此人倫之變。卻能回變為常。反逆為順。所以可為法於天下。而傳萬世也。西山真氏。舜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憤誠感動。不以父母為不是。而自引以為己之惡。惟見自己之不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舜。睦者。故睦睦底蘊。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孝之親。唯患為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就有不勉於為孝者。或是故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能親而不反。故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而安陳氏化以心言。定以分言。舉別問不見父母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妻上

全 書院藏本

非如何必論之以道而後已。曰。初問父母志未歸於道時。卻是人子。不是非父母。不是也。子若能盡事親之道。則有以引之於道矣。何至有違處。而疑舜盡事親之道。而替睦底蘊。上是子孝。下是父慈也。天下化裝兼有子孝父慈。天下定。只就天下化上看出。說子化於孝。則子止其所而慈。慈天下定。只就天下化上慈。則父止其所而天下之為父者定。慎注盡事親之道。而替睦底蘊。不可以得親順。親作杜蓋得親之事。後未可以言盡道底豫也。故註只云。順親。注。武。謂。曰。說。純。云。舜。何。曾。見。替。睦。有。未。合。道。處。因。勉。錄。謂。此。將。註。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錯。看了。愚。謂。所。云。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只。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者。蓋。言。父。母。於。己。縱。有。怨。之。時。惟。引。為。己。罪。不。以。父。母。之。怨。己。為。非。為。不。是。也。若。親。平。日。於。常。所。為。有。未。合。道。處。豈。得。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使。之。陷。於。非。義。此。說。統。之。所。以。為。誤。也。謂。勝。候。曰。星。下。替。睦。底。蘊。句。正。見。天。下。化。天。下。定。總。山。舜。一。人。所。感。所。以。為。孝。之。大。而。非。一。身。一。家。之。孝。也。而。而。字。倒。錯。歸。重。上。文。北。章。是。發。明。舜。之。大。孝。與。怨。慕。也。章。意。聖。同。天。下。之。悅。且。歸。不。足。以。解。己。之。憂。而。吾。親。之。得。且。實。並。足。以。致。天。下。之。化。不。

得乎親四句。是未順親以前。事替睦底蘊二句。是既順親以後。事替睦形出舜之大孝。來。敬天下字。亦自相呼應。見記

嘉興徐起元瀛奇
武進呂春澤如
校字

五華集訂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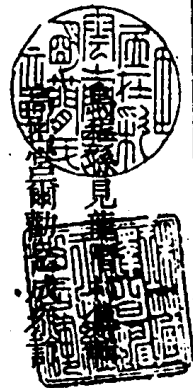
下孟 離妻上

全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孟子大全卷之八

廣靈張允隨時齋鑒定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勿軒熊氏內九章言聖賢道統傳授凡講學脩居講貫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工夫次第爲九詳十九章言...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書院藏本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曰孟子之言...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吹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古公遷於岐山之下周原故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書院藏本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 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發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三

書院藏本

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乎天理釋文父子
南軒張氏聖人純
 君臣之際蓋不同矣其揆一者所契合者天之理也舜與文王
 易地則皆然慶豫輔氏孟子未嘗說著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
 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是道蓋胡氏舜於君臣處其常而於
 父子處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而於君臣處其變其事不一
 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一新安陳氏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
 之同以此心此理言公遷朱氏此以道統言論語末篇之首章
 孟子末篇之末章皆是此意但彼則主乎道統而言故歷述其
 相傳之緒此則主乎聖人而言故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爲例
 見其無不同也蒙引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者皆是無意相合
 而自然相吻合其揆一者註云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
 其道無不同也此是解出所取揆字之義如此其實只是與言
 其一揆一轍同端一致者一意切不可謂上文言其道之同此
 是言度其道之同復說蓋道至於中則不容有二致人至於聖
 則不容有兩心說統按白文其字屬聖人身上註乃云度之而
 道無不同只是解揆的字義若云人去揆度其字似諱不去詳
 味其揆一也餘云其統一也當以活字作死字看指聖人心極

協於人之揆度者言四書講義音陸子靜謂東海聖人西海聖
 人此心此理之同與孟子此章之旨將無同乎曰不同也孟子
 之所指者義理也陸子之所指者心體也何以知之孟子謂先
 聖後聖其揆一也所謂其揆者專指其恭敬義理無過不及之
 處而言即允執厥中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心法也陸子則但
 言此心此理而已究其所爲此心此理者何物耶不過曰天地
 何所窮際而已然則其所爲此心此理者何物耶不過虛靈之本體即
 其所爲此理之同者亦不過八荒洞達之意乃無量之拜無寸
 之尺也○此與趨一也同意趨非仁也所謂一則仁也○非非道
 也所謂一則道也此在事理上見正指得志行中國句固勉錄
 此章言道雖是就用上說然君臣父子之倫亦是道之用兼引
 謂孟子本意是以其指於天下有言而以雲峯君臣父子一條
 爲不是亦太拘矣但不可專主君臣父子之倫說耳法說以出
 乎身加乎民爲說極是○古今聖人多矣獨舉舜文者公選朱
 氏謂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爲例
 是也存疑謂以其獨盛者言非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四

普院基本

者乃是皆見之行事及施之政教者而言授一者言其裁度
事理之處無不一也○先聖後聖緊接上三節來自應指舜
文或然從舜文畧推開講亦可或反
將舜文劃出在外則非矣 見龍記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甘乘興濟人於溱洧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濠涓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仁山金氏濠涓二水在今鄭州朱牢名泥水，關鄧子產以乘輿濟人處，固以爲此水其下皆沙深不可施梁柱，淺不可徒涉，恐難以乘輿濟，然此類不必深考。覆符按古今地名不同，圖經流傳亦異。二水源流亦長，詩「寒雲涉濠」，寒突涉濠，則二水亦小，可以徒涉，但或冬寒病涉，子產偶見之，以乘輿濟之耳。觀下文言十一月十二月可見。又據有與梁字，皆以水不過秋冬間作木橋耳，固不患涉之淺深者。存疑。鄭國之政則可以無所不爲也。乃以乘輿濟人於濠涓，據事而書而貶之意自見矣。此書法也。註國中之水只就濠

消言不指通國之水四書釋地澤沛二水名說文引詩澤與沛
作治曰治水出鄭國沛水出潁川潁城山東南入潁史記註引
括地志以爲古新鄭城南沛水與潁合水經亦云在武關曰按
類明人務德或謂潁水底皆沙不可施梁柱孟子之言非是
今聞文釋地則云余觀潁道元註於沛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
潁水潁水潁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沛水一則曰又東逕潁
坂北水有梁焉再則曰又城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
則沛水之宜置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然則聞人務德之言謬
矣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爲政者孟子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議
之然夫子亦目以惠人豈子產所爲終以惠勝與曰東坡云有
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都好都有章等只是行惠
人底規模圖源輔氏惟其思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體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五 書院藏本

以理言本也施以事言用也○(離)引惠字便是了不到不知爲
政處方是識故注云惠謂私恩小利○或謂惠以心言亦非也
註明云私恩小利是以事言若謂子產有不忍人之心而不能
行不忍人之政則固是存疑惠而不知爲政句是一章大旨下
皆明此意歲十一月徙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條雖是先王之政
卻是就橋梁一事說君子平其政則無所不該橋梁一事亦在
其內(困)勉今人多云子產平日不是只行小惠者玩朱子及
東坡之言則子產平日亦只是行小惠蓋今人指都鄙有章等
爲政故謂其平日不是行小惠者此是淺言之也朱子及東坡
指都鄙有章等亦是惠故謂其平日亦只是行小惠此是深言
之也合而言之則子產平日所爲已是惠而不知爲政了況乘
輿濟人之事尤其一時無意中所爲若就此一節論更見其惠
而不知爲政矣○(離)有章等君子稱以爲惠也況乘輿濟人尤
爲小惠矣如此說則二說固不相妨然須知朱子及東坡之言
是深一層話非本意正意注武關曰夫子亦以惠人句原文
作而夫子亦只以惠人目之語意更明其下向有又謂其爲衆
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數二句亦不宜刪去焉按一曰此
見爲政者貴持大體而不在小惠是論政體非論子產

歲十一月徙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

江 杜音

杠方橋也徙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與梁可通車輿者周十
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
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
政之一事也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理故其公平正火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無事不令民心順天
如此變案饒氏民未病涉要就未字上看十月徙杠已自成
所以民未至於病涉若徙杠到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涉矣
○(離)夏夏令后氏之令周所因也○(困)民未病涉言不用乘輿主
濟人行時人可也言不必乘輿去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每人
而悅之日亦不足言乘輿不能盡濟人意有三段困勉○(離)雙峯
看秋字亦是但專主未至於寒說則偏矣註雖云時將寒沍水
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此亦舉其甚者言耳非謂本文民未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六 書院藏本

病涉只是不病於冬涉也○(離)引以雙峯之說爲太泥是矣○
條登曰功有煩簡故成有先後成無者造之圯者修之說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離)與闢同
辟除人也如周禮闢人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
辟除行人使之辟已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
以乘輿濟之哉○(困)天官闢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
關開左右行者朱子辟除之件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
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離)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
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
人使之辟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
出然後爲惠又況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離)註國
中之水當涉者衆區中之水謂不止漆涪也愚謂縱然只是漆
涪亦不能人人而濟之朱子必廣言者蓋如此則愚意亦在其
中矣○每人而悅之亦不專指漆涪一事推行辟人可也徒以

出行言之卻是承子產區出行而以乘輿濟人說製法乎是均
平凡當行當止當輕當重斟酌停當如權衡物而無不平也
實際飛日此取字指王政之全注武書曰平其政固重而次句
對針乘與濟人亦不可輕看周聘侯曰國中之水云云就讀消
推廣言之是水之當涉者衆也
衆不是人之當涉者衆也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
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志諸葛
也有言公情教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宋子問孔子以
子產之惠爲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
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爲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一事
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
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
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大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七 書院藏本

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
蕭始息苟取悅於目前其耳目之所不及不免有所遺矣況天
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
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
不告勞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田有封疆廬井有伍則亦非不知爲政者橋梁之修
尤非難事乃獨有關於此耶曰聞之師日子產之才之學於先
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
人亦有大有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
乎冬涉之艱而爲是然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
孟子慮夫後之爲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
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論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
按本意之意也前軒張氏先王之治爲之井田爲之封建與
天下公其使俱得其平下至於縣寮廢疾皆得所養而徵至於
次舍橋梁屬籍之事亦皆有經制此豈先王盛爲之哉西事而
聖法其法皆循乎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敬其澤後世欲人人
而悅而日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蓋如此遠願諸君以此正視
子產之用心錯處夫子產同賢但以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

內交要譽之私萌而不可掩孟子明辨之所以立教也繫引每
人悅推開說不專指濟人事存慈惠與濟人之說當以黃氏日
抄爲定論曰子產君子人也未必慕私惠以悅於人其濟處亦
未必有深淵須橋梁之地其時亦未必冬寒而相國之乘輿亦
豈有常出於外借以濟人之理或者子產乘輿已濟而民有涉
水者因就以其乘輿濟之小民感悅世傳以爲美談孟子因而
廣之言此不過一時之惠云云此說可據說彼凡爲政之不平
病在曲徇人情故孟子指出悅字以破之曰總錄曰亦不足是
日悅之亦難焉徇情爲政者竟以愛天下之亂源矣以蓋
天下之不肯索綱不舉萬事繁瑣而利名之徒遂因而起孟子
憂之故借此立論備剛川曰一日之間望恩於我者不一吾將
何以給之哉願縣侯曰日亦不足下一亦字見非惟體有所不
宜思亦有所難通並日力
亦不足用無許多工大也
通章重惠而不知爲政何下文平其政正與此句相應見能
持大體則小惠不足向也○子產夫子稱爲古之遺愛其爲
政亦非僅以小惠悅民想偶見民之從涉故即以乘輿濟之
孟子就事論事恐後之爲治者治虛譽而忘實政故借此一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八 書院藏本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
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普者所進今日不知其
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
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養之恩焉
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
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國人有爲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爾室壤
因孟子此言是說大體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害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聲下爲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儀禮喪服篇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註謂二諫不從得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凡畿內之民服齊衰三月又子夏傳云臣爲君方喪三年變麻爲苧舊君其恩已絕尙且爲其君有服不應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誠約按攬可載經公問子思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所答與此畧同則爲舊君服者必是反其國爲之雖其說不見儀禮猶爲可以義起也爾雅集註所引儀禮揀儀禮註乃是捐已放而未去者於出繼三年語頗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九
書院藏本

未合集註蓋引以爲例耳。非本文正解也。若擅弓所稱爲舊者反服者乃指去國之臣言而儀禮固不載也。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牧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朱子有故而去非決義所係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如禮焉則不得不爲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虞卿輔氏導之出疆所以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先於其所往所以爲其祿仕之地於所往之國。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所以示拳拳屬望之恩義也。雙峯槐因諫是開邪言是陳善。問諫行言聽如何又有故而去曰如夫子在其國道非不行只因受

女樂便去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諫
引田所賦之諫入也里所居之地宅也故曰田諫里居○此之
謂三有禮焉導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往二也三年然後收其
田里三也不違諫行言聽說自是去後三有禮然如此云云通
結諫行言聽以下不只帶三有禮也○青是青幽澤是水澤二
者皆澤○調乎物此二字是借字賢者之事君諫行言聽則自有
青澤在民矣說統只是重重疊疊有加無已之意○書諫義有
禮是去後若君自盡之道若說做規例故無已之意○若說義
六義論即成矩矱若說勸誘疑致即成權衡如何能感人爲服
調諫機又先於其所往蒙引疑我既爲人君其賢而欲用之表
向故不以爲賢而自見之乎若他國以此問則我何以答此疑
固是然亦想是自己任過而使賢者去就之義暴白於天下爾
要之此等亦已非第一等君道○少川曰可見古之君臣不以
爵祿名譽相結而惟澤民爲事○徐繼強曰諫行言聽宜無可去
之理然亦或有故而去義也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然
亦必待有故而去情也在武曌曰朱子文集答何叔京書其故
非一端下云如曰親戚連生則先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亦豈有此事哉愚謂存此數語亦妙○衡際說曰諫行二句須言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龍翼丁

十一
書院藏本

得行其志不負所學意王罕皆曰君臣相得之故須看得極公而相得之情又須說得至切公則正大光明非關寵利切則銘肌著髓論比天親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擗
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
服之有

極窮也。窮乏於其所往之國。如晉劉樂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

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子日望之君子

之言蓋如此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樂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

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怨

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微宣子使城著而逐逐之秋樂

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樂氏也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

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樂氏將安用之

冬會於沙隨復樂氏也樂氏之義天倫中御與父子

一故然愛君之心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時只是庶民君子不

如此因舉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日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

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御如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

只得說如此此是去不得處便見得君臣之義南軒震氏孟子

此言非獨齊宣王所當問為人君者苟知此義念夫感應報施

之可畏而崇高之勢不可恃反己端本之不可一日忘待臣下

以禮養臣下以恩保臣下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至治可成矣

若夫在為人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者有未至而我所以事君者

不可以不自盡玩味孟子三宿出費之心則庶幾其得之矣

意

宣王當日必不能以禮待其臣下故孟子以此告之或謂

土芥寇讎之喻未免太過父子君臣不可以報施言似也不

知在為臣者原不必設是心若為君者不可不存是念不然

則報施之踐踏之勢必無所不至迨至臣以寇讎相報序始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南軒震氏非特士大

夫當知見幾而作之

意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士大

夫懷去徒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矣衛北風上為威虐下相猜

而去之猶手刃行又猶手同車則非徒幾者去貴者亦去矣未

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慶源輔氏可以者在此時宜為可也失此

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遜之切

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遯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

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為

臣則凡有免自私之徒得以藉口矣蓋引或無幾集註及輔氏

註以本文可字為可得之可惟虛心讀之見得只是言常見幾

而作之意此可以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行乎之

類可以字語語含有及此時不去則後有欲去而不能之意

而作之意可乎李鶴雲曰此章見幾

而作是正意兩可以即幾之所在也

君子當見幾而作是就大夫士說是正意有國者不可失士

大夫之心是就為君說是餘意有罪宜加誅戮無罪是盡

刑也也刑加於士與民自必漸及

於大夫士故曰可以見龍記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

人君義亦小異耳

意也繁引上章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則君仁君義主心言可矣此章直戒人君只言君身而心亦在

其中且此莫不二字上無所承而必拘拘於行政用人則與直

戒人君義亦小異之旨不貫矣既云直戒人君又云義亦小異

亦之一字言不止於直戒人君與上篇不同其義亦須小異

此章重出論語重出而逸其半不同重出而逸其半所重出

者只是一意此章重出而逸其半不同重出而逸其半所重出

顯顯士曰此章記說遠說達說俱至上下感應說存疑仍

照上章用人行政說引又鳴鶴言之今亦未有

定也然輔氏其幾如此之云則亦自主感應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被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
爲是哉。張子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
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違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朱子安
非禮義之禮義所論皆矣。但以爲其心皆在於異俗而遊名則
不必皆然。蓋有擇焉不精以爲善而爲之者。所謂兼情立義曰
以爲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也。變義則此章緊要。在人人
弗爲上。大人對小人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言必信。行必果。雖小人言。正是相對說。蓋峯胡氏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大人者不惑於其似而深得乎時中
之道者也。潛室陳氏程門以爲如婦人之仁。宜寺之忠。晦翁以
爲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
而不可行於己。與夫群之爲禮亦有不可行之爲。禮受之爲義亦
有不父之爲義。行之人則爲禮行之我則非禮。惟義亦然。大人
者義與周旋。雖過故不爲非禮義之禮義。○大人則道全諸局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三

書院藏本

貴萬變而不膠於其迹。故無此義學未到大人發道處。則必膠
於陳迹。蓋此全是認理不精之過。此君子所以貴乎精義也。
○此章之意。惟張子與晦翁二說與大註意。合大註云。大人
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此正與時中及不泥陳迹之說。胎
合無間。若程子所謂恭本定禮過恭則非禮之禮。以物與人爲
義。過與則非義之義。又云。如婦人之仁。宜寺之忠。此說雖亦不
可爲非。但律以集註。隨事順理。因時制宜之說。似未切當。且註
意亦自無不該。○雲峯謂。大隨事順理。而不爲非禮之禮。因時
制宜。而不爲非義之義。非也。如此則禮只在事上用。義只在時
上用。蓋朱子下此二句。是要兼時與事。非是分貼禮與義也。說
統正是可與禮義。○潛室陳氏。謂。禮之義。非是。分貼禮與義也。說
人對看。則小禮小義。非是。禮之義。非是。分貼禮與義也。說
義制禮。以義起義。以禮行義。有台者。亦有分。義者。人心之
謂。智慧賢。不肖之過。不及者。皆不能中。不能中者。在內。此謂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專指不能隨時處中者。說即所謂可與立
未可與權也。若其不能中者。與夫子之似乎中。猶愿之似乎
庸無忌憚之似乎時。則正爲非禮非義。而非此章所指矣。集註
認得清。○按如此則大全程子之說。直爲非矣。蒙引又謂集註

意自無不該者何也蓋註專指不能時中者說而其不能中者
不待言矣所謂自無不該者如此則時侯曰不日與而日蔽者
以知之不明意有所蔽故惑於似是而非
非而不知也精義入神處是要緊學問

非禮非義之禮義亦非有大特於禮義也但禮義之一偏而
未合於時中者耳弗爲者惟其察之精是以守之固力爭於
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介則禮義之不出於中
而中之未嘗予時者豈肯偶一蹈之耶 見龍記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養

不中才也養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樂音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爲陶決其自化
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
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遠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四

書院藏本

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兩軒張氏父兄之於子弟教之之道
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雨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
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常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
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
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育之久豈無有萌焉如
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 雲峯謂。氏甲以德言才以言德本於
性才本於氣質則養有才德者也。註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
養陶以工冶之成物言新安陳氏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爲教也
易不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爲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舜命契
曰敬敷五教在寬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造
以爲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東陽許氏中以德言才以能言
有德以其能成物也有能以其能事也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蓋
陶善以道之意蓋引其自化意重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
才正爲子弟之賢養其志意昏惰不肖父兄多有不能耐煩忍
待之意故養字須看得與養字相反對始得困勉矯新安陳氏
謂養不及之說誤我註自見龍而此曰養不中不才從頭就棄只
謂責之太嚴而舍之太劇欠養之工夫耳 兩軒曰註中明以

大舜隱惡揚善孔子誰毀誰譽豈爲避患而然哉故朱子謂此言必有爲而發也○後患內所包其廣見龍記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

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朱子所謂本分者事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愿之亂窠矣商榷張氏孟子於泄柳段干木謂爲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事以爲之準此亦爲已甚之證也夫子非不欲爲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泛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爲已甚者聖人罔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夫子答陽貨見南子等爲不爲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則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脫冕而行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書院藏本

聞陳恆弑君則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交其奸此賊仁義之甚者也復心程氏本分謂須闡本然之分若步到這裏極了再過些子便是已甚

公適宋氏此章以德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爲已甚孔子自

言君子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蒙引本分最難盡到盡處又求加焉則非所以爲聖人自古聖人皆不爲已其何獨稱仲尼

孟子學孔子者故稱其家法以其所處地位同也○聖人之所爲天理之當然而已矣中之所在加之錙銖則太過故日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所謂本分者正以理之所當然言理所當然處便是箇本分孟子此句說得最盡不必依南軒只用答陽貨

見南子不脫冕而行及沐浴請討等類說聖人之不爲已甚者不止此但凡所謂依乎中庸處皆是如孝弟恭儉等事聖人爲之固不容有一毫之不及但到他限便止不求苛取與所謂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者如割股虛墓敝車羸馬之類皆聖人所不爲存疑蒙引說最

好南軒亦是但未盡

賢人行事易出於一偏偏則或有好奇過激之病大聖人則大中正無過不及所謂依乎中庸也豈或有已甚之爲哉

蓋於本分之內無纖毫缺欠自於本分之外無毫末增加也觀論語所載及孟子所引諸事便可見矣 見龍記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

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

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楊氏夫子謂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言此以發

則言莫非義而無不信之言行莫非義而無不果之行矣震源

韓氏尹氏最得此章之指集註又述其意而著明之以必爲期尤更有功不然則無忌憚者或得以藉口王氏則又有不合於

養而不信不果則爲妄人之說尤盡其弊。雙峯饒氏大人者篤實而有光輝以上底人與道爲一不著安排隨時施宜言行何

信果自是爲士者當然之事惟至

五華集訂大全

大
書

於大人則言行惟義之在焉不先期於信果而自然無不信果也。然則合當信果處便是義大人言行主於義不主於信果蓋主於信果則有所泥而不必合於義矣雖然大人於正之合義者無不信果行之合義者無不果此則不可不知○此正是無過無莫義之與比之義亦與非禮之禮大人弗爲者相發明益大入以事處事而不以我處事言先行明於信果便是有義矣○胡氏謂信果自是爲士者當然之事然則士惟知信果而不必合於義乎此說於義未精存疑天下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事有前日常如彼而今曰又當如此者各有時宜所謂義也惟義所在是當如彼則如彼當如此則如此與時轉移不復拘其放也必信必果是前口言之不復食其言前日行之不復易其行拘其故迹不復問夫時義之如何也不知事既變遷義已不在今日之事向欲拘前日之故言行之在昔固不失矣如吾義何是猶刻舟之末劍舟既遷移劍已不在尚欲就刻處求之劍安可得哉惟不按舟以求劍只就失劍處以求劍則劍可得矣知所求者在於劍而不在于舟則知所重者在義而不在于信果矣誠謝信果無病病在兩必字無必心便是惟義所在無兩字意摘陳鶴此明大人之用汪闡修曰全乎內外通乎常變大

人者三子方出莊武曹曰按與因之云論語義之與此是把義
封己見說言不以己為主而惟以義為主也此處惟義所在是
把義對拘執則謂說言不取必要如此而惟義所在是動也義
之與此則私心盡化惟義所在則拘執盡融要言兩邊所以不
同處恩謂此章即是無適莫義之與此蒙引之說最當蓋不
問其義之當與不當而執己見主於必為或執己見主
於必不為此之謂適莫以此適莫者見之言而期於必言以此
適莫者見之行而期於必行之謂信果若無期於必言必不
為二者何從見其信果乎且因之謂論語是把義對己見說此
是把義對拘執則謂說言不取必要如此而惟義所在是動也
是日內註云卒亦未嘗不信果外註云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
可見言自當信行自當果若說義之所在則信果可也不信果
亦可也便成無
忌憚之小人矣

註中卒亦未嘗不信果句最好不然則游移無主者反可藉
為口實然諸家發明處亦只道得一半惟存疑講得極周到
完備孔子云言必信行必果硯然小人哉可知必信必果
原無當於大人之時中者即所謂惟義所在也蓋天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五 書院藏本

事變無窮千萬里之外數十年之後時異勢殊其變局實有
非我意料所及者前日所言如是則為義而今日復追之則
反非義前日所行如是則為義而今日復追之則反非義此
中斟酌變通與時偕行而仍無彼此互易前後刺謬之失斷
非大人不能存疑所謂平無定形故義無定在意識
足補諸家所未及故就其說而引伸之 見龍記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
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
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宋子大人無
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二句正相拘如何蓋無所不知無
所不能即是不失其純一無偽即赤子之純一無偽即赤子
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即赤子之純一無偽即赤子
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偽即赤子之純一無偽即赤子

多巧偽品不若赤子之心也 則赤子之心莫是而末達乎
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未有未發時也言已發時
今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時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與
老稚賢愚同但其已發時未有私欲故未達乎中耳○赤子之
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
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弊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者
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
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
便成箇小成人了大人之心下沒許多事○同恐大人所以為大
人者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曰恐然若大人只是守箇
赤子之心則於窮理盡性事皆有所妨矣變態純以赤子如饒要
乳便是欲但饒便啼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大人只守此
純一無偽之心而充廣之所謂樂以養正聖功也顧安陳氏常
人累於私欲而失其赤子之心大人不誘於私欲而擴充其本
然之心孟子言此亦是欲人過人欲擴天理也○赤子之心
純一無偽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之純一無偽只是孩
提之意知其親便啼啼喜便笑如斯而已大人之純一無偽
與赤子雖迥然不同却是自赤子之純一無偽者充之若失了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五 書院藏本

赤子之心亦無由以至於大人矣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
心者也此即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道理○語意是說大人
者由不失其赤子之心不是說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
此分別蓋大人尚有許多事不但是如赤子而已也○此明
大人之體四端講義不失二字中藏有擴充知能實際若體認
不真竟墮良知家坑塹矣○則勉勵註擴而充之與上文益不
益此兼性反說存疑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亦是引以為例
耳非限定此大人只是反之者也○存疑云大人依愚見只以
至誠盡性解之不曰通達萬變似於不失赤子之心更切按此
即所謂大人者只是無知覺渾然赤子之心也與莊不全因試
語類云赤子只是無知覺渾然赤子之心大人是有知覺渾然
為二句說得最分明集註云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大人
已二字便見得其只如此純一無偽即如存疑所云則是大
通達萬變不止於純一無偽而已也若如存疑所云則是大
之心亦止於純一無偽失朱子之旨○按通達萬變云不是說
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
謂此是良知家宗旨若論此章正解正須重在大人能不

○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乃各胡伯。豐書也。著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之下。云南軒所設。固善。然必謂從功不失。此恐太甚。既失而反之。卻到此地位。亦何害其爲不失乎。此數語。亦不可不。記。宋程子曰。若大人只不失赤子之心。當用而已。不當用者。也。字矣。人多誤看。則謂。侯曰。不是說大人。只是保其赤子之心。便。蓋言其所以通達萬變者。以其能全。一。無偽之本然也。○失其赤子之心。便不可以爲大人。凡意。是主。須說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方能擴而充之。以至於無不。知。能。合。本文者也。字。神。理。細。玩。註。意。自。見。若。說。無。不。知。能。後。依。然。純。一。無。僞。理。非。不。是。於。語。氣。稍。隔。矣。近。來。講。家。都。生。此。弊。聘。侯。謂。宜。先。說。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然。後。轉。到。擴。充。一。層。固。是。然。愚。謂。須。先。就。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說。起。轉。出。不。過。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而。擴。而。充。之。自。能。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則。不。失。二。字。更。顯。得。醒。而。者。也。二。字。神。理。亦。出。矣。見。記。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生去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主 書院藏本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入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入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記。程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宋子玉德修云。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不能言矣。當是時。親心即子之心。子心即親之心。故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亦說得好。變。宋。德。修。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不到。爲終身之恨。他日欲爲。不可得矣。新安陳氏。生事死葬。皆當以。慮其不可。輕忽。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爲輕。但以常變從容。急遽較之。則送死比養生爲尤重。大耳。趙岐注云。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如禮。則爲能奉大喪也。按此則以爲字訓。當字非。機。密。之。言。則。豈。生。不。足。以當大事。蓋以人情言。則取。豫。而。有。惜。必。事。勢。言。則。雖。失。而。可。賁。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者。以。人。情。言。則。急。皇。而。無。沛。以。事。勢。言。則。其。言。不。可。追。

養生送死。皆人子所當盡。但親至死後。目不能視。親之容耳。不便聞。親之訓。飲食與處。不能復親之志。此真非常。愛敬。非如養生之可以從容而徐辦也。使此時不能盡禮盡哀。則抱恨終天矣。故孟子云然。見龍記。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

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然。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主 書院藏本

固而不提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亡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程子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深造。厚而深。其間然後可以自得。宋子玉德修云。非淺近所可致者。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深造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待其真積力久。則自得其矣。○道是進爲之方。此是進行之也。蓋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道方法。去深造之也。以道是工夫。深造之。是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進道之方法。若人爲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爲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爲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一。句。又。要。人。言。

蓋是自家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矣之無窮用之不竭
只管取只管有滋養地出來自家資藉他又不資給自家如揭地
在下籍上面源頭未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水不竭若源淺則
竭矣取之左右逢其源源深則事也揀著這本來道理那件
事也揀著這本來道理那件事也揀著這本來道理那件
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左右逢源四方八面都來然則自得
上機自得則下面筋次自如此。問學是理而得之於身不可
以強探力取也必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自得其心通而自
之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意於言表之問不
以其道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表之問不以其道
致夫默識心通而自得之必也。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
力而不張其等則雖不期於必而自得其理。將有所不可禦者
矣未得之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
安推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之。如人有所居而
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容樂而不去也。○客助既深看是甚事
末無不著道道理不待自家將道理去。且如為人君便
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臣便有那敬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
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源頭處自家

得然不以其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地步深造之
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達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大
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以俟夫默識心通是
勿助所謂潛心積慮是勿忘。游擊飲是勿助。新安陳氏有安
排布置便是勉強而非自然之得。自得之有二說。朱子謂自
然而得之所附程子說証己說之出於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
於己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以自得其出於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
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與故曰自得此近乎莊生所謂自得
優游之味。紫引論自得者。可把北難抱出無爲。或問朱子
曰少時見雞將出卵視之其時已至自然迸裂而出全不待彼
着力有時見其雞將出卵視之其時已至自然迸裂而出全不
自得者。其理正如此。蓋至於自得之時。自然不覺。所以養氣不
可助長。如文中子陸象山皆未嘗有自得之病。不但告子也。惟
聖人能無積累之漸。陸氏便欲以聖人自居。宜其不得。斯文之
正印也。○朱子云。財貨一。或捨於人。或假於外。終非己物。居
之可得而安乎。資之深是未接納之時。取之左右逢其源則
正當應接之時。而所居所資者。今皆隨取隨有。供其所支。緣有

到方成熱若天時地利人力三者缺一時候又未到焉得成熱
不但爲學教人爲治皆然故曰真積力久則入老子曰天之
浸壯其日優而游之使自得之養而飲之使自適之如江河之
浸其澤之潤渙焉水釋然理順然後爲有得朱子曰至於用
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皆是此道理○資之深者所藉者深
遠無窮也所藉爲何藉之以應物也所藉者深言道理在胸
中充足有餘足以備吾應物之用足以爲吾資藉取之不窮用
之不竭其所藉者深遠無窮也○原不外乎所資道理在胸
中足爲我資藉運用便是原及我應物用道理便在這裏
便是這共原蓋原是那本來底物處其原是這着那本來底物
○左右註云身之兩旁至近而非一處是解字義其實取之左
右非取之身之左右取之心也心中那有左右要之左右是不
一之辭猶詩言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一般
緣這道理在胸中萬事萬物之理一皆備日用間在人所取
若取他這一件這一件便有箇道理據着取他那一件那一件
便有箇道理據着左左右右東西南北四方八面隨吾所取無
不有箇本原底道理據着這便是取之左右蓋共原註至近而
非一處即是此理非真有箇左右若身之兩旁也○至近而非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 離其下

書院藏本

一處有兩意要看得有落至近言不待取之深遠也○只在目
前耳非一處言不但一事有箇道理也事皆有箇道理合二
意而一貫之只是事事皆有箇道理又不待遠求緣道理皆
融會在心隨取隨足譬如地下有泉隨他處掘便得不待鑿
深然後得也○此章常兼知行說人多作知一途說非是說
義理有無窮之趣爲學有一定之方故君子之於學也今日格
一物明日格一物必有事焉而不急其功今日行一善明日行
一善必力進焉而不厭其等深造以道如此正欲其有所持循
無所迫逐真積力久之餘一旦豁然貫通而見其真者今則
會而爲一也力到功深之後一旦豁然貫通而見其真者今則
則合而爲一也其可謂自得矣夫理以強探力取而得者則心
與理不相浹浹居之未安也惟其自然而得之則心與理然
萬變不可得而推理與心一外物不可得而奪居之不亦安乎
居之不安者則此理或有時而出入未可資之以爲用也惟其
居之安則心源靜深足以用之而不窮理本固足以取之而
不竭其資之也不亦深乎資之不深者則中有不足隨所往未
必皆有所值也惟其資之深則何所不有將見事感於外理應
於內事當如此則有此理以應之事當如彼則有彼理以應之

或左或右隨其所往無不值其所資之本也學惟至於自得則
其妙有如此故君子之學必深造以道而欲其自得也猶陰陽
深造即得習不已則自得不止物格知至四書講義深造以道
有兩層義以道是爲學次第條目工夫深造乃進取不已玩
意兩層中又側重在以道上故註下而必以其道者句其意甚
明蓋必以道乃有所持循而能自得不則深造箇甚人必學以
道而單講深造則有及之者亦泛說得箇漸進意如云君子深
造之以漸不知註中進爲之方字確有實事在此豈看得混
帳下面儘他說玄說妙都是虛○深造以道是自得之本孟
子止養策人做以道深造工夫非教人忽然尋箇自得也○
深造取自得既非脫卻以道取深造亦非○深造有刻入意有
漸積意有不已意○到左右逢源處更不分內外精粗亦不見
生熟甘苦之迹卻自不離故處○錢朱子以資效於旦夕爲
不深造亦未是實效於旦夕是不以道○依朱子則勿忘勿助
俱屬深造故又以程子潛心積慮養氣致知之言爲只是深造
至雲蒙引始以勿忘勿助分貼深造以道看來分貼爲是○
吳因之云自得的妙不難言只是一時性急不得性急二字最
害事窮者以力假仁假成成功利也只是一時性急按此宜再補一句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 離其下

書院藏本

曰亦懶惰不得蓋人之病只是一暴十寒進說退速○蓋解以
得博淵泉貼資之深極妙然則時出之即是左右逢源也
○資之深聚引存疑說得明大全朱子謂資之深如源頭水只
是一路來未是○看來原字還只是萬物各有一原之原未是
萬物統體一原之原其所以能左右逢源者則由於統體一原
也陳伯玉謂逢源二字不必偏重極是吳因之曰深字對膚淺
字以從皮膚膚淺是尋淺造諸君子之學探玄極真直推究理
與一毫不肯放過是何等精深故曰深造字安漢曰五穀不熟
不如黃犢惟深造則進而不已後極之凶始求深也惟以道則
漸而有方至於功深候到而有以自得之則非真取助長者所
可庶幾也居之安者理之根心者日固資之深者理之益心者
無窮此所謂原也出是而日用之閒左之右之無不遇之如水
之千條萬派無非一源○括機如木之千枝萬葉無非一木之
生意此學之大成也苟未能至於此者奈何曰無迷其途無絕
其原終身而己矣仇謙性曰居安以存於中資之在接物
之先就平時說取之在應用之際就臨事說○自得是效居安
資深達原就自得中詳言其妙不可更云自得的效時又安不
體貼題中數箇字字俱指理言而理皆具於一心理得於心而

是歸分殊到理一四書講義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用力卻在
詳說說之會通處即約非博之外別無簡約也博而不詳說與
不博同弊顧極而指與訓詁記誦總無是處因總詳說內該
得中庸審問慎思明辨與因之曰君子之博學詳說特為反本
窮源歸之要約要約非詳多關顧意注右訂詳說所以由
博之約之路題旨如常山半壁然擊其中則首尾皆應字字雲曰
博學詳說中若一而字是歸重詳說非對待語也博學而不詳
說則徒有其文而不明其理如何得到至約之地本文於下句
又加反說二字正是規定約處加詳說之功故曰反而詳又下
欲其融會貫通六字也蓋約不在博學之外只此一理詳說其
理自然融會貫通到得融會貫通已是約了開聘侯曰約即在
詳說中非詳說外又有說約工夫也○不違云反約而云反說
約是詳說時言謂其言之詳悉正欲說出本來大指耳若謂
便已反約則謂矣○不博學則無可說如何能反約不詳說則
亦徒博必不能反約
此而字夾捷之義也
反約自是學之究竟然非博不能為反約博而後約不能以
反約其工夫大半在詳說上詳說者凡學中是非得失同異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說 書院藏本

淺深之故必一一有以泰訂於毫釐而辨晰于疑似夫而後
折其末者可以求其本窮其流者可以溯其源明其節目者
可以得其會歸則夫向之由博而
詳者正為反約地耳 見龍記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天下不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夫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
異而人之善惡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宋子曰善服人
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人是
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藟之牛羊又使人
往為之耕是也南軒張氏先王樂與人為善欲天下舉在吾化
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無不應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
天下之心悅誠服有不期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若霸
者之所為其善者不過欲以善服人者王會首止而定王世子

齊次盟踐土率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之殊則
王霸之分了然矣 顧謂此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
不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則難見也五
子之言至此愈密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為己私也以善養人者
以善與天下公也 蓋漢胡氏以德服人蓋對上爻以力服人者
言謂王者之服人與乎霸者之服人如子禽髮夫子得聞國政
有以未之而子貢答以夫子之求之與乎人之求之與乎人則
氏一則不能服人者對己而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天下則
盡乎人矣非善養人者對己而言孟子二章皆以玉霸對言前章公
私之分在力字與善字以力服人者挾力以行私而反乎公者
也日德則其理純乎公矣此章公私之分在服字與養字以善
服人者認善以為己私而善乎公者也日養則其心純乎公矣
也 顧謂此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教化推之使民同歸於善
也 顧謂此章蓋為當時國君而言日服人日養人此人字亦指
其平等而言非必指百姓故許氏教化推字之說不敢從只指
成湯之於葛伯可見存心服人養人及未有能服人之人俱指
平等言其日然後能服天下又說得大了不止平等入矣○以
善服人是幸人之不善欲以己之善去勝人使人屈服於我其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說 書院藏本

為善亦只是欲以是去勝人不是見得善是我之所當為非出
於誠心正霸者之所為以善養人是憫人之不善欲公其善於
人使人皆歸於善全無勝人之心其為善是實見得是我之所
當為初非欲去服人而後為此正王者之所為○以善服人亦
然故曰未有能服人者也 顧謂此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得
天下心服而後可若天下不心服而乃能致王者未之有也此
見必須以善養人切不可以善服人未之有也 正與上未有服
人意相應顧謂此章蓋引存疑俱斷作平等有國之人是由此
士曰服人養人字字蒙引存疑俱斷作平等有國之人是由此
裂之則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之字亦然但彼處易見此處難
見耳○兩人字主當世諸侯非指百姓也 武王曰朱子條內江
南不可取之人字乃須字之說當改正○胡南講云孟子平
日論王如彼臨湯其民諸侯皆為之服凡如此類止到得以善
服人此卻論到以善養人方服天下而致王又進一層此說似
是而非大抵孟子平日論王只到得以善服人乃彼則以為百
里可王雖欲無王不可得而此則以為不能服人不自相矛盾
予愚謂孟子平日之論皆是以德服人事與此所謂以善養人

未嘗有淺深也蓋王霸之分公諸私與而已矣以德服人以善服人其心皆出於公與誠也此其所以王也以力服人以善服人也此其所以為霸也

以善服人視以力服人者自有差別然曰服人則終有挾制之意在蓋以善服人則以己之善形人之不善而因以責人之不善惟以善養人則以己之善化人之不善而導人之善至於善己之感之者本有私與公之不同故人之應之者亦有為與誠之各異見龍記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爾軒瀾氏蓋賢出於朝廷之私方其欲蔽賢也私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央天生斯賢以售人也蔽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新安陳氏前說二實字歸一意然皆無深意味不如謂之附驥駉引有曰蔽賢固不祥矣蔽賢與君不祥其惡顯然人皆知之其害只一時蔽賢之言隱而蔽賢之人若不悟而入之害及天下國家以至無窮此孟子所以特以不祥歸之依前說兩實字皆同後說則兩實字不同此所以集註先而說蔽賢欲人君知所遠也則兩實字不同此所寬說放開一層通緊蔽賢所以見蔽賢之害大也後說將無實之言生落蔽賢上語象一意貫注兩說都有蔽賢人君意都有蔽賢賢人之意

五華集詩大全

下五 雜下

三

書院藏本

徐子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徐子即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之取爾
舍故皆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其有原本所以不已而漸進以至極者於海行本者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結語故舉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以下因結語故舉此一節集註如人之無實行而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因因水之可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道有漸則以盈科為量行有至則以四海為歸原泉混混是有本者然日放日遠混混有

五華集詩大全

下五 雜下

三

書院藏本

此意至有本者如是方好呼應實說至下文苟為無本便是承此有本者說去○孔子言水不舍晝夜明道體之不已孟子言水之不舍晝夜喻人為之不已孔子之言發天理之本然孟子之言指人事之當然孔子言天理之本然而人事之當然者自見於言外孟子言為徐子言未及於語上也則當謂原泉一類不已漸進至海三類節節有工夫則地雖下節無本與原泉相反七八月雨泉與海相反若安陳氏說未其分明諸家皆未了淵可立待與海相反若安陳氏說未其分明諸家皆未了然也則謂混混有本者如是則學言不指水言既云原泉便是有本之水何須復以有本之註中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是原泉混混四句正解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是有本者一句正解惟有人行實行在往正喻相繼通達無所不極此夫子所以取之也古人行實行是也七久是也故雖問過情二句接上若前而以說水不說學末二句不嫌笑人乎世人不肯以有本無本為學只為此章是論水不知仲尼取才之意王粲在學也外語註連者存章之理

竟益兩節與言之水皆兼對行言不專對名言宋明皇已恥不

主就一本論之其理則一變繫於氣便有不同。存是存所以

華集訂大全
下孟
書院藏本

而非常之曰幾希也。所謂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然者說：人之所以與於禽獸者，幾希。正言其不可不存也。註衆人不知此而去之謂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不在此幾希間也。莊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云云。正是存之之功，不是存之所受之方。戰兢惕厲盡此四字着落。文退下文卒能好惡相近之幾希，不同好惡相近之幾希，謂氣質已盡，僅有此未去之心。此則原是初心，完完全全特以其在形氣中提出故云。幾希四書講義時作動心存心大釋，本誌謂全其性尹氏德註謂全天理後章註謂天理常存未嘗有存心之說，所謂變動楊周亦說存字不指所存者也。困勉齋存字內該知行兩語，若子兼安勉有自然之有用力之存，徐儼然則幾希二字就形氣中提出理來是重訓孟子喚醒人人歌爾全在此素忠實曰君子豈異於人哉，其終身要不如舜者正終身是不如人耳一為人即備萬物而為我矣，幾希之別於此豈為不明而尚觀焉乎？為人即殺五品而為倫矣，幾希之察於此豈為不察而與得焉人乎？一為人即抱不忍不為而由仁義矣，幾希之行於

此展者不由仁義行而後得入子。伍武曹曰：集註所謂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云云。語類所云：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雖聖於衆，便有不同。此理同而氣異之說也。又云：飲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若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氣同而性異之說也。○幾希只是不多之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人物之相去不多也。今人動口動手，於義希之統倫，物是幾希之散見。仁義是幾希之統體，何其難於義也。○大全不取人與萬物一條，卻只將父子相愛二句，攪入前所載一節中。○君子所存，有此心之天理也。尹氏之說，最為分明。若單說一個心字，以為能存之者，君子便有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之病。孟子言操則存，求放心者，一則從存字，一則從求字。○朱子說來，一則從仁人心也，說來非空空單說一個心字也。○朱子所謂人心虛靈，無所不明者，言人心於理本無所不明也。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者言禽獸之心於理，只有一兩路。明而其餘皆昏也。俱指心之於理言。非單就心說也。賀孫錄云：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萬物之心，便包得許多道理，不過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云云。語意極片。

五經集註大全
下孟 離婁下
齊晚藏本

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而孟子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以爲仁義之名。但人各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各之耳。朱子明物察倫。由仁義行三句。以學言之。則有以爲格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之也。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爲仁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能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爲利。而行之。不然。則以天欲爲利。矣。孟子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概。明得這箇道理。爾又問與孝經。事天。明事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別此察字。卻訓著字。明字。訓昭字。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善孟子所謂明察。與易繫明於天道。察於人之故。同。問舜明庶物。察人倫。文勢自上看來。此物字。恐合作會說。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是說禽獸。禽獸乃一物。凡天地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緊要。緊要處。事舜看來。惟是於人倫最緊要。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曰。自是渾

行仁義。正是存之之君子事也。孟子物事。物也。在一身。則有視聽言動之別。在一家。則有閭門內外之職。其在鄉。則田里之耕桑。公上之賦役。皆事也。其在官。則或統轄甲兵。或刑名。或職官事也。註云。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猶所謂以德行仁。語意由仁義行。仁義以在心。者。言由此而行出來也。仁義之理。根之於心。而心者。孟子所謂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於萬事。而其用之微。亦實不外乎吾人之一心。則知所謂幾希者。即是仁義。而所謂庶物。人倫者。亦非仁義外物也。存。猶人倫庶物之理在心。則曰仁義。仁者。心之德。人倫庶物之理得之於心。仁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人倫庶物之理。各有其宜。義也。孟子希之理。散於萬端。則爲庶物。人倫也。舜則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不假於思。索察於人倫之道。而無待於研究。此不思而得。生知也。樂希之理。統於一心。則爲仁義也。舜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此不勉而中。安行也。明也。離婁註云。過下不必更君子。以起。蓋君子聖賢之通稱。舜雖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究竟亦只是存之者。猶上玉云。君子存之。通管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章。牽引過到次節云。然君子猶有待於

禹湯文武皆是繼舜而存之之君子者每人約舉二端以
樂之至周公則又用總說觀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二句則周
公不獨近述文武并亦遠紹禹湯矣。其有不合者不合二
字多仍貼四事講細思上四事敘時異勢殊亦未必有大不

畫院藏本

合者豈其中細微節目或有與往昔未能盡符者耶然固不可刻出四事在不合外亦須就四事說起後仍作推闡說題義方爲完備當更詳之 見龍記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詩亡黍離註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取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宋子同黍離降爲國風恐是夫子刪詩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爲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爲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爲二雅自二雅退而爲王風二南之於二

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緊要在王者之迹總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猶至陳氏雅詩多是王者朝會宴享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章節與列國之風同故只可謂之王風非聖人龍虎之也。溯按陳氏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併爲十五國風其事遂始載於春秋而詩終乎此矣。蒙引二雅之詩既是朝廷禮樂征伐金德討罪之聲及君君臣臣親親賢賢之事雖雅之變者亦皆是刺其非以追如正悼其流而反其源其意序終與黍離之氣象蕭然悽然無復起廢興衰之望者不同此正所謂詩亡也使春秋不作則王法掃地盡矣孔子是以不容已也。○詩亡謂雅詩亡也不然如荀靖詩春秋時多何謂之亡國統按此節以春秋提起照下然後二字如云聖之道悉統於孔子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春秋何爲而作也以王者之迹總而詩亡也迹總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緊要在王者之迹總一句上王迹是春秋

書院藏本

昭骨子詩亡是見得王迹燒不把詩與王迹並重曰春秋作者
 非魯國原日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爲始之春
 秋也然此節只推明作春秋之故其所以存王迹處則在末節
 義字上○詩以志王迹之盛春秋以維王迹之衰○義字是
 實迹對空名看周室東遷王者徒建空名於公養之上而政教
 號令不及於天下實迹已燒○困勉錄註以詩亡爲雅亡是主胡
 文定說呂成公則云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索索焉變風終於
 陳靈而詩遂亡今雖依註而此說亦不可不知○孔子以舜之
 生知安行而兼禹湯文武周公之憂勤惕厲孔子之心卽奉聖
 之心也孔子作春秋卽爲繼奉聖而作也○羅文止曰詩之有文
 王大明也美矣其變也自民勞以下然猶有安民畏天之志焉
 瞻印之際則憂斯病矣其有鹿鳴天保也盛矣其變也自六月
 以下然猶有勗與如事之象焉○維翰而後則則斯哀矣春秋憂
 王事之不見也故因魯史之舊存之明丁之末嘗無也○傷雅道
 之不振也故以匹夫之權行之明變之可復正也○詩降自黍離
 而若華諸篇猶存之雅之未不忍其速也○王絕於東遷而載筆
 之權復還之平之終其庸有與也○與之深不忍之至故憂之盛
 視之力六經於治亂之際未有如春秋之志者○關修遠曰叙孔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墨

書院藏本

子於聖聖之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詩是實春秋是主孔子
是主中之生金穀似月自平玉東遷後四十九年孔子因魯史
記作春秋魯子則訂雅章以爲王之在位四十九年而王遂
煥矣自民勞召至六月至草黃何其世之多故也然王其
猶未也然行遇心格何與後車周道而彼爲之推此爲之
音節亦自此變矣君子見微知著以求金求車見於春秋之始王
且夫家父凡伯皆大雅之共知可得乎自是以還采詩之
之卿士無一人矣欲如周召之共知可得乎自是以還采詩之
官廢而不陳而春秋以作斯義也王若得之以爲王述二雅得
也然必斷自四十九年者當有說也其在詩曰揚之水不流束
薪以與王不能發諸侯使畿內之民遠戍於申侯之國亦
王述煥之一証也宜其在載筆之例而春秋不書豈孔子之意
固欲與詩人互見而不必並存耶抑雅亡而風尚未亡尚未得
爲詩之果亡耶迨四十九年矣王之享國若是其久天下之口
言若其衆而卒無一語及王政令之得失者彼正麻雷子復何
也終於獲麟何也詩始於周南以麟趾爲關雎之應詩以是始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墨

書院藏本

也蓋天下大柄莫重於禮樂征伐宜平以前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雅詩載之平桓而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春秋紀之雅詩所
載即其出自天子者而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春秋紀之雅詩所
征伐也春秋所紀征伐也詩既有關王述則春秋爲述煥而作
成亦所以繼詩繼詩者繼伐也詩亡只是雅離以降雅歌不遇
相繼耶晚村之言謬矣○詩亡只是雅離以降雅歌不遇
一國之事與諸侯無異故雅離爲風非是雅離無復能辨也
焉水中谷免愛諸侯何嘗是非不明美惡倒置耶至桑中濮上
乃列國之風與王朝無涉王平衛曰作春秋以存王述繫於詩
亡之後自須從詩之正變看
出緣由豈定謂春秋繼詩耶
晉之乘楚之橘杭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橘音元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與於田賦求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
事而名之也橘杭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
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
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
冊書之名也 虞源補氏古人以善爲常多不記載以惡爲反
史記之名觀之則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後世之人負大罪
惡於身而初不知愧恥及有一小善則沾沾自喜以爲真己若
者亦可哀已 謝安補氏必表年以下出晉杜預所作左傳序文
錯雜也雜舉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 劉引晉之乘一條言其與
列國之史同蓋未經筆削之先同爲列國記事之書也已經聖
筆之後遂爲王者經世之典也 本文正義是以橘杭爲凶人
非以爲惡獸四書應晉之乘節須以春秋作主言春秋未經聖
人筆削之先與晉乘楚橘杭一樣無關王述之存亡一也言同
是列國
之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書院藏本

哭
書院藏本

5-479

言竊取則不敢當作者之聖孟子曰私淑則不敢當述者之明

有候則失之矣是以君子欲存道於平時而裕於難時有以也
○朱氏傷寒與傷寒論勇是兩般意思朱子所以上下箇圈

字下面下兩箇反字通取固傷意與本是惠與之過則反傷其
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傷其勇上反以字疑辭三傷字
決辭斷矣陳氏傷意者夫之不及傷意傷勇者夫之太過○此
章三節乍看似乎平說實察之傷意所以害中人以下之不及者
傷意傷勇所以害賢人之過者也陳氏所傷意者是順辭易傷
意傷勇是反辭難先體意勇之本義然後見過者之為傷深
因此章是為賢者過之者發論辭雖平實重在下兩段○說天
下之理中而己矣夫之不及則有害也夫之太過則無害乎夫
不為取之謂意其意之不及則有可取矣夫之太過則無可取
思之其意不當取焉其意不當取焉其意不當取焉其意不當取
而竟取之是謂有取而有害於意矣以傷與人之謂意彼其將
有新與初見若可與矣夫之不及則不能自取而竟與之雖曰惠
惠之正也則亦反害其意矣夫之不及則不能自取而竟與之雖
初見若可死矣夫之不及則不能自取而竟與之雖曰惠而夫
則與而勿死可也乃不與其意而竟與之雖曰惠而夫之正
也則亦反害其意矣夫之不及則不能自取而竟與之雖曰惠而
為勇今日傷意傷勇而與傷意者等焉可見天下之事惟中

若依註作一頭兩斷而總收處器以過不及意作結稍分
重輕乃是正解若竟將傷意輕而傷勇重下二段不但
白文中無此口氣即朱子當日亦何嘗有
將貪婪者傷從末減之意耶 見龍記
遂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
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江反惡
羿有窮后羿也遂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眾
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左傳襄公四年羿將歸自田
不忍食死於窮後羿之罪差薄耳 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
國國孟子曰遂蒙羿之罪差薄耳 遂蒙羿之罪差薄耳 遂蒙
明儀言曰羿為遂蒙所殺罪在遂蒙羿宜若無罪焉夫公明儀
所謂宜若者正謂羿罪特差薄故言如此耳羿安得為無罪○
是亦羿有罪包有自取意但未可用出下引公明儀極有味不
是引他說無罪正要辨他說有罪公明儀言賢人也宜若二字
極斟酌曰薄乎云爾皆是發公明儀之言宜若二字不然曰字云爾
字說不去矣況孟子引公明儀之言皆是取他此乃引其短
處而辨之乎四書講義此章正羿之罪非正蒙之罪蒙罪固不
言而明也義重取友者不重所取之友李樹雲曰是亦羿有罪
焉便見他是以不
端而召不端之禍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
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
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
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
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

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
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後何反矣夫夫尹之未盡音扶去

之語助也。第二人名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
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庚公必不害己小人庚公自稱
也金鏃也扣輪出鏃冷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
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
篡弑之賊家乃逆情庚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書院藏本

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左傳襄公十四年尹公他學射於
文子使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孫
為發射為禮乎則兩御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
本公孫丁授公禮而射之賈賈程子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肯
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
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南軒張氏使乘為夏延之臣羿篡
及氏凡為臣子得而誅之紫以義討賊雖營學射亦何罪之有
蒙以私恩而殺之是則為殺其師耳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
可得而推矣東陽許氏此章專為交友發辨不能取友
師者讀之亦當有此東陽許氏此章專為交友發辨不能取友
而投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索引謂之殺者將以攻人而乃
承云後使庚公之斯追之何也蓋是子濯優而後反則子濯
遺故當追之或謂則擊者非也觀下文發乘矢而後反則子濯
果遺矣。乘矢古人一乘用四馬故謂四矢為乘。此所字端
子足退軍故成公得全私恩而亦不害於公事不然庚公亦
不得全私恩得全私恩而得罪於國亦不容誅矣程子之言
已消前。序上段重尹公之他遺人一句序下段重不害

夫子一句蓋以端人免禍形出羿之罪也四書集注今日我疾二
句是以己而料之問僕至吾生是以人而料之生庚公至多端是
因友以友料人之明也夫子至未是以人而料之生庚公至多端是
也唐荆川曰師以及師庚公斯報德之厚也況親受業如羿而忍
殺之乎友以及友孺子料人之智也況親受業如羿而忍
能殺其奸子以斯律家罪不容誅矣而羿亦孺子之罪人也
此章不重背師專重取友羿惟取友不端以致身受其禍故
引子濯孺子事作反証下節重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
端二句夫庚公受業於尹公尹公方受業於孺子乃庚公猶
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況貴之親受業於羿者乎則使
羿而明於取友何致有殺身之禍耶。宜若二字最
妙口中似說其無罪心中正斷其有罪見錄記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四書
總論西子美婦人未許何所惟對昭註有之會稽郡餘暨縣引越
絕日西施之所出餘暨今蕭山縣唐孝明天寶元年更名者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書院藏本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戒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爾軒張氏齊桓一執陳轅南塗而春秋書曰齊人蓋夷狄之也
其過於蒙不潔者與泰穆一有悔過之言則進泰穆於書以其
有遷善之意也其近於惡人齊戒者與一自汚而喪其美一自
新而洗其惡勸戒彰矣東陽許氏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
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人喪其本有之善惡
人之質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言此所
以勉人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體發然而作
新安陳氏此章似詩六藝中之比象引此是設言非實事也其
辭以貌言其意以行言東陽許氏此章專為交友發辨不能取友
且而蒙不潔則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齊戒沐浴上帝便居歡
可見人之善惡不待於久而後顯隱惡西子乃推聖訓念作狂
之喻惡人乃推狂克念作聖之喻好善惡人皆如是天理如
是固勉爾君子之不取為惡必欲為善者非欲求合於天理如
孟子此章特言善惡惡之速以爲下等人說法耳東陽許氏

之理終不得明也。此是論言性之道。當知有此。非謂當時言性者。只有此也。孟子以性為善。又恐人知有性。不知本於自然之故。又發一層。其意謂天下之人。原不知以故言性也。觀後荷求其故。一語。則當時之不求其故。明矣。利與不利。只在順理與逆理。上辨別。不以爲之。滑。曲。直。爲。人。性。本。善。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反。之。而。後。惡。故。說。性。惡。之。發。乃。自。然。順。理。之。情。而。發。忍。貪。味。之。發。乃。情。操。造。作。使。然。耳。有。謂。不。學。不。處。爲。利。然。則。人。有。順。其。理。之。自然。而。無。所。害。即。學。即。處。亦。豈。得。謂。之。不。利。乎。此。又。良。知。家。言。不。可。不。辨。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焉。

並法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美 書院藏本

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朱子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爲本。順理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御機。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爲智。於是每事務爲穿鑿。而失其順理之理。聖人則以子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性者。智之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言性。猶言水而先言水之原也。鑿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爲之使然。言性而必本之天理。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人爲之使然者也。國。關。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爲。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不。知。循。理。而。常。任。一。己。之。私。謂。安。陳。氏。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智。也。人。性。必。善。水。性。必。下。孟。子。素。以。水。譬。人。性。故。仍。以。禹。行。水。譬。之。禹。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水。不。失。其。本。然。趨。下。之。性。而。已。智。者。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其。理。而。不。以。私。智。穿。鑿。此。一。節。以。治。水。中。言。利。字。之。意。關。此。節。似。言。利。然。利。即。故。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其。理。也。決。不。可。依。新。安。之。說。強。分。故。利。所。謂。於。智。者。與。下。文。而。論。如。智。者。皆。指。當。時。之。所。謂。智。者。言。事。竟。是。

小智也。故曰。無惡於智矣。又曰。則智亦大矣。可知是謂當時之。小智者。所惡於智。而智者爲其鑿。是奉故者。以神。本。說。本。言。務。穿。鑿。而。不。順。理。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至。則。智。亦。大。矣。是。解。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兩。句。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大。智。大。則。無。惡。矣。言。禹。之。行。水。是。舉。聖。人。之。智。以。示。法。非。鑿。論。也。蓋。行。水。是。天。下。一。大。事。禹。之。行。水。是。古。今。一。大。智。故。舉。以。爲。行。智。者。則。例。關。鑿。字。指。無。善。無。惡。有。善。有。惡。可。惡。可。善。諸。家。言。性。者。說。與。四。之。目。所。惡。於。智。節。言。可。順。而。不。可。鑿。蓋。下。文。不。必。鑿。特。立。論。餘。意。耳。故。總。註。不。及。未。節。此。前。日。子。不。惡。惡。而。惡。智。愚。者。日。用。不。知。特。殊。其。性。而。未。嘗。害。其。故。也。智。則。鑿。其。故。而。失。其。利。矣。故。君。子。惡。之。也。然。性。性。曰。雲。豪。胡。氏。以。五。性。有。智。爲。說。劉。上。玉。纂。序。說。約。過。到。次。節。云。如。吾。性。中。有。智。云。云。子。每。閱。此。苦。於。書。古。不。清。及。觀。後。說。過。到。次。節。云。天。下。之。理。本。皆。自。然。人。之。處。事。但。順。其。自。然。而。已。依。此。何。等。條。理。且。能。與。到。行。所。無。事。句。相。照。應。曰。後。此。章。尤。重。在。利。字。言。利。則。故。在。其。中。故。總。註。云。事。物。之。理。莫。非。自。然。數。節。專。以。利。字。言。利。則。故。陽。日。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則。未。節。如。何。可。離。御。利。字。則。新。安。陳。氏。次。節。屬。利。未。節。屬。故。之。說。象。引。之。甚。當。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李 書院藏本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新唐書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五代史。司天考。夫天人之際。運矣。後矣。而使之土布算。積分主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

昔者子謂之上元以為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
其說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
然自是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也子謂曆家之
法大抵主於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下閣作曆言數自
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遠立歲差法其法
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幾幾分其差後亦不定
獨郭亮夫立歲差法冠絕古今即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
求之差不差大抵皆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運算差子謂曆時
昏旦星中於日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此堯舜時似差
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又云古之曆書必
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
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先論太虛
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
天度加損虛度之虛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按上
一經問對千歲之日至謂冬至之日也蓋冬至之日至謂夏至之
日也至極也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
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短冬至一
陽生而日漸長○此章其初只是性上說起不是專說性理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奎 書院藏本

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如荀言性惡揚言善惡混皆
得下面一截皆不知所以謂之故者如何不能以判為本而然
也荀卿只是橫說如此到底沒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為謂理
之人皆可以為禹即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述言之則
下荀卿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
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此已然之述可以推測耳天與
星辰間或行度少有差錯久自復其常以判為本亦猶天與
星辰間或行度少有差錯久自復其常以判為本亦猶天與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
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為一歲則為日三百六
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日三時故三候十五日
為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一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千歲之
日至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
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
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
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也茲推算得來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
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以後之日至也趙氏意以建子為正故

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為正
者則以平旦為朔新安陳氏此又以天度申言故字之意首一
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度也天高星連若因
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久年以南至之時刻亦可以坐而推
致以得之矣○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為曆元蓋以
建寅月為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連子月為一歲之
最初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東
陽謂氏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
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為本求己之故則則隱之發見
性之仁羞惡之發見性之義求人之故則則父慈子孝君仁臣
忠求物之故則則鳥獸魚鼈山峙淵流皆是也是皆所謂利也如天
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為智之
大禹之行水不是比喻言禹順水之性則為大智以制人備性
皆當以利為智若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
亦之亦是亦大禹也下文又以高遠者証故之易見卻不是功
用蒙引苟求其故求天與星辰之故也○千歲之日至依朱子
說只是既往者○日至之度究竟就是就星辰上推如二十八宿
即天之體也天無體以星辰度數為體附通章大意是論理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奎 書院藏本

本自然而智者當順其自然也故程子謂專為智而發首節言
理本自然二節言人當順其自然本節言順自然之不難也○
天之高星辰之遠是難至難以明至易也言天之高星辰之遠
其日至之度至難得也苟即其故求之無有不得而況事物之
近苟即其故求之豈有不得其故者哉此所謂故即順利之故
也故註曰何以穿鑿為哉總是申言第二節意○蓋治曆者必
先就今日逆推到起初源頭處然後從源頭處歷歷推其未
者始不差濶說千歲亦大槩言其久耳上古日至豈止千歲耶
歲月日時皆甲子亦時有但要上古者方為曆元耳率安漢曰
天地之大也苟循其故之利者而求之則如西之治水九川莫
不順其道古之治曆者千載可以逆而推況人事之近者乎周
息固曰曆之大綱在積閏積閏每年氣盈朔虛之餘分而參閏斗
柄通之三年五年十年九年然後氣朔均而日至可推曆之精微
在積差又積每年天度即理之退數而參考中星觀之二分夏
至冬至然後度歲而日至可定千歲之日至所謂年月日時
皆會於甲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一元之日至而非一章
一節一紀之日至也田武曹曰註云何以穿鑿為哉固未嘗脫
御利字然則故與利豈可分屬耶萬說一曰千歲日至前已往

者

通章重故者以利爲本。句。卽後篇乃若其情意下二節俱發。明此句。性兼仁義禮智而此章專爲智發故下卽接所惡。於智利然此處且宜詳說。行水與治曆二意相承總是故。中之利許氏所謂天與星辰之故亦皆出於自然是也。愚按。未節亦須抱合智上蓋天最高星辰最遠而日至可坐而得。豈非是智然要皆因其已然之迹則亦本無所用其鑿如此。則二節意方聯貫而與程子此章專爲智而發之旨亦相應。合孟子末節不復補說智者以所惡於智二句已提明在前。龍記見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驥也。變案義兩行字當實核詩云殊異。公行是主喪行之官以官爲氏。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奎 書院藏本

孟子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非己達也達右師也。爾。既進而與右師言乃陳司敗據至馬期而進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驢言孟子獨不與驢言是簡驢也

簡驢也

簡驢也。孟子不與右師言是未就位及已就位如終皆不。簡之與之言也故右師之季仲達曰欲辨君子小人者正。宜附之小人諸君子益恭右師益倨乃右師愈炎孟子愈冷諸。君子不覺也而右師覺之言者不足喜不言者深不悅則諸君。子之貼心已表而右。師之真心未死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

禮子教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

則職喪蒞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周禮春官宗伯職喪掌諸侯以國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稱諸侯者采子諸王驥而不與言因是然則禮既然則當時雖不爵之亦不得與之言矣。王驥於出弔處已見此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爲愧衆人爲己甚而始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陳司敗譏孔子有黨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簡己孟子辨之甚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言曰禮也足矣無已而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角矣又必盡其辭所以鋒芒發露不及孔子之渾然也。商輅張氏衆與之言以其弊於君而論之也右師以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奎 書院藏本

子爲簡己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爲榮也君子之遠小人惡而敬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爾。則語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往弔孟子何據而言曰只據本文朝廷字而言不然在公行子之家行禮安得言朝廷。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又何據而言曰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一定階在右師之上及其出弔於陳也還是孟子爲正王驥爲輔則知其階在右師之上無疑矣。不踰階而相揖也兼言揖者與言者必與揖也揖而後言者也此兩句亦禮之成文也。存疑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廷序列班行階有許多入位只是己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如六部尙書故是一班與侍郎不同此階同也然吏部尙書又在戶部尙書之上戶部又在禮部之上此位異也。爾。士曰曰聞之則不悅非面語矣。聖賢禮之宗也右師小人孟子本不欲與之言而况歷位與言踰階相揖於禮大悖孟子豈肯效諸君子之所爲自戾於禮而名婦小人乎。見龍記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

心

五華纂訂大全

下五 離婁下

奎

書院藏本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孟子曰：我本有此仁禮，非也。言君子所以與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存心與存其心，其性不同，只處心與人不同耳。孟子曰：以仁存心，而不志如道大難滿，必於是也。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說說言，動必以禮也。孟子曰：以是存於心，而不忘如說說言，是也。仁禮未存於我心，此心常存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我之心安頓在仁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此仁禮看來，都是愛敬之心。言仁亦偏言者也。韓氏云：等說不用，謂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二句是總論下文三句反正是說仁禮存心處。後註存心不苟一句可見。仁禮存心，兼內外言。下文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是就其發於外者言。蒙引曰：以仁禮存心，主在內，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兼內外非是。國以仁禮存心，意該三自反，不是既存於心，到愛敬方說仁禮。

之施也。施字是對舉字，說不是對存字。說存心不苟，正以仁禮存心不苟。施字以其存心，謂心中常有所存，主也。與末篇存心不苟，仁禮亦是行之於外，以待人者，不可把仁禮存心說到本原上去。說統君子不但在自家身上討好，正欲合天下於仁禮之中，方是法可傳處。在武備曰：吳因之云，仁者愛人，五節正見君子以仁禮存心，蓋首節是總論而下則詳言之。仁禮決在用上看，非以此為存於心，下乃施於用。過下次節云：君子之以仁禮存心者，何如蒙引云：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此仁禮以心言。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方是仁禮之心之見於外。者要說得不相侵犯，二說不同。愚謂蒙引之說雖亦有理，然畢竟因之說為長。蓋以仁禮存心，即後非仁無為，非禮無行。意所謂存於心而不忘者，非只空空存存心上，使應事接物，說韓氏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道大難滿云云，可見非空空存在心上之謂也。但以仁禮存心二句，是虛籠愛人敬人二句，是指其實而言之耳。○君子以仁禮存心，正是君子其於人處，因之謂仁者愛人，五節見君子以仁禮存心，有終身之愛敬，見君子由內而達之於外，坤說說不將單說外亦不得，以仁存心，便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是仁者以禮存心，便是有禮者，諸君承上一氣說下，後發入者敬人者，又從愛人敬人透說。

此仁禮之施。震源韓氏由子為以施外也。兩語仁者愛人至敬下文三自反意，且未重。仁者愛人，以下是一氣緊說下是欲起以禮存心說。言君子以仁禮存心者，何如仁者則愛人云云。因之曰：仁者愛人，五節勿以愛人敬人為仁禮施於常三自反為仁禮施於變作兩項平看。語意乃是一條深一節以形容君子之心耳。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此仁禮之驗。新安陳氏我底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人不應可驗。此仁禮之驗。我之失驗字已含下文。文不仁必無禮之意矣。說樹君子以仁禮存心，只消愛人敬人足矣。何必說到愛人敬人，蓋必人愛人敬人，然後見得。愛人敬人，人足矣。此君子所以三自反。

五華纂訂大全

下五 離婁下

奎

書院藏本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變源韓氏強暴橫也不順理，逆理順理是順。理文理橫是橫。橫逆是倒來皆是。不順理文理新。安陳氏橫逆者，愛敬之反。因之曰：有人於此，此字指我。我敬之施，說言有人焉，乃我之素所敬愛而施以仁禮者也。乃有橫逆云云，此物奚宜至哉。句正足上我必不仁，必無禮意。我果仁禮，此物不宜至其至焉。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

必不忠由與猶同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憂源補氏理無窮盡人有作報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
其心新陳氏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

禽獸笑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爾軒張氏雖非素忠
新也學者未勉乎此遇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矣有禮矣且忠矣
遇則後以爲妄人而不復勉反身之道是則自陷於妄而已矣
窮則又何難焉言不爲之橫於胸中也置之不校也此正所謂
無一朝之患與君子不忠者說云言不與之校也亦是此意不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宅 書院藏本

要說是不必難也後說既曰妄人則與禽獸何異哉我見同類
之人陷於禽獸爲之哀痛且不暇又何必以其橫逆之來而留
難於心耶實語雖曰又何難焉然自反之心未便放下蓋不責
人正所以專責己也書稱三自反不是欲免橫逆而然正是存
存不懼也四書講義梓梓於禽獸者同福中之小夫即以禽獸
付之悠悠者亦非以仁禮存心之君子也君子三自反中所以
教於禽獸者至矣及其奚擇何難君子甚悲甚痛更思有安全
則至之道原本未嘗於自反外增一分自是絕物之念也回勉
按大全南軒是言必自反而忠然後可斷後爲妄與註因之義
說是言我既忠而彼爲妄然自反之功仍不廢。又何難焉
引謂即是無一朝之患乃不求諸人而求諸己又謂雖有存至之
愛而不以爲忠也只是心無愧也前而我必不仁必無禮必不
忠這還是爲他難此卻不是。蓋難非有愧之謂難林謂忠是預
備芥蒂意得之異因之曰於禽獸又何難言不與之校也不要
說是不必難且要體貼存心。意發揮不可似君子之義之意若
只如尋常人所謂置之度外不要理他便是存心之體不能以
仁存心了便有忿爭之意不能以禮存心了君子見其爲妄人
等禽獸方哀憐之不服何忍更與之計較爾爾何難非度

外置之正仁禮存心徹底自反處錢吉士曰必自反而仁自反
而有禮自反而忠反求諸己無有不盡處則於人之橫逆者亦
姑以爲妄而不與之校若自反有一毫未盡遂以人之橫逆爲
妄則己亦不免於妄也梓愚公曰爲之惻然憐其陷於禽獸爲
之惕然懼其終於禽獸爲之惻然憐不能化於未爲禽獸之前
爲之惻然思所以化於既爲禽獸之後始終一自反之心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

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

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

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扶夫音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朱子古聖人多

於天下何也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失常是
見人道之盡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固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宅 書院藏本

可見焉故特舉舜而言之然其所謂法舜亦循乎天則而已。
問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之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
修學者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事也後深之分信如楊氏之
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若自反未至而
遽以不校爲高恐其無修省之功而陷於苟且墮之域矣
氏註不苟二字不可淺看心一不仁而不自覺不自強便是苟
且也新陳氏曰前日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未日非仁無爲非禮
無行存謂存之於心爲與行謂行之於身表裏一矣存之於心
者有素而行之於身者益盡豈惟無一朝之患者本於此所以
慎終身之憂而如舜者亦不過勉於此而已何也舜所以爲舜
亦不外此仁禮也特舜則安而行之欲如舜者則在乎勉而行
之耳。存心照應存心不苟即忠也四字收攏約而盡義引
終身二字要得分明以仁禮存諸心則無一息之或息矣或待
我以橫逆既自反其仁禮矣猶未也又自反而忠可見此心常
存念念不忘時時照管惟恐一毫之不自盡處豈非終身之憂
而何。要有終身患無一朝此一朝正對終身而言終身之憂
在我者也教君子必自盡一朝之患不在我者也故君子不患
焉。君子有終身之憂當求諸己也無一朝之患不求諸人也

五華集訂本

下孟 離婁下

充

書院藏本

○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遇自盡其仁禮與忠耳如
 最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此
 皆所謂仁禮之驗者至於警蹕主頌也而尤若於載之後象
 至微也而蒸父於不格好之時始也不勝其憤懣也卒至於
 威化此九見其自反之功而真足以爲人倫之至者也憂身
 內出患自外至○君子不患即指又何難說諸君子有終身
 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終身之憂則傳於後世我之仁禮未
 盡猶未免爲鄉里之常人也則可憂也憂之如何憂不得如
 無矣何也蓋其以仁存心而非仁無爲也以禮存心而非禮無
 行也宜乎得人之愛敬而無一朝之患也設若橫道之卒然來
 加而有一朝之患在君子亦知自反而已置之矣人而已處之
 泰然若不少動其心而爲之戚戚也故曰君子無一朝之患也
 是所憂則有之若夫君子所患則亡作一項以下正是所患則
 亡矣○田利石曰聖功非一舉可就如之何勿憂聖功非一舉可
 成如之何從憂勿憂則處則處君子不欲廢又不欲虛如

之何可無終身之憂田國舊曰存疑云終身之憂二句是括上
 五節之意說終身之憂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
 步的工夫愚謂一朝之患即橫道之來也無一朝之患即三自
 反而不與之校也若終身之憂自應又進一步說非括上五節
 也○玩文乃若則有之語氣自見○天下有聖人有鄉人有妄
 人三自反而不與妄人校則無一朝之患矣恐其未免爲鄉人
 而以聖人自期此所以有終身之憂也○如爲王夫固亦不
 子仁禮二者然欲超越鄉人而與聖人爲徒則較之不與妄人
 校又進一步矣君子以仁禮存於心是通章總貫下文言其不
 以一朝橫道之來爲患而終身以仁禮不能如舜爲憂皆其存
 心之異於人也○田利石曰君子仁禮存心丁
 夫不到如舜便無止息故必極之於終身
 首節最通通章俱是反覆發此意二三節要看得好乃是
 起下有人於此三節意益顯明此意人教人則人亦宜無不
 愛敬君子者而切實有補進之加云云彼此兩節只作過文
 焉爲好乃若所憂至非禮無行數句要對上終身二字又
 要應味如舜二字有疑說統謂正是總括上五節而武曹謂
 上一步說思謂是從上三節推說得得得蓋兼常變

五華集訂本

下孟 離婁下

丰

書院藏本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宋子問過門不入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
 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其急有餘顧憂君父危急
 之災也只得并若父之急雖不遇家見父母亦不妨也○聖
 氏禹三過其門不遇是帶說前安樂因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引躬稼主稷而兼禹三過主禹而兼稷何也蓋治水非得播種
 則無以養黎民播種非得平水土則無以爲躬稼二者相待爲
 用耳○闕裏山曰洪水難食天下難若猶未平也而君明臣良天

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
 新安陳氏賢其避世而樂亡之樂園別禹稷顏子兩箇出處行
 事實不同而孔子皆以爲賢孟子便從此生議論了孟子之言
 所以發孔子之意謂三孔子賢之是記事者因孟子禹稷顏
 回同道之言先置此亦猶惠而不知爲政先置子產楚鄭國之
 政二句一舉翼註時當平世便見宜救民時當亂世便見宜
 己孔子聖之時者也故兩賢之詞兩樹曰顏子節以退處言不
 資意

之意亦未嘗以心字為大本當更商之。○大本達道之說起於
韓氏愚謂聖人之心無所偏倚二句恐不是指大本程子云不
偏之謂中朱子探人章句時中可云已發亦可云無所偏倚也
蓋此處用不着過不及字樣故以無偏倚言之李商隱目聖賢
心中原不預設一箇地步只有所處之地是如耳惟居心以
虛道理自足隨其地之所置便現成做將出來與教不與便
見可以為顏子顏子無伐
無施便見可以為禹稷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關安陳氏遇沐不暇
上結纓而往救宿遷今有同室之人鬪至可也後當微云出投
之救民何以異於是宋節後當微云顏子之修己何以異於是
○困勉錄新安陳氏解纓冠
但必以為遇沐則太拘矣

邦雍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書院藏本

○鬪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
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
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顏子君子而時中若三過其門而不入
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南軒
張氏顏子未見其施為遠比之禹稷不已過乎殊不知禹稷之
事功何所自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
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事功在聖賢惟其時而已若聖之兼
愛揚之為我皆不知天理之勝中而妄意以守一偏故如此蓋
聖氏終身纓冠以求救天下之關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鬪而不
救者其賦道豈不其哉是則人欲而已矣。○應潮輔氏集註章句
所謂聖賢之心無不同一本也事則所遭或異禹稷也然處之
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者所謂萬殊一本萬道一以貫之也
○事雖萬殊心一以貫則凡所以為道者皆達道也皆時中也
○尹氏曰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在此
事也為此事之理在彼事則為彼事之理安在其為同然此事

之理此理也彼事之理此理也蓋事而有不同然其為理則一
也譬之甘辛苦鹹不同其為味一也青黃赤白不同其為色一
也故禹稷顏回救民修己不同而同道曾子子思達古死葬
不同而同道微子箕子比干生死不問而同道子貢許由之
餽金辭受不同而同道於是豈惟是哉古聖先王因時而治立
制創制不能盡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故忠實文所寄不同而
於禮成英節盡之樂不同而同道於和書虞三代之禪受征伐不
同而同道於義以至三代而下霸王迭興其治雖不能純乎古然
皆隨時足以為治其道亦未嘗不同也學者了此斯可與論禹
稷顏回同道之旨矣。○○關之曰出處從違從違出處事變之
君顏子豈憚於勞而入問夫子之道禹稷豈不樂在室則
纓冠在鄉鄰則閉戶視疎既說緩急遂分地實為之耳。○○林
曰執髮纓冠及閉戶皆其之辭故各下一雖字可字黃際飛
曰此二節是明地之不同周禮曰同室之鬪不但當救雖急
救亦不可鄉鄰之鬪不但當急救雖不救亦可每節各帶兩意
○道字蒙引直指心說存疑則謂惟心之同是以其道同思謂
此道字兼心與理言不必作兩層由字蒙引作猶字解而存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書院藏本

○疑則竟作自字從字解二說俱可。○地即位也易地皆然即
素位而行之意。○○首二節是案同道句是斷正於不同處見
其同也禹思二節是指出其所以同道處末二
節一喻禹稷一喻顏子以結上文 見龍記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
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相疑此章五段二
孝三節言不得父之故四節言其亦有罪五節言其雖有罪卻
能自責罰據此皆未見其可絕之狀但見其有可哀之情然則
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未為過也。○四書釋地又續顧麟士
云匡章當名章字章子是公都子解其名孟子稱其字也。○蔡虛
齋云匡章曰章子者蓋章子是字今去卻字字無之曰都謂耳
○是孟子稱其兩字字而公都子稱其一字字也皆非。○按戰國
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章子蓋於人各下繫以子字當時多
有此稱謂田盼人稱爲盼子田嬰人稱爲嬰子田文人稱爲文

子以及秦繆非亦
稱爲母子皆此類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
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
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剛安陳氏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家
其身爲下流不肖而辱及其親矣剛安陳氏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家
得近說私妻子正對出妻屏子說戮字危字正對責善說俱爲
下文伏案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扶夫音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圭

書院藏本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變家陳氏章子得
罪不同章子但不合責善於父故出妻屏子以示不安之意先
說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顯顯士曰國
策章子之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此事諸家不
載惟通義金仁山說顧及之然亦不知卽是此章子否集註但
云齊人則本趙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思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孝經云
父子之

道天
性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
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

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
聲屏必非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
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是則其罪
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
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
之絕耳。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遂爲父所逐雖是父不是己是
然便至如此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爲孝哉孟子言父子
責善賊思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
於可絕之地耳然當時人遂以爲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俗
之不孝者五以曉之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耳後世因孟子
一偏必若孟子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南齊
張氏章本心亦欲父之爲善耳乃或過於辭色致父之怒後又
不知懼則是終以忿戾之氣行乎其間而可罪矣。虞源輔氏至
公則無私蔽於亡至仁則不忍苛責於人變家陳氏章資質自
好但無學力雖知愛父而不知愛父之道既得見孟子必教他
回父之意未必止於此章子通國稱其不孝仲子通國稱其廉
孟子於此二人所謂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新安陳氏
父子問所以不責善而惟朋友當責善者蓋朋友以義合責善
而不從則安可絕父子以天合責善而不相遇則賊思而將至
於離故也然責善既不可則從父之令乎曰聖賢自有成規幾
諫之章內則與衆諫相表裏之言皆是也舜事瞽瞍能致底諫
特患不能如舜耳若章之出妻屏子非徒自咎責於己亦將以
感動於父不安而安焉其執拗亦可想矣章既失之初使
能如舜之事親豈不能回之於後惜無以考其終何如也。此
屬字卽天屬家屬之屬外又總大妻子母而言集註分說故以
配字對屬字。不獨舉見至公也不難與絕至仁也。索引使章
所犯非責善便可絕了使章既以責善得罪於父而又不知自
責亦可絕了惟此兩節未至可絕之地所以孟子矜之。子有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圭

書院藏本

子母之屬此子謂匡章之子此母謂匡章之妻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則罪之大者云云蓋章子亦自知其有罪也但在章子之自責則如此在他人則當矜其志而畧其罪也存疑是則章子已矣是則上文意言此乃章子之所爲也已矣無他之辭也

其設心以爲己不得養父母則亦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重其罪是其事可恕其心更可矜而其人亦何可遽絕孟子之禮親之者以此耳見龍記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老 書院藏本

與焉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人於我室此語其守舍之人也寇退則曰修我牆屋亦即語其守舍之人也左右云云此門人私議之詞非對曾子言也故曾子無言沈猶行亦門人也乃以其所見解之云昔沈猶有負芻之禍不必說沈猶行或偶同姓亦未可知也蓋沈猶氏在武城邊邑也在今費縣地曾子居武城即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水滅與吳鄰吳既滅越鄰越王勾踐嘗徙治瑯琊起館臺又嘗與魯泗水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人寇而後至武城耶講義爲是說者總緣朱子集註不詳及地

理耳然考魯哀十三年吳會於黃池越亦曾遣舟師浮海入淮以邀之由吳之壤隔絕也今越既升吳齊魯之間可以准兵橫行寇之與也何當之有也余因又憶春秋四書說而一書小殺者別於殺也明其爲管仲之邑也史記加南於武城上者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也明曾子之爲費邑人也古人於地理無所苟而已矣吳越有曰室如投孟之室即講學之室即講學之室也去反兩段要見去之所以爲慮者惟薪木而已不問所以禦寇者何如也反之所加意者惟牆屋而已不問越寇之所以退者何如也便見守道與守官不同意則聘候曰曾子以道自重身分妙在沈猶行口中說出又妙在以此他事証出○有沈猶行之論曾子便不消自說得況在左右云云亦背後私論非必當曾子面前曾子可不辨也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偃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時仕於衛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笑 書院藏本

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還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是者理之當然也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南軒張氏謂君子不避難亦不預於難惟當夫而預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矣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無預其難在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委贊以服君之事有難而可退之子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爲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理之當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故曰易地則皆然以天理之時中一而已

此見兩賢俱能得聖人時中之道曾子設教身爲父師豈有禦寇之理子思事衛分屬臣子當盡居守之職使曾子而居衛則亦必不去使子思而在武城則亦必冠至而去施退面反故曰易地皆然見龍記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

堯舜與人同耳。
堯反。燭古。

儲子齊人也。矚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新安陳氏孟子因有

以異於人乎之間而答之曰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
同耳集註謂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乃是釋堯舜與人同
耳一句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堯舜所以與
人同者非但形體之同其性善本與人不異惟聖人能盡其性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走

書院藏本

常人每汨其性於
與人皆可以爲事
子再問鄰孟子必
燕居獨處之時動
出必已見之矣曰
者矣此中意便早
但常隱而不發特
姓日用非有異也
侯曰齊王之嗣注
也故孟子言亡之
無異僨子不應泯
孟子亦不當加是
答矣

子疑孟子必有異卽儲子亦疑孟子必有異故答之如此孟子非竟以堯舜自擬也堯舜爲聖人之至而向與人同則孟子可知所以決言其無異耳 見龍記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

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有顯者來吾將嘲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厲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誚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施

又音異

墦音燔施

施如字

墻音燐施
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塚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 傘

書院藏本

悅自得之貌。諫卒之東郭三句孟子影下求富貴利達者之可羞全在此處四書釋地余每讀東郭墦間之祭者趙註墦間郭外塚間也以爲此古墓祭之切證不知何緣至東漢建寧五年秦毘從車駕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此言既貽下至今紛紛撰述皆以墓祭爲非古雖高明如顧炎武寧人亦惑於其說余謂孟子且勿論諸傳徵之咸陽靈臺碑虔都靈殿菴葬於茲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祀非墓祭之見於墓乎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木紀武王上祭於聖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周禮家人凡祭墓爲尸朱子曰墓祭周禮上巳自有丁指此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塋魯城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塚豈有非禮之祭而輒敢上聖人之塚者哉吳泗之目前之告其妄者疑大之所爲也後之告其妄者悲夫之所爲也周鼎後曰齊人情態不至若此妻與妾必不羞而泣求富貴利達之所以可羞而可泣者亦以其若此也。此其爲癡足之道也一句指癡形乞人深情秘訣扣盤托出道字下得更尖更令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
位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
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
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
何以異哉。南軒張氏意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
所以得之者可賤也。妻妾知其可賤而已不知為貴而不知
趙氏黃氏此章形容有幾之態殊可賤惡然流俗滔滔務為卑
賤無所不至搖尾乞食之態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是未得則愁憂
窮蹙志氣蕭然自視不勝其小既得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
鄉里嗟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乞食而莫之覺也學者深
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全 書院藏本

誠未俗之為恥也。孟子引或曰是孟子口頭故事亦不可不知。困勉錄
由君子觀之之字指求富貴利達之人言此句直貫至末兩月
林曰如何說由君子觀之益以今人而自觀固惟知其榮而不
知其可羞以常人而觀今人亦惟見其為榮而不見其可羞矣
徐岩泉曰富貴利達君子恥言之孟子加一求字又加所以二
字千態百狀皆在其中張爾初曰播問之乞猶畏人見市朝之
乞不與人見酒食之賤賤於家人勢利之賤賤於國人焉開之
曰以小人觀小人之賤賤於家人勢利之賤賤於國人焉開之
以榮易辱徒增其羞矣之悲張賓王曰未夫之譽由君子觀小
者無異斷與播問無異又使子弟與觀而之他無異獨其妻
妾一獨一不獨幾希也觀齊人應如是觀安文起曰世盡乞
也知恥之婦人不後見而富貴利達者遂終身恥矣注武曹曰
此章從引而解則云與有此言在疑則云未必有此事困勉
錄謂有疑不疑是謂論語了只是言之耳當以疑為是李俊
雲曰富貴利達之所以求與齊人播問之所以乞在人尚看做
是兩樣在君子則看做是一樣其所以求之情之術之辭之態
要亦隱隱躍躍寫在齊婦施從一段中故硬將妻妾之羞泣入
在求富貴利達人身上周禮侯曰富貴利達上加一求字求字

上加一所以字趙走如鷄搖尾乞食猶宛如乞墻轉顧相似此章
情態已借乞人鋪叙曲盡此節只用數字指點不煩言而已此章
蒙引謂實有此事存疑謂必無其事愚謂此章是孟子見齊
國卿大夫中有昏夜乞哀而驕人白曰其情事與上節云云
相類者不欲直指其人故特借乞人之情狀以摹寫之所以
警天下後世之求富貴利達者猶知自愧耳固不得竟指為
實事然亦不可謂純是
空中樓閣也 見讀記

鼎興徐起元瀛奇 校字
武進呂 春澤如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離婁下

全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孟子大全卷之九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勿斷熊氏前四章言舜事親之道次二章言唐虞三代解難之道後三章言聖賢出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院平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閭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亡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書院藏本



書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蓋謂其父。若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怨慕。唯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親之故而自怨咎其在己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頃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新安陳氏曰。怨慕二字真得舜之心。亦包盡一章之意。怨非怨親。怨亡之不得乎親也。慕則念不忘而思其親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惟順以上言怨也。人少則慕父母以下言慕也。此說恐未盡然。謂人少則慕父母一條是言慕而無怨意。固是。但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如何只說慕而無怨意。只是怨亡之不得其親。則自不容不慕。現若五十而慕則不必言此。時有怨在也。○注言仁覆閭下謂之旻天也。謂以仁覆閭乎下也。此以天之情言存疑。怨慕二字相連以亡有釋不得乎親自怨則一心思慕乎親。思慕乎親者必欲得之也。方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二字俱當用。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之告萬章也始則曰怨慕終曰慕。蓋以怨慕而不得則怨慕則怨慕看來不得乎親則怨慕而不得則慕故先言怨慕。怨慕者成感然如有所慕者。是也。然如有所求此二字自

蓋一章之旨然此處且真說明是怨亡故萬章誤以為怨親也。然怨慕者求慕而不得則怨慕而求則仍慕之意本當兼用。二字相因可見。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

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子

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

心為不若是怨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

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怨若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怨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耶。非怨父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書院藏本

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新安陳氏曰。高之意以為孝子之心既不得乎親必不若是之怨然無怨也。然則於我何哉。言舜引怨日久思維其所以得罪於親之故。而不可得。皇皇無措而不作釋者也。最得大舜怨慕之情狀。蓋推求所以不得乎親之故而不可得方知其國所以得乎親者無所不至矣。○本註自責字即怨字也。存疑曰。怨慕萬章不知為怨亡不得乎親而思慕謂是怨親故有父母怨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之問孟子言孝子之心云云於我何哉則見其為怨亡之不得其親而思慕而非怨其親矣。○長息則吾不知也亦是疑其怨親。○我竭力二句言子職無窮竭力耕田只是。一端但可察其未足慰心必有罪以致之但不知我罪伊何耳。○存疑曰。怨慕在親矣。若怨親則又何慕耶。○存疑曰。供為子職也。何嘗他有所能哉。不過竭力於耕田一事耳。我之。子職而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供者何可勝數。父母之不我愛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顧於父母如窮人無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

三 書院集

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
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
也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
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
處以觀其外舜居鴈汭內行嫡諫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
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廣雅云聚居也○漢書音義云
小於鄉曰聚陳子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閒隱微之際正
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雙峯陳氏觀者衆人
之所共見以天子二女來處頗驕傲之閒看他如何處置二女
知則是處置得是九男皆帝子亦難處若處之得其道亦自安
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義消人之類趙氏惠九男獨丹朱以
胤嗣問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聚爲村落周禮郊野
法云九大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正四正爲甸甸爲縣因縣
爲都○聚初民如窮人無所歸六字譬喻最形容待舜之情不
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爲怨慕迫切之甚
可知蒙引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庾衛以事舜於

執之中一也天下之正多執之者二也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三也此三段作一類看正下文所謂人悅之好色富貴者所謂
富貴卽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人悅卽所謂天下之士多就者妻
帝之二女便是二女事之至於百官牛羊倉廩則又在所畧蓋
古聖賢說話正不必拘拘於如此之委合然大意則是如此此
條正承上文言舜之怨慕有如此也下條則又推其心以解之
翼註爲不順於父母卽論親於道正是怨慕處說統如窮人無
所歸六字最形容得出舜迫切之至情嗷嗷之中四字亦不閒
拚拚之夫被非常之寵正見得人情所易動處觀約按呂氏春
秋曰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
授禹是丹朱不在所使之中也然不足辨二女事之則尸子云
妻以娥陂以皇○語意亦重事之蓋張其說以起如窮人無歸
耳若曰親之便無氣力趙岐註只云堯使九男事舜以爲歸以
二女妻舜開總舜堯引因尙書堯又之言而疑舜未必有如此
窮人無所歸之事觀陳國璣一條可以無疑矣沈無回亦如此
說若不告而娶及焚廩相陪之事則仍可疑也蓋堯又雖未卽
是底豫然既云堯又則亦不當有如此奇事矣劉上玉曰事舜
敬之中非事於歷山耕田處也舜自徵庸已在位爲其自嘆

四

藏來故云如舜發於畎畝之中意陳國隱曰四牧薦舜賤已遜
又然此自四岳之心視之耳舜之心不附也舜視頑嚚有一分
之未格便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故有如窮人無所歸任武
禮曰爲不顧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卽應在心上說天下之士
節只是反覆申明此意耳輔氏之說非是周禮侯曰如窮人無
所歸怨慕迫切之狀實是如此此如字是狀其實情非虛詞忱
忽故作形容之態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之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憂人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

而惟願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慶源輔氏上文
此又孟子推過舜之心。以解上文之意。言舜之心。思實有如此
者。耳。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願於
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亦不可以不盡也。樂則引而
其子九男。云云。而舜乃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者何也。
誠以舜之心。以此數者。皆不足以解憂。而惟願於父母。可以解
憂也。故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存疑此見。聖人不
以天下之大。易其天性之愛。猶負而逃。避海濱而處。終身所然
樂而忘天下。亦是此意。說舜字從上窮人無所歸。未因不
得於親。而要則必因順子親。而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
以解憂者。已見得終身。父母了。求節。不過因此。贊其為大孝
耳。王陽明曰。說。怨。猶有怨親。可。疑。則。別。無。可。語。故。拈。憂。以。替
怨。字。則。謂。曰。不。順。於。父。母。何。以。如。窮。人。無。所。歸。蓋。舜。之。心。只
知有父母。而不知有人悅之好色。富貴也。所以為解上文之意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五 書院藏本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

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者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

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
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
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

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楚辭九歌大司命篇。德長
民正。戰國策趙孝成王篇。公子魏平過趙。趙王迎之。賴臣。王
生。前有尺。且令工人。以為冠。王見客來也。因趙趙王曰。願聞
所以為天下。魏卒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則國大治矣。趙
王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卒。曰。請為王說之。王有此尺。

希。前不令前。郎中以為冠。曰。郎中不知為冠。魏卒曰。為冠而敗
之。矣。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
非也。社稷為虛。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子工。乃與幼艾。慶源
輔氏。心。雖有一毫。物欲之累。而於其親。有一毫之。不順。則於吾
固有之性。便有不盡矣。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為人倫
之至也。固山與氏。五十始衰。聖人純孝之心。則不以老為衰。惟
充極其天性之至孝。而無一毫之。不盡。所以能如此。變陳氏
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是盡性。新法陳氏
常人。變於私情。所以泊其性。聖人無私情之累。所以盡其性。孟
子此言。是以過人。欲擴天理也。襲則五十而慕。非怨慕也。蓋
親未底。慕之前。舜之慕。乃所謂父母之愛。而不忘也。用。人少則慕父母
之後。舜之慕。所謂父母之愛。而不忘也。用。人少則慕父母
一。緣是因上文。說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
為已憂。而贊其異於衆人也。謂。人少則慕父母。此是良心。五
十而慕。即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書。大孝終身慕父母。
且。言。勿。指。舜。四書。講。終。身。兩。字。正。有。多。少。開。歷。多。少。銀。鍊
多。少。引。誘。而。慕。如。故。所以。難。也。謂。定。判。曰。非。之。色。無。論。也。即
有。時。而。要。亦。為。後。也。為。養。也。皆。以。成。慕。之。之。心。也。不。遇。於。時。無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六 書院藏本

論也。即有時而仕。亦為尊也。為養也。皆以行慕之之心也。與因
之曰。未節。贊其異於衆人。如此。而。其。始。之。非。怨。親。益。明。矣。要。之
孟子。許多。說話。只。發。明。初。答。怨。慕。二。字。之。意。○。章。芥。天。下。章。及
此。怨。慕。章。全。是。發。出。大。舜。心。事。要。看。得。細。細。講。因。執。子。天。性
忘。其。為。終。身。也。○。謂。大。舜。曰。人。惟。一。本。而。慕。乃。兩。心。始。惟。二。人。而
後。怨。三。變。父母。所謂。曰。少。生。之。而。致。其。成。人。者。特。與。之。以。慕。少
艾。妻子。與。慕。君。之。資。耳。是。謂。不。受。其。親。而。愛。他。人。又。安。貴。此。區
區。少。時。之。慕。慕。周。聘。侯。曰。不。得。於。君。則。熱。中。不。得。於。少
艾。妻子。其。中。之。熱。亦。可知。矣。熱。中。正。與。無。足。解。憂。對。看。
此。見。惟。聖。人。為。能。盡。性。聖。人。人。倫。之。至。也。盡。倫。即。所以。盡。性
也。舜。之。五。十。而。慕。非。盡。倫。之。至。歟。故。孟。子。因。萬。章。之。問。而。詳
言。之。○。通。章。以。怨。慕。句。為。主。大。孝。終。身。慕。父母。三。句。與。此。句
相。呼。應。次。節。則。舜。之。怨。乃。怨。已。而。非。怨。親。三。四。兩。節。乃。曲。摹
其。怨。慕。之。情。雖。際。人。世。非。常。之。遇。而。不。足。以。動。之。發。解。憂。句
正。極。寫。其。怨。慕。未。節。如。好。色。數。句。即。就。第。四。節。轉。說。來。即
衆。大。所。慕。之。無。常。形。出。大。舜。終。身。之。慕。以。見。舜。之。遇。異。於。常
俗。常。下。田。饒。汝。之。時。則。怨。以。生。其。慕。即。主。得。親。辱。親。之。後。而

墓者終無已時也其形以爲大孝歟見龍記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雖怨也舜

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

父母也國語曰舜父頑母嚚言人之常情也爲廢大倫則舜子亦

大倫故不告也此聖人善處變事處變則以慈父母本爲見親

於父母也許氏誤認以爲既廢大倫則舜子未免有些怨父母

之心信如其言則與所謂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者一可恃哉告則不得娶正答已畢下詳所以不告之故闕此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七 書院藏本

章總是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前二節以父母爲主後二節以舜爲主前而不失天理之常而後之以後而謀愛兄者變也而處之以誠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所以爲聖人周禮曰以對父母不可輕看他家忽畧此句總謂腹之不慈不當怒而怨與舜無涉然不知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豈忍一事偶忽不委曲盡道以解親心之怒哉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娶也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妻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

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慶源輔氏謂以君治之不容有

理當然而至於私不肖然者則官可以法治之必使之然也

曰山金氏註引程子言是補孟子未備之意僕氏帝亦至妻也作一句則勉舜不告是主帝不使告是著張謬誤損壞之不可告就是帝亦曉得帝不忠禮之逆己之命只是恐爲不取逆

親之意不若大家相安於無言反是兩全底道理委曲以爲舜地古人成人之孝如此繼竹山曰腹之命不行於君而得行於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故告則不得娶在舜不在腹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拊之象曰

謏蓋都君成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

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怙怙舜曰惟茲

臣庶汝其子子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

憂亦憂象喜亦喜張都禮反怙女六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拊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八 書院藏本

舜象井爲匿空旁出匿生隱匿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

井舜從匿空旁出去即其事也象舜與母弟也謏謀也蓋蓋井

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成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

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周禮享五兵

簞中櫓琴所彈五弦琴也派珣弓也通鑑外紀云舜彈五弦

漆赤弓尚書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

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亡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

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卽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

得伸也象言亡思君之甚故來見爾怙怙慝色也臣庶爾其自

非其直波

夏家善亦喜然萬章猶未達此二句是言其兄弟之情自有不
帶誠字信字與與字相聯謂真實信之喜之也本註只謂故實
喜之者蓋實信之故實喜之不信則不喜單言喜自得信也
之無故而失水一旦無故而得水則始必困少必洋洋然必
然然去之也以生魚之狀飾死魚之好豈不足欺乎產我則
以日君子二句重可欺以其方上雖同句是帶說則聘侯門可
欺以其方二句上句重見除非其道則難同耳若以其方則
固可得而欺之也按人之欺子產氣之欺齊皆以其方也故緊
接彼以愛兄之道云云若重說君子誠能察變上下神理盡失
以愛兄之道方也以愛兄之道求欺以其方也誠信而喜可欺
方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 萬章上

三 書院藏本

舜之不告而娶及完嫁後井非象往舜宮等事其有無不可
知孟子亦不與深辨只就此數步中設身處地委曲摹想其
來其於不告而娶則曰以告則恐廢人之大倫以慰父母其
於象往舜宮而舜使治臣庶也則曰彼以象兄之道來故該
看末因勉錄稍長 見龍記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
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
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問勉錄此章只照吳註為是但
欲常常一段又是說仁處兩意
錯綜此章山曰章疑放為罪
之輕而不知非放亦傳之誤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
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
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
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庫音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
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
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
鼻亭即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 萬章上

三 書院藏本

此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
謂爾善其怨 漢書顏師古註云有庫在零陵今鼻亭是也 龍氏
在今道州慈利縣三危西裔之地禹貢在雍州崇山南裔之山
詳羽山東南之山在今海州府山縣新安倪氏方命圯族在書
經與篇方命者逆上命而不行也圯族類言與象不和傷人
害物也雙龍氏仁人之於弟雖有怨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
藏之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
解曰誅也書傳曰殛則拘囚若之也較三苗於三危死其貴
當依書傳三苗之於此實置之於死地也蓋三苗卒死於此
此故孟子至殺三苗一致也較之殛初只是貶逐而禁錮之此
口殛誅也其致一也○是詞天問第十四條註曰舜之四罪皆
未嘗殺也程子遺書云殛死猶言貶死耳以此證之則殛之殛
三苗之殺其疑可斷矣○堯之時四凶之惡未著堯不得探其
惡而誅之舜之時四凶之惡已著舜不得以堯不誅而舜亦不
誅之其或誅或不誅皆天理也○四罪而天下咸服罪指字結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五

書院藏本

示四詠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不可謂雖有怒而不藏其怒。雖有怨而不宿其怨。仁人之於弟。雖可怒而不怒。雖可怨而不怨。直是無怒無怨也。然其謂之不藏不宿者。亦因萬章之問。立爲天子則放之與所謂封之者。是皆後來事。此不藏不宿字。所由來也。○仁者固如是乎。一句帶下。不帶上。所謂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是謂如是者。也。○說在他人則誅之以除民之害。在弟則封之以貽民之害。刑賞不公。安得爲仁。○蓋釋地書孔疏云。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二州。則無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非也。當流共工時。此地已名幽州。即今密雲縣是也。括地志。故冀城在幽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幽州其地。後漢十有二州。取顯項北至於幽陵。帝堯北方曰幽都。之幽以名所分冀州東北地。即今順天府遼東廣寧衛以西是幽州其地。○書孔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亦非通。○禮州禮陽郡禮陽縣。本漢零陽縣。地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宋則在慈利縣。路史以爲今有驩兜墓。是四書釋地。三苗國名。以杜元凱長於地學。論其所在。惟張守節據吳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南與青草湖連。彭蠡湖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五

書院藏本

子後而不知舜必封象正在身爲天子時也。○章見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便宜殺之。放且不可。如何該封。則是舜日。象怨怒。以俟得志時。而報復之也。○怨怒在舜上。說說云。可怨不怨。初無怨之可報。可怨不怨。初無怨之可報。說說云。因後日立爲天子。不復追前日殺己之事。故有不藏不宿之說。得之矣。○將怨怒者。作象之怨怒。非是。○封之有庫。當貴之也。是台。下如此。未嘗有計。酌計較。在到使吏治。因乃。計酌計較。曲全之法。一是仁。至一是義。豈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宋曰。封之有庫。當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害公義。所以爲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稅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治之太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南軒張氏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象雖不道。而告之弟也。仁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或曰。周公之於管蔡。如之何。蓋管蔡。漢武謂以。故憂在廟社。尊在臣民。唐公爲國。禍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

與周公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為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公遷
朱氏篇首及此章皆以顯處其變者言之不得手親而怨慕者
孝之至第至不仁而誠信善之者友之至此其不失乎常者也
封之有庫而富貴之常道之中雖有權而均之不失天理之常
也吾友探公疏之言曰大舜之於象也誠信善之則聖人自然
之天所以盡其愛之心也封之有庫則聖人處事之法所以
全其愛之之道也然之象者如此則周公之處管蔡者不同
其說則先儒之論備矣然則以此之謂也四字觀之知其
為古書之辭存疑雖然又是一轉語言舜之使吏治其國雖是
欲使象不得暴其民然其意又欲使象無吏事之拘得常而
見之故象得以源而來無所拘繫則萬章問在他人則誅
之在弟則封之猶云在他人之仁則誅之在弟之仁則封
之之意亦顯重流毒有庫處但此節方言兄弟之情不容不封
自不願行不暴有庫作排必俟下再問而後解之然解不暴有
庫處仍不暴有庫之使吏治其國雖是欲使象不得暴其民而
然之妙在隨舜之使吏治其國雖是欲使象不得暴其民而
其意猶有在也蓋舜愛弟之心無已欲常而見之故使吏治
其國使象無政事之拘得以源而來也向使煩其弟以政事

吏句說舜當其日有愛之心而又有處之之道兩意固是
互發然處之有道只是全愛弟之心惟其仁至是以義盡
不兼怒不宿怨而親之使其貴愛之使其富於此見其仁之
至使吏治其國而不得以虐有庫之民於此見其義之盡然
正因其無所施其暴橫彼始得以長享富貴而可以達吾親愛
無已之心則其義之盡處適以全其仁之至親愛之前已
矣三句是通章大旨封之有庫富貴之此固所以親之愛之
也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乃得以源而來常常而見亦正所
以親之愛之也兩層
只是一意 見龍記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
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臂腰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
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
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
年喪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蹙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
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
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
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
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
八年而堯死也祖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

得之如以辭而已矣蓋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

但說詩之法凡讀書之法皆然也存疑者天四句竊也我獨
賢秀志也混秦非王臣之辭所以爲可以臣父則失不得養之

書院藏本

1

天下靡無君朝臣父朝子之理首節是辨堯事諸侯北面而朝句堯老舜攝則堯在時舜並未爲天子朝舜之說之証可知下三節是辨晉殷亦北面而朝之句次節只是說詩三節尊養不說然養之至正是尊之至處此見舜之大孝足爲天下後世法則豈有使父朝見之理末節引普卽以蒙問語作一徐波與夫子之求之也二句語氣畧同○則字固重思字

亦不得貪輕須實從孝思中發出可則來方妙 見龍記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家引章問幾以天下與舜有諸曰否天子

書院藏本

瘥愛其有功於世教大矣。孟子曰：「天至公而無私，天與無非。」人歸天下人心之自然，亦至公而無私。非天子一人之私有安。

得爲天子一人之私與爾聘侯月章口中堯字重讀以字有
自我作主意孟子口中天下二字重讀不能字有不得自專意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人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醇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象之行事而示以

與之之意耳。（實其若破若翼無不如意處是天示以與之之意即後而神字民安但未說破耳與孫右曰命是

三、

顯然有言示則然意授而已矣
矣言特如此而無他命之言也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
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
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皆者與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
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意也公心也若有暴上則上
必則暴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得三聖授受明白而於人臣
實之道大至正之心亦盡彼竊位竊賢者固不足責而進
善達大德止必君之用下市已之思者皆非也上只言天此又
非民而言者天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地舜相堯三十八歲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萬章上

聖

書院藏本

而天也至於朝覲訟獄則人耳而亦曰天者以天統人
人証天天與人一也禮制堯舜於天而天受之其中行有
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其中亦有行有事如使之主祭其誠敬
之心屬行其所以處夫祭祀之品物度數則屬事如使之主事
其所以為之主宰本根之地者屬行若夫紀綱文章禮樂審量
之類則屬事也禮記昔者堯舜於天舜之行事合乎天而天
受之暴於民舜之行事合於民而民受之使以諸侯大夫
薦人為言特以形出天子其所不能處即天也天受固天民受
亦是天與之固天與人與之亦是天○主祭主事正舜行事
所在而所以神享民安者正天所示與之實也四書脈所謂
薦暴而受暴謂其可為神人之主而昭告於天顯示於民正
是薦暴與二使也重是重薦也堯之能也至於神享民安是
之得天非堯之能也張子曰明知舜之德可協於天而升
之於天未與之也知乎堯舜之意以原人心惟待舜之德既見
於行事而降之歷年久遠之後庶可顯承天意以收人心率
諸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一句聖主諸侯大夫四句相形陪說○
薦之於天暴以祭之二句聖主諸侯大夫四句相形陪說○

事示之而已矣仍總歸到天
與分明得人與猶在天與中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
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
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
也實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萬章上

聖

書院藏本

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
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故曰
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偃堯之子是暴也
非天與也相去聲例音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堯居冀州為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爾水上文云不特
主祭而百神享主事而事治為足以見其為天之所與自其攝
政之久與其迫於朝覲訟獄聖歌者觀之亦足以見為天之所
與也○故曰天也此天字非是應上文非人所能為也天也乃
是應舜有天下也執與之曰天與之○聖歌舜非至舜面前
歌也只是朝野間誦歌舜之德耳長聲為歌短聲為誦誦
內言天者三遍是一操有云天不言之天乃蒼生主事之天
堯二十八載天也之天乃無數之天故曰天也之天乃民心之

天不知氣數乃天定之期民心乃天設之神不必分析國圖
述諸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竟治平陽治潞城治安邑安
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在大河之北
其河之南則潞州地非帝畿矣帝避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
氏所云越境乃兇乎禹避於陽城益避於箕山之陽皆此意
細繹此章天字朱氏公題謂以主宰言最得焉此章即鬼神可
言即朱說也其曰百神享之者非以鬼神為天也謂即鬼神可
以見天也其曰齊相竟云云者亦非以氣數為天也謂即氣數
可以見天也其自民心言者亦然蒙引謂非人之所能為也天
也此天字以氣數言其餘以理言似不是○此章天與之是一
箇中以天受民受命明與之意後而又以攝政之次與朝聘
設饗之歸發明與之意皆是○天與人兩意對舉至末節引泰
誓作結則其所重在人心矣末節要領百姓安之及朝聘設
饗之歸方是○二十八篇就氣數上說朝聘設饗之歸就民心
上說何必依氣數合為一段併論與民受命之於民而民受
命在焉之於天而天受中此以明與民受命之歸包在天使
應前天與之一句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孟

書院藏本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
與○之○可○知○矣○
南軒張氏聖人之動無非天也其相授受之際豈
有我之所得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
子而天下與人則是私意之所為亂之道也堯之於舜選於
天下而薦之天耳而舜之卒有天下者天實為之堯豈能加毫
末於此哉舜之相堯歷年如是之久其薦於天舉於民者如是
其著此乃天也堯崩舜率天下而服堯之喪堯既除舜選堯
之子於南河之南未敢以己為天子而聽天所命也朝聘設饗
設饗者皆相率而歸有不合焉夫然後歸而踐位而從容於
天人之際豈如此然則舜亦豈能加毫末於此哉此章則聖
人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始可得而究矣新安
陳氏太書作泰誓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泰誓之言蓋本
於此天既無民之形體故其視聽皆從於民民之所歸即天之
所命也公題宋氏此章天字以主宰言凡自天意而言者皆天
之主宰言孔子重言天賦之及天生德天未與我文孟子曰天

此天賦天賦天未賦聖治天下及引詩書所言天作孽與天之
賦者是此與此與命以福祿言者相貫蒙引此之謂也謂泰誓
此言即吾所謂命為人所歸即為天所與之意也○此節引詩
上文而總結通章謂天下歸之天論天與與之民福禍大抵此
章言天有自鬼神言者有自氣數言者有自民心言者各有不
同要亦見舜有天下非堯所與其意亦同歸也德歸重則在民
心上故末引泰誓之言以結
之以見得天下者民心而已

天與之三字是主堯舜於天二句是申天與之使之注釋
四句又是申天受之民受之下即從天與中帶出人與來與
相與至天也又覆說天與而欲歡躍歌云云便見舍人與在
內故下文緊接天視自我民視二語見民心即是天意觀人
之與即可知天之必與也○通章四重天與要之
天與總在民心上見淺說所云是也 見龍記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
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美

書院藏本

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者
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
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
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啟禹之子也楊氏
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也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
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宋子文舉
避朱均而天下歸之則舜子處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歸至益
避啟而天下歸啟則舜子又識其避之為不度而無恥於是凡
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為與堯而不之益今固未暇質其有
無然孟子之所以為說者蓋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

陳寧天如君命如命令君命人去做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令有兩樣得之不得以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卻只是一箇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處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變化有堯之不肖德便不傳與子而傳與舜本是箇不好的意思卻被他一轉轉得好花溪陳氏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別爲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爲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對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至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日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日自人言之謂之命令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

書院藏本

而論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爲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爲一邊而言其指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論軒輊張氏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發明天人之際深矣雖然人君爲不善而天命去之則是有所爲而致也獨不可言天與命歟孟子蓋嘗論之矣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蓋如堯舜禹益之事天以遇其命不得謂之得其正矣慶源輔氏於亂天則是自絕乎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公遷宋氏此章命字與莫非命也非正命也行法以俟命最易以俟命不知命之命皆以氣言兼言氣之長知厚薄不齊者濠明註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此理字對人言非對氣數言也其實此天字正以氣數言也非人之所能爲者皆是○舜禹益相去久遠兼歷年少二意如其子之賢不肯例謂歷年久遠之相去也存疑丹朱之不肯一條是說民從舜禹而不從益之故而推其出於天以明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之理也言堯舜之子皆不肯而舜禹之爲相久此民所以不從堯舜之子而從舜禹也禹子賢而益相不久此民所以不從益而從禹之子也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

遺字字上玄與相親二十有八歲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天
學問○我與爲亦有分別爲在先致在後爲之師所以致之也
如爲者便致福爲惡便致禍豈不是爲在致先翼蓋啓賢顯
能致承繼就是賢只重敬上帝王相傳心法只是箇敬○莫之
爲二句又推開泛論爲是作爲致是招致○上致字是招意下
主字是來意不教自來如未嘗作善而致福未嘗作惡而致禍
之類且看堯舜豈以大教致子不肖舜豈以薄德致民難心可
見莫之致而堯舜豈以道致致子不肖舜豈以薄德致民難心可
遠只帶說因堯舜與上章又微不同上章是論與野故多說賢
邊說此章是論與子故重在子邊因將堯舜地轄丹朱註止云堯
之子未討洪律歷志引帝景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
於丹淵爲諸侯丹淵雖有也洪科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
在恐未足據惟蓋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載厥齊曰胤子朱
啓丹朱之號且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堯在平陽耳丹朱姓姁
在周爲傅氏見國誓四書釋地又詩王元美歷數古今創業之
君皆不利長子自帝書之於華始嗣後凡正統開統及列裔有
然其爲適良子而得傳位及後人者僅禹子啓也亦與矣○因

書院藏本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

天也。說二條須連結說下去。匹夫而有天下，必是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之尊，若者有德無爵，亦不能以有天下。仲尼是也。然則益是有德而有爵者，何以不有天下乎？蓋以遇繼世之君，賢耳。仲尼伊尹周公，特以爲益之例，俱不重。○天欲與一匹夫必廢一繼世，然繼世必繫於天，始廢之重，在苟能嗣業，即不經廢意。因先世有功德於民，故報之也。天因之曰：昔者舜禹，於天兩節，是言禹傳子不傳賢，一出於天。匹夫四節，則言自古傳子不傳賢者，非獨一禹，以推明之。然曰：推明只是旁意，其正答萬章問專在首二節。匹夫節，輕只引起下傳意，必若榮封句，要得不經廢意者，他節意何等？鄭重錄口氣，只是說自古不有天下者，不得一益官外，正見得自古傳子者，不獨一禹，益引首兩相類事，以推明之。益見禹德之非衰也，其子賢爲相不久，上文本意只是兩件合說，然所重特在繼世一項。若繼世一賢，則爲相者不論久近，決無得天下之理。自是萬古不易之常道。故此專以繼世推明禹益之事，而不及爲相云。○續注曰：匹夫不分有位無位，俱是舜禹爲相，亦匹夫也。對天子言之耳。○伊尹繼世曰：與賢之局，終於舜放，仲尼仍爲匹夫與子之局，定於禹放，必榮封方失天下。○季簡曰：註云：孟子因萬章之事，歷舉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榮封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

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

而亦不有天下。○（帝）匹夫而有天下，於禹益之事，無所發明。手舜禹者，尚有仲尼，然卒不能與於洙泗，同符稟賦，以其無與焉之薦也。然則荷有天子之尊，何難以匹夫而有天下哉？而益之遇，獨不然，則以有繼世在也。以仲尼爲實中主，而益仍不失爲主中主，章自節首方爲兩得。

伊尹相湯，以至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

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料）三書主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

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英治也。說文云：茂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續）伊尹放之於桐者，蓋謂天子諒陰百官聽於冢宰之義，非顯然放之也。若顯然放之，他日難於復矣。雖復君臣之間，亦難爲顏伊尹初心，豈計不及此乎？當時必未忍絕望之，尚看他三年之內，如何自怨自艾，何絕於桐，速下讀後說三年之間，惟伊尹之訓是聽也。故伊尹復逐之而歸於亳，其語自怨是追咎已往，伊尹是將治方來。四書釋地又稱外丙仲壬自程子謂年爲歲，始爲畢說，後益聚說，要程說亦未嘗序，伊尹傳朱子曰：三書皆後人所傳者，豈可憑是也。余謂：一代有一代之禮，唐虞夏后殷周繼此，帝王殊禮也。殷道視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周道大子死立嫡，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殷周殊禮也。故文王當伯邑考死，雖有伯邑考之子在，舍之而立武王，先儒以爲殷禮者是。孔子曰：立孫自爲周言之也。善乎！文王有言，果商必世，則孟子此二語，爲贊辭，其爲二歲四歲而不立，乃及於太甲也。此特伊尹意中未形事，何緣流傳至數國，時而待孟子乃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書院藏本

言之耶湯之有數誠不可考。堯禹禪讓其有百歲太丁既死而外丙仲王均湯之子僅二歲四歲長幼相去如此懸絕乎且即以齒序而先外丙於仲王乎姑存吾說以俟來學余謂程子起亦當從此說。殷本紀伊尹放太甲於桐宮註似引郭康成註者序曰桐地名也有王維宮焉初不指為湯葬地余以後漢志梁國陳縣有桐亭太甲所放處應即在此處今諸葛處城縣距陳縣南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既放太甲後時往桐亭太甲三年不然而如人言湯宅為桐宮則去陳城八百餘里伊尹豈有縮地之術分身以應乎湯都仍舊無非虛語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塚始得之於汾陰屯縣北東郭去縣三里梁四方各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焉蓋臨日今河中府是故宋太祖乾德四年著諸祀典迄今不易雖有杜預湯塚在亳城小號王泰又在偃城縣東南說吾未敢以為據集註云云亦偶誤本孔安國書傳耳。周君常曰天生尹以為太甲放桐宮宅是成就繼世處顯明確曰太甲天所屬也伊尹天所屬之太甲也有甲而後伊尹得以大權而成大忠有君而後太甲得易得德而為明德用則曰處仁以存心吉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梁子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宜論其理如此耳。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願則特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率其君之子而進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逆而由逆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無王取之而謂益為之乎是其說也奈何問之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三年喪畢去而避之禮之常事之宜耳其逝去也其心懷恐天下之不吾釋也為若迫於天而人心而不獲已若若益則求仁而得仁耳論者狃於我善懷善之習而妄意聖賢之心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書院藏本

益以曹操不肯釋兵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其所以為不當去使而避朱均以曹操不肯釋兵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其所以為不當去使之得之而益之不得為可恥也。梁子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宜論其理如此耳。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願則特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率其君之子而進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逆而由逆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無王取之而謂益為之乎是其說也奈何問之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三年喪畢去而避之禮之常事之宜耳其逝去也其心懷恐天下之不吾釋也為若迫於天而人心而不獲已若若益則求仁而得仁耳論者狃於我善懷善之習而妄意聖賢之心

孔子曰唐虞禪讓後殷周繼其義也。推音。禹。舜。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讓後殷周繼其義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南軒張氏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梁子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宜論其理如此耳。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願則特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率其君之子而進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逆而由逆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無王取之而謂益為之乎是其說也奈何問之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三年喪畢去而避之禮之常事之宜耳其逝去也其心懷恐天下之不吾釋也為若迫於天而人心而不獲已若若益則求仁而得仁耳論者狃於我善懷善之習而妄意聖賢之心

天與賢則句是一清大旨子曰一賢與一不賢
賢者祿也與子者繼也各得其宜之謂賢與不賢
矣蓋當繼則是與子矣繼即天也蓋天者擇而已矣○存疑
謂此章天下啓賢則宜有天下此所謂理也然嘆舜偃生不肖
宜之子禹適有欽承之計與兵中若有生土之者此則指子氣數
而言矣○此章禹是主益是主中實伊尹周公是實仲尼是
實中實須要分明○自古與賢之天處其變而與子之天處
其常繼世之履○若桀紂而伊周之聖位何伯金
便可見矣故此章須知重與子一邊 見龍記

四

下同

之勝 優源 補氏

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任亡身有所不顧故設爲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亡己之私耳新安陳氏湯地有莘氏女也所以有歸妹從臣貞盟狐豷庖人之類困勉錄此章樂堯舜之道是主倡說作用虛說次第就臨養處言其樂堯舜之道以見其無制互之事自湯使人至序己正天下就達施處言其樂堯舜之道以闢其無制互要湯之步也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馴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

華國名趙氏今同州仰陽縣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

之也。駟四匹也。介與章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

以道義而不苟也。○龜山楊氏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

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顛繫焉千驪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濫然君子之取與遺於

其義而已與之畜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算之問乎朱子問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妄取

與則次者可矣。既曰非我。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于何也。曰道義兼舉。體用而言也。一介千鈞。極其多少而言也。

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新安陳氏詩如唐

衛之臨發免之歌之類書如二與三謨是也必如此解此句方
齊仁山金因臂如大章咸池大韶之樂廣歌九歌之歌康衢之

其

其稱流傳者皆在書如二儀經緯諸書皆在典內
 制法度之著文章之煥然者惟其所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有
 所契於中而欣慕愛樂之也惟其所以樂其用察言之道者其事
 實所以異時發舜禹樂民者其事亦甚實也變家饒氏孟子於
 義必說道知觀義與道皆是先義亘古窮今只一箇道義是
 時處事之權要兩不看既無以義又接以道方可處事有合一
 時之宜又接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義是用義以事言道
 以理言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爲盡善故和
 言之附屬便耕於有莘之野一條卽其窮若之所守以見其
 無割烹之辱也祿之以天下四句只是樂堯舜之道內事道卽
 理也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道是體義是用前篇配義與道易士
 傳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亦是如此四書釋義新於有莘之野
 計平國名未指其所在余謂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
 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心不過四百里所
 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太姬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
 東二十里道遙遠矣又以南亳今商邱署穀熟鎮四書釋義近
 人竭力欲說網一介大不道反說等一介小也蓋一介之不取
 與卽是俱去其身本領禮用全朝在此不是一介取與小後事

在天下之重乃大也。道義只是一箇道理。在一介不曾欠在天。下不爭多。不待推廣。驗方見其大。只謂後世盜賊之存皆可。以為君相。看得此理不明。遂謂成大事者。不顧小廉曲謹。一班無恥無行。靡所不為。皆以英雄豪傑自命。不道開天闢地。一箇極奇極大功名作用之聖人。其本領卻只在「一介」上做起。蓋一過。統是道義。道義不分大小。一過。統是利判。則有大。有小。矣。此山曰。天下有多寡之取。與無多寡之義。道有輕重之不一。不與無輕重之非。義非道。周禮曰。讓千乘之國。而見色於簞豆。此務大而忽小也。不受呼嘯之節。豆而動心於無理義之萬鍾。此拘小而遺大也。此與武王不濫。適不古。道意同。聖人只知有道義。渾然全體一片。做去。非專加意於大小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解為哉。我豈若處畎

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五高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虞翻補注。伊尹以堯舜之道自樂。故常無欲而自得。涵泳其言。則舉天下之物。果何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毛 書院藏本

足以累其心哉。樂則囂然曰云云者。以觀湯意之成否耳。若論伊尹堯舜君民之心。則自畎畝中誦詩讀書。以樂其道。時便已惘然於堯舜存養自此節。至況辱已正天下。是舉伊尹從湯。本始末以觀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志在天下。聖人人民胞物與之本心。固自不得則抱道自重。謹於出處。不苟於從人之意。至安溪曰。若竟說出。不加處。則下文三豈若與此。一豈若自相矛盾。是伊尹所樂。有兩道。而前後有兩心矣。須步步踏下。交連。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宋王或謂。微食。謂田鑿井。便是樂堯舜之道。此皆不實。豈若吾身親見之

哉。這箇便是真堯舜。卻不是。說底道是堯舜之道。如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或問。湯氏樂堯舜之道。之說。似亦過之。夫田父野老之所日用。固莫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者。其盛德大業之全體。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豈其專在於此而已哉。此蓋生於禪者之說。傳者悅其新奇。高妙。而不深考於其實。遂取以為說。而張大之。其亦快矣。且如其言。則伊尹之耕於野。其於堯舜之道。固已親見之久矣。又何必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而後為親見之耶。論錄。問。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或對以饑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孝和萬邦。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會一。一學。求不。是。伊尹之生。此民一條。是伊尹自言。所以欲從湯之意。思天下之民一條。是伊尹上二條之言。而推其意。而以自任天下之重。一句總結。之。蓋自與我處畎畝之中。至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皆是自任以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毛 書院藏本

天下之重也。就湯而說。以伊尹之志。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婦。被堯舜之澤也。正以行其覺民之志也。便是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也。凡此皆欲正天下也。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若謂湯之意。至是方說出。然即上三條。以天下自任處觀之。其意亦可見矣。何也。志在堯舜。君民者。決不割烹要湯。割烹要湯。決不以堯舜君民為念也。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頂上二句說。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便是吾身親見其道之行也。三使往聘。則尊德樂道之誠。可見矣。此所以幡然改也。顧麟士曰。前節若內重外輕之別。後節若空言實事之別。正武曹曰。語類云。問伊尹樂堯舜之道。註作誦其詩。讀其書。乃是指其實事而言。曰。然或謂耕田鑿井。便是堯舜之道。此皆不實。不然。何以有豈若吾身親見之哉。一句。以一條云。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六日用飲食出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這箇便是真堯舜云云。語意皆極分明。大至用解釋。則不可見其無識。周禮曰。節宣若是。就樂所性上較量。此豈若是。就德善上較量。一量。一是樂天之誠。一是憂世之志。須看得並行不悖。方分。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五華集訂本 下孟 萬章上 堯 書院藏本

子曰管仲之為人未覺而我先覺故據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彼其已覺也況無欠少而亦未嘗有增如通一般耳此說說得覺字極為全備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此解非予覺之而誰也一句益太學之道便明德則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待不得不得時與位亦須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意是不容已者蓋引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之意竟為君民說看來亦不必如此委合如下文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云云何嘗要兼說君臣兩端哉曰悟其理之所以然即上達必由心悟也論語民不可使知之知字又是此覺字用各不同

意未可反推也知謂新學樂道之時即覺民之志與夫一夫不獲之恥非自滿而始有也然此處須切為講方是與精非樂道之時不同之以政教如何能覺得孟子曰予天民三

五華集訂本 下孟 萬章上 堯 書院藏本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內音德實

功者。一。遠。看。來。與。賦。歌。樂。道。意。思。打。成。兩。截。人。則。伊。尹。竟。成。始。終。參。差。若。黃。反。覆。一。流。須。是。從。樂。道。中。看。出。思。之。源。流。見。伐。夏。教。民。正。是。賦。歌。樂。道。中。事。與。竟。之。憂。民。之。不。與。禹。稷。之。飢。溺。孔。子。之。疏。水。顏。子。之。簞。食。孟。子。之。好。辨。聖。人。與。同。處。一。處。卓。然。有。會。乃。得。此。際。之。憂。便。是。向。來。之。樂。因。時。過。而。分。其。實。未。嘗。分。也。思。字。流。向。源。頭。討。消。息。方。見。親。明。諸。朱。子。感。齊。賦。云。樂。者。之。樂。今。誠。不。可。以。終。極。憂。子。之。憂。今。誠。知。吾。心。之。永。傷。與。聖。人。心。坎。中。受。樂。同。原。真。自。具。一。箇。天。地。後。世。學。者。胸。胸。只。有。一。副。私。心。以。得。憂。為。憂。樂。如。何。見。得。這。箇。理。理。道。道。其。自。任。何。是。實。謂。力。山。父。大。哉。伊。尹。其。以。天。下。為。心。任。者。乎。最。合。徐。仲。慎。太。不。善。皆。吾。一。體。何。氣。之。傷。其。視。之。所。歸。其。視。四。海。之。一。家。相。之。斯。下。負。吾。民。即。上。負。吾。君。若。為。善。之。舉。人。即。上。天。所。不。佑。也。而。樂。登。曰。思。字。直。貫。至。講。中。何。怪。若。已。推。正。與。上。非。子。寬。有。根。應。爾。爾。爾。匹。太。匹。婦。皆。已。責。便。是。自。任。以。天。下。之。重。自。在。已。見。上。文。此。只。作。過。快。以。起。伐。夏。教。民。也。作。結。上。語。便。非。如。激。湯。而。說。是。應。湯。之。勝。也。不。是。應。空。去。要。與。前。然。改。來。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聖 書院藏本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輔。氏。辱。己。實。由。於。枉。己。不。可。以。為。未。甚。而。已。可。枉。也。正。天。下。實。自。正。人。始。未。有。不。能。正。人。而。能。正。天。下。者。也。或。遠。而。去。或。近。而。不。去。所。遭。之。時。不。同。而。在。潔。其。身。則。同。潔。身。不。使。其。身。行。辱。於。不。義。也。身。為。善。事。之。本。使。身。以。為。不。義。要。湯。則。其。身。甚。矣。不。無。不。正。事。無。可。為。而。謂。尹。為。之。乎。存。遠。近。以。未。仕。而。方。仕。者。言。去。不。去。以。既。仕。而。未。就。者。言。或。遠。或。去。潔。身。之。固。也。或。近。或。不。去。道。有。可。就。初。非。徇。利。而。行。也。故。曰。歸。潔。其。身。而。已。矣。此。說。聖。人。之。行。數。句。凡。言。古。聖。人。無。不。潔。身。者。第。得。伊。尹。而。已。

之。恒。武。曹。曰。章。有。是。割。烹。要。湯。此。節。分。明。以。聖。人。之。潔。辨。尹。之。非。聖。玩。下。節。吾。聞。未。聞。云。云。為。要。君。致。辨。語。氣。何。等。新。說。便。可。見。矣。或。謂。不。為。要。字。致。辨。乃。深。於。辨。者。此。後。後。之。見。斷。不。可。從。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新安陳氏本其要湯之語而為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伊。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之。與。父。不。得。而。子。語。脈。相。似。故。註。引。以。為。而。要。即。上。文。辨。於。有。華。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發。湯。三。使。往。聘。之。也。湯。說。其。歸。在。潔。其。身。而。已。矣。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然。則。伊。尹。果。河。以。致。湯。之。知。也。吾。聞。其。樂。堯。舜。之。道。於。有。華。之。野。名。譽。者。聞。而。湯。之。聘。自。來。耳。是。其。以。堯。舜。之。道。要。湯。也。未。聞。以。割。烹。也。而。謂。割。烹。不。為。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聖 書院藏本

要字。正是。辨。白。要。字。固。難。辨。然。幸。樂。道。所以。致。湯。之。聘。此。意。在。首。二。節。內。已。有。然。首。二。節。各。自。開。說。至。吾。聞。節。方。發。得。此。意。出。來。玩。後。說。自。見。因。之。講。首。二。節。即。聯。絡。說。者。非。也。○。割。上。五。謂。此。章。明。說。無。割。烹。要。湯。意。只。在。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二。句。亦。不。是。蓋。無。割。烹。要。湯。意。上。文。已。明。此。節。只。是。發。明。其。所。以。致。湯。之。知。之。由。耳。王。守。溪。曰。責。在。於。湯。則。尹。雖。無。求。於。湯。而。湯。不。得。不。求。於。尹。道。在。於。尹。則。湯。無。求。於。尹。而。不。能。不。求。乎。道。謂。尹。之。不。要。湯。可。也。謂。尹。之。以。道。要。湯。亦。可。也。諸。理。亦。同。求。之。者。身。則。不。要。君。可。知。蓋。不。要。原。是。正。意。以。道。要。湯。原。是。信。說。耳。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伊。訓。造。攻。皆。始。也。伊。尹。言。始。攻。無。道。由。我。始。其。事。於。毫。也。周。鼎。因。祭。為。不。道。伊。尹。則。相。湯。始。於。毫。而。往。征。之。然。則。其。伐。夏。也。奉。天。討。有。罪。而。已。屬。禹。職。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

見其在重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事苟理明
正至賢初無所投覆也而後民放伐之事湯猶自知有順德而
伊尹任之曰朕自毫始極大力極雄大約見得自放而後
此若之形迹上察則便是見道未透處達觀夫伊尹固無利
要湯之事矣然果何以見伐夏救民之事乎觀諸伊訓有言曰
湯奉天誅始政於放宮餘我相湯始其事於毫都也觀伊尹
之言理明義正如此曾謂伊尹要君者而
能為此乎伊尹之說何其微於伊尹人也
通章重樂義舜之道一句章末以義舜之道要湯一句正與此
句相應排於有莘節是就尹之生平大數說湯使人四節是
將尹之事尹之言非其立心鋪敘一番是實指其樂義舜之
道處然湯求之如此之迫切尹應之如此之從容亦正見其
必無割烹要湯之事故下節即下斷語聖人之行四句雖
推開說而意仍歸重到尹上未節固是証伐夏救民而曰天
誅曰朕亦見其舉動若此之光明正
大必不肯割烹以自汙也 見龍記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蘧賈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聖 書院藏本

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勝於若反疏七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余反好去聲瘠環也侍人奄人也瘠姓
環名皆時君所近仰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新定
周禮天官有瘠
醫瘠瘠也
於衛主顏雋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
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不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
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難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錄如字
顏雋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
叔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避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

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三擇而進一辭而退是以禮讓辭退以義則決果斷。聖
人以義處命本不待辭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
爾新張氏聖人非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
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新張氏
上言禮義下只言義者進以禮亦義所當進義可以該禮也公
選朱氏此章命字與得之有命其如命何賜不受命之命皆以
氣言專言氣之厚薄不齊者賜不受命則專自負富而言餘三
條則通自窮達微與而言大同小異也蒙引若主瘠環則是當
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之不得而不及命焉是無命
也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該禮也新安陳氏說俱牽強
○蓋孔子於衛主顏雋由彌子之妻子路欲其改主也衛國進
以禮三句是因上文有命二字而申言之進退與得不得禮義
與命當各開說亦不專指衛卿言了由孔子曰有命觀之可見
孔子之為人於凡進退之際必以禮義惟知盡其在我者而已
至於位之得與不得則曰有命蓋進退因決之於已而得朱則
付之於命惟知盡其在我者而不求必於在天者也蒙引附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聖 書院藏本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
子當阮生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何應也司城貞子亦宋太
夫之賢者也陳侯各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
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
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阮難然猶擇所主況在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萬章上

聖書院藏本

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禮記義曰有命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理。以當陳主司城貞子之問。必無主癰疽侍人之事。新安陳氏宋以武公諱改司城為子。存疑小註謂宋王名後官制改於天子。故有司馬司城諸名。然孔子為魯司寇。則司城亦魯之官制。亦魯天子耶。司城貞子註既云宋大夫。下卻云陳主於司城貞子。以又司馬為陳人。何也。宋大夫。則司城貞子時為陳侯。則臣也。臣云者。明其非癰疽侍人之倫也。或謂臣孔子為之考之論語。孔子與陳侯語者。他國未嘗臣而稱臣。陳也。故愚按二泉此說有理。新安陳氏謂以文勢觀。則是臨大夫時。主於司城貞子。適陳為陳侯。則與史記不合。引謂一說。史記以司城貞子為陳人。正為集註不可通而為此說耳。今當斷從二泉之說。則自不待致疑於史記而集註之說可通矣。翼註此節不過進一步語。不必以常變平對。則釋地範圍曰。哀七年。曹亦有司城。安知此司城非即陳之官名。余曰。若果司城貞子。本為陳臣。孟子當書曰。是時孔子當既主司城貞子。與上文於衛主頓。同一書法。又何必先繫其官及諡。然後歸於為陳之臣乎。正以本為宋卿。由宋而折而於陳。今為陳臣。得為孔子之居。尊主人。所以書法繁重要。臣陳也哉。云云。他日孟子論行可際可公。益三仕亦無及陳者。則臣仍可城貞子也。且惟官非陳官。方明以臣為陳臣。集註孔子為魯司寇。以齊衛之進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月餘。字兩見。史記總非由衛而宋。時日朱子錯引。來竊以孔子世家是太史公親見古文家語。古文家語出其家子孫之手。故能年經月緯。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而卒。歷歷如此。縱小有舛錯。已輕發異。而大綱具足。不應苛一切抹去。而以意論也。列國官名。變至春秋已極。亦互相襲。如楚有尹。陳亦有尹。宋有諸師。鄭亦有諸師。衛亦有諸師。何妨宋有司城。陳亦有司城。但不可謂貞子司城為陳官。若以孟子書法。故也。顧麟士以貞子之行。不可得而詳。錄其識而推之。則亦為守正之臣也。何也。麟士曰。惟不肯屈意。要臣。故寧為陳侯說。遂推執知正是守正。周聘侯曰。邇來而欲服。其困可知。此聖人萬不得已處。須照下當說。說者。泛言陳身之哲。未免旁雜。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視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

人府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主者。而其人可知。呂氏謂受有義。得不得。有命。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全之理。無從而問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辭之也。南軒張氏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獨爲人臣者所當知。爲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新安陳氏以氏所謂無命無義與孟子本文。是無義無命也。不同。進退以禮義而得之有命也。於聖賢未嘗加益。惟合於禮義而已。命之得非所計也。進退以禮義而不得亦命也。於聖賢未嘗減損。無嫌於禮義矣。不得亦命也。於聖賢安於命而已。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若有苟得之心。而欲因時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萬章上

聖書院藏本

君近卿之人。以進。則是進退不以禮義。而不知有命矣。故曰是無義無命也。翼引此一章孟子亦折萬章之疑。凡三節。第一節即孔子之不主彌子。而安於義。命見其無主癰疽之理。第二節主癰疽之理。第三節承上言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既是孔子必不主癰疽。既主癰疽。便不足爲孔子。所以盡上二節之意也。蓋取友者。終身之趨。觀人大較。莫之或爽。季貨雲曰。此只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意。孔子主癰疽。侍人則亦癰疽。侍人一流人物。何以爲孔子。正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也。觀近臣。句是相陪說。子路與彌子視。或也。而孔子不主其當。既時。猶主司城貞子。安於義。命若此。而謂主癰疽與侍人府環乎。況乎君子小人。氣類不投。不啻如方員水炭之不相入也。豈有大人而肯與此等人爲伍者哉。見龍記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去聲下句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並棘之壁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產勿反。秦去聲。

虞號皆國名。並棘之壁。並棘之地。所出之壁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

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左傳。晉公息請屈產之乘與並棘之壁。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自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聖

書院藏本

請先伐號宮之奇諫不諫。遂起師。夏。晉里克有喜。師伐虢。滅虢。夏。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奇諫曰。號虞之表也。號二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說。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諫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十二月。晉滅虢。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幽之圜。其在漢河東郡大陽縣。館在漢河南郡滎陽縣。俘虜百里奚。虞人也。一條是先說百里奚之出處。然後即其事而斷之。西書釋地通典。慈州文城縣。理古昌黎。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界。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昌石樓縣。一統志。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昌石樓縣。一統志。志同。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也。查魏又見漢五年。杜預註云。晉地又曰虞。號二國。杜預。虞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從西魏。弘農。弘農。有虞城。余謂河南之虞州也。名。二省。而形勢。然。爾時爲晉。獻公十九年。正都於絳。晉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余。嘗。往。觀。因。怪。杜。預。於。地。志。之。學。者。於。註。一。十。六。年。止。爲。絳。州。註。絳。今。不。陽。絳。邑。縣。成。六。年。不。如。新。田。又。註。新。田。今。平。陽。絳。邑。縣。竟。爲。

一地乎。果爲一地。不應將遷新田之時。名獻公所都。曰故絳。新田。括地志。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余亦往土坪王官城。距故晉城五十里。晉會告之黃儼子。子鴻曰。於書亦有徵乎。余曰。明一統志。平陽府古蹟。載晉城在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晉土爲所築。獻公都焉。者。子蓋不獨以目驗而知之矣。乎。魏。門。曰。即其所不諫者。觀之一則知晉之行間也。深再則知虞之賢也。即其所不能用智於拒諫之虞。而不能用智於拒諫之秦也。未。有能用智於去國之虞。而不能用智於去國之秦也。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翳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云。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聖

書院藏本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于主之爲行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翳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耻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莊子曰。子方爲。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也有虞氏生死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南軒朱氏奚於與在不必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故引而去之所以為智使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蔡氏戰國之時人不知道惟知以功利為急甚者敢諫聖賢欲借以行其私如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癩疽侍人百里奚自鬻雖萬章之徒亦不知其為非而猶不免於疑問習俗移人之心如此孟子安得不歷數而明辨之哉范氏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二人皆是也宮之奇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奚事虞公年七十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奇為忠臣矣為智士故曰皆是也按秦本紀晉虜虞君與百里奚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賂之號五羖大夫尚執傳趙盾曰五羖大夫刺之鄙人也聞穆公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蓋得之好事者新安陳氏成其君成就其君之勳業也東陽許氏後語六反四智二賢皆反復明矣之事第二總言去虞入秦之智第二第三詳言去虞之智第四詳言入秦之智第五以事實言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上

見 書院藏本

其賢為下節張本第六專以上文之賢證自鬻之言之妄前後皆是彷彿言之惟第五節為要然不智則不能明去就之幾不賢則不足以見其智之正故反覆言之讀之則見其文之妙而不知其意之精密如此蒙引自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至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凡四段當以首一段為主下三段皆以推明乎此意若曰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然而不可諫而不諫智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智也知穆公之不可與有行而相之智也以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子主為可矣故曰重在首一段○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至而謂賢者為之子凡兩段則重在第二段言奚相秦能顯其君於當時而傳於後世則決是賢矣既賢矣又豈肯自鬻以成其君哉故詳云云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淺說大抵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為言百里奚智也必知自鬻之為非百里奚賢者也必不肯為自鬻之事固肯以推無即此以明彼此孟子所以為知言也此孟子所以善辯也禮記智以誠見言賢以抱負言智則見其知所不為賢則見其行必不為也則聘侯曰知虞公句是承上說只以越起年已七十矣來見去唐入秦時老

成律達如此尚不知此之為汙決無此理○註云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是不可諫而不諫三段必知食牛于主之為汙是首段其賢又如此是第五段必不肯自鬻云云是第六段也前論伊尹事則實指其湯使往聘并尹之自言以証其誣論孔子事則實指其不主鬻子并主司成貞子以証其誣此意則只就不諫上懸空設想分兩智與賢兩智來以斷其必無食牛于主之事或用實證或用空證皆說得十分透徹非且知人論世之談實不能見龍記

嘉興徐起元藻奇
武進呂春澤如
校字

五華集訂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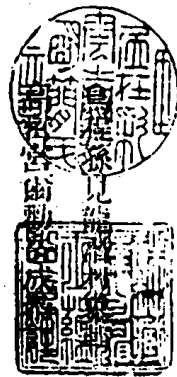
下孟 萬章上

見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孟子大全卷之十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勿解能氏內六章固上篇言聖賢出處多及進退
附受之義內一章言其非田二章言取友之道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
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
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夫聲下同橫
夫聲朝音潮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萬章下

書院藏本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
篇○梁引聲色說得處不止女色與淫聲如奢麗後靡之物亦惡
篇○色又如云惡聲至必反之聲必皆指淫樂此二句自其己身
動爲處言也自此以下一節密一節○非其君不事以己對人
言治則進二句以處時言更下句橫政之所出三句以所在言
思與鄉人處二句又言非特橫政橫民所在不忍居至於鄉人
亦不忍居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此二
句又總證上文之意當紂之時正所謂濁世也目所接者大抵
皆是惡色耳所接者大抵皆是惡聲若其君民非其民有亂
而無治觀於其朝大抵皆橫政之所出也觀於其野皆橫民之
所止也紂時天下以暴天下之能免於爲鄉人者能幾耶故獨
退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或以此又另作兩句說則與
亂則退及不忍居意重複而文理俱不順矣○存疑無知覺則無
分辨矣○頑夫廉懦夫之變也○或總通章以孔子爲主前歷敘聖
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上後明孔子之所以異又歸重聖字上
○頑者貪昧無覺以知言懦者委靡不振以守言○趙注曰言
其時紂播穢德於上民染汚俗於下其鄉人非古昔之鄉人也

所傳凡屋可誅者也○梁引何事非君何使非民通其言
斷其非爲聖之清任和放伯夷便收到頑廉獨立伊尹便收
到負任之重柳下惠便收到鄙寬薄誠見其或流風於後世或
後得於當時非行造其極之聖人安能如此○周轉係曰橫政所
出則上無善政橫民所止則下無善俗一以朝言一以鄉言不
忍居不居其地也○前章層層指歸爲隘字伏脈此章節節有
清字在內○治則進二句須合清治須
說得極太平亂字不必說得十分提煉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
此民也愚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
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萬章下

書院藏本

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梁引何事非君何使非民通其言
句也曰天之生斯民以下皆是言其自任以天下之重此其所
以治亦達亂亦進者也○梁引何事非君何使非民通其言
此此正堯舜君民本領有此本領雖亂亦可爲治所以治亂皆
也

柳下惠有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
窮而不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褐裸
裋於我側爾焉能說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節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梁引何事非君何使非民通其言
柳下惠宋子文藝林德公問孟子論三聖獨伊尹不言聞其風
者亦不言其流與夷惠者何也豈以其樂堯舜之道於時哉

之中必待湯往聘之乃幡然而起行止近於聖人之時也曰此
恐偶然而如所能者恐或有之也新陳氏凡言其風者
皆道不行於當時而其風餘韻足以發動後世者也伊尹道
行於當時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矣惠道不行於當時無功
業可見而其制行之高是使後世想聞其餘風而興起所以以
風言矣則風之清惠則風之和也或曰孔子道亦不行於當時
而不以風言何也曰孔子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
司馬遷謂諸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亦以風言特於齊魯之
地觀之則所指者有界限而所觀者亦然故亦以風言耳隱引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姑舍所學以徇人便是隱賢便是
枉道也○按上篇兩篇兩上有故曰字是柳下惠自言也○附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相足說猶云不枉道而必以道云○附
此由立朝說到居鄉上總之是不分爾我不懼世說之意此正
惠之寬處教處○附首六句是事上之扣次六句是處衆之和
鄙寬以量言教薄以情言○附字在他處只訓顧以對寬言
故訓狹顧是不能容人之意○附山曰此節形容一和字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 萬章下 三 書院藏本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
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
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也或
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
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
稅冕而行非速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隱則遲遲吾行也蓋因
曉之非必在路上遲遲也遲遲其行正待微罪而後行也○去
父母國之道也○孟子解辭與去他國之道也相對焉○附註舉此
一端以見其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一端兼去魯去魯或泥註專
指去魯大謬○附孔子可以速而速去之速也可以久而久去
之遲也可以處而處去而處也可以仕而仕不去也處仕是一
去一不去久速都在去上○附雖養氣章仕止久速亦引存疑

皆以去就出處分時此章存疑所解又似不同○以當從此章
細自讀曰上孟用四則字文法此處用四而字文法則字內有
決斷意而字內有斟酌意○附凡曰叔述三聖語無低昂至
孔子處未獨以孔子也三字然之便含三聖不可語此意徐若
泉云久速處仕四可以處時也四而字四時也合看方見聖心
神化莫測處然此處且未可露時字○附聘候曰四句當分看又
須每二句互看又須四句總看○附字道理方為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難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
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
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 萬章下 四 書院藏本

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
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
意思在○附朱子惠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
意思在○附中說中正伊尹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則正已
在其中○附蓋無中則微正不出來而卑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
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附清任和
都是有病病底聖人問伊尹似無病病曰五就湯五就桀孔子
必不肯應地只爲他任得太過所謂任只就他治亦進亂亦進
處有其自然任以天下之重如此雖云難云難之天下○附馬千里謂
弗受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
是和處多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盡其一德之中○附三子
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如伯夷雖
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百或
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附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
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附強放謂之聖非中之謂也○三
聖是知之不至三子不難清不能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

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問既是如此何以爲聖人之清
和曰御是天理中流出無礙難是過當道是無礙難登津孔
子集大成無所不該非特兼三子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
將是兼其所長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也問如伯夷之清
而不念舊惡抑下惡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爲聖
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口道也是諸先
生恐有礙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
闕處幾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
其末流如此○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
作爲的意思只是這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此處極難
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然自見說不得名謂伊尹有這些
意思在爲非聖人之流則孔孟與伊尹去皆去皆之樂之樂
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問夫子若處伊尹之地也
如他任如何曰夫子自是不同不如此者意謂軒輊氏孔子之
速也遲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比公孫
丑篇易一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聖之時云者非
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問淵明氏伊尹惟其任底
意思在故未能與天爲一而不爲聖之時若孔子則兼顧天

下無不可爲之期在已無不可行之道然伊尹這些意思
日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有則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多
少合意意思此其所以與天爲一而謂之聖之時也○復陽許氏
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
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
時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無不到極處說統上文只是敘事
至此方斷其聖有不同然清任和時四字從聖字分別出來例
轉便非四書所計云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此處且勿
用到大成句方言兼總意意謂四聖字俱是造其極而無所
勉之意註中無所難者四句前二句是言造其極後二句是言
無所勉○此聖字兼知行與下聖字單以行言不同聖之時註
云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便是集大成意了非上文但
言時到集大成句方言兼總意也之謂二字亦可見四書講義
張爾公謂諸時字不必指出中字此俗學講究非學者正法也
時之妙正在中不知中而言時未有不流於倡任縱恣矣固勉
勉此與四書脈原不相妨但翼註是言其理而四書脈則作文
之次第也○說帖舉曰當附三聖之名與孔子並立至孟子始區
別而獨推尊孔子爲從容曰時字須從上在止久遠上看出

如太和流行與天合德章句○以四時言之和其春之盛
和勢舒平任其夏之暢茂繁會平清其秋冬之肅肅而凝寒平
孔子則四時之氣俱備矣周禮張子曰無所不備云云是微
到極處意勉而清云云是安行自然意勉○聖字意力盡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
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
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
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篇韶九成是也金
鐘屬聲宜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
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賢

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
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
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調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
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
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
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
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倪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
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書益履歷註篇古文作簡諸韶舜
樂之德者也九成者謂四時皆備

九變也。○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割，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訥然，樂也。有禮純節，終如鐘而失，疏其形如鐘而大，獨在一簾，禮也。曲同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則樂器待律然後制，而律度又待鐘然後生，故有十二辰之鐘，以應十二月之律。十二辰之鐘，大鐘也。大鐘特懸，詩書國雅所謂鐘是也。非十二辰之鐘，則編為周禮所謂編鐘是也。樂器之為器，昔人為之，樂石之為樂，則專為之。特於非十二辰之鐘，而小鐘之則特而大，叔之鐘則專為之。特於非十二辰之鐘，而也。古之為鐘，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而己。爾雅大鐘謂之編鐘，石自然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而已。爾雅大鐘謂之編鐘，鼓謂之樂。周官大司馬掌教擊鼓，擊鼓以見於衆，大則特懸，小則編懸。儀禮大司馬掌教擊鼓，擊鼓以見於衆，大則特懸，小則編懸。鐘之為器，半為諸全，為諸半則成釋之謂編鐘。之十六枚，同在一簾，謂之堵。鐘各一堵，謂之肆。肆之取，其數可乎。曲同凡為樂器，不知鐘之持八音之二者，爾雅之取其數可乎。曲同凡為樂器。

五華纂訂大全

下流 萬章下

七 書院藏本

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律為之度，則編鐘編磬，不過十二律。謂之十六可乎。鐘以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始於知，知之事也。行所知而至於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之知，終終之是也。朱子：金聲有洪殺，始震終鍾。玉聲則始如一如之其聲，調然而止。○問金聲玉振是樂之始，終不知只是首尾之用，中間亦用耶。曰：樂有特鐘特磬，有編鐘編磬。編鐘編磬是中間奏者，特鐘特磬是首尾用者。又問：所謂玉振者，只是石耶。曰：玉只是石耳，但大樂亦有玉。○樂所謂天球者是也。○問始終條理，曰：如今樂之始作，先特磬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始條理是知終條理是行，問智之事聖之事工夫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亦只至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知得至到看得道理周備，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亦兼該畢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曰：然。○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

一故樂之作也。○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肆也。肆者，肆其奏之也。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肆也。肆者，肆其奏之也。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也。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可不備，清而不可不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於其所振之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不能同矣。○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奏之所以極其變，節之所以成其章也。○反觀鐘磬，有特懸者，有編懸者，其特懸者，氣大而聲宏，雅奏於八音之間，則絳竹之聲，皆為所掩，而不可聽。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其本律之聲，以為作止之節，其編懸者，則聲氣皆小，故可以雜奏於八音之間，而不相凌也。○問易大傳：論智常與神相配，而中庸稱舜亦以大智目之，則智之為言，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曰：知有淺深，若孔子之金聲則智之極，而無所不周者也。學者則隨其知之所及而為大小耳。豈可概以為天下之至神乎。○爾雅：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一。

五華纂訂大全

下流 萬章下

八 書院藏本

就三子身上說，則三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知，只是就清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中和上聖聖之知。蓋合下便是清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中和上聖聖之知。問小註：孔子之謂集大成，節只重義，釋意兼宗象理。曰：條理二字看出，爾雅：張氏條理，云：有倫義，釋意兼宗象理。曰：條理者，析象理於毫釐也。終條理者，謂象理於一貫也。○朱子：孔子之異於三子者，知之至而行之盡，三子之不及孔子者，知有所蔽於始而行有闕於終也。此孔子所以獨得其全而三子僅得其偏也。○新安陳氏特專也。○擊磬曰：特磬，東陽許氏：此一節以樂此孔子知之至而行之極，條理即八音以金而聲之，所以知其衆樂以玉而振之，所以知其衆樂聲振始終皆是動用字，推其知之至故能始萬物，推其行之極故能終萬事，是為聖智兩全。○蒙引：小成之始，終只在一首之內，大成之始，終則通八音而言。始於金而終於石也。如三子之所知，所行則在其一清一任一和之內，如孔子之所知，所行則兼乎三子之清和任也。其說註已明，爾雅大全所引朱子之說，與此絕不同。蓋前日未定之說也。○註三子所知偏於一而其所說亦偏於一也。此如象音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九

書院藏本

各自為始終者耳。既云偏便只是一音不是三子之小成者亦
有始終條理也。○特為衆音之綱紀。不必分大綱小綱。以首
末論。○宜其聲收其韻。與韻不同。韻者聲之餘。○智者知之
所及。謂知之。所到處也。聖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結果成就也。智
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各目知與行。卻是功用。各目。○條理猶云
脈路。在始終之中者也。蓋衆音不止是金與玉。獨奏一音。則其
一音自為始終。此以小成者言。此始終與本文始終條理終條理
之始終不同。本文主大成言也。本文主大成集註乃說一段
者。益不如是。無以顯大成之全。且大成亦不過是衆衆小成而
已。辭雖微。而奏八音。必先擊鐘。鐘起。然後衆音隨之而起。
是以一鐘而引起衆音。故曰始條理。衆音既作。隨了擊一鼓。特
擊衆音。由是而俱止。是以一鼓而收衆音。故曰終條理。先明
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知所以引起。這行。猶作樂。學
錄。以引起衆音也。故以始條理為智之事。聖以地。言造其極。了
各也。力行。所知。而造其極。這便是結果。成就。地位。猶作樂。臨了
擊鼓。以收衆音也。故以終條理為聖之事。說鼓。或曰。樂大成
時。說俱只謂衆音清和。任而成。聖非也。蓋天地古今無所不通。帝
王聖賢無所不備。若止就三子上說。便孔子生於三子之前。亦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十

書院藏本

曰。智人。則聖亦大智小。則聖亦小。此其義。不之於前。而
古樂者。必期金石。伯夷。尹惠。至德。可師。而論聖人者。必自仲尼
也。○夫。人。曰。孔子。集大成。只就時上見之。蓋。易。是。周。時。送
出。則。為。聖。衆。理。統。會。全。備。自。其。出。之。而。無。不。盡。其。理。自。其。來
之。而。無。不。備。謂。之。集。流。無。回。曰。金。以。宜。玉。以。收。則。孔。子。金。以。下
自。玉。以上。兼。總。於。其。內。而。無。遺。方。見。集。大成。所謂。條理。即。衆。音
之。節。奏。次第。也。然。只。是。一。個。條理。之。始。終。非。兩。個。條理。徐。徽。公
曰。事。字。不。指。三。子。猶。云。此。是。孔。子。智。分。上。事。是。孔。子。聖。分。上
事。耳。聖。智。即。始。終。意。在。武。王。曰。樂。記。云。鐘。簫。笙。簧。會。守。相。鼓。調
絃。也。匏。也。笙。也。簧。也。其。器。雖。多。皆。待。擊。鼓。乃。作。也。太。師。職。云。太
祭。祀。師。擊。鼓。吹。合。奏。擊。拊。下。管。播。樂。器。合。奏。擊。拊。則。鼓。之。類
擊。鼓。是。鼓。也。拊。也。搏。也。皆。樂。之。所。待。以。作。者。也。禮。器。云。擊。鼓。在
西。應。鼓。在。東。樂。書。以。應。鼓。為。和。終。之。樂。應。鼓。為。倡。始。之。鼓。小。師
大。祭。祀。下。管。擊。應。鼓。微。歌。大。享。亦。如。之。則。樂。之。始。終。皆。以。鼓。矣。
而。此。云。金。聲。玉。振。何。也。禮。書。云。先。儒。謂。凡。樂。洗。擊。鐘。次。擊。鼓。又
謂。先。擊。小。鼓。後。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鐘。又。謂。鐘。擊。作
則。鼓。作。鼓。作。則。鐘。作。在。前。鐘。在。後。蓋。金。以。動。聲。又。在。於。鼓。鼓。之。前

知與行言惟知之偏故行之所至者各極其偏惟知之全則行
不期其全而自極於全爾謂此此下簡以射比四聖人能獲
中之之法然後因力之所至而中之謂知之明然後行之從容
中道三子力雖到而知有未至故不及孔子公遷朱氏此以
德行造極言聖人孔子之聖以全體言三子之聖以一節言孟
子之聖孔子自其知行兼備而言故合智仁而為聖則此一係亦去
孔子之聖蓋此聖智即上文之聖智若上文聖智亦兼三子則
三子安得有始終條理待一音自為始終與本文始終自不同
也故歐通主孔子說而三子之不得為全者自見於言外況三
子乃力有餘而巧不足者孟子分明云其中非爾力也三子安
得兼有智耶故註云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極乎時
中也又總註云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獨以行言見其知有未
及也附屬細看二條孔子之謂兼大成條是說孔子之兼全衆
理智聖則巧一條是推孔子之所以兼全衆理處莊自明白淺
顯然樂以喻聖智之全而射以喻聖智之所以全三節雖俱兼
聖智但上節聖智平說下節重在智字止關射功而射在射

大都說三子不能中則並不可為清任和之聖矣朱子說孔子
簡箭中紅心亦只是就其中正無偏而言其實巧力俱全因時
變化要中上即中上要中下即中下要中左右亦如之方見時
中之妙若三子各中一邊如中左者不能中右中右者不能中
左也陳師洛曰中字雖在至字後所以中在至字先是一始
條理之準也問聘侯曰三子不特智處缺並聖處亦缺蓋合下
見理原偏故微來成就處只一偏註云一節雖至於聖何等對
酌○乃選於未發之先力行於既發之後故亦有終始意要上
便上便下便下因時變化不拘一定此巧也
到此中的時則力為之也而巧在其中矣
此孟子論次諸聖人而獨尊孔子以明顯學之意前四節是
案第五節方下斷語然向是平說孔子之謂二節提出集大
成三字乃見孔子聖智兼備非三子各得一偏者所可及末
節又推出聖由於智亦見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其不及孔
子者以此二句最重○此章固是推尊孔子然三子之清任和
亦造到至極而一無缺憾特未如孔子之時中耳孟子亦俱
以聖推之不但伯夷陶宰有比詞也切不可將三子說壞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班謂天子一位至五等是班爵之制
制施於國中天子之制祿是班祿之制施於天下天子之制五
節是班祿之制施於國中天子之制一節則施於天子之國中
下三節則施於諸侯之國中末節輕看因庶人之祿而帶言之
耳。漢子曰此章論班爵祿之制天子權輕自是周未世事
周初定爵祿之制意不其相涉以班爵祿為主則雖上士中士
下士庶人在官皆當布爵祿不必專以天子為主也。附子師曰先
王之制天下也有爵祿即有等差酌之為等酌之為等酌之
天子而下有過及之施無不及之患有及量之施無過量之事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刺
也嘗聞其畧也 惡去聲 去上聲

父天母地而爲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爲爲鏡者公也
斥埃於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足以長人者伯也德足以養人
者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男也出命足以正
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
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象引）君一位卿一位至凡六等註云六等
施於國中蓋兼王朝與侯國言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段可
見不必以無公爲泥蓋公在五等之列矣○天子一位之位猶
言級也子男同一位猶卿中員外皆五品俱有正從○或問方
伯在侯列乎在公列乎曰在公列入爲三公出爲方伯三公率
諸侯於內方伯率諸侯於外者也況春秋齊侯晉侯常位在諸
公之上則方伯不應在侯列明矣（看）冠五等通於天下事自爲
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至子男附庸皆是爲君者六等施於國中
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上中下土
也（此論杜）王制五等而天子不與孟子并天子亦在班爵祿
中并列爲五等得三王公天下之至意封建之大原也（注）國
曰王制言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不及天子與孟子不同愚謂魯
之位於國中者君與卿大夫士各爲一位世爵之強於天下者
天子亦宜與公侯伯子男各爲一位然王制有爲祿孟子之說

命爲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疏云此傳所發卽是附庸稱名之例例當稱名故儀父稱字爲貴之也朝聘王朝大夫例稱字獨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稱字例稱字則附庸卽屬城也武成孔疏舜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縱殷桀未知周公制禮亦然否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書五等其止王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爲然包咸註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其肩輿次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旣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十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玄之徒以爲武王時大隸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証具矣語錄王制孟子武成分土皆言王等周禮乃有五等決不合永嘉必欲合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又云凡千里以方五百里封四公則足每箇方五百里甚是分明陳乃云方一百二十五里又以爲合加所賁田附庸而言之何欺誑之甚○王制四海之內力州州方千里處滿建國之數恐只是諸儒改竄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國處因其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又冀州最闊合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七

書院藏本

且如川中有六七百里中置數州者那裏地平坦寸寸是地如
道一路其膏登雲客望之宿密皆山其中間有些子餘隙中黃
白底方是田想地卻如何去註疏多是如此有時到那解不行
處便說從別處去南軒孟子說所謂方千里者先儒以為王
方千里積百同九萬夫之地是也蓋方千里則為方百里者百
為方百里者九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諸侯之國
夫如是而後可以為天子都畿鎮撫天下而卿大夫元士之采
地皆有所容焉故公侯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皆
以其田言之也獨以其田言之則地雖有廣狹之不齊山林川
澤之相間而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王制謂山陵林麓川澤溝
洫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者則傳者之失矣。周禮所載往
往與此不同如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
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
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
地封疆方一百里其食者五之一蓋不知分田建國之意遷就而
為此說耳要當以孟子為正夫在孟子之時已云去其籍矣又
更舉絕滅之餘周官之書存者無幾矣今之所傳先儒以為籍
出後儒一時之傳會是不可不致也安城劉氏周至月建之法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八

書院藏本

當以武成分土惟三者為正善侯爵地方百里以司馬注及小
司徒之制推之地方百里者積田萬井萬井之地以開方之法
通之實占地三百餘里此蓋班祿之制所謂錫之土里是也故
南軒張氏以為分土三等皆以其田言之地雖有山川相阻廣
狹不齊而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故其山川城郭宮室塗巷皆
在百里田制之外即所謂錫之山川者也若須句若類史
又皆善之附庸即所謂錫之附庸者蓋亦在百里田制之外是
魯之疆域因不止百里矣然作明堂位者遠安為七百里的說
孔氏亦附會之以為封魯五百里之上加以九同七同五同三
同四等附庸共為方百里者二十四若魯方百里者二十五積
四十九同開方之得七百其說恐難信也虞源補氏田以錄
分國傳魯氏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
者方十五里氏不若人不若名各不若字趙氏惠祁曹姓子
爵雖帝之後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
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則白天子之制至附庸班祿
之制通於天下者也自天子之制以下四段施於國中者也又
可見上文六等施於國中為兼王朝言矣蓋班祿既兼王朝班
爵不容不兼王朝也。地方千里言其地方有千里也方字帶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經 175—531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全

書院藏本

五里在三百里內小都各受五十里在四百里內大都各受百
里在五百里內既曰周之采地未聞又曰采地二十五里之國
凡四何其言不特異於孟子又自漢也國之采地二十五里之國
有藉乎曰禮所謂公邑采邑小都大邑者已而王制亦有
天子將內諸侯之數但其多寡與周禮不同耳曰陳氏以爲
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也皆受地如列國之君則王
里之畿有所不容疑亦視此以爲差降非必盡如也此說如
何曰以周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
都亦五十里也但王制以爲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則國不祿也
而食之亦無礙於不容矣其據上以傳世者殆周禮之末失也
附庸也存焉天子之卿以下所受之地皆在王畿百里之內此
說亦附庸也出武曹曰孟子不言公以皆百里也不言中下
視附庸也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明與孟子之
說視孟子而失其意者也陳用之葉石林欲牽合爲一非也
任置地註云家邑大夫之田任地以爲小都之田任地以爲大
都之田任地以爲采地小都之田任地以爲采地大都之田任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全

書院藏本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
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
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
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
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
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周禮天官冢
人小宰中大夫一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
二十人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藏僕從者王制孔疏云庶人
在官謂府史胥徒則周禮太宰云府史十有二人云云之
屬府史人賈人及胥徒也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官
長謂冢宰爲天官之長司徒爲地官之長自所除或若大夫爲
府卿官之長大司馬爲樂官之長是也言所除者謂所命之官
冢宰其官名籍籍禮註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其非
九命之內故知不命於天子國君也若子男之士雖無命亦當
命於國君也以其籍籍禮註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其非
太宰辟召除其課役而使之非王臣也周禮之內府史大例皆
府史而史多而府又在上止唯有卿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
府上卿史以其掌書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以其當職事繁
故也或空有吏而無府者以其當職事少得史即足故也至於
庶人羽人等直有府無史以其當職事少而有獲物須藏之
故雖有府也脂人食費之府則無者以其多於史以所藏物重
所須故也周禮之內惟府一官特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
故也亦府史胥徒以應聽考之入數極多安得爲多府史胥
之胥皆周禮一書方是起草未曾得行蘇子由古史鼓府史胥

地太多當時多兼官其實府史胥徒無許多○古者制國土
相承非如孟子百里之說而會山麓下者萬里後更
來儘大周封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爲大國所
吞亦緣是謀封伐奄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封得許多
國鎮問府史胥徒不知民爲之抑別募游手爲之日不可
想只是民爲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則又似別募游
手矣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
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未而求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
多何不累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設人甚多不知何故
但嘗觀自漢以來及前代題名碑所帶人從得吏亦甚多又不
知如何皆不可曉○傳傳大國地方百里者開方計爲方十
里者百爲田當九百畝按班固地方一里爲一井十爲通
方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計之蓋地方一里爲井
爲田九百畝井十爲通通計積一十里爲田九千畝通十爲成
方十里積百畝爲田九萬畝成十爲終方一里大半里積
千畝也爲田九十萬畝終十爲同方百里積萬畝爲田九十
畝即九百萬畝是所謂提封萬井也封者井之界提者總提封

萬大夫士田許多就可食許多人者只是據孟子下文一大百
畝五夫食九人起數耳○說統足以二字當味見先王體恤處
季表一曰庶人在官抽攝小善周開其入仕之途○納細流亦
廣其器使之路○注武曹曰語錄云問士人受田如何曰上士中
士下士是有命之士已有所管管子士鄉十五是未命之士若
民皆爲士則無農矣故鄉只十五亦受田俱不多所謂士田者
也然則送郊之士田乃未命之士所受陳氏以元士所受地當
之通矣○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之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則
是諸侯之上大夫卿而卿外止有下大夫別無上大夫矣下
文又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夫之下卿中當其大夫下當其
大夫大夫則是諸侯仍有上大夫似自相抵牾○孔疏謂就其下大
夫之中更分其上下其從而爲之說亦巧矣○孟子但言卿一
位而不言列國之卿數註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
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夫日
小國二卿矣而士文乃謂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夫之下卿中當
其大夫大夫下當其大夫大夫則是小國又有三卿何也鄭氏云小
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又似誤脫耳未知
然否○語類問諸有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之說未可

28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1

書院藏本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土農夫食九人上食八人中

食七人中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

其所得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

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

蓋不可考嗣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職籍未經

奉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問其詳今之禮書皆拾於煨燼

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

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周禮地官甸徒凡建邦國以土

圭上其地籍辨官度其地而制

其地籍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

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二

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

里其食者四之二諸采之地封疆方一百里其食者四之三

等諸衛之地封疆方一百里其食者四之四諸男之地封疆方

方千里公侯伯方百里男七十里士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

不建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

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

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

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堯 書院藏本

欲計算便合其數非也又據通考周家授田之制但如大司

徒諸人志說則是田底者少授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

說則田底者多授者少授之如王制孟子之說則

一夫定以百畝為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三者不同○王制

兼作分註疏引周禮小司徒上地家七人解此段按小司徒言

上地中地地下地以田之肥瘠言之王制言上農中農下農以人

之勤怠言之當如集註宋子問孟子與周禮不同曰此也難考

畢竟周禮底是周禮是全書經聖人手必不會差孟子時與籍

已散亡想見改理會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

周禮右者百畝之地賦皆收一鍾為米四石六斗以今量較之

為米一石五斗耳○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其次八人七人六

人五人此等差別是地有肥瘠耶抑與稔之不同耶曰皆人力

之不同耳○又問李豈百畝而收百五十石者果也○是謂百畝而

收不過百石者似恐是未熟則其多少固自有不同耳○又問

因程子之說足以教陋儒泥古之失但據其所傳而姑存之使

千百世之後一遇大聖則必能因其大體而詳其節目推其既

往以為一時之制而先代聖王之法庶乎其可復見矣○商氏曰

則班祿尊卑之差必本於上農失者示祿出於農等而上之皆

以代耕者也○註謂與王制周禮不同而不致贊其說此謹之

至也然孟子在周之末其詳已不問漢文帝時作王制宋何為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堯 書院藏本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謝源韓氏兼夫有與恃二者之意方謂之挾但有之而不持則未謂之挾也。
安陳氏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實者必不與之交矣三者之中挾貴尤當憐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小之差耳
公遷陳氏此自交友而言之不可有挾者交友之誠主乎敬信者交友之本車馬不拜者交友之義不可則止所以全其交也
死於我殯所以盡其交也此則交道之變也。謝源孟子本意只是由大夫說到君由小國說到大國又由國君說到天子則貴之極而無挾之至矣乃以貴爲等差非於不挾貴中分優劣也
過至舜師節不可云王公之尊賢何如只當云非惟大國之君爲然也。齊天子亦有之。謝源此章論交友之道只是一箇交德而不可挾本交友其德也一語是通章大綱而未節犯尊賢貴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壬

書院藏本

與非言正見尊賢之義同於貴賤則貴之不可扶明矣孟獻子
惠齊平帝堯正以古之不扶貴者立節尊賢的樣子不重分人
之優劣因勉勵孟獻子惠齊平無優劣若堯與三人則自
有優劣但只要見雖天子亦不扶耳故云不重在優劣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交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子忘之
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交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
子之家則不與之交矣

乘去聲
下五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貴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慶源輔氏）獻子忘其勢，不扶貴也。五人忘人之勢，無獻子之家也。孟子歷舉四人，事首於魯，子專詳之，又以見上之友下，豈不可有所扶下爲上所安，亦不可有所利一有利之意，則處人

房驥失其可負之實而不足矣。繫引此條不必以獻子之疏
與五尺忘人之勢相對說。當主獻子不扶貴說。蓋獻子所重
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安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扶其
勢彰彰矣。初題所以無獻子之家者。蓋見在我者有可貴在人
之勢。不能動我之胸中也。故曰樂其遺忘人之勢。口無獻子之
家者。融獻子之家如無存也。猶云目中無人。意有獻子之家者。
抱獻子之家來當事而美之也。口無獻子之家以下。是說出
獻子所以與交之意。所謂安其德也。馬君常曰。獻子目中原不
有百乘。獻子意中原不有侯阿百乘之士。是以絕懷五人。聞其
無獻子之家者。想之而見獻子也。轉設十有獻子之家者。思之
而愈見獻子也。只初題形容獻子不扶貴耳。若從五人生
流便失之矣。注武曹曰。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四句親題。觀似
贊五人能忘人之勢。論題旨則實所以稱獻子忘能忘其勢。獨
稱侯曰。自忘其勢而並樂人忘己之勢。方爲不扶之至。若但自
已不扶而於人之趨勢者。猶未之絕。則是扶貴之心未忘也。末
二句最切。無獻子之家者也。當看者字。見其人是能忘人之
勢者也。字矣。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種

書院藏本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附題或師或友言無所扶也。王順長息句。是帶說。蓋引費惠公成語耳。國權歸地。納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王伯侯謂費惠公孟子既稱爲小國之君。加以楚世家有鄭費邾邛意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爲國。而假稱公與同時金仁山註孟子與之不謀而合。亦以爲季孫氏借引會于費。有費若費子之稱。余更博考。蓋呂氏春秋言以滕費則勞以鄭魯則逸。劉向說苑言魯人攻鄭。曾毛路於鄭。君鄭子以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仲公時。桓桓魯如小侯。與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爲季氏之種。飾以私邑爲國。宛如無復疑。說少讀黃蘗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全章文末云：諸侯委已盡之氣。陪臣無先澤之貶。其勢不折而入於大夫。不主夫既折而入於大夫。又豈五世所能限耶。意。祥失其權。天道亦有時而不應。甚可懼也。茲因有感季氏事。

實惠以爲其可易焉。○集註賈邑之君邑字語。日知錄有秋時
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珍滅我
費滑諸國都於費今河南懷氏縣裏公十八年楚爲子馮公
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其一舊公
元年公賜季友汝陽之田及費齊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
魯季氏邑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卽季氏之後而魯
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滑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於費
而楚人對項襄王有郢費都郢所謂滑上十二諸侯者耶又
曰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
嘗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
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
漸矣○季氏之於魯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國而不敢篡位
愈前晉衛多矣故曰魯衛周禮澤爲雲河不敢以王順長
息與子思顏般並列則季子思顏般之德而友之益可見矣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
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書院藏本

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
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
也疏食編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
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
專者也 陸源輔氏平公之於亥唐則知所敬矣然不能與之共
民以及於國也西山真氏天位所以處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
天祿所以資賢者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
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資之
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蒙引入云則入註唐言入公乃
未句便有下竟友辭意淺說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

東食天祿也乃神之尊賢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然卽平公能如
是亦可見平公所友在德而無所挾也非惟大國之君能如此
幾夫子之貴亦有能如此者彼魯云云實註然終於此而已以
下亦不能盡引平公還是取其不挾意但微致不滿意耳○賢
卽德也周禮侯甸男采衛不挾以克之待爵爲至孟子胸中早有
天子友匹夫一段道理在前而引獻子費惠晉平諸人卻節節
以爲至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安父曰外舅謂我舅者
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
而就饗其食 蒙引舜尚見帝節不可以爲此正是承上文言王
食天祿然孟子此節本意只在無所挾上故曰是天子而友匹
夫也上文所以着館非王公之尊賢者蓋不如是貳之則平公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書院藏本

之於於處其尊賢爲極矣又孰知其爲有所未至者耶○迭爲
賓主舜卽見帝帝館甥於貳室則舜爲賓而堯爲主亦饗舜則
堯爲賓而舜爲主故迭爲賓主也○天子友匹夫是爲何友其
德也要見此意故未暇及其天位治天職處○亦饗舜謂饗於
貳室故迭爲賓主舜亦饗舜則宮而就饗其食若曰就饗以食則亦
堯爲主矣蓋此食是舜所設者○堯蓋以賓禮遇之也故得館
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實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貴貴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
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
夫而不爲爵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
至而孟子言尊賢之也 蒙引堯舜中庸五達道於君臣父子夫

如使隨聞戒周其儀儀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系豚之類也禮記檀弓曰陽貨欲誅孔子而孔子欲誅陽貨故陽貨欲誅孔子而孔子欲誅陽貨故陽貨欲誅孔子而孔子欲誅陽貨故於陳仲子而後已孔子受之者得中道也蓋引諸無以辭卻之轉其辭以卻之也存疑交授只一般道是大綱道是節目道如道與禮之分也禮說其交也以道非出於無名其接也以禮不貴多少特折所受之何等直截斷明矣曰斯孔子受之矣當玩斯字見雖孔子亦無不受也正不必卻意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受也道其儀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於貨閭不畏死凡民罔不敵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毛 書院藏本

之與平聲讀音作熟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愧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周作啓無凡民二字諷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閭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孟子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

問也於今為烈烈明也如之何受其餽矣或者謂若我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為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餽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為烈光也三代相受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為之說乎日本安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二人而奪其貨人所共惡於法皆不待教而誅者也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說今何明烈則禦人者之貨如之何其可受乎禦則固然須然也說雖引禦以為例以爲下文諸侯猶何理則亦可受禦句是倒說語不是疑詞疑說不可是不可受引康誥只是明不可二字殺人而顛越之是既殺了將尸去鄰而棄置之法武王曰萬章謂交際當卻論雖失中然其意亦豈可厚非補氏斥之為誹辭過矣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日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毛 書院藏本

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此去聲夫音拔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

書院藏本

年 年

解題の順序

經 175—541

行道之端在若前所云是也此聖人作用之妙處不然人方
未知聖道之果可行否其小者整頓之心未求而巳
亦即帶帶字言不可另作一句言不以四方難得之物供此
之所正者。為之兆也不專指正考諸事凡三月內大治所行
者皆小試行道之端意蓋當時夫子之道當年莫究其理莫
得其果可行終覺其不近人情而益事變其法不而留身
於魯正欲以其隨試轉致者示人以行道可行之朕兆也聖
賢者初至病人之家病人未知信從猶不難施且其病甚治
愈一二標病使信我有手到病除之驗方可次第施功要會此
意誠哉先導正以下俱是說孔子委曲以事道之事為之兆也
五句只重不可行而不為梓意不重決去意蓋諸侯先是以
行而不行非是不能行其兆蓋先而行則知吾道有可行而
不能大行其道則知而不能行而人終不足以有為故不得
已而去之速也末嘗終三年淹是又因魯事而推其所仕之國
不靜留也與因之曰孔子之仕也一節有三問三答卻下二問
即足首一問意下二答即足首一答意日事道矣微較見微較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聖 書院藏本

非事道也日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見無妨於事
道也日矣不去見行道之難如此何故不去亦疑其非事道也
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不行而後去亦見其為事道也大抵
萬章終以為非事道孟子終以為事道此一節大旨。孔子之
仕一節總是見為事道然就中細看亦多少委曲旋轉不為已
甚之意李儒真曰孔子亦微較姑且從俗非苟也正有變化之
妙用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

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
禮也。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
皆無之疑出公報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

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
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

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推養所在思按此章文義多不可
曉不必強為之說。朱子問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於季桓子何也
子相魯皆由桓子及桓子父女樂孔子便行矣問隱三桓季氏
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那陪臣何故殺孔子之力以去
之桓子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終不治者由我故也
孔子是時也失了機會不曾做得成慶卿補氏見行可也乎道
之行也際可適其禮之宜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新安陳氏註
於衛之事云云以此釋際可公養之仕與意旨本意有照應有
收指歸際際可公養俱是為一其道之行俱是事道微較論仕
之義則行可已非正局乃孔子在當時則行可之外有際可又
有公養者是乎委曲以行道則今詳俟得善其禮際夫際可
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無去孔子見可際可公養之仕之心何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聖 書院藏本

必問卻以絕夫行道之機此孟子顯學孔子處。謝約行道夫子
之本心也不得已而際可公養亦顯而弗拒引人以向道猶為
之兆之心也若徒曰禮際公養而已豈夫子周旋於衛之心哉
見給問編四書解見行可亦是大好若說得太好便與下桓子
辭行可際可公養不可說得太好若說得太好便與下桓子
公孝公不對無須說得有分寸。季桓衛靈衛孝公今之諸侯
一流也而孔子所謂見行可際可公養則在乎此然則豈為已
甚者哉此三節須得此意不是空空洞洞。此節是隱學孔子
生平仕進之跡以結上文之意見行可際可公養應上公養應
上公養見行可是際際可公養是主三句合看又有一層委曲
一層之意。上文即微較以明交際之不卻此節合看孔子一生
之仕以見交際之不卻。交際之事孔子引以為仕之中上
之舉不得等於見行可下之舉不夾於公養厚而自當魯定公
用孔子之時正季桓子執魯政之際雖由定公能用之亦由桓
子能薦之與國之目謂之見行可者謂其道雖有可行而仕
了不必求全責備安漢口於定公則交際之舉愈非仕也然則見行
可而受夫交際非仕也公養又交際之舉愈非仕也然則見行
可通謂之孔子之仕則知聖人一過節受養無非行道之意

而君子之不忍於安樂之閒非獨以禮義之可否為之權實
以吾道之行否為之決者矣任武曾曰孟子引子仕魯衛之事則
見行可是不主而論孔子受交際之事則明可公養父是主爵
侯曰公養是國君養賢之常禮際可公養父是主爵之外能加厚
者論承上語脈則見行可之仕為重若論通序
細玩通章後者乃萬章先有第五節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五
句意欲使從交際後起漸漸引到本意總疑孟子既不
能用不宜從受諸侯之賜耳故孟子以孔子之舉告之委孟
子字孔子之家法者也魯人獨較孔子亦獨較不知者以為
非事道詎知孔子正欲委曲以行其道所謂為之也見行
可際可公養孔子有三樣仕法而所謂際可者即章首所云
之交際也然則交際之不
必御也明矣見龍寶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
養焉養並主
養下句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星 書院藏本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為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
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饒養者
此只是說為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
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
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恥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安陳氏下二句不過警上二句所以下文不便言此家孔此章
益為當時有為貧而祿者設不知辭官厚祿非為貧之具也
既是有為貧便是有為貧者所宜做得官豈可苟且居官節言
為貧而仕中三節言其所宜居末節則明其意也抱關擊柝只
是辭尊居卑意說孔子是舉其人以實之也仕非為貧也而
有時乎為貧見為貧非其常也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不
是兩事也重不荷祿上方見權中之正說選仕非為貧也何
重者言仕果徒為貧乎哉非也有時乎為貧亦其出於不得已
則其非為貧也可見聖賢雖對上王云註仕本為行道行道二
字宜虛含以
在末節故也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盛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
如此觀之曰此言擇仕之時自當有如此君子之
仕以爲道也至不得已為貧須擇處卑貧者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思乎宜乎抱關擊柝

拆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
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
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食位慕祿
而已矣南軒張氏既曰爲貧則不當處尊與富若處尊與富是
則此要見其職易稱之意下文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壯長而
已矣而已矣字正見其職之易稱也抱關擊柝只是一事古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星 書院藏本

人爲國以禦暴而關之守莫重於夜拆實此此時方道與時違
凡有行道之責者若彼不得恐恐苟祿也惟如抱關以司出入
擊柝以司晨昏吾但二事充盡便不爲苟祿丁即使朝廷昏亂
生民陷危都與我無干矣如此方處之安也亦不限定此二官
只是舉例之辭四者擇地又舉舉計行夜所擊木也本用趙
氏註今皆說爲夜行雖監木亦然大行夜夜行何嘗擊木陸德
明左傳釋少折以兩木相擊以行夜也說文作柝一作棰夜行
所擊者柝亦本是行夜柝川柝曰抱關是蓋而諸其出入擊柝
是夜而諸其行止在武曾曰實註以抱關擊柝爲二事與衆引
不同恐當以衆引爲正范紫雲曰抱關是環抱而守之意周
侯曰上節見當辭尊富而居卑貧此又見是於卑貧中
擇最卑最貧其職易稱者居之重惡亦宜乎二句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
而已矣反聚去聲苗阻利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

言高故舉貧可居若立朝而道不行則可恥故會富必當辭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

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

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陳子問位卑而言高罪也以若

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今世固有草茅章布之士獻言

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

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而有言亦見聽不

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說商鞅范雎之事彼

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言者固有一齊說之宜擇權之徒不

悅而文帝謙讓未遑也見其言有次序之聖人之意也

見矣○位卑者人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守其職也

言高故舉貧可居若立朝而道不行則可恥故會富必當辭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

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

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陳子問位卑而言高罪也以若

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今世固有草茅章布之士獻言

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

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而有言亦見聽不

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說商鞅范雎之事彼

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言者固有一齊說之宜擇權之徒不

悅而文帝謙讓未遑也見其言有次序之聖人之意也

見矣○位卑者人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守其職也

此章固是為食而仕者受然雖就就解得最為明了然合
註意當細玩之若謂解未分明且竟以明去首末二句矣
蓋仕非為食而食與未立人之本例而道不行句自相呼
應故首句註云仕本為行道二節亦非入道字末節
又引尹氏云言為食者不可以為行道者必欲以行道者
依時解則首句落空無着而末句竟似便棄上去矣聖賢
話通章意蓋未有不相聯貫者○愚是仕以行道既曰為
則當意高居年於斯其職易得若處高位而道不行乃曰
我為食而欲得難以自養也則可知其矣大指如此○語
類及兩計之解若明勝侯說亦高直細玩之見據記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
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康餼謂
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萬章下

毛

書院藏本

不臣寓公古者寓公不舉世寓寄也陳國輔氏諸侯之視諸
侯其爵有五等之別然其貴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士不
此而謂之寄公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
爵士豈可自比於諸侯哉必仕而後當以諸侯列士而託於
諸侯受之祿吳因之云士只受祿而不受賜就是受祿亦須
送有送乃肯受之不然將如子思之說大門之外矣通章大意
是如以此後二家則通就上之自待上說矣取註則云前三節
士之所以自待後三節若之自待此本於大全新安陳氏
而論通編說約四書廣皆主之說二說皆未安蓋謂此章通是
明辭受之義則末一節無着落若以後三節為若之自待士
則子思之說未嘗不是士之所以自待大抵此章意是言士之
所以自待與若之自待士不必分其節為士之自待某節為
若之自待士或就其自待而論若之自待士者在其中矣或就
若之自待而論士之所以自待者亦在其中矣○問末節何不見
得士自待之意曰士之自待正當以諸侯為若臣臣使送有
問若士之自待也

亦不敢同於有位之臣若之待士不但常有以養之而且當有
以舉之一章大意如此此章自分士之自待與若之待士看
士宜守分在若宜重德要若他無絲毫變化送節求處
因武而曰因德錄之說固是然當以士之自待為主

萬章曰君餼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
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謂之周以處事之宜言
謂之義原非二物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
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
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萬章下

哭

書院藏本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新安陳氏未仕為民
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救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數之俸祿士之自
處當然也然則無常職而賜於上則士而託於諸侯矣○託與
賜不同託是我托於彼其意微曰不敢以名分言不敢同於有
位之若賜是我彼賜我雖不嫌亦曰不敢以職分言不敢同
於有位之臣說者謂三節重無常職而受賜為不恭上節託諸
侯之非禮則暗合此意在此○其不欲受賜於上正是不託諸
侯若曰託則此若賜則此臣更成作前層矣不恭即非禮意因
無禮而受之若若則以上之賜為重而妄受之者有以上之賜為
輕而妄受之者若若則以上之賜為重而妄受之者有以上之賜為
無土之分也此不敢是不重當臣禮有禮無職之分也

曰君餼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經公之於子思也蓋問亟餼
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探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
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大馬畜役蓋自是無無愧也悅賢不能舉

亟去聲下同
皆杓使去聲

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庵使者出拜而辭。

之犬馬畜儗言不以人禮待亡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

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州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

左傳昭公七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人有十等也新安

陳氏士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焉。繆

見聖賢交際之道。於衛兒子思盡人臣之道。於魯兒子思居賓

以見孟子之所傳業引疑知至拜之勞而不復然不知韋栗繼

肉而遂絕不餓均之爲失養賢之道矣附錄能養能舉悅賢之

下

哭

道也。若不能舉能養，猶可也。旣不能舉又不能養，可謂悅買子固勉錄。又不能養也。內兼或餽無餽兩意。四書釋地又讀孫學子

翼問子思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孟子言再拜稽首而受。其拜與稽首次第不同。可也。曰北面。大經古出者。周禮吉拜是拜。

而後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後拜。則凡先稽首後再拜。凶拜之類。

也。先再拜。後稽首。吉拜之類也。吉拜之常。故主於旁。凶拜拜之異。故主不受。顧麟士曰。於卒卒字。亦自臺無愧也。倒看出若

子思不磨饒。固未有已耳。熊漪曰。前此還望。穆公之悔悟。卒

劉上玉曰。子思不悅。自是爲使。亡拜受之勞。然此處且含糊說。

去方有一節子思以爲羶肉使亡僕僕臣弑并也何堪陳伯王曰悅豈不能舉數句意且虛說下二節議說明季岱雲曰犬馬

畜級此句已明說出使已僕僕亟拜意繆公自是不令臺官來
謁則同上節之矣不能養句便含不知糗粟繼肉之道帶不能

與說亦便有疑

平夜問國曰欲變吾子曰可斯可謂變矣曰以吾命將之再拜稽

首而受其後。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亡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

君俞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栗庖人繼肉。

或問如此則有常數矣曰非也雖云繼肉終喚作餽不喚作常

耳初以君命將所以重寶後不以君命將不以勞賢率爲虛且

養自是常饒無疑但不常以君命將則養賢而不勞與所以爲
盡道○栗肉曰饒只是不令匱乏之

意聽賢者所爲而不隄一定之數

之於翁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燕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

於馱馱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去聲

華纂訂大全
六五 萬章下
平 書院藏本

能發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虞源輔氏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養賢之至用賢之周也蒙引

後舉而加諸上位謂上相之位也非天子之位上位猶言高位
存統帝使其子至弑敵之中則襲人藥栗庖人繼肉者又不足

言矣。後舉而加諸上位。又能舉矣。能發能舉。悅賢之道盡矣。故

曰王公之尊賢也異因之曰孫公兩節不重賈稱公之非只
穆公以示養賢之則王公節亦不重賢帝堯之盛只因堯以示

祝賓之極。能紫登曰九男二女百官則廩人庖人不足言牛羊
倉粟則饌肉雖粟不足言稅以心言。尊以禮言。同聘侯曰後字

乃繼事之辭。言如而能養終而後舉。

此章前三節是士之首待後三節是若之待士試曹謂當以

士之自待爲主蓋因第四第五節仍本土之自待說來地其
論良是然註則謂觀朱勣是言爲君者起魯繆而紹唐虞能

養又貴於能舉須就君之待士上異按當以程君先生之言

君上後二節仍就子思身上說財未成也之白待意解之

1000

華

經 175—546

章說士處有君說君處有士二意須並重此說最當然玩下章困勉錄所云似終須器重士之自待一邊耳 見龍記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

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賢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鷄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

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新安陳氏市

與詩率士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賢為臣乃已仕之臣也

蒙則皆謂庶人庶人即士也以位而言曰庶人故往役義也以

德而言曰士故往見不義也此士字與下文士以族以士之

召庶人上士下士之字是未仕者彼二士字是已仕有位

者乃上士中士下士之字也故註云士謂已仕者淺說庶人亦

君之臣也但未通質為臣與已仕而在位者不同故臣可召而

士不可召是士之不見諸侯者乃以自重而志不可屈以

道自居而其身不可辱蓋禮之所在也蓋註章旨不重守分只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至 書院藏本

在自重上發擲四書朕不見諸侯未召不求見既召不往見

兩節此章只重士之所以自重而君之處士只帶說玩總註

可見然則上章疑亦當如此○玩淺說則自重安分二意兩節

內俱有不必以庶人不取見於諸侯為安分以下文為自重作

如此分別徐長橋曰禮字安分內含自重意萬授一曰重不往

見上首節指出禮字次節指出義字與後相應末節反照作結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

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虞源輔氏庶人則當服君

禮義不惟士之自處當如此而人君亦以此望之也存疑上曰

者辱其身也非義之當然也翼由只一召字生出許多波瀾全在彼不可召上見我不可往紹開編上文庶人不傳賢為臣不

敢見於諸侯禮也此一句已答盡了因萬章再問云云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則折得漸然分明禮義二字是一章骨子章未

大義路也禮門也正應前王方說曰上節不傳賢句已答明不

見意此又因一召字發下多少議論來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

一箇人以道而言則為士以分而言則為庶人往役是其所當

然故曰義往見非道所宜然故曰非義也蓋曰不知其為士

泛以庶人待之往役為庶人之分明知其

為士而復以庶人待之往見便失士之節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

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

召之也 為義

且君何為欲見而召之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孟子曰

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乎倘謂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至 書院藏本

也是豈說何法自在一人身上言分明有曰字如何不作萬章

答稱下曰字又緊接萬章之語而申明之以見其不可召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

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

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

我交乎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並承皆去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分因當有別亦不

必添致意哉問小豈豈不曰三字直嘯至未前新張氏在我則

當守進退之分在君則當隨事而之禮樂引且君之欲見之也

有為也雖主則等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所以明上文往見不

義之意又自此以下五節皆所以申明此一節意也蓋此一意

孟子一生所洞徹而當時上下所共疑者故孟子因萬章之問

而反覆詳言之也為其義問也以所知言為其賢也以所行言

孟子乃稱指應人以施士以鼓力夫以故也
庭大夫從游燕之樂者也故招以施諸侯藏諸士君所禮也故

人之招招賢人豈可往乎哭說極是。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
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
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也失言其直也視
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鄭）謂此以周道
路為賢者所由（鄭）謂此以周道則就而見之則以幣聘之此則欲見
賢人而以其道者也舍此而召之則非其道即是欲其入而閉
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自君子而言不必以見賢上言周
道如底決然當依義路也意解義道理說方可謂君子所履小
人履之則非君子之意也如此孟子引之斷章取義亦當依義
路說故註曰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無可從也而謂
與禮何分別此理為人所宜行是義行之而有節文無節文不
是禮以義為禮以行之來者看禮覺明白則所謂禮道即通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聖

書院藏本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
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鄭）
孔子方仕於魯也君以其官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
子孟子勿增損也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盡合

孟子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
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鄭）
孔子方仕於魯也君以其官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
子孟子勿增損也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盡合

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宋）子問此章義頗只亦
此一者然所謂義者義而後言言而後動如云往役者也往見不義
也周之則受聘之則不受之類都是義之節目又如云與人金而
不取於宋薛然則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義之節目又如云與人金而
一不取於宋薛然則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義之節目又如云與人金而
事彼利刀機劍迎刃而解條件制而片去孟子平日受用更
是得這箇氣力今其所以行無非道也則此章又知賢者有不
可告公孫丑章又知不為也此章又知賢者有不不可
名之義蓋君子之出處進退一皆與義而三初牛遇其
之野非以多聞而召之非以其賢而召之若其召之則又
定也亦無定用也為士則不以召召為禮若官則不以
召召為禮若官則不以召召為禮若官則不以召召為禮
此正是時中之道也孟子之辭在也士則未有官未可以此而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聖

書院藏本

孟子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
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鄭）
孔子方仕於魯也君以其官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
子孟子勿增損也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盡合

孟子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
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鄭）
孔子方仕於魯也君以其官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
子孟子勿增損也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盡合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

書院藏本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須、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

友天下之善士其所交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盡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上矣。南軒張氏自友一爲之善士。至於向論古之人。每進而愈上也。所見者愈大。則所取者愈廣矣。雙峯饒氏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也亦無窮已。取善無窮已。則其進善也亦無窮已。取善之地。所以愈廣者。因其善之進進而不已也。取善之心。果易有窮已乎。之人也。推其所至。殆將生乎千百世之下。而可以繼往者。於千百世之上。立乎千百世之上。而可以繼往者。於千百世之下。奚止爲一世之上而已哉。家引又向論古之入一句。兼下文頌其詩。頌其詩。頌其詩。頌其詩。其言也。論其世者。考其行也。尚論古之人。如何古之人。言見於詩者。則頌

書院藏本

審讀此不是推廢交友正極言取善之法。簡從自己分量
談見上抵廊上去可見補讀論世卽窮理格物之功正是身心
性命關通處非永嘉博辨古今徒成箇沒頭學同也上蔡熟讀
史論子斤其玩物喪志及養子看史卻一字不遺上蔡初頗
不服後乃悟其妙做譯頭接引後起。論交只是講聲氣。讀書
只是求詞章。同是一個病源。只緣中無所得遂終日論交讀書
究與朋友古人進不相涉耳。做不能引錢而不能引躬無以取
之也。天下善士是頂一流人如郭有道黃叔度諸人猶未足
以當此。論世惟孟子爲至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之爲聖人孔
子之爲至聖皆在無敢言而確然定之至今無以易或以詩書
論或不以詩書論此孟子尚論俊眼也。尚論古人句連住是
接應下句。語處籠下四句下四句是此句之練起方法。項詩云
句要趺起知人論世是虛語三句都實講不得。簡從聲氣與
尚友古人自處一時時便當如此非必到友天下而後友之也
此疑問是然謂之尚友不是小可須心與古人爲一方可謂之
尚友此非一世之士所能也。蒙引謂此章板主成德者言極
是。雙峯所尋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亦無窮已也。皆雙峯發
論取善無窮已故其進善亦無窮已乃是證言。卒意非以達義

無窮已。兩句貼上節取善無窮已。兩句貼下節也。施恩山曰。詩書之作。古人有大不得已於此者。而後之人。載焉且讀焉。無不面之。推世系之親。亦且為之。援琴鼓瑟。歌忽焉。流涕此古今人所共。幾平一相遇也。牛春宇曰。得見善無窮。愈進愈見不足。故章末未足二字。是關錢李安溪曰。此章是教萬民以學古重知人。兩字。論說終曰。古聖賢在千載之上。涉不相接。若不於其世上討論。只紙上讀。讀何益。論者正欲得其人之所以善。以資吾心之善也。在武曹曰。論古人。人引家引。謂其下煩詩讀。呂氏謂。虛籠下四句。思謂呂氏之說較長。此章進善無窮。故其取善才無窮。此正意。取善無窮。則其進善愈無窮。乃其言外意。須分別。亦可以上節為進善無窮。故其取善亦無窮。下節為取善無窮。故其進善愈無窮。也。周勝侯曰。知人。人字。即前古之人。論世論字。即前論字。數語呼應。甚緊。論世外無知人。工夫向論古之人。只論世。以知人。便了。領詩二句。只引起作。跌不是至此。總讀也。註中既觀其言。下一既字。分明見。煩詩讀善。是。一。向。事。特。不。可。不。於。此。中。下。知。人。工。夫。耳。善。量。無。窮。取。善。之。聲。亦。無。窮。不。得。以。方。隔。自。限。亦。不。得。以。近。今。自。故。也。○致。善。謂。進。善。無。窮。則。其。取。善。亦。無。窮。是。意。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堯

書院藏本

按上三新字。內正見此意。下知人論世。非之。善。與之。為。一。亦不能如此。此意正宜發揮。未可以為旁意。而善之也。以謂取善無窮。則其進善愈無窮。是。徐。意。按。此。意。本。文。未。嘗。明。言。然。其。取。善。者。原。欲。進。己。之。善。耳。此。意。亦。須。補。出。見。龍。記。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夫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新。安。陳。鳳。古。人。所。謂。親。戚。並。指。天。屬。之。親。家。而。論。其。後。孟。子。言。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亦。實。理。也。而。於。王。亦。有。規。焉。○上。下。曰。貴。戚。之。卿。君。有。大。過。

則諫。而孟子曰。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所以補孟子之意。故付始為策。策。子。數。日。為。策。必。至。玉。至。於。是。諫。夫。為。策。者。一。事。豈。便。足。以。亡。國。耶。然。子。以。付。親。戚。亦。不。肯。放。過。而。必。諫。則朱子之說。信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若。必。得。大。過。而。後。諫。恐。無。及也。○論。諫。還。是。問。為。卿。之。道。萬。按。曰。此。論。為。卿。之。道。君。有。親。戚。之。分。故。道。有。輕。重。之。殊。重。反。覆。諫。上。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萬章下

卒

書院藏本

各有其分。貴戚之親。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執一論也。○前。漢。霍。光。傳。昌。邑。王。賀。即。位。行。大司農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遣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除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光與羣臣俱見白太后。昌邑王不聽。以承宗廟。皇太后乃車幸未央。承明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進名奏。王尚書令。讀畢。光命王起。拜受綬。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綬。扶王下。賜送。至昌邑。王時。子。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世。或。疑。此。言。有。以。越。尊。卑。之。禮。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君。君。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莫。也。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為。若。微。子。之。

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祀則其
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為則伊尹重尤固以與姓之
歸而行之矣况有骨肉之親者乎又其德之尊也為鄉者無
疑孟子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其德也為鄉者無
貴戚與異姓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
可也若之何以其貴戚之故故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若
有大過無若紂封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三仁焉夫
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夫
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況遇不及紂而賢
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
而代之以吾用孟子之言也非其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
志欲以懼齊王也是以不使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愈將
思惡其貴戚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誅之則
孟子之言不足以格君之非而適足以為暴亂之資也其可
乎辨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讓湯武之伐皆變也或
謂堯舜不讓湯武不義是皆聖人之不幸而處其變也湯武之
事堯舜行之則堯舜善乎喻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行之
則堯舜善行之則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

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有親疎之異故不得而論也貴戚之
卿在宗社之貴故得更換其宗族之賢以易之然非謂貴戚之
卿反獲諫君而不從便可以易位蓋極其理而言之有可以易
位之道也蓋宗社之貴故得更換其宗族之賢以易之然非謂
者非至於其不得已則不可為守經則日用常行而須臾不可
離者也西伯伯也自天授之而不可易也其後世所得行君有
過推當及於極言如屈平劉向之為諫同姓之卿雖無可去之
義若其君有大惡而不可諫易位之事又不得行宗社將危豈
容坐待則微子去之亦不有明義存焉其意雖未如紂然非可事
之君義不當食其祿則魯之叔季之叔季之叔季之叔季之叔季
公弟叔季卒殺梁傅曰叔季之叔季之叔季之叔季之叔季之叔季
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口我足
矣雖廢而食終身不食官公之食春其貴之因時制義初無定
法也又孟子曰反其位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不見君之過失
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耳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
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屈於張
林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人臣之正法
孟子之言胡可易哉新陳氏親者可以行權疎者惟當守經

嘉興徐起元編奇
校字
武進呂 春澤如

張允時到鑒定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勿軒熊氏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每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自固也。學能通貫。近世只知象山。書言讀書而不知其讀書之故。在於借助精彩也。浸灌培植也。皆爲完養精神計也。正許順之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只此一路也。抑象山於此猶舍書焉。夫以讀書等爲堯物。異議破則書可不必讀矣。以孟子論性。猶爲惑亂精神。則他書無復可讀者矣。象山之意。只在不讀書。而進前掩後。巧爲辭說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一、
二、

書院藏本

管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柎、柳、梧、桮、屈木所爲。若卮、匱之

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

也。子杞柳恐是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爲箭謂之柳箭。而蒲

陳氏義猶栢栳也義上脫一仁字魯齋王氏朱子釋性字指性

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清欲交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

樂教化爲偽也。矯揉矯者矯曲而使之直揉者揉直而使之曲。以人性爲仁義皆以杞柳爲舌卷病在爲字上愚曰非生

之謂道未聞以人性爲仁義也。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非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

二 書院藏本

人生所稟之氣也。此即孟子告子論性之所以不同者。○人生所稟之天理句。就見何明謂以人性爲仁義者之非矣。○邪說暴行二者相依以行。凡有暴行必有邪說。當時既有性惡之論。則世道可知矣。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殺人盈城。殺人盈野。皆怙然不以爲怪。可見學術之關繫世道不細也。○存疑義猶格柵只是二義字。該了仁字不是。說漏不曰仁義。僅曰義者。欲句法之整耳。古人文字多有類此者。○國性孟子爲字生出。○賊字來見他說得大有破綻。○盡善盡性義杞柳格柵之說在何處。曰在爲字爲字在下。當從何處尋取。曰只在一性一義一杞柳一格柵。平分連及之處。因他無字。原非以仁義爲不可爲。但其意謂非人性所本有耳。○不知道理原頭出於天具於性不待一毫矯揉也。○王式曹曰。語類須知他地方善下云云。惟是程先生斷得定所。謂性卽理也。此二句與上告子只認性爲理對針不可刪去。○新安謂義上脫仁字。存疑只一義該了仁字而已。氏則云。先說義後言仁。義告子先有義外論頭在。故其爲字亦指義字居多。愚謂三說俱說得通。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

二 書院藏本

桎梏也如將戕賊札枷而以爲桎梏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

平天下之人而肅仁義者必守之君子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伯樂爲轡柅而不肯爲是困于之言

而爲仁孝之府也○爲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著告子

之論則自觀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而推之至於性

義不可勝用皆隨其明素存而非外之也音通乎仁義則爲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爲仁義則是性別爲一物以人爲義

戕賊人者之所以爲人者什也西山真氏告子之說蓋謂人

也何其昧於理耶夫仁義性也吉乃曰以人作爲仁義如

經 175—553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三

書院藏本

之謂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爲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
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揉之有使
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後天所學之物非長而不可
爲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
辨也雙峯饒氏性善人所稟之天理天理即是仁義順此性行
之無非自然原無矯揉詮解性字是朱子指性之本體而言不
是解告子所言之性禍仁義與禍墨充塞仁義相引象引孟子
之論性善其辨甚力蓋此一字差則天下之事皆變矣堯舜之
精一執中亦只是性善上事成湯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
有恆性即天命之謂性也性善之說有自來矣此性既是善然
後若師之謂可舉以賞善而罰惡抑邪而扶正而天下之事可
從而理矣若說性惡或性善惡混則世間凡不仁不義無不
君之事何所不可爲哉此孟子所以詳辯於此正所謂爲天地
立心爲生民立命也翼註子能二句非兩問之辭乃是言此豈
能如彼必將如此也是決辭四書講義告子曰爲孟子曰賊賊
似乎深文然將順字一讀能字一跌轉出賊賊二字來同勢必
然而理非然矣因饒氏孟子謂告子不說性如何善者蓋孟子
性善之論必告子所素聞但饒氏以自己議論破孟子之說故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四

書院藏本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
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爲波流湍洄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
之說楊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
則爲惡人其性也者所適善惡之馬與宋子告子以善惡皆
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成於脩亦有
小異故曰近處淵補氏告子本以氣爲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
說但前說以性爲善惡必矯揉而後可爲善而此說則以性爲本
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耳此其爲小變也案引告子之
言以性無定體可善亦可惡此章之要指也四書講義時人爲何定
惡其口人無有不善此章之要指也四書講義時人爲何定
出脫告子以其本師也秀才看性善便道孟子不得已立教如
此其實心服告子之說爲本真推而上之竟舜禹湯文王周孔
總是孟子一統其爲健順五常禮樂刑政諸道理總是性善一
劍皆所謂聖人添入者也不若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爲正法
眼黃白莊列告子五宗釋家象山陽明皆以此爲宗旨才已飯
依而化之矣安得不回護本師哉因之曰看告子立論處全
要模想在無定體意看孟子問他處全要模想性有定體意
初未嘗成賊大水也然不悟水而須決已
與賊賊相相而不得爲順其自性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

也。朱子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端善亦可知矣。蓋引水無有不善水無有不善人皆以爲又是一重意非也。上文所謂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者正以其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善耳。水無有不善者自然之性也。決之東西而東西者人爲有以導之也。孟子所答去下字。○朱子觀水之流而必下云云於孟子本意又添一重蓋泥就下字面而得然孟子本文上句只云人性之善未嘗言人性之發善也不必泥○人無有不善據本然之性言所謂順之而無不善順字因下文反字意照出此句且莫用順字說就孟子以上下字換他東西字便明○飽德按性本定於善則不待決而其不善則必待決也。搏激者決之謂也。周剛侯曰水信二句是言水人性二句總說到性上故用未二句足之無有不見一定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五 書院藏本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搏擊也躍跳也頽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

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

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

無所不爲也。南軒張氏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把柳之論也

仁義爲善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嘗性爲把柳謂以人性

爲仁義今復嘗性爲清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爲何物耶。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善可謂深切著明矣。○朱氏如水之就下搏激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西山真氏亦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激之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人之爲不善者固有之矣所以然者往往爲物欲所勝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其愚無知之人習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句數言盡之矣新安倪氏先師嘗當看註本性之本字蓋謂須看註定體二字水之定體無有不善性之定體無有不善可使過頽在山爲不善三使字皆非定體○朱氏性者本然之性定體即此性本然之定體也若有使之者則出於人力之所爲而非此性本然之定體矣黃三先生之說而一之於本字定體字皆能着眼則朱子釋孟子之深意可見矣○蘇安陳氏反之猶云逆之與張子所謂善反之不同彼乃復之謂謂陳氏謂孟子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在所引者如何爾故以水無分東西爲喻孟子亦就其水以論之謂性之必善譬猶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之者人爲之也非其自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六 書院藏本

然之性也。若人欲拂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況東西乎人之爲善順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朱氏引天下無不善之性容有不善之人故既曰人無有不善而又曰今夫水云云者以世自有惡者一腳須着如此解破。○其性亦猶是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如何說其性善其性爲人所逆亦猶水之爲搏激所使也說此節不是爲不善人分疏正見人無有不善處水之過頽在山由於搏激來則水之無有不善也明矣爲不善而出於使可見天下即有爲不善之人決無有不善之性。○書講義水非可以指性也水之必下者其性也人非可以指性也人之必善者其性也若但以水言以人言則水有多少水人有多少人豈復有定體哉告子本領在生之謂性一句看水之流便是性看人之心便是性其病只在此陽明謂觀聽言動之這箇便是性也故其宗旨亦只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若聖人之所謂性則必觀之明聽之聰言之父勉之勸之乃所謂水之必下也人之性也固勉然性本有善則不待決其不善者必待於決故從決字生出搏激字來詳解。○曰反性爲惡而本善常在。

告子曰生之謂性

水有定體其體本下也性有定體其體本善也水本下而何以不下或博之或激之逆水之勢而不順則下者有時而不下矣性本善而何以不善或拘於氣或溺於習反性之真而妄行則善者有而不善矣夫博激者即告子之所謂決也水則可任人之決之而或東或西也性也可任其決乎哉○通章重人無有不善二句○一善人則無有不善者者壞在無有不善三字又註定人字乃與上句有別見龍記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性是性者畧相似○宋子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卻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生之謂氣生之謂性之謂性○問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七

書院藏本

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氣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一言何也曰告子不知性之為理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能知覺運動非致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屬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喻亡之意也遂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四指氣質而言猶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足之運齊皆性是性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提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豈源龍氏人物之生則有知覺能運動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變遷萬端底生法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為是個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

曾見得這理盡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以得於天以為仁義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為性故云生之謂性問知覺運動何分曰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仁山金氏佛氏之說此告子又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為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為性也指人心為性而不知道心為性也雖其主於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繆終不可以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蒙引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而言依大文講可且未露出人物字以起下文存疑生不是人物之知覺運動乃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也固題發孟子以生之理為性則非從人物之性不同也且人物之生先不同矣告子只以生為性則人物之生初無異也而人物之性亦不得謂有異矣○蒙引雙峯俱云知覺便不隔復分人物此是一病非二病也○蒙引雙峯俱云知覺屬心運動屬身然則凡知覺皆屬心凡行處皆屬身矣與大學聖賢知行之分又不同蓋亦可互相發也○薛起山曰人字此章之勝節上兩章首句亦俱沒有人字此便是天生破綻○薛起山曰告子本意道生字專以人言未便想到混人物於無辨一自孟子以白之謂白折之而大牛與人已混而無別矣道理極處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八

書院藏本

洞然自明而無毫髮之私意登曰專論知覺而不論知覺中之良知專論運動而不論運動中之良能只見得生一邊耳性未嘗離氣但借生以顯性則可執生以當性則不可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

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俗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新安陳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與白玉堅謂之白質本不同蒙引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以質言與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不必同而趙氏意以為羽性輕雪性重玉性堅者泥於新陳氏之說自明曰孟子意謂白之謂白是凡物之白同謂之白則羽雪玉已該在內了孟子意謂告子通辭故再問以實之而趙氏第二節註凡有生者同是一性句即貼本體似不粘蒙引謂此節不

萬物註貼以拘諸理。謂曰：翼而展者，羽之性；而白不足，以爲羽。翼而清者，雪之性；而白不足，以爲雪。翼而黑者，王之性；而白不足，以爲王。猶之性，然與物異者，人之性；而盡然與物同者，不足盡人也。與因之曰：本節兩段諸難，下段即申結上段意。總欲審其同，以爲下文辨折之地耳。眼目全在「同」字上。周禮曰：告子兩然字，總是見凡有生者，皆可謂之性，非專論白也。體會此意，然則以下方有神脈，看註自明。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九 書院藏本

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錯謬，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然則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微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爲性，而謂人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辭窮，不能復對也。○形而上者，

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錯謬，善惡有所分矣。○氣相近，如知覺運動，欲飽好生，忍死趨利，避害與人，物都一般。是仁上有一點明，其他更推不去。○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第究其所以然者，卻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謂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此章乃告子述其智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益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未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亡性之大全也。○謂性，須是去分別，得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始得其初。那理未嘗不同，纔落到氣上，便只是那寬處相同，如飢食渴飲，趨利避害，人能之禽獸亦能之，若不識箇義理，便與他一般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之秉彜，這便是異處。處民去之君子存之，須是存得這異處，方能自別於禽獸，不可道盡動合盡皆有佛性，與自家都一般。○國朝楊氏所謂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得有性，故性無不善，如何？曰：陰陽氣也不能無不善，惟所以陰陽者，則是所謂道而無不善也。今既以陰陽爲無不善，而不以陰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十 書院藏本

必其無不善，則又曰：善者其常，而亦有時而惡焉，則非所以語性之善矣。豈其記者之失也歟？讀諸天理本善，故人性無不善。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陳北溪又集告子說氣與理，張說氣不同，善推之氣一也。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所謂知覺運動者是。統指夫氣之流行爲用者而言。程子才稟與張子氣質之性，所謂清濁剛柔者是。分指夫氣之凝定成體者而言。知覺運動者，統言可包得清濁剛柔而清濁剛柔者，分言其中亦各具知覺運動。但告子之說，乃即是以爲本性，而大爲包含之意，渾無分別。如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程子之說，則是於本性之外，發此以別。曰：其所未盡，如大明中閃物象，雖然更無隱漏矣。如杞柳湍水之說，亦氣質意也。但程張分明，隨作氣質，則自不亂此性之本，便爲精確不易之說。告子雖於杞柳說著性之惡，湍水說著氣之混，而其意不認作氣質，只專作本性看，所以不可同日語也。○勉齋黃氏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以氣爲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固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爲同，是以孟子以此詰之，而進退無所據也。○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

稟之氣則或值其清而美惡之不一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間蓋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其所以爲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爲至靈至貴者非造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卽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能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禽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趙氏惡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而性不同孫夷甫火之性金之性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胡氏大學中庸或問皆以爲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爲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一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變觀氏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此言觀之未嘗不論氣也新安陳氏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聲讀有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性卽理也有形以下便是有形之器氣有形者也戴引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此所謂性是孟子之所謂性耶告子之所謂性耶曰是雖承告子之言其實反告子之意蓋歸於孟子之所謂性也只看與字可知明其不然也謂犬牛與人之性不同也既不同則是孟子之所謂性無疑矣。犬之性猶牛之性此語只是牽過一步以起下句觀大註一則曰犬牛與人二則曰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皆不暇區別犬牛之不同處可見然其實萬物之性各自散殊此又在所當知也孟子言性是從性之善在認氣質爲性此人所共知也萬物者宰安溪曰心所以超然異於氣者以其爲性之邪邪也告子不知所謂本性則亦不知所謂本心其所以致分別者只謂靜處是心動處是氣譬之惡急流怒浪者而始取澄淵以自適而不知其是亦水也以氣爲性而又惡夫氣故取夫息機以自妙而不知其是亦氣也豈真能知夫心之所以爲氣帥者而

取舍輕重於其間善惡高下遠日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也然以命言則萬物一原以性言則有稟受之不同故人得之而爲人之性大牛得之而爲大牛之性非異性也形既異則氣爲形拘有不不得不異者所謂稟賦性時便已不是性謂落在形氣中也。武君曰人之未生也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豈特凡有血氣之屬哉雖一草一木亦皆與我同體也所謂萬物一原者是已迨其生也固有所以不同者而未嘗不同其爲生未嘗不同其爲生人物之氣之所以同未嘗不同其生而自有所以不同者同者人物之理之所以始同而終異則理同氣異氣同理異言之精矣其實理有同處亦有與處氣有同處亦有與處人與物終不可論論也此章只論理之異氣之異究未嘗辨別有謂未節爲辨氣者非也。孟子因當時言性者都以氣質言性特就氣質中指其本體不雜乎氣。質者言之非孟子不知有氣質之性也。告子以知覺運動言性是卽孟子口之於味節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者君子所謂性者之於倫則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於理則爲仁義禮智發之於情則爲喜怒哀樂惡恭敬是非若以氣質爲性勢必混人於物而後已故孟子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義外也非內也

則之。然則二字緊跟上兩然字來使告子無可置便處。理同氣異者從生人生物之前說人秉之氣其清濁稟之氣甚濁也然氣亦終附理而來則理亦未必盡同氣同理異者從生人生物之後說知覺運動雖一而仁義禮智全決也然卽知覺運動亦終有別如人身仰而直禽獸曲而俯人手能寫字口能讀書且四肢全具禽獸則不能矣則氣亦未必盡同焉侯謂理固同也然亦有異處氣固同也然亦有異處其說甚精 見龍記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卽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朱子告子先云仁義皆所性其意本告以仁義爲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暑語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告子以主於愛者爲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爲義故曰外豈義

問他說義固不是說仁莫亦不是曰固然兩兩氏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行而人欲莫過矣則謂人之甘食者知其食之甘而甘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之也知節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動也然則謂仁者告子所謂仁內義外者皆自食色說來以食色為性言性既粗故言仁義亦粗甘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可愛屬仁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卻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不識性了如義則便是仁愛之理是仁今便指愛為仁不知愛是情仁是性愛未便是仁愛之理是仁今便指愛為仁已是不識性了如義則便是仁愛之理是仁今便指愛為仁其所以裁制而得其宜者全在在我若非我有箇義如何處得物告子認以為外可謂全無見識矣觀告子前而數章之意則謂性中仁義都無到這裏又卻有仁而無義皆是通說蒙引謂類亦以食色仁義說看大註一故字但不可局限如此說如下文所謂吾弟則愛之異楚人之長都說得仁內義外意須活看愛之理而告子只以心之愛為仁德字理字都無了此正是以生為性一類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而告子只以事之宜為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主 書院藏本

義心之制都無了蓋事物之宜雖若在外而事物之所以得其宜則不在外也固能然矣因之云此章是論仁義不是論性愚謂論仁義正所以論性與因之曰言仁雖在內而義終在外重義外一邊偷寧世曰此是告子通詞順其語氣須如強敵處後勢不能逃而旋身死戰之狀其詞愈強其情愈怯屬嘴候曰但當用力於仁只是順其甘食悅色之心不必求合於義不當復論其當甘當悅之理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朱子告子不知辨別利害處

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義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存疑告子因孟子仁內義外之辨見得義長義也又以長來立言謂因彼之長而我方主長之原非有長之之心在我也猶彼白而我方主白之從其

白於外非有白之之心於我也告子只是就長上說義卻不說長之之上說故以為在外乎安瀾曰直問何以謂仁內義外也蓋幸其既知仁之在內而便思夫義之何以在外庶幾知仁義之非二物也告子以長長言義以白喻長長明其義為推先非根心之愛之比爾則謂侯曰告子之意看得彼長二字重而我長之由彼之長使然我不得自主耳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義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宋王白馬白人我道這是白在義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主 書院藏本

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心發於中從而敬之所謂義內也謂義如着白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着白衣服而敬之所謂義外也人執以長人之心長馬乎其所以然者乃吾心之義有不同耳義蓋隨事之宜而裁之也仁山金氏接告子以彼白而我白之喻彼長而我長之孟子謂此二字不同不可引此以爲喻故曰異又因謂於白馬之白白人之白同可謂之白若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豈可同以爲長乎是蓋其以白喻長之爲異也然後正問之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則長之之心須在內也王文憲曰只此一句分曉蒙引告子以白喻長孟子承而答之以爲白無不同長則有不同而不同處便是心之制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內乎且故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以爲義在外不知汝是以長者爲義乎以長之者爲義乎如以長者爲義則義可爲在外若以長之者爲義則義非外矣

蒙引白馬四句不是空說其以白喻長之非全要借長馬長人別出長之在我彼他非有長於我之就困勉其因之云不識長馬之長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正與非有長於我對二句正與故謂之外義蒙引存疑則不識二句已兼與彼對之

者蓋白馬白人無異而長馬長人則必區別於人與馬之際其
權度悉由中出便可見義之非外所以以白喻長為非也須發
得此意透蓋謂其以白喻長之非即是謂其外義之非也須發
士曰且謂長者二句惟存疑像長人長馬言義引後說建說似
專就長人言字安後且以長長之心有異於白者使之反而
思之益又幸其知長長之為義而欲其知長之者之出於心也
告子以為愛根心而不可強故秦人有異觀長飾貌而可偽為
故楚人有同視義既已失其長之心故其為說如此(注武則
曰按仁山金氏解異字以擊愚玩其文義而知其不然也孫賡
仲曰告子云非有長於我孟子因云長人不同長馬必有恭敬
之心所謂長之者是也上四句只是要說出長人必有長之之
心且謂二句乃就長之上指出義來以見非外也通節只是一
意兼存俱分
二意非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
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孟 書院藏本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梁引吾弟則愛之
官強不得我之愛也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言設不得人之
長也)附屬吾弟則愛之條是再申義外之說必帶仁內說是欲
因以闡義之在外耳○告子總在長上認而遺長之一邊(附屬
鍾告子之意謂即以長之為謂義而長之心因人解發終非
我得主張其體亦不在我通仍是義外注武曹曰告子曰以我
為悅原不以所愛之人為仁而以愛之心為仁是固即孟子
長之者為義之說也但告子獨以此論愛弟而不
以此解長長於是長者為義而視之為外矣

曰者秦人之長無以異於著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
亦有外與 者與嗜同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
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

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
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梁引同仁內義外
是終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
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而商量
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與其說如此類義與水飲湯固是內
也如先而辨人與禽獸之類若不問人禽生得如何固有人
知敬父兄而不知敬人之類若先而辨人禽生得如何固有人
卑而不敬其為尸之類乃而宗神聖之所依不可不敬者若不
講則商量何從會自從裡面說出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
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也如人心知此義理行
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體不同或有覺覺一時見未得到別人
說出未及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亦是亦內也今陸氏只要自
說出來便得處方謂之內者別人說處亦何也非是機自別人
說出便得楚人之長固無有問矣其分之殊固所謂義也觀其義
外之說固為不知義矣不知義矣不知義矣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孟 書院藏本

所以為仁也(梁引同仁內義外)是終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
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明者食色故取譬於者炙因其所明
通其所發亦納約自歸之意也(仁山金氏孟子正當曰長楚人
之長果亦猶長吾之長乎是必有差等矣且謂以長為悅則是
長長則悅於吾心也則悅豈在外歟今乃以者秦人之長對長
楚人之長是益因其食色之好非有素楚之分以指其非外也
其實上文長之者義字已盡之矣(梁引同仁內義外)是終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
外夫義所以裁制其在於外者而非在外也告子義外之說孟子
所以深闢之東陽許氏孟子就其白字長字明其白不可譬長
而長人長馬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不可不言而喻告子猶不悟
重以內外為言於是借者炙以為喻謂美味雖在多而嗜之者
乃自內出對上長楚人之長就物則指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為
然物亦有如此者以者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
無疑矣(梁引同仁內義外)是終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
然亦猶吾炙物亦有然者炙固在外矣然而嗜炙者炙亦在外矣
在外而嗜之則在內長在外而長之則在內義不在外明矣
是竟彼白而說白之亦可見義之在內但告子不察孟子亦不
察與辨此以就白上說意頗明爾○義者事之宜以處得其宜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七

書院藏本

者言非全誠事言也若全誠事言則義如朱子於義人所
也下云義者行事之宜知一行字尤見謙抑不驕義長人之
其與長我之長亦自有進等此可見義之在內也但孟子於
其所明者而通之且不及此則勉錄末須云義既非外則仁
益非外仁義非外則性則善而食色非性明矣王陽明曰
在外而所以性之者由心生於外則性在外而所以性之者
出於解義曰仁義一理也親親而仁民則長弟則愛人之
亦未始不為愛事兄故故可分得內外此等正大道理孟子
長而推之但有差別耳如何可分得內外此等正大道理孟子
不與與之言故只就其所明而通之耳安漢曰吾弟固當受何
至泰入之弟則不愛哉楚人之長固當長何至視之如吾長哉
一則尊而不威一則親而無別是何足與吾仁義哉孟子猶未
遠絕之而但以者多之無異者使求長之說告子雖忘其以
白之色為性不能以者多之食為非性也以是喻之蓋幸
其能推吾之長以及於楚而莫知其如此心之皆非出於外也
方申吾長楚之長之辨喻之宜曰吾楚人之長無以異於吾
人而曰吾人云者隱然對楚人之弟之語楚人之弟可謂
人之弟亦可愛何至漠然不加喜感於其心使告子反而思之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孟子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六

書院藏本

外也。蓋明此向上義不在彼之長而在彼之長之心之意蓋
鄉人畏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
在此所畏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
伯長也。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
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國朝輔氏季子因公都子之言而復
入為問而曰所敬在此所畏在彼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則別所敬在此所敬也所畏在彼亦斯須之敬也不可不深察
與長之別故註曰敬長之心云云。此處公都子就可答之所
敬在此所畏在彼而時制宜不在我乎而義內之說明矣公都
難得孟子之大旨而未深得孟子之精意不能如孟子之推辨
故不能答國朝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蓋敬以親
疎為厚薄況鄉人長於吾兄又不多乎曰酌則誰先曰先酌鄉
入蓋酌以年齒為先後況鄉人又為外賓乎國朝雖蓋但知敬
由於吾而不知因時制宜之敬亦由於吾也。吳因之云此與
下節俱把鄉人伯兄並言然辨難徹切處都在鄉人一邊據季
子則以敬在伯兄矣而鄉人之酌乃有以移奪之敬因人而易
以此見義在外所敬在此二句及敬叔父則敬二句俱要相連
貫下看不可平按因之此說得是又云據孟子則以鄉人先酌
特為其在賓位而非果得以奪伯兄之敬也敬非徒泛然改易
以此見義在內此說得不盡當改云特為其在賓位故暫移伯
兄之敬以敬之方是與因之曰公都子行吾敬之言雖已得其
意然至於不說答畢竟長是認吾不遵崇儒儒曰所敬在此所長
在彼亦只因彼長而我長之發揮出來但告子泛泛言長故外
面同處說季子分別彼
此說外面不同處說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

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

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

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

皆由中出也趙氏因時制宜所謂義也況叔父之當敬此理之

而敬弟鄉人在賓位則宴時暫當以尊賓之義而敬鄉人此

皆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因時而裁其宜皆本於吾心爾故

日由中出也庸敬在兄二句是解所敬在此二句言所敬

在此者常時之敬在兄也所長在後者暫時之敬在鄉人也

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以鄉人在位故也此處就可說庸敬在兄

斯須之敬在鄉人但公都子不能孟子弟爲尸之難正欲得他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九

書院藏本

在位一句而因以解之在他人必於此就說了孟子不然又設
事之相似者引起他而因以解之此是他義理爛熟多設事証
亦欲其理之愈明耳禮記或常或暫臨機應變胸中確有權衡
非徒因人轉發也此二句正應所敬在此二句言所敬無
所定而徒因人轉發則當其庸敬也何以不敬鄉人當其酌也
何以不先伯兄固也然則因之云庸敬二句見伯兄之敬未嘗
同於鄉人鄉人之敬不得以同於伯兄之敬此亦不是蓋此處
所謂因時制宜者只是制其當敬不當敬之宜不是制其敬之
輕重之宜與因之曰彼將曰在位故也雖指弟言卻要歸到叔
父上見弟若不在尸位叔父之敬豈有時易乎亦曰在位故
也雖指鄉人言亦要歸到伯兄上見鄉人若不在賓位伯兄之
敬豈有時易乎庸敬斯須隨時斟酌所敬所長非胸中漫無主
張而徒因人轉發者也義之在內昭昭矣則聘侯曰庸字斯須
字便是時在兄在鄉人便是因時制宜此字與前不同前言
在彼在此是我不得自主故曰在外此言庸敬斯須須自我而制
其宜故曰由中出之所謂字字皆須斟酌行吾敬也敬
字內便帶吾字說玩本文之字可見兩在字即行字也惟在位
則敬矣不得復敬叔父此事之數也惟在位則敬弟無妨於

敬叔父此庸敬也
上下語屬方緊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著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皆反覆譬

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

舜矣○國朝補注若以義爲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安能知

堯舜哉○國朝補注胡氏集註以爲此亦著炙之意者炙在外而嗜之

在乎心水與湯在外而斟酌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事物

之宜在乎外而所以斟酌其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國朝補注

禮記之義在外如叔父如弟如鄉人皆指外而言故告子以義

爲外然敬之所施雖在外而所以行吾敬處卻在內如當敬叔

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當敬鄉人則敬鄉人所以指

其事宜而爲之差別者則此理之權度未嘗不在吾心故公都

子以此折之其辭簡而理勝所謂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國朝

補注集註於此又提挈綱領以示人仁義性也堯舜性與人同

但能盡其性耳人惟性善故皆可以爲堯舜也○國朝補注此即

事理之中主乎行敬而言之以仁義禮智並言之則敬屬禮以

仁義自相對而言則愛屬仁而行吾敬者屬乎義也又敬之發

也但季子所認則叔父與弟字重孟子公都子之說則敬字重

敬出於吾也季子之說是謂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也孟子

之說是謂吾之敬施之與叔父與弟也如天平稱物一是按下
此一頭而彼勢輕一是按下彼一頭而此勢重畢竟有箇定理
所在○註此亦上章著炙之意皆因其所明而通之但上章是
承食色言此章無所承但亦季子之所明者也存疑要知季子
總是就長上說而達長之一節爾說統同一飲食而別其當飲
不當飲其精微豈不在心乎○國朝補注說云因時制宜皆由中
中得朱子補此三句意方明白當時孟子若先說出季子聞之
必無疑矣看來庸敬在兄二句終欠分曉折他不到按到上玉
底此遂謂此節因時二字尚宜渾之此謬也因時二字正當在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十

書院藏本

孟子口中明說出紫引存疑直解皆然無可疑也下文季子之言正駁因時制宜之意蓋孟子之意則謂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兩邊所認不同兩邊所認既不同則難說其百句亦終不則自此固難以吾說爭之也故公都子只得因其所明以通之上章孟子之居告子者亦如此也○孟子看制宜二字重季子看因時二字重徐元色曰長楚之說就同者言外孟子亦以養之同者言內鄉人伯兄之說就異者言外公都子亦以飲之異者言內季安侯曰季子設為問難以見長之在外蓋此時但教長以言義未敢并管敬也孟子於是不得已而盡其教之說以為更無敬與長之別皆敬也但久暫者殊耳且如愛者彼所內也然有吾弟及秦人之弟於此又有簞食豆羹於此吾弟雖饑而未至於甚秦人之弟且饑而死則舍吾弟而而秦人者亦斯須之愛也安得曰外乎孟子之言其義精矣○其所以為說仍教告子長楚人長亦長吾之長之餘而公都子折之亦即孟子答秦人長無異吾之長之指惟其不知敬為本心則其病猶痼而因冬夏飲食之宜以切因時行義之道則所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三 書院藏本

公都子行吾敬三字即從孟子長者之語得來亦可謂善發孟子之蘊者乃季子強詞奪理而公都子竟不能辨孟子示以肅敬斯須二句此乃因時制宜之道或常或變或久或暫皆由於一心之裁酌正所謂行吾敬也而季子猶然未悟故公都子遂以湯水喻之湯水在外豈分冬夏而各有所飲者亦在外乎一飲耳而此中自有權衡自有化裁其理淺而易曉顯而易明季子乃無辭可答矣 見龍記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非惟無善無不善亦無之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是何物○告子之意謂這性是不受善不受惡底物事他說食色性也便見得他只道是手能持足能履目能視耳能聽便是性釋氏說在目曰眼在耳曰聞在手曰提在足曰運奔便是他意思宋子文憲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曰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

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妥蓋天理莫知其所始而在人財生而有之矣人欲者係於形體於氣血於習氣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而異行有異而同行而與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雖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為一區恐未免當○知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亡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也按此章即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善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實主客何謂乎龜山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卻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又曰好惡固性之所有然面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而遺則恐未得為無善也○胡子謂人之為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語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耶○胡子謂聖人發而中節故為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為惡聖人乃以善惡性起乎達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為所中之節聖人所自為耶將性有之耶謂善人所自為則必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三 書院藏本

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明矣○新安陳氏只說能知覺運動甘食悅色者即為性而任意為之無所謂善惡○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日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歎之詞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武曹曰無善無不善之說闡明專以之為立教宗旨傳習錄云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無善無不善的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卻做兩邊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間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傳習錄又云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是無善無惡格物是無善無惡恐有惡的知物亦是無善無惡的語矣若說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

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
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傳此正是復那性體工夫若
原無善惡工夫亦不消說矣是夕待天泉論各舉諸正先生曰
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原上悟入人心本
體原是明空無滯的原是箇水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
是工夫大人亡內外齊俱透了其次未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
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工夫然後渾渾去得盡時本
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
這裏爲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
道嗚呼公都子所引之三說得善無不善之說最爲無狀孟
子既已歸而聞之矣乃陽明拾其餘唾而極力闡明之雖不謂之異學吾不信也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與則民好善幽厲與則
民好暴

此即流水之說也新安陳氏謂性可善可恶惟上所導如流水
可東可西惟人所決也李尚書曰則民好善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書院藏本

則民好暴兩則字見其轉義之
提正是無定正是上可以處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
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

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韓子原性篇性也者
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

而其所以爲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上焉者善焉而
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紂子三
品之說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此章三君雖同說氣質之性
然兩或曰之說猶知分別善惡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
不擇善惡顛倒是非而摘爲本性者何以異哉或曰荀揚韓子
之說孰爲近耶曰是皆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氣爲性者荀揚之

失蓋不難見獨韓子以仁義禮智信而言則固已優於二
而近世諸儒亦未有及之者但亦不察其所以不齊者爲氣使
之然其論亦有所闕而不完耳蓋韓文公亦見得人有不
同處然亦不知是氣稟之異不妨有千般樣不同故不敢大段
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稟不同豈三品所能盡耶又曰退
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有五其說勝荀揚諸公多矣說性之
品便以仁義禮智信言之此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說則
有千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概如此此正是氣質之說但此一箇氣
字耳伊川謂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偏正謂如此則
兩端都分爲三品又差了三品只說得氣質稟性此說似不齊或
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清生徐氏性論杞柳也謂人性
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是即荀子性惡之說故曰如性猶
水也告子以善惡性性之所無而生於習者子以善惡混皆
性之所有而後成故曰近生之謂性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
動者而言有似于佛氏作用足性之說然釋氏之言又連周無
畔崖故曰畧相似者言大體相類也胡氏之言云凡人之性不
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蓋氏論性自資窮至孔子不得已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書院藏本

而命之且等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是亦告子性無善無不善
也故曰蓋如此稟引性無善無不善謂全不可以善惡名也性
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謂性無善惡習而後有善惡也有性善
有性不善謂有等從來是善有等從來是惡三說俱以明不可
專謂性善以破孟子之說也田武曹曰按韓爲善爲惡原文作
雖爲惡爲罪惡謂今改本雖無大病然原文爲惡爲罪四字俱
就不好說故上用難字下用總無妨句今本兼
及爲善便覺與難字及總無妨句不甚關合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與平

猶陰陽性善單言理靜時何嘗不虛然無善無惡之中乃大本
所由立動時何嘗不靈然泛應曲當之中乃達道所由行此善
字實兼由于思天命之謂性來於陽明諸家訓六公都子見性
未透雖聞孟子性善之說而不能無搖惑於衆論故即意三說
之非而不敢必其非即信孟子之是而未能領其真能無
辨乎非真象說有是處而反疑孟子也嗚呼今日節宜斟酌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書院藏本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朱子性不可說情卻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卻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也惻隱是仁發出來的端非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也所謂性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諸李翱所云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而不自知矣。朱子性不可說情卻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卻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也惻隱是仁發出來的端非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也所謂性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諸李翱所云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而不自知矣。朱子性不可說情卻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卻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也惻隱是仁發出來的端非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也所謂性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諸李翱所云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而不自知矣。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書院藏本

才謂人情本可以為善。今不能者是才。才發不出也。不知人有是性則有是才。豈有才弱發不出之理。乃是困於物欲而喪其才。故曰非才之罪也。朱子性不可說情卻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卻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也惻隱是仁發出來的端非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也所謂性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諸李翱所云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而不自知矣。

用云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畧好便自阻礙了不展
施道理做去活盡則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眾盡善盡美之
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取子誠之天下弗願千驥弗親這是本
來自合德地消消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阻礙多是有發動後
便遇折了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告勸付與人性便似人所受
職事情便似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做許多事○人皆有
許多才聖人卻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事出於謂相信徒而
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用出來事事
做得便是盡其才也源輔氏仁義禮智性也則隱至是非性之
動而為情也皆謂之心心統性情者也四者之心根於本性非
如火之銷金自外至內但人自不思不求耳○山真虎物有求
而弗得者在在外故也推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思而求之則
得之而全其本善不思不求則失之而流於惡善惡相去之遠
由一倍五倍而極於無算者皆不思不求不能擴充以盡其才
故也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今乃如此是
有才而不能盡其才耳曰思曰求而又曰盡皆孟子之緊要教人
處○案胡氏前篇於四者言端欲人充廣此不言端而直因用
以著其本體欲人體認我與陳氏恭就說上說教就心上說公

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使人無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又
安可以言精之善乎即是惻隱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仁也即
是羞惡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義也曰仁曰義豈有不善乎即
是恭敬之心可以驗其性之有禮也即是是非之心可以驗其
性之有智也曰禮曰智又豈有不善乎故曰乃所謂善也性
非仁義禮智又安可以言性之善乎然此仁義禮智非由外鍊
我也蓋繼善成性我固有之也但人放逸怠惰自不思不求之
耳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惟其舍之而失故卒歸於惡而與
善相去之遠或至倍蓰而無算者由不思不求不能因善端之
發而擴充之以造其極而盡其才者也若本然之才初無限量
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為者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四書
○得謂得其惻隱等之善折衷首八句中申情善仁也八句中申性
善末久句中申才善仁義三句雖是性善中事卻引起不能盡其
才意○上面情發於外卻似在外底故此言情雖由外而見實
非由外而得惻隱等之固有見我要仁便能仁我要義便能
義此正才善的意思○外鍊即杞柳之比流水之喻○胡氏曰仁義
禮智三句還帶下說以起弗思句○胡氏曰惻隱之心四句中

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然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竟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三

書院藏本

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朱子一故純氣粗故難。理如寶珠。氣如水。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清者為聖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其清者為愚暗。如珠落在濁水中。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其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程子之言又孟子所未發也。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論之。則真知其有昏明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從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剛柔強弱。而不知至善之原。未嘗有異。故有所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

萬性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然性之即此理。理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性只是理。然無那氣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致如此。理順發出。來發顯少者。發出天理。勝蔽顯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緣氣質有昏濁。則了學以成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言之。方備。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于聖門。有補於後學。言之使人深有感。如退之說性三品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便說得本原處。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使張程之說發出。則諸子說性。惡與善混。等自不用。半論散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我矣。氣質之性。便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卻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放些鹽。與鹽便是一般滋味。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皆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也。曰孟子子論才字。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質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程張方說到氣上。要之須是兼二。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三

書院藏本

者言之方備。註中以程子為密。即見得孟子所說未免稍有疏處。今但以程子為主。而推其說以應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矣。或問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雖以性之相近而言。然亦不明言其為氣質也。程張之說。亦何所據。而云乎。曰孔子雖不言相近之為氣質。然其於易大傳之言性。則皆與相近之云者不類。是固不無二者之分矣。但聖人於此蓋罕言之。而弟子有不得而聞者。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發明耳。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辯。則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辯。故亦不得盡其辭焉。孟子既及學失其傳。吾儒之言性者。漫不省此。而支離穿鑿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眩惑。不知所定。而為釋氏者又鼓其荒誕之說。而乘之。雖其高妙虛無。不可詰。然其害實則所謂動合盡皆。有佛性之說。所謂作用是性之說。皆不過告子生與食色之餘論耳。至於性之為理。與其仁義禮智之蘊。則隱微善惡。是非之發。則反以為前理。妄想而棄絕之。及為智愚善惡之不善。則舉而歸之。論道宿習。不可致詰之地。舉世之人。亦且崇信而歸往之。無有能異其說者。及周子出。始復推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綜。有如。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Whit

書院藏本

此之不善者。至於程子。則又始明性之爲理。而與張子皆有異。質之說。然後性之爲善者。無害於氣質之有不善。氣質之不善者。終亦不能亂性之必爲善也。此其有功於聖門。而惠於後學也。厚矣。子向安得以其無所據。而爲疑耶。曰。孟子之言性也。情也。才也。皆未嘗不善也。而程子以來。乃有以才爲有善。有不善者。何也。曰。以性而言。則才與情。本非有不善也。特氣質之稟。不齊。是以才有所拘。情有所向。而不能一於義理耳。至於性。則理而已矣。其純粹至善之德。不以氣質之美。而如多。不以氣質之惡。而有損。特其蔽之厚薄。隨有不同耳。曰。然則孔子之所罕言者。孟子詳言之。孟子之所言。而不盡者。周程張子。又詳言之。若是何耶。曰。性學不明。異端競起。時變事異。不得不然也。曰。程子嘗云。佛亦言性。本善。然則所以異於吾說者。何也。曰。佛之所謂善。空而無物之謂也。若吾之所謂善者。則彼固以爲塵勞妄想。而爲不善之尤矣。惜乎問者之不及此。而不足以盡發程子之言也。若其所謂性。卽是理。而原其所自。未有不善者。則是孟子以來。未有及此者矣。爾端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考之經典。御有此意。如書云。惟人萬物之靈。靈昭明作。先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言性相返。孟子排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掇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伊川性卽理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是從古無人敢如此道。○孟子說性善。是論性不論氣。但也只說性善。豈說得好。終是欠了下面一截。自荀揚而下。便只論氣不論性了。○三子雖論性。卻不論得性。都只論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楊子只見得善善惡人底性。便說做善。惡惡混。韓子見得天下有許多般人。故立爲三品。又集註叔重問性與氣。雖不相離。元不相雜。孟子論性。得指其不雜者言之。其論情才。亦如此。要必如程張二先生說。乃爲備耳。答曰。其善惡。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德。卽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卽指上文秉賦而言。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生之所秉者。謂之稟。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實一而已。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者。蓋謂秉賦善德。卽是常性。心之所好者。德。卽是情之發動者。不外乎性。就性初發動爲

五華集訂大全

下

14

書四集

情處指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也。飽齋黃氏學者知
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
矯揉之力。劉峯饒氏人未生以前不與做性既生以後方喚做
性。纔喚做性便落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氣質之性也。
然性之本然惟有善而已就氣質中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
之性也若不然惟有不善而己就氣質中指那本然者說是不合
做一箇性說認做兩件物事去了故程子曰三之則不是問善
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未反以前此性亦有否曰不曾反
時則性亦未嘗無且如一歸客入見殘疾也知憐憫一張衆人
見好人也知恭遜畢竟有箇性在內不知不覺忽然發見出來
但人有氣質物欲之累則此性不能常存須於善反上做工夫
方得得性之本體同反之工夫如何曰涵養體認克治充廣
皆是反之之道譬如水被泥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然之清仍
在孟子說夜氣便是要使人涵養寬四端及擴充便是要體驗
充廣獨有克治一邊卻不會說劉峯饒氏程子就氣質上說則
情或有不善不可無省察之功才或有不善不可無矯揉之功
註矯揉二字與此篇首章所謂矯揉不同蓋首章是告子之說
以本然之性必待矯揉而後可以爲善此則先儒之說以氣質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語 書院藏本

之性必加矯揉正可變其不善二者正相反也北溪陳氏只
論大本而不及稟賦則所論有欠缺未備若只論稟賦而不及
大本便只說得底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
他說更不可言○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
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乎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
之中分別出氣質之性不與相雜而言耳潛室陳氏孟子性善
從源頭上說及論精微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清濁厚薄是不
偏也諸子紛紛之說各自把氣質分別便作天性看了其不明
之失爲害甚甚孔門性相近習相遠卻就氣質之性上論清濁
至說上智下愚乃論得氣清之十分厚者爲上智氣濁之十分
薄者爲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清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
三等氣質此說乃是與孟子之說互相發明要知孔子是說氣
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然
之性看錯了新安陳氏須是論性兼論氣不判面二之方是○
龍性不離氣是說孟子其論甚正而明但不曾說破氣質不屬
偏耳論氣不偏性是說荀揚則全外謬而說理不明其害大矣
孟子性善之說正而未備得程子性即理也之說足以助其善
正者又得張程氣質之說足以補其未備者朱子會萃提掇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三

發其穆而無餘蘊其繼往開來之功大矣哉。文勢如君子秀
鬲性也。若子既善變化其氣質之性而復其天地之性矣。故氣
質之性。君子弗以爲性也。蓋引詩四句。故好是懿德一句最
重。此句正是其情之可以爲善處。緣此就見得人性之善也。卽
上文之意。孟子他日又曰。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理義卽
懿德。人心所同然。卽所謂人之情。無不好是懿德者。或專以爲
好。他人有德者泥矣。程子曰。性卽理也。指心中之理也。故爲
性。不然。何處不是。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昏明以知
言。強弱以行言。存疑孟子說才本善。其不善由於物欲。程子說
才善不善。皆由於氣。二說不同。自今觀之才之善。本於理也。才
之善不善。由於氣也。理雖善不能不善於氣。氣雖有不善。理之
善者未嘗亡。孟子言才自理言。言才自氣言也。自理言之
之才。固本善。特害於物欲。然人固有生來使不善者。孟子未之
及也。自氣言之。人之才雖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然其理之本善
者。未嘗不在於孟子之言。固未癡也。此程子所以爲密。而孟子
爲疎也。與劉勰引詩處。提出一天字。卽天命之謂性之說。併性
善源頭指出。固說然此非我之私言也。蓋善徵諸詩。與孔子之
言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物之與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美

書院藏本

象如何說得亦須就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處說起孟子論性正是如此按此段合太極看最妙大全卻去闕吉所曰物之與則雖對於顯微而微乃顯之所以立衆之與好雖分於寂感而成乃寂之所以形吾之所好即吾之所慕則之所具即情之所鍾苟非有是則也何所慕以爲慕而非衆是衆也又何所爲而同好此詩人所以爲知道也季夷一曰通章此情性才三字側隱四端是情仁義禮智是性情之能運夫性曰思曰求才是才詩之則字發字德字是性好是情能好是懿德是才孔穎達曰性情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也分而言之則有三名徐敞強曰末節要一看必字故字蓋物是氣上事則是理上事從來言性者卻差向氣上去總不知有理聖人從形氣中看出理來所謂視聽覺性性視聽之明聰乃性也好懿德屬人秉彝屬天聖人提出源頭使知情出於性則情善之木於性善不待辨而自明矣從詩中增出幾箇虛字而大吉瞭然正從夾縫中看出方知程朱將理氣源流一分辨大有功於後學季安誤曰有物有則對無善無不善之說蓋謂之有則非無矣民之秉彝對有善有不善之說蓋既秉爲常則人人有之非或有而或無又非有善有不善明矣好是懿德對好善好暴之說蓋所好者懿德則非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知

書院藏本

好善而父好暴矣天生蒸民以天之所賦言也故性立天下之有民之秉彜以人之所受言也故才爲萬物之貴好是懿德以物之所感言也故情見天地之心三者渾然爲一而其發見之可驗者情也故孟子之言以乃若其情始孔子釋詩之言以好是懿德終馮在武曹曰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一條乃或問中語看來刪得甚不安謹按其原文於前曰則曰喪曰懿德一物而異其名須一分明又要說得融會周紫芝曰郭詩及孔子不是茫然援引正與告子曰或曰作箇對証何吧騷曰今日性善此節推明立說所自出也上文旣卽發見之大同者著其本體乃反覆復自源頭說下繫承孔子之說詩終上固有之意須知惟性之賦於天本皆有是粹然至善者爲人之主宰故情之發皆可以爲善而孟子所以獨排聲喙信有徵矣王叔梁曰惻隱四者情也全是透露情之可以爲善也全旨總是以情順性周順侯曰由天說到民則性命之源流具矣由物說到情則理氣之精粗判矣由秉彜說到好德則性情之體用備矣故孔子以爲知道○詩人物則平說孔子物則串說詩人秉彜好德惻隱孔子秉彜好德連說各有意思各有義理

三說雖不同其以性善爲非則一孟子故以性中之情情中之才之本善者明之情爲性之動而才資性之能人皆有纏隱羞惡等之情卽皆有能惻隱能羞惡之才其所以皆有者率之於性而資命之於天者也天賦人以性卽蓋賦人以情與才然民所秉之稟本上帝所降之衷德者性也好者情也能好者才也物則之間可以識道矣孔子說詩三語與孟子乃若其情三語不兩相印合耶則善性者折衷於孔子而彼之說之非也益信○以情之可以爲善驗性之本善又以詩不善之非才見情之實可爲善而性之本善益明末節以詩與孔子之言証之題章節節相生一氣貫注○解可以爲善句蒙引說自當聘侯到謂爲字是着力字與下節爲不善爲字同其說亦本朱子當更詳之○安溪解才字宗程子說與朱子小異然朱子固亦以程子之說爲密矣 見龍記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
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美

書院藏本

高歲豐年也。穀精也。豐年衣食飽足故有所厭。而爲善凶年
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把才都備善不知有氣稟
之不同。程子說得較密。新安陳氏天之降才與書所謂上帝降
衷文意畧似言非天賦以有爲之才如此疏暴也。乃服肌而陷
溺其良心。賊其爲善之才而然耳。爾引此章正爲性善而發。盛
孟子言性善雖公都之徒不能無疑。展則後世之信其說者寡
矣。故孟子于此反覆譬喻而極言之。以曉當世之人也。其首節
言同是子弟也。何高歲多穀而凶歲變而多暴哉。其說此論
不足之故。而陷溺其心。灼灼無疑。則安得而咎其本性哉。此論
蓋已切至矣。乃又以麋麥一物而推及凡物之同類者。舉相似
以明人類之無不相似者。此下則自人類之相似者言之。謂人
之耳目口鼻之類。無一不同者。乃獨其良心而有不同者乎。其
說益詳。其意益切。無非欲使世人曉然無疑於性善之說。而相
率以入於堯舜之道也。以下數章皆同此章。多賴多暴多字
有斟酌。富貴人家子弟未必盡能爲善。凶歲人家子弟未必盡
至爲惡。此二句重在下一句。故下又云。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美 書院藏本

云云。循獨人之作爲。皆才也。故以多賴多暴歸之才。亦猶上文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才與心如何分。性是心之理。才是
性之能。心盛。貯這性才心。溺則性失。不能發之才矣。是心溺則
才喪。而爲暴。非天降才之殊。而爲暴也。言多賴不是天付以
如是之才。多暴不是天不付以是才。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凶
年衣食不足。則迫於饑寒。禮義不暇顧。非僻之心。生義理之必
出。是而喪矣。然是指爲暴。陷溺其心之心。卽是下面固然義理
之心。人心固然。乎理義。子弟多暴。則不然。乎理義矣。蓋由其心
之陷溺也。故下文詳言人心多暴。然乎理義。以明此意。實註首節非
天之降才爾殊也。一句是主下面同類同嗜同聽同美同然皆
自非殊字生出。首節是編次二節。卽物類之同。以見人類之同。
後五節卽小體之同。以見大體之同。通章以心字作主。生說。通
玩此章。明明是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二句的註。註。儒。聖。德。
此申明上章才字。悅理義情。也能悅才也。聖人能悅理義才之
盡也。但則多暴。卽是非僻之心。生不必說到事爲而後爲暴。
也。此處文勢與荷無枉心放僻邪侈畧異。存贊殊現。若陷溺其
心。稟非僻之心。生則仍是兩層也。索引謂不曰性。性。降情。而
曰曰木者。就所爲上。爲切。依北則木。木。就。實。處。是。候。前。章。四。書。

韓之說才德。才德。情上說。是但此章大意。則在發實。實。○按實。實。云。與。引。存。疑。同。因。之。謂。聖。人。與。我。同。善。句。是。才。章。大綱。領。不。當。以。降。才。爾。殊。為。一。章。綱。領。誤。矣。汪。武。曹。曰。惟。陷。溺。其。心。故。非。解。之。心。生。此。則。有。兩。層。也。非。解。之。心。即。是。多。思。此。則。非。有。兩。層。也。○按。非。解。之。心。者。是。思。非。解。之。見。於。事。為。者。亦。是。思。固。不。可。獨。指。事。為。思。也。○兩。章。才。字。皆。當。在。發。處。說。前。章。四。書。說。云。天。與。人。以。才。而。能。盡。其。性。能。盡。其。情。盡。其。性。三。字。出。自。中。庸。固。未。嘗。專。以。是。為。未。發。事。也。但。未。發。之。時。其。才。之。能。為。者。本。體。自。具。於。中。故。才。字。本。義。要。亦。可。兼。未。發。言。也。黃。際。○曰。陷。溺。即。陷。溺。其。心。之。理。義。字。固。曰。為。思。也。有。屬。在。氣。稟。者。孟。子。陷。溺。句。只。就。後。來。物。欲。說。

今夫楚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堯 書院藏本

楚大麥也。耨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也。田。布種後以耨。厚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耨。新安陳氏種麥三。者多同。雖其間有多寡之不同。則以地有肥瘠之分。雨露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同。故耳。以譬。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信。疑。雖。有。不。同。言。所。獲。多。寡。之。異。也。則。地。有。肥。磽。三。句。是。譬。陷。溺。其。心。意。此。下。就。當。貼。云。在。楚。麥。豈。有。不。同。哉。說。統。統。究。說。不。同。處。正。要。發。明。他。同。處。固。然。地。有。肥。磽。三。句。三。平。句。每。句。內。皆。有。不。齊。意。然。不。必。以。第。三。句。不。齊。二。字。總。承。也。大。全。引。存。疑。說。實。註。說。終。等。皆。無。明。訓。愚。者。來。當。如。此。評。安。漢。曰。楚。麥。之。種。類。既。同。則。其。生。其。熟。之。候。皆。無。有。不。同。者。然。必。播。種。之。人。事。齊。而。無。修。廢。其。地。同。而。無。肥。瘠。之。時。同。而。無。雨。暘。之。先。後。然。後。應。候。而。生。及。期。而。熟。也。其。有。不。同。必。此。三。者。有。所。殊。異。亦。非。天。之。降。種。隔。殊。也。汪。武。曹。曰。按。楚。麥。六。句。有。主。地。同。時。同。熟。同。之。同。說。者。有。獨。重。者。孰。何。者。有。兼。重。其。生。其。熟。者。其。說。似。皆。有。理。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舜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新安陳氏凡引類語。凡。類。語。之。類。類。引。聖。人。與。我。同。類。者。分。別。是。說。性。善。之。同。不。雜。氣。質。言。若。氣。質。安。得。同。何。獨。至。於。人。而。發。之。二。句。承。上。文。相。似。言。何。獨。至。於。人。而。發。其。不。相。似。聖。人。與。我。同。類。者。皆。相。似。也。此。說。之。則。降。才。之。同。可。見。彼。多。思。之。異。於。發。類。者。非。以。陷。溺。其。心。而。然。耶。○故。凡。同。類。須。放。開。說。不。止。楚。麥。聖。人。與。我。同。類。這。裏。就。舍。其。才。相。似。意。義。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聖。人。與。我。同。類。是。入。類。就。形。說。而。舍。性。意。同。類。固。書。云。聖。人。與。我。同。類。只。說。同。一。人。類。而。性。無。不。同。意。義。含。著。未。嘗。發。候。集。註。衆。引。存。疑。說。即。露。出。亦。不。妨。但。只。宜。輕。發。耳。與。因。之。曰。章。內。相。似。字。及。諸。同。字。俱。是。大。關。鍵。處。然。此。章。專。為。性。善。而。發。乃。不。從。言。性。善。而。必。深。著。其。同。者。蓋。人。至。聖。而。極。聖。與。我。不。異。則。人。性。之。皆。善。也。明。矣。○此。說。曹。曰。聖。引。云。今。夫。楚。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何。嘗。有。不。同。雖。其。間。不。能。無。多。寡。之。不。同。則。以。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在。楚。麥。豈。有。不。同。哉。總。見。同。類。相。似。之。意。不。必。依。新。安。陳。氏。以。此。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觀。下。文。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堯 書院藏本

接云。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可見。蓋。所。謂。養。其。心。與。陷。溺。其。心。之。不。同。意。皆。在。言。外。通。一。章。看。可。見。蓋。聖。人。與。我。同。類。而。人。心。皆。同。然。予。理。義。如。此。然。則。其。所。以。不。同。者。非。以。陷。溺。其。心。乎。愚。謂。衆。引。謂。此。節。總。見。同。類。相。似。意。義。是。但。謂。陷。溺。其。心。意。在。言。必。則。非。也。蓋。地。有。肥。磽。三。句。斷。宜。依。陳。新。安。說。以。此。譬。養。其。心。與。陷。溺。其。心。之。不。同。卻。須。將。同。類。相。似。意。義。足。方。爲。存。疑。之。說。最。爲。得。之。周。明。侯。曰。凡。字。大。概。說。即。楚。麥。以。例。其。餘。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黃。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黃。也。○龍。子。之。言。而。釋。之。者。而。自。此。以。下。三。條。皆。龍。子。承。之。言。也。至。故。曰。又。非。引。古。語。或。以。此。下。二。條。皆。龍。子。之。言。以。大。迂。矣。抑。疑。龍。子。之。言。只。是。引。起。下。文。於。義。無。取。說。總。結。只。云。小。

耳口可見乎安溪曰須知是口耳目之類不足比德乃是其明
同類者舉相似一句有欲亦有人性惟其四體五官既同豈有
欲難以責其心之與人同也若人則四體五官既同豈有
心獨不同者乎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
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
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謂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易牙齊桓公之能辨滋味二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嗜已爲下
矣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侯本矣調起如使四句是反言以見
其同宜一無下顧顧士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建說云如使易
牙之口之於味也則下其性其字與我字較有落同應候
因凡事皆有恰好至善處易牙之味而嗜之君子都
之故音極則也同者同類同美正是同其極則處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聖 書院藏本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
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彙訓子都古之美人也不知何代人
秋時人名矣 詩曰不見子都乃見姣童則子都春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
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
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黍大禾是也程子曰在
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
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

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
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朱子然是然否之然人心同以爲
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揚雄言義以宜
之轉念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
如程子言處物爲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非處物爲義
一句則後人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
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理義人心之同然如人之爲事自家
處之當於義人莫不以爲然無有適不好者又如人皆知君父

之爲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爲當然此心之所同也如
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爲當然如此則其
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安語義同理義之悅我心理義是何
物心是何物曰此說理義之在事者○問理義之悅我心猶芻
豢之悅我口顏子欲罷不能便是此意否曰顏子固是如此然
孟子所說正是爲衆人說當就人心同處看我恁地他人也居
地只就粗淺處看自分曉卻有受用若必討箇顏子來證如此
只是顏子會恁地多少年來更無人會恁地看得細了卻無受
用謂類此章自當處子弟多難下近新嘗曉至此其意謂人性
本善其不善者陷溺之耳同然之然如百之然不是虛字當
從上文看蓋自口之同者耳之同者而論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爲
然者以其理義而已故理義悅心猶芻豢之悅口雲峯胡氏獨
衆人之所同者也者之斯悅之矣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
悅之矣新安陳氏此章大意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
善也果人與聖人同此至善之性所以同此理義之心本同而
於其之同者陷溺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心而不陷溺其
心則心得所養於理義得無味之味如說芻豢有味之味其於
希聖之學自特勉勉循循而欲罷不能矣始與聖人同者其終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聖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書院藏本

何患與聖人不同哉公遷朱氏此因論性善而以理義之心言
之聖凡所同也然猶志士仁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不義
也此聖凡所同也然猶志士仁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不義
義悅心真猶初養悅口能能得此事今於理義未能如初
悅口皆由物欲陷溺其心而學者若未見得此滋味向是欲
未可與適道也然則孟子之言心悅而後食孟子之言心
陸子亦言陷溺然孟子之言心悅而後食孟子之言心
心陸子亦言陷溺然孟子之言心悅而後食孟子之言心
專言利欲害心陸子則言善亦能害心言心不可不一事言
外傷精神其視孟子則善亦能害心言心不可不一事言
語點醒同字以起心之同然意先字對陷溺之後言非是聖人
先得此理義而人後得之也降才原無先後也故理義故字緊
頂上來非重悅之深只重悅之同上此二句皆要見得自有而
自悅之非悅在外者則讀書講義心正不同心之理義則同此正
儒釋之別○若如後世講學當云理義之所同然何也謂心也
矣湛甘泉改註云在心為理處物為義只改一物字便是義外
之病若以物為外是分外內外之道非皆備之旨也如此說義又
何曾不在心來要將理字說高反將心與理與物畫成二片此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書院藏本

其先得之也特以得之而或聖而說此理說此義之衆人不
能以分毫加其不得之也特以不得而說此理說此義之衆人不
視之聖人不能以分毫損其得之也此理說此義之衆人不
此是養得初軒曰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之類在物之理也處之
各得其宜處物之義也與因之曰理義二字要說得盡見理義
是天地間至純不雜至粹無疵蓋今心所同然義是實理物作
要在心處隱隱藏得箇性善的意思○此章全重心言心正所
以言性心性原不是兩箇故曰孟子性善最精妙處李安溪曰
性以心之同然理義明性善此孟子性善最精妙處李安溪曰
前交章是口耳目之同而於口加詳於耳加略於目加略於心
迥然異者莫若此故特曰易牙先得我口之悅理義之悅也夫心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以易牙之悅口之悅理義之悅也夫心
悅理義者情也觀情之同而性可知矣孟子所謂性善者單
指人心如是總論萬物一原之性則不應云與禽獸共性希達
於禽獸不違且云大馬與人異性犬馬與我不同類矣既是單
指人性便是以其得氣質之正而為萬物之靈孟子論性又有
當于氣質如以人性未必皆善為發則正是好泰華孟子本

聖人也而於心又何疑焉。○固事在非天之降才爾。終二句。然聖人與我同類及聖人先得我心二句。正是發明降才非殊乃通章眼目。不可輕看。見龍記。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剋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其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稟五剋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

五華集訂大全

孟子上

聖書院藏本

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水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新安陳氏山以生物爲性猶天地以生物爲心謂爲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警喻下一節梁氏郊於大國最重正斧斤牛羊所自來也四書釋地牛山齊之東南山也本趙氏岐在後壁中所註方向少錯今自臨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臨淄縣南二十里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見鄭道元註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北正以山實在其南若孟子疏托名孫卿者乃云蓋以理推之亦自可見爲齊之山此則不滿一笑者矣吳因之曰人見其濯濯三句不是撒口氣是歸咎於牛羊之牧意下人見其禽獸三句亦然不是深歸咎於此等俗儒意近郊則伐者易大國則伐之者多以當日接響悲則南者易聚怨交攻則南者多下節添曰日而伐之句正照郊大國一句周轉便曰郊

於大國千斧萬斤時時砍伐森然在目可危可懼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

五華集訂大全

孟子上

聖書院藏本

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程子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能也苟擴而充之化且晝之所爲爲夜氣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對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交接後復來便有這些清明之氣此心自應地處靜少間變與物接後復又泯沒了。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有梏亡而後未嘗不生也。此段首尾只爲良心誠夜氣不足以存蓋以

夜氣至清足以存此心平日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心故
其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惜亡之人謂特立其
夜氣非也謂持其良心也○夜氣不足以存皆是旦晝所爲
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今只要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
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卻未有工夫
只是去旦晝理會這理會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
得一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這理會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
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夜間爲物欲昏了又耗散了夜間生底
則聚在那裡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譬如一井水終日攪
動便渾了至夜稍靜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如攪
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人心每日陷於
事物欲喪其誠所餘無幾惟夜氣靜庶可以存耳至夜氣之
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天理卻喪去禽獸不遠矣前聖哲無明說
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子說夜氣之所存者
良知良能也與應見合以此知觀書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
氣與理本相似且晝之所爲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
之所息既有功於理則旦晝之所爲益無不當矣日間告亡者
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日亦然至旦晝應事接物時亦

夜氣至清足以存此心平日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心故
其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惜亡之人謂特立其
夜氣非也謂持其良心也○夜氣不足以存皆是旦晝所爲
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今只要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
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卻未有工夫
只是去旦晝理會這理會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
得一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這理會工夫日間添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
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夜間爲物欲昏了又耗散了夜間生底
則聚在那裡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譬如一井水終日攪
動便渾了至夜稍靜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如攪
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人心每日陷於
事物欲喪其誠所餘無幾惟夜氣靜庶可以存耳至夜氣之
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天理卻喪去禽獸不遠矣前聖哲無明說
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子說夜氣之所存者
良知良能也與應見合以此知觀書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
氣與理本相似且晝之所爲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
之所息既有功於理則旦晝之所爲益無不當矣日間告亡者
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日亦然至旦晝應事接物時亦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聖書院藏本

夫而轉者久則惡勞既以其餘而為夜心之與日俱進者將乃
思之亦以之而為息乎安溪曰其靜而息者往往在日夜平
旦之交而漸而續者僅於兩幾希希之體合乎性與覺而得
見於方動其全體端緒可以觀矣○此章於尚書人心道心中庸
名故其幾立乎善與惡而為介○此章於尚書人心道心中庸
已發未發大易消長利復靡不顯顯即只就人心當下指點○
其日夜之所息者氣靜而性復未發之真也○此章於尚書人心道心中庸
為好惡者方發之頃也○此章於尚書人心道心中庸
皆有不發之功則所息者物引而動幾希希者物微而遷如為其所
懷護獨之助則所息者物引而動幾希希者物微而遷如為其所
不發以存其未發之真氣愈昏而心愈失則氣愈昏而心愈失則
按說執人字就放失後說固非矣乃蒙存之說又各有不同者
也○雖然在人者亦豈無仁義之心哉存疑云雖存乎人者豈無
仁義之心哉存疑云雖存乎人者豈無
呼應言雖在人者亦豈無仁義之心哉存疑云雖存乎人者豈無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聖書院藏本

存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不已○若日間不存得此心夜間聚
得些小又不足以勝其旦晝之格亡○少間這氣都乾了○便不
足以及存其仁義之心○如船在乾地處運動不得了○心如箇
寶珠氣如水○若水清則寶珠在那裏也○豈微光明暗水濁則和
那寶珠也○豈微光明暗水濁則和
是謂一節豈可混而為一○語類或問日夜之所息者兼止息
之義今作生息之義如何○曰此語得只是此義蓋止息所以
能生息兼說乃備○艾千子謂格亡其夜氣非也○首尾只為良
心發明○水清為善○仁義之心耳○何處有格亡之氣言其氣
之初緊與下文格亡之義○然則格亡之義○是從格亡之後追溯乘
章句但其一轉可見○格亡之義○是從格亡之後追溯乘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宋子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四句○存是箇
保養善衛底意○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

本有此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

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

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

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

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

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昏亡則

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書院藏本

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操而存之耳非是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心是箇活物須是

操守不放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

則舍不出則入無閑處可以安頓惟心之謂與直指而總括之

○孟子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

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也是

人於旦晝時不爲事物所加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

○問范淳夫女讀孟子子口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闢之曰

此女雖不識孟子卻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曰此女

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之言是通衆人

論耳○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

皆恍惚無常莫知定處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

入也○孟子之說心不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

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爲主於內矣○孔子此四句只

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

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凡言人心

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心體

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

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

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

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

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

正無所不備精義開明道以每常遇事即能操存之意無事

時如何存養得熟日占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

孟子此有絳有絳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

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教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

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言不莊不

存舍則亡只是人能持此心則心在若舍之便如失了求放

心不是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此心須要直養

覺入完坐禪操存者只是與應事接物之時事理中理便是存

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覺忽有是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書院藏本

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

持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慎恐懼而已又問若戒慎恐懼便是把

是塊然自守○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這虛明之本體分

於是不可有一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

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節制著那

天然恰好處○若不先明得性善有與起必爲之志恐其所謂

操存之時乃舍之之時也○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

默守之謂○孟子求放心語已是寬若居處恭執事敬二語更

無餘欠○入不是已放之心入來○觸物而放去是出在此安

坐不知心覺彼放去也是出故學先求放心○道夫言嘗與

子昂論心無出入子昂謂心大無外故無出入道夫因思心之

所以存亡者以放下與操之故非真有出入也曰言有出入

也是一箇意思言無出入也是一箇意思但今以夫子之言求

之也分明道出入無時且有自家今日汨沒在這裏非出入

而何無出入是一種人有出入是一種人所以云操夫女知心

而不知孟子此女當是完實不勞操故云無出入而不知人有

出入者多猶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病也○又樂毅常感者固心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毛

書院藏本

爲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爲驗集義固爲養氣之方所以知夫義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戒其情亡也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養以充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爲用也蓋引神明不測兼得失言○惟其得失之易故保守之難也非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二句專謂保守難操則存舍則亡二句專謂得失易○敬以直內養動靜言可見大學正心養動靜故上云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存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就操則存舍則亡上見得存入也亡出也只繫於操舍無有定時故曰出入無時入則在內出則在外只繫於操舍無有定時故曰莫知其鄉○蓋謂天理乃人心之本體心在天理爲存爲入離了天理爲亡爲出○上四句懸空說未向方露出心字○說總操舍只以理欲言此心在天理上便是存此心在人欲上便是亡存亡便是出入○家語孔子當日只是狀人之心是箇極圓活的物事向未言及操心不捨之法固勉錄大全朱子謂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差忽無常似將出入無時三句專承舍則亡矣恐未是所謂偶存於內者即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毛

書院藏本

操之事上節所謂持其志者持守此心者也所謂養其氣者操此理者也持志養氣即此章心氣相生之論相表裏○武書曰朱子答許願之書云孟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亦不須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又自註云亡不是無只是走出逐物去了今將小註升爲正文而將正文分列人心道心等語蓋行刪去已是妄改然文義猶順至又見得存心不操則舍以下乃答游誠之書中語與下文所載心體固本靜云云同爲一條其原文云只此四句說得存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兩處可安頓之意蓋又見得三字對上說得二字其意只謂此四句說得如此又見得如此也若如今之改本則又見得文字如何着落耶此則改得文義亦不順矣又原文云若如所謂出入有時者爲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卻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今所改亦似失卻本意○按語類云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大全孫之已見於前矣今以此諸書律之恐語類所云或說錄有誤○呂氏云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爲物孟子前後數章心字皆指仁義之見非虛說心字也然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爲物最活風吹草動便已走作故不可頃刻不操困勉錄云按語類則孔子亦非虛說心愚謂困勉錄之說爲長蓋孔孟所言皆指仁義之心不必強爲分別也○困勉錄所云大全朱子謂不能操而存之條甚當朱子答何叔京呂子約書皆謂存亡出入非舍之而亡所致困勉錄最合此旨大全所載或問中語當是未定之說不及改正耳○按孟子所謂夜氣乃是操存中事雖非夜氣未嘗然山之鏡所謂盡心肅躬云云是亦操存中事雖非夜氣未嘗然如此說方見操存工夫周旋完備在吾人分萬變而操存之所存即舍之是其一之反覆循環即須臾已分萬變而操存之所存即舍之是其一之反覆循環即須臾已分萬變而操存之所無常在至人爲動靜之因時而在庸愚爲真妄之錯出季爲動日此雖形容心之神明不測卻是說常人之心未嘗加操存之功者出入無時二句雖非說舍亡以後卻亦不是操存既至後論如此則轉便曰兼動靜操存工夫該括○不足以及存存字即操則存存字○莫知其鄉與無時對總跟出入說○不但存

亡指仁義之心。操舍本亦說仁義之心。了念念依違不肯一時走作便是操。操即操此仁義之心也。昏昧放逸不依天理便是舍。舍即舍此仁義之心也。離仁義之心不但非孟子引之意。並非孟子立言意矣。背朱子答程正思云云。曉村豈未之見耶。上章止言陷溺其心而陷溺之由及所以致陷溺之方俱未及此。此章乃詳言之。且且而後及。此之反。蓋等語。此正是陷溺之由也。有得其義二句及操則存此二句。正是致陷溺之方也。自節即山水以引起人心。句句與水節相照。以爲未嘗有才焉者二句。即起當委意致下文緊接荷得其義云云。未引孔子語只重操則存一句。蓋操是所以養心之法也。說統諸字。兼存養省察。戒懼慎獨皆是操也。上章非天之降才。操字兼存養省察。戒懼慎獨皆是操也。上章非天之降才。云云。緊承公都子章不能盡其才句。此章巨查結亡云云。緊承上章陷溺其心句。然此章仁義之良。即是性。好惡即是情。能好惡即是才。則三章原屬一氣貫注。性字情字才字章內只一點暗更見文章草蛇灰線之妙。見龍記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堯

書院藏本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哉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言言爲是其智弗若與日非然也。言非其本也。言非其本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

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

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西。此入主之心。黃之以理。善則萌。蔽之以物。欲則昏。昏。草木然。殺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孟子於齊王引以當道王秉葵之心。其端原亦有時而雨動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蔽之以私欲者。何可勝既。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哉。勿軒。熊氏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着力。善端之發。正須止人賢士。轉翼而附。廣之。與莊。舊說本節是

操。原小人所以得獲進。皆由王聽信之不專也。看來吾見亦罕矣。即是王不專心。了豈待下節推出。然只云。管了又管。亦不見滋味。要看出小數也。句與爲是其智弗若與。句方知此節意味。蓋治國大事。或猶於天資之不逮。今矣。即小數。縱使天資不濟。豈不能理會得這些小事。今乃有精與不精。則其由不專心。甚明。而王之不智。信由於見之罕。罕之多。無可感者矣。下節決上節之意。即謂。昔者有萌蘖。不必專說見孟子時。乃有即。敗失之後。而萌蘖自生。意與因之。且通章只重得見。亦罕矣。二句。此二句全要歸重齊王身上。言王所當習接者。固在衆小人。而不在于吾也。就是聽信不專了。至下節則把鴉鵲援弓影出。季衡雲曰。無惑乎王之不智。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首尾緊照。此節重吾見亦罕矣。句。孟子豈是要罕於見王。只因王不棄於親孟子。故下節即接說不專心致志。此正是王不智底緣故。故末以爲是其智弗若收之。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本

書院藏本

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

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

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

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周。此是則物有自生之理。然不養而害。則雖易生之物。亦不能以長。是則物有自生之理。然不養而害。則雖易生之物。亦不能以長。

也微而害之者深矣則其生理焉得而遂哉是以古之明君
 一暴十寒之為害也則傳求賢才其諸左右朝夕與處而遠使
 人所以養德也豈獨人君為然一暴十寒之病為上者其可一
 日而獨不念乎然其要則在乎專心致志而已專心致志學之
 大方居敬之道也慶源輔氏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
 君知改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
 之道必如是然後若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
 言治亦苟而已雙峯劉氏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
 是心之所主專在此故志是極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
 糊氏此章有末言智集註不及之獨紀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
 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在乎所養
 之正與不正耳新安陳氏孟子之於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
 衆邪之交蔽而齊王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多
 岐故設兩譬以言之前言王之不智後言智不若固羣邪黨之
 者之罪亦自鴻鵠其心之罪也陳氏只由齊王之於孟子聽信
 不專而有所分其心於多岐故孟子之於齊王進見時少面
 無以勝衆邪之交蔽也使其能一意於孟子而惟其言之為聽
 豈容孟子之進見時少耶一日三接可也語至夜分亦可也○

使是設使非實事也○本文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承
 上文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者說來上段不智直就王說此段
 語乃見王之所以不智也○氣質與德性不同氣質剛柔緩
 急之氣涵養之使其中和不偏德性謂仁義禮智之性薰陶之
 使與聖賢同歸也○告子一篇是發明性善之言就如王之不
 智一章亦是此意如云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便是非天
 之降才爾餘也○二條雖前就生物上譬後就教養上譬然
 只是一意不可依新安謂前是交修者不得常用其力後是自
 修者不肯專用其功見王之時少退而論讓讓進之日多齊王
 方聽孟子之言而復入於詭譎難進之論便是一心以為有鴻
 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者其智何由生哉故曰無惑乎王之
 不智者此也○四書圖專心者專心於此而不他致志者志未至於
 精而後已○此章與上章意脈相連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即山水之意焉如有萌焉何哉即萌蘖之生也為齊王斧斤之
 伐牛羊之牧者更多聲色貨利誘之於內詭譎難進感之於外
 四書圖上言不專心致志便是弗若之故末句乃用反詞決
 之意已足且謂梁生曰鴻為大鳥鵠為小鳥大小鴻鵠將至乃
 見二心章大乃曰告分於不專者智與非智有以迷悟含於未

用者若與弗
 首句與末二句緊相呼應通章重言其亦罕矣二句而未節
 專心致志正與此二句反對舉之日少舉之日多物未而能
 生者心也見之時甚罕舉之日少舉之日多物未而能
 不專心致志也王分其志於小人時有鴻鵠之將至寒之
 者安得不多王不專其好於君子則不能惟非秋之是聽見
 之時安得不罕王不智非智之弗若人也乃不專心致志
 一惟賢人之是聽之
 弗若人也 見龍記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
 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
 取義者也合上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鍾氏謂熊掌以喻義魚以喻
 生春秋宰夫膾熊掌以喻義魚以喻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

盡公怒而殺之說雖能掌其肉難熟以其熊掌之味又有美於
 魚而義又勝於生也陳氏此章亦見得人性皆善其不善者乃
 陷溺其心而然也○孟子舍生取義所包甚廣不專在君父之難
 上說觀一簞食節可見說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辭蓋人心
 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鍾氏謂所謂二者不可得兼固
 不止謂簞食豆羹得生失死之際然簞食豆羹得生失死之際
 亦在其內○新安陳氏以為是說托孤寄命之大節時事拘矣錢
 氏難曰生者形體也有時而可盡義者天理也終古而常存人
 以有盡之身而殉常存之理則善矣陳氏之曰論義又從生死
 推出蓋死生極重且微義不過則良心固有可知徐思誠曰是
 義也常人而有之亦保而危之小夫行乞而偶露之王公大人
 而委棄之一呼一吸之交得生失死而殉之高爵厚祿之加肯
 禮傷義而安之而僅僅以供宮室妻妾之得我之心則謂
 義曰舍生取義若作他人之辭則下節便接不去但語意須含
 蓄莫將秉義之心預先
 說出且說道理為是

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思得者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

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義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

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宋子義在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死則舍生而取死問

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

重卻又是義義則輔氏利害之常情私欲也秉義之良心天理

也孟子只欲欲惡二者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新安陳氏

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

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爲苟

得也。以倫生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甘死而不肯避死也

也。則所欲有甚於生者即是義所惡有甚於死者則是不義

也。註云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此衆人雖聖人亦在其

中又曰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義義理之良心此亦通衆人

而言故不以賢者及君子等字對上文衆人字也下文衆人字

則對賢字說矣。訓註首二節重一義字註云秉義之良心是也

良心師未節本心也困勉錄說云兩甚字雖指義不義說本

又卻不道破按困勉錄字亦何妨說亦明點義字周禮侯

曰若云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向是就道

理說與人之本心無涉惟就所欲所惡有甚於生死言方見

秉義義理之良心此處毫釐千里須辨。苟字有所字活甚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奎

書院藏本

氏說亦可見卒然遇害日如使片必無而設言之辭

由是則生而有所不辟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所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義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慶源輔氏由

秉義之良心而言也。王觀高曰由是二字似於上無所承然上節反言正以快其必有秉義之良心故遂承之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

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

而不喪耳。慶源輔氏羞惡之心即所謂秉義之良心也秉義之

指其所謂秉義之言也。東陽許氏五節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是後第二節兩句說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附屬是故所欲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奎

書院藏本

有甚於生者以上雖有四節亦不過只是一意反覆說人有羞

惡之心耳故遂以一語結斷曰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說約

賢者能勿喪耳與上文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語意一般

俱是要見其同處不是要見其異處說統是故二字結上起下

重人皆有之句然賢者能勿喪耳亦非帶言惟賢者但能勿喪見彼不能勿喪者非本無也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

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噉咄咄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

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

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

之也。慶源輔氏路人與乞丐人至微賤者也簞食豆羹生所

之也。慶源輔氏路人與乞丐人至微賤者也簞食豆羹生所

則羞惡之本心所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無有無是心者也
言若惡而并及夫獄者蓋惡則固為惡矣及及之而不羞惡焉
者則是所欲也。然則九重於。則。故。人。亦。不。受。存。題。一
筆。食。一。豆。羹。條。又。是。即。義。心。之。發。處。以。明。之。與。言。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明。以。子。入。井。之。事。一。般。義。心。不。受。不。屑。之。心。不。可
指。定。行。人。乞。人。說。只。是。雖。行。乞。且。放。於。義。而。不。苟。受。况。非。行。乞
者。乎。說。不。受。嗟。之。心。如。電。光。忽。過。景。不。及。持。荷。落。第。二。念
則。心。操。萬。慮。而。未。必。不。受。矣。此。不。受。之。人。與。下。受。無。禮。義。之。萬
鍾。之。人。作。一。等。人。看。則。勉。子。亦。就。陷。溺。人。說。若。賢。者。則。時
時。是。禮。義。豈。待。嗟。之。心。方。見。得。窮。困。日。人。之。舍。生。取。義。必
有。一。箇。真。心。激。發。處。方。能。得。身。子。所。以。拈。出。嗟。二。字。作。話
頭。然。賢。者。之。激。發。其。心。處。與。衆。人。不。同。若。衆。人。則。不。至。嗟。爾。蹴
爾。其。真。心。亦。不。能。即。發。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
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室

書院藏本

萬鍾於我何加焉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
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
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
所易昏也。宋子問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為利害所昏。當反
之者。須是有本。領後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卻只
是操利處去耳。竊安陳氏萬鍾對簞豆而言。彼物之微也。尚惡
無禮非義。不可食而不受。此物之富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吾
身受用。不假萬鍾之富。是萬鍾於吾身。其貴何所加益哉。人
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官室。供妻妾。濟知識三者。如舉三者
他可類推。則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此是
思上條一筆。食一豆羹。說草食豆羹。生死所係。是於我有益
者。而好惡無禮。萬鍾之得失。非若簞豆羹之關於生死。是於
我身無益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所以可怪也。萬鍾則不辨
禮義而受。與行道不乞之人。不啻異於我何加焉。得之則生。弗

得則死。就為宮室之美三句。是說喪其良心。此三者。既曰於
我何加焉。卻乃為此三者。可見無謂。故下文有是亦不可已之
論。義一筆云云。不屑也。且其若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
者。人皆有之也。然理義之心。雖人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
昏。故萬鍾之祿。則不辨其合於禮義而受之。且萬鍾之受。非生
死所係。於吾身初無增益也。何所為而受之。蓋為宮室之美。妻
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此三者。必資萬鍾而後有也。故不辨
禮義而受之。猶臨淵。所識窮乏之句。是市恩。誦德。舉之事。皆人
欲之私。君子所不取也。困勉何加焉。無關於生死。非性分上
無加損也。宮室高而心日卑。妻妾親而心日疎。窮乏厚而心日
薄。困勉辨字。極重。正從不可得。兼中辨出箇取舍來。未人曰
萬鍾對簞豆。輕重不同。何加對生死。緩急不同。物重則當輕受。
事無則不當苟受。乃不辨禮義而受。此必有為矣。同。則。受。
萬鍾於我何加。是喚醒語。亦是宕起下文之詞。言既於我身無
所增益。何苦受之。除非為此三者耳。○本文不辨
字。殊非不能辨。特不厭辨。不肯辨耳。則字更妙。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矣

書院藏本

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
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
尊職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
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
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晏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
刻而不省察於斯焉。宋子此章孟子所論官室之美。妻妾之奉。
意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獨理。然則為美。定而。隨事。有資
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也。竊謂補低。羞惡之心。雖人之固
有。但危迫之際。私欲未肆。三者之念。猶未萌。芽。故天理之發。其
不可遏。有如此者。至於晏安之時。私欲紛紜。展轉不已。以至計

後世約都忘義理之心乃其勢之使然也人能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矣新學陳氏此章前一截反覆發明舍生取義是說人當託孤寄命之大節時事中間良莠不受是說一飲食之小節時事然其能決一死以全義則無分於大小也不食非禮之食是說此以證人皆有羞惡之心以實上文人能舍生取義之意註謂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併前一概舍生取義處論之古之君子當舍生取義時非徒感憤殺身實能從容就義如張巡死於睢陽之類所謂危迫乃事勢之危迫非謂舍生就死者之舍生失指也不受非禮之食而死如齊饑者不受嗟來之食之類古來真有此等人然謂其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又不謂有不克計豐約於晏安之時者蓋危迫之際物欲不萌義理之心感發有不可遏故往往能決死生若晏安之時物欲易行私意何極義理之心多至迷溺故或不免至於計較豐約亦勢使然也人能於此省察之則知所以遏人欲而擴天理矣又是亦不可以已乎最與醒人之不能為君子多是不不得已而為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冒為之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尤願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衆人惟汨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故後日本心愛塔喇曰全為味萬鍾者山溪紆徐委折乃有無陳說謂愛得此意而後虛呼冷與精神專注在為宮室之美三句然得之得我而為之今人不及古人矣堪笑莊莊一生單幹得宮室妻妾子而件事耳周聘侯曰以常情論之狀死生於危迫之際難於晏安之不計豐約然往往有明於此而暗於彼者所以不可不察註下或能字而不免字妙甚通章重人皆有之二句而末句失其本心四字正與賢者能不喪耳句針對乃是喚醒人處前四節即說人皆有是心而第五節內方將心字點明一筆食節正實指人之皆有處末二節是言人為利欲所縛故不能如賢者之勿喪要看失字自有之而自失之非其心之本無也生死關頭有時打破而義利之分茫然莫辨則何不取皆有之本心而一提倡省察之耶舍生取義四字亦非徒過章眼目賢者之勿喪固由其能取義即行人乞人外取勿受亦其片刻之間良心激發離義之辨忽明故取舍不苟若此見龍記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數種仁則其生之性也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此失字即是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孟子生之性便是愛之理。仁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舍矣。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卻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如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孟子之言同是惺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則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別。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人則是就事上言又德孔子只是說為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義理如仁之端仁人心之類然仁字又兼兩義故孔子教人亦有兩路克己即孟子仁人心之說愛人即孟子則孝之說。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

則心存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
台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困勉錄或問求
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朱子云。即求者便是你心也。知求則
心在矣。此心不待尋求。即覺其失處。即心何更求。為孟子說求
放心。求字是遲了。按聖賢工夫。原有當下即了的。有終身作不
了的。朱子固未嘗偏說也。專以此為朱子晚年定論。亦誤矣。
人心人路。合言總是一箇心。義亦心之所發。李益雲曰。纔提起
則此心便在非求者一心而來。歸者又一心也。心存便是理得。
故求放心。即是求仁。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
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
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主 書院藏本

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
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
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宋王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爲無他
後能洒掃門戶。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
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
爲學問思辨哉。收放心。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須就心上做得
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求放心。也不是在
外而求。求得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
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的便是已收
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求
放心。當於才放。○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
如何從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於放。○孟子請學問求
放心。又謂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
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語。皆是此意。○所
謂存所誠。只是喚醒自己。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故程只爲

昏昧。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所謂反復入
身。求不是。將已發出底。依舊收轉來。如七日來復。不是已往
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蓋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與自然生出來。只
是知求。則心便在便是。反復入身。求。○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
求放心。便休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還是存得此
心。方可做去。必不是塊然空守。得運心便了。○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
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如聖人一言一語。都是道理。○求其放心
而已。舊看此只云。但求其放心。心正則自定。近看儘有道理。須
是看此心。果何如。須是心中明盡萬理。方可不然。只欲空守此
心。如何用得此處。乃與大學致知格物正心誠意相表裏。大學
謂若不於窮理上做工夫。遽謂心正。乃是告子不動心。如何守
得。曰。然。又問。舊看放心一段。第一次看。謂不通求放心而已。第
二次看。謂放心。既求儘當窮理。今聞此說。乃知前日第二說。已
是隔作兩段。須是窮理而後求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
曰。然。○文字極難理會。孟子要畧內說。放心處。又未是前夜方
思量得出。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是求放心。一
事。程先生說得如此。自家自看。不出問實。殊曉得否。曰。如程子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主 書院藏本

說吾作字甚微。只此便是學。這也可以收放心。非是要字好也。
曰。然。如洒掃應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所以求放心。○問明
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曰。所謂講學讀書。固是。然要
知所以講學。所以讀書。所以致知。所以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
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孟子之意。亦是謂學問者。無他。皆
是求放心。爾此正與思無邪一般。所謂思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使人知善而勸。知惡而戒。亦只是一箇思無邪耳。○又
求其放心。與克己復禮。恐亦不可分。爲兩事。蓋放放心。即禮
言動。皆非禮。非禮而視聽言動。即是放。即心。此處不容更作兩
節也。○南軒張氏學問之道。以求放心爲主。然心豈遠人哉。知其
放而求之。則在是矣。所謂放者。其幾間不容息。故君子造次克
念。戰兢自持。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存之久。則天理寔明。是心
之體。將周流而無所礙矣。以堯舜禹相授受之際。獨曰。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心豈有二乎哉。放之則人心之危。無有極也。知其
放而求之。則道心之微。豈外是哉。故於精一而已。○聖賢傳因
上文說仁人心也。是已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
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拾精神。不台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
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要當以此質之。勉齋云。此章首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書院藏本

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求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充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放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蓋胡氏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見此心。不可為流蕩忘反之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蓋必由下學而後上達。則此心又不可為空虛無用之心也。嚴庵程氏等同上。去者下學也。能同上者。上達也。蔡氏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為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端。此指陸象山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通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學之失。學者切宜玩味。勿墮習。覺操存反其昏妄。曰求放心。自能尋向上去者。下學也。然而上達者。上達也。下學而上達。以求放心為本。安陳氏靜時昏昧。動時放逸。則為仁。放則非仁。非仁則不能居仁以立其體。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學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學問之本。此章歸宿在求放心上。是歸宿在求仁上也。本章有四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書院藏本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失之仁而已。求仁者。去人欲存天理而已。若陸氏乃以靜坐收斂。精神不令散逸。為求放心之說。夫近理大亂。真所以至今人看陸子。解不礙。問善講。放心者。心之仁放失也。求放心者。以學問求之也。彼曰學問之道。無他。心便指仁求。便指學問。言人乃求放心。故有事學問。而學問之道。總所以求放心而已。此一節。惟勉齋發明最詳。心字從首節生來。即仁字也。故第三節註云。上象言仁義下。專論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勉齋亦云。三心字皆指仁而言。賡文空說求放心。便是陸學收斂精神。本領更進。亦只得上察知覺。是仁一層耳。能兼兼仁義立說。方透本原。蓋孟子此一篇。中自公都子章至末。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未有泛指血氣活動之心而言者。象山提倡先立其大。亦猶指認孟子正與假借良知二字之術。同皆指鹿為馬也。學問之道。四字講得精切。方不為金溪姚江邪說所亂。但講後只有求放心。此外更無學問。自以為得而已矣。語氣不無其流入於不必讀書窮理邪說去也。把守此心。皆可以求放心矣。只緣他不知有仁與義。便是急求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書院藏本

此五說皆不可從。○存疑云：註蓋能如是以下，俱不是。均謂訓云：莊子認求放心而反歸重於學問上，蓋因莊子而誤也。此皆主黃勉齋之說，而以註為非者也。然不如蒙引說得好。蒙引謂求放心是下學之事，義理昭著，則說向上達，非謂求放心而後可學問也。如此則勉齋之說與朱註未嘗不同。惟大全放心不收何者？為學問思辨一條，此屬朱子未定之說。○按：蒙引註最是。朱氏公選謂：撥有是有，求放心是省察工夫。蒙引註云：放心病痛有粗細，極言之，一念少差，即謂之放。終食不進，乃深於求。蒙引存心察言，○靜而無主，則昏學問之息，有存心，有養，凡以閑其放，使不至外馳，動而無主，則妄學問之言，有敬，動有法，凡以敬其放，使復還於我。○安，曰：聖人教人學問之道，其大綱即所謂敬義是已。敬者，自內而達之外，持而守之之要也。固所以求其放心也。義者，自外而達之內，擴而充之之功也。亦所以求其放心也。舍求放心而言學問，則入耳出口，飾名以華世者耳。非聖賢之學也。○註以收放心為學問之本，此固是古人為學大節目。然似非孟子此章本意。孟子所謂求放心者，操存長養其仁義之心外，此更無學問也。以放其良心，失其本心，對看便明。○田武曹曰：語類云：文字極難看。孟子要學內說求放心處，又未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書院藏本

放心矣。愚謂求放心，固不是。清淨無為，也須有專靜之功，始得。程子喜人靜坐，乃是主敬耳。大學或問不云乎：敬者，一心之主。幸而萬事之本根也。此心既立，由是格致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正以修其身，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也。是齊家治國以平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而天下平，皆是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此則敬也。○者，所以求放心之實也。自格致以至治平，皆聖學始終次第。即學問之事也。敬為聖學始終之要，則求放心為學問之道明矣。○大易云：義以方外，必云敬以直內。孟子言知言養氣，必云持其志，養其心。云：進學在致知，必云涵養須用敬。蓋方外知言養氣，進學致知，為學之事功也。直內持志涵養，用敬為學之主宰也。無事功，主宰固無所據，而不失無主宰，則雖日從事於學，亦豈能有所得哉？○心乎心是一箇主人，翁有了此心，凡事皆整頓得安，所以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奮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心非無自而求其求，也必有所以求之者。程子主一無適之說，蓋齊嚴肅之說上，添常惺惺法之說，彰明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說，皆求放心之要。○克實不出，○物字範圍也。○大凡觀書不可妄立意見，亦不可拘守

得極精。○象山收拾精。○之說斷不可從。見龍記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別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無名五小指蓋巨大也。食指三將指四。食以此指為力也。將指者左傳闕廬傷將指言其將領諸指也。○不遠秦楚之路孟子魯人也在齊亦最久自齊魯而視秦楚則為遠耳非謂自秦至楚自楚至秦也。○然承應曰人心本伸於萬物之上今卻屈於物欲而不能信故借指之屈信為喻。○此因人不信有心而比類以揚之。○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事也似不必求信亦可也至於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事也似不必求信亦可也至於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老

書院藏本

心為一身之主視一指之微輕重通別而反不知惡此所謂不知類也。○等也。○南軒張氏與人與聖人同類以心之同耳不同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與不違寧處者矣。○新安陳氏此承上章以難大與心分輕重而言下三章亦以類相方而加切焉。○南軒張氏對桐梓言之則曰身自身言之則有心指之分隨所在分輕重使人知所重也。○下三章只是此一章意重出。○張君曰同類者同類之類也。○類者類也。○與屈伸與伸類也。○而指之屈伸與心之屈伸類也。○非類也。○屈伸之勢非殊而用惡之情有別此不達於類之同低昂之勢絕而後急之情倒置此不辨於類之異。○此即承上章求放心來放而不知求則必至不若人矣。○愚不若若凡不若聖皆由於此乃竟恬不知怪是視吾心竟不如一指也。○失小太之倫昧輕重之辨莫此為甚矣。○兄龍記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把手所握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南軒張氏愛其身

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知所養則自拱把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土而為賢為聖亦循循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木之若若猶皆也。○新安陳氏有一思之則思吾之一身三綱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焉。○必思所以養之養之道養心以養其內謹動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為仁義禮智根心見而益背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而已也。○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氣以心為主與上下章意同。○觀下章言人之於身也兼所愛而日無以小事大可見此對得梓直故只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所以養之者治其心而已。○就總按此章與醒人處全在一箇愛字。○蓋人雖至愚未有不以身為愛者。○然往往置身於物欲攻取之場難日愛之其實害之矣。○孟子從愛字剔出一養字又從養字剔出兩所以字。○正見養乃所以成其愛也。○既昧其所身於物欲攻取故又以弗思二字指點他。○此章是孟子惕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老

書院藏本

人不知養身者前以心照指言重在信上。○此以身照桐梓言重在生上。○固勉與因之云。○世格之養者養其生而有養之身也。○所以養者養其生而不死之身也。○按養身即是養心不必到所以以二字方見得是養心。○所以二字乃是養心之工夫耳。○直解云內不知以理養其心外不知以中養其氣致使良知萌蘖伐於物欲之斧斤夜氣幾希。○於且盡之攻取豈愛身不若云云。○按此說養身兼內外說。○本新安陳氏而索引則云身以心為主。○似不同。○蓋分言之則心與氣為二合言之則總謂之心未嘗相悖也。○就承應曰下章無以小害大從其大體是所以養身也。○與同之曰。○歸於養者私其身不知此身原非可私叛於養者。○其身不知此身原非可私叛於養者。○弗思二字正是吃緊處。○人處人未有不愛其身。○即未有不養其身者。○養所以成其愛也。○乃養而不知所以養之則養一何弗思。○物之所以生者以其得此生理也。○不知所以養之則生亦亡。○因之者。○眼在所以二字亦自有見。○然困勉錄之解自

正見
龍記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蓋人之於身無所不愛則固當無所不養且賤且小者則不善此豈待他人言之而後知哉則亦反之於身而審其輕重於心焉則自知矣。則安陳氏無所不愛日兼受無所不養日兼養無尺寸之膚至不養也申兼養兼養意。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大小是也。則首二節言養之善否決於己下深戒不善養者而益以見其當自審也。○身字渾融說勿露大體小體愛以心言養以事言固融鑒於己取之是明其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書院藏本

考之之法非明其考之之易蓋身中輕重自別就吾身反看一看則輕重審而善不善昭然矣。然因之曰通章重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下只發明此意耳。大人小人比對正見所養之善否而已。當自審後獨就養不善一邊以垂鑒戒蓋申說養小之為小人而益見當審輕重於己也。○此說登曰考者其兩端取者取其一致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梁)則賤而小者耳目手足為小體者因孟子下交專言飲食之人養小失大而云耳學者要當推類以及其餘孟子只是舉其一端在人所易曉者存疑體有貴賤一條正是上而於己取之意養其小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養其大是不以小害大賤害貴也舍居積是賤害貴之害失有背是小害大之論飲食之人則人賤之都是上而意上而小人賤場師很疾人之意皆是賤之也飲食之人便是以賤

善養小者大者(梁)則養其小者是重其所輕而所養者不善矣養其大者是重其所重而所養者善矣人其可不致審於斯乎(梁)則此申止於己取之意無以二句未說到養只言當審輕重意未二句方言所以養之善不善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枳棘則為賤場師焉。○(梁)則舍上聲梧音場師治場圃者梧檟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枳棘小害非美材也(梁)則今有場師至則為很疾人也正是養其小者為小人意但未可說出至下文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方說出上文且替以起之正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金重於羽二條起取色之重者一條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很疾人也。○(新)安陳氏一指肩背有狠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小大之分故借以旁證小體大體(梁)則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只是取譬之辭孟子非實以肩背為大者所在也此章總重在心志(梁)則場師很疾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書院藏本

人都有則為二字見養小者為小人由其不能考其善不善焉耳。○一指肩背又於小體中分大小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梁)則此申止於己取之意無以二句未說到養只言當審輕重意未二句方言所以養之善不善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梁)則此申止於己取之意無以二句未說到養只言當審輕重意未二句方言所以養之善不善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經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梁)則此申止於己取之意無以二句未說到養只言當審輕重意未二句方言所以養之善不善也

康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
計安不到得養了也變養饒氏以身而一毫一髮皆吾所常
愛惜吾所當養但體有大小其專養小體若饒氏目便食色
養耳便食聲養口便食味必至害其大體○無以小害大者
見教人養其大者而不養其小者若其小者而不失其大者
則小者不為大者之累便是不以小害大新陳氏此章言人
當以養心志為重養口體為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體也養
心志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雖饒氏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
當食飲所當飲自與常人異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
微不至於廢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詳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
小以失大蓋所以得人欲而存天理也饒氏末節說言若使養
小而不失大則小體亦重何以致而取賤耶不但為尺寸之膚
只是言所係亦重是決言養小之必失大耳說約前原說無尺
寸之膚不愛不養况口腹不但尺寸乎照應理如此也饒氏港
曰二節呼應上言養小必害大下言不害大雖
養小亦可假設之詞正見養小者必有失也
此章重所以考其善不善二句人之於身愛之則必養之然
而養其與且小者則不善養其貴且大者則善不可不審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全 書院藏本

舍格體而養其體養一指而失肩背不善養矣養小者何以
異此彼飲食之人貪口腹而失心志終其身為尺寸之膚甘
流於小人之歸而不悟也誠能反之於己而考其孰為重孰
為輕孰為善孰為不善養則養其大體者方且卓然於庸
衆之表而豈至為人
所賤哉 見龍記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
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饒氏此鈞是人也
或為二句究人品之異後鈞是人也宜其所趨向同也或從二
句究其所從之異從大體憑他作主從小體任其驅逐養以用
功言從以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

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
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
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
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
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
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
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以立之則事
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全 書院藏本

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
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濂
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
倉梯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
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
欲攻之其與行若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
體從令○朱子問蔽是遮蔽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為他所
他蔽矣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是一物○物交物上物字指
外物下物字指耳目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
為大體君子固當於思處用力能不思是必先立其大者然
後耳目之小者不能奪此句最有力且舊本下箇立字謂之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金 書院藏本

者是也。然此心之使自立。所謂敬以直內是也。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道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卻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卻做不是。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卻害事。范氏之說。蓋得其旨。未可易之也。愚故從而釋之。云。先師曰。苟能以耳目為天官。心為天君。又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即此語以看孟子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大者。則此心卓然。能為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也。不能先立乎其大者。則退然。方聽命於耳目。而從其小體。所謂心為形役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蓋峯胡氏。堪與謂天地言。天地至大。而人處天地間。此身至小。不過如太倉一粒。稊米而已。然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者。三才者。惟在此心。心之體。豈不甚大。此心之大。往古來今。人人有之。若純乎義理。則是從其大體。若役於形氣。則是從其小體。彼禽獸之心。終日役役。不過飲食。壯而巳。人之心。而為形所役。與禽獸何異。嗚呼。人之心。其大也。本可以參天地。而役於小者。不能異乎禽獸。亦獨何哉。可以返而思矣。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四肢欲安佚。本心微有間隙。彼則乘之而入矣。此心之發於義理者。甚微。而役於形氣者。甚衆。以彼之衆。攻我之微。如國勢方弱。而四面受敵。其不亡者罕矣。心之微。前八句是說小人之從其小體。後四句是說大人之從其大體。曰。誠曰。念曰。敬念。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也。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天君泰然。是立乎其大者。百體從令。是小者弗能奪。公遷宋氏。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工夫在不失字。此章思則得之功。效在思字。得之即不失之謂也。二章皆因論大人而以理義之心言之。學而通曉。陸子曰。不專論事。論求專就心上說。蓋象山一生論學總綱。在此。愚考孔門論學。罕言心。專說實事。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未聞不論事。論求而專就心上說也。至孟子七篇。說心始詳。然究其旨。皆是以心對利欲而言。若象山之言。心乃對事而言。一主於事。一主於心。一主於利。一主於心。二者言似而旨殊。正儒得毫釐千里之別。愚嘗究陸學。自謂先立其大。甚矣欺人。夫孟子之先立其大也。道心為主。而不使欲得以害心。陸氏則養神為主。而惟恐事之害心。惟恐善之害心。天淵之別。若何而可也。孟子之先立其大也。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陸子則曰。不可思也。心不可用一事也。冰炭之反。若何而同也。蓋引孟子之學。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上

金 書院藏本

惟於思之一字着力最深。故每以此覺人。一則曰。為思矣。二則曰。為思甚矣。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亦思也。至於所引誠之者。人之道也。亦改誠之為思。誠其意。其意可見。誠以人之所以為人者。心焉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曰。慮也。又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之於人。大矣。存心。從其大體。是耳目之欲。皆聽命於心也。當視則視。而不妄視也。當聽則聽。而不妄聽也。從其小體。是心聽於耳目。淫聲美色。惟其所欲。而心不為之宰制也。先立乎其大者。一句。正是答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意耳目之官。不思則不得。思則得之。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所以為物。所以為小體也。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所以為大體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心得其職。事至能思。耳目之欲。皆聽其主。幸而不能奪此。所以從于大體也。不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心失其職。事不能思。耳目能奪之。淫聲美色。惟其所欲。心不能主。而反從乎小體矣。孔子之所謂操存孟子之所謂求。其放心乃立之之道也。心立於耳目未交之地。思固以御物。而見其能先心立於耳目方接之時。思又以御物。而見其能先立於耳目。耳目至不得也。二役。只就耳目與心上。同而說。不著人言。不思不是。人不肯思。思不是。人用力去思。乃是耳目與心小大之本體。原是如此。誠思則得之。說得最詳。註中凡事。物之來。不專指聲色言。物不能蔽蔽字。就心言。非指耳目也。誠通章綱領在從其大體。為大人句。而先立乎其大。正工夫下手處。思字又指出。誠正。要人從形氣中。認出主宰。求見大人品格。全在心上做出。到小者不能奪。同是妙。其能思之用。亦是還其能思之體。耳四書講義。孟子因邪說以理義為外。故其立言。每直指本體。示人固有處。多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求字。身體二章之義字。此章之立字。皆懸空說。在三字中。煞有工夫。非前後摩斷空洞。森羅之為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為宗旨。與示磨卓民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半日。一月。下樓。忽覺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此理已顯也。然則象山之所謂立。立其所立。而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其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立其大耳。先立乎其大者。不外能思。主敬存誠。是先立乎其大者。是從來一大。陸子將儒者家言。改頭換面。先立乎其大者。是從來一大。公案。蓋金溪之學。只是一箇弄精魂。其所謂弄精魂者。乃是人心虛靈。偶現之象。將來作箇話頭。所謂鏡光器潔者。即此物也。今人只把此字。最易說。到盡體妙用。所以淺淺然。人於涉說而不自知。惟講到心字。便緊貼着思字。主敬存誠之學。只是能思。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金

書院藏本

之能當以應萬事而理氣乎氣機所以有極深研究之用晉月
川曰立之工夫不外誠敬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
異因之曰思之一字是此章大關鍵。細玩此章便是非禮勿
視聽道學家伯玉曰思則得之。三句正形容思之靈通所以爲
大體處。又千子曰心以能思爲職是心所以與千眾體也。而以
思爲吾心之職則吾之所以善治心也。高種生日其初耳目爲
主而聲色爲客無來而不迎其究聲色爲君而耳目爲臣無呼
而不出。後樂曰先立乎其大者能思之謂也。大耳目有用而
無思故邪正乘收心則能思以制用故取舍不惑心不思則役
於物猶耳目也何立之有故外思而言立非告子之強制則釋
氏之悟空李安溪曰耳司聽目司視則主乎應物之速者也心
職思則主乎應物之理者也。徇逐則形爲物役久之而神且爲
形役矣。審理則形聽命於心久之而物亦聽命於我矣。○易之
艮兌言小體大體之理兌德說小體也故於兩陰爻一曰來兌
物感我而來也一曰引兌我隨物而去也。艮德止大體也故其
大衆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諸爻自趾至口無不止者所謂不獲
其身也。終之以敦艮則成終成始而足以應萬物於無窮矣。所
謂不見其人也。○謂之人心則耳目視聽亦心也然以耳目爲

先立乎其大者步步看此金溪之所畏惡而不能渾托者也
○此字兼心思耳目天德以付人從大德小德人有擇○朱
子心之官則思耳是原有此思然使則邪思雜慮卻事須
是去思方好可見二思字不同。爾勉錄註云立字有相立不
仆之意謂之先立須在聲色未交之時與方交之始先有主張
此亦不是。矜持把捉只是天理自強不息處是心不但在聲
邪色即如目看詩書若心無正解亦是目尊其心推類可見按
先立以前中庸前定之意不必專就不睹聞與應敵時說也。翼
註說須看徐自暇說殊有見其說云人生終日開目便視觸
耳便聽又何處去先立若必在靜坐時先立定此心然後去視
去聽決無此理只是將此心念念操存時時提醒使能思之體
常足爲應用之主不待物已交之後纔來用此心去思也。○直
解云立本固可以應事而制外亦所以養中故必於淫聲美色
禁之使不接於耳目庶幾外者不入而內者亦固矣。此又內外
交備之道按直解所說即所謂無暴其氣也亦是先立乎大之
工夫不必在言外見也蓋持志養氣皆所以從乎大體不持志
不養氣則皆所以從乎小體○思之爲實處謂誠思之嚴密處
謂敬王守溪曰虛以具衆理而性合乎知覺所以有探賈索隱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金

書院藏本

於形骸而執其咎故謂之小體也。謂之小體則心非即道也然
以心其大性命而專其功故謂之爲大體也。屈武曾曰孟子
云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理則得其理而
物不能蔽心得其職句緊頂以思爲職未見而思字有分也。
安得以上句爲有人心在內乎。孟子曰心之官則思也。此私
黃勉齋謂形氣在我耳目口鼻中是也。然則所謂耳目之官不
耳且口鼻四肢之欲是也。然則所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
者乃指人心而言也。若二句兩思字則皆指道心言之。朱子謂
道心原於義理之正此節註謂心以思爲職心得其職則得其
理可見兩思字皆爲道心也。至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每
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矣。若以上句有大者在內便與先
立其大者二句說不去。劉大山曰小之專大有乘大之虛而入
者心先自靡也。而後投以非禮之聲心先悅焉。華也。而後
以非禮之色有窺大之隙而投以非禮之聲心先悅焉。華也。而後
非禮之聲而不可心先爲目之所制也。欲不納非禮之色而不
能。○註中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蓋思字猶在立字後一
層必有存養工夫乃是立字根柢。○黃勉齋曰思是心之居於心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爵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在內之貴也。即天爵也。存此心是則時人多求在人之貴而不知有在己之貴。故特與之。下兩條又是說人所欲之貴不足貴在己之貴。有可貴乃示人求諸己而不求諸人也。真莊貴於己就是良貴。弗思耳。非恨人不思上與人去思耳。要得警醒人意。說統統。南蠻欲貴。即欲人爵的貴。因循按。引並無此說。說亦主。玩有把握在己意。對下人字看。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完 書院藏本

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新安倪氏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智氏時謂趙孟能賤貴人。翼莊人之所貴與下人之齊梁人之文。二二人字俱指操爵人之柄。各言如趙孟之類。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

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

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

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己者則見外誘之不足慕

矣。惟不知在己之自有至貴。是以慕外而求於人也。良貴得之

於天。人何預焉。得於天者公理而求於人者私欲也。令聞廣譽

君子非有欲之心。飽乎仁義。則聞譽自至。對言為善有令名

理之固然者也。美善俱上。章一要字是內輕而外重。此章兩

不願字是內重而外輕。新安陳氏兩不願字。即中庸不願乎其

外之意。是足乎仁義之良貴。則自無所慕乎人爵之貴矣。其獨

許氏也。人但知公卿大夫之爵為貴。而不知在我之身。皆有貴

者。乃天所賦之義。所謂天爵也。天爵人爵。所同有。故思則得之

乃各有所命。分雖求之無益。天爵亦是天命。此則義理之命。人

乃氣數之命。孟子言。前章尚有修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

於人爵下。兩不願字。是不將這箇為念。妄慕。不願為無所慕

於彼也。非謂有賦薄不願就之意。存疑。既德以德是主。思惠

言此作德行之德。斷章取義也。其註問譽仁義中所自有。不指

聲譽說。即歷世不知。亦不害其為問譽。仁義本德。說未聞

譽。又本仁義說。來四書。在我者。取不盡。用不竭。淡泊固足。明

志。紛華亦非奪志。不必齊榮。交繡亦不必不齊。梁文。鑑孔之曲

於己之己字。看。操。神。日。聞。譽。二字。無分。而令。廣。二字。有。別。仁

人。義。士。之。目。美。名。也。聲。名。遠。播。不。僅。一。鄉。一。邑。稱。之。而已。廣。譽

也。臣。武。曹。曰。吳。因。之。云。既。醉。飽。正。見。其。為。良。貴。非。在。我。重。而。外

物。自。輕。之。意。故。尹。註。在。外。困。勉。錄。取。之。愚。謂。不。然。玩。兩。所。以。不

一。豈。說。著。天。之。下。無。不。以。仁。義。之。名。歸。之。此

權。說。也。千。百。世。下。莫。不。開。其。各。此。豈。說。也

重。人。人。有。貴。二。句。通。章。俱。要。得。指。點。語。氣。上。二。節。從。貴。字

中。分。出。兩。樣。來。末。節。見。貴。於。己。者。之。可。貴。而。人。之。所。貴。者。之

不。足。貴。貴。於。己。者。仁。也。義。也。仁。義。播。為。聞。譽。也。德。之。良。者。也

人。之。所。貴。者。膏。粱。也。文。繡。也。貴。出。於。趙。孟。者。也。兩。所。以。若

眼。正。欲。人。於。此。致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卒 書院藏本

願。便。見。得。外。物。輕。意。更。以。我。得。志。為。參。看。益。明。白。矣。能。食

人以膏粱者。亦能食人以粗糲。能衣人以文繡者。亦能衣人以

短褐。故。因。人。飽。者。人。得。而。飢。之。以。人。援。者。人。得。而。寒。之。未。有。已

之。仁。義。而。為。人。所。援。者。未。有。令。聞。廣。譽。施。於。己。身。而。為。人。所。援

者。欲。貴。者。不。可。不。深。長。思。也。何。呢。曉。曰。仁。義。句。若。不。映。發。飽。字

則。失。說。詩。語。妙。更。似。復。衍。有。貴。於。己。句。矣。周。聘。侯。曰。廣。字。一。橫

一。豈。說。著。天。之。下。無。不。以。仁。義。之。名。歸。之。此

權。說。也。千。百。世。下。莫。不。開。其。各。此。豈。說。也

重。人。人。有。貴。二。句。通。章。俱。要。得。指。點。語。氣。上。二。節。從。貴。字

中。分。出。兩。樣。來。末。節。見。貴。於。己。者。之。可。貴。而。人。之。所。貴。者。之

不。足。貴。貴。於。己。者。仁。也。義。也。仁。義。播。為。聞。譽。也。德。之。良。者。也

人。之。所。貴。者。膏。粱。也。文。繡。也。貴。出。於。趙。孟。者。也。兩。所。以。若

消衰微而終至於亡矣

不熱守氣助長則以強制而不熱忙趕回曰學者必須先辨理

不熱守氣助長則以強制而不熱此莊子曰學者必須先辨焉

而後可以論此是前一層說在武曹曰未句須聯合上文驗
意乃得亦發來脈李益當日註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
種之美此一層從種之美看出見當加涵養培植之功又不可
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此一層從不如美擇內看出
見不可爲半
堂與之學

此章以五穀之當熟喻爲仁之不可不熟自恃其美者青成
功於旦夕足據道者之助長也輕擲其美者輒墮於半途
是不起而省之致地也玩者也苟爲不如亦在乎而已矣等
字反正接洽緊相呼應須說得神理聯貫爲妙○熟之二字
以用力言包得許多爲
仁工夫在內見龍記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若亦必志於毅毅古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毅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

射○因勉勵要註謂此章是教學者看來不必獨觀射日雖一技
射自有師存矣師人者以法師人師於人者以法師於人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奎書院藏本

大匠師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
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南軒張氏學者之於道其爲有漸其進有序自洒掃應對至於
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
於形而上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掃
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慶源輔氏射
者志於毅而真積力久則善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真積力久
則能巧矣教者與受教者舍發而言中舍規矩而言巧皆誣也
雙峯饒氏聖門教人定法無如一部大學雲峯胡氏此章與離
婁篇首章相似彼謂治天下不可無法此謂師之教弟子之學
皆不可無法新安陳氏二節兩學者字一謂學射者一謂學匠
者皆謂大抵知行者造道之法也虞廷之精一孔門之博約大
學之精微誠千古之爲師爲弟子者其能舍是以爲教與學
乎陳彥陵曰道章要旨四節必字字點到曰舍成法而未妙解

雖實地而談空悟猶舍規矩而求巧離教率而談中有此理耶
臨武曹曰觀公孫丑登天一問則重在學者欲舍上正自得解
要而兩必字兩必以字教者教此舍此別無可以相授學者
學此舍此別無可以用力教學平說不必偏重一邊章內只
就界匠言正意並未指出或於結處一補亦可○玩本
文兩亦字則畧重在學者一邊正自合台見龍記

嘉興徐起元流奇
武進呂春澤如
校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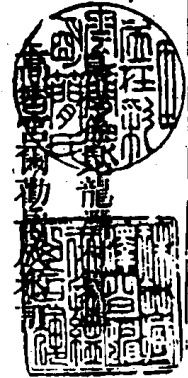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上

奎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孟子大全卷之十二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勿軒氏一章言食色輕而禮重二章孝弟三章
七章王霸君臣八章及下章皆言職國富強之禍十章田制
十一章十三章為政十二章言信十五章處貧賤十六章言
法教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國名屋廬子名述孟子弟子也 趙氏在薛同姓之國在齊楚
之間與此章見理欲之辨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下

書院藏本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當論其大分不當較其一偏據一偏則常居於變而禮之重者
反輕食色之輕者反重論大分則不但常非變所能敵即變之
中而常自在食色微一時非輕而終不重於禮禮誠萬世為重
而終不輕於食色孟子豈徒以國任人不經之談而直欲以嚴
理欲之大防也四書釋地任國名大埠之後風姓漢為任城縣
後漢為任城國今濟寧州東任城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
十里因勉錫顧運陽云禮與食色非較輕重之所也今禮有過
其輕而屈食色有過其重而伸必取一與金當一與羽而禮始
獲仲於食色之上之二說者無一可也或曰任人舉其變孟子
舉其常夫變不能勝常固也獨不思舉其常而孟子勝舉其變
而任人勝是變為恒文也吾謂禮無所不重食色而附於禮則
食色亦重譬則附規而圓附矩而方也誠性廢倫猶借之手禮
也按淫陽說足深一
旨解非本章正意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

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趙氏

宋因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娶周禮荒
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則
屋廬子對是常理

任人乃設變以窮之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鄉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

何有不難也 顧氏曰於答何有正謂莊應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楊初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

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下

書院藏本

高岑樓反卑矣 謝氏曰物之不齊固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不
於羽總是一意 顧氏二節雖同是譬喻然上節是就任人之意
而喻之下節是反任人之意而喻之上節言有意偏較者輕重
可使倒置下節言輕重之本然則不謂是也 顧氏雖不揣二節
兼引存疑直解俱平看淺說翼註因之雖應作相承說不必從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鈞帶鈞也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

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趙氏

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 顧氏此金字五金之總名說物此兩
節亦以與下節正意不可不出陳大上曰金雖重以一鈞而屈
又形以與羽而愈輕羽雖輕以一與而伸又形以鈞金而滿伸
則輕者在金而金仍然不輕也則所重者在羽而羽仍然不
重也 顧氏曰上言言升寸木於岑樓之上是言任人有意重
食色此言鈞金不可與與羽較是言任人有意輕禮兩節各有

所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趙與音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蓋引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此本不是輕但以對飢而死意而明言之果如任人所比則食色之禮直是可廢矣矣但食色之差重於禮而已然豈論之得其平而安可以論禮也哉往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之乎踰東家牆而摸其處子則得妻不摸則不得妻則將摸之乎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三

書院藏本

影接

珍矣也。樓幸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其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之別言。使趙括為將。代廉頗。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朱子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若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亦明食色之輕也。繫於寸木岑樓之喻。孟子之意。可見矣。爾新張氏食色難出於性。而其流則以害性荷無禮以止。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四

書院藏本

之則將何所極哉。禮之重於食色。固不待較而明矣。惟夫泊於人欲而昧夫天性。於是始有禮與食色孰重之疑矣。廣淵輔氏集註。章句之說。於聖賢處事之權度。固已得其要矣。苟或義理未精。權度未審。則於凡事膠柱鼓瑟。終不得失時指之宜也。新安陳氏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聖賢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以除夫禮之輕。亦未嘗膠柱調瑟。以昧時宜之權也。東陽許氏敬兄禮也。雖無食而將死。必不可接人處子。而遠婦娶之禮。任人蓋與端也。雖至於絕嗣。必不可接人處子。而遠婦娶之禮。任人蓋與端也。之徒棄滅禮法而自恣之者。故孟子只就其所言食色二者。使之自權其輕重。而自思之。蓋不屑之教辭也。翼註。禮命重於得節。乃又有重於禮命者。人倫重於儀文。乃又有重於儀文者。天下一端。來伸欲而抑理。屋廬子則此其常而未達乎變者。故為任人所難。其告孟子非徒任人之為。是蓋欲求明禮重之說。以關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

嘗言也。宋子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

同有此言否還是問堯舜可為否也

交聞交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其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陳則曹交曰食粟而已如

也曹交此意便是自歸於堯舜之弗強而不自責其學力之未

加勉。而謂人皆可以為堯舜意思全在為字上曹交把他也都

了只就形體上論食粟而已言不能為堯舜如之何則可言如

何則可為堯舜也。四書原如何則不可不問為之之法只是恐不

勝為堯舜自恃其形貌意。玩通章語意為字固重可以字尤

重惟人皆可以為所以

不必以不勝為患也

曰矣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馬則為無

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

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為耳。勝平

四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四。禮記說匹為驚是也。鳥獲古之有

力人也。能舉犂千鈞。趙氏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鳥獲至大官

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一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

與歸而求之行也求也皆所以為之也。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

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但舉鳥獲之力有兩層為

字經與上下亦為弗為二字不同。此非為是畏難而不

為下不為是忽而弗為。此非為是畏難而不

為說。此說約皆謂指形體說。愚謂似富指食粟而已句說夫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下

五 書院藏本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

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

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

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

日用而不知耳。和靖尹氏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

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南軒張氏

人性莫大於仁義仁莫先於愛親義莫先於從兄此孝弟之所

以立也盡得孝弟則仁義亦無不盡是則堯舜之道豈不可以

一言蔽之乎人孰無是心哉顧體而充之何如耳。陳氏堯

舜不遇率是性而充其量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也。陳氏堯

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

之近二說互相發明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

尤為切至也。蒙引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直要說得為堯

舜之容易處今或賊於堯舜人倫之至及堯舜之道大矣之詞

則反惑矣。原陳揚二氏之說亦本是發其所以容易者耳。存疑

矣有於是。一條說為堯舜在平作。為徐行後長一條示以堯舜

之道不難為。子服堯之服一條則教以為之也。孝弟之理通

於上下舉其近徐行後長此孝弟也極其遠則堯之親睦九族

平章百姓之賢。堯之聖。堯之德。堯之業。堯之理。堯之事。堯之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下

六 書院藏本

即徐行尤易能放先只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
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已心為嚴師之意蓋引
大過者大略然如父當慈子當孝兄當友弟當恭之類此理昭
然智愚所共曉者故曰豈難知哉此正指衆人所共知者耳
若夫精微之指則亦有未易知者孟子與曹交言則如此中成
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
亦有所不知焉○或言本文道字恐難專指孝弟曰孟子已說
在前了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不然朱子何以曰歸而求之
事親敬長之間○子歸而求之或以爲反而求之非也歸字是
對爾受業於師說故註云不必爾此而受業也○爾處發見無
不可師只言依他行便却是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道亦此意
也○人病不求者或蔽於私或役於氣自暴也自棄也○爾
曰心在則道在道在則爾在也○爾曰不爲者之若扶若越
即有爲者之所履所視旁行者之一反一側即正行者之無當
無偏倚武曹曰蒙引諸條皆謂道字放開說獨孟子已說在前
一條就孝弟說當以此爲長○總註只云孟子教之以孝弟可
見道字宜就孝弟說也孝弟爲行仁之本仁義之實只在事親
從兄天下之理皆從孝弟出不可謂其缺而未備也○爾曰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九 書院藏本

曹交顯而受業原欲求之孝弟之外孟子不容其受業
者正欲其歸而從事於孝弟也故註以事親敬長爲說
通章只人皆可以爲堯舜一句便了堯舜之道六句正實指
其人皆可爲堯舜而放交以爲之也然吃緊尤在亦爲之而已
矣及夫人豈以二句一正一反正見得孝弟之行人人能爲
爲之則即上同堯舜不爲即無異於食粟之人其開示曹交
者至矣而交乃欲設館受業故復告以道不難知止須求之
事親敬長之間末三句亦仍是前亦爲之而已矣意求道不
難之意以帶
說 見龍記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
褒似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爲作此詩以敘

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南軒張氏東園之念溪故其憂苦父子之
情猶怨也小弁數章豈皆怨親之詞如曰天之生我我長安在
亦自怨也但不可泥說是自怨而非怨親說通章以仁孝二
字作主高子在怨上疑其爲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爲仁孝
風是備來此例通章只重小弁上○案合註小人對仁人孝子看
○爾曰怨是公孫丑述高子之意如此後觀風何以不怨方是公
孫丑自出己意言之爾勉錄朱子於詩傳則謂此詩出於太子
自作於孟子則依序說謂此詩出於太子之傳
二處不同豈其疑而未定故欲兩存其說耶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
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
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爾與
亦反去
肯快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十 書院藏本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
之發也○爾安陳氏小弁之事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繫焉如之
之發也○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愛親之心仁之
發見者也○蒙引註云親親之心仁之發也依此當以仁爲親親
之根源○蓋仁就一點愛親之心言是一事之仁非全體之仁
○爾曰小弁之詩極其憂悲苦切不忍恕然自處惟欲以哀
痛迫切之意感悟其君父故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至要得涕泣
而道意吳孫右曰越人二段重
兄一邊親親謂親愛其親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即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
也○爾安陳氏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怨非其
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爾
憐何以字非疑凱風不怨也蓋即
不怨者以形小弁之不當怨耳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
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
也磯音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宋子親之過大則傷
之至愛若此而不怨焉則是生視其親之限於大惡怒然不少
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
時之私心而少有虧於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怒焉則是水中
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畔號而遽怒矣此之謂不可磯故
二者均爲不孝也南軒張氏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其詞異
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是漠然無親當凱風之事而怨心達
形是歸過於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皆以不孝論之
怨一也由小弁之所存則爲天理由高子之所見則爲人欲不
可不察也觀凱風之怨慕不孝也小弁之所以怨也不可磯亦不孝
也凱風之所以不怨也不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士

書院藏本

怒也問激者水激之也怒者水乎石乎曰非石怒乃水怒也水
激石謂水所見激之石也實石激水而致怒也故小註謂水中
不容一激石後世所謂釣磯是也磯即是石但水中或水涯石
乃謂之磯存磯註磯水激石也當云激水石蓋當水之行處下
石水行不去遂激起而畔號矣是此石乃激水之石也策引曰
水所見激之石是此意○當知不可磯是水激急流去處若長
江大河巨石屹立亦不能激說約石喻母水喻子四書講義親
之過大過小皆因其絕天性之愛傷陰陽之和有甚有不甚從
此而分耳俗說乃以爲一關宗社事大止於身家事小如此
說則處窮不當怨慕矣○只論小弁之詩其理正當怨不說
平王能怨亦不是說有此小弁之怨平王便可稱孝也四書釋
地又謂宋足說之以道云孟子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
謂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
者於先君無愛過於七子無母道過執大焉孟子之言妄歟五
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黃太極取其說載孟子師說余按
序又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感其志耳成志
成母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與亦耳母志
不嫁爲之快絕復憶東漢妻屈性篤孝事繼母極勤母既年少

又嚴厲勝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讓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焉
實作詩者能安母於干戚之上感詩者亦能安母於干戚之下
詩之有益人倫如此蓋七子之母徒有欲嫁之志云爾若果嫁
矣則其於先君無愛過於七子無母道是之謂愈疏愈疏過而
已乎幾欲與嚴厲勝唐君往訪太冲
面質正而太冲已不可作矣惜哉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
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猶天是以小弁之怨
未足爲愈也宋子問說詩者皆以小弁之意與舜怨慕同竊謂
子衆心雖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與舜無
異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得到舜地位蓋亦常人之
情耳只我罪伊何上而說何事於天亦似自以爲無罪亦人之
常情耳語也○趙氏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士

書院藏本

故怨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然皆出於人情之
至痛而天理之至真者也新安陳氏趙氏註是由子生之始而
推其未生以前深味之愛親之心油然而生矣蒙引趙氏曰生之
膝下一體云云下句皆指既生以後說所以申一體而分之意
新安陳氏以爲此由于子生之始而推其未生之前者非也僕說
舜之怨慕怨已而慕乎親也小弁之怨慕已而亦怨視也實未
免有不同片孟子亦始引以爲証而取詩之近厚耳凱風亦有
自怨之意如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也但不如小弁哀痛迫
切之甚耳說約舜自應山怨慕至五十則親已底豫有慕而已
且其怨亦與小弁不同孟子只斷章取義何足據曰大過固不
得不怨然人子不先盡其反躬責己之誠不爲怨慕而爲怨
是亦聖賢之所必斥也說詩中我罪伊何等語是平王不能如
舜之負罪引慝其所以親親者猶水至故其後卒當飲之也
而幾不免於天下後世之疑也陳師洛川舜以慕爲怨在未可
十前至五十爲允若克諧之說則已無所謂怨而慕會不解可
知至性至情久而彌篤平王則東遷之後直忘其親矣王平皆
曰章意故說詩非非平王也前後怨不怨相形一斷之以親
親而其於孝釋未引孔子之言舜亦正以疏高子之詞蓋真以

舜與平相
提而論哉

舜怨已而慕親。卒至臂股底。五十而慕此。舜之所以稱爲大孝。惟其能盡親親之仁也。小升安得而擬之哉。得其詩之中。猶有哀傷迫切之意。不至以越人視其親而與笑。而道者等則其可取處。惟此一怨耳。而高子顧目爲小人之詩。予至凱風與小弁。境既不同。事亦有異。過大過小。處此者自不得一例。其不得相提而並論也明矣。○通章重親親仁也。句

龍記

宋偃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徑口

宋姓。徑名。石丘地名。說世主兵連禍結。其初只起於計利。一

是以不利罷兵。必且以利害而與兵矣。孟子所以把仁義去點醒

他人。若無自私自一念。則殃民黷武之事。雖利亦不爲。又何構兵

之足言。春秋秋賦。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而禍又有甚於交

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與因之曰。戰國策士縱橫捭

使當時欣然悅之。走入仁義裏面來。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三 書院藏本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

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

特宋偃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

書有宋偃者。禁攻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

齊王時人以事考之。發即此人也。齊音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極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

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蔡氏宋偃在當時。想亦是年德之育

於利害之私。雖不知仁義之正道。世俗從可知矣。與諸右

曰不可二字。正欲抹殺他利字。下二節皆發明不可之意。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

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

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三 書院藏本

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

爾軒謂。國古之謀國者。以義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

分而治。忽所由係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

一時之患。而利實傷萬世之基。西山真氏。戰國交兵之禍。烈

矣。宋偃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

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

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與註懷字。根悅字。來最重。○

上只言下之事。上而下。乃兼言相接者。感應一理也。○師。卽士

也。勿分將帥。卒徒。爾軒說。接與註最。是蒙引謂三軍之師。就在

上人說。言其

將也。殊欠明。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

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與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上下皆懷利以相接必將有滅亡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義說二王而罷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愛親義必急君雖不言利而仁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心滋熾而大倫將不暇顧其禍更甚於交兵交兵不過殺人耳言利則必盡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過人欲有天理尤嚴焉樂引宋陸贄國之士耳孟子逆知其所以說秦楚者無他只是以利害人之耳孟子以爲如此使其說入則人人只各從利上尋求候荷是這件事兵隨罷而隨講矣故問以仁義使其因是行而有補於名教而亦實有利於人國也自恒情觀之宋陸之言似未可大勝而不知其有伏焉也○爲人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下

五

書院藏本

臣懷仁義以事其君云云如此則君有正臣父有孝子兄有賢弟四境之內同一尊居親上之誠舉國之人同一愛親敬兄之願人心既振國勢自張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存疑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簡仁義之心去事君不是把仁義去事君也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爲一己富貴之圖便是懷仁義以事其君也這裏容易說作把仁義去事君殊不知是緣此源流出於以仁義說秦楚之王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只是就講兵上說其非仁義不是講兵外另說他去做仁義也

軍之士只就罷兵言耳下八句又推廣言之以起下王牛人臣人子人弟仍粘三軍不得○上說三軍大說臣子弟總是推說無一人不仁義也○於利達有絲毫去不盡即於仁義懷之不實猶之於仁義有絲毫去不盡亦於利懷之不實也孟子此章入去扣二字無有絲毫去不盡亦於利懷之不實也孟子此章上○臣武則曰按蒙引云爲人臣者爲人子者爲人弟者三軍之士也不如

孟子一書大半攻斥利字又必以仁義對稱而破之蓋利者仁義之反也戰國時上下交爭利矣君臣父子兄弟間無非相利者故孟子以利則聚而忘德告之以仁義則閒而欲以方其水炭其不相入也久矣此遊說之徒往往立說而取新去仁義四句是所以不可之故結處何處曰利何說得極相應 見龍記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下

五

書院藏本

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在平陸相 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在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鄒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出平陸之齊不見儲子星慮子喜曰連得

問矣 星慮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問陳而問之

問矣。謂亡得聞而問也。非謂孟子所處有問陳處也。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象氏享不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象引儀禮意也。對物言。註只云禮也。其下文便云禮意禮有本有文。此禮字蓋指本言。多厚也不可用多字。遂謂是禮文。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賓者事也。范紫澄曰此節重志字下節重成字。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七 書院藏本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新安陳氏幣物有餘而禮意不足是有慢上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象引為其不成享也一句最當玩味。要見是慢上文未發之意。莫與上文不享一般。看要深一步。正是解那意。幣雖惟不役志於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為其不成享。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意蓋不役志於享而儀不及其物。則不成享。禮了所以曰不享。周禮曰有本有文。方成其為享。既不役志於享。則各難為享。而實不得托於享。故不當問其享不享。但當問其享之成不成。

屋廡子悅或問之屋廡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内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

而禮意不及其物也。象氏補氏不得之鄉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而禮意不及其物也。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象氏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否之祭。權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子皆非惡人亦有可受之理。歟。四書釋地。魯平陸為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既相必朝夕左右為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易出郊外。何以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為禮焉。其幣全解不出。既思范雎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驛車騎至朝。關關今開。縣法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也。故曰儲子得之平陸。更九節曰屋廡子之疑在不見儲子。違孟子之答只言不成享。

一。端未以得不得相形。就正見孟子權衡之妙。儲子為相季子任為任處守二句已伏末二句之案。然屋廡子初猶不知故以為得問及孟子語以不役志於享而後遂曉然矣。於此可知聖賢施報如稱等而出無微毫過不及處。然非屋廡子之始而善疑繼而善悟則亦無以發其旨也。悅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大 書院藏本

字正應喜字。解儲子得之平陸。句四書釋地說最好。見龍記

淳子與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

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皆去聲

各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象引為人似可兼正獨言救民大抵必正君而能救民也。大國三卿是時齊雖僭號稱王卿猶仍舊說。按名實即功名二字名生於實者也。先後作緩急解為人自為先難並言其實致饒重為人邊困勉於實合註云仁字不必兼為人自為只著在為人一邊尤透仁者固如此乎如此字指名實未加說按實合註此說與存疑義引後說作既不成處又不成出看者不同

夫聲

出了則富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不

下孟
告子下

丸

書院藏本

得不如此。陳子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稱聖人出於仁之一端。莫非仁也。三子者各以是成性。後得稱仁。周濂溪氏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以行諸外。而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理者。惟仁則內外合天人備矣。論語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章註引師說以爲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又以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其先後不同者。蓋彼就二子之事而言。故以爲當理而無私心。此直指夫仁而言。故曰無私心而合天理。蓋準胡氏註於三子之中。引楊氏說。獨詳於伊尹者。如夷惠不屑就。不屑去。其逆甚易明。惟伊尹有就又有去。其心未易識。故詳之。**（要）**引君子亦仁而已矣。說開去。不指三子。孟子自謂也。以爲承三子言亦可。○三子者不同道。亦見得伯夷爲後名實。一等人。伊尹柳下惠合爲先名實。一等人矣。有選夫子在三卿之中。爲人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爲人又不成矣。故以爲未仁。堯意以天下之道二出與處而已。出便是出處便是處。各成其事。方是仁。若既出了。未能成事。又去之。既不成處。又不成出。兩無所成。這便不得爲仁。不知爲仁。同君子之木心。然時之用舍有不能必者。時苟我以出而爲人可也。時不我以。猶汲汲於爲人。必枉道。未有能直人者。故古之垂賢救世之心。雖以在己之道。

理未當者如所謂無邪心者不得正事皆妄是也亦有事雖當理而心卻有私如子張學干祿及今之學者爲人是也故不

下孟告子下

并

書院藏本

可強同於彼。彼引謂是就事上論心。愚向有未醒處。○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言君子之或去或就。亦惟求無私心合天理而已。其迹之或去或就。雖若不同。不必論也。必欲其迹之同。同於去者。恐有同室之譌。而不知救之同於就者。恐有鄉鄰之譌。而不知閉戶。其迹雖若相同。而去仁遠矣。饗合註遁字。輕當速字看。○上節說言仁者。不如此先後兩截。居下位節。子子辨仁者。正如此。不必先後一截。同書家訓仁字同字。俱根人亡先後意。講箇勉勵。蒙引云。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與論語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是皆以心言就事上論心也。故曰其趙一也。不必以無私心爲心。當理爲事。主心而言。事亦在其中矣。按蒙引此說。淺說翼註因之。饗合註多從之。而與大全輔氏及存疑之說則不同。鄒仲興曰。仁不論爾我論。爾我無私之心。故或數人而彼此不同。仁亦不論先後論。先後當然之理。故或一人而始終各殊。汪武曹曰。按川勉錄云。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是言君子一人之先後。不必同。不是言君子於古人不必同。承上三聖口氣。當云以數聖人而不必其同者。則君子一人之先後亦不必其盡同也。愚謂卽兼言君子於古人不必同。亦可但當以君子一人之先後。不必同爲主。○何必同句。是趙中真種子。

然仁字亦不可輕孟子言三子之同歸於仁正見己之先後亦同歸於仁對針上仁者謂如此句立說也倘轉換曰何必同歸說皆謂不必與古人同看來淳子未嘗以古人責孟子孟子何待諸其不必同此句只對為人自為說見君子只要心無私而事合理在自為也可為人也可即時而為人時而自為亦無不可三子不拘一轍今人何必以一轍拘乎引三子見古人不同如此今人正不必同也

白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議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案引為政者相國之任為臣則凡布列之卿子柳子思二人為師傳之臣與皆曰此見孟子雖不去亦無益於齊比前名實未加而去又深一層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三 書院藏本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百里奚事見前篇。新安陳氏亡則何止於削故曰削何可得而不可得矣。案註孟子本願學孔子而此章乃引夷尹惠下至百里奚者蓋亦以淺形深如云奚不過一霸佐而有關與亡如此況不為奚者乎說統節意重用不用上百里奚非愚於虞而智於秦只與不用耳不用賢二句推開說。魯之得免於亡賴有諸賢然其終不免於削則以用賢之未專也要在削何可得與下找出不用意李倚雲曰吃緊在用不用字已隱含齊王之不能用人御不着意在此只以亡字霸字與制字對針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

其功者幾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幾必識之華去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綿駒齊人善歌也歌長言也。齊西

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

善哭幾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驪宮祀壇

華還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日請有盟

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

妻於郊註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殯之有罪何辱命焉

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微禮在下妾不得與如弔齊侯弔諸其

室。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遂圍殺二十七人而

而死妻聞而哭城為之隤而隅為之崩仁山金氏淇衛地水名

河而自齊言之衛地在東河之西也高唐齊境大邑陳氏得之

而始大今為州與氏連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

帶說前篇前篇兩提過門不入耳後則凡有才幹諸內必有

功業著於外也如或內足以為其事而外畧不見其功者幾未

當觀之也是故今無賢者也有賢者出則有功可見而幾必識

之矣。案註內以抱負言外以功業言為其事即頂有諸內無其

功即反形諸外四句一正一反作兩層看折衷以事字頂外字

作三層看似指說純變國俗謂國人之化之皆歸于夫婦之倫

合註是故何謂指今日齊國言有則上能致君下能澤民而名

實之顯者自有功可見也故必識之。四書釋義王豹處淇河西

善謳註畧不及趙氏註之詳明當采入註曰淇水名衛詩竹竿

之篇源泉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三 書院藏本

稅肯脫爲肉爲
無之爲去聲。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主

書院藏本

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南軒張氏孔子之去魯。非孟子發明於此。後世固亦未知也。○國補氏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答淳于髡。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所爲而不欲言之者矣。田氏爲肉爲無禮。皆非知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曉聲色。君之大罪。膳肉不至。君之微罪。若不以微罪行。而著君之罪。則爲不仁。苟去則爲不義。以微罪行。仁也不爲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爲。仁義而已。○新安陳氏髡本辯口滑稽之徒。始謂孟子去齊而未仁。孟子答以夷惠伊尹。或去或就。皆仁也。又謂有賢則必識之。孟子答以夫子之去魯。亦豈髡所能識哉。反覆言古人事。末方以君子自概。以衆人指髡。髡雖識孟。卒未立功而去。而孟子所以去齊之故。終不自言。以顯齊王之失。亦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爲自謂所願則學孔子。今觀其進退靜默。宛然孔子家法也。國朝別君子之所爲。至不識也。富侯上文君子亦仁而已矣。例其大註云。蓋聖人於父母之國。至用禮

忠厚如此固非衆人所能識也此數句都附在大交不欲爲苟
去二句而起下文二句意存疑以微罪行不欲苟去是二意俱
就臚肉上見得蓋臚肉小事聖人乃以是去不爲無罪是在聖
人有微罪也然臚小事在魯君亦不是亦有可去處是其去亦
有故也蒙引曰上句微罪字重其失在己也下句不苟字重其
失在人也微罪從前俱作若相說惟蒙引作孔子說最說得好
當從之○**圖註**君子之所爲信心不拘法故衆人不議亦枯出處
上說○通章以仁字爲主賢字從仁字中討出不可平重通章
作三段看而中段稍輕前後俱以心述二字立說說說不用二
字極有味蓋孔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用可見孟子之無功而
去齊亦由齊王之不用耳豈是爲其事而無其功大凡君子到
心迹難明處其委曲至意止要人摸捉不着知也得不知也得
人己方可以兩全是乃所爲仁也若必欲自暴其迹則毀人以
自全君子所不忍故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其妙用正
在不識中所全甚大○通章以仁字爲骨子以心理述三字爲
眼目以用不用三字爲關鍵○**圖說**此章三問三答首疑孟子之
去爲不仁答言不論去就但無私心合天理同歸於仁次疑不
去亦未必有咎責答言賢者於入國必有益但不用耳終疑無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種

書院藏本

名實不可謂賢。答言：賢者固不可識也。孔子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故去國之故不肯明言。直俟孟子始發明之，然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不欲明言者矣。固未知宜其曉曉耳。賈合註不用下要補孔子心已去而未即去意。四書圖人但知其爲肉爲無禮而不知其爲不用也。此章堯所讓孟子之意，總在在齊無功上前後只一意。孟子則以齊不能用我，故無自見其應之亦只一意。四書家圖不稅冕而行言去之急也。此亦見孔子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也。○所爲爲字不在事爲上說，其所爲或欲爲人或欲爲己，或欲轉移於人己之間而同歸於仁。樊問曰：「此全借孔子道自家本色。」魯人爲肉爲無禮之讓，正協孔子微罪之心。蓋孔子欲以微罪行，正要衆人不識得。在武備曰：「若爲君子，不便非固字。」神理須句句說得無怪，其然方爲得解。通章重一仁字。君子亦仁而已矣。二句與君子之所爲二句自相呼應。○聖賢或出或處，總歸於仁，故不用則藏其仁於一心，用則顯其仁於天下，豈有用之而無功於人國者。況君子之去國亦始終一出於仁而不欲彰君相之過，其中懷有非旁觀所能窺測者，而聖賢之所爲庸衆又安能識之。○首節疑疑孟子之去齊未得爲仁，故孟子答以君子之去就。

樂、黃、典、益、其、地、以、宜、之、也、
 培、堯、聚、斂、也、
 讓、責、也、
 移、之、者、誅、其、人、

老而老以死事者之嗟分也三王野老皆壯年而老人多矣非賢者不可皆養則庶人之年老有恙者亦在所養所飲酒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 告子下

老

書院藏本

可見六孫丑章俊傑在位是承尊賢使能說此日後傑在位當
制地而後謀吏猶有侯其位之心國書院藏本而後制地
田力用人力然其所為正三王之所必求亦未嘗無度議然只
在權法上講非三王之度議也王者之政直從上天生民與
高強權術正相反此王霸之辨四書釋地又縱王制方千里者
封方百里之國三十云名山大河不以封其地者皆之附庸則
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開田以謀之其有制地者皆之附庸則
孟子所謂慶以地與上友有功德於民者加地即取於此一州
之內也故當其慶有所慶天子不見其不足或慶有所制天子
亦不見其有餘蓋原在王畿千里之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豈
若周惠王四年巡視公守與之酒泉之色自批其封略漢景帝
遂削楚趙膠西郡縣以入己而致微七國變者皆因越後景帝
云註既以入其疆以下申通待通職則省封者微過不重按
此說與蒙引不同蒙引之曰則有慶則有職則有封則有制則
六師移之正是操大柄以賞罰人隱然說簡天子討而不伐道
理實下文以討而不伐承之天子討而不伐其疆七句當提出王
者方見當時諸侯皆為天子舉其職方見慶討之權操自天王

不然者五命未嘗無尊賢育才發老慈幼也此出三王後出
五霸耳論語自天子出諸侯出此孔孟頌簡之分也固曰
接諸侯以侯非奉天子之討而且假天子之討則目中已無王
矣更有何慶賞刑威之得以及之耶周禮侯曰天子賞由
天子討侯亦由天子此大權所以歸於一而天下奉一尊
也註而不伐二句是斷案五霸接伐所以得罪三王正在此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毋
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
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
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絕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
盟之後言歸於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
罪人也蘇所治反釋音狄好去聲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 告子下

老

書院藏本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歃血誓加於牲上重
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
正家之要也實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
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
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
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
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絕鄰國凶荒不得閉糧也無有封
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穀梁傳僖公九年九
邱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邱
之會陳牲而不歃血誓加於牲上一明天子之禁日母壅泉母

說解母易樹子母以妾為妻母以婦人與國事國事一明
天子之禁但一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
首世子必告於天子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
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為妻則無夫婦之別新安陳氏感信服
人無專殺大夫歃血歃也五命即職書之辭才者育之亞於尊賢
所以明貴德言歸於合好無攝怨也蒙引葵邱之會諸侯為一
何非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謂桓公也束牲陳牲不歃
也既歃則有血在不容不歃也蓋此值性特地是取血用故朱
子知其為不殺也束牲者束縛之於禮既不殺則不容不束
縛也此子之樹也上則已為天子之所命下則已為國人之所
尊故不易也然萬一有罪亦不容不易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賢才皆有德者也陳氏之說非俊傑在位便是有亦不必說如
今學校育才也壅泉與激水不同泉者其源也水者其流也泉
水若利於己國則壅之於歸於外是為病鄰國也然專其利於己
利於己國則壅之於歸於外是為病鄰國也然專其利於己
則必有病於人矣嫁其病於人則亦為利於己矣葵邱五命之
非桓公所自為一明天子之禁也言歸於好不得違五命之
禁也新安解作無攝怨也恐不切存疑初命正家也再命四命

首飾是案下三節各指其實以分應之三王降而爲五霸五
霸降而爲今之諸侯王道式微愈趨愈下未知其所流極矣
孟子目擊而心傷故有此論○搜諸侯以伐諸侯以友邦而
上撥其主而有王者作罪不容於誅矣故曰三王之罪人桓之
申禁非真能奉行之亦不過爲搜伐討耳微猶知以王禁號
名天下豈若今之諸侯之身犯五禁耶故曰五霸之罪人今
之諸侯雖縱惡無忌然使朝有良臣以開導而匡正之或者
能知警惕今則不但畏君而且逐君矣是助其惡也故曰今
之諸侯之罪人見龍記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告子下

主
書院藏本

慎子魯臣
 興註通章前八節是論
 魯事末一節是議慎子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人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職也。區淵輔法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卽我使之故。舉侮陸戰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矣故謂之教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密之哉。鄭輔氏似以爲教民之事堯舜所不容者非也者字分明作入說明其爲堯舜罪人所以斥之。實註教民註只重禮義者戰國時兵法之教周所有也。據淵菴曰教民內便伏一仁字。齊國曰天下事論國利害猶須論德是非不教節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一戰節是以是非論齊不可伐。

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

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深耳。況未必能。且不免敗壞。引然且不可。

新安以爲就使克敵禍方深耳非也此正誤下文吾明告子云云之意然且不可是言於理不可也○不教民而用之一條言其徒致吾民而不足以將敵也一戰勝齊一條又言縱使敵勝而於理亦不可也○國書釋地左傳晉於是始啓南陽杜註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卽今太行山之南河內濟源脩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註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謂史稱奉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又曰公羊傳齊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儲公而城魯註南陽齊下邑字爲國曰一戰遂有之不可卽照下貪人土地而干先王之典說

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

滑釐慎子名國語此則字墨承不可過來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三
書院藏本

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說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禮記鄭氏觀此二句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豈私
 意可得而增益之哉國臨此節舉先王建國之初制雖併天子
 諸重在諸侯上義合註宗廟典籍常法也籍冊籍也諸侯祭
 祀會同之制受之天子假之方策藏之宗廟故曰宗廟典籍非
 以宗廟爲祭祀而帶言會同也從漢
 杜曰獨舉齊魯與魯俾齊諸州擊射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王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陳子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鄧氏以王制爲夏

商制爲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斤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曰雖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來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房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致立宗廟社稷皆爲之騷動矣且如此趨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其不然竊意其初以方百里後來秀奔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了許多國武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錄當初武王國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考得周初制國之實日封國皆有定制獨舉周公太公爲說者以魯伐齊就兩國遊其始封耳周制侯伯公太公爲說者以魯伐齊就兩國制雖然可畏雖元勳貴戚毫不可奪則魯在所損必矣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併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書院藏本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虞源補氏）不殺人而取彼與此仁者猶且不爲以其非所得也況於殺民而求廣土地者乎存疑自吾明告子至然且仁者不爲解然且不可意方盡業引謂吾明告子以下三節指然且不可論徒取彼節指殃民說不是四書家訓教人句只帶殃民意說非以此句中殃民節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西山真氏）道之於仁非有通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具行無不合道矣筆端范氏君子之事上也引其君於正小人之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於仁義引其君於愛民引其君於納諫引其君於恭儉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小人引其君於好利引其君於好讒引其君於用刑引其君於抵諫引其君於驕慢此小人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不仁而已

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成湯故成湯爲堯舜之君周公以文武之道引成王故成王爲文武之君此引其君於當道榮夷公以專利引周厲王故周厲王爲虐政之君此引其君於不當道於非道也新安陳氏事合理必不爭己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實臣事君之法也然民者仁之反欲慎于道君以仁不殃民而爲不仁也固難說純云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作一句讀道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仁已善益人若舉動無有外迫公議而勉焉以從正者其念未純畢竟旋天於邪而不覺故忠臣愛君必防後杜漸無使一念偏情方纔下手而已字正與務字相呼應蓋云當道屬事志仁屬心然不可平說乃是後深文法必志仁始爲當道按此二說皆直道志仁也舊中甫云引字當字志字是一路來的意思謂引之以當道而志於仁蓋仁與道原非兩件論成德則心存於仁其行自無不合於道論世主昏迷之後必須在道理上做事方得所趨向以成其仁按此說重在當道與上條重在志仁者亦互相發明而不背仁與道分言之則爲二合言之則爲一故此章集註分心與事兩項而下章朱子小註謂知道志仁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書院藏本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流府庫今之所謂良臣也

非正事此乃互相發明而不背也新安陳氏及蔡引存疑俱以不殃民爲仁不殃民爲道此斷不可從蓋殃民而制以事言之則皆非道以心言之則皆非仁如如何可分哉說解最得微哉曰章內有殃民過制兩意不謂太旨是也令勿殃民而推本主制以止其妄殺之心也末節當道志仁亦不當分照仇陰柱曰就行事上開陳利害是引之當道就發念處辨別是非是使之志仁從事說到心其意甚密在武則曰論制殃民是章有當道二句若不射定後事便與章旨不對針未免忙而不切事君者務引之以當道而志於仁殃民者仁之反也而慎子忍爲之耶然且不可何已含道制意且虛說天子之地至仁者不爲見道王制以廣地雖不甚殃民猶且不可況於殺人句仍應轉殃民收歸本旨未結到君子事君上正以責慎子也○當道志仁原註平看然志仁二字正對針殃民則兩句串說善則重在志仁句上亦是正解若偏重當道恐非見

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主

與同鄉與
同河下皆同

路開墾也

宋子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中庸曰修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不鄉道之實也前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耳鄉道即當道也當道即當敵之當亦鄉也存疑辟土地是盡地力李惺是也故註曰開墾故以為富桀不是極境上若開墾境上當屬戰必克矣尤府通系發也范紫登曰道與仁俱照愛民說兩求字正賊臣干計萬較處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新安陳氏前是為君富國制下奉上者此是為君強兵戰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孟

書院藏本

勝政取者暴君之夏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紂為虐者也說約盡地力則有財故關與充是一串事合與國之力則可以決勝故約與戰是一串事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南齊張氏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國之臣所以輔君者徒以能富國強

兵為忠而其君亦固以此為臣之忠於我也而孟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但為之富強之計則君益以肆肆而民益以憔悴是上承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折安陳氏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近且激既而六國吞秦亡此論豈不深中大略此章實上章意實相類其因議切憤子而發發引不文由字與變字主君言以此二等為良臣今之道今之俗也又首曰此因當時之君皆用富強之臣以為可以取天下故孟子發此此為當時專尚富強而發兼君與臣言之而重在君之富強者道與仁之反也臣言之君用之上倡之為道下成之為俗

死者操錄錄生者嘆化離欲不至於敗亡不可得矣之天下不能一斷居二語六國之滅秦秦之亡如在目中矣

龍記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勿斷民氏按貨殖列傳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於時變故人棄我取我取我子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童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白圭治生猶孫吳用兵商戰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子強不能以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蓋世言治生者祖白圭附隨孟子辨白圭二十取一之非主意只是言其不足用白圭儉嗇以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孟

書院藏本

致富其後二十而取一註謂欲以其術施之國者蓋儉薄以足用不多取民以足用也四書圖此章見中正之法不可磨什一乃中正之法白圭慎當時之暴斂欲二十而取一亦美矣但非聖人中正之法故孟子以緒道闢之見其不可行於中國四書釋義總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云云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此一白圭也主其各孟子曰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又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此一白圭也其各丹主則字爾先後殊不同自趙氏傳會為一人而集註林氏益以能薄飲食忍嗜欲居積致富欲以其術施之國且為峻設十層步障矣余嘗斷之曰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為國之將相者尚能存於兩時乎即存於兩時尚能為國樂肥防治水害乎苟皆能之孟子與之對其爵之尊奇之高當時何啻懸崖而日之吾子之云乎我故斷其為兩人也或曰魏文侯世多壽樂記載子夏與文侯答問為文侯二十五年事時子夏年一百八歲文侯是為好古慎孝文得其樂人實公獻其書乃周官之

大司樂章也。寶公年當二百五十六。
安知白圭不類是余笑而不取應云。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主而主亦知其不可也。陽翟林曰以萬室之國喻中國之用以一人陶

喻二十取一器不足用正見其不可意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

幣帛饗殽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扶夫音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黍殽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毛 書院藏本

樂引無城郭則無管樂之費無宮室則無構造之費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饗殽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食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幣帛大段凡綾羅縠絹之類及銅鐵貨物皆幣也。故又謂之錢幣。幣蓋通名帛只是其一端。統五穀不生二句是所出之少不可以多取。無城郭三句是所費之少不必於多取。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樂引

中國去人倫無君子而道了城郭宮室此古人文章也。范曄登曰居中國三字重去與無俱從從稅求。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樂引前以爾對稅法言此以陶對君子言存足用者正以不可無君子手貨雲曰此二節正言貉之道不可行於中國也。前言城郭宮室等項而下以人倫君子總括之下言。

人倫君子而又以無君子。
德結之省其辭而意自足。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陽翟補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為堯舜之道三代

異也。惟其中正所以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弊。周衰王制盡廢。兼併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白圭謹身營欲。樂觀時變。知反知予。以此居積致富。此三代盛時所無有也。其他先王之禁大矣。顧乃私愛過計。創為輕賦之說。欲以其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可觀。其始則取其易辨者以開其智。中則歷陳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末則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之有跡。歸着亦可謂委曲詳盡矣。蓋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美 書院藏本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自其所以自負為過禹者。蓋其隄防一築而閘壅不沙。其害無四乘之勞。無八年之久。故也。然其妄甚矣。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按此語引孟子云子過矣不必謂子之言過矣只謂順水之性也。○子過矣以其失計也按此說作子之言過矣似不妥。○順字尤明不必以過出為嫌淺說亦只依註釋。○周陽侯曰順水之性則水得所歸自不至於逆行順字從下逆行反照出。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按此語引孟子云是故禹以四海為壑正足水之道處。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水逆行者下流無壑故水逆流行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初軒疏氏按自圭自言善治生有智仁勇四術然集理壅水不能行所無事則不智以鄰國為壑利己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堯

書院藏本

害人則不仁所謂強身亦愚悍自信而已此戰國富強之術故深抑之新安陳氏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於海主除乃為鄰國之害也不仁甚矣困勉壅水逆行至所惡也俱說白圭壅水以害人與洪水無異補在所惡也之下仁人指禹說冥因之曰白圭所自喜在壅塞上孟子謂之只是矜其壅水之術故壅水二字是一章議論根主處禹順水之性而注之海白圭逆水之性而注之鄰故禹抑洪水之災而白圭反為洪水之害仁人所惡不重仁人用惡只重洪水害人。○順水之性者以四海為壑而仁及於後世道水之行以鄰國為壑而害流於天下則古今來得治水之道者惟禹一人耳而丹乃謂然自謂愈之不亦妄乎。○見龍記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朱子考之說

以為與諒通者近之然亮有二訓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必信者貞而不諱是也南軒張氏諒對貞而言則專於諒者未

必貞也以己之私意為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諒諒之正也。○慶源輔氏此與論語人而無信章同意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汪氏教諒諒常也不諱通也。○蒙引賈誼曰執此之信堅則金石諒有堅固之意故曰惡乎執彼事不可立功不可成。○諒以物行則無恒且行且卻作伴報事不可立功不可成。○諒以心言心所以主乎其事者也故曰君子不亮惡乎執。○諒以實心斯有是實事者主於心者不忠信則凡事苟且無所執持而事不可立矣。○四書章句諒非徒信即論語君子貞之貞也。○君子定是亮說不亮惡乎執者反言以決其能亮也此示人不可不亮之意。○明道直解云亮是明理自信意亮而後能執者有定見而後有定守也則是以亮為篤信之信矣此不可從。○周陽侯亮兼有定見有定守意亮以心言執以事言。○武曹曰按亮雖訓信然愚謂人而無信是不欺意此是堅固意終各是一義。○韓氏此而問之恐未確。○周陽侯曰此執字只把捉倚仗意言君子持以應天下之事只此一誠舍是便全無把握了故執字與定亮字說非亮主心執主事亮在平時執在臨事也諒與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卑

書院藏本

友諒意同故止訓信不兼明說諸說皆謬

亮字諸家俱主堅固說惟陰德錄兼有確見有定守說愚按真而不諱章註云貞正而固也諒則不諱是非而必於信此亮字即論語貞字則此章從有確見說來而歸重到有定守上似亦無礙。○見龍記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四書章句此章見治天下不在於無不能而在於不有其能蓋宰相之休休自與羣有司不同。○周陽侯此章正與斷斷今無他技相發好善之好即其心好之之好總見相天下者不在才而在量。○登聖曰聖賢急皇皇之心患地真切差強人意不覺破顏喜而何正是憂時之極千載如見。○何周陽侯曰不寐一語有無限情景正可與不寐章參觀。○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見龍記

傳三者為政亦不可少但非本耳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

徐自漢曰人之所好每視其自是為何如人樂正子善人也欲之故其為人也好善須在其自為人處見之莊子曰莊子無所善則善至而不能擇擇而不能執甚或好不善以為善矣真好善者智勇剛直有而不恃蓄而不形以決清濁有離朱之明方可借眾目以別玄黃使百聵之夫而倚人為耳目則疑惑惑甚何暇辨清濁玄黃乎困勉錄謂此與徐自漢說同蓋智勇剛直亦樂正子所有矣愚謂不然夫智勇剛直三者乃世俗所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聖

書院藏本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趙氏善取於己則有益所以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困勉錄優與足不同優則溢於外要切相度上讀注武曹曰好善句尚虛舍不得說如何好如何優亦不得說不好便不優一說則同上得下矣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音放

輕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樂引夫苟好善云云告之以善由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詭詭予既已知之矣詭詭之聲音顏色距

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詭詭面諛之人至矣與詭詭

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詭音移治去聲

詭詭自足其智不啻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道諒多既之士遠則譏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南軒張氏好善誠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己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聖

書院藏本

則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為天下何有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為是則專己而絕天下之公理蔽其善焉。困勉錄世則此等人亦甚多然其所謂智者是乃所以為愚也然原其始則通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謂於中而已可不畏乎。南軒張氏好善誠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己

其目在下。蒙引所就而仕者三。所去而不仕者亦有三。說統三就三去一。是說他委曲一是說他毫無遷就。四書家

訓君子行道之心固切重道之心亦不輕惟欲行道則不忍以道自私苟可以就則就了而不報去惟欲重道又不肯以道徇人苟可以去又去了擇其可就而就之總是抱一道爲去就而不失其仕之正也國朝錢按家訓最是因之睡庵翼註俱主委曲行道說與交際章一例似偏莊忠甫曰就以此意者則去必以此意費不貲其初心不可每降以徇人也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

之矣。義引迎、接也。非出迎也。○言焉又將行其言也。一說人君許以行其道也。存疑迎之致敬以有禮。猶云恭而有禮。蓋

下孟
告子下

聖
書院藏本

亦有致敬而無禮者。若齊魏兼金一百而無處。儲子得之平陸。僅以幣交。是恭敬之無禮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將以爲行其言之地耳。蒙引曰。迎之致敬以有禮。是固君子之所樂就者。然不特此。卻界作兩段意。恐未是。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

蜚鴈而後去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反于衛入主蘧伯玉家德

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誄。見紫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弟子遂行。復如陳。趙氏惠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卽位之三十八

年孔子來祥之按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

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棄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

吾亦未始不以其無以按據也以時抑之則孔子於季桓子愛女樂之時時公卽位之三十七年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

三年是衛靈公卽位之三十八年問陳之時則卽位之四十三

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究之。四書釋地。靈孔子與衛靈公遊於圃。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史記世家只云。明日與孔

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家語並同無遊於
園三字說不知何所自來或曰朱子博極羣書安知不別有據

余曰朱子所讀之書。今代現存。無亡逸者。不比唐代人。惟左傳。尚缺公。戒錄。文子。荀子。食。日。肝。不。名。而。射。鴻。於。圃。二。子。養。之。

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意朱子偶忘遂撮合二事以爲註范紫
登曰未行不行就之亦冀其或行也哀是少間其初意

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

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愛也

死而已矣

所謂公義之士也。君之於民。固有罔之之義。况比又有悔過之

所以可受。然未至於議。或不能出門。則猶不受也。其曰免。

告子下

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

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

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

撥我以禮。我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爲
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

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饑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

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也。愛源輔氏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爲道而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爲禮而仕也。道在我禮

在彼。至於周之亦可愛。此君子之不得已也。註恐後之貪利苟

警之然使上之賜下止周其身下受其賜只以免其死則時可

知矣。翼峯胡氏本文初言去就各有三。其目則上兩節言去就末一節獨不言。蓋饒饒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故

周之不可就而曰亦可受微亦之辭見其湯死不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未嘗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

矣此孟子答右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袁弘行其道

與從其言不同行其道如彼以竟爲之道望我善行竟爲之道
也彼以湯武之事望我行湯武之事也此是行其道若從其
言則非湯武也其事則湯武也其所望之類與上文言將行其言
者其言不則彼即是行其道也觀本文大義及又字極分明
此求一讀只言就若不如是則不就而去在其中矣然亦只是
當時之就就須去耳其說此一節雖不見其爲什然但受其所
問是亦就也蓋父子三節相連而下總見君子不待於去就
然人未節講免死句須就得有身分分起山曰君子本心止有
一就不但三節去不得已連後兩節就也是不得已則期期曰
雖一時偶濟其窮與公政果六萬不同到底亦是國君之養
雖受之有節不久即去與生享其祿不同到
底亦是受國君之養故以爲公養之仕也
底以言爲去就或以禮爲去就或以養爲去就非有所擇也
所遇之時不同而君子之去就亦因之以異三節不分低昂

龍記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聖 書院藏本

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傳慶武丁舉之膠鬲通亂需販魚鹽

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

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險澗水壞道發胥靡刑人築之傳說貨代胥靡之役胥靡者有

罪連及未滅之人其役如周禮罪隸漢法罰作後山官徒也高

宗夢得良將被禍帶索以形求之果得說。孫叔敖楚楚爲賈之

子爲艾獵也孫叔其字敖楚官獵也聚海蓋少而隱於海濱也

荀子曰孫叔敖朝思之歸人也蓋今代陽然孟子謂舉海必有

所據新安陳氏歸里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傳說以下五賢皆臣

也故皆曰舉謂列孟子孫斤百里自當之說而又謂百里奚舉

於市其辨云何曰百里奚爲人養牛莊周與范氏者明言之此

不足辨低無干穆公之事四書釋傳傳氏之虞在虞賁之間今

平陸縣東三十五里俗名聖人驛爲說所傳止息處虞東北

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輪轂也設身負版築爲人所
執役正於此地至今猶稱時沙澗水去傳慶一十五里墨子
子並以傳慶在北海之洲者大非。趙氏註孫叔敖隱處耕莊
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此亦是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
王時楚南境東境去海尚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荀子
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
十里距如本襄邱即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
絕其得爲令尹也說苑曰進自虞邱子呂氏春秋曰沈尹筮力
新序曰楚有善相人者也勝之皆無起家海濱說蓋孟子所據
之書籍今不可考矣。余又考孫叔敖即宣十一年令尹舊艾
艾獵乃爲賈之子賈字伯虞宜四年官司馬爲子越椒所逐
因而殺之者子遂式微真處海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擇爲
令尹與但爲賈乃遠呂臣之子呂臣繼子王官令尹出自公族
自應爲楚鄉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徒世
守封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上繫諸先人與國
淵淵此見困窮非不幸意重末節不重天心愛聖賢上須知唐
堯生長富貴而就棄自持亦是若其心志孔孟終身貧賤而垂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聖 書院藏本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

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

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

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君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

裏過。孟子動其心養其性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只是要

諸得許多陰陽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去少間定墮

坑落堑也。陳源補氏。冰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

則不爲欲所役性定則不爲氣所動。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

推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不熟。故謂人若要熟須

經 175—622

知有過故言作發者方知有過故言發者合註首二句虛下
正言其實也全要在中人以上形容蓋上智之人不待過而後改
下愚之人雖有過不能改心與德已困窮是過於人倫則賢
日之所不能覺作爲行喻知困窮發正是過處作與喻正
是改處家訓言人雖未必皆緣過而改而緣過後改者多固
勉勵其往此條正與策引習有高中之說合演覺山曰動
心忍性是自進步則心術愈嚴色聲聲是跌脚而後轉步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辨與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注既言上智中人之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顧安陳氏人主
爲國內有守法特正者規諫之外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
敢肆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而國亡矣家訓法家之法與法語
之言法字同如漢之汲黯吳之張昭唐之魏徵宋璟其庶幾乎
世臣二字就法家二字出拂士只是輔弼左右之士比法家賢
次法家是世臣拂士是方仕者有親疎尊卑之辨敵國外患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吳 書院藏本

須微兩聲如魯有武仲之據防楚有伍子胥之
在吳非敵國乃外患也說繼出入只作內外字看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也 樂音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

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
多矣。南軒張氏知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生言生之道死言死
之道也繼體之若公侯之裔生處安樂無憂患可厭則如
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不敢有其
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
以溺於安樂而自絕焉耳其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
不達其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死亦不免窮斯是也勉齋
黃氏恐難修省常生於憂患雖後注未必起於憂安當既窮里
頭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然
者矣蓋聖賢必堅忍其志然後自至於堅忍志身入德路頭
然仁是成德地步所安陳氏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卒而

其慮深有生全之理結章首至而後喻一截安樂未必便死然
安樂則多忘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結入則無法家至四扣
亡一節自困而亨上聖且然諸賢且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
然爲國者亦莫不然也張子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
憂患之反也。張子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
痛玉汝於成後二句即孟子此章之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
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盡心上篇
有德意章意與此合當審看動心是未廣道心忍性是節制人
心一是擴天理一是遏人欲欲引生死二字活看如國亡身危
而名譽雖不死亦死也若穿鑿於狀貌傳說舉於反策則自
憂患而得生道矣註以全字貼生字亡字貼死字尤有不可
味入則無法家拂士一節註云此言國亦然也則以專爲死於
安樂者非矣蓋自曰自古生而至今不死者聖賢矣常人
常人之生亡主有亡主之死與憂患者不悅生者也喜安樂者
不畏死者也一朝而樂旋一朝而死千古而悲竟千古而生當
境者自得之禍臣虎曰非必其身憂患也藉尊沾寵而後孤危
之處即憂患也非必其身安樂也乘危蹈險而有進者之心即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告子下 吳 書院藏本

安樂也金穀以日聖賢而憂患也知其君相之即至矣之庸
衆之盡免於死亡也庸衆而憂患也知其君相之即至矣之庸
聖賢之得志於君相也不然華門圭實之人有之死而不克安
樂者矣何援援焉大舜傳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之多
也哉周聘侯曰意由聖賢說到中人由中人說到國家無一不
以憂患爲貴安樂爲慮主意全在末節上數節正須平說勿單
重前二節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

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
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註。解。不。解。也。考。孟。子。不。解。就。與。不。解。之。言。解。字。當。作。潔。字。
解。不。解。之。類。新。安。陳。氏。不。解。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
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此。術。
此。術。不。只。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要。人。由。體。君。子。不。教
之。教。方。有。進。益。處。則。書。解。字。不。必。作。孟。子。發。合。首。句。解。言
君。子。之。教。有。多。術。下。正。見。其。術。之。多。術。字。從。心。來。有。節。盡。區
處。在。內。不。解。教。誨。是。教。誨。非。多。術。而。何。困。勉。不。解。之。教。誨。似
只。是。謂。不。解。教。之。也。玩。說。大。全。朱。子。是。如。此。然。引。存。疑。直
解。家。訓。俱。謂。以。不。解。為。教。誨。也。看。來。以。不。解。為。教。誨。在。未。句。翼
註。脈。俱。云。註。云。其。人。若。能。感。此。云。云。似。略。差。蓋。據。欲。其。感。悟
便。是。教。誨。不。必。待。彼。感。悟。而。後。為。教。誨。也。然。四。書。家。訓。日。註。中
其。人。若。能。感。此。二。句。正。就。教。者
之。心。言。註。原。不。差。人。自。誤。會。耳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告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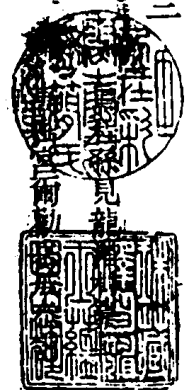
聖書院藏本

此見君子教思之無窮。下二句正見其多術處。要人曲體意自在言外。見龍記

嘉興徐起元濂奇
武進呂春澤如
校字

五華纂訂孟子大全卷之十三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心養性即大學之要法也。論語。百。聖。賢。凡。六。章。皆。講。學。脩。身。齊。家。治。國。之。事。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上

一書院藏本

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宋子天者。理之自然。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格於形氣之私。而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誠。也。格。也。此。不。然。盡。字。大。知。字。盡。是。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卻。盡。箇。甚。推。誠。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此。句。安。與。得。其。心。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不。可。不。存。細。看。人。之。所。以。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也。若。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存。其。心。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然。日。通。之。理。所。事。知。性。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三 書院藏本

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
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通理而言。天便是廣大的人。
人便是箇小的。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
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問如何是天
者。理之所出曰天。便是那太極。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
矣。○問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條當何緊要。緊之知
性之下。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為一。淺事耶。抑繁之盡心之下。乃
知至又精微底事耶。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據此。又勢只合在知
性裏說。○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謂知事物當然
之理。知天命。謂知事物之所以然。便是知天。知性之說否。曰。然
則。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
則。則盡其心無所不通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至居靜處虛
明洞達。固無毫髮髮虛存於胸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隨舉天下
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詳然迎刃而
解。此其所以為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謂聖
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的話。人能就上面做
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三 書院藏本

○萬理雖具於吾心。理使教他知。始得今人有箇心在這裏。
是不曾使他去。知許多道理。少間遇事。便得一邊。又不知那一
邊。見得東邊。卻向西。少間只成私意。皆不能盡道理。盡得此心者。
洞然光明。事事物物無有不合道理。○問程子解盡心知性處。
云。心無體。以性為體。如何。曰。性是虛底。物性是裏面。猶肚腹草
性之理。包在心內。到發時。卻是性底出來。性不是有一箇物事
在裏面。與做性只是理所當然者。便是性。只是人合當如此。做
底便是性。便是孟子所謂性之仁心之端也。這四句。也有性。也有
心。也有情。與橫渠心統性情一語。好看。○如何盡得不可盡
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理既盡之後。猶如一物。初不曾盡來
到面前。便說得此物。○諸家解說盡心二字。少有發明得盡字
出來者。伊川最說得完全。然亦不曾細開說盡字。大抵盡其
心。只是窮盡其在心之理。耳。窮得此。又卻不能窮得彼。便不可
與。盡心。范傳講言窮理。卻是言盡心。以前底事。皆上蔡言充
實得去。卻言盡心。以後事。若橫渠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之
說。此只是言人心要廣大耳。亦不知未能知得此心之理。如何
便能盡其心。得盡大其心。亦做盡心說不得。○或以私意說。若
無有渣滓。為盡心者。曰。若如所說。則不知如何。說存心兩字。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四

書院藏本

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愚謂積累用功之言作推本說則可若
本文知性字亦是舉成功者說故註云知性則物格之事也又
曰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知性之外再無知天工夫
○或以性爲理之所當然天爲理之所以然者殆未察也此處
不必依論語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說蓋未至知天亦未
足爲知性未有知性而達天者義說著理便究到所以然處○
天與中庸天命之謂性天字同○但性字之理皆出於天方其
窮理之時必然窮到所從來處然未窮到窮處時未免強探
力索之勞豈想德慶之問耳未可謂知天也惟窮之又窮工夫
積累至一日豁然貫通焉則心胸了悟天人洞然一貫上天之
性知天無先後○窮理之極即有達天之功非性之外又有知
天之功也○然則心體之所以爲大者正以其具有是性而萬物
之理無不該也故性有未知則心有所蔽而無以盡其本然之
量矣苟能盡其心者由能知其性也而吾之所以有見性者又
自天而來也天有元亨吾得之以爲仁禮天有利物吾得之以
爲義智天大無外而性與全天人一理性命一物不知性則
已既知性則知天矣○孟子集解陳武作楊文靖公傳論曰龜山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五

書院藏本

體不相合下面都無用故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能盡
其心若楊簡之言下忽省此心磨卓民之下接忽覺澄瑩正字
仁之龍場恍若有悟皆止見得擇氏之妙圖空寂而非聖賢之
所謂心亦止到得他覺字悟字而非聖賢之所謂心與諸地故
此箇知天只在知性裏說若倒在這心後便天在外矣其所
謂心矣○今日異說亦無不說天說心說性不性即理也一句
孟子提解正在此○知天即在知性裏盡心即在知天後與下
節不同若竟以知天作極頭不找出盡心來則見地不透○性
字有得虛空豁突則知字亦無乾礙要知此性字只是萬物皆
備於我一○首節人都說在知字不知正法在性字若作格
物窮理看這是說向外與心天二字膠粘不上與下節存養關
合不通不知此病卻正坐分內外爲二有得外面一切道理與
裏面本體無干不但性非其性即所謂心亦非聖賢所盡之心
也故他說明心見性四字便要掃除一切以爲講心性到極精
微不知他只是不識得性字正是極粗淺處聖賢說性便是
合內外之道曉得外邊底便明得內邊底初非二事但如時下
講格物窮理只說得博聞問學玩物喪志一流即又不是聖賢
之所指格物窮理正磨礱詞章訓詁爲異端所指爲支離者此

五華錄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六 書院藏本

理皆實故能誠敬以存養之謂學惟知萬理皆空故倡狂無忌
 不知性故心亦放失而此其所以為害也全以性字為主
 無心則天非虛而無所主也即所謂具之理而含不測之神性
 亦無天非虛而不可求也即在我之皆備而通生物之端
 人心所以能周萬物而不遺者以性大無外故也故心之量之
 無不該必性之源之無不窮至天者又性所發出也知性則知
 天中庸所謂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天人不二者也
 猶性曰據程子之說是盡心方能知性則用功在盡心上依朱
 子之說是盡心出於知性則用功在知性上然心雖有覺荷不
 能知性則心亦虛而無據故當以朱子之說為主因試問曰知
 性知天是一事乎知性知天而後盡心也朱子天者一條乃
 謂盡心則性與天俱不外此似說得倒了恐是未定之說也
 按語類云伊川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若未
 知性便要盡心則懸空無下手處惟就知性上積累將去自然
 盡心愚謂若未知性便要盡心則懸空無下手處二句說理極
 分明不知何故刪去卻以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卻盡心
 其三句易之夫性者吾心實理三句固未嘗不精然何不另做
 一條而必以此易彼乎○按語類謂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
 則盡心知性同應在前語類存心非獨是初工夫初問固是存
 在這裏到存得然後也只是存說得最精存心即操存云云一
 條語存心是初用力處必是未定之說○按或問盡心知性則
 天不外是一條語與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之說不合○按語
 類有一二條以盡心作意誠說乃是未定之說當以集註為是
 ○按語類云知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與問盡
 心云云一條合總註言盡心知性而知天與存心養性以事天
 句相對取其行之便耳非謂知天在盡心之後也○按望峯
 謂知性有工夫是積累用功蒙引謂此乃推本說若本文知性
 字亦是成功者說此論最當夫當用功時則知性在盡心之
 先固有漸次及其成功之時則知性知天與存心養性無漸
 次之可言矣何則此朱子所謂天者性也性一太極分而言之
 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朱子所謂天者性也性一太極分而言之
 也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殊異之可言此朱子所謂性之
 本體然也○程正思錢朱子語云盡心就見處說心無限量如
 何盡得物有多寡亦如何窮得盡但何那貫通處則總括來便

五華錄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七 書院藏本

得其為盡也則謂侯國第一箇知其性內便通
 知天都包括下特分晰推出耳看作兩義不是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朱子先存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朱子先存
 仁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
 義之性存之之義之即是事心性即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知性
 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存其心養其
 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物格而後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
 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意
 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誠行○存心者氣不逐物
 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心在
 者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格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
 心具性故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事
 天也○天者能盡其心而格亡之事願子所以請事斯語之意故
 學者學之終始所當存心養性之道也○問盡心存心盡莫是
 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盡心否曰盡心也末說極至只是凡
 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
 工夫初問固是操存存在這裏到存得然後也只是存這存字
 無始終只存這裏語雖仲思問存心養性先後曰先存心而後
 養性養性云云者養而無失之謂性不可言存○問存心養性以
 事天曰天教你父子有親你便用父子有親天教你君臣有義
 你便用君臣有義不然便是違天矣古人語言下得字都不苟
 如存其心養其性者性若他養其心存其性便不得○存心非別去
 第一物來存孔子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在○
 問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性惟聖人乎佛本不假於存養豈窮希
 聖人之事乎曰盡知存養吾儒釋氏相似而不同只是他所有
 所養所知所盡處道理俱不是如吾儒盡心只是盡君臣父子
 等心便見有是理性即是理也如釋氏所謂盡心知性皆歸於
 空虛其所存養即是閉目合眼全不理會道理交集遺書所云
 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妄之釋氏只
 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
 以都不見底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
 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
 所養非心性之真耳爾爾楊氏曰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

書院藏本

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心，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達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存養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朱子：存養不著，不以死生爲吾日未死。一是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要是當這便是立命。既不以存養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能立命。不以存養動心，一向亂做，又不可。存養不著，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此與西銘都相貫穿。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十 書院藏本

○ 存養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其心，而惟修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依虛漸漸細分說得略耳。由太虛有天之名，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面上一圓圖，氣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道理。隨在這裏若無此氣，道理在甚麼處安頓？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知覺有是物，則有是理與氣，故有性之名。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寓。由太虛有天之名，只是據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由氣之化各有生長消息底道理。故有道之名，既已成物，則物各有理。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徹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達之謂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爲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爲天者，不外是矣。年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死生不異其心，而修身以俟，其正則不徇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 大槩此章所開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躍而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士

書院藏本

無疑於一貫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深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省如是。以沒身遇會千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一章之旨。略可見矣。諸經橫渠言大率有未嘗處有心則自有知覺。又何合性與知覺之有。樊淵輔氏徇私以賦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爲害之也。不知其理則妄作而己。不履其事則必至於妄想空虛。所肇蔡氏橫渠西語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大之名。卽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卽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性與知覺之名。卽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爾齋蔡氏孟子此章與大學中庸相表裏。窮其理以知天。卽中庸所謂智也。窮其事以事天。卽中庸所謂仁也。殫壽不貳修身以俟。所以立命而不渝。卽中庸所謂勇也。與大學合前屢言分。明於異處體會得同處親切耳。雲峯胡氏欲造其理者。用功全在知性上。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功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大工夫。存者操之而不舍。養不遏順之而不害耳。註分理與事言。又分智與仁言。何也。養能知其理。己自是智。然必不以死壽爲其心。方見其爲智之盡能踐其事。己自是仁。然必修身以俟。死方見其爲仁之至。流蕩不法四字。讀者多以爲指異端之學言。惡見流蕩與存養字相反。不法與修身相反。能存養則不至於流蕩矣。能修身則所爲無不法者矣。流蕩不法。則是不能全其天之所與。而以人爲害之者也。斷安陳氏命之短長。此命字以氣言。立命此命字兼理與氣言。○天者理而已。惟以理言。則幾於以形體謂之天。惟以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日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皆氣之化也。化云者。所以然之外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之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能見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以此衡析之。其庶幾乎。樊氏謂三以理言。虛則不雜於氣之名也。二氣迭理。交錯變化。見天理之流行。氣限於理。而理隨於氣。此卽氣以成形。而理亦隨焉者也。性統乎理。而知覺則雜於氣。此卽人之神明。所以具象乎塵萬

事者也。公遷陳氏知命以知言。俟命以行。言立命。象知行。言行法。以德行言居。易以事理言。亦謂不惑即知。知命修身俟之。即是我命。合知命。俟命。則是在立命。知命。俟命。則是在立命。則命在我。我定。則命隨。予所謂虛字。指理而言。蓋謂理形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為虛。爾下面合虛與氣証之。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各之曰。天然自然之理。初無聲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其變不窮。因得而見。故曰。山氣化有道之名。天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就人身看。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固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各。所謂合虛與氣。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為性。則合字。不過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為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此命字。以理言。下章意與此同。獨命字。義與此異。致壽不貳。修身以俟。此是知行之至也。蓋壽理而至於致壽。不貳。則理之窮者。無所不至也。力行而至於修身。以俟。則行之力者。亦無所不至矣。如此則人道已盡。而天之所付。非於我者。無不全而歸之矣。人之能事畢矣。故曰。所以立命也。此節所講壽理。只是壽致壽之理。力行只

完備。若有一理之未盡。不能立得命。以致壽。動心而怠於自修。便有欠缺。不盡者矣。命何由立。致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則為壽之心。至死不能。此理之在我者。無一不盡。天之所以命我者。植立不墜。矣。故曰。所以立命。○死生。致壽。最是大事。人鮮不以是動心者。以是動心。則為善之念。忘矣。致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不以死生動心。為善之志。至死不能。若會于將死。起而易。實曰。吾得正而歸焉。是也。蓋古之聖賢。仁以為己任。直是死而後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豈以光陰無幾。急其為善之心耶。○立命之命。當作理說。與上文知天。事天。為一。事。意方有歸著。蓋知天。事天。而至於立命。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然侯小註。作氣說。今覺不是。○致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知天。事天之極功也。故能立命。此說得之。蒙引。甚覺淋漓痛快。從前只管講夾此處。齊所以有功於後學也。或曰。如此則下章總註曰。此章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如何可通。曰。上曰。致壽不貳。修身以俟。之。重在立命。上下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又是申明。致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意。蓋人之或壽或夭。莫非命也。然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致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乃所以順受正命耳。以是為發。末句。未盡之意。有何不通。○傳習錄語

不能修身以俟。○註疏謂不注四字不可專指與端言亦不可
除卻與端言蓋既將不注而後不能修身者原自有二樣也。○
特以人專指與端言故力言其非不可因此遂除卻其端也。○
說統云吾人修身之功往往銳於始而怠於終者以與端也。○
生之故也。死大全朱子亦有不感而能修身者不得如此偏
說。○蒙引謂陳新安以立命命字為義理氣字者其意以為正
命兼理氣非正命氣也。蓋新安立命命字與下章命字一般
即朱子小註天之正命自我而立之說也。俱未得旨。自蒙引之
說出然後人知立命命字是終以理言。而亦有功後學矣。○朱
氏公遷說知命俟命極精。蓋立命兼知行。雖亦是然亦不盡
得。是以理言。○王戊七月在玉峯見錢謙益新記曰心於何處
只是盡此理。故曰盡其心。知其性。心於何處只是存此理。故曰
存其心。蓋其性。聖人辨異端為其亡誠性理而使以虛妄言心
耳。又曰。觀聽言動。色色是禮。便色色是仁。孟子以根心。生色。粹
而皆善。論所性。亦此旨。若舍視聽言動而懸空說仁舍而皆四
體而懸空說性。是形色天性為兩物。便是與端邪說接。落新此
二段最看得分明。○朱子謂盡心即物格知至之事。是矣。又謂
即會于所以一唯而無礙於一貫者。則稍差。蓋會于一貫已兼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西 書院藏本

存養之功在內。當引子貢之一貫方是。○困勉大全排謂修
身以俟。正是致壽不致朱子看。作兩層。非是大抵張氏大全排
一書於程朱分析處。彼必欲合而一之。真不知而強作。如後美
大聖神亦謂不是。各說增級一步。進一步之說。可笑。○西之曰
至於致壽不致。修身以俟。則是天付我以心。我果有以完天之
心。天付我以性。我果有以完天之性。故曰所以立命也。謂之立
命者。完其心。性無所生也。全本心性說。乃是李安溪曰。知天
之明。命雖行乎氣數之中。而其理自在。是則正命也。無試無虞
不致乎氣數之參差。一聽乎正命之自至。則或壽或夭。而我
之所受者。不虧至於全。受命之自至。則或壽或夭。而我
命而何哉。命即天也。立命即知天。事天也。然天者。言之則道也
合乎陰陽之錯綜。變化以言天。則謂之命。知天者。言之則道也
極乎人。半之古。因禍福以盡知天。事天之理。則謂之立命。則大
山曰。智者能知命。而不憂。仁者能行法。以俟。命立者。以人事
之命。通於天之性。而天之命亦固於心。性之內。而如有所立
我之性。即天之性。而天之命亦固於心。性之內。而如有所立
卓爾。安周禮曰。大道理遠。德源。則死生自不能定。夫所
謂死生如晝夜是也。○命即天也。天以理言。則命主乎理。可知

但理不離氣。一命字。理氣都有。立命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爲
害之。主理言。而氣數在其中央。言之之字。即上天之所賦。無他

知天者。致知之事。所謂智也。事天者。力行之事。所謂仁也。立
命者。知行交致之事。所謂智之盡而仁之至也。○性具於心
而命於天。於性分之理。窮究透徹。則此心一無障礙。望聖那
得有欠缺。虛性者。天之所賦。知性則在我。之天與在天。之天
契合無間。安有妄俱。求動靜成。懼。獨。都是存之工夫。勿忘
勿助。則所謂養也。非知命不致者。不能不致。故語智之盡。非
自強不息。若不能修身以俟。故語仁之至。○沃膏二句。固分
知行。仁智。然語氣一直接下。用申說。互說。若分則果。講便
非觀總註。智有不盡。數語便明。○安後講立命。似帶氣數說
而仍歸到理上。作主與諸說專理者。小異。當更詳之。○安
溪盡其心者。一節。文云。保然者。與吾心不相離。反觀之下。而
有以見其大原。故神無不照。然者。與吾心不相離。反觀之下。而
命之精神。超於形氣之表。而非與所可窺明。然者。則知天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五 書院藏本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
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此字指正命。○困勉
這裏看他如何。水然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是正命。
不此。此命字。是指氣言。若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
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困勉莫非命也。順受其
正。若是人力所致者。如何是命。曰。目前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
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有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
分。無過。德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最壞之下。與極格而死。便不
是正命。或如比干。剖心。及不可不謂之正命。○問莫非命也。順
受其正。因推惠迪吉。從違凶之意。曰。若是惠迪吉。從違凶。自天
觀之。固得其正。命自人得之。亦得其正。命若惠迪吉。從違凶。自天
天觀之。卻是失其正。命若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聖賢

其末句未盡之意。宋子問程格死者。雖非正命。然亦以命言。此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紂。則孔子死於桓魋。初是正命也。國者此所謂程格死。及死於桓魋之下。是不知正命。未免流禍。不先而以人爲害之矣。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命在知。後知在立。先復心。則上章止言善天。故註又推言及吉凶禍福。皆天所授。然惟人爲真與。而天所自至者。則爲正命。按上章所謂君子修身以俟之者。正所謂順受乎此也。猶望陳氏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爲正比。于雖殺身正也。盜跖。雖永年非正也。知謂如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盡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惑一向。委付於命。須是盡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此道理了。在時死。幾無憾。是謂正命。則安陳氏不盡其道。而有罪爲犯。罪若在。幾無憾。非其罪者。不謂之犯。罪。○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死生壽夭。雖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乎天。必盡其道。有正無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無其吉且福。且壽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耳。初非有以觀於天而

自取。便非天所爲。而非正命矣。正命不正。命只係於我之盡道。不盡道又何足爲焉。此即上章末節意。而反覆言之。命猶氣數言。順受其正。則理以御數。所謂修身以俟也。下三節作三折看。君子不懷危地。雖窮而不立。正是趨吉避凶。順受其正。處然君子。亦必趨而避。豈必遇禍而避。而正命哉。若夫有罪而福。於刑則又不得。以此禍口矣。程格而死。而曰命實爲之。其可謂之得正而斃乎。盡道而死。即從不立。雖窮中轉出一層意。求總反觀發明上意。未飾未盡之意。見龍記。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上三句。虛說。下句。方得。舍則失。而求有益於得也。○仁義禮智。四字。已盡乎萬物矣。而曰。凡性之所有者。以助在我者之意。非無處也。便合助求。

則得二句。意相連。求便得。舍方失。可見不求。則求益矣。二句須有善辭。同體。按此與後則存二句。作危言。口氣者。自謂。合註最覺得明。○曰。程野曰。此爲中人以下立言。○曰。武陽曰。吳國之云。只言求在我。便存心求在外。便無益。仁義禮智。當貴則求。在我者。若不說。明仁義禮智。何以見得爲吾儒之學。

求之有進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進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命字。以。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朱子言。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從得之於身。亦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衰其所有。可以爲善。爲利。害其明。而求則得之。所以過人。欲也。富貴利達。求之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因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

書院藏本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語類萬物皆備於我。便只是君臣本
來有義父子本來有親之類皆是本
來在我者。復心程氏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
固其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也。所謂
萬物皆備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蒙以萬物皆備於我。只是有
是伦於大綱節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蓋有是仁在我則自父子

書院藏本

推之則陰陽變化鬼神屈伸見盡草木之榮枯生意遠近幽明
高下鉅細亦無有不相爲貫通者矣沈潛注曰蘇引云理聚散
在萬物而實具於吾心二語足盡首節之旨莊武曹曰物字指
事物皆非人物之謂也程氏復心謂萬物之生同乎一本所以
生一物卽所以生萬物云云似就人物說了然此非程氏說乃
或問中朱子語也恐亦是未定之說耳陸安公曰當入世之後
在人容有不仁之身而遭降衷之初在天下無不誠之理周
候曰中庸盡人性盡物性惟是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所以知
之明處之當否則其與能盡者幾何註中君臣父子卽指有形
知物言或問生一物卽所以生萬物之理云云自確不可易也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即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朱子萬物不是萬物之理只是萬物之理。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事親真箇

學莫不各盡其力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不忤人
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若不反身而誠
只是天下公具之理我無與焉○此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
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實
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強而為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
未至此則當強恕以去己之私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諸
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實有之無虧無欠方能快活若反身
而不誠雖是本來自足之物然物自何干我事又舉反身而
誠乃窮理力行工夫成就之效貫通純熟與理為一處循理而
誠反諸身者既是萬理皆實即渾身是義理流行何處不順
若於實理無得即屬虛而得無往而非逆境何樂之有○此則
因此一反字只是自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之反復心經因此
言盡性之事也○此則難用大學惡惡臭好好色但大學是大
學者之事利仁者也此章是聖人之事安仁者也反身亦經
疑反之於身而所備之理若子之孝則真實是孝無一毫虛假

有此理者欲未舉措盡性之至誠朱子
但以為大賢以上之事則不單指聖人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若反身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強恕而
行是要求至於誠○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且
德地把握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何
為義強恕者亦是勉強得萬物皆備於我了我只爭着一箇反身
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循理而已私意既
去則萬物自無欠缺處矣○此則難問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賢
以上事強恕求仁是學者身分上事子曰然則大賢以上事是知
與行俱到大賢以下事是知與行相資發否曰然則大賢以上事是知
之施愛則仁之川流與用不知如何答曰恕之所施施其愛耳
○此則難問仁之川流與用不知如何答曰恕之所施施其愛耳
其階級分明工夫有序由是而進聖人之道庶乎其可至也
安陳氏樂莫大焉必以無不慊仰不愧俯不作形容方見樂之
味註雖不用此語然曰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是以大聖
誠意自慊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一理耳實
有仁則曰誠也此理而無私則曰仁也未有誠而不仁者
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此則難問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賢
細微上說即中庸所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事
君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云云即大學所謂所求於上母

書院藏本

怒須用

果也

書院藏本

經 175—637

自以爲已。知。而。不。下。窮。理。之。功。或。心。粗。而。不。能。入。或。誤。於。理。而。不。求。知。或。用。功。而。不。走。人。之。路。或。有。多。少。病。病。非。爲。近。而。易。忽。也。問。則。難。論。論。不。深。責。其。知。此。章。則。深。憫。其。不。知。而。深。望。其。知。之。行。之。而。不。著。其。引。有。二。意。一。是。百。姓。口。用。而。不。知。之。意。一。是。所。行。者。亦。不。能。盡。其。節。目。二。意。當。兼。用。周。陽。侯。曰。其。當。然。又。議。其。所。以。然。後。算。得。知。不。然。一。知。半。解。終。是。鶻。突。在。此。知。字。深。須。照。上。知。之。明。識。之。精。說。行。猶。偶。然。事。習。則。終。身。放。其。中。矣。二。句。登。說。最。有。意。此。章。原。爲。學。者。責。不。爲。百。姓。言。也。日。行。日。習。分。明。是。在。此。道。中。著。脚。的。但。不。能。精。心。體。道。使。之。著。且。察。耳。道。不。可。須。臾。離。也。雖。在。庸。愚。亦。未。甘。顯。棄。於。道。外。然。爲。學。者。要。必。真。知。而。後。能。力。行。行。而。又。習。則。終。身。由。之。矣。而。不。著。不。察。則。豈。非。不。知。者。衆。乎。末。句。總。上。二。句。贊。點。此。道。字。來。要。得。真。醒。語。意。見。龍。記。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亡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上

老 書院藏本

恥辱之果矣。兩。對。張。氏。恥。者。羞。惡。之。心。所。推。也。恥。吾。之。未。能。盡。其。理。而。無。所。恥。則。爲。無。所。忌。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所。恥。爲。恥。也。則。山。陰。氏。人。唯。知。所。貴。然。後。知。所。恥。不。知。吾。身。之。所。當。貴。恐。有。恥。非。所。恥。者。矣。廣。源。氏。恥。者。改。過。遷。善。之。機。也。人。能。以。己。之。無。恥。爲。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安。於。其。恥。而。恥。終。不。可。察。爾。則。本。文。四。箇。恥。字。畢。竟。皆。同。只。管。相。因。下。來。惟。下。一。箇。恥。字。作。恥。辱。語。似。以。事。言。然。其。實。亦。是。無。可。恥。也。皆。以。心。言。故。恥。字。從。心。困。勉。錄。依。大。全。朱。氏。公。遷。說。則。此。章。與。下。章。不。同。處。只。在。一。新。一。戒。然。此。章。無。恥。字。泛。說。下。章。則。專。指。爲。機。變。之。巧。者。說。此。又。不。可。不。辨。也。字。與。下。章。以。無。恥。爲。恥。終。身。便。無。恥。辱。之。緊。逼。不。是。一。事。偶。然。知。恥。所。能。無。恥。之。恥。便。是。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有。全。副。力。量。在。范。蔡。說。但。人。字。重。看。不。可。以。三。字。即。在。人。字。上。着。力。蓋。惡。之。心。人。皆。有。之。而。喪。失。者。多。故。孟。子。言。此。以。勉。人。下。二。句。正。是。所。以。不。可。無。恥。之。故。四。恥。字。雖。皆。以。心。言。然。要。說。得。清。楚。不。可。混。混。第。四。恥。字。雖。亦。從。心。說。來。終。須。點。恥。辱。之。事。講。見。龍。記。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廣。源。氏。存。之。則。有。所。不。爲。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爲。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莫。不。回。顧。然。子。龍。溪。云。君。子。慎。獨。亦。以。養。此。羞。惡。之。心。也。思。謂。亦。惟。有。此。羞。惡。之。心。然。後。能。慎。獨。推。之。凡。致。知。力。行。皆。然。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廣。源。氏。陷。溺。其。心。於。機。械。變。詐。以。爲。深。恥。而。己。方。自。以。爲。得。計。其。愧。恥。之。心。雖。其。固。有。亦。日。窒。塞。而。不。復。發。見。矣。國。峯。胡。氏。爲。機。變。之。巧。此。巧。字。便。與。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爲。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爲。蓋。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爲。之。巧。巧。則。無。所。用。其。恥。矣。周。夫。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上

老 書院藏本

子拙賦正是深恥此一巧字。廣。源。氏。不。曰。無。恥。而。曰。無。所。用。其。恥。者。蓋。恥。者。人。所。固。有。彼。獨。自。不。用。其。恥。耳。恥。猶。提。醒。世。人。重。一。巧。字。與。註。機。字。如。掩。取。禽。獸。之。機。乃。借。字。也。在。人。則。暗。藏。奸。險。者。變。字。有。多。小。誑。誘。使。入。吾。機。之。意。爾。註。慣。用。機。變。之。人。能。感。觸。亦。不。知。規。諫。亦。不。人。即。有。恥。心。亦。無。處。用。得。蓋。爲。人。用。巧。機。變。便。是。巧。病。在。一。爲。字。爾。雙。江。曰。爲。機。變。之。巧。者。蓋。其。機。心。消。熱。久。而。安。之。其。始。也。生。於。一。念。之。無。恥。其。究。也。習。而。熟。之。完。然。無。復。廉。恥。之。色。放。肆。邪。侈。無。所。不。爲。無。所。用。其。恥。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廣。源。氏。

是用後說恥不能而爲之則勢必能是以貴夫恥也恥不能而
流瀆之則終不能矣是不能擴充夫恥也○以遷朱氏此自其固
有之心而言無恥之恥則無恥所以勸也不恥不若人則不若
人所以戒也二章正相反表裏相副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不顧
義理之正而無所不爲矣何若人有恥則不恥不若人緊根無
所用恥說與固之曰人惟自恥其不善還有悔悟自新底日子
就卻恬然不以爲恥一發越要去做了几敗名喪節皆將不顧
而冒爲之以消無恥一件不如人件件都出人後沈無回曰人
皆有恥彼獨無恥更何望其學
好人做好事故曰事事不如人

引賢王曰古賢士亦曰古孟子蓋有感於諸樂而善也○如善
 者好人之善也忘勢者忘亡之勢也樂共遊樂亡之道也忘亡
 之勢謂若之勢也何獨不然矣下文言亦有所好有所忘也○
 在賢王則曰好善在賢士則曰樂道好字淺樂字深善字細道
 字大辭隨岡有致敬而不盡盡者故曰致敬盡禮即迎之致敬
 以有禮意蒙引謂有內外之別恐未是國論古之賢士至忘勢
 一截古之賢士至忘人之勢又一段蓋兩平語也故王公以下
 只承賢士說而思賢王意亦見於其中則其立言之妙誠承范
 曰善即道也君慕曰善士字曰道顯申甫刊周之工也貴泰之
 士也勝非獨上貴之賤之也士亦自貴自賤焉近付獨不然四
 字劍重賢士邊爲是蓋爲戰國妾婦
 之徒發也士不自重奈何使人重之
 戰國遊士割桑春楚不憚屈己求見而爲之臣王不前而士
 前矣誰則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乎孟子有深慨焉而發慕古
 傷今之嘆自須側在士邊觀爾氣自見○麟士作兩平已未
 得語意若明季時有反重賢王者則全失口氣矣不可從○
 致敬盡禮卽分內
 外亦可見龍記

曰何如斯可以攝歟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壽君矣

五華集詩大全

下孟
齒心
上

平

書院藏本

不改其美者獨亦吾道也樂義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人知之則見富貴是吾分所當得何足爲欣固賢者也人不知之則見得貧賤楚吾分所當安何足爲戚亦愚也故曰尊德樂義則可以爲至矣中庸謙者貴有羞之本德義是也有羞義乃可以無欲自得而魯周則侯曰德與義不同尊與樂不同不可以僦何有德是我之道德所謂仁義忠信樂善不能此天爵也與人之特位對者我本以常伸於萬物之上特不可放吾身子故須尊卑則彼以其商我以其貴於萬物之上我不可放吾何嫌乎哉所以能自重而不意人貴之榮也義是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大閑千聖亦顧萬鈞亦視一介不與一介不取是極嚴正的道理景東導人人付膝面苦之故樂樂則在彼者肯哉所不爲在我者皆古之訓又何不能自安而奪於外誘之有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吟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謂此乃神德樂義之實見於行事之實也。樂引彼士朝不失義字
 義德達不離道通字。義德義義義也。窮不失義義字
 可敬指人不知爲窮知爲達也。若此又說開來看。士字可見。胡
 謂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者。上面尊德樂義是就其平日用
 功言。此則推進一步。就其行事言也。觀本文故字及總註內重
 而外解則無往而不善。意可見。翼謂義與道非二道之守於己
 日義義之推於人曰道不失不離是不日尊樂已深自有定守
 而無變樂非貴職富貴所能易也。義合注此條註中實字重見
 於行事上。下條註中實字易詳百其實也。有別回。勉義故士特
 有三說。侯新安陳氏則上文尊德樂義是就心上說。而此節則
 見於行事之實也。飯義引義說則上文尊德樂義是就平日用功言。而此節
 則就行事言也。與計皆無礙。而存疑爲長。徐南州曰。見此本領
 任他窮達未必不失不離到此真無往而不善也。此用故字不
 字文法神理同。聘侯曰窮貴乎有字。達貴乎有爲。不失不離分
 別在此。不失不離正是
 看工夫處。義是尊樂之實

五華集附太極

下玉堂

第 2 章

青院藏本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不失己如云不失其身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

治而今果如所望也。夏原輔此窮不失義則在我者得其所守。雖不難道。然能與否。政台以慰斯民。平日

之所望。方靈子曰。請道字若不從民望中。統攝出來。便可移換。

己民之所仰有道也不離故不失望爾星歷曰因窮而變爲商

然。是。尊。德。樂。義。方。

以得己不失人也

臣之人待志澤加於民不得志餘身於世寧見獨善其身過具

兼善天下

見謂名實之類者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舉之實○此章言

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南軒張氏句戾而名而外求者孟
子使求之吾身而已。夫士達所不
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己一達於義則失己矣。達不
離道則凡其注措設施無非道之所在。故有以謂民望也。得志
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惟義之安也。其日
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則所性不存焉而道行則亦若
子本志之所欲也。故胡氏內重是德義外輕是窮達。窮內外
輕重之分者既不失其本性之善故窮亦善達亦善但達則能
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新安陳氏內重修身
之實而名則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
欲以是自見也。得志兼善此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獨善此
士得己之實也。顧氏善即德義窮時不曾減達時不曾增蓋此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謂德義也。尊德樂義已舍在內不可以內
重為尊德樂義以外輕為尊德樂義存疑既言士得己民不失望又
即古人之事以實之故曰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不得
志修身見於世是窮則獨善其身也得志澤加於民是達則兼
善天下也。下二句即上二句意。士內重而外輕者尊德樂義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三 書院藏本

則可以盡善矣。無往而不善者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以下
章也。蓋合註總註內重而外輕句屬可以盡善矣上無往而不
善句屬故士窮不失義三節切勿割裂。四書講義四句併讀互
讀見體用一原毫無虧欠可想見其貫通處。國隨錄按義合註
與存疑同若依義引則內重外輕句直管到故士窮不失義節
自故士得己以下方貼無往不善句此不可從。宋自溪曰二則
字有隨時旋轉意。深淵曰此道今人不信故引古人以証之
澤加於民民不失望之實也。修身見於世豈非得己之實哉。古
人得志不得志雖若有異其源頭只有一箇尊德樂義字。朱子
曰士得己只問身之修不修而已豈問世之見不見乎。然名不
顯著於世即是修身之功未至。積善而有光輝故須兼說在這
裏。周禮曰行義以達其道能澤加於民修身見於世所謂
飽乎仁義令聞遠矣達於身也不云見世而云見於世所謂
之實自為樂善而不可掩耳。惟澤加於民所以能樂善惟修
身見世所以為善下二句亦上二句而加言其窮達皆善也。士
之一生非窮則達窮則兩善達便兼善所謂無往而不善也。註
山窮達收結上文

惟窮而後可以進惟尊德樂義而後可以盡善尊德二句
最重。蓋莊所謂內重而外輕也。下三節指出尊德樂義之實
一節。莊說出去總註所謂則無往而不善也不失不離正見
尊德之實是從尊德樂義中推說一層。惟不失不離正見
己而後其見其不失不離不離故不失不離。然必至不
其見其不失不離是又從不失不離內推說一層。修身見世
又從得己不失不離內推說一層。此正尊德樂義之驗也。必如
此而後可以盡善必如此而後可以進。進豈易言哉。○進字
收處自應抱轉但不必處處懸望至爾道理不可說得太遠
便非至理。立論微上微下微無粘滯也。見龍記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棄保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扶

與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棄保有過人之才智者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三 書院藏本

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
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南軒張氏與者興起於善道也。文
南漸黃而後興起此衆民耳。若夫棄保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
於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此章勉人使自立耳。廣淵補曰文
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操教之善則
為善否則為惡矣。惟棄保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
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為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
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為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
而以棄保自期耳。廣淵引朱子說曰朱子既解曰卒然有過人之
才智者也。又曰唯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者蓋據見在言則是有
過人之才智原所以而言則是聖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四
清講義與字謂興起善道感發有為有聖賢路上說若但講事
業功名便是三代以後之所習。聖賢正孟子之所說者陳同父
家以漢唐繼三代朱子辨之最精。即此章固勉學者自立王
者舉此以見何耳。存疑謂文王化行江漢此自古聖人獨隆遷
矣。○待文王而興不必在既興之後復分後劣只是此種人不

遇文王必不能與所以謂之凡民是概其不能與非謂其難與
不足貴也此意須辨○待文而興則足今日斷無人能與便
不克與之道無人復任仁義之說無人復明井田學校之法無
人復行之意然此所以待凡民而非所以論家傳所謂家傳亦
不足貴也才智一流只足入孝出弟先待後不待不移則邪
崇正孟子雖然有自任之意○須思其所興者何事如孝弟忠
信仁義禮樂皆孟子所日夜望人之興者而幸無其入所以發
此嘆○徐自漢云凡民家傳其品皆由心自造孟子于此語以
與不與分凡民家傳之品非以凡民家傳分與不與之異心一
隨於凡民心凡民心一作家傳即家傳後徐說妙極存疑謂家
傳之士亦天生成就不得殊失孟子立言之意矣○家傳雖
不由其家然人苟能自興則能變化其家傳之不善而為善矣
立論起必借人之教育以成玩雖字稍字未嘗限定不要文王
王作法計耳
豪傑半由天資亦半由學力註中惟上智之資句不必太泥
湯武反之難道非同世之豪傑有子資而獨同一頁之傳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

書院藏本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皆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
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南軒張氏以外物為重者不得其欲
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是不以外物為重
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非量乎其過人也過矣○家傳加以
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其器識之過人也過矣○人處
在內而前不足就指此處為過人故尹氏曰有過人之識則不
以富貴為事○有韓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其所欲者固在也
求之古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孔子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亦
是此道理○附之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雖過人亦能
不改其樂矣○總是以浮雲視外物也○附益也非是低富而

食之也止是言以此加之○伊戾自視欲然者自視若不足也是
自謂身不自滿足不是韓魏之家為不滿其類然此富貴
亦是道當得者若不當得則辭之不但不自認欲然也大全據此
則所謂與不與者若不當得則辭之不但不自認欲然也大全據此
其內重外輕可與進道若謂即此便是過人則無進步則終
身病之孔子不必又言何足以成合語蓋孟子自見有疑謂只
就此上見得與不與之義而韓魏之富貴一般非是固勉錄過人過疑謂只
謂言然兼言方好蓋此人不但有卓識亦必有定力註特引
尹氏成語耳○欲然者平日如此既得之後仍如此也吳因
之曰附字對本末言以其外物故曰附行表曰此與有天下
不與太行不加身分固猶有則卻是一
路事上充其極便不難到韓魏地位
尋禹之不與孔子之如得雲地位極高蒙引以此相提并是
日過人者見其有謙有退其不自滿足之意大異於韓耳
然亦不可謂得太低其身分已過於無窮而漸到樂與好
遠地位須要說得恰好方是○外至者無關於心附字正與
見龍記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

書院藏本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殺棄屋之類是也以生
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
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孟子彼有恩
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衆而勝其餘此以生道殺
之也彼亦何怨之有哉則去惡除害固尹氏所引程子之說也
而程子又自有教養播濟之說二者不同子之去彼取此何也
曰教養播濟非常有之事所指者快不當以此為說若曰去惡
除害則正所謂辟之以止辟者彼亦何怨之有且去惡如伐
除害如救水火往者不幸而死亦無所怨此又足以兼之說
而彼不足以兼此也愚原韓氏播濟棄屋之類雖不免於勞然
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惡之類雖不
得已者事也為其所當為者理也事雖不得已而吾但為其理

父母體貼者且如雨露之恩及於草木然則之恩施於孫子後
為草木子孫者若以為當然何嘗有沾沾感戴之意故先儒論王
者之民雨膏之草木也而謂之民枯槁之夏畦也可謂善
論矣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順時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
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
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曰遷善而不知誰之所
為也庸民功曰庸謂此因民之性輔其自然使自得之是也惟其如
是故民曰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也此即程子所謂耕
田盤井布力何有於我之事新安陳氏註因民之所惡云云即
上章以生道殺民之意存殺之不怨三句道理就是過化存
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處所過者化一像是一因民不怨不庸不知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堯 書院藏本

為之而怨其德業之大也殺之刑也利之養也民曰遷善數
也不怨不庸不知為之也所以致民不怨不庸不知為之
處註最明白劉註次節正卑卑處註中非有心及使自得之見
上之志也本支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者見下之志也合之上下
兩忘也周勉齋殺之而不怨雖即上章以生道殺民之意然依
存疑此章專主刑言亦與上章精別○劉註甚明吳因之謂生
民降下忘上也過化存神上忘下也如此則將兩節分作兩
層了不是○遷善不知為之多少經營然民只見出於性情而忘
上之營過化存神日實有為之遷善者在而民竟不知其誰此
中境界與老死不相往來及不知有遷善者迥別○周聘侯曰
殺之利之為之正王若功用及民處過
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正在此上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哉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

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
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
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
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
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宋子經歷不必身所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履政之所及風聲
氣俗之所被皆謂經歷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為及物蓋言所過
者化則凡所經歷無不化不化必久而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
其化也其曰在己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誠
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
所謂神而問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
之化曰作大而化之之化有病只是所經歷處皆化者些便化
當一處而萬物皆生動無一不化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堯 書院藏本

神子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
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上下與天地同流重疊一香相
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自王者之民降下如也而下
至此皆說王者功用如此○存疑此章專主刑言亦與上章精別
本意過是身所經歷處無不感動如黎民於變便是化存是存
主處不是主幸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存則存主處便是存
來動和之意都就事上說反覆此一役自可見○此幾有所有
彼便應言感應之速也所以荀子有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只是飲食衣帶以迎王師便是神子功曰如舞千羽
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亦是此理曰然○所存者神吾心所存處
便成就如神下如書云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之意化是人化也
神事之成就如神也○南軒張氏謂者之為利小而近目前之利
民欲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
由於其通而真知其所以然也○慶源韓氏德以其德於己者而
言樂以其見於事者而言新安陳氏過化存神所存主者其體
也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也若此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其體化育之流行也觀霸者之區區求以利之者不亦引乎夫
以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已而此二者又存神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

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陳氏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鄉人聞太王

為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陳氏仁言發於心

而未如其然仁聲傳於人而已有其效又仁言出於一時仁聲

著於平素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此以善教得效之大小言即論善道

之以政章意然論語則自該得仁言一節之意孟子則論善道

主在武備曰引仁言仁聲入之可駭也又云善政不如善教即論

語道之以政章意然論語則自該得仁言一節之意孟子則論

有所主思善就其說思之孟子之意誠各有所主然古今為治

不過政教二者各政教何處更有仁聲且蒙引因云論語自該

得仁言一節意則以仁言仁聲入政教中亦未可為駭也○或

治術淺深仁言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終不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得民之

心感而誠服也錢高士曰兩不如字似已說盡兩也字卻有說

不盡之意蓋對嚴曰治只有政教兩端發之為言攝之為聲

政善教正仁言仁聲實事在誠實曰要注云欲節不如字且

註制外格心即下節意勿用出思謂制外格心此處就上之更

民說下節則言民之德上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聖 書院藏本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

君也○廣源補氏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取之有節用之有節故

於君親之如父母愛之如四體等而敬之則得其財與無不足

父有不足道者矣○聖訓曰孟子之意蓋謂使民畏不如使民

愛得民財則不如得民心然善政得民財一句註又恐後世貪君

而吏借此以藉口謂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意

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若執與是矣然有善政以得民財孟子

猶以為不如善教之得民心況後世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外更無可說得民心處但民愛之對民畏之說得民心對得民

財說民畏之固不足以該得民財也得民心不止謂愛君言民

有恆心也更有不遺其親之類與孟子首章本文意同○善政

得民財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

不止愛君而已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或忘

其勞或忘其死風俗淳厚教化大行之類○政教皆王道之不

可無者況善政乎王者之道固使民愛亦未嘗不使民畏固以

得民心為本亦未嘗不欲得民財也但論二者得效之淺深則

彼不若此耳或者因是遂貶善政之不足為大誤故朱子於論

語道政齊刑章云此其相為終始不可偏廢云云且仁言亦豈

君予之所免哉存疑民愛與於得民心者民愛是初感其教而

悅之得民心是其教既成民入其教而悅之是感於

愛之其效為遲民心其效為速四書講義之是感於

新法得財非橫征暴斂善教則教德明倫得財則格於心而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聖 書院藏本

必有以處之則善教中亦棲意焉。同勝侯曰畏之是畏其政而不敢犯愛之是愛其教而樂從兩之字指政教若作愛君之愛苦無着落且與

得心犯後矣
治之善者必出於仁而有政與教之不同善政與善教宣之為言則為仁而言則為政善政與善教皆為仁之發而善教實仁之實政教既施之後而名愛者聞也首節只引起次節○民畏民愛止就民說得財得心正應次節得民心上說教上二句又深一層又後一層○得心要與愛字有別愛字是初被教時之誠心後則化而為美而尊君親上善教死眾志蟄靜而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西山真氏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學而知也蓋學是修習應是思慮論吾人用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學慮亦不可廢但不學不慮尤是本體呈露之妙耳吾人用功則當學以復其不學之體慮以復其不慮之體但孟子不曾教及此耳時文說壞學慮大非○西書講義兩良字只在無不知愛敬看出無不兩字便是達之天下下一片○只為當時不明仁義之實反以為外緣無復以孝弟用功者故孟子為指其固有之良使之保守擴充以全其本然其重任點醒故不及用功非謂惡學慮之害良而欲廢之也○不學慮甚言其固有之耳然要擴充此仁義知能非學慮不可後來單舉良知作宗旨語矣孟子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

能也○愚謂孩提孩提而下又所以指其良知良能之在人者雖敬兄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愚謂孩提孩提而下又所以指其良知良能之在人者雖

能二者下文知愛其親知敬其兄只有知字何偏也曰連愛敬二字說則有良能矣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宋子無他達之天下○此達之天下無別道理潛室陳氏問也仁義不止於孝弟而孟子以為達之天下還是推孝弟之心以友愛天下即是仁義也○此章無他此及彼之意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他人心之所同然耳○新安陳氏親吾親敬吾長雖一人之私然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人皆親親敬長無不同者此人心天理之公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待即人之本心可通乎天下之人之心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正以愛親敬兄出於良知良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親親敬長在仁義上蓋仁義天下之公理也○親親仁也謂是仁也敬長義也謂是義也不可謂親親敬長仁義之發也親親敬長所以為仁義者以其達之天下也○附闕此章大意是言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在人皆有本然之善以見人之不可失也○此章大意諸理盡云欲人知仁義非外緣也○蓋蒙溪云欲人不失其良心也○說九思良知良能總是良心良能即是仁義不可死性情之別作推本於仁義說○末節又指良知良能為仁義者見得人其不可失其良心也○非又添一意親親即仁敬長即義不可說是仁義之發○西書講義謂此二節語無二意也○說以上最妙蓋達之天下下句只是應轉上二節語無二意也○說以上二節為言愛親敬長者人之本然末節言愛親敬長人之同然殊誤○潛室陳氏及存疑俱以親親敬長為仁義之發新安陳氏以親親敬長為仁義之實二說於理俱無礙但此章不必如此說故蒙引說親親敬長俱只云親親即仁敬長即義是義○愛敬達之天下所以便謂之仁義者蒙引說說俱云仁義者乃天下之公理也而親親敬長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其所以為仁義也其明因之云愛敬達之天下若不原是有是仁愛何以達不是原是有是義敬何以達此似以愛敬為仁義之發了○稍誤○仁義非由外緣是要人盡仁義之意○知能俱在用上說暗指仁義孟子以仁義為良知良能能達之以良知良能為仁義所以不同○附闕此章大意是言

此爲當時說仁義爲外饒而自失其良心者發不學不處正指出知能之良處該標稍長正見其不學不處處說出愛敬二字便已貼在仁義上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兩也字只作指點語氣達之天下正應轉無不可將學處說壞○擴充意補出更好然此章未講到功用上說來殆自然無迹方不失語氣見龍記

下盡心上

吳
書院藏本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朱子問處。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曰。渾然而已。其善行者。豈有外於舜之性哉。雖舜之心。純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強。而自趨沛然若決江河之莫禦也。新安陳氏註。至虛至明三句。由其感而應之用。推原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善言善行。皆是感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不通者矣。○孟子又嘗曰。大

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與此章實互
相發。蓋舜之心。萬善之盛會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
善。卽勇於從之。合而爲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爲大。故重引
上截是說他無異於衆人處。下文以及其二字。轉過方說異人
處。一聞一善言。便惕然了悟其所言之理。見一善行。便釋然曉
解其所行之善。此是若決江河處。如孔子六十而耳順。聲入心
通也。所謂其應甚速。非止聲入心通。適與意會而已。分明是
樂取諸人。以爲善也。如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未嘗
不見之行事也。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惟至虛。故澤然之中。再
理。思惟至明。故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決江
河。謂江河之決也。非人決之也。翼註註云。其應甚速。又云。無所
不通。并二意。蓋無所不通。卽速也。卽莫之能禦也。說盡此章語
氣。與吾與同言終日章絕相類。俱是一往一來。反覆贊美之詞。
○要現舜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而無異。深山野人之時。其沛然
若江河之決者。已存。及若決江河之時。所以與木石居。與鹿豕
遊者。如故此。聖心常寂而常通。常應而常定。所以能立極於萬
世。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
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正此章之意。四書講義及其下截卽在

下 卷 上

書院藏本

上截中不可分作兩截固也然深山云云乃孟子說言只形容
箇無見聞時渾然氣象耳俗解便要攷實舜與野人同在深山
比較煞是可笑或云始終皆指歷山時不成升庸後便不渾然
然則竊負而逃定往雷濱河澤矣庸聖不通至此豈非痴人前
不得話妄乎困勉齋所謂渾然之中萬理畢具者雖在上半節
內已合得而必至下半節露出方妙與不達如愚章一例○居
深山四句原就迹上說但其所以如此說者要見其心之虛耳
塗柱謂聖心無時不虛靜非待山居入定然後有明通境界最
是渾然真契非流行布護莫禦於外乃決泐融暢莫禦於中○
素庵曰其始也無所見聞似與野人同其迷其既也不復野處
卽與江河同其沈沈然豈前此同一舜也而如此其無異後此
又一舜也而如此其甚異也耶汪武曹曰聖人之心至虛至明
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此上半節意也發得此意透則所
謂一有感觸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者自水解的破矣
舜之所以無異於深山之野人者乃正其所以甚異於深山
之野人也要看及其二字此二字不足說前後互異乃正於
分界時識其合縫處耳○心至虛則無所不涵心至明則無
所不燭其相然無物者卽其所以知周萬物者也前則萬理

畢具渾然不露動則一理不遺有觸斯通沛然莫禦之機已
早裕於深山之與居與遊中故一聞善言見善行而一發不
可遏也
見龍記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
以禮義制之則爲其所不爲欲其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
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至謂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聞自知到了到計
較利害御自以爲不妨便自甘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
當爲不當欲者便要違義截斷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
矣華陽范氏君子所當爲者義也所不可爲者不義也所可欲
者善也所不可欲者不善也不爲不義則所爲皆義不欲不善
則所欲皆善君子之道止於如此而已矣
初軒莊氏此大學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兗 書院藏本

意章事無爲其所不爲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勵行守之
於爲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
誠之於思也雲峯胡氏有所不爲有所不欲是本末蓋惡之心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其動而充其善惡之心爲是
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善惡之心是眞能
擴充其善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李氏之說上言
禮義下言善惡者蓋以義制事則能不爲其所不當爲以禮制
心則能不欲其所不當欲故兼以禮義言之然義者心之制也
禮之制義爲尤切斷然不爲其所不當爲不欲其所不當欲
則在充其善惡之心以達大義之用而已蒙引註所謂義不可
勝用者不可對仁而言此章單言之義也無爲無欲字內因德
俱有註義不可勝用入在此而巳矣句內指陰陽義切於行
故以義言顯之見於事所爲也微之而於心所欲也此即集義
之功即致曲之事即他章所論以義言亦不妨但須依蒙引
作專言之義看即依註以充義言亦不妨但須知與後達之於
所必所爲不同傳錄泉曰不爲而爲之者私蔽之也不欲而欲
之者私累之也一事一事之中未嘗無於始而意於終
終念念精之而念之中未嘗無於初而忽於後一事之不爲

一事之義也充之而吾心所以宜爲事者於此極其廣大矣一
念之不欲一念之義也充之而吾心所以爲萬物者於此極其
尤明矣
注武肅曰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章所謂不爲
所爲皆包在此章不爲不欲中蓋人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故
或於穿窬之心有所不爲而至於受禍汝言不言節人則未免
爲之矣而要其羞惡之本心論之則穿窬之心固其所不爲受
禍汝言不言節人亦其所不爲也故曰彼章不爲所欲皆包在
此章不爲不欲中也彼章惟有所不爲有所爲而不爲之所該
者狹故必出而不爲達之所欲爲方爲擴充此章則不爲所欲
在不爲不欲中而不爲不欲之所該者廣故即此無爲無欲之
心便是擴充此兩章之所以不同也○註以擴充羞惡之心解
無爲無欲以義不可勝用解如此而已矣故必須切不爲不欲
立論若推到所爲所欲上便與擴充羞惡之心義不可勝用不切
此章武肅最講得明透無爲無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者
義不可勝用是正解如此而已矣句不必添出爲所欲爲欲
所當欲一層若添此一層說來反不警切且孟子語氣中本
無此意○不爲不欲一層是人之本心也爲所欲爲欲所不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兗 書院藏本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知去聲疾

德慧者德之慧也術知者術之知也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
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明須有操實工夫方磨
得出聖賢補氏德之慧而慧也與昏正相反術之智謂智術
也與愚正相反疾疾則非病故曰猶災患也人惟有災患
鍊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
不能而有夫德慧術知也蒙引凡在心之理謂之德處事之方
謂之術此下舉德慧術知以明其理之精其見之敏有以均
於事之未然知者其見之明有以鑒其理之精然○德慧者德
之慧德字廣註特其一端知仁德之愛也義德之宜也禮德之
節也信德之實也術知者術之知術字亦廣○人之有德慧術

智者在疾中求存訓在漢初口以正大心誠意故而出
者謂之德慧術知以邪曲心竊制世情而出者謂之機變詐
故學者不可輕語通達先務正心養性則朱子云德慧純粹
術者聰明蓋德至於德便是全體靈明純粹者言無一毫之
障礙也術至於知便是應變無方聰明者言無一毫之惑
察也則聰明德即明德本自不昏一加磨鍊更覺精明則慧
生矣術即才術本自不愚一加磨鍊更覺周備則知
知出矣德慧術知是聖賢學問不是小慧私知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獨孤也。不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者
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南軒張氏人平居無事
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智由此而生危故專一而不敢肆
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處安樂者謂
斯言可不思遠豫之謂人而深戒懼乎當憂患者謂斯言可不
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勵乎謝安陳氏此章與舜發實微音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上

平

書院藏本

互相發故註及南軒之說皆引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苟履憂
患之境處孤孽之勢當知天以是玉我於成勿自困而深自力
於以進其德益其術庶幾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
而至於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而疾矣不能為吾患矣病弱
操心危者誠誠恐懼常恐其身之陷於禍患也慮患深者思患
預防使禍患無自而生也操心是恐懼慮患是修省意四書
脈理心危是恐懼不敢自安若空恐懼何益又必慮及未幾
之患而設策以處之却是慮患深不必分先事修省慎密德
慧以心言內之達術知以事言外之達非由疾病無以動心忍
性而達其內無以增益不能而達其外也南軒此條雖本存
疑然存疑知分先事修省事殊不是蓋德慧術知可分先事修省
而操心慮患不可分先事修省事也○孤孽情義隔於君親勢分
制於近嫡欲效其細款而類於要將安於義命而近於忍李安
溪曰德慧者由心而發之慧術知者由道術而生之知操心
危以存心言德慧所以愈明者以此慮
患深以處事言術知所以愈周者以此
此即前篇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意西銘發感廣王
汝於成也亦同此言○無虞疾者亦皆必無意知有疾疾者

亦豈必盡有慧知然慧知終得之疾疾較多要看存乎三
字下孤臣孽子正指其人以實之操心危慮患深應疾疾句
故達二字應有德慧
術知句見龍記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達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阿徇為容
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達迎為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
悅者阿徇是君則為容悅者也言其事是君則專為容悅而
已恬不以責難陳善引君當道為事也容與悅雖在君而其為
容與悅者則在臣也○阿徇是君則為容悅言事是君則專為
取容悅也容與悅者為字是專務之意阿徇阿徇曰則為容悅見得
國計民生君德臣品總不暇計及夜者皆但有此耳其心術畢
於斯其才力竭於斯所以為鄙夫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上

至

書院藏本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者皆於此而不忘也
○阿徇阿徇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善者不忘
阿徇其情則異一則務為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為忠也
所務者猶小人之所務故達承上言事君人專務為容悅安社
稷則以安社稷為容悅言其以安社稷一事來做小人者悅一
事也猶云農夫專務耕田秀才則把讀書來做耕田一事相似
此節人或謂以安社稷去為悅或謂心中以此為悅俱不是如
其說註何故又按上文來解云大臣之計安社稷猶小人之務
悅其君四書講義悅非容幸之意乃暗慕之誠也安社稷與社
稷失不同社稷安字為景象安社稷字有許多講義事功
在正於憂勤惕厲鞠躬盡瘁不見社稷之安處見其以此為悅
高誠生曰安社稷者為得其中心之慕阿徇阿徇曰則為容悅
事也而有社稷者為得其中心之慕阿徇阿徇曰則為容悅
誠能料事才能任事而動懇之忠堅守之節能始終善全而

有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保子文德所示王丈云天民大人不可分如大聖神之不可優劣其痛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懸絕故難遙度今且以諸先生之言求之則聖神固不可分大與聖則不可不分更以言諸氣象指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與正已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日吾豈若使是若為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曰吾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之恭已正南面而已矣何如哉似此恐未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幾見如顏子之未達一間處只是顏子自知耳。以伊尹為天民蓋以其事言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即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盡心上

聖書院藏本

分明見得有此聚時也治亦達亂亦達是皆五就焉五就樂而官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為心非不待可行而進行之謂也傳說是大賈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劉峯胡氏伊尹為天民之先覺此則日有天民者旨意不周蓋前所謂天民者皆稟氣於天均之為天之生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也新安陳氏伊耕莘呂鈞謂之時可常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武則沒世不出必矣此提天民主其不極出而言非以伊尹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與此天民主其所謂先知先覺而欲飲樂道者情態迥道自高未免有不可終為偏見吳廷曰天民大人之分不在已出而為臣與未出而為民上全在有意無意上猶有意者處則有意於出則有意於出也大人則不然從盛而上下俱化大人無意也即遊世不見知大人亦無意也此其所以異於天民也顧氏曰今日人於伊尹意亦無不解者但皆說了既行後一截則天民字無當耳武南曰天民所以未得為大人者有疑謂孔子委吏無當亦為而天民必可行於天下而後出韓氏謂終是有任底意思在困勉錄謂二說不同可兼用愚謂恐當以韓氏為長若孔子之為委吏乘田只是為貧而在非大體所有其優於天民者不

在此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也此章言人品不同畧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保子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自正地大人只是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爾軒張氏以事是君為容悅者恭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為悅則志存乎功業者也與為容悅者固有間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功業者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屑為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為而在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得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五盡心上

聖書院藏本

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於行也聞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天之生民者其理無不具而人之虧欠者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為能盡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極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正己而物正之者正己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然矣至正而天下之感無不通焉固有不言之信不令而從者矣泰漢而下其間幾為賢臣者不過極於以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事業則鮮也慶源輔氏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德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止止久遠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蓋事兩氏易乾卦九二九五皆稱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四者雖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為臣者也故以乾九二當之爾安慶氏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事君為容悅志於富貴者也安社稷為忠志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於功名者也。春秋列國名卿可以當之。若天民者則志於道德矣。然猶未能純乎道德而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純乎道德之自然而功名不足以其心矣。存正已無工夫是以見成者言物正亦不大段費力。是人自化之易曰德博而化是也。此章論人品與答諸生不害異者。此就仕上說彼就學上說。同書家訓欲為人臣者以客悅為戒而由忠以達於大山大以達於化也。國書此是世道自我主張氣化自我挽回者。四書講義王房仲云聖賢議論有品定者有歷數者有偶及者何者必分高下後人遇此等題必欲強生見解巧立名色過為輕重殊非本旨。按如房仲言四節為歷數耶為偶及耶蓋定品也曰定品則何得無高下軒輊看總註云忠矣然論一國之士也非一國之士矣然論有意也。正意本如此隱然示人進取之極此何害於白文而必欲盡去之耶。爾難錄按孟子以伊尹為聖而此章註以伊尹為天民則只是大而末化之地位耳。蓋後言之則大而末化者已可為聖若深言之則非大而化者不足以為聖矣。爾中舉曰大人者有安社稷之忠而無求安之心有達可行之具而無必行之意無我得正己之盡不言而克聖存神妙應物之感無為而民自正本而化之者也。聖人之事也。爾

侯曰正己而物正而字有兩意一是無心成化一是神妙不測即所謂過者化所存者神也。此章是孟子次第品四有字要看其高下不等如此正己物正所謂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也非是聖賢契不能當此達可行而後行者伊呂之正也以安社稷為悅唐之房杜李郭宋之韓范富歐殆庶幾焉皆悅以事君則自三代以迄今茲酒治者天下皆是矣所謂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此章各節首句最重人多說成下一句文一病也次節要著眼安社稷三字界作過分語便可接入下二二病也安社稷須緊拈悅字洗刷用忠君利國套語於本題全不相干三病也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論漸張氏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觀王天下之事如大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況其他哉。引孟子三樂次第分明是一樂為重於二樂為重於三樂益一樂為親二樂為己三樂為人後說王天下只是說得位而已未說

到其道大行處若說到道行處便是下章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正為君子之所樂者矣。傳道猶可樂況親見其道之大行而後萬物各得其所乎。行道傳道皆是性分之樂然以對所性之樂則所性又為在內矣。臣武曹曰困勉錄謂三樂中以對所性三樂之係於人者亦非定四海之樂可得並則不然後說謂此章王天下只說得位而已云云其說甚當。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爾引父母俱吾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矣。所謂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謂之手足之舞之國之樂弟無故不專是俱存意凡無不幸之事皆是若遇兄弟有惡處亦是有效此亦是係於天者。因之曰一樂失會二樂成身三樂得道此處全要把握可與天者。樂發得痛快方能壓倒王天下之樂。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餘矣。新安陳氏本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忤私不克己私則內不悅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心廣體胖之樂不獨其然而然矣。吾勉今人心中總有一事不慊便覺不樂俯仰無愧其樂可知。然欲俯仰無慊亦不容易故註以克己解之此當以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來參看。爾方山曰上下同流而浩然自得聖賢同歸而快然自怡。靜與天俱動與天游何我非人何人非我此為不愧不忤。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磨之才而以所樂乎亡者。不愧不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眾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教是規矩方音是涵養薰陶。周禮慎曰：惟英才而後可以傳道。惟得天下英才而後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註：盡得二字者，眼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南軒張氏：三樂之中，知不愧、不怍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怍者也。自不能無愧怍，則雖得英才，亦何以爲教？而有此樂哉。存焉，孟子此論於勢利窮富中，挑剔出真貴重者，示人非有許大見識，不敢作此語。其因之曰：君子之身，天喻人紀之身也。大人合一之身也。英才待教之身也。一樂天而王，則人也。二樂道而王，則勢也。三樂在萬世而王，則一時也。故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君子之三樂，非但王天下者難全，即君子亦有難以盡致者。一樂屬天，三樂屬人，不可必也。所可自主者，二樂耳。君子亦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地闊民衆，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亦足以爲樂也。引廣土，遠施，君子欲之。然亦足以爲樂也。引廣土，定四海之民，無一夫不被其澤，君子樂之。然亦足以爲樂也。引廣土，夫君子所欲，雖大行而得所欲，所樂也。而不爲之加，雖窮居而不得所欲，所樂也。而不爲之損，何則？其所得於天者，其分已定，故也。以君子之性，言之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眸然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肢，不言而喻。君子所性者，如此大行何加窮居何損？以此見孟子當時雖曰：不得以遂其行道濟時淑淑之本心，然所性自存，亦何爲不豫哉？○君子欲之，非謂一己之欲也。欲其澤之遠施，有以濟乎人也。非如常人之欲富貴耳。○附錄：慶源輔氏謂：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存疑亦主此。記：非有意於薄王天下也。人非不敵天倫，勢位不敵性分，百官之師，亦不敢四海之景從，故所樂者終不以比而易。後見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朱子：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慶源輔氏：二者皆施仁於衆，則情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增損也。○附錄：胡氏謂：君子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此章君子樂之所性，在所樂之外，何也？曰：中天下而立，建而在上者之事。君子之所性，固不以達而在上。

美
書影本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法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朱子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君子所

三

行窮居自是無定底。所性自是有定底。屬焉。侯曰。分定自是合下便定了。不是君子之分定。他人之分便不定。然性體在人。雖同是一定。而氣拘物蔽。不能不失其本然。惟君子氣稟清醇。無物欲之累。根心主色於本分。性分乃能不虧。故朱子說所性。豈以義氣性之作証。蓋此是論君子所性。不是論衆人之性也。但謂定是後來工夫。不是本來稟受。則不可耳。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晬音粹。見音現。益音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卽性之蘊蓄者。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益。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經 175—655

書院藏本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1

[illegible]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上

宋

書院藏本

有為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
已民以食為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
財之源後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聖聖皆貴如此則
聖人治天下使有食粟如水火上兩條是也使之一字正指易
田畝薄稅教食以時用以禮存疑新安蔡引俱以為推亡之有
餘積人之不足蓋緣上香壽明人之門戶求水火無不足說未
依愚見只是有恆產有恆心章圖謝講義或云孟子不言功利
此卻言富言財富有分幾子謂只在可使富與財不勝用二句
看便似言功利若向易薄四句看眼正見孟子行仁貴實本
領與功利家天懸地隔其政為仁政故其富足亦是仁治中之
宜足民心之仁厚有不期而然者矣○若聖人治法謀富足財
用則上下交征利不仁之甚矣蓋道成爲治十年可使黃金與
土同價亦可與聖人使教養如水火同語乎○聖賢論治有舉
其全有舉其要如對聖惠齊宣應支所言舉全也此章所言舉
重也原未及教民意謂富足不必教民者固非謂富足即所以
教民者亦非也總因誤看下文仁字便意上二節說養下節說教
相似不知此三節只是一意若說教民須另有科目在下不止易
得四句矣○仁字即在教養中推論見民富自然之效驗如此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上

宋

書院藏本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
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
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
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泉之意○國朝輔氏觀於海則天下
難於聖人之門則天下之言皆不足以動吾之聽亦猶仁則天
下之衆皆莫能與之敵故亦曰難為泉也○潛室陳氏仁不可為
泉言仁者難為泉者有幾多人來求到仁者而皆使不得無
太山之前難為山大海之前難為水謂登東山小魯登太山小
天下就聖道上看便是處賢人之地下視一才一德之士小
處聖人之地下視賢人君子小○登太山而小魯二句就本
所處言其大觀於海者難為水二句就他人所見言其大觀
於海者難為水是起下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句說統上二
句就本身所處止言其大下二句就他人所見言其大但玩白
文故字惟聖人所處之高故人見之者大不兩平論約註所處
屬聖人所見屬學者○曰雲許氏云聖門難為言謂既難聖人
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此句與觀海相連一說說觀海觀
水流湍急難言言水自是三樣意思此句則難為言云此
節四句通是假借形容語小註謂以登山觀水起聖門難為言
者非謂說云遊於聖人之門一句與上一句一例亦是形容語按
小註謂以登山觀水起聖門一句與上一句一例亦是形容語按
通是形容語亦非須依存疑謂登東山二句是形容存疑上諸
言外觀海句起下聖門句○聖人之言在易詩書禮春秋上諸
難為言亦見道之言但不免有偏耳不當以儀秦老莊作正
難為言聖人之門妙道精義難為言地之有東山太山也猶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濶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濶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程子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濶而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人以波對濶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但容光者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魏安陳氏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此聖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癸

書院藏本

遊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蒙引謂處正是大其源卽是本。本
 力與虛與照處正是大其明卽是本。○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澤
 然之中萬理畢具千變萬化其出無窮故人但見其道之大而
 不知其大之有本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鳴呼盡矣。○聖道之
 大者如坤廟所謂能盡其性而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者也。其所謂本者何也卽至誠無妄是
 也。祖溪其言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云云則以有本而大
 可知矣。○聖人之道大只是泛應曲當而已矣。聖道之一本只
 是一理。雖然而已矣。存疑經論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聖道之大也天下至誠則其本也。○源與明卽是
 本也。註云則知其源之有本本就在源上說。蒙引謂知其系之
 有本非源自源而本自本是也則知其明之有本亦然。日月有
 明是就把明當本若就明上再討本當云稟大陰之精遠下且
 與水之木不類淺說觀水有術二字不可與明字對。翼註體在
 天謂之明照及地謂之尤者尤必照言有一際可容其尤者本
 必應轉求仲曰明非有體陰精陽精若凝結而成體而日得之
 爲日月得之爲月明非有兩互陰互陽若對等而成兩而日以
 之爲水日月以之爲火日卒亥溪曰獨與容尤非水與日月之

本乃水與日月有本之發見處水之無本者如霆潦洿池暴漲積滄必不能滔滔長流而有淵光之無本者如精火流電頻響明滅必不能驟輝久射而容光必照就此不息處觀之則知其有本者如是矣莊子曰衆引以一貫之一爲聖道之本最爲的當議之者非是淵聘侯曰在水無源流必涸焉得有淵日月無明光必晦如何容光必照兩句一順一逆皆於用之大見本之深也容光必照只是纖悉必到無微不入意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朱子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之辨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了。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

五華集詩大全

下盡心上

究

書院藏本

破其事如鶴鳴于九臯之類是也此之觀水有術至容光必照
焉似詩之比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如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之上引兔兔柔木之類是也此之以登山觀海興起
遊聖門難爲言以流水不盈科不行興起爲道不成章不達似
詩之興也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爲學須是務實
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又陳
不咸森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
實尤輝特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爲此地位也廣源
編氏知自有諸它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以至
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過於彼須實體之方知
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聖道之大固有其本矣然
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蹴而遠至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
行君子之志於道必成章而後達曉之以見學者當務實而有
漸不可躐等凌節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所得新安陳氏盈科
後進已見前篇盈而行者溢於此而流於彼也東陽諸氏第一
節兩字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爲水謂所見
大則小者不足觀聖門難爲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
皆不足聽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三節學者當學聖

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道通物外儘是其身微似義耳然不似也。則引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對摩頂放踵便是假借辭非實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總是以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爲也。摩頂放踵利天下不爲之總言其此句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爲也。蓋爲我兼愛非楊墨自立此名俱是孟子名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摩頂放踵利天下不爲之亦非楊墨自說要如此亦是孟子就其所執推之則必至於此耳。與斷論子莫者一般。則謂家訓在楊墨方自以爲是肯云爲我兼愛乎。則勉強小註以楊子爲失之不及墨子爲失之太過此是分言之耳。若合言之則二者各兼過不及。爲我兼愛俱是孟子名之拔一毛摩頂放踵正說他執一處非言其爲我兼愛之心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放上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放踵其頂也放至也。此失於也。南軒張氏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嘗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聽。則中央爲中。一家則應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者則不中矣。程子中無定體。推極然後能執之。○楊子拔中至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朱子三聖相授尤執厥中。與子莫執中文字同而意義益精一之餘無過非中。

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探其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有之。權之而常適於其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其中也。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此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蔡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權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龜山楊氏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本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慶源輔氏楊氏資質畀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偏於剛毅墨氏資質畀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流於一偏。論語不已述至各極其偏一則爲我一則兼愛至於子莫又自其末流觀之而知楊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兼愛爲我之間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能如稱錘之因物輕重而前卻以取平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周室陳氏問書之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之說二者分辨如何曰允執厥中乃時中之中獨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以爲中死法也。香壑之異執安陳氏不可如子莫之固執耳。非謂喪舜湯之執中爲不可也。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也。案別此章之言蓋以楊墨之害道人多知之而子莫之執中乃甚或人故孟子概以爲偏執一而深闢之。○執中而無權由前而後無致知工夫也。猶子莫執中此楊墨尤無理。天下之道爲己與爲人而已二者不能立當其爲己則不得爲人當其爲人則不得爲己故程子居陋巷不復援耜於世務而八年於外不復眷戀乎私家蓋出處不並行道理無兩立當其時各爲其事是所謂中也。子莫執中是爲子莫之居陋巷而又援耜於世務爲八年於外

不露出貧賤字更見筆法但須切定貧賤意導不得如新安之曲說耳 見龍記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道佚不怨阮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龜山楊氏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明耶乃所以為和耶曰觀惠之和宜若不介故此特言之問何太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介可知矣。龜山曰此介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逾越。夷齊則既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關幽之意也。龜山是謂說新安陳氏介有剛介介特廉介之意惟其有分辨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今

書院藏本

所以能如此亦如廉本訓廉隱惟其廉隱分辨所以清廉廉潔也。不以三公之貴移其守之介和而不流故也。龜山謂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作春秋之意於顯明者則微之幽昧者則謂之註以為孔孟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此意蓋夷齊之清惠之和此其顯而易見者夷齊之不念舊惡惠之介此其幽而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幽其幽聖賢之至公至明如此此其伯夷微於首陽伊尹微於天不顧者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微於不介故也。龜山介有分辨之意實主守說蓋惟心有分辨故以正自守必如此必不如彼確乎不可易也。龜山註欲得三公時貶其介以取三公既居三公時遂改平時之介以保祿位俱是以三公易其介。介者界也凡事有一定界限不得逾越。龜山曰此之固註謂有分辨者蓋界限必分明乃能把握持得定故守之固必由於見之真求三公不易則他無有可易之者矣。○惠之介處觀其對或人之言雖三黜而不悔并孟子形容數語便可得其大概 見龍記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猶與仍同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龜山曰此為大言而不及於堯舜者為未及大泉也。龜山曰此為與論語譬如為山一章通看學問事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為戒矣。新安陳氏因註於論語夫子之精微勿云七尺曰仞愚按周書為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愚按周書為山九仞為孔說愚按之則愚按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則之溝廣八尺深八尺則之溝廣二尺深二尺則之溝蓋其為溝洫是加一倍之數每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修廣則計之以每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溝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全

書院藏本

為是鄭說恐非公遷來因此勉人進學之辭為學而未至者言之餘如學如不及道者如斯日知其所以亡深造之以道及人一也百人十亡千知之成功一也凡教人以不可自責者皆此類也。龜山曰或者以為有為者設心如是非也味註自明還是孟子言及之辭。○有為者當兼德學事功說不可專主為學陳大士曰不責有為者之用功所已用幾何而但責有為者之及道所已及安在焉。龜山曰此節精神全在一箇字。○不及泉三字甚妙。明有泉在而掘者不及所以為棄井若云無泉是天下有不重有為者三字重頓為是。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

掘井者必期至於及泉有為者明德新民亦必期止於至善。固是孟子警人之辭然學者立志亦必期如此乃可免於棄井之誡耳。○正成而止與中道而廢者同歸無濟而未至於垂成者更不必論矣。故曰猶為棄井。 見龍記

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釋子身之是身踐履之也。也。獨子堯舜同無優劣。及至湯武則有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言惟孟子分山道。知堯舜是生知湯武學而能之。朱子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問性善之性。與。竟舜性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性。字虛性之性。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反之。是先失著了。反之。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性是自然有的。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功。恐更精密。湯有。順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天下事。誰不任地。且如漢祖。三軍。編素。為。義。帝。發。喪。他。何。嘗。知。所。謂。君。臣。之。義。所。當。然。者。但。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齊。包。不。入。王。祭。不。共。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新安陳氏。孟子論堯舜湯武。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此。章。為。二。而。互。相。發。明。反。之。即。復。其。性。也。論。五。霸。者。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曰。以。力。假。仁。者。霸。與。此。章。為。三。乃。是。以。一。字。歸。盡。五。霸。心。事。得。者。秋。以。一。字。為。褒。貶。與。誅。心。之。法。者。也。○

在曰性。則天生。帶。水。曰。身。則。在。己。身。上。着。實。做。非。若。此。者。在。外。面。精。熟。注。武。曰。玩。盡。心。丁。動。容。周。旋。二。節。不。粘。定。義。焉。但。身。之。必。照。定。假。之。方。與。後。章。反。之。不。同。○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益。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朱。子。惡。知。二。字。為。五。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問。假。之。之。事。真。所。謂。假。仁。義。非。獨。為。害。當。時。又。且。流。毒。後。世。曰。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非。管。晏。也。且。如。與。滅。絕。誅。殘。禁。暴。懷。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隱。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此。假。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虞。淵。輔。氏。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益。金。以。之。自。欺。而。其。實。不。然。自。然。者。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其。有。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有。任。氏。舊。說。之。意。謂。若。能。久。假。而。不。歸。則。固。有。者。將。自。得。之。是。為。假。者。謀。假。者。之。初。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行。之。合。下。已。差。矣。加。以。久。假。則。私。意。纏。繞。以。終。其。身。虛。偽。益。甚。固。莫。解。其。得。為。真。有。之。乎。是。皆。學。術。心。術。不。正。不。能。辨。公。私。理。欲。之。幾。者。之。論。宜。朱。子。明。辨。其。誤。也。○虞。淵。久。假。便。是。不。歸。不。必。說。不。歸。於。真。言。其。假。之。久。而。安。也。所。謂。不。之。不。疑。相。似。○朱。兩。句。是。孟。子。數。辭。承。上。言。五。霸。本。是。假。之。而。終。不。自。知。其。為。假。所。以。可。歎。也。○四。書。脈。初。猶。知。非。真。有。久。則。謂。堯。舜。湯。武。亦。不。過。如。此。昨。不。自。知。其。非。真。有。矣。李。爾。雲。曰。他。假。仁。義。以。濟。貪。欲。之。私。何。人。不。見。得。惟。彼。白。假。得。然。了。便。不。覺。得。亦。是。天。下。無。異。行。仁。道。湯。武。仁。義。亦。不。過。如。此。○
後。看。見。聖。人。雖。有。安。樂。之。分。而。總。歸。於。此。章。御。重。在。五。霸。上。上。二。句。只。以。堯。舜。湯。武。之。誠。形。出。五。霸。之。偽。耳。觀。下。節。專。

是在經綸事業未仕之功。隱而難知。在民於人。心說此章以
辨字爲主。在隱世上說。不在用世上說。四者家訓用之。則其言
實之。其義。其作。已。然。事。方。見。有。功。非。虛。度。也。當。字。不。專。是。府
庫。充。實。人。若。藏。富。於。民。榮。有。二。說。一。云。大。國。必。異。一。云。聲。名。顯
赫。後。世。因。德。德。公。孫。且。之。間。只。是。多。更。之。意。耳。註。兼。陳。相。言
者。是。極。其。美。而。言。有。軒。張。氏。以。計。行。爲。說。者。亦。是。極。其。美。而。言
。樂。字。二。說。兼。用。爲。是。注。武。曹。曰。不。獲。不。稱。胡。取。禾。三。百。畝。據
詩。序。所。以。制。在。位。者。之。無。功。安。森。則。小。人。不。耕。而。食。之。素。餐。則
小。序。本。意。也。一。翻。轉。看。便。見。君。子。不。耕。而。食。
爲。不。素。餐。又。見。君。子。若。耕。而。食。反。爲。素。餐。
玩。居。是。國。三。字。則。君。子。固。非。處。高。位。秉。鉞。鈞。者。也。用。不。過。用
其。言。耳。從。不。過。從。其。教。耳。而。其。有。功。已。若。此。則。雖。傳。食。於。諸
侯。不。爲。素。餐。丑。乃。以。素。餐。爲。疑。不。亦。過。乎。孔。子。之。於。魯。孟
子。之。於。齊。皆。未。嘗。大。用。也。然。教。言。而。反。侵。地。三。月。而。國。大。治
宜。王。時。四。鄰。畏。服。百。姓。又。安。即。其。效。也。追。孔。子。去。而。魯。弱。孟
子。去。而。燕。弱。孰。謂。君。子。素。餐。而。無。益。於。人。國。耶。見。龍。記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念丁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
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
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孟子此志字。與父在觀
行。方見於所存也。國。此章之意。只在言士雖未得爲大人之
事。其志則欲爲大人之事耳。蓋堯舜君民。參贊天地。君子分內
事。故顏子簞食陋巷。亦有爲邦之問。而范仲淹自儆秀才時。便
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也。四書脈尚非隱居高尚之
謂。乃是謂身雖卑賤。而志則高。大。不。論。於。卑。陋。也。此。已
包得下節之意。前解志字。前有窮理實踐功夫。方能如此。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

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
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
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張氏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之。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
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爲非義。由是而體之。則義之所以爲
宜者。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由則不懼。居仁則體立
由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亦不越此而已矣。陳氏士雖未得
位。以行其道。而其志則須高。向方可志於仁義。則高。向於利
欲。則卑。汚。溺。安。陳氏此章。因王子問士何事。對以士志。于仁
義。已備。大人之事。蓋志者。事之本。未爲者。也。事者。志之用。有爲
者。也。志之所向。素高。則事之大本已立。一旦得大人之位。舉而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措之耳。何必待有事。遂可見。而後始謂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
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爲。亦不屑爲。且不暇爲也。公遷。宋氏
匹夫不可奪志。孔子汎爲學者。言人不可以不尚志也。孟子專
爲王子言。爲士者。但當尚志也。仁存諸心。義形諸事。是仁爲
體。而義爲用也。然指仁義而各之。則以人心人路言。就仁義而
形容之。則以安宅正路言。存。居以心之所存。言路以身之所
行。言孟子他日謂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與仁人心義人路
都是此意。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
仁義。皆據後日言。其所謂志。則如是也。所以謂尚志。或曰。居仁由
義。皆係後日言。則士當窮居時。獨無所居所由乎。曰。士當窮居
時。雖有所居。所由亦必不苟。但此不言耳。居仁由義。決然做
後來出仕時。說不然。士當窮居時。焉得有無罪可殺。或曰。殺一
之事。甚大。乃謂雖小。不爲。何也。曰。居民上。棲生殺之禍。誤殺一
人。亦小事也。況說何謂尚志。曰。志在仁義而已矣。如後。非一無罪
之入。非仁也。其心必曰。吾若居位。必不殺一無罪也。非所當有
者。而取之。非義也。其心必曰。吾若居位。必不取非其有也。心之
所居。何在。仁是也。雖寡。孤。獨。吾欲視之。於一體也。路之所由。何
在。義是也。紀綱法度。吾欲使之。得其宜也。士之尚志。如此。夫居

仁者大人之體也由義者大人之用也士者志於居仁由義則雖未得爲大人之事而大人之事已備矣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而爲士者豈肯爲之哉顧此講仁義要見得仁目天下之道義伸萬物之上方切尙志義合註大人註明解公卿大夫備字註羽云大人之事體用已全新說不肯依註謂備其備也卽萬物皆備之備不是預備他日大人之事茲成輔相左右民物原無窮達之異今日懷抱卽今日之大人他年經綸卽他年之大人卽使終不得志而大人之事亦不盡無欠此說亦通但背註只依舊說爲是○註中體用二字不必分貼仁義仁義蘊於己足體指於民是用指於物蓋其有我之私尤其不忍之心至於殺一無罪不爲而必居天下之廣居志仁之事也去其外誘之私求其必懷之志至於居天下有不取而必行天下之大道志義之事也士之尙志正有事在爾勉勉虛未人云殺一無罪四句是說說居惡在四句方說尙志按虛說畢竟非正送艾千子又以殺一無罪四句與居惡在四句對謂上四句是充之至於至盡下四句是出之以至安尤乖謬○殺一無罪四句是反說居惡在四句是正說○註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殺一無罪不是小事但對大者言而謂之小耳存疑末條須善看○玩

五華纂訂大全 下話 盡心上 書院藏本

下之大道也不爲不仁所爲在仁不爲不義所爲在義八句一
反一正上下聯看無不字正從聯小不爲看出○淺說於殺一
無罪四句補出後日摘調於居惡在四句亦補後日不遇爾士
日前尚是論志未行實事若將此八句作實事看便不是尙志
了殊不知惟在實事說乃是尙志若虛有此志而未嘗有仁義
之實豈未達時上竟不仁不義乎果爾則已不居仁由義大得
之事從何而備○存疑謂殺一無罪斷指後日說爲仁壽那得
有殺一無罪事然則伊尹耕莘樂道天下所不爲終身不圖
伊尹孔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終身不圖
有此等事孟子又何從而信之耶○仁有天下義正萬民便是
大人之事大人參兩天地曲成萬物只此仁義而已居仁由義
達則舉而用之耳故曰大人之事備王罕皆曰爾惡在爾是也
相摩相盪鋒鏖
句中方出字外

發一無罪八句淺說上四句指後日說下四句籠統說而意
亦主後日存疑則八句總補出後日一層來聘侯爲雲則又
謂八句總指現在而言愚按看兩弄字是指士意中設想上
四句自宜略後日請至下四句則兼窮達包前後而言即前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允 書院藏本

焉所謂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
志獨行其道者也其語氣領上四句來若謂士之立志如此
然則其所居何在必在於仁其所由何在必在於義窮居時
懷抱已如此他日爲大人時特舉而措之耳如此接下二句
上順若下四句仍專貼後日講則下文居仁由義四字接不
方而備字亦說不主矣且士窮居時豈竟有不居仁不由義
者耶蓋陵於居仁由義上添志於二字終與口氣未合故備
然諸說於前并無思說以俟有識者之論定焉○備字自作
預備解然玩注中體用已全何則全備意亦有居
惡在三字上若添後日二字亦失語氣 見龍記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
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音論 拾食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

著所謂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
 志獨行其道者也其語氣頂上四句來若謂士之立志如此
 然則其所居何在必在於仁其所由何在必在於義窮居特
 懷抱已如此他日爲大人時特舉而措之耳如此接下二句
 方順若下四句仍專貼後日講則下文居仁由義四字接不
 上而備字亦說不上矣且士窮居時豈竟有不居仁不由義
 者耶凌陵於居仁由義上添志於二字終與口氣未合故備
 然諸說於前并存愚說以俟有識者之論定焉○備字自作
 預解然玩注中體川已全句則全備意亦有○居
 惡在三字上若添後日二字亦失語氣 見龍記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服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1

日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跼也竊負而逃遶海濱而處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

雖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

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

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

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

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

難處之事矣。宋子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肅瞻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

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奎
書院藏本

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斯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

有然此亦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
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

也。阜陶亦安能遠天。法與理便卽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

此底心方能爲是權制。今人爲事合下無妨。以爲其善者。權制去則不可。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皋陶之心者。不能言也。

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上於上而

家而不及舜何哉鄉使皋陶必執而不釋宓必主而不贊則

此亦生於人情而已矣。但皇朝必不爲此。以私放豪氣。亦不
此。斷於皇朝。此又不可不知。耳。南軒張氏。舜之有天下。初不以

天下與於已循天理之當然而已爲賢。喪殺人之而枯其法則生天下之爲若改葬於賢喪則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

一物居者也。舜寧去天下而存此義耳。舜非輕天下也。蓋所

在舜則以此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善發明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望

清者此所

何妨。○存發言此章未粘着人情上而此以釋疑。謂情乃淺一層看竊負而逃依南軒說似在既執之後而翼註

則云須在未執之先看來本無窮事自可解。然則公云月十於舜者謂其能以孝諸其親使之進於義而不至於惡也。舜爲

天子替賤必不殺。人明矣。不能止其未然。倒至於殺人。其

引則疑在皋陶不當以人臣而執其君之父纔不如大全朱子

曰以是而達於天下後世可知存舜不得已之心當北虞曰在

朝廷則情爲重法爲尤重而情察於有所避法而能避天下不有天下

而有其親在。則委曲以濟。變在落。腰則宜死。而得生在。早

則不容於法而若放恣之弊不
此章未論到事爲委曲處蒙引就
把作事看故有紛紛之疑

者父而已矣親爲重則位爲輕王叔梁曰孟子特取此論是

其一 生稿義之學立有作大

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

卽莊三十一年築臺於秦地道記在縣西北是也孟子

弟之可慕而不知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之誠上下之情交譬於利面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東陽許氏恭敬

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性則可以踐形矣

與之相似而極其至○不踐形無以爲人不盡性無以踐形說
得場然可畏此正孟氏與緊爲人處也人只說性合一見形
之富踐耳卻似踐形而後可以盡性惟聖人三字口氣作何看
落難處曰踐形之目爲發人即相說侮必拂然怒孰知
不能踐形皆具體之廢人乎仇浚生曰踐字兼一是實此形而
不虛一是充此形而無虧汪武曹曰形色中自然之理乃所謂
天性若說形色即是天性便是告了生之謂性矣李儼雲曰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是踐形真實工夫彼修情於氣味聲色從養
血肉之軀者不是踐形墮除聰明而流於寂滅者亦非踐形也
爲聘侯曰人有此形往往失其理所以耳目爲廢手足爲廢
官百骸爲虛作此踐字是
成功實踐了然後是難辭

此即形下之器指出形上之道而舉聖人以示則意○形色
只指耳目口鼻四肢上講不必牽君臣父子來說蓋既曰形
色則須緊貼五官方爲親切耳○惟聖人猶曰必至聖人方
可謂之踐形耳是極推重聖人語亦正見踐形之難也不但
全然虧損固此形即稍有欠缺亦不能完此形踐者以理
印形兩相契合而無間如以足達和地一般耳○日惟日然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百 書院藏本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君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新安陳氏丑附其說謂三年短
而爲君猶勝於止而不爲者乎

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
已矣○終之忍反

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
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
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
能已者非強之也○爾引自終兄者言只是弟然孝者必弟弟者
必孝故孟子子非言之非以弟字屬兄之不可

淚孝字屬其心不可短也○終戾之孝弟只承上終兄之臂說
死戾之意在言外註喪之不可短乃用說孔子曰子生三年以
下是說正意解爾註謂彼當自知四字
我教以孝弟至情是以彼之天良動彼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
也○爲去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厥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爲請於
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
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所生 練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疑當時
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儀禮喪服章記公子
爲其母縗冠爲經帶麻衣縗緣皆既葬除之註公子君之庶
子也○四時釋地又謂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章此厥於父在本無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百 書院藏本

服縗爲制練冠麻衣縗緣既葬而除之服鄭康成曰不奪其恩
也無服於嫡母之說厥嫡母誤自趙岐治於孔疏而集註仍之
遂爲世所口實明初大明令載庶子爲其所生母齊衰期註曰
謂嫡母在室者後孝慈錄成益定制讀白製序文真有冠履制
喪親之數或謂之既喪之後註本有二說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
者也○夫音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
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
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人心天理則不肖者
有以企而及之矣○爾引公孫丑以王子之事爲問意其傳之所
請若是則已爲其之喪猶愈於已之言未必

生。素。材。矣。要。看。而。所。以。字。未。簡。時。字。也。字。是。指。示。口。無。有。

三、步也。發聲也。羅中。謂聲而出也。因上文發聲而言。音

乎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然不能藏○朱子引而不發謂漸其端而不竟其說雖如謂我發地發出在前如由中躍出○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值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前須是發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提撥動那頭時那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箭而不發箭躍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道物事了○謂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下三字屬君子言雖引而不發而其言意中躍躍然會動如所謂活潑潑地也及

金○君子引而不發註曰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然不能藏○朱子引而不發謂漸其端而不竟其說雖如謂我發地發出在前如由中躍出○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值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前須是發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提撥動那頭時那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箭而不發箭躍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道物事了○謂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下三字屬君子言雖引而不發而其言意中躍躍然會動如所謂活潑潑地也及

也。合也。道而見非若登天之難也。能者從之。能者。是。信對。字。字。從。乙。對。上。不。可。及。及。者。從。乙。之。矣。而。言。理。和。而。不。言。中。道。便。後。空。說。妙。無。所。著。者。所。謂。謂。義。公。孫。丑。也。只。在。一。使。字。夫。道。何。物。也。豈。教。者。亦。能。使。乎。云。何。不。使。為。可。及。然。則。所。云。不。可。及。者。彼。亦。疑。孟。子。之。使。也。固。然。不。能。也。兩。端。三。隅。反。而。復。俱。是。引。諸。上。言。性。天。道。時。雨。化。乎。參。諸。類。難。以。發。然。卻。不。全。由。教。者。俱。是。不。發。無。行。不。與。時。行。物。生。具。是。理。如。能。與。人。規。矩。是。引。不。能。使。人。巧。是。不。發。巧。即。在。規。矩。中。是。理。如。○註。云。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玩。此。是。因。中。道。謂。之。非。難。非。易。不。是。因。非。難。非。易。謂。之。中。道。○蒙。引。云。得。之。之。妙。如。會。子。所。得。之。一。貫。顏。子。所。得。之。卓。爾。此。誠。所。謂。中。道。而。立。無。過。不。及。之。所。在。固。非。可。以。易。言。然。亦。天。理。之。當。然。而。已。故。曰。非。難。非。易。也。甚。明。判。川。以。形。而。上。形。而。下。貼。中。道。亦。是。指。其。無。過。不。及。者。言。蓋。無。過。不。及。之。中。道。形。而。下。者。在。是。形。而。上。者。即。在。是。此。理。以。非。難。非。易。嘉。應。以。前。先。輩。之。說。都。如。是。至。果。因。之。講。義。則。云。中。者。謂。在。難。易。之。中。間。非。如。大。中。至。中。之。說。異。註。則。云。中。道。中。於。道。也。今。人。誤。認。作。大。中。之。道。依。此。二。家。之。說。則。是。因。非。難。非。易。而。謂。之。中。非。註。意。矣。○因。之。諸。家。所。以。若。

行。不。與。為。難。如。是。就。教。者。竟。存。疑。以。下。學。便。可。上。達。一。用。功。道。理。便。是。吾。所。必。得。為。難。如。是。就。學。者。觀。二。說。俱。通。然。因。勉。錄。較。長。卒。而。曰。學。之。法。只。是。繩。墨。數。率。皆。之。妙。乃。其。中。心。便。神。會。之。乃。朱。子。謂。之。不。發。是。兩。端。其。端。而。不。竟。其。說。皆。其。端。是。發。以。學。之。法。蓋。學。之。法。只。是。道。理。之。起。頭。下。工。夫。處。不。竟。其。說。便。是。不。告。以。得。之。之。妙。蓋。得。之。之。妙。即。是。道。理。之。結。果。受。用。處。與。註。初。無。兩。樣。同。聘。侯。回。中。道。而。立。對。登。天。之。難。登。天。則。高。不。可。攀。中。道。則。循。塗。可。至。註。訓。中。為。無。過。不。及。即。大。中。至。正。意。若。子。教。人。原。在。太。中。主。正。恰。好。不。易。人。人。可。以。幾。及。器。頓。上。站。立。未。嘗。以。登。天。之。難。阻。人。無。過。便。是。非。難。無。不。及。便。是。非。易。同。不。是。因。非。難。非。易。而。始。謂。之。中。亦。不。是。中。之。外。另。有。箇。非。難。非。易。非。難。則。不。必。改。變。非。易。亦。不。必。改。變。也。能。者。從。之。正。是。對。他。使。字。○妙。處。固。不。能。說。亦。不。能。說。不。告。以。得。之。之。妙。只。是。不。容。說。而。不。能。說。在。其。中。從。字。緊。對。使。字。說。能。字。緊。對。拙。字。說。中。字。緊。對。高。字。美。字。說。道。自。有。無。過。不。及。一。條。正。路。在。母。徒。驚。其。高。且。美。也。能。從。則。自。能。及。又。何。必。望。君。子。之。使。之。耶。況。丘。之。法。不。可。改。變。之。法。不。可。變。則。君。子。亦。止。能。引。而。必。不。能。使。履。如。之。妙。能。者。自。便。竟。其。說。未。可。厚。非。見。龍。記。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記檀弓下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莫養者孰若妻與卒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趙氏道不可離也雖時有治亂亡有窮達非道殉身即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而離哉。身殉道天下有道則道泰謂以身殉道似亦可不知說以身殉身殉不見行道意必曰以道殉身然後見身出而道在必行耳聖賢立言各有攸當。

朱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委棄之道是也。南軒張氏身與道不可離也。以道殉人則遺世之治則身顯而道行得志澤加於民故以道從身遺世之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故以身從道以道殉乎人者陳代所謂杜氏而直幹也。古之聖賢以道殉身伊尹周公是也。以身殉道孔子孟子是也。君子窮達不離乎道道可以藏則處道可以出則出。故人君用人不用其身唯用其道。故曰道者人君之所用也。新安陳氏委婦以順從為道故亦曰道者子見有身徒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故發此論。言當隨時之理。顯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也。使道不殉身身不殉道即是以道殉乎人矣。南軒朱聞以道殉人主意正在此。一有當時仕者皆以道殉人者也。故發此言。蓋此章上節為下節而發。殉字要刻畫有味。即不離意。以直殉身以身殉道與身皆不相離。以道殉人則道與身離矣。有直無道當引起未聞字。如云天下有道君子固以道殉身而不幸天下無道亦以身殉道而已。殉身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聖 書院藏本

者固不必殉人。殉道者亦不肯殉人。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人在無道邊多。無道則曰殉道殉身是以己為主也。殉人是以人為主而依附之也。以己為主為進退之權在人。殉身者身行而道亦隨之行也。殉道者道藏而身亦借之藏也。若殉人則是己之身聽人之屈伸而所謂道者亦止在犬直尊之道耳。戰國遊士大都如此。孟子深嫉之而發此嘆。見龍記。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趙氏曰滕更膝君之弟來學者也。問即是不在所禮了。公都子意謂滕更以國君之弟又知來學宜若不在夫子所加禮而有問必答者矣。乃不答其問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賈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賈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詢人不倦又惡失意之不誠者。南軒

學者之心。須專一。方有受教之地。有所挾則二三也。南軒漢武受道者以虛心為本。則能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故空室之師。夫聖人必竭兩端之教而後更挾二。故不答也。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所挾致力以消之。是亦悔之矣。南軒陳氏挾者兼有而特之之謂勳勞。已嘗有功於師。故謂已與師有舊。好待此以來。望師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南軒引趙氏曰挾二謂挾貴挾賈也。以國君之弟固有貴可挾以諸侯子姓而能從師受業亦見有貴可挾。處窮困問挾貴挾賈挾長挾故皆不答是矣。若有勳勞於我。似不必計其有所挾而求益於我也。若有所挾是不以所無求益為重。從而答之非但己失自重。彼亦從而輕之。不以為意。彼此皆失其正矣。此所以不答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聖 書院藏本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肉之思理之所當然而人之不能已者。南軒周平王忘父之歸。宋高宗忘父兄之歸。是不可已而已者。唐明王一日移三子是其所厚者。薄也。四書家訓三項各重上句。下句就不上句內見。其語請無所不已不可說。凡事在可已者皆無所不己。若果事在可已。已之正是合該的了。孟子又何責他。只是此不可已者。後日以後。無所不薄。此字。南軒曰只就當下說。事則今日如此。後日以後。以漸而推。方知後也不可已。南軒曰已之更有何事。已不得所厚者。尚且薄之更

有窮人薄不得決斷他是如此。

七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輕重則先後亦在其中。重者必在所先。輕者必在所後。但正意主於輕重之等。存疑愛若單言。則包仁親若兼言。則當分別愛

是愛惜不暴殄也註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是也前篇告梁惠
王不遠農時斧斤以時入山林註謂擇節愛養之事正是此愛
仁是親人猶己以己及人亡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使人
皆如己也若以是施之物豈可哉犬豕牛有當殺時馬使用之
乘載如何使皆如我哉故曰愛之而弗仁親是恩恩切切比
仁尤加厚如所謂事親敬長慈幼是也若民若以是施之非惟
億兆之衆力有所不及其親至親無異路人亦兼愛而無別矣
豈可哉故曰仁之而弗親謂此章上下兩層只一意總是若
子用惠不混其等而必以其等也不以下半節重上半節註中
序字即等字以輕重言不以先後言○弗仁弗親俱要見理發
不可意蓋物之多不能偏仁且仁之則無同生異類之別民之
參不能偏親且親之則有兼愛一本之嫌○前兩而字作然而
二字看後通而字作平等而下之字看四書講義此有三義親
用之親仁用之民施之各當一也親親仁民以次差等推之有
序二也仁民愛物總只在親親用力此處厚一分下稱有一分
歸於一本三也若能於一而字中兼舉三義不作麻糲影響之
言說理如說事矣賜費軒曰統而言之則皆仁此仁字乃吾性
中之仁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者也此從源頭上說分而言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之則有序序謂輕重緩急之序此就本文差等說詳子通曰由
厚以待薄雖薄亦厚用薄於所厚雖厚亦薄陳大士曰施恩有
施恩之序緩急之分也使緩者急之非有餘於恩意有所施也
君子於此施其緩所可備者而已受恩亦有受恩之分厚薄之
別也使薄者厚之即有餘於恩義無所立也君子於此準其體
所應得者而已汪武曹曰皆舉之取之有時皆舉之三字乃轉
釋誤添而大全仍之當改正○仇滄柱云先導謂此題只重各
當其施而不重推恩有序錯因勉錄云大全舉要重推恩有序與
仇說不同翼註則又載新說云固是用恩有序亦要見親親爲
大豈蓋君子於物則愛之弗仁別有用吾仁者在也於民則仁
之弗親別有用吾親者在也所親者何在惟親而已至於民只
曰仁之則與親親異也於物只曰愛之則與親親異也愚謂
三者名主一說不若呂氏兼收之爲完備周勝侯曰通節總是
說君子用恩不逾於其分而必以其等上下只一反一正一順
一逆

通節只是一氣上四句重在弗仁弗親上下二句乃順言之
止言之親所當親仁所當仁愛所當愛是一層由親而民由

民而物是一層施之各當推之有序二意須兼說方備注氏
與物絕不敵親總要歸到親親上此亦語中應有之意觀上
章或追我弗親上止便見然須於說完題面後再明此意作
成親親而仁民愛物將仁民而愛物句中一而字抹煞矣蓋
雖佳於語氣終未合○親而後仁仁而後愛此而字連串看
也親不待於語氣終未合○親而後仁仁而後愛此而字連串看
看也兼此二意而字之義乃盡見龍記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
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
盡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
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也博矣。宋子問同知舜舉皋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
治水舜之舉相去四湯之役夏救民皆所務之急者曰也是如
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
天下當無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
係所當爲者皆是也又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
陶爲己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
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若學國學孫則是不急
儒錄問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卻隨時因事爲之故不指言如
舜之舉相去四湯之役夏救民之治水是禹之先務曰大畧是
如此下文云此之謂不知務須是凡事都有輕重緩急新安陳
氏上四句言仁知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公遷休
氏博施濟衆者聖人之所病爲天下得人者聖人之所急故曰
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當務之爲急爲最所當知
者急親賢之爲務謂急於愛賢也知仁意要分別得明○下文
舉堯舜以實之堯舜之知急先務如堯象治水舉相去四湯是
堯舜之仁急親賢則所謂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
陶爲己憂者也○程智考雖無不知然天下之事多矣如欲物

物而知之。則知不能偏天下之事。府地者多矣。故推當務之爲。急於當務。則大者既立。其小者亦將以次而舉。事無不治。其爲治也。大矣。仁者雖無不愛。然天下之人多矣。如欲人人而愛之。則愛不能偏。天下之人有遺者多矣。故急親賢之爲。務急於親賢。則賢人各供其職。修政立事。四鄰皆被其澤。思無不治。其爲仁也。溥矣。翼註首節。智字。蓋俱屬處事。仁半邊俱屬待人。當務。空說不可。指定何事。蓋亦隨其時事不同。當務。要見是最當知之事。方應智字。親賢之爲。務五字。對當務二字。急字。對上急字。此章主人。若圖治而言。重一務字。務者。急務也。故首節有四急字。四書。脈急字。重看聖人。唯日不足之心。即既務既親之後。而其心急。急無已時。就統要知急先務正。所以成其無不知急親賢正。所以成其無不愛。點出兩務字。是論盡仁盡智之方。非教以去煩就簡之說。仁智提出。堯舜便是。無不盡智。不愛。樣子。把堯舜提醒。處見得仁。知至堯舜。極矣。然智不過急當務。仁不過急親賢。乃所以成其無不知無不愛。而世主奈何。舍其所當務。務其所不必務。哉。困勉錄此言從事於知仁者。有要對小知小仁。發重兩務字。當務親賢正。所以盡知仁之方。非示以去煩就簡之法。李安侯曰。不偏物而急先務。不偏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愛而急親賢者。以急先務而後能偏物。急親賢而後能偏愛也。武曾曰。四書家訓云。無不知無不愛。以智仁之全體言。不可著用說。若就用說。恐是偏了。愚謂不然。此節正當就用說也。黃鵬飛曰。兩無不舉。智仁之全體言。先立此二句在前。然後就無不中。著出當急來。堯舜急先務正。爲要偏物。急親賢正。爲要偏愛。周勝侯曰。堯舜之智仁。便是無不知之智。無不愛之仁。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既反。散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偏知人之

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敝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歎。肉不齒決。醢醢。也。宜齋斷之。乾肉堅。宜用手。同軒張氏。孟子所贊。特言舍大徇小者。爲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小功。有不足察。察放飯流歎。則齒決。有不必要。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所以爲道。蓋案胡氏註。意以爲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識仁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當務之爲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爲務。故不識其全體者。知之不用。愛之不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神敝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澤塞於下流。泛用其心也。補氏以爲識其全體。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爲智。非註意矣。新安陳氏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爲務乃智仁之大者。此取證於喪服飲食。以義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爲務二字。當務爲急與親賢爲務相對。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上

書院藏本

以阜。漢能哲而惠。及美。遂問仁知章之意。推之謂知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爲務。仁之所爲知之所知。亦儘可通兩研。即此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蓋知所當務。所包甚闊。不可竟以親賢當知。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爲用也。陳國謙其大體。則心不狹。智若無不知。仁若無不愛。也。雖曰當務之爲急。親賢之爲務。但先務既治。則凡在當知者。當自無不舉矣。親者既親。則於仁民愛物。亦當無所不用矣。故曰急先務也。急不可使急先務。與親賢相混。說夫智急於先務。仁急於親賢。是謂知務也。苟或舍重務輕。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舍大務小。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實謂此節是不知務的樣子。非不知務之實困。勉錄喪服飲食註。雖以輕重大小分。則然似可互用。故新安陳氏止用大小二字。連勝侯因之曰。道散於萬。固難首所不能算。而窮年所不能窮也。若不得其要。只泛泛從事。便茫無頭緒。故孟子論道。每推究要領。使人可下手。用功。此喫緊爲人處也。如智若無不知。及仁之實事。雖放散。此章只是言從事於仁智者。當有其要。未處知務二字。是一篇新解。謂之知務者。言只檢要緊主做也。葉麗東曰。

是之謂三字乃指無之而不加實
務爲急親賢爲務者皆在言下
竟無不知而當務爲要亡無不受而親賢爲先大智大仁如
云非真有其事也設言不知務之與以結上兩字耳○總
註全體二字是說用中之體觀論語知人愛人俱統用處說
可見
見龍記

嘉興徐起元瀛南
武進呂春聲如
校字

孟子卷之四

書院藏本

五經集註孟子卷之十四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華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治國
之事

勿軒熊氏前四章極言當時戰國之禍九章論
古聖賢二章言孟子出處餘皆論學所身齊家

孟子曰不仁義梁惠主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
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註親

五經集註大全

下五 盡心下

書院藏本

親而仁民云云大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
也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爲所不愛何也此亦
所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之意民亦吾所愛也視親
則爲在所不愛矣物亦吾所愛也視民則爲在所不愛矣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主以土地之故廢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
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
其所愛也

無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廢爛其民使之戰則廢爛其血肉也
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即所謂東敗於以土地之故及
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系前
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思言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親



爾軒張氏曰：名雖具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變源補氏：仁人之恩，自內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可不察也。不仁之禍，由疎遠親者，而欲而從流者，而惟其欲而從流，故縱橫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也，靡爛其民人，而後殘其子弟，終不至殺身，而族不已也。聖人胡氏總註：承前篇何謂承所厚者，謂親親仁民仁者，無不愛而言公遷朱氏：此斥其不仁之辭，予之不仁，是因其所愛而不知其所存，惠王不仁，是因其所行而知其所惡。二章皆以事言也。何謂重不仁者，二句上二句是引起下二句意。人民其所愛者也，子弟其所更愛者也，乃以土地之故而使其人民子弟一至於此，以不愛及其所愛，不仁之禍烈矣哉。○總註：仁人之思，四句說得最透。○眼目在字上及者，因此面及彼也。意中有所專注之一事，遂不能不牽連乎他事，斯之謂及。見龍記。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二 書院藏本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南軒張氏：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棄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爲不義而已矣。○雲峯胡氏：春秋書戰，皆以著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固知假尊王之義，公遷朱氏：弔民伐罪，與師之義也。湯武之師，是已春秋彼善於此者，假義而已。若魯欲伐齊，則貪味而不知義，齊欲滅燕，則暴虐而不合義。季氏欲伐公臣，則強愾而犯義，宋不度德量力而稱兵於魯，地之四鄰是又衛行賊義以取敗亡者也。此皆明與師之義，蔡引春秋是皆春秋經非指春秋時也。故註云：春秋勿書諸侯戰伐之事，云云。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句要見得總意，無義戰，意謂諸侯善於此，亦是不義。○題其後，非孟子之論，固書賦註，擇其字勿用，恐犯宋節因題註，按春秋無義戰，當從戰字說，蓋此章孟子本因當時用兵不休，而有感於春秋之義，見春秋之義，而末十語，固

之甚也。然已爲聖人所深斥，如此方切。○前歸士曰：無義戰，言無義其戰者，指孔子書法說錢鶴。○曰：天下有大分，上下是已。天下有大權，征伐是已。然分不可得而亂，權不可得而假，故國相征是無王也。無王是無義也。春秋之戰，皆敵國而相征，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則稱侯曰：彼善於此是於不義中畧分高下，全然合義者，未之有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斷安陳氏：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義戰，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者，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斷諸侯兵爭之罪。○陳氏曰：征者上伐下也，條正解上文所以春秋無義戰之意。○顧麟士曰：據說相征便是無王，安得有義敵國，恐是冒相敵之詞。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三 書院藏本

無義戰三字已盡下句亦要收入此三字內，彼善於此，不過微有優劣耳。其爲無義戰，則一也。下節乃是無義戰之故。春秋時，據諸侯以伐諸侯，登上伐下之謂耶。○百餘年前已若此，不待戰國也。孟子故有深慨焉。○無義戰言無有戰之深合於義而爲孔子所稱者，如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有載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歸顧孟子說盡者，只緣當時地勢關殘，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故說此。○引此書字不必指書無凡載事之辭，皆書。○開創川曰：書固不可以不信者，但傳疑本史氏之體，容非錄核之真愛，檢出一時之情，或有掄揚之過。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

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也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後人讀書法也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斬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

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

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

不仁之心耳宋子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

信何哉曰此亦本宋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

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余應之云魯語曰祖豆

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

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與不至殺人註本草與

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晉曰弘景知本草而未

知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甚而大前世儒臣

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

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伐紂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

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

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至哉經書之禍正此

類也反以孟子為畔豈不惑之甚耶解經書言血流漂杵

與孟子之言異須知孟子立言之意要引證得好謂孟子言

非初不識書本意蓋直反書意而言之所以按本意而為生

民之命也四書家謂此章舊論讀書之法而証以武成非

是本意孟子全為當時好戰者發往往以武成血流漂杵一

語口不恤使仁人之心不自且以故後世不仁之禍故發此論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四

書院藏本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五

書院藏本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

說亦似有理當更詳之見龍記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

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國君好仁還當兼平時修德行

單主中伐未是國君且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安用後善為陳

善為戰者哉何以見仁者之無敵如湯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

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武王之伐殷也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言其不盛兵也以為矯我善為陳善為戰

之意千書序作百則益明矣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

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虎士八百人虎賁氏掌先

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蓋如今之親軍禁兵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

角之崩也。○（一）**（二）**削崩不是削解只是垂向下的意。○無畏寧爾也。
一條重在若崩駭角。稽首一句。**（三）**（四）湯武平看俱是
好仁無敵者。草車盤輪重之皮車虎賁執射御之親軍此二
句只言不向兵威未說到無敵直到若崩句方見無敵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亡也焉用戰焉於虞反

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亡之國也。〔南齊〕張氏戰國之際以功力相勝善爲戰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六

書院藏本

者則謂之能臣矣而孟子所以爲常服上刑今又以爲大罪蓋所謂深救當時之弊使之循其本也循其本有道焉其惟好仁乎好仁則無敵於天下若不志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爲殘民而逆天也雲峯胡氏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爲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爲無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爲戰之人東陽許氏孟子之時皆尙攻戰能者爲賢臣而孟子乃以爲大罪蓋國君苟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煖安逸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爲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証之說網夫世以善戰陳自負者必謂舍戰陳別無可以敵天下矣不知國君特患不好仁耳好仁則天下自無敵戰雖昔安所用之興因之曰此章是深懲強兵者發首言戰陳爲大罪見有國者萬萬不當用此人然徒說簡不當用而不明其不必用世主或誤認以爲有功而濫用之故詳言好仁無敵以見其無用戰陳爲也梁湯武以明好仁之無敵末節又言好仁所以無敵之故總見仁必無

敵意蓋不証以事刺好仁無敵無微不信故引湯武明之不惜
明其善斯好仁無敵終未見得確然可據故以各欲正己推之
也李當雲曰証既是止則民各欲正己之
國矣上句緊過起下句以見不用義之意
重國君好仁二句下引湯武正是好仁無敵之証也末節各
欲正己句乃是推明天下所以無敵處緊與好仁二句相連
○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戰國計統以善陣善戰為能事
罪不容誅矣而國君處民以寬方以此等入為有利於己也
故發此論

故發此論
見諸記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

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謂新輪之意蓋

如此。莊子大適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

五華纂訂大全

盡心下

七

書院藏本

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
已決桓公曰寡人請書輪人安得諫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
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
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內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而應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
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
之糟粕已去開新張氏聖賢之教人自洒掃應對進退而上皆
規矩也行著習察賡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而因不
外乎規矩舍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謝安陳氏巧即循規矩熟
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卽下學之覺悟
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
力耳未嘗以爲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本文如詩六義之
比未嘗說破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說
納樁卽是巧不樁仍是規矩故有能使不能使之別
巧卽寓於規矩之中學者神明於規矩卽得巧矣若妄意教
者之使之則不能人匠誨人師教學平說此專說教者而其
意卻對針學者請前篇所謂引而不發躍如
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卽此意見龍記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飯糗衣赭

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

飯食也糗乾糧也茹亦食也赭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從女從果音亦口侍南耕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虞淵補氏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雖大行不加難窮居不損也夫富貴賤皆外物之懷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浩然無所感於其間隨遇而安不以物動己也無預於己不以己隨物也公遷來氏有天下不與者是不爲外物所役若終身若固有之者是不爲外物所遷飯糗飲水樂在其中者是不爲外物所累安土敦仁聖之至也是皆即其心之所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八 書院藏本

安而居之趙氏修補飯糗茹草之衣也爾引草蔬菜也故蔬菜之類字皆從艸頭草者其總名蔬菜也爾引草蔬菜也故蔬菜看去只是不動心無慕於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也無動於中不覺有樂得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動自孟子形容之則若終身固有之此形容聖人之心若將固有之則舜之貧賤本非其終身者也而乃若終身自其前日之貧賤觀之則舜之富貴本非其固有者也而乃若固有之爾引草蔬菜也故蔬菜看去只是不動心無慕於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也無動於中不覺有樂得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動自孟子形容之則若終身固有之此形容聖人之心若將固有之則舜之貧賤本非其終身者也而乃若終身自其前日之貧賤觀之則舜之富貴本非其固有者也而乃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

也爾引草蔬菜也故蔬菜看去只是不動心無慕於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也無動於中不覺有樂得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動自孟子形容之則若終身固有之此形容聖人之心若將固有之則舜之貧賤本非其終身者也而乃若終身自其前日之貧賤觀之則舜之富貴本非其固有者也而乃若固有之

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開去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告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不以其親者方其殺人之親我知人殺吾親其親已在此乎爾引草蔬菜也故蔬菜看去只是不動心無慕於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也無動於中不覺有樂得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動自孟子形容之則若終身固有之此形容聖人之心若將固有之則舜之貧賤本非其終身者也而乃若終身自其前日之貧賤觀之則舜之富貴本非其固有者也而乃若固有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九 書院藏本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議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爾引草蔬菜也故蔬菜看去只是不動心無慕於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也無動於中不覺有樂得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動自孟子形容之則若終身固有之此形容聖人之心若將固有之則舜之貧賤本非其終身者也而乃若終身自其前日之貧賤觀之則舜之富貴本非其固有者也而乃若固有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三

書院藏本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孟子曰。千乘之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這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還算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謂人能破千金之壁。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常把此一段對解為身死而不受為讓國。此後是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後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過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千乘之國。辭受之。小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算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飾情者。務勉於其大而難久。至於忽於其小而有常。是以觀人之法。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人之誠與偽見矣。所安即誠也。所忽即偽也。所安對所勉言。勉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虞源謂氏仁者德之首。賢則德言其有德耳。新安陳氏仁賢分言。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三

書院藏本

無禮義則上下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為是禮者之理也。則禮雖亂必有義。義即禮中裁制之宜。照下文。上下亂看專主各分上說。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人也。今言則仁德之廣大也。則信仁賢信其真有益於國也。信其真有益於國。則必用之矣。一說作乎信意。用推心置腹。不接於懷。猜忌。恐。疑。猜。意。白。文。原。無。國。空。虛。船。云。朝。廷。無。人。也。折衷。雖。有。德。光。之。象。等。語。似。未。安。當。改。德。光。為。百。官。有。可。方。安。說。網。維。心。量。腹。之。謂。信。不。疑。於。禮。指。之。謂。信。始。終。如。一。之。謂。信。若。止。說。信。用。他。其。意。不。盡。四。書。屬。不。信。或。外。規。而。內。踈。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弗。用。信。之。乎。無。耳。故。云。空。虛。不。必。說。到。賢。者。去。國。國。則。無。主。註。前。一。說。包。得。後。一。說。○說。統。與。四。書。原。俱。主。翼。註。後。一。說。意。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托。姦宄有所懼。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先後綱目。然具舉百好足而君無不足焉。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修。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是矣。新安陳氏禮義由賢者出。為政在人。三者所以以仁賢為本也。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曰。不日無仁賢而日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蒙引政事者。政以大綱言。事其中節目也。治。疑。善。政。得。民。財。故。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說。統。按。政。事。所。該。者。廣。不。止。理。財。而。理。財。亦。在。其中。周禮九職。任。萬。民。生。之。有。道。也。九。賦。以。收。財。賄。取。之。有。良。也。九。式。節。財。用。之。有。節。也。三。意。總。是。開。源。節。流。二。意。歸。季。思。曰。新。修。之。再。度。失。策。則。一。出。一。入。皆。虛。耗。之。幾。

仁賢者國之輔。禮義者國之綱。政事者國之法。有仁賢而國之氣象實有禮義而國之名分整有政事而國之法制嚴三者不可缺一也。無之則國非其國矣。○自以三平為正。解然從張氏尹氏陳氏以首句作主。事下亦有意味。自可備一說。龍記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代是也。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孟子而得國。得其土地而已。豈得其民心哉。然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不可執辭以害意也。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於一時。亂亡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滅亡耳。虞淵鍾氏不仁而得天下如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南

書院藏本

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鄒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得孟子之旨矣。○例因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例如田徑之於齊。三卿之於晉。○以術而愚其民。上以力而脅其君。則亦可以盜國者。若普天之下。萬邦之廣。欲以術而愚之。則一人之術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也。欲以力而制之。則一己之力有限。而天下之太。不可以勝也。故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自孟子時觀之。則自有不仁而得國者。無不仁而得天下者。自孟子後觀之。則自素以來。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矣。然究竟論之。則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因勉錄得國得天下俱以土地。官註立民之心是推言其所。以然耳。

○聖賢曰。尤如知自素而後二。○語道盡矣。所謂雖百世可知也。龍記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周禮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聚土曰封。樹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黃土。○周禮。國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壇在四隅。如矩曲。方朱子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尊之端乎。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詞之不可借。而所以啓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乎。○趙氏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新陳氏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說此。事為輕視其民者。發重民為貴。句下三節。雖各分釋。總是發明民為貴之意。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圭

書院藏本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存疑得乎天子亦。是也。然舜禹之得乎天子。亦得乎民。觀所居成。聚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與夫朝覲訟獄。詠歌之皆歸可見。○說絕首句是一節之綱。下把諸侯大夫說者。只見得立民之權。即天子不能與之相並。此節要體帖貴字出。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其說危社稷。要根處。民說來。變置是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音

而也。伊尹異於是。故不及之。潛室陳氏伯夷柳下惠。皆入聖來。故其清爲聖人之清。和爲聖人之和。作則處與常人。萬萬不伴。但此孔子猶爲小成之聖耳。宋氏此就夷惠偏處贊之。謂引二子非有意於爲人師。其高風垂於後世。人從而師之耳。蓋其所達已到極處。亦人倫之至也。故曰聖人。而況於親炙之者乎。不必兼一世言。註分明言親近而慕之也。又自後世言謂之風。自當特言只是德。程明道先生行狀曰。親德者。心醉聞風者。誠服德與風。誠有辨也。符離自開伯夷之風以下。至宋皆實說。聖人百世之師。處與聖人字。要見各造其極。意方切。夷惠一偏之聖。說約聖人百世之師也。聖人二字。重其一字。故開至若。是乎正解夷惠之稱。百世而斷其由於聖人也。況於親炙何大。段無此一言。則似聖人可以隨百世而反。未必感當時故。追論之。疑反。不重。張氏曰。非聖人而能若。聖子贊教之辭。不是。証其爲聖人處。論世曰。應世生人而聞人。或世至於聖。則汚。聖亦將而拘人。隨世易而世以人。維至於聖。則汚。聖則遠。通不得而變。信乎其爲百世師也。首句。領起聖人二字。最重。故開其風六句。正責指出百世可師。處。齊乎三句。咏歎。提再提。聖人二字。以極寫其想。慕。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九 書院藏本

之神未句。見後世如此。而當時可知。雖不甚重。然此意。自須補出。立言方無病也。見龍記。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也。宋氏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仁是人。之理。便是道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大身言。人自有生意。修造以仁。便謂仁者。

人也是切己之言。孟子字是統而言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下之親。君臣之分。是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只仁與人合正。言之便是道。然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仁也。或問所謂合而言之。其以人爲仁之謂乎。曰。孟子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耳。故本文以言之。爲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是總名釋之也。蓋人而不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己言仁而不及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爲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爲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子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亦此意也。論錄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謂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蓋若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言之。也。公。謂宋氏以仁以天理言。仁者人身之天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爲人之理言。子思欲人推之。而有序。孟子欲人盡之。而不達生理。即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爲人之理。即器中之道。物中之則也。中庸修道以仁。以仁之全體言。仁者人也。仁之各義。言親親爲大。以仁之事實言。仁者人也。仁者人也。仁也。下。高麗本云云。此說近是。新安陳氏若據外國本。則是合仁義禮智信而言之。皆道也。且又見得仁義禮智兼信而言。五常。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九 書院藏本

之道。尤爲明備。云。爾。明仁也者。人也。此單言之。仁兼四端。萬善在其中。又如集義所生之義。克己復禮之禮。皆單言而兼衆善者也。仁以所具而言。道以所循而言。有物必有則。此循則便是物之所循者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仁不在人之外。而道又不仁與人之外。仁字最說得廣。父子孝。兄弟友。弟恭之類。皆是以至親思。明。思。聰。等之類。皆是。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不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以爲道處。爾。此是解釋仁道二字。言仁即是人之理。而道則是仁與人合而言之也。道和路也。因人行方有簡路。亦因人行方有簡道。不是懸空有箇道路。是因大然後有故。弟說道。便粘着人。無人說不得。道如曰。率性之謂道。性仁也。率之乃人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常然之理也。事物乃人也。豈不是合仁與人而言。若單言仁。則是簡性耳。單言人。只是簡形爾。合形與性。乃謂之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亦可見是合仁與人而言也。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是言凡古今聖賢之謂道者。皆此言也。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是則承仁者。當反諸身。知合而言之道也。則道者。不可以爲道。矣。則此章有重在仁字者。有重在道字者。有重在仁字者。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五華集詩大全

下孟盡心下

受

書院藏本

字要理會若不顧在我爲士者何如在他營謀豈爲無傷困勉
闕按此意極佳然須知在言外與國之曰無傷就緒藉言士情
多口以下則泛就爲
士者以明無傷之意

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此風栢舟。汲大雅。縣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如見毀於肆。發叔孫是也。語辭。墮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見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處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如見西於美里。是也。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補州領低珍猶言達也。承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生

舊院藏本

見憎於多口之解文氣卻順亦可從也 見龍記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慶源輔氏以己昭昭使人昭昭者求己之明也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者求之

人也尹氏引大學之說當矣能明明德則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若不自明其德則如明燈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移雖至近如妻子亦且不順況他人乎蒙引賢者以其昭昭使

愚者昭昭在人君則人字兼臣民在人臣則人字兼君民存疑此

指當治之治人者言自諸侯至於大夫凡有治人之責者皆然

翼注三段抑揚不平看明不是知識之明是吾性全體大川吾

後其作因學天下各復其性則吾性言昭昭者明而己極其明也

本文無古字不必添出說就雖至昏之主責人必明然性

其明於責人聞於責己所以成其各昏耳兩使字與上步字

是引導下使字是驅迫也季岱雲曰昭昭者言其全體無不秀

也曰皆非其意

以其昭昭者使人昭昭亦而後求其微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身不恕而欲喻諸人也亡德未明而責民德之新天下豈有此無本之

孟子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

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也川由也路大路也為

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

也孟子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主而學他術者謂孟子理義之

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苦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書院藏本

欲皆塞理義之心之茅也學問廢弛譬之茅又生而塞子之心

矣高子為人如前篇論小弁後章論禹文王樂有困陋室塞可

見東陽謝氏山間之小徑條然有人行而不斷即及大路少頃

無人行則茅長而達塞之學問之道雖有間斷私欲便生而塞

天理之路矣公遷朱氏因此因微誠學者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也

失其本心人心有害故其良心放心不求皆是此類塞情者不

能自勝德者不能自克此其所以為衆人也闕則為間不用則

茅塞之矣是承上句意說此箇山徑但介然用之而成路雖

成路矣然復不用則又為茅所塞矣以況在人理義之心若能

時時存養之則日進於高明矣若稍二三其心則物欲又隨而

活亡之矣趙氏謂高子嘗學於孟子去而學他術今觀此章

亦未見得是為此發大端微其工夫間斷且公孫丑不稱其字

立之地高子氣質本昏而物欲又微只第一線之明如小徑僅可容步而已介然用之想他亦在途地加功成路亦必坦然明白只為他工夫間斷遂至物欲復障孟子不是貶抑他正是提醒他使他搜轉來做工夫重明不用三字而介然為間尤須看眼見微頃之間情形頓易學者誠不可一刻而不省察也未何語極刻切其所以真

孟子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蠡氏曰追蠡紐也周禮所謂旋蠡是也蠡者蠶木蟲也言禹時

鐘在者鐘紐如蠡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書院藏本

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趙氏按周禮考工記鐘懸謂之

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為蠡形以備之自漢以來

鐘旋之上以銅篆作環旋及盤旋名皆稱之為蠡也周

其功德又諒其時勢然後可以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

說以解之若文王在千百年後其追亦如禹耳周禮考工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軌迹也兩馬一車所駕

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軌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

皆由之故其軌迹深蓋日人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僅

去魯遲遲者行與精肉不至不殺見而行則智之中有愛君之
仁又按齊人與女樂孔子行是孔子所以去之本意精肉不至
○趙注馮姓婦名也仰其姓曰引馮姓為証以見不可徇人欠
已之意○周禮侯甸玩象皆稅之二句分明復請發采未必不能
得志齊王以成衆人之志特於戰有不可耳何也道賢不行身
已將止也

主臣之間已不甚投合而復為再三之費斷不能保其言之
必應縱齊王勉強聽從國人非不感激而議者已議其味於
不可則止之義矣故孟子以馮婦為
喻想陳臻亦識此心耳 見龍記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
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即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
食色性也之性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書院藏本

則是命也願則欲也命則天理之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
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
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朱子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
有命分限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又不可謂我分可
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
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義節又富貴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
御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制節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
理御德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
○又應以口之於味之屬為性非專指氣質而言以理之屬於血氣
者而言如齊人之言人心也○語口之欲食等件如何自會忘地
這箇是天然之理附於氣這許多欲從血氣驅除上發
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為主而以天命之理為主都不把這箇
當理也○道理合如何○按陳氏此命字合理與氣質之
安於分此以氣質也富貴之不過其明此以理言也○然則此
命兼理氣言貧賤而知有分則是氣質貴而理知有品節則是理

此性也有命之說不徇私以滅理是命於理者我能立之不縱
欲以傷命是命於氣者我能立之此修身立命之說二章皆以
理御氣皆以理御欲也○性自氣稟食色而理不謂性稟為富
貴貧賤者言之動心忍性專為困窮患難者言之皆非特地論
性而推其理意脈絡則所謂性者各有所指也○國書論此章
專為當時論性命者如告子一流竟以氣即是理一派說去不
復知其分處其弊至以人欲為天理如今日之講學者故兩兩
開說分明君子不謂謂字極重兩端雖謂家以此章為是性命
合一之學是深一層解總批各就其重處言之是正解有說乃
性命合一之意○專重性之說蓋即大全小註神後知前之說
吳因之亦主此其實非也○朱氏公選謂修身立命之命亦兼
理氣說未是○不謂性見嗜欲之不可徇有安分循理之意此
何最重謂字選性成諸人而人無所不有故任理者當之以
秉其有在情者當之以嗜欲命出諸天而天無所私厚故修土
以其有在情者當之以嗜欲命出諸天而天無所私厚故修土
也後簡命也作孟子口氣則說不去如以此二句作時人說則
豁然矣○程野先生亦云此不足為孟子自家說作性自家說則
乃是當時之見如告子以食色為性便是以前五者為性也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書院藏本

子先曰嗜欲之性不當與分定之命爭衡故命所以定性維
均之性原不當以偶游之命自限故盡性所以立命○安漢曰
世人之性原不當以偶游之命自限故盡性所以立命○安漢曰
推而遠之曰吾不敢希天之命是所謂性命者其各於其理也則
故孟子辨之如此○此性字是人心下性字是道心上
命字指富貴貧賤而言有理下命字指清濁厚薄而言兼所值
孟子一著無非遊人欲而有理下此章尤其昭著者口之於味
五者即所謂人心也人心惟危故君子不謂性仁之於父子五
者即所謂道心也道心惟微故君子不謂命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
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
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要緊智矣而不知仲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辛

書院藏本

尼是非命耶愚按所聚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前重在命○以伸此而抑彼也○抑前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後重在性○孟子橫渠有云○是身命與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聚之命則是受得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是受得得此遂不知夫子此當作兩般看○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專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盡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與皆命也一以所聚言之○一以所性言之○所造之有淺有深所感之有應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或以五者之命皆為所備之不同如魯臣孔子之於魯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不能問一知十則智或不得於賓者孔子不得免焉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己者而不歸之命其義亦通○口之於味五者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之易之則皆命也是以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與在彼則有過不過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缺處○口之於味等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子之命仁之於父子等固是命然亦便是各得其理便是性孟子君子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未只有一箇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推尊所欲得不知蓋有命存焉須著安於分定不致稍過始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辛

書院藏本

得過心如代之於父子等若以為命日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不知是性有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理始得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稟制人心欲其不放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充廣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要過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修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卻曰有命人說命處卻曰有性○且如嗜食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藜藿分無可得只得甘喫藜藿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底亦有相愛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之以致其厚在彼有薄處當致其厚禮智天道此天之所以命於人所謂本然之性者也○今日命有厚薄則是本然之性有兩般也○曰伊川以厚薄言人氣稟受於陰陽五行者如此孟子言降才且如此說若命則誠有兩般之降才爲有殊矣○孟子言降才且如此說若命則誠有兩般以稟受有厚薄也○又不可謂稟受爲非命也大抵天命流行物各有得不謂之命不可也○命如人有貧富貴賤豈不是有厚薄智之於賢者則有大小聖人之於天道亦有盡不盡處只如幾

論此所謂理也。若單說貴賤貧富各有定分不可希異則責者
富厚而無涯之欲不可止之命乎。仇池注曰。變化氣質者
全通是。不謂命之貴功。○得之於性。而不知之於此。
亦非。所謂通言。所理則見。有明昧。所謂則地之遠近。數之
通塞。亦有不能自主。處。則謂類大抵清濁厚薄之稟。皆
命也。即接所造之有。後。云。云。解。釋。在。他。條。中。載。取。一。以。所
稟。官。之。一。以。所。值。言。之。二。句。添。在。中。間。其。為。不。到。蓋。上。言。清。濁
厚。薄。之。稟。只。是。稟。字。卻。以。所。稟。所。值。兩。樣。承。之。豈。能。相。入。且。上
既。曰。稟。此。則。曰。所。稟。所。值。下。又。曰。所。造。所。遇。不。亦。紛。然。而。出。
乎。大。全。幾。用。其。本。又。說。所。值。為。所。性。更。不。可。解。矣。又。按。語。所
造。之。有。沒。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有。皆。由。厚。薄。清。濁。之。分。
不。同。句。此。下。又。詳。言。其。故。然。後。接。但。其。命。雖。如。此。云。思。謂。得
貴。其。故。許。多。難。可。謂。去。而。皆。由。厚。薄。清。濁。之。分。不。同。句。卻。不
可。不。存。以。止。二。句。語。意。未。完。也。解。釋。意。至。則。又。將。所。遇。改。為
所。感。大。全。皆。仍。之。而。不。知。其。誤。可。笑。也。○稟。有。解。天。道。不。同。然
皆。有。理。故。亦。存。之。○語。類。云。論。來。只。有。一。箇。心。那。得。有。兩。樣。只
就。他。所。主。而。言。那。箇。便。喚。做。人。心。那。箇。便。喚。做。道。心。夫。論。來。只
有。一。箇。心。云。者。所。以。別。出。下。文。就。他。所。主。云。云。意。蓋。他。所。主。此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孟

書院藏本

為人心此為道心。則是有兩樣矣。所以下文接人。心云云。道心
云云。正是兩樣之意。今時就他。所主。等語。刪去。而於。只。有。一。箇
心。下。直。接。人。心。如。口。之。於。味。等。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上。方。說
一。箇。心。下。如。何。忽。接。心。有。兩。樣。子。與。前。山。曰。聖。人。之。於。天。道。有
盡。有。不。盡。如。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之。類。今。人。欲。照。氣。稟。不。齊。之
困。勉。俱。說。在。內。不。知。中。庸。所。云。乃。人。與。人。之。分。而。非。聖。賢。之
別。今。竟。說。成。人。之。於。天。道。也。六。字。題。矣。周。禮。曰。堯。舜。性。之。是
屬。合。於。天。道。而。純。亦。不。已。者。湯。武。反。之。則。於。天。道。為。未。盡。也。孔
子。聖。之。時。則。屬。合。於。天。道。而。純。亦。不。已。者。清。任。和。之。各。一。其。偏
則。於。天。道。為。未。盡。也。此。是。合。下。氣。稟。有。間。隔。欠。缺。處。故。亦。云。是
命。天。道。謂。說。俱。以。仁。義。禮。智。當。之。看。來。仁。義。禮。智。是。性。天。道。是
上。面。一。層。聖。人。能。盡。天。道。如。中。庸。所。謂。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
道。亦。不。已。也。雖。盡。天。道。亦。只。在。盡。性。中。然。竟。說。聖。人。之。於。性。不
得。○所。稟。有。清。濁。厚。薄。之。殊。盡。其。性。則。所。可。化。所。遇。有。清。濁
不。同。之。異。盡。其。性。則。所。可。格。○所。值。一。層。說。聖。人。之。於。天。道
何。不。合。於。性。專。以。所。稟。為。言。所。值。意。上。四。句。自。不。可。少。○注。釋。情
係。附。一。切。故。言。是。論。者。

主六句是世人之論性命者如此是欲信難以掩其重下二
句是孟子之論性命者如此是欲舉重以抑其輕○指陰陽
云云有人道之分人心義之以命則不危消心歸之於性則
不危所謂伸此義理之心即彼弘欲之心也上節性指氣質
命合理氣而言下節命指氣質性指理而言解得是為明
了○命稟理氣者皆陰陽不能如顯微貴亦不得縱橫也此
自有一定之限制故曰命下節命指氣質而亦自氣質數
兩樣君子自變化氣質之學亦有滋養氣質之功○此段所
論性命連血氣皆欲氣質數都在內似較前六下內數章
說得更為詳備然收到不謂性不謂命上則歸根仍在天命
之性此孟子一生論性命之大旨也○次節命字程子止就
氣質言之然稟氣數說義理似更完備且朱子已甚所稟所
值言之矣○聖人句以難以所值言然孔子至聖而所如不
偶不能素養來和之效湯武不遇桀紂亦未必有放伐征
誅之事固亦有數存
乎其間也 見龍記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孟

書院藏本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問何謂善何謂信是問善信各義非問克何以謂
則善之發聖則善之安神則善
之化德完得繼善之本體而已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
可惡則可謂善人矣○宋子可欲是稟好外人以為可欲是稟
良心善事行已後皆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
有可欲之善於後有諸己而充實將去若無可欲者則充實
其善譬如先時得與實藥材然後修製以為丸為散若是藥材
不真雖百般羅織畢竟不是○則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

善有諸己之謂信不相遠蓋有諸己是說樂正子身上事可
欲卻做人難處未安曰此便是信有可欲處人便欲他道不是
近身事與下句非不相遠蓋有諸己是說樂正子身上事可
者必欲於善字上求用功處但莫作可欲處想便了樂正子
此先露多可以欲為己之欲如書所謂收修其身而後之意集
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蓋若以為己之欲則說得友聲
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劉註可欲三節正答其問下四
節又推類以盡其餘要分別主客○可欲不重人欲我只重我
可欲上大要立身行己俱在天理上做而可欲乎
人心之同然則其人有善無惡可知故謂之善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

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天食之矣其知

及之而飽德者未必其真以爲德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
久且實有此善於己而無一毫虛偽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美 書院藏本

信者人不能無惡然未必能不失也必其知其善之實而
實有於己然後能不失信者實有於己而不失之謂信信實
誠大觀相和但反身而誠所指地位稍高○不知善之爲善則
字之不同有時而失之惟知其所以爲善而固守之然後能實
有諸己而不失乃可謂之信人也○愚謂輔氏善固多端故註言
凡所謂善以該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毫勉
強假托之意也○蒙引可欲之謂善觀其所以而已有諸己之謂
信則所由所安皆善矣到此地位大段高了○有諸己之謂信
全要學力必知至必誠意乃實有諸己苟或以名家之子而從
曹操爲之成就雖爾所謂其善者而司馬溫公又深取之且
帝魏寇蜀故朱子謂溫公若生三國時亦從曹氏矣斯亦未得
爲信人矣蓋其偏也學之所係其重如此此章論人品是主學
言故出善信而美大出美大而聖神由始學至於成德正所謂
由學而至聖者也善人亦有由學而至聖者以實之謂信其立身
行之善皆實有諸己而非虛偽也這便是以實便是信實註
云凡所謂善皆實有之此實字是堅實意與下充實不同凡字
皆字參重善善則得下充實說雖有字着力或存或亡不可
謂然有因勉然存疑云信是誠意地位故註以惡惡臭好好色

解之惡惡臭好好色只是箇實反身而誠亦實也故註解皆同
蒙引兩處解都未是按存疑不是反身而誠已兼美大聖神地
位有諸己之謂信亦統身心意知說不必專屬意註持後以爲
耐耳○
武曹曰按信字說統以堅固立論李九我以其誠立論
愚謂其誠不虛偽也堅固不復失也二意原宜兼用且一也
○存疑以信爲反身而誠誠有如困勉錄所論者然則惡惡臭
好好色只是箇實而以蒙引之說爲非卻說得是分別觀之而可見矣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無待

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來○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
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微曲折之
間亦皆清和純整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也○有諸己
之謂信是得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誠心上說心裏都理會
得充實之謂美是誠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
中而無待於外○
關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如公等說話都是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毛 書院藏本

去外面旋討箇善來栽培放這裏都是有待於外如仁我本有
這仁卻不曾知得卻去旋討箇仁來註解了方曉得這仁是
聖我之而不失如我元有這義卻不曾知得卻去旋討箇義
來註解了方曉得這義是聖我之而不失○
待於外底他善都是裏面流出來○伊川所謂富人多寶貨子借看
外之謂德是也有待於外底如伊川所謂富人多寶貨子借看
之謂是也○
德是也○
於履踐方得故云力行其善至於充滿其量蓄積成實然後美
在其中而無所待於外矣○
關充實者善充實也善而至於充
滿則德也○
德是也○
待於外也○
自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而達充之以至於極充
實故註云力行其善至於云云○
惟此充實二字平說不可云充
之而至於實也○
充滿而待實云云○
博而深厚必充滿然後積
實必廣博然後深厚○
子淵謂盡美矣又盡善則善重於美可
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則美重於善○
善實用字不同如此○
充實是這信到充滿積實處一二件實事可謂信十數件實事
可謂信但不可謂充實充實是全身行無一事不實性分內

書院藏本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記樂記語。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引易坤卦文。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宋子美能充於內而已未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禁其在躬也。則時而益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

禿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程子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皮便是已盛守大而化則其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冰解混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靈源圃氏大則猶可以目見而指諸空於化則無迹不可以目見不可以言傳無待於思慮無假於勉焉從容自然與道爲一而非人之智力所逮及矣

此處因生知安行是性之之聖大而化之是反之之聖公通朱
因聖以全體至極言亦曰專言之者凡言實德性與衆人異
者此就性之之聖也自學力推之以至其極者此說反之之聖
也孔子以性之之聖而加反之之功所以爲聖之至與形現
化是消融變化不見了形迹如金與木方未融便化便有箇形現
及金見大水見日而消融無形迹便是化大而未化是形現
於四支便有持發於事業尚有造作者在持發造作者便有箇
形迹可見亦猶金水之有形現也到工夫熟然後從心所欲無
形持無造作者於四體則體不言而發於事業不見而章不
動而變無爲而成都無形迹可見亦如金之融於火水之融
化於日也。化字都是就形迹言故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
成如自初一初二積至二十八九漸漸進去是變到三十日則
變盡而成一明前所變底形迹都泯然不見了這便是化故曰
變之成此可以體認化字之義固地變變事主反之說不是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一等神人也。梁子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
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
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
神焉則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
焉者也。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的
好人無可惡之惡而有可善可欲之善有諸己之謂信真箇有
此善若若有諸己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
深入一節御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
大之之達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
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如顏無伐善無
施勞處皆是。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而新張氏本領
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有尤
輝也化則爲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外
此而已。○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矣人生而靜皆具此體至於
化而聖然後爲全盡純於此者也。○化字與不可知不同化
自我而言謂不勉不思也不可以人而言莫測其所以然也
○看來聖與神還是兩樣亦有聖而未神者如云湯武反之也

聖人聖性而未變是也如堯舜性之也湯武雖亦聖人亦少
矣故曰二之中四之下侯程子則美大聖神只是三樣人不得
與矣。○然無復可見之迹只是熟故曰自我而言不句註云
人所不測則分明有人字。○自善至美此皆是成己事體之所
以立也。○大以發則兼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言之體立而
用有以行也。○聖之至妙不可謂聖中另有箇至妙處如此則
亦有未妙處此處乃是操出至妙處來說矣只是其妙不可
知是聖發善或是天資或兼學問但未必能固守不失也信
能固守不失矣然道理或有欠缺所性之分未盡也大則所性
之分能盡矣然猶待於勉強未使自然也。○聖則不待勉強而此
於自然矣。○神不外聖。○聖之至妙不可謂聖中另有箇至妙處如此則
之斯行發之斯來動之斯和就可知見通書發之微而不可見
充之周遍而不可窮正此意矣。○聖有曰神不外於聖但聖不
皆神如孔子夷惠尹皆聖也夷惠易辨聖與神難分要之聖與
聖而不可知也。○程子曰大與聖易辨聖與神難分要之聖與
神終是兩樣以大而己不自知爲聖而人不可知爲神。○梁引
之說其爲明瞭。○神就千古聖人做個觀之則聖有可知者有
子觀之則聖即是神就千古聖人做個觀之則聖有可知者有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不可知者不得謂聖即是神也
本文而字與上數而字一例看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
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
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令仁與智具體聖人獨
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
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
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
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

也。未幾待之甚急者。至大可以容小仁之至也。於此可見聖賢
至正至大之心矣。戴心下此章之言。為當時儒者待異端不得其
術而發也。蓋異端之學。溺於所謂之非道。其本然之性。其間豈
無抗程不安。而思以自還之理。為吾儒者。但因其一言之近道。
一念之近正。即當達其新。知而忘其舊。可也。乃泥於門戶。塗
轍之殊。莫知納約白。臨之義。非但在彼之窮。而不得所歸。為可
憫。而在我之達。所以與人同歸於善。者。實有所未純也。故孟子
言此聖賢之心。何如哉。此章何以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
嚴。蓋所謂待之甚急者。只就歸斯受之上。見得然歸斯受之
財。方其未歸。決在所絕矣。即今日之忽見得前日之嚴。聖賢
節重受字。次第重辨。字受便不迫其既往。辨則迫其既往矣。觀
節重受字。此節重辨字。吾儒不可不與。楊墨辨然。辨宜在未歸
之先。既歸則當徐以俟。其自若。若既歸而辨。便使彼窮而無所
入矣。故服正命。之論。蓋字此吾道之開。則仁。則曰。楊墨之
不吾信。豈盡斯人之罪哉。或者吾儒亦與有責焉也。既已奈其
去矣。而而又絕其歸。其責之亦已詳而待之亦已不恕矣。亦何
怪乎二氏之忿。而不可解。攻之而愈堅。耶。僕固之曰。孟子平
日闢楊墨。故注辭何等。嚴峻得此章。議論方見仁義並行之道。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二。緩其二。用
其二。而民有餘用。其三。而民有餘力。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
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

與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而古者之於民。有使有常。而民不與焉。其所與者。軍旅田役
而已。故任之以地。之役。惡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土
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
者。二。司。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比。任之。以。地。也。則
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此。辨。之。以。國。野。也。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
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以。此。則。無。力。役。此
均。之。以。歲。也。總。經。會。元。均。人。豐。年。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
此。即。王。制。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一。人。一。歲。以。三。日。為
限。役。三。日。則。更。一。人。往。來。更。代。不。亦。繁。乎。或者。以。為。民。三。十。而
事。六。十。而。免。名。在。官。者。三。十。年。均。其。在。官。之。歲。以。三。日。為。限。
用。之。九。十。日。而。免。身。終。身。不。復。此。一。說。也。或者。以。為。調。役。之。法。
使。五。人。為。伍。十。人。為。兩。歲。輪。一。大。巡。役。一。月。周。而。復。始。凡。執。法
而。在。官。者。則。九。人。各。於。其。家。償。三。人。之。役。如。此。則。民。無。道。路。之
勞。官。無。交。番。之。冗。此。亦。一。說。也。然。以。均。人。考。之。謂。之。力。政。是。均
用。民。力。也。謂。之。公。旬。是。均。日。公。事。也。此。特。一。時。之。役。必。隨。遠。近。

重焉。然則種桑麻之家之賦。非即布縷之征乎。蓋凡種桑麻之家。從前征其布縷。正所謂治絲枲貢布帛之義。後世謂法大抵自此而起。鄭氏以布為帛。且謂宅種桑麻。則無稅賦。亦云其皆不然也。明季本氏謂布縷之征。出於五畝之宅。存疑亦云其說是也。潛室陳氏云。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夫月令謂后妃獻繭。收繭稅。今誤云獻繭稅。獻字當作收也。陳氏此說。非以所收繭稅為布縷之征也。註疏謂收繭稅者。外命婦就公桑蠶室而貢。故收其稅。虞陵胡氏謂。后妃繭外內命婦。蠶則繭絲亦內外均。其說雖不同。然要之非民間之繭稅也。樂箋云。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以收繭稅。故民間之布縷。必取於夏。挑出民間二字。則繭稅布縷之分。便覺心目皆明。然矣。

重。用其一錢。其二句。玩三有字。可見一歲之中。夏取之秋取之。冬又取之。民力已疲。而如之何不緩下二句。說出困苦情形。見不緩之弊。一至於此。所以深著其不可不緩也。有舜與父子。雖懷德滿目。仁人君子。其必有惻然而痛厥心者矣。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聖 書院藏本

孟子曰諸侯之實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新安陳氏謂侯貴人

上實字言所係之重。下實字是我去寶之實。此示人君當知所寶意

人民所以守國政事所以經國實此三者則國安而身亦安矣

寶珠玉必置土地人民政事於不理故殃必及身。韓氏曰曰權

三者而後其歸則人民為之主土地其所依而政事其治之有

也。總三者而計所探則政事為其紀

土地其所理而人民其歸焉者也

大方安云國之所以一富一貧者上地國之所以一強一弱

者人民國之所以一輕一重者政事。吾謂土地不強國之

係焉。政事不強國之輕重而國之治亂存焉不此之寶而

珠玉是寶則必有荒而土地棄而人民忘而政事者矣。見龍記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括括名也。特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南軒張氏不所役道者。理義之有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人害。惟無所本而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己。甚至取死。之道又不若魯無才之愈也。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為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國禍禍因才出。於氣而有才。本自小道。原於性而無方。道本自大。況曰小有才。則又才之小者也。不顧義理而惟才是逞。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顛覆不已也。孟子之言。但述其理之當然耳。不以為奇中。也學者不達。而以是為奇。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聖 書院藏本

則必以料事為明而驕然入於迷。詐僥不信矣。窮疑小有才。言者有才也。小有才而不聞道。猶足以殺其軀。若有大才而不聞道。後其軀也。必矣。若商辛。智伯是也。可不戒哉。

聞大道者。不恃才有才而聞道。則才必衰。諸道小有才而不聞道。則其取禍也必矣。數節在理上推。君子亦言其理耳。見龍記

孟子之廉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

電之屬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其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廢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難。而來但夫子設量料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免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國國因先儒多讀夫子作夫子。而以爲孟子自說。朱子獨以爲夫子而作問者。自悟其失。而言者蓋不獨以始非也。下無日字。而知其然。若以爲孟子之言。則不惟難。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重。失其爲問者之言。則可取。愚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學者之失。而議先生之善。是其識量又不逮於當時。橫議者矣。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人爲善之公也。至於當其欲見則辭以疾。腹更在門則不見。答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其中矣。存疑子以是爲難。展來言其來應也。錢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幸

書院藏本

不曰發教而曰科者。教人各因其材。自不得不別其科也。○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只是伸說來者不拒也。往者是向日之不善也。獨授一段。設科一段。議論有合於聖賢故記之。國國因先儒多讀夫子作夫子。而以爲孟子自說。朱子獨以爲夫子而作問者。自悟其失。而言者蓋不獨以始非也。下無日字。而知其然。若以爲孟子之言。則不惟難。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重。失其爲問者之言。則可取。愚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學者之失。而議先生之善。是其識量又不逮於當時。橫議者矣。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人爲善之公也。至於當其欲見則辭以疾。腹更在門則不見。答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其中矣。存疑子以是爲難。展來言其來應也。錢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

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

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幸

書院藏本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

充滿也。穿穿六察除堵皆為益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察之心而無不義矣。朱子此心之量足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察之心而無不義矣。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能推之於天下。皆是未足以充其本然之量。而軒輊低昂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為。此其秉賦之不可泯滅者也。然有所不忍。而於他則忍之。有所不為。而於他則為之。此豈有異心哉。為私欲所蔽。而生道息故也。若以其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豈非仁乎。以其所不為而達之於其所為。豈非義乎。自無穿察之心而充之。則其宜無所不得。義有不可勝用矣。蓋其理本具於性。貴於充之而已。而源輊低昂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無穿察之心。即是所不為。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察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

雖或有所貪厭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

受之之責。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

義矣。朱子問充無受爾汝之實。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

是。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

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

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其愧矣。爾汝此一節。事雖微而理

愈。故夫人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

之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彼。亦不能充滿

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

受。而無所涉漏。然後能充滿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

為義也。謝安陳氏朱子此條乃用趙註之說。與集註不同。蓋爾

惡爾汝之名。是惡人之輕己也。反身而去。其可輕之行。是能充

其無受爾汝之實也。人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實。行則所為無

往非義矣。意義。明白。爾汝申說上文充無穿察之心之意。非

是。反。爾汝。只是指出上文所謂充無穿察之心者。如受爾汝

之責。以言不言。歸人此皆所當推而達之。而不為者。爾汝無受

爾汝之實。亦不為之心也。私欲一萌。不受於此。而受於彼。若所

謂。爾汝。則不辨。理義而受之者。有矣。故必即此而推之。使其充

滿。無所虧欠。則無適而非義矣。此節就辭受上說。下節又就語

然止說。都是申說上文充無穿察之心之意。朱子小註及蒙引

於此。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察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厭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責。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朱子問充無受爾汝之實。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是。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其愧矣。爾汝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故夫人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涉漏。然後能充滿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為義也。謝安陳氏朱子此條乃用趙註之說。與集註不同。蓋爾惡爾汝之名。是惡人之輕己也。反身而去。其可輕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人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實。行則所為無往非義矣。意義。明白。爾汝申說上文充無穿察之心之意。非是。反。爾汝。只是指出上文所謂充無穿察之心者。如受爾汝之責。以言不言。歸人此皆所當推而達之。而不為者。爾汝無受爾汝之實。亦不為之心也。私欲一萌。不受於此。而受於彼。若所謂。爾汝。則不辨。理義而受之者。有矣。故必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欠。則無適而非義矣。此節就辭受上說。下節又就語然止說。都是申說上文充無穿察之心之意。朱子小註及蒙引於此。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察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厭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責。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朱子問充無受爾汝之實。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是。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其愧矣。爾汝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故夫人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涉漏。然後能充滿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為義也。謝安陳氏朱子此條乃用趙註之說。與集註不同。蓋爾惡爾汝之名。是惡人之輕己也。反身而去。其可輕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人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實。行則所為無往非義矣。意義。明白。爾汝申說上文充無穿察之心之意。非是。反。爾汝。只是指出上文所謂充無穿察之心者。如受爾汝之責。以言不言。歸人此皆所當推而達之。而不為者。爾汝無受爾汝之實。亦不為之心也。私欲一萌。不受於此。而受於彼。若所謂。爾汝。則不辨。理義而受之者。有矣。故必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欠。則無適而非義矣。此節就辭受上說。下節又就語然止說。都是申說上文充無穿察之心之意。朱子小註及蒙引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書院藏本

之心充起至受爾汝又至便依隱然一節深一步進一步
并爾汝二節亦不可平對。穿窬是從粗處說起爾汝與便依
隱然雖俱是說到細處然爾汝之稱人還有不受之實若便依
隱然則尤是人所忽易而其心則殊無不肯為之之實矣即此
觀之可見二節又畧有粗細故不可不看也。充無受爾汝充
字有兩說有放開說者有不放開說者不放開說只直直不受
爾汝便是充也此拘定充至此止之意耳殊不知下節註云故
特舉以見此例字儘明白益所謂充至此止乃充至此例
者而止豈謂只此二字是盡頭處而至此止乎況充者滿
也。不放開說者云無受爾汝猶其淺者耳充之又充凡一毫類此
者皆不為如此說又是充自此起了與放開說者不同放開說
者只粘實字如云凡有貪味隱忍違避其實心者皆不為爾汝
只充無穿窬之心一語義字已盡但穿窬之事易見穿窬之類
難窮故特舉充無受爾汝之實見此與下條不通指出所謂
充無穿窬之心者如此耳意無兩層合註無受爾汝之實只
是論微者不可認作微受得充無穿窬之心直至如此凡內
愧之細微者一一盡去則無一可羞惡者隱匿於胸中矣充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
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書院藏本

餽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依隱然皆有
採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
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
窬之心也。朱子註是釣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卻說幾句
卻不說須故為隱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言餽之也如今當與他
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裏面是如此外面卻不如此外面
焦地裏面卻不焦地。問此章先言仁義後專言義何也曰仁
只是路只是箇不忍之心荷能充此心便了義御頭項多又
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只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
言而不言是說人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
卻甚大了到這田地時工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往而不為
義也。使行己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之
也是展開去充者填滿也須填塞教滿爾則問以言取之者
其猶以指為悅者乎以不言取之者其猶以默為答者乎以是

為穿窬之類者以若有取之之心故耳。要源闡此此一節事之
微而理之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夫不為穿窬無受爾
汝在士則有所不必道然一語一默之微發於計較安排而有
意採取於人則是亦穿窬之類故註亦以為其事隱微人所忽
易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微至悉
處亦不容有不盡方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其義亦精矣。國
朝氏孟子百篇曰善推其所為欲齊王即其不忍之心而推之
也末篇曰達曰充欲人皆即其有所不忍之心而推之充
之也擴此心之用無少遺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缺
則謂之充註論此達與充二字而推之一字凡五及之達者推
之始充者推之終也不推不能達不達不能充註可謂能發孟
子終始教人之本旨矣先儒云孟子平生工夫受用處只在善
推其所為一句爾非朱子就能發之哉。新按陳氏此章後二節
單言義無受爾汝之實正其行也成以言不言餽之正其言也
正其言行以充其善惡之心乃於稱語語熟日用之常事以求
義之精焉語曰色厲內荏其猶穿窬與表記曰君子不以色信
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皆可擴充此義所
當參玩公選朱氏此因其良心主乎學力而言仁人心也章末

書院藏本

書院藏本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記曲禮下天子翼
帶凡屬上於袷則徽下於帶則疑。顧則登。朱子說言近指遠守
約施得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
則白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闊許多頭面而去又不約不去遂顯
而理會也。嚴淵輔氏言近而指遠故謂之而益深窮之而愈遠
是君子教人之事。繫引不下帶而道存焉。謂以目前近事論
之而理則有至妙者。南軒以爲所言只是其身中事。似太泥。
天下無一事無理。理則有當然之則。有所以然之故。皆至精至
微而不可以淺近言也。存疑。雖目前淺近之言也有箇道理。便
是指遠。遠近字不可太拘。翼註此章言與道不看未飾例不
道之病而言可推。孟子主意重近約。遂舊說反云言不近而
指遠則失於玄虛。言近而旨不遠則失於隘陋。守不約而施博
則失於汙漫。守約而施不博則失於拘攣。如此平平四反最不
得。伊說又與未飾扣犯。今只當用二句叫起。云言登費於往
遠義道豈貴於徒博哉。說飽首是言中含蓄的自起施是守中
發出底施用四書講義他處而字勢側重在下午橫此處而字
勢側重在上半橫。豈非開起約指貴乎意博開遠博而印存乎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南軒張氏所謂指遠者固存乎近所謂近而指遠也蓋其所言只其身中事但曰前者耳而至理却不外是也脩身而天下平守約而施博也脩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變綱論四守約施博故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關諸天下平不作感化說製一施字只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書院藏本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保江不知道者務爲高遠之言則
歸退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終之可守則固泛濫而不切矣然
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著言善道者非
有遒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南軒張氏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
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在亦輕
矣蓋不知一身爲天下之本故也
鄧宋氏此章明君子之言
行願職上曰此節與與題相似下二句是正義節用林曰人病
二字是一總腦夫不守約而務施博之病如此則不言近而務
指遠者其病可倒見矣
饒味庵曰
末節則知通章爲務遠與
博者

此爲求言道於遠且博者歟人多謂言之善者指必遺殊不知該乎說亦無常於親切之旨惟於近中得遠如君子之不知下帶而說亦斯與善言矣人多謂道之善者如君子之脩身兼容亦包無對於儻物之要惟於劉中得博如君子之儻身而天下平斯真善道矣末節反結指出不守約之病而言自可錫據耳 吳龍記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爲。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程子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朱子呂氏說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湯武反之。其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疎畧。成湯卻孜孜向進。如其伐桀。所以稱桀之罪。只平說過。又放桀之後。惟有脩德。武王數封至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矣。公遷朱氏。此以德性言聖人。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此性字以天理

弄

自然而言非指性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但性之性者是性其性誠明之性是性其誠指其人而言曰性者自其率性而言曰性之誠引反復也無失則無復聖人固皆人道之至就聖人中論之乃自有高下真甜性者與性之文法不同之字指道言者字指人言堯舜乃天性渾全底人張承武曰見聖人安絕不同而皆絕乎有意之爲者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
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宋子問信言。講以正行。莫無害否。曰。言善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爲。不然也。最淵藪氏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強持守之意。力懈意弛。則必有所不中者矣。三者特舉聖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例

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爲之者哉故註斷以爲聖人之事性之德也蓋別非爲生者非以干祿也非以正行也數句要說有細蓋下文行法俟命亦是而非爲而爲者恐說得無性之反之別故上數節要說出自然而然而有意爲之意須與下節意稍異○盛德之至言無所勉強也○正行之言順行也○不可以下三句爲屬詞容周旋中禮者輔氏之說錯謬○動容以類說言周旋以動履言此皆其小處此等處皆能中禮則其大者可知故曰細微曲折無不中禮○此一節是由仁義行者也君子行法以俟命則所謂行仁義者○動容周旋以下只是性之德不是指堯舜言君子行法俟命亦然皆屬經德猶云庸德如子臣弟友之道之類是也蓋盡其道便是不同○正行就在言語必信內言語必信則言之必行所行者莫非道義之所在而行無不正矣然聖人之必信乃是自然如此既言之必行之是聖人至誠之意不是有意於正行而爲此○此節四不看爲是各段俱重自然意○四段內俱以性字貫○先輩云中庸不是禮自爲禮而聖人中之如此則德與禮爲二也此只是禮自性中流出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例按此說甚佳○盛德之至也不作推原看不必說外之中禮本於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同之矣動容周旋中禮要看註中細微曲折二句人於大者或能中禮小者便不能然今也一頭一腦一語一默無不恰好動與禮會便是舉足爲法身爲度子哭死而哀聖人之心誠敬一見死者便自勝慟不能自已此豈勉強而然哉德不固中庸章句所謂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也不回只是事事盡道無一毫與其本然者不相似此不字不是有意堯舜人倫之至此於至善而已聖人之言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蓋從全體至誠中流出故其言無有不信所謂吐詞爲經聲爲律是也必信只是無有不信意與他處着力者不同

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宋子聖人是人與法爲一己與天爲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行法以俟命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忠武侯嘗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客親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聖賢之要皆行法俟命之意○程氏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爲君而仁爲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聽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畏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死已非有所爲而爲之矣新安陳氏惟聞道後生履死安雖久死亦可推行法故禍福皆一聽天命其意相類○以法與命後上聖人說事人從容中道身即爲度法由我立與天爲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自作元命自命李滄云

君相造命是也。案引如勸宋則族自當中。然死自當哀。德
自當不回。言語自當信。莫非天理之當然者。程子云。行法以
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是修身以俟死之說。新安小註
未然。聖人以義制命。蓋凡義之所在。即是命也。如義當死。便
是命當死。了義當不食其祿。便是命該貧賤。矣。此類聖人皆安
全不以介意。亦不稍言命。故曰。命由此出。則此類聖人皆安
哭當哀。德當信。不問言當必信。皆是理之當然。但是不止此
四者。困窮之法。兼常變。不可易時。勢所宜通。言而已矣。承侯字
來。是全不計較。意。哭引之曰。行法以俟。命也。行法以俟
在此處。見其步履。日法之不能行者。以其或於命也。行法以俟
命。乃可以復其性。字。信。侯命。正。須行法以俟之。世有落泊
恬退者。和書不俟命。所少者。卻是行法。若誠行法。豈有不俟命
之理。須看
以字着力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奎 書院藏本

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非有意。而為非有所為。
而為二句。是此章大指。見無端生。安無端學。利。一。雖無
妄若猶意。見之。私。即已。而。不
誠。而不得。為。人。矣。見龍記

事曰說大人則貌之勿視其貌貌然貌音貌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貌輕之也。貌貌富貴高顯之貌。貌
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和靖尹氏。義者。正是不
惜。非謂便視他作無物也。朱子說。大人則貌之。蓋主於說而言
如曰。見大人則貌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貌者。乃
是貌其堂高。教例之類耳。只為世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
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今人不畏大人。只是畏其
威嚴。然者。若能勿視其貌。貌然而不失其畏大人之心。乃是真
能畏大人者。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孟子藐大
人不視其貌。貌然者。而已。故雖不肯枉尺直尋。而齊人敬王莫
如孟子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

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憾。而得以盡其所言耳。若君子
雖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於大人而反貌之哉。後漢補氏
若不貌視之。則是為其貌貌者。所動矣。志氣亦有所憾。法則必
不能展。盡底。強。強者有憾。或不致盡。柔弱。弱者則必至於變。其
所欲言。而反拘之。困。困。錄此章。不對游
說者言。對吾儒之。求道。而氣未足者言

堂高數仞。橫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
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後楚危。反般音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奎 書院藏本

彼之貌貌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
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曰。以是貌諸孤。貌小之也。
小之者。小其所快也。視其貌貌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在彼。
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使在我。不知古制之守。則為其貌貌然。
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輕。得深則見誘之小。後之為
士者。惟不知古制之是守。故未得志。則有所慕。既得志。則行其
所慕。遂欲不已。以為天下害士。必寡。欲而後能守古制。守古制
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為勢所屈。使其身用而道行。則生
民受其福矣。後漢補氏。孟子有泰山巖巖然之氣象。便是指此
等處言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泯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如
此。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為也。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至
有此等氣象矣。案引皆之一字。所該同。廣而不止。不為上文三者
而已。作。疑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非仁
無為非禮無行。便是古聖賢之法。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彼以其勇。我以吾義。亦是此意。說此三不為。是謂之之辭。士
君子得志。自有行道濟時。澤加於民。事業豈效此等輩所為哉。

堂高數仞食前方丈等皆所謂巍巍也在彼者三句是所以可藐之故吾何畏彼黃句是正說藐字藐字緊與畏字針對惟見爲藐藐之足畏斯不見爲藐藐之當藐既已無所畏之又何不可藐之哉○古制者聖賢一定之準則也得志弗爲故可以藐視亦正恃吾有古制在耳 見龍記

下孟盡心下

書院藏本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周子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程子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朱子孟子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人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朱子孟數少故雖有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爲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少也蓋多字對寡字說若眼前事事貪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便說到那解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義多欲本心便都紛雜了只減少便漸存得此心心問周子之言曰吾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語其所

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達由其序而不要其下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周子之說於此爲有相發之功焉。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用心其心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湯武聖人孟子猶言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審聲色不恤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族焚之書只受一犬而反獲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論錢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文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此人不求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處用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去做這許多去若只管去閒虛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周新張氏寡欲爲養心之要然人固有天資寡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爲人也寡欲則不存者寡多欲則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存固寡然不知存其存則亦莫之能充也若學者以寡欲爲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清明高遠者爲無病矣周新張氏程子又極其微而言之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發皇則用力難矣。口鼻耳

下孟盡心下

本玉

書院藏本

目四肢之欲。即前而不謂性。章所言要之人之欲。亦不遇此五事。但有淺深耳。此即所謂人心也。人雖不能無。然須是以道心爲主。有以宰制節約之方得。不然。卽轉而他之。則氣勢周張。浩大而反勝夫道心。此學者所當深戒。勉齋黃氏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眞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察抵誠立而實體安固。明通而實用流行。雲峯胡氏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善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出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公遷朱氏此章與飢者甘食。羣皆因論理欲。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一章言理欲相爲廢員。其要在寡欲二字。一章言天理者。人欲害之。其要在遷以爲善四字。圖氏養心則養性在其中。養氣則養心性之助。此

不可因飢渴而失正味。以致害其心耳。故欲雖有好不好之
分。而其為欲。同也。聖人不似其端之枯。而終欲然去不盡
而來不滯。何所食。何所飲。則有欲。仍歸於無欲。苟未能
無者。應養之。之一法。為善。保其本心之良也。故○前說存
心。此處又說養心。養動靜而言。該得存字。
牛山章。苟得其養之。養與此正同。見龍記。

曾皙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

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因特謂曰。孝子之於親。生則致其養。終則

其所以樂思其所曾。曾皙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之乎。夫曾皙不
美也。天下之所同嗜也。羊棗非天下之所同嗜也。曾皙獨嗜者
也。以曾子之孝。豈不能忘口腹之欲。而致其親之思。思其平生
所獨嗜者。故食之。而不食。羊棗也。曾皙名不諱。姓諱其所獨
而不諱其所共也。張元振曰。卒然相遇。遇然而不忍食其起於
羊棗耶。其出於曾子耶。至性所鍾。則美惡之見。俱絕。精誠相召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癸 書院藏本

則如正之
思自殷耳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
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
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雖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勿斬。離氏須看。不忍字。最重。母沒
氏不諱姓。膾炙。膾。謂各。膾。不食。羊棗。公孫丑。此章。據其事
實。而論之。先君子。梧岡先生。曰。曾子之孝。見於論語者。凡三
章。曾皙啜羊棗。是沒能盡其思。存疑諱名。不諱姓。做親名。說方是
家訓。則存則存。時之不忍。親沒則有沒時之不忍。曾子思其
所嗜。不忍之所發也。而離士。曰。禮云。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
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諱曰。及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
屬犯而動父母心也。則離士。親之名。只是恐其獨而存感焉耳。

正與不食羊棗同。故以為証。離友夏曰。離名者。天下人子之勝
也。不食羊棗者。曾子一人之情也。天下人子之情。不以其同而
以其獨。所以一本也。曾子一人之情。不以其同而以其獨。所以
養志也。注。武曹曰。熊氏引玉藻。以說不忍意。不應止及母沒事
必脫去。父沒句。矣。何。曰。禮曰。上節先為獨字。立案者。一而字。正
見。唯為所獨。故不忍也。我。曰。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
棗。曾子不自知其何為也。孟子曰。推其出膾炙所同。羊棗所獨。是
原其所以獨。動不忍與不獨。動不忍之心。究竟曾子不計較所
同所獨也。

要看不忍二字。羊棗所獨也。句。正是明其不忍處。末三句。是
証獨字。意不甚重也。○不忍之出於同者。其念之所寄者。猶
微。不忍之出於獨者。其神之所注者。倍專。羊棗為曾皙
所獨嗜。則不忍食之心。亦曾子所獨切矣。見龍記。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在簡進取。不忘其初。
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癸 書院藏本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還不忘其初。
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禮。源。離氏志。大謂狂畧於
者之。擬則志大而畧於事。可知。直欲躍乎聖人之樂處。則期望
過高。可知。終不肯做下學工夫。後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
其舊。可知。狂簡二字。又該括得下兩句。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
初。即是畧於事也。○禮。源。離氏志。大謂狂畧於事。意。離氏既
於狂上。耶。武曹曰。不忘其初。句。未見得有畧於事。意。離氏既
以進取。句。屬狂。遂不得不如此。分貼。愚謂上言狂簡。下言狂
字。惟志大。故畧於事。狂字。自可包簡字也。則進取。句。雖說志大
意。然亦何必不包畧於事。在內乎。至不忘其初。句。乃論語所謂
不知所以裁之也。因應。終。狂簡。名。只以畧於事
屬之。豈孔子止裁其簡。而不裁其狂乎。必不然矣。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獵者有所
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復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蓋謂其大專指狂者言本兼狂狷孟子引之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

敏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也何謂之狂是問狂者為人之實也二問不同勿混如琴張如字有不能盡舉之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牛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手書院藏本

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曰下季武子衰疾及其喪也曾皙倚門而歌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行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四書釋地又續或問季武子之喪曾皙倚其門而歌可信否余曰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皙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序其生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子路甫八歲曾皙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概以多誣莫此為甚石室陳普極其辨駁猶未及此顧麟士曰此亦只事恐妨下訓也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嚆嚆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者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變火行去

嚆嚆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麤獍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蓋謂其大專指狂者言本兼狂狷孟子引之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手書院藏本

也平考其行行不掩言簡故也蓋謂其大專指狂者言本兼狂狷孟子引之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復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迷解所以思得復者之意狂有志者也復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不潔也宋子狂者知之過爾新張氏中庸云習者過之其狂者與賢者過之其復者與

五華集訂大全

下
孟
盡心下

年

清院藏本

以因狂及僂也呂氏說謬甚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望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人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宰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荀子榮辱篇。孝弟原慤。以教比其事業。富國篇。其臣主百吏。汗者皆化而修。薄者先化而原。歸者先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正論篇上端。就則下原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要調國國先儒者。以原爲善。不惟無所據。又既謂之善人。則不應遽以爲德之賊。故註引荀子爲慤。以原爲愿。且曰。鄉人無知其所

詞原人謂之知惡原字因淺故又解人以為惡則亦非真原者
也。引原者以于中道而實非也。後曰德之賊德即中道也。
國起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曰德之賊然此處乃萬章引孔
子之言而問不可說明下文非之無辜。節方詳言之。○何如斯
可謂之病原。病原病人之責也。故下文亦只答以病原爲人
之責未詳言其賊德也。吳陸之曰遇我門衛萬章此同。是因上
生來益以狂狷之可收以其可過於中道而病原正中道之可
取者故問何如斯可謂病原而孔子惡之故是深以病原爲無
可惡。袁印月林曰德之賊也是孔子自解所以
不入不修之意。註中似德非德是預透下文解

曰何以是嗷嗷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蹢躅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嗟斯可矣闕然獨於世也者是

鄉原也行去聲踰其
禹反闕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

五華纂訂大全

下孟
熱心下

— 卅一 —

舊唐書本

曰何用如此膠膠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議
獵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
當爲此世之人使富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
聞如掩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
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曰此奄如今之宦者宋子魚
原務爲諛應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
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狃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
見所謂與夫理之是非彼狂者膠膠然以古人爲志難行之未
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獵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爲不善二者皆
能不顧流俗而世之是非雖皆不得中道卻都是爲己不當
他人鄉原反非笑之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
其有無窮之說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露骨狂慢是鄉
原力爲人鄉原是飾無骨力爲人東劉西指東受去趨奉人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書院藏本

世所不服知原為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

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與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

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

賊也

呂侍請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

邊去周全人看人眉目尾周邊開惟是為君子人
氏周然於世此是孟子之語情既志而為之則其
有此言是孟子代他說話故註云此是孟子之語也
只是對周然於世說為有者字○深自開誠以其
不敢放出一句作人之詞不敢做出一件居俗之事
以取容故曰云云○孟子生斯世也為斯世也言不
此便是同流合汙處因書脈何以是為斯世也言
一邊可矣二字正與何以何為相呼應然二句又
斷解原之公案其語雖是立己嚴峻原亦是人跡
即獨清獨醒意亦只是不語俗非刻薄也○據註不
於人似是說人不來親厚我然畢竟因我不語俗
緊重為斯世也來○善亦是稱其長厚其意固勉
玩註不見親厚似總說原之京京沈沈無回曰在
所不語者原亦從而不滿之孟子正從他相世心
意向如此周然於世曰狂狷都是落俗落光明正大
如世的人知原諒之只是不肯學他行得得異世人

五華集訂大全

下孟盡心下

書院藏本

之無能行之以忠之居行自以為是一句最重猶所謂色取仁

而行之既是不疑也希疑非是說他不是乃大抵說則是攻學

乃細舉不是而謹責之視非尤重如漢王數羽十罪哀紹教曹

操罪惡是刺○姑以存心言行以制事言居是居惡在之居行

即路惡在之路而行之也○忠是盡己以心言謂是之可也信

是以實以事言亦歸之居者內外一理就其本言也原察必行

處方見得如伯夷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之類可見

非之無與二節節旨說者俱欠精融俱就上節至自以為是賊

德是賊亡之德下節重惡似而非亂德是亂人之德將孟子孔

子之言分作兩意殊不知孟子之意而引孔子之言

為証也原是意上節重居之似忠信二句即下文似是一

非也與皆悅之自以為是總一而字乃轉語口氣若云與皆悅

流俗者風俗類罪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

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孟子狂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到

可收拾入來至於鄉原則孟子取斷然以為德之賊者蓋其

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使其回頭求卻未可知只被

他自以為是既把來做了便依是以終身為原人而孟子以

為德之賊也何軒張氏此數句極鄉原之情狀非之無與刺之

無刺言其善自端端流俗能同汙世能合言其無所執守也以

忠信廉潔自似則非真矣眾皆悅之則與乎鄉人之善者好之

矣自以為是所以卒為鄉原而不可反也乾象之道大中至正

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所謂善斯可矣則

出於一己之私私善之似而已異端之於正道如黑與白本不

足以眩惑惟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以惑故以偽為德之賊也

麗原輔氏鄉原既欲人以偽為善故同乎流俗而不致自與合

乎汚世而不能自拔故眾皆悅之自以為是則又進而不知返

故不可與入竟與大中至正真實之道也○鄉原非善則重流俗

故汙世原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原察以制行言故曰行如房

狄汙世原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原察以制行言故曰行如房

狄汙世原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原察以制行言故曰行如房

狄汙世原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原察以制行言故曰行如房

狄汙世原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原察以制行言故曰行如房

狄汙世原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原察以制行言故曰行如房

狄汙世原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原察以制行言故曰行如房

狄汙世原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原察以制行言故曰行如房

狄汙世原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原察以制行言故曰行如房

亂德是亂人之德則如亂我亂信豈亦是亂人之義信乎二節
必須一齊看始得。無象無刺言其善為彌縫以處己言也
同流合污言其巧為通合以處人言也此四句且處居之何
方實。故曰德之賊也故字總承一節不單承一句以為是
趙或問同流合污與老子和光同塵其旨異同曰和光同塵
猶於人老子只要占便宜自平穩其作用太靜而無動意
存疑者云自以為是句極重不可訛謬謂此句不可忽則可謂
此節專重此句則不可謂若士曰俗曰流俗是急趨下莫
與同而無原偏喜隨俗世曰俗世是急趨下莫與同而無
原偏愛世世曰非之無象二句不是非利其不善無可
象似只是周旋掩飾不忤於人令人無可避黃虛狂之學
之跡跡涼涼則可非可刺矣主意全在同流合污上蓋其善為
為迎合耳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孝惡其亂苗也惡佞惡其亂義也惡利口
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惡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

五華纂訂大全 下五 盡心下 朱 書院藏本

亂德也惡去聲 勢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
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
紫閒色也。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狃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
實非也。故惡其亂德。鄉原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
然。故以為善。善巧言之人。徒向口而無實。故以為善。信者
原既誤狂者故不狂。又誤狃者故不狃。衆皆悅之。故入皆以為
善。而不可與入。竟弊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
恐其亂德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與此不同。雖有詳畧。然其惡
以而非之意。則一也。所疑佞與利口。如何分別。佞是才智之稱。
他胸中有智。本是不義的事。他卻安排裝點說出來。是一段
道理。全似箇善。如訓教之說。韓信其言鑒聖可聽。此其佞者。利
之。以無所改。心機只是目前口尖舌利。假如與人作朋友。他

要與。如何。真有同患難同死生的意思。聽其言雖管飽。單
願不過人皆以為信。不知心中全無實事。真誠道當重。講忠信
原句亂德。德字。據註。即是中道。而上文忠信。忠信。亦包了。但思
信。忠。乃孟子語。不人孔子口氣。中。恐字。皆是自推其惡之
心。亂者。乃惑亂。辨之意。湖南講後。似所言有理。故亂義利。似
口一字。不可移易。二句。其義是。義信是。信佞是。佞利口。是利
之。難在分辨四字。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
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
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
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

五華纂訂大全 下五 盡心下 朱 書院藏本

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
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
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宋
程之說曰。經便是大經。若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且先復此大
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御然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
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
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問經正還只是躬行。不及政事。曰。道
高不必分。政事作說。如克己。克己。雖是端緒。無為只政事。便就這
做出。那管他地。便了。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
經為說。此所謂上策矣。如自治者。況其論。說日新月盛。其出
無窮。蓋有不可勝正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此學者所
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
之人。而推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以善明見善
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而至於無
邪。則邪慝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邪慝。無所施於吾民矣。

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迷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敘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

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
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
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
斯名之稱情也哉情實也名稱其實也朱子由堯舜至孔子率
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
先而異世之間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
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也孟子儼人近孔子所居之魯
父若此其共也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
百歲之俗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禹皋之徒本皆名世之士
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
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聞
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上以異世

言之則斯道之傳後世當以前聖爲師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若嘆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竟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月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論錢三山林少穎向某說得最好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湯則聞而知之蓋口若非前而人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案）源輔氏註係以程子之說者見程子果得其傳於遺經而孟子之說至是而遂驗也（案）宋胡氏論先後則不有見之者而既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爲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之頃而聞而知之者心欲神會於異世之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爲難也（案）註神會心得有深意蓋爲聞而知之者言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聞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與而心之天理相孚然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其爲神會而心得之者歟（案）論語之末堯而後終之以武王孟子之末終之以孔孟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武王以後事學不傳千

五華纂評大全 下孟 盡心下 全 書院藏本

載無真僞孔孟以後事無善治而下又言道之不明其害有甚於道之不行者也（案）朱子贊濂溪先生之言曰道喪千載聖道言渥不有先覺晚間我人今言明道而不言濂溪者二程夫子受學於濂溪先生見而知之者也且孟子所述列聖之相傳者非徒爲其行道而言實爲其開知見知有以明斯道而言也伊川墓述專言學不傳則道不明之害而又深言夫明道之功正與孟子之意應合故集註述之（案）所向者入道之始事所至者造道之極功學者不知所何則非有志於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不知所至則非處造於斯道者亦不能真知明道也趨向之

正造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爲明道矣真知明道則真知堯舜以至於孔孟者矣善乎勉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明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爲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昭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案）因集註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韓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亦由孔子而來至

湯上則是湯達接竟舜之傳須得禹皋之羽翼翼湯始得
有所考據語氣內已明露其意矣至末節明係孟子自任朱
註已明後人何得多生葛藤事○末節深懼斯道之失傳而
懸然以守先待後自期能同感喟含蓋無限神情 見龍記

嘉興徐起元瀛奇

校字

武進呂春澤如

五華纂訂四書大全十四卷

洗馬劉權之家藏本

國朝孫見龍撰見龍字叶飛號潛村烏程人康熙癸

巳進士改庶吉士是編乃見龍掌教雲南五華書

院時所輯故以五華為名自序謂於四書大全舊

本說者正之偏者刪之明以來諸家制藝評語併

為採入間附以近時李光地楊名時之說見龍有

所自見亦附著於後云